佛祖統紀序　卷十　城一

參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唯人道乎故自有生以來蚤蚩羣氓必立大人為之君牧是以四輪統乎四洲粟散占乎異域而南洲震旦實為東方君子之國伏羲稱皇始畫八卦降及三代文物大明逮吾世尊出興天竺將施化於此方也乃先遣三聖為世良導以禮樂為前驅以真道為後教機成時至大法可行於是漢皇致夢感之祥摩騰應東來之運魏晉以降盛譯群經矯矯諸師競登講席雖各立義門取名當世而尚昧乎如來一代之化意篤生天台紹隆法運以五時八教四種三昧與夫事理即具境觀不二之旨以為後學入道之本歷代師承寶茲大訓至于今七百年守之弗墜翰林梁子之言曰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則殊塗異論往往退息誠然哉斯論也忘弊手抢遺編乂從師學每念佛祖傳授之迹不有紀述後將何聞惟昔良渚之著正統雖粗立体法而義乖文蔵鏡菴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陋事跡至於遺逸而不收者則舉皆此失於是並取二家且刪且補依放史法用成一家之書斷自釋迦大聖訖于法智一佛二十九祖並称本紀所以明化事而繫道統也至若諸祖

秀出為世家廣智以下為列傳名言懿行皆入此宗而表志之述非一門義具在通例可以類知既又用編年法起周昭王至我本朝別為法運通塞志儒釋道之立法禪教律之開宗統而會之莫不畢録目之曰佛祖統紀凡之為五十四卷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塞志法司馬公書成即負笈詣白雲堂仰求佛光法師為之考校而同志之士共謀鋟版以期流布將令家藏其本人觀此書開人心之性靈資國政之治化豈不曰有大益於世哉自寶祐戊午首事筆削十閱流年五謄成稾夜以繼晝功實倍之仰報佛恩上酬

帝力不負所學其志在茲

宋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八月上日四明福泉沙門志磐寓東湖月波山謹序

同校正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首座沙門　必昇

校正前住持華亭先福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慧舟

校正住持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善良

校正住持東湖月波山慈悲普濟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宗淨

校正特賜佛光法師左右街都僧録主管教

門公事住持上天竺教寺賜金襴衣　法照

佛祖統紀通例（例者略也類也準果以知類也）

釋本紀

釋迦如來最初得佛之後大悲利物未來不息以故果後示權數數出世莫可以三際求其始終況於十方國土唱生唱滅處處不同豈當於此南洲一方畢其能事然今所録但於此方特舉垂教之要會而通之則十方不雖當處三世祇在一心尚何有所異同者哉今約如來在凡因行至今出興為大法王明本迹叙聖源列大小八相分頓漸二始終歷五時鋪陳一化作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四

卷自大迦葉下至師子尊者皆能仰承佛記傳弘大法謂之金口祖承依付法藏作西土二十四祖紀一卷

自北齊始開龍樹之道至于天台大弘法華章安集為論疏荆溪懺記申明稟承教觀實居震旦是謂今師祖承作東土九祖紀二卷

自遼法師嗣荆溪之業師師相承應晚唐五代暨我本朝教法散而復合仰惟四明法智用能中興天台一家教觀之道同功列祖作興道法師下八祖紀一卷上稽釋迦示生之日下距法智怎化之年一佛二十九祖起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至宋仁宗天聖十年戊

夜合二千二年通為本紀以繫正統如世帝王正寶位而傳大業

釋世家

自南岳旁出照禪師下至慈雲諸師皆傳教明宗分燈照世與正統諸祖相為輝映作諸祖世家二卷

釋列傳

自四明諸嗣最顯著者十餘師子孫有繼者唯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為光盛守家法禦外侮人能弘道作諸師列傳十一卷背宗破祖失其宗緒者三數人作雜傳一卷有功教門事蹟失記者作未詳承嗣傳一卷

釋表

考諸祖之授受叙奕世之稟承欲觀千古必審今日為明北齊下至法智述正統之有來作應代傳教表為明釋迦列祖下至今時諸師示傳燈之無盡作佛祖世繫表共二卷

釋志

並陳文藻交贊佛非各出義章發揮祖業斯固法門之盛烈作山家教典志一卷

人理教行具足成就由五濁以登九品者唯念佛三昧之道為能尔末代機宜始自廬阜作淨土立教志三卷

達磨賢首慈恩灌頂南山諸師皆一代之偉

特雖共明此道而各專一門區別羣宗作諸宗五教志一卷

觀千佛紹隆則知無盡之鐙即一洲縱廣則識無邊之土為階俗無聞者作三世出興志三界名体志凡三卷

香鐙供養之具礼誦歌唄之容是蓋緣因加行之正轍為但理之人成就佛事作法門光顯志一卷

大法東流聖賢繼世所以住持三宝不令斷絶然歷年既久或興或廢此蓋世事無常之變於此道何成何虧邪考古及今具列行事用見法運通塞之相至若儒宗道流世間之教雖隨時而抑揚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訓可戒作法運通塞志十五卷

法運通塞事変紜紜繫于編年莫明始末為通練古今欲求類知者作歷代會要志四卷

大儒高釋有能以文字鋪張大道為法門之標表者是不可不略録也作名文光教志二卷

叙古製

微宗政和間吳興頴師始撰宗元録述天台一宗授受之事自杜齊至本朝元祐為之首以繫道統於是教門宗祖始粲然有所考矣寧宗慶元中錯菴吳克已因頴録增廣之名

曰釋門正統未及行而亡嘉定間鏡菴遷法師復取頴本及鏡菴新圖重加詮次增立新傳六十餘人名宗源録理宗嘉熙初錢唐良渚鑑法師取吳本放史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載記諸志仍曰名曰釋門正統然鏡菴則有不立体統之失良渚則有名位顛錯之繆至於文繁語鄙事緩義乖則皆有之而顓称釋門尤為踈闊要之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非可以求備於一人也明公述公之所述蓋是用宗源録釋門正統參對文義且删且補而復取大藏經典教門疏記儒宗史籍諸家傳録之辭及琇師隆興統紀脩師釋氏通紀用助援引依史氏法為四佛紀四祖紀二世家十一列傳一雜傳一未詳承嗣傳二表三十志成一家之全書至若一傳文後贊以述德一事之下論以釋起及文有援古事有餘義則必燕注于下俾覽者之易領云

用三例

近世諸師立傳之法當用三例一曰觀行脩明二曰講訓有自三曰著書明宗非此三例濫矣至於經理法事雖贊教門者又將録之俾後人有所懲仰若夫搢紳名賢儒生居士

能知此道者非有宿熏之功疇克至是以故時有所取云

釋題義

佛祖者何本教主而繫諸祖也統紀者何通理佛祖授受之事也（史記四庫表六要以成功為統紀漢高祖紀類師古注曰紀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本紀者何始釋迦終法運通塞若會要以通古今若述文以光大教皆於志有考云

釋師名

列諸師之名考其例有八或從國號如北齊焉巖或從山名如南岳天台或從師號如智者法智或從生地如章安仙城或從寺名如法華天宮或從自號如草堂息菴或從郡名（如錢唐四明）或從著書之名如扶宗護章近世多以自號行雖稱名之不一而所以名乎其人則各得其實也

息衆起

此書之作或因舊文以刪脩或聚諸文以補

是或取師友之論著或考碑碣之撰述不復一一注所出者修史之法當若是也其間関涉稍艱者則必時時有所引證不得已耳又此書所用藏典教文非儒生居士之所可易解有能字字句句研究其義以所疑難質諸沙門則精義入神然後可以知佛若輕心疾讀不究所歸斯何益於人哉又世之為儒者好舉韓歐排佛之論而不知二公末年終合於釋氏之道今人有能少抑盛氣盡觀此書反覆詳味則知韓歐之立言皆陽擠陰助之意也

釋引文　大藏經典

法華經　華嚴經　維摩經　涅槃經
瑞應經　梵網經　楞伽經　藥王經
普耀經　善戒經　大權經　賢愚經
提謂經　楞伽經　大集經　遺教經
因果經
無量義經　大般若經　付法藏經
法滅盡經　大方便經　十二遊經
佛本行經　未曾有經　雜寶藏經
中本起經　首楞嚴經　法句喻經
阿育王經　八關齋經　長阿含經
雜阿含經　妙法華經
普賢行法經　菩薩處胎經　菩薩本行經

優婆塞戒經　增一阿含經　分別功德經
思益梵天經　殃掘摩羅經　淨飯泥洹經
升忉利天經　觀佛三昧經　勝鬘師子經
像法決疑經　佛母泥洹經　摩耶夫人經
仁王般若經　文殊般若經
曇無德律　十誦律　四分律　僧祇律

沙彌塞律　善見律　五分律
大智度論　新婆沙論　大莊嚴論
薩婆多論　俱舍論　起信論
佛道論衡　譯經畨記　梁高僧傳
唐高僧傳　宋高僧傳　弘明集
釋迦譜　西域記

天台教文
法華文句　妙樂　法華妙玄
釋籤　心觀論　輔行
涅槃玄義　觀音別行　法界次第
四教義　南岳願文　智者別傳
二師口義　四教儀　國清百錄
寶雲振祖集　四明教行錄　天竺別集
草菴遺事　翻譯名義　九祖略傳
釋門諸書
周書異記　廬山集　國清碑
玉泉碑　十八賢傳　僧鏡錄
關王祠堂記　淨土往生傳　法華顯應錄

般若感驗錄　觀音感應錄　天人感通傳
僧史略　林間錄　僧寶傳
護法論　景德傳灯錄　普灯錄
大慧武庫　湘山野錄　歐陽外傳
石門文字禪　育王舍利傳　禪門寶訓
儒宗諸書

孔子家語　論語　禮記　孟子　荀子
楊子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　稽古錄　續稽古錄
國朝會要　皇朝類苑　皇朝龍飛記
本朝通鑑　皇朝景命錄　韓昌黎文

柳子厚文　白氏長慶集　顏氏家訓
西陽雜俎　宣室志　楊文公談苑
廣陵志　蔡氏叢談　錢氏洞微志
東坡文集　王氏小畜集　魯直文集
太平廣記　東坡指掌畨　六一居士集
夷堅志　洪容齋隨筆　曾氏獨醒志

東都事略

道門諸書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內傳
老君實錄　玄妙內篇　漢武內傳
洞冥記　十洲記　雲笈七籤
天師家傳　劉向列仙傳　葛洪神仙傳

續仙傳　集仙傳　仙苑遺事
皇甫高士傳　真誥　悟真篇　林灵素傳
修書諸賢
元頴法師吳興人政和間居智者院撰宗
元録有傳　吳克已娶女浦江人號鎧菴嘉
定間撰釋門正統有傳　志昭法師鎧菴之
姪居娶女左溪撰釋迦譜歷代宗承圖見雜傳
景遷法師餘姚人受業東山廣教號鏡菴
嘉定間住天竺靈山撰宗源録增多吳本
六十餘傳
宗鑑法師錢唐良渚人嘉熙初居仁壽張
寺續鎧菴釋門正統為本紀世家列傳諸

志載記
脩書旁引
祖琇隆興初居龍門撰佛運統紀放左氏
寓褒貶法蕤述纂弒反叛災異之事永嘉
薛洽叙釋迦譜云琇師統紀多附小機所
見學最上乘者尚深病之
德脩淳熙間居金華撰釋氏通紀其紀釋
迦則附以慈恩三時之教一代化事最為
踈略又以五運齒石柱銘三寶録言佛生
皆不同糅雜於佛紀亦又甚失撰述之作
其叙時事與琇本互有出入而徒取乎冗
長之辭也

佛祖統紀通例

佛祖統紀目錄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一
明本迹　叙聖源　名釋迦

第二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二
下兜率　託母胎　住胎宮
示降生　出父家　成佛道

第三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三
轉法輪　五時
華嚴　鹿苑　方等　般若　法華涅槃

第四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四
入涅槃　分舍利　集三藏

第五卷　西土二十四祖紀二
大迦葉尊者　阿難陀尊者　商那和脩尊者
末田地尊者　優多尊者　提迦多尊者
彌遮迦尊者　難提尊者　密多尊者
脇比丘尊者　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已上十二祖皆東土西天正祖
提婆尊者　羅睺尊者　僧伽尊者
那舍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槃馱尊者　摩拏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第六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一
龍樹尊者　杜齊禪師　南岳禪師
智者禪師
第七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二
章安禪師　法華禪師　天宮禪師
左溪禪師　荊溪禪師
第八卷　興道下八祖紀四
興道法師　正定法師
妙說法師　高論法師　淨光法師
寶雲法師　法智法師
第九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一

南岳世家（傳法禪師下二十一人）　天台世家（真觀禪師下六十五人）
第十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二
章安世家（弘景禪師下大人）　天宮世家（真覺禪師一人）
左溪世家（神鼎禪師下二十八人）　荊溪世家（普門禪師下一十四人）
興道世家（守素法師下二人）　正行世家（良清法師下五人）
正定世家（徹像法師下四人）　妙說世家（常操法師下五人）
高論世家（志田法師下十九人）　淨光世家（宗昱法師下二十人）
寶雲世家（道式法師下八人）
第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一
慈雲九下二十人　興國下二人　錢唐下二人

第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
法智第二世　廣智下二十五人

第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
法智第三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學浮石廣慈六家四十人

第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四
法智第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十七人

第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五

法智第五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五十二人

第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六
法智第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十五人

第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七

法智第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四十人

第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八
法智第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九

法智第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
法智第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一　城一
法智第十一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十三
第二十二卷
諸師雜傳七
淨覺　神智　草菴
第二十三卷　未詳承嗣傳八
東陽大士　下人四十
第二十四卷
歷代傳教表九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淨土七祖
蓮社百二十三人
第二十八卷
往生高僧
第二十九卷
往生高尼
往生士庶
往生禽魚
第三十卷

佛祖世繫表十
山家教典志十一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一
廬山十八賢
不入社諸賢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二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三
往生雜衆　往生公卿
往生女倫　往生惡辈
往生續遺
諸宗立教志十三

達磨　賢首　慈恩　灌頂　南山
第三十一卷　三世出興志十四
過去莊嚴劫千佛
見在賢劫千佛　小三灾
未來星宿劫千佛　大三灾
第三十二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一
華藏世界畧　萬億須彌圖　九山八海畧
大千三界圖　忉利天宮畧　諸天通論
第三十三卷　三界名体志十五之二
東華地理圖　西域諸國畧　西土五印畧
八熱地獄畧　十六遊增畧　八寒地獄圖
第三十四卷　法門光顯志十六

第三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一
周　秦
第三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
西漢　東漢　三國
第三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三
晉　宋　齊
第三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四
梁　陳
第三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
北魏　北齊　北周
第四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
隋文帝　煬帝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武后

第四十一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七
唐（中宗 玄宗）
第四十二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八
唐（肅宗 代宗）
第四十三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唐（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第四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
宋（太祖 太宗）
第四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宋（真宗）
第四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宋（仁宗 神宗）
第四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三
宋（哲宗 徽宗 欽宗）
第四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四
宋（高宗 孝宗 光宗）
第四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五
宋（寧宗 理宗 度宗）
第五十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一
天台禪林寺碑（梁肅）　天台止觀統例（梁肅）
智者大師傳論（梁肖）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柳宗元）
無姓和尚碑陰記（柳宗元）　龍興寺淨土院記（柳宗元）
法智大師行業碑（趙抃）　止觀坐禪法要記（陳瓘）

三千有門頌（陳瑚）　與明智法師書（陳瑚）
南湖淨土院記（陳瑚）　仁王般若經疏序（見說）
明智法師碑論（見說）　南湖智者大師像贊（真陸）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葉適）　重刊刪定止觀序（公序）
與喻貢元書（吳克己）

第五十一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二

始終心要（唐湘禪師）　四十二章經疏序（孤山）
與駱御史書（孤山）　南岳止觀序（慈雲）
書紳（論語子張書紳）　圓頓止觀十法界畫（慈雲）
宗門尊祖議（沙門志磐）

第五十二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一

君上奉法　屢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讃法
進納度僧　僧職師號　崇札高行

第五十三卷

宿命前身（城一）　試經度僧　士夫出家
國朝典故　不拜君父　沙門著書

第五十四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二

北天佛牙　放生禁殺（十九末）　祈禱災異
陳留佛指　諸國朝貢
立壇受戒　應代會要志十九之三
西天求法　鄮山舍利　瑞像應世
東土譯經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特恩度僧　沙門封爵　不称臣僧
鳳翔佛骨　聖賢出化
經日僧數

天台傳教　禪苑傳灯　律宗垂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國
第五十五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先後　三教訣偽
三教談論　僧道角法　僧先道後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　衰恤終止　臨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佛祖統紀通例目錄終

佛祖統紀卷第一　　城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一

明本迹

序曰如來聖人之利見於世也則必有降本垂迹開迹顯本之妙存焉夫本者法身之謂也迹者八相之謂也（義見釋義）由法身以垂八相由八相以顯法身本迹相融俱不思議自非法華開近顯遠開迹顯本之談則不足以深知此旨今故通列八相別叙五時散引群經會歸一實用明一代化事始卒之義則若本若迹無餘藴矣

妙玄釋本迹有六義謂本者理本即是實相一究竟道（大論佛告阿難無餘名究竟道也）迹者除諸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為迹又理之與事皆名為本（非云理說事俗說理說事皆名教義云是理非說真俗為教）又理事之教皆名為本稟教脩行名之為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迹尋迹可得處也又行能證体體為本依體起用用為迹又實得体用名為本權施体用名為迹又今日所顯者為本先來已說者為迹此之六義通論諸佛本迹也其別論者唯在今佛亦有六義一約理事明本迹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理即是本時實相真諦也一切法即是本

時森羅俗諦也（此釋本迹之相）文（證）云無明復以法性為本法性即無明無明即法性無本無末無明法性皆一切諸法事也（此一法之相）文（證）云無明即法性無明法性即為本法性即無明無本無末無明法性皆一切諸法事也（此一法之相）文（證）云無明即法性無明法性即為本法性即無明無本無末無明法性皆一切諸法事也（此一法之相）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迹尋於俗迹即顯真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觀一切法空如實相（次明本迹相顯理融之義由此方有外用不流二明理教明本迹者即是本時所照二諦俱不可說皆名本也昔佛方便說之即是二諦之教教名為迹（開本迹相）若無二諦之本則無二種之教若無教迹豈顯諦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明相即理融）文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證引文）三教行為本迹者最初稟昔佛之教以為本則有脩因致果之行（譯本迹之相）由教詮理而得起行由行會教而得顯理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理相即融）文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證引文）四約体用明本迹者由昔最初脩行契理證於法身為本初得法身本故即体起應身之用（開本迹相）由於應身得顯法身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理相即融）文云吾從成佛已來甚大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衆生作如此說（證引文）五約實權明本迹者實者最初久遠得法應二身皆名為本中間數數唱

生唱滅種種權施法應二身故名為迹（迹相）若非初得法應之本則無中間法應之迹由迹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理融通（是迹即指迹門及說迹教今即是本即指本門未門已前皆名為迹過此已後方名為本）方便諸佛亦然（引文）六約今已論本迹者前來諸教已說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為本（指本相）今經所說久遠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為迹（迹相）非今所明久遠之本無以垂於已說之迹非已說之迹豈顯今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理本迹相融（本迹文）又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引文）最初之本但本而非迹垂迹故（最初實成既未顯本）唯屬迹中間亦迹亦本（中間相望互為本迹又中間垂迹顯本之時名為亦本）名為亦迹）若無本時之本不能垂得中間最後之迹若無已說之迹（舉今日迹門）不能顯得今說之本（今本門也）本迹雖殊不思議（已上並六文）若執迹為本者斯不知迹亦不識本有言文殊觀音謂達或稱為師或稱弟子惑者未了若拂中間無非是迹則迹本可解若執迹起本則二義俱失（玄義）

理事教理教行體用（觀一切法空如實相故說但以理教行體用達於佛法方便已來其道本一故說但以方便教化眾生）

安樂行品　方便品　壽量品　本迹

實權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皆為汝說最實事
已今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
藥草喻本　方便品本

迹教今即是本即指本門本門已前皆名為迹已涌出已後方名為今故云已說事理乃至權實名之為迹今說事理乃至權實皆名為本故知若無迹中事理乃至權實何能顯於長遠之本又已今之言雖異前五亦是一往指於壽量名為今本若望初本則應又簡已今不同法華已前諸經已今仍屬於迹今經所明乃是直明久遠之本即是已說已今為迹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所以六門引證之文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何然前三復通本之與迹俱有事理乃至教行体用等三通中復別既云本用本權非迹文能顯況以本門為今灼然不可引迹為是義故三引迹文三引本文又前之三文既在於因本因狹故但以迹例本故但引迹門

讀教記云六重本迹唯体用一重是引本文餘五皆迹籤云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斯蓋記主點經玄意實權已今即指迹文為本門也故云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然則前三不指本何也曰前三既通但以迹例本後三既是通中復別故須指迹為

本可觀通別二字此例甚多如文句明本迹初引壽量品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又方便品我本立誓願普令一切衆亦同得此道又五百授記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妙樂釋之云初亦引本文次方便下引迹文以迹中寄示本意故若顯露說即迹中本迹下文顯已通得引用又妙樂釋方便品十雙權實云然此八中前七迹門第八本門本雖未至權實理偏故下文云是我方便諸佛亦然故方便之名通於本迹文既玄釋不同今諸家商略者或云前三是從本垂迹後三是發迹顯本故云三引迹文或云前三是因爲迹後三是果爲本或云圓談大旨不分本迹之文或云別含本意故云三引本文

觀音別行玄記云若理事理教教行体用四重本迹不獨今經諸部容有若塵點劫前最初成佛而爲實本中間今日示現成佛皆爲權迹此名權實本迹本門開竟此身即本迹門已說及諸部談皆名爲迹是名今已本迹此之二重諸經絶議故云諸教不明法華方說　地涌品云佛告諸菩薩娑婆世界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一一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時娑婆

世界地皆振裂有無量菩薩同時涌出聞佛音聲從下發來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向二世尊頭面礼足時彌勒大衆欲決所疑以偈問佛大衆諸菩薩是從何所來從誰初發心脩習何佛道我於此衆中乃不識一人忽然從地出頴說其因緣佛告彌勒是諸菩薩我得菩提已教化示導令發道意（城二）（暗開近顯遠時動執生疑起）時彌勒等心生疑惑白佛言如來得阿耨菩提始過四十餘年云何少時大作佛事（初疑成道近所化多非執以起法）此菩薩衆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斯等久遠已來常脩梵行（次疑所行深妙非近執行遠以起近）

壽量品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謂我出釋氏宮去伽耶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廣開近顯遠令生信）然我實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顯遠破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阿僧祇國導利衆生（文云娑婆即本上妙文句云）

引譬甚大久居何處故云常在此土及於它國而作佛事於是中間我說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皆以方便分別文句云（拂執迹上之疑也）（普教所說處處得記即是果起今拂除此疑因果非復一條）（廿八條不得云是）（然如此因果非實亦非權如來方便非實非權）（然如佛世已當成佛而涅槃）（故但以佛一壽終爲是）若有衆生來至

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非生現生）亦復現言當入涅槃（非滅示滅此為非以形益物也）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此以聲益物也）如來見諸衆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菩提（現生）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衆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非生妙）

（樂云壽量久成塵點尚住中間故稱伽那非真此論身真實明遠本也）

學無學品云佛言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文句普與我同發九心即是同學由我精進前起得佛由彼多聞猶故持經）

常不輕品云往古有佛名威音王滅盡之後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是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最初威音王如來有一比丘名常不輕凡見四衆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城二六）四衆之中有生瞋恚惡口罵言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經歷多年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四衆號之為常不輕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即得六根清淨更

增壽命廣為人說時增上慢四衆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皆信伏隨從是菩薩復化千萬億衆令住菩提命終之後得值二千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為諸四衆說此經典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說是經功德成就當得作佛時常不輕者則我身是（文句）釋迦出世踏不說常不輕一見造次而言何也答本已有善釋迦以小而折攝之本未有善不輕以大而強毒之

達多品佛言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不惜身命捨國位委正太子宣令求法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牀座身心無懈倦普為諸衆生勤求於大法遂致得成佛尒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者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城二七）

化城喻品佛言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滅度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聞父得成菩提往詣佛所請

轉法輪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時佛受請過二萬劫已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八千劫即入禪定八萬四千劫時十六沙彌各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衆廣說法華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等衆生令發菩提心（昔與說法緒緣）一一菩薩所化衆生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即中更相值遇）彼十六沙彌今皆得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一名阿彌陀（云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古今結歸）我等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衆生從我聞法為阿耨菩提（會第子古今此二劫會現在第子此章先明不退者住菩提）此諸衆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耨菩提應以是法漸入佛道（次明次轉退轉者今住聲聞）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住轉退住意）時所化無量衆生（正結古今）及我滅後未來聲聞弟子（次會來未第子弘。經始終皆是中間所作非本因也迴是已前所行道者名之為本即本因妙也）是也吾今來此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華光王座（見經已上大抵所明本迹之文）瑞應經云佛言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為凡人初求佛道以來受形五道生死無量計吾故身不能以數（已上）菩薩本行經云我於無量無邊諸佛所種諸善根為轉輪聖王值無量佛最初值遇三十

億佛同名釋迦（初阿僧祇始此佛以其在於世為凡師名大光明時有佛名釋迦文與弟子俱到凡師舍宿凡師施草座灯明室發願發願作佛如今佛名）妙玄云迹因多種或言昔為陶師值先釋迦佛三事供養發口得記名字皆如先佛即是初阿僧祇發心既不明斷惑故知藏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摩納值然燈佛五華奉散布髮掩泥躍身虛空得無生忍佛與授記號釋迦文既云斷惑故知通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寶海梵志剛提嵐國寶藏佛所行大精進十方佛送花供養既為寶藏佛父又是彌陀之師稱其功德不可思議故知是別圓佛行因之相

次值八億佛同名然燈次值三億佛同名弗沙次值九萬佛同名迦葉次值六萬佛同名燈明次值一萬八千佛同名娑羅王次值一萬七千佛同名度彼岸次值一萬五千佛同名日佛次值二千佛同名憍陳如次值六千佛同名龍佛次值一千佛同名紫幢次值五百佛同名蓮華上次值六十四佛同名螺髻（從今為名為男那尸梨此云金髻即此經螺髻也勅譯名義云吾佛初僧祇滿值此佛二中第二僧祇次值一佛名正行始此阿僧祇二字乘陽二中第二僧祇次值一佛名善思時彌勒為轉輪聖王名毘盧遮那於彼佛所

最初發心先四十劫次值一佛名示海幢我爲轉輪聖王名曰牢弓於彼佛所發菩提心類於未来得成佛果教化衆生（空王佛所同阿難衆初發心古釋迦佛所爲兎師時發心今值威德佛亦爲牢弓聖王時發心此等皆是如来方便說之）次無量劫值帝釋幢菩無量諸佛次值一佛名曰然燈（二祇滿時值此佛）我爲儒童以青蓮華供養彼佛爲我授記過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此即依兎師因地發願以授名自此之後諸佛授記皆同此名金剛經云我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法華云中間久滅度之說然燈佛等皆以方便力別）時然燈佛住世八百四十萬億歲尒乃滅度我上爲四天王下爲轉輪王（此當三輪）乃至上爲梵王下爲聖王（金輪）各三十六返（此竪論菩薩變化之身）又其變化隨時而出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不可称紀（此橫論菩薩身不一化之）從是之後又值勝一切佛壽八萬億歲彼佛記我過十億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三阿僧祇始於此佛）次值蓮花上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十萬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此後當得作佛下並有如釋迦牟尼佛）次值最上行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一千劫當得作佛次值上名稱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五百劫當得作佛次值古釋迦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一百劫當得作佛（古釋迦在初僧祇當指最初不當安古字恐次今釋迦同名者比既在然灯後却望古之故亦称古云）次值帝沙佛壽六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五劫當得作佛次值佛沙佛壽六萬歲我翅一足說偈讚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彼佛記我過九十四劫當得作佛（大論云以一偈讚佛七日七夜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後得成菩提。諸經多言毘婆尸佛次值見真義佛壽四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三劫當得作佛次值毘婆尸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一劫當得作佛次值尸棄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三十一劫當得作佛次值毘舍浮佛壽六萬歲彼佛記我過三十劫當得作佛

述曰世言七佛者准藥王經過去莊嚴劫千佛始自華光終毘舍浮現在賢劫始俱留孫終于樓至是知毘婆尸至毘舍浮三佛皆在過去莊嚴劫拘留孫至釋迦四佛皆現在賢劫七佛前後相繼止隔一劫今諸經多言毘婆尸在九十一劫餘二佛在三十一劫相去遠甚似不在莊嚴劫之數（城二十）然三祇滿時正值毘婆尸自此百劫種相好則九十一劫於說自合蓋除前讚佛超越九劫故耳如上兩義雖是方便分別然恐此土翻譯部別不同今姑並存以為援文者之證

次值拘留孫佛壽五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

世當得作佛次值拘那含牟尼佛壽四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次值迦葉佛壽二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已上四佛在賢劫中住二十劫第九滅劫相繼出世故此文通指來世）我如是奉事諸佛脩學佛意尒乃生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位（已上皆菩薩本行經之經文此天欲界最勝故補處菩薩皆示生其中為勸化眾生故）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滅（中阿含經釋迦人壽一萬歲時合出為觀眾生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見苦逼迫劫將欲末故出乎世機（大論之已上並小明本述文）

案因果經云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仙人善惠（瑞應本行二經並名儒童）時燈照王太子普光（瑞應名然燈）名出光治（普曜副本）行經並名儒灯）啓父出家成菩提道善惠初為五百外道講論道義各以銀錢上之與外道別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見王家青衣持七莖青蓮花過追問此花貴否荅言當送宮內欲以上佛善惠請以五百銀錢顧五莖花用以供佛青衣從命（城二）并寄二花以獻於佛願我後來常為君妻時王及大臣礼佛散花悉墮於地善惠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花住佛兩邊佛讚善惠汝過阿僧祇劫當得成號釋迦牟尼（此經與本行經並作阿僧祇行瑞應作九十一劫如此遥促不同並是方便分別然諸經並以昆奚尸記九十一劫為正則瑞應所出未可為用）善

慧見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令千輻輪足蹈此而過即脫鹿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泥又解髮以覆之如來踐已因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時善惠以偈讚佛（文多不載）求佛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善惠命終之後上生為四天王為四天王下生為轉輪王乃至上生為第七梵天王下生為聖王各三十六返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婆羅門小王各盡其壽不可稱數時善惠者即我身是青衣者邪輸陀羅是（因果經瑞應經杜智奏貴花女者即第一夫人為言也若本經與法華皆云邪輸者取羅睺阿

生級也今山後裏為正四教儀引大論云如来脩菩薩時從古釋迦至尸棄佛值七萬五千佛名初阿僧祇常脩六度次從尸棄至然燈值七萬六千佛名二阿僧祇此時用七莖蓮花供養布髮掩泥受記歸釋迦文次從然燈至毘婆尸佛值七萬七千佛名三阿僧祇（經如許時脩六度行更住百劫種相好因脩百福成一相（菩薩修善寂滅我於無量阿僧祇劫修諸波羅蜜三句僧祇翻無數劫一相好時正住百福之也）述曰寫考如来本迹之義以由已今相望不有久近本不可以大小機見為之分別今約諸部共談之粗法華開顯之妙較而

論之則大小機見不容不審例如祇一八相而有大小之別由機見之不同也

叙聖源

序曰如來之先起自大人厥後轉輪次第承襲夷考典籍略陳氏族之源蓋將以表章吾佛示生奕世聖王尊貴之家也

大劫之始世界初成光音諸天化生爲人（域二）（云云）於是議立一人有威德者賞善罰惡歸平等王衆共供給遂有民主之名（長阿含經。詳見三世出異志）初民主王號大人第二王名珍寶第三王名好味第四王名靜齊第五王名頂生乃至三十三王名善思（長阿含四分律此三十三王皆子孫相承諸王之名備見本紀）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而出第一真闍王子波延迦（真闍即阿含善思王）有五轉輪王第二多羅業有五轉輪王第三阿波葉七轉輪王第四犍陀利八轉輪王第五迦陵迦九轉輪王第六瞻婆十四轉輪王第七拘羅婆三十一轉輪王第八般闍羅三十二轉輪王第九弥尸利八萬四千轉輪王（案本行經最後一王即大名釋迦）

第十懿摩弥百轉輪王（佛告阿難過去久遠有王名懿摩弥即摩訶摩耶夫人是也）

名釋迦

序曰世人皆知如來爲刹帝利之聖種而終

莫能委瞿曇釋迦前後立號之義須知言瞿曇者有四義焉或純淑或最勝此從本德以為稱也或甘蔗或日種此就本緣以為言也其稱釋迦者則有三名據德建號則曰能仁依處稱名則云舍夷之與直林然釋迦之起實見於甘蔗王之四子甘蔗梵語既為瞿曇（城二）則釋迦之稱實自瞿曇出前瞿曇後釋迦雖有二稱其實一姓前人有以日種甘蔗舍夷並列為五氏者本末紛糅無所取裁今故備論後當毋惑

夫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由出也印度族姓則有四流一曰刹帝利者王種也二曰婆羅門者淨行也三曰吠奢者商賈也（旧云毘舍）四曰戍陀羅者衆人也（旧云首陀）凡茲四姓前二是貴後二是賤（此說出四阿含記）隨時所尚佛生其中釋迦出剎強之世託王種以振威迦葉生善順之時居淨行以標德（大論）

昔阿僧祇劫有菩薩為國王父母早喪遜國與弟從婆羅門瞿曇學道受瞿曇姓（本起經翻純熟應法師翻最勝此皆從師德為義）乞食還國人無識者謂之小瞿曇於城外甘蔗園中以為精舍賊盜官物路由園過捕盜尋迹執小瞿曇王令以木貫身射之大瞿曇見悲哀棺斂取血泥園之還置精舍著左右嚫大瞿曇言是道

士若其至誠頂天神有知使血化為人卽後十月左化為男右化為女因名瞿曇氏純淋之姓（十二遊經）過去有轉輪聖王名大自在（卽九族弥尸利）子孫相承八萬四千王最後王名大茅草垂老無子委政大臣剃髮出家衆號王仙諸弟子時行乞食王仙老不能行遂以草籠盛懸樹上慮虎狼也獵人望見謂是白鳥乃射殺之血滴於地後生甘蔗二本日炙開剖一生童男一生童女弟子養護以報諸臣衆謂王種貴相師占之立名善生號甘蔗王女名善賢立為第一妃又以日炙甘蔗而生亦名日種（菩薩本行）

述曰瞿曇一翻甘蔗則當據本行二本甘蔗之緣一翻泥土則當取十二遊經血泥之事是知諸經梵語則曰瞿曇華言則称甘蔗泥土華梵互出其實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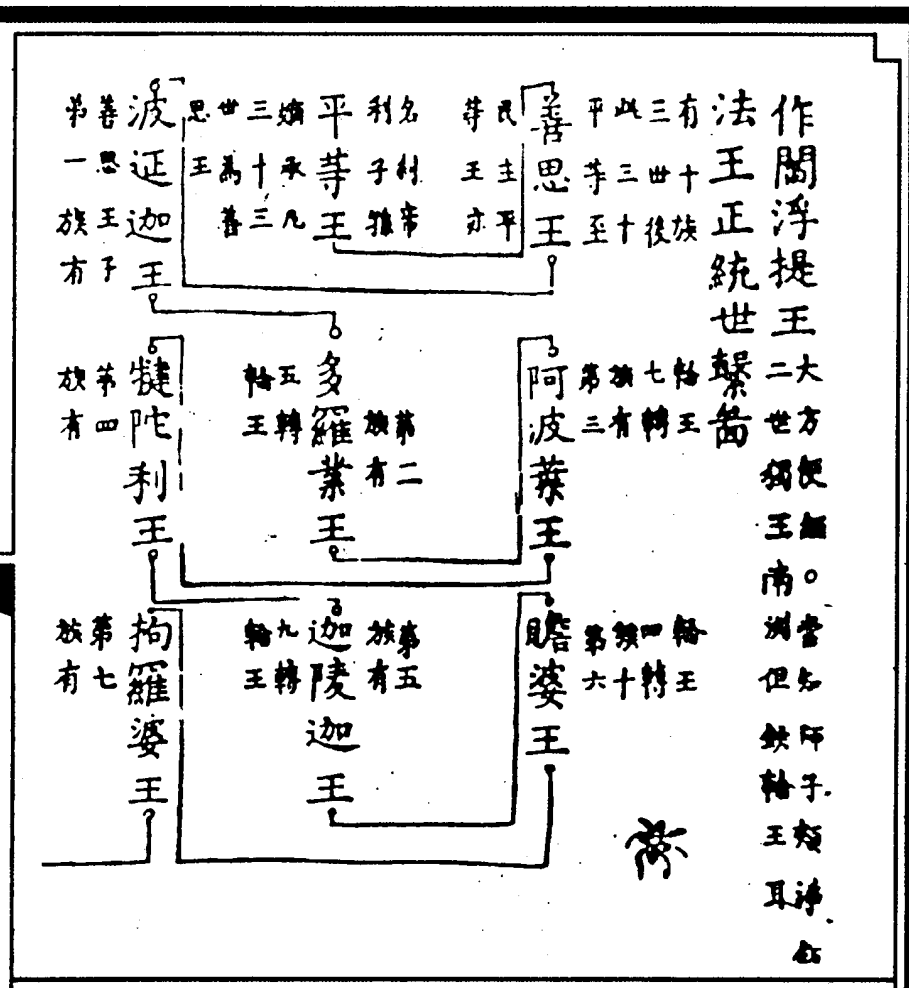
甘蔗王第一妃善賢生子名長壽第二妃生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衆四名別（城二）成（菩薩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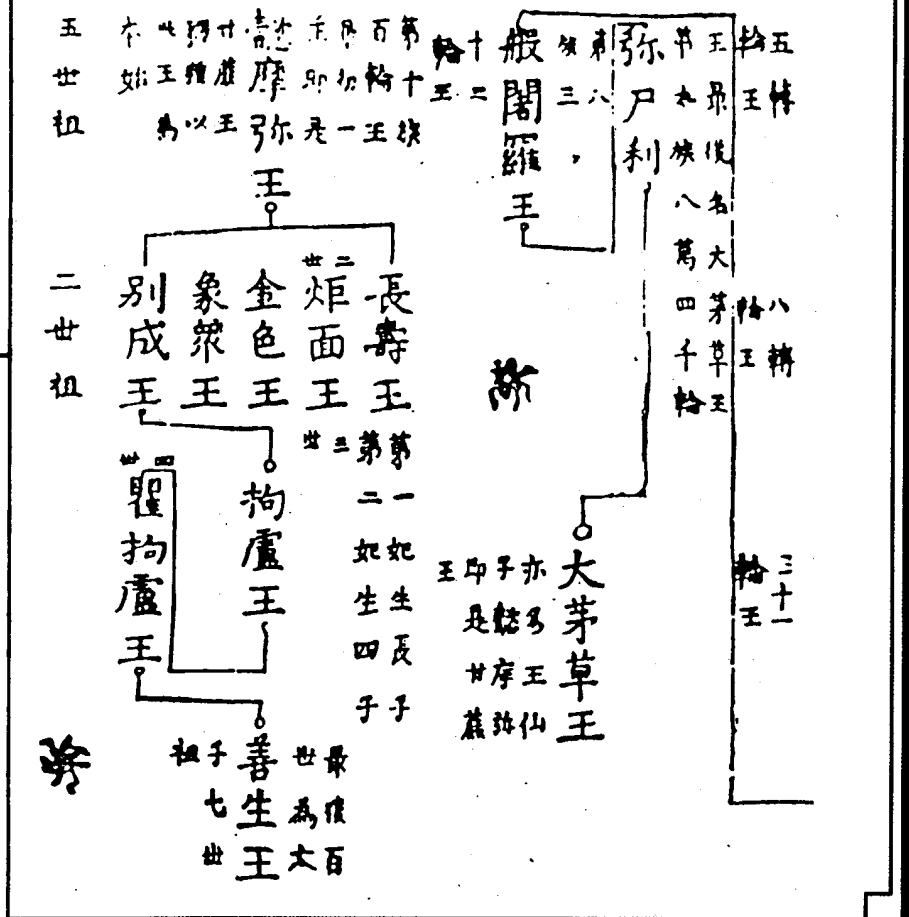
述曰沙弥塞云欝摩王第四子尼樓本行經尼俱此翻為別成祐律師指懿摩王是釋種之先第四子莊嚴是白淨阿承南山指懿摩即第十輪王去菩薩一百世第四子莊嚴即白淨阿承其說略同（別成莊嚴兩譯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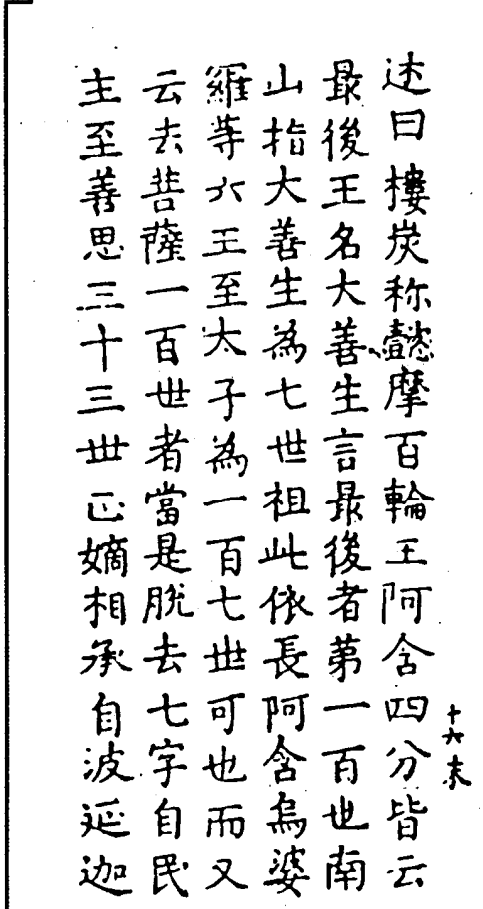
（祇是尼俱一人）時善賢妃欲立長壽白王擯遣四子出國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不數年間僣為強國（經本行雖重山遠國城隔迦毘羅衛迎父王名別成遠近欽服）父王悔憶遣使往召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之曰我子釋迦（此云能仁本行經）到雪山邊住直樹林中故名為釋迦（此云直林長阿含經）近雪山北舍夷林築城營舍因名舍夷國（律五分）

述曰舍夷者林名也既以名國又以名氏竊詳舍夷恐翻為直即前雪山直林之義妙玄云舍夷是西方貴姓此但約義未見所出

別成王子拘盧拘盧子瞿拘盧（菩薩本行即別瑟摩）瑟摩王第四子莊嚴（即別瑟摩百輪王最後王名大善生案四分律師摩次第百王後大善生即如來七世祖也）自百輪王後六世祖為婆羅王（南山引譜云大善生即如來七世祖也）五世祖漚婆羅王四世祖尼求羅王三世祖尼浮羅王二世祖師子頰王一世父淨飯王（城二十）師子頰四子一淨飯王（諸經或云白淨）有二子長悉達太子次難陀二白飯王二子長調達（諸經或云提婆達多）次阿難陀三斛飯王二子長摩訶男（或云俱比五之一）次阿那律（或云阿那律陀）四甘露飯王二子長婆沙次跋提（五比五之一長阿含經）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但


作閻浮提王大方便佛報恩經說
法王正統世繫第
善思王
波延迦王
平等王
多羅葉王
阿波蔡王
揵陀利王
迦陵迦王
瞻婆王
拘羅婆王


般闍羅王
弥尸利
大茅草王
長壽王
炬面王
金色王
象衆王
別成王
拘盧王
善生王



述曰樓炭稱懿摩百輪王阿含四分皆云最後王名大善生言最後者第一百也南山指大善生為七世祖此依長阿含烏婆羅等六王至太子為一百七世可也而又云去菩薩一百世者當是脫去七字自民主至善思三十三世正嫡相承自波延迦十族已降或嫡庶互立或兄弟迭興分為十類必有親疎始終之義存焉然受天明命統王四洲其所以得君道者莫不同也十族捴之凡八萬四千二百十一王并前民主三十三王及六世祖王至太子身共八萬四千二百五十王也

佛祖統紀卷第一

佛祖統紀卷第二　城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二

下覽率

序曰四明法師之言云如來昔於大通之時寢講法華與無邊衆生作一乘之因矣以由城三一中間退大樂五塵如來大悲恐其墮苦於是更以小乘而為救拔或用衍三而為導引如此大小種種成熟堪於今世悟入佛乘是故如來為此一事出現於世然其機緣復少差殊故於一代而分五時有機堪能直入於實者雖有機但能迂入於實者雖此二類熟在一時若於華嚴頓談別圓被二種機者此機從始即見勝相若其中間習小深者雖於今世入一佛乘而於小先熟故為此機示現劣身初說三藏諸味調熟來至法華方開佛慧此機於始唯見劣身故天台師曰小機則示三藏佛身說法大機應以舍那佛身說法是故降神母胎即示兩相故然華嚴頓後方施小化譬如窮子急追不至徐語方來前頓後漸其義已成今那忽云降神母胎即示兩相須知諸文所論初頓後漸蓋是化緣施設之語今此所說大小雙應終歸一乘方盡鑑機始末之事如方便品思無大機念欲息化諸佛勸諭方施小乘次文卻

云無量劫來讚涅槃法生死永盡我常是說是故思機然後施小此等之說皆是儀式不可據此以難今文預鑑群機原始要終度物之意也並列行記今觀二聖師所論則知如來出興秖一八相自大機而觀之則始終無改無非華嚴自小機而觀之則遊化鹿苑諸教次第謂之舍那謂之釋迦一体而兩名由機有不同耳然則大小二始頓漸兩說五時施化一乘會歸是皆如來隨順機宜善巧方便令入佛慧之道今故得以述之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剎微塵數菩薩皆與菩薩同類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悉皆同等又以神通普現兜率天宮一一宮中悉現十方一切世界閻浮提內受生影像（華嚴經。大機而見下兜率相）託母胎

序曰如來降神母胎雙垂兩應大機則見乘旃檀樓閣小機則見乘六牙白象大小在機而於如來應本未始有動此託胎之相也（城三）

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旃檀樓閣處摩邪夫人胎（華嚴經）從兜率下法身眷屬如陰雲籠月共降母胎胎若虛空常宣妙法（妙玄。大機而見託胎相）住胎宮

序曰華嚴云如來住胎現大宮殿示現住兜率乃至般涅槃或見在兜率乃至或見入涅槃此則於住胎一相之中備見八相此荊溪所謂一一相中皆八相故也

菩薩於母胎中現大宮殿種種嚴飾而令母身安隱無患住母胎已心恒正念示現住兜率天初生爲童子處王宮出家苦行成道轉法輪般涅槃或有見佛種種說法或見在兜率天或見來處母胎或見初生或見出家或見成道或見轉法輪或見入涅槃華嚴經云皆(一一相中皆八相。)故。大機所見住胎相示降生

序曰託胎降生皆所以示同於人法耳至於出入右脇周行七步俾大小兩機所見各殊者斯示現降生之相也

夫人攀金園捌枝而生菩薩諸天王衆各持香水共以洗沐華嚴經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涅槃經所見降生相大機

出父家

序曰華嚴云最後身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爲現自在不屬它故宣揚出家功德勝故此示現出家之意有在於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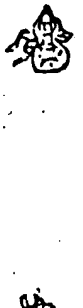
又見出家詣道場成等正覺坐師子座華嚴經大機所見出家相

成佛道序曰華嚴云道場始成者且約大始而言既非本門實成則今此正是迹中之迹耳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菩薩言吾三十成道猶為釋迦牟尼於寐滅道場坐金剛華王座說法三昧經並云三十成道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衆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四分見成道相）或見菩薩住兜率天入胎出胎成道降魔轉法輪入涅槃（華嚴經譯此大乘有降魔今合在此道中）述曰自昔依起信論列大乘八相存住胎而沒降魔依四教義列小乘八相存降魔而沒住胎今之所述正禀二文以為綱骨自下兜率至成道降魔皆先大後小以列其相而於轉法輪中則有五時頓漸之義則大小二機又蘊乎中矣妙宗之言曰佛應三土且說同居化有始終須彰八相大機所見八相難思若應小機八種皆劣此之謂也

下兜率

菩薩功行滿足位登一生補處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觀諸衆生皆是我發心已來所成熟者堪受妙法觀此大千界閻浮提迦

毘羅國最為處中（此云黃色言土德尚黃居中也）觀釋迦第一甘蔗聖王之後觀白淨王夫妻真正堪為父母（白淨或云淨飯梵云首盧馱那本行經云謂財德純備然諸經未見白淨淨飯其義何謂）觀摩耶夫人懷抱太子滿足十月生七日已其母命終作此觀已告諸天子我應下生白淨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諸天子聞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因果經小機所見下兜率相）



託母胎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按普耀經云菩薩應下化為白象瑞應經云化乘六牙白象賈日之精。佛宿即是宿也）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向曉明故曰明星即是宿也）時摩耶夫人眠寤之際見六牙白象騰空而來從右脇入（按普耀經云所以從右者所行不左也）覺已白王為說瑞相王召婆羅門占之曰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當為輪王夫人日更脩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不樂人間之味時兜率天眾念言菩薩已生淨飯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得先聽法於是諸天下生數至九十九億又它化自在天下至四天王上至色界天與其眷屬亦皆下生不可稱計（因果經）有一天子名曰速住至諸地獄大聲唱言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母胎

汝輩速發誓願求生人間地獄衆生聞此語已各各相覩復見光明捨地獄身即生人中所有大千世界往昔已來種善根者皆來於此迦毘羅城四面託生（城三）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礙晨朝為色界諸天說法日中為欲界天晡時為諸鬼神（玉）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衆生（曰果經云此經凡三行住坐卧一日六時為諸天鬼神說法即小乘住胎之文讖明菩薩謂天人）金圍曰往昔補處菩薩託生之家須具六十種功德三代清淨汝下閻浮為我觀察（讖明即聖善）

周　昭王元年　己丑

示降生二十六年　甲寅

○己丑　劉道原通鑑外紀昭王元年

周之先后稷名棄好耕農帝堯舉為農師堯時封於邰號后稷別姓姬氏後四世至公劉遷居豳子孫累積德行仁故稱西伯西伯子季歷季歷子昌昌即文王受命稱王子發即武王追尊西伯為周文王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王號為武成王子誦為成王子釗為康王（康王子瑕為昭王）

（多一相字二十四年之誤）夫人懷孕將滿十月其父善覺遣使白王我女懷藏聖胎威德甚大處產子後女命不久欲迎止嵐毘園中盡父子情王即敕有司備儀礼送至父家（佛本行經時夫人即）升寶輿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中十月滿是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前言四月八日降胎今言四月八日出胎並出）

田果經南山云降胎出胎皆言四月八日則是十二月在胎久令此文言十月滿足者且約人間十月懷姙為言若佛所行證解則云三月八日生此皆擇人用歷西土不同然內外典籍多言四月八日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時樹下生七寶蓮花大如車輪身墮花上自行七步舉右手作師子吼云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按瑞應經云梵語菩提此云覺故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亦猶此土之稱為聖人也）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置寶几帝釋執寶蓋梵王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吐清淨水一溫一涼以灌太子（按智度論下香水浴身）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三千界天龍八部空中作樂歌頌佛德散花亂墜一切天人讚嘆種智速成佛道度脫衆生唯有魔王不安坐座于時采女以天繒氎衆抱太子至夫人所青衣還宮說奇瑞相王即嚴駕四兵（象馬車徒）導從入園見相殊特喜懼交懷前抱太子置象輿上隨從入城（城三）將詣天祠梵釋形像皆起礼足而（六）言曰今此太子天人中尊云何來此欲礼於我群臣歎異即奉太子入王本宮時諸婇（同婦）生五百男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王廐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犢數各五百宮中五百伏藏自然而出有諸商人入海采寶而還各貢珎奇王召諸婆羅門當為

太子作何等名荅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薩婆悉達（此云一切義成又名吉時）八王亦同日生太子各懷惟喜共制羨名（經曰果王家青衣生亦名蒼頭奴名車匿）侍從白馬（瑞應經）給乘王訪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相師言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相師又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此云無比）（瑞應經名阿夷）具足五通在香山中能斷疑惑王思路險非人能到阿私陀遙知王意騰空而來相太子已悲泣而言曰恨我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若有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尚為轉輪聖王今觀太子諸相得所又極明顯決定必成一切種智王聞仙說慮恐出家起三時殿七寶莊嚴城門開閉聞四十里五百采女宿衛殿宇花果衆鳥流泉浴池光鑒心目以悅太子生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彼大報經云前處兜率觀后時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七小田報經已見降生扣）

述曰如來降靈示滅之相記年月者其說紛然今作正義異說兩番以區別之初正義者有六其一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於西方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旦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太史扈多曰西方有大聖人終亡之相其二法本內傳摩騰法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其三魏書沙門曇謨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其四南岳頵文云佛以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其五輔行云悉達生淨飯王宮當周昭王甲寅之歲其六唐太宗勅尚書劉德威問法琳法師佛降生入滅何故傳述乖亂琳乃論定周昭甲寅生穆王壬申滅次列異說有八石柱銘周桓王乙丑法顯法師傳殷武乙甲午像正記平王戊子南山感通傳天人云夏桀世度律師衆聖點記貞定王甲戌開皇三寶錄王簡棲頭陀寺記皆以為周魯二莊甚至孤山亦作此說其所注四十二章經則取淨名疏云周時佛與星須如雨蓋準瑞應經所言佛生下侍之事天台祇言佛興未當定指周莊雖云如雨乃是借文左傳孤山誤認此語遂作二莊以釋以致淨覺作記妄称天台正取二莊然

荊溪明言昭王甲寅初無二莊之論是知異說自此可息矣若欲會同左傳如雨之說則如久殊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久殊至雪山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偏照世界入於涅槃自昭王至莊王正當二百五十餘年恒星之踰（城三）其在此乎（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殞如雨即周莊王十年又孤山垂裕記休周歷以十一月建子為正言四月即今二月今准因果瑞應本行諸經並云四月八日法本內傳魏書亦皆四月八日三經既非周譯二書亦非周世則知非建子之正明矣蓋自漢武改（八）寅為正至于今日遵而用之則經傳之言四月非為差錯不當遠據周歷改為二月也此大略出翻譯名義今更增益文證以祛昔人之異見云

二十七年（卯）先是太子生時足行七步口稱獨尊言已便默如諸嬰孩不行不語諸母養育漸至長大（智論）

二十八年（丙辰）　二十九年（丁巳）　三十年（戊午）

三十一年（己未）王為太子辦象馬牛羊諸車童子玩具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皆是太子福德之力又以青衣所生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田果經）

三十二年庚申太子年七歲王令學書訪國中聰明婆羅門名曰選友起大學堂牀榻學具太子問師書有幾種師默不荅內懷慚愧礼太子足惟願爲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荅言或有梵書婆羅門書或佉婁書驢脣仙人有如是等六十四書按佛本行經太子八歲學書師說有提婆城三書天地那伽書部也支那國書大唐也北下具有天地八部四洲爲獻苐音声諸書師白王言太子是天人中師云何欲令我教王聞歡喜凡技藝典籍天文地理筭數射御皆悉自然知之細果時王復令釋種悉天教太子兵戎法式爲造一苑名曰勒叻太子與五百釋子入苑遊戲學一切典籍四年之中及諸釋種皆悉通達佛本行經

三十三年辛酉太子在苑射戲提婆達多射著一鴈墮於苑中太子拔箭以酥蜜封瘡達多遣使来言宜速見還太子報言我已攝受此鴈自我發菩提心来我皆攝受一切衆生況復此鴈而不屬我自此與達多結怨相競佛本行經

三十四年壬戌

三十五年癸亥太子年十歲王訪國中善知射者令教太子師與小弓小射鐵鼓太子更求如是七弓一箭過七鐵鼓射師白王太子自知射藝云何令我爲師王大懽喜擊鼓唱令太子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提婆達多最先

出城時有大象當城門住達多獨前以手搏頭即便躃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難陀繼至以足指挑象擲著路旁太子出城以手擲象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蘇時諸人民歎未曾有達多至園最先發射散三金鼓次至難陀亦散三鼓太子以弓力彊軍王庫內祖王良弓即放一箭徹過七鼓然後入地過大鐵圍山時提婆達多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無有勝者太子手執二弟躃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因果經）

三十六年甲子

三十七年乙丑

三十八年丙寅

三十九年丁卯

四十年戊辰　太子年十五歲王會羣臣諸小王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至二月八日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各各頂戴傳授與王灌大子頂付七寶印立爲太子時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因果經）

四十一年己巳　太子啓王出遊前至王田息閒浮樹下見諸耕人時淨居天作壞蟲烏隨啄之見已悲愍即便思惟得四禪地（因果經）王尋太子見在樹下一切樹影悉移唯此樹陰覆太子身如重雲間忽見明月（菩薩本行經）

四十二年庚午　太子十七歲（按本行經納妃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有女名耶輸陀羅顏色端正

智慧過人王即遣使往迎為太子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道（因果經）太子有三夫人一曰夷二邪惟檀（即耶也）三鹿野以有三婦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采女（十二遊經。又句云未曾有及瑞應皆云羅睺是翼夷子法華涅槃皆云是邪輸子二義云何通或可後經舉大母此經舉所生譯給翼罽邪是室女不孕即是翼夷故知史是邪輸子。瑞應經云十七歲納妃）四十三年（辛未）太子白王將遊園林前後導從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頓白背傴見已還宮愁思不樂念言老至如電我豈獨免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它日復從城南門出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不能自持太子念言如此病苦云何不畏即回車入宮少時復從城西門出淨居天化為死人四人輿行室家哭送太子語臣優陀夷曰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即勑回車最後出城北門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太子問是何人荅言我是比丘脩學聖道（城三十二）永得無為言已騰虛而去太子索馬還宮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即思惟方便欲求出家（因果經。按瑞應經云十四歲遊四門。本行經云太子問何人荅曰三界皆悉無常欲求出家問何名沙門荅曰我佛弟子沙門也問何名為沙門荅曰捐棄六趣志求解脫心達本源故名為沙門）四十四年（壬申）四十五年（酉癸）

四十六年甲戌　四十七年乙亥
四十八年丙子　四十九年丁丑

出父家五十年戊寅太子年二十五歲（妙樂云若十九出家則二十四成道若三十成道則二十五出家三十成道涓溪之言有合於此）往父王所作礼白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國未有嗣宜息此意時相師白王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當得轉輪王佐王聞益喜於城四門各置千人以為防護王語太子我昔曾聞阿私陀仙說汝畢定不樂處世若生一子不復相遠太子即以右手指其妃腹便覺娠（接瑞應經云指妃腹曰御後六年汝當生男）二月七日思求出家身放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来礼足白言無量劫来所脩行願今已成熟太子荅言如汝等語然父王敕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即以神力令諸官屬悉皆淳卧使無知者邪輸卧中即得三夢一月墮二牙齒落三失右臂覺已具述太子語云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存當知此夢虛假非實至於後夜諸天白言內外眷屬皆悉睡卧今正是時太子即令車匿被犍陟来車匿流淚而言曰今非遊觀之時云何中夜而忽索馬即舉聲號泣欲令王宮眷屬覺知

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牽馬既至諸天捧馬四足并揵車匿帝釋執蓋從北門出其門無聲自然而開行至天曉已三踰闍那（三由旬也）諸天事畢忽然不見行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語車匿言我既捨國至閒靜處汝與揵陟俱可還宮車匿悲泣不能自勝揵陟（城三十二）舐太子足淚落如雨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劒自剃須髮而說頌言願共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帝釋接髮而去讚言善哉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見已而語之曰汝所著衣是寂靜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行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答言善哉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大論云所貿得衣粗布僧伽梨也）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虛空於是車匿即牽揵陟鳴噎悲哽繇路而還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謂是天神與衆請坐即問仙人汝等苦行欲何所求答言為欲生天太子又問汝等脩諸苦因以求苦報終不離苦言論往復明旦辭去車匿牽揵陟還入宮城具白父王王愛念情深即遣王卽大臣尋至仙所仙云已過中路遥見樹下端坐思惟大臣具告王意太子答曰豈不知恩但以生老病死四患為苦耳我今終無返步大臣即留憍陳如等五人密令伺察時太子北度（按西域記云南度）恒河

路經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此云瓶沙王）聞太子至頓捨國相奉太子荅王今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不應以不堅之法勸奨餘人遂即別去時王告曰若道成日願先見度太子前行至阿羅邏仙人處聞說從得初禪乃至入非想非非想處名為解脫太子知非究竟即與仙別次至迦蘭住處論議問荅亦復如是太子謂伏二仙人已至伽闍山苦行林中憍陳如等五人住處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宜應六年苦行以度衆生（因果經）天神進食一不肯受（天云）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体羸瘦寐默一心內思

安般（此翻思安住般涅槃故）修此六妙門（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次第出要（云前三是定後三是慧）定慧雙修（定為慧體慧為定用）方便具足（出入息名為方便）能通達（能通達一至真妙門）泥洹（此翻滅度）故云入妙門（入妙門者）證真（證真妙門）故名為證（證之為言證知）出入息（出入息名為證）

一數（數息之心為靜慮）二隨（隨息之心在名為依）三止（止息之心無所依）四觀（觀分別之境為波）五還（還照之心反為還）六淨（淨不起名為淨）

三四二門（三四二門觀出入息）微妙神通無分散意（瑞應經）

太子日食一麻一米或七日一食陳如五人供奉太子遣人白王具說苦相王與姨母及邪輸各嚴五百車資生之物令車匿領送皆悉不受（因果經）

述曰按瑞應因果中本起大論並云十九出家十二遊增一中雜長四阿含出曜經

和須密論並云二十九出家當何所從今以如來八十壽除五十說法則定耶梵網無相三昧寶藏經等三十成道之言若以三十成道除六年苦行則定耶荊溪二十五出家上合寶藏之說若約前後義定則有二事可證一者出家之後六年苦行耶成道之歲其數亦合二者將出家時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子後於成道之年果生羅睺按賢愚經云出家脩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未曾有經云太子逃至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普耀經云父王聞太子得佛以來六年令優陀邪往請云濁別以來十有二年又云佛還國入宮坐羅雲來問訊群臣皆起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有子此等經文並約出家六年成佛又經六年還國逆而推之當以二十五為出家之年審矣孤山頌謂五歲遊歷此語無憑神智補注備論異同請以荊溪之言為正

五十一年己卯穆王滿之子昭王

元年庚辰

二年辛巳

三年壬午

降天魔

四年癸未太子心自念言我今脩於苦行垂滿

六年若以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涅槃因我當受食然後成道即至尼連禪河洗浴身体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名難陀婆羅有淨居天來下勸言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大喜即見地中生千葉蓮上有乳糜即取奉上太子呪願受食氣力充足（拔佛本行經善生村）

二女一名難陀一名婆羅跋一千牛取牛乳煮糜以上菩薩身体如意飽食（出普耀經云龍女獻妙床）

王孔欣十餘轉至十五牛乃乳煮糜以上菩薩身体如意飽食（出普耀經云龍女獻妙床）

有龍女奉天妙座即坐上（出普耀經云龍女獻妙床）

相好圓滿如日（出普耀經云龍女獻妙床）

即趣畢缽羅樹自敷頓言我坐樹下若道不成要終不起（準經坐此樹下成道也其樹名畢缽羅又思惟過去諸佛以草為座成無上道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輭草至菩薩前問汝

何名荅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祥乃敷以為座結加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因果經）佛為太子時出家求道淨飯王父遣釋種五人隨逐給侍憍陳如（此云大器）十力迦葉（亦名是毋親二人執五欲樂見太子初食麻麦心不忍可即便捨去頓草（此云肝）

故提（此云小賢甘露王次子五卷所出與此畧無殊）摩訶男俱利（此云大）解飯王子五人諸父不同今用文句）此是父親三人執苦行淨太子後知非道捨而受食羹飯酥乳三人謂其狂亂失志亦復捨去（新安論云先時魔妙樂云既降魔後成道準經先成道後降魔）○因果經四教儀已應時法輪此大小乘見之異也今文云降魔已盡自然明星出時雷然已入定大悟則當以降魔為先也時魔王宮殿自然

動搖魔王念言瞿曇當成正覺及道未成往壞亂之於是手執弓箭與諸眷屬俱往樹下語菩薩言汝應脩轉輪王業捨出家法今若不起我試射汝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挽弓放箭停於空中其鏃向下變成蓮華魔王復遣三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顧侍左右菩薩荅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嫗頭白面皺魔王即以軟語誘言汝若不樂人間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荅言汝先脩少施今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沉溺非我所須魔曰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荅言唯此地知于時大地六種震動地神涌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面髓腦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称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是故汝今不應惱亂魔聞怖懼即自思惟我今當更設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時諸軍衆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執戟操劍多頭多目諸惡類形圍遶菩薩四方烟起四海涌沸是諸魔衆各盡威力角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空中有神隱身而言菩薩歷劫脩習善果欲濟衆生汝今云何惱亂濟師今日決定樹下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

之座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息慢憍意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即還本宮（因果經云惡魔波旬將八十億衆欲來壞佛語云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澡罐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時波旬不能令動軍衆壞散（雜寶藏經）波旬長子商主即頂礼（城三十八）菩薩求乞懺悔白言我父無智觸忤大聖願得恕亮（佛本行經云已上小城所見降魔相）

述曰諸經云魔波旬在六欲頂別有宮殿今因果經乃指為自在天王如此則當第六天有此兩異蓋是譯者用義之不同也

二月七日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落日停光燈月映徹衆星粲爛天雨妙花作衆伎樂以用供養菩薩既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切衆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橫生苦樂明星出時霍然大悟（即八日天曉也）得無上道為最正覺（因果經云此小城所見成道相）

飯王第二遣使白淨飯王言貴弟生男第一（飯王弟）王心歡喜語來使云今日大吉是男當字為何難（此云歡喜）舉國欣慶又名慶喜（論云是歲邪輸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此云覆障以在閑為障也）時羅睺羅阿脩羅食月因以為名初太子出家之

日摩耶懷日卽後六年汝當生男至是在胎六年而生瑞應經

述曰大乘開住胎合降魔於成道小乘開降魔合住胎於託胎住胎見起信降魔見四教義此先達之論也今觀大小皆有住胎降魔之文如華嚴云菩薩住母胎已示現出家成道等相此大乘住胎也因果經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一日六時爲諸天鬼神說法此小乘住胎也花嚴離世間品菩薩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等妙樂云四佛各有四降魔相此大乘降魔也因果經既降魔已卽便入定明星出時得最正覺此小乘降魔也今欲順八相之言且用起信四教義二文開合爲證

佛祖統紀卷第二

城三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城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上

轉法輪

序曰說法度人如來出世之大要人有利鈍則法有頓漸故聞法之人無不悟入猶夫醫王應病與藥藥能合宜則病無不愈疏不云乎今佛始終具轉五味法輪轉此法度入它心令得悟斯轉法輪之義也

如來轉法輪一代五時則有八教

轉法輪者輪以摧碾爲義如來說法化轉物心於法自在如輪王輪寶運轉無礙又如來三輪不思議謂身輪現通口輪說法意輪鑑機能與衆生摧碾一切惑累法苑云輪王有二財輪王者有四等金輪千輻化被四洲住劫八萬歲時出銀輪七百五十輻化三天下除北洲銅輪五百輻化東南二洲鐵輪二百五十輻唯化南洲如阿育王是也法輪王者若滅百年如來出世是也

一代者通指八相別在五時五時復有通別妙玄云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若華嚴別但在初通則至後極苑已去例此云今輪一化唯在別義論五

時者義出三經謂華嚴三照涅槃五味法華信解品四大弟子領解等文故文句云四大弟子深得佛意探領一代五時之教始終次第其文出此

八教者妙樂云化儀四教是判教之大綱化法四教是釋義之細目是知頓等是判藏等是釋如判華嚴為頓則以別圓釋之乃至判法華為非頓非漸以純圓釋之此今家消經之軌則也妙樂又云若消諸經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若釋法華無頓等八舉止失措謂餘經但論當部逗機得益故未須頓等若釋法華須明一代故用頓等以括始終輔行云藏等四教遍收一切大小乘經因果顯了各立教主各被機緣始終備足不過此四頓等四教但是如來不思議力布措藏等盈縮調停成熟物機破邪立正引小歸大廢偏顯圓會權入實故亦諸部五味相生利物無方適時出沒

言五時者一華嚴時

具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雙具足立題別行玄記云大方廣是法佛是舍那果人華嚴譬諸地因華莊嚴果德文此經抱有七處九會會處不一故以經標名

二鹿苑時

輔行引大論云如來因地為鹿群主波羅
柰王入山遊獵有母鹿懷子當差次供餉
母告鹿主枉殺其子鹿主詣王求代王說
偈曰我實人頭鹿汝是鹿頭人以理而為
人不以形為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亦可安汝意鹿群所居故名
鹿苑亦名柰苑從對立名亦名仙苑二仙
所住故此以處標名酬昔行因之地

三方等時

四教並談曰方四機俱被曰等此從法得
名依部教立故續遺記云方等之名有二
意若大經從酪出生酥譬修多羅出方等
此約第三時的從部教即被三乘四教機
也若普賢觀此方等經是諸佛眼乃直明
圓理非第三時也文普賢方等乃方廣平
等之義諸部大乘談圓理處並名方等

四般若時

此云智慧五種不翻中尊貴不翻也具云
摩訶般若此從經標名

五法華涅槃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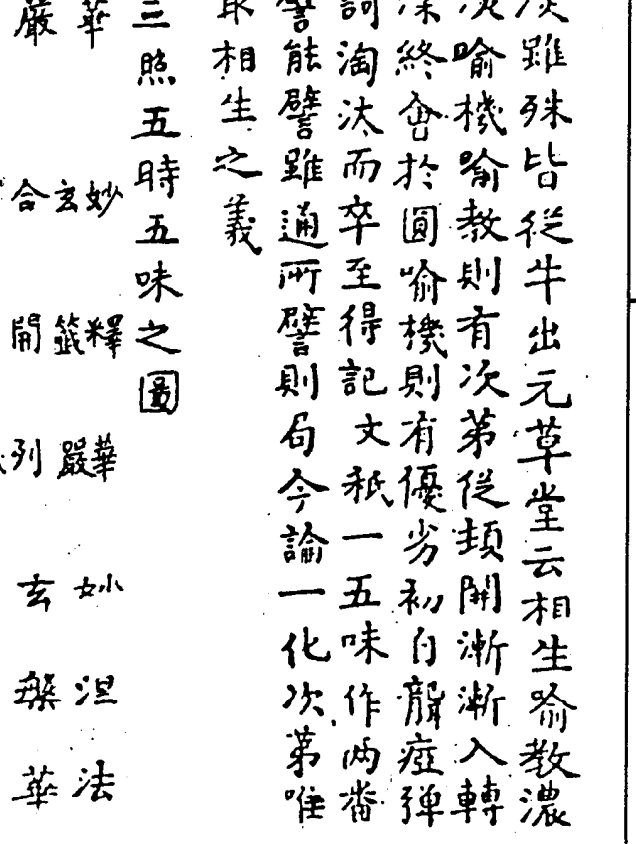
二經同明開顯並屬醍醐故合為一時此
並從經標名法華具云妙法蓮華經由妙
法有施開廢三者之義故以蓮華為喻涅
槃者具云摩訶般涅槃經此翻大滅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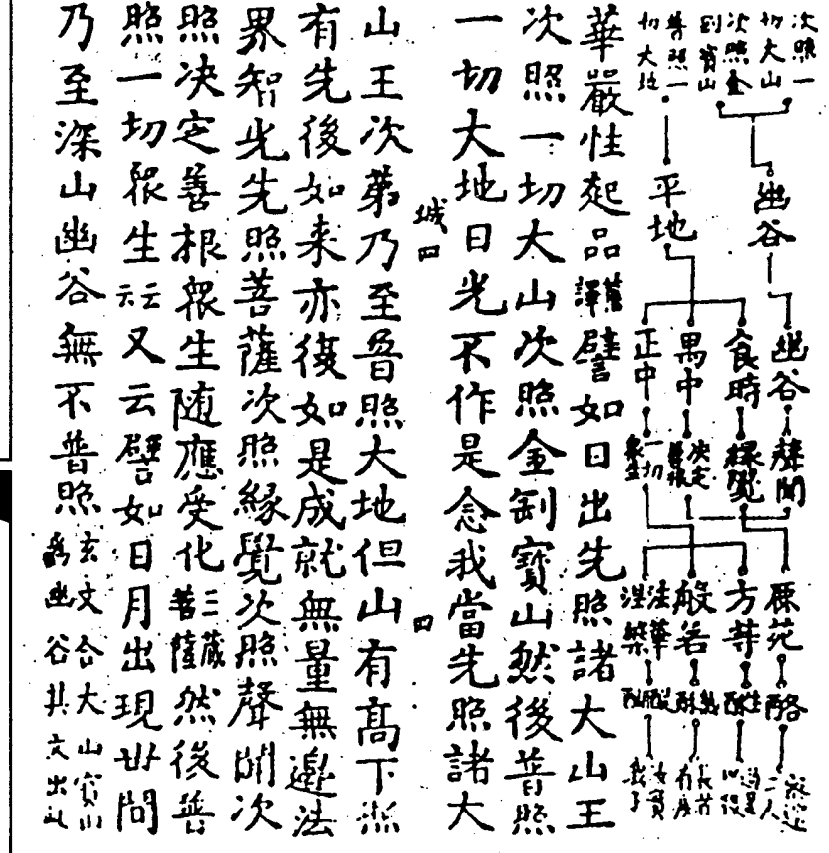
即法身滅即解脫慶即般若一經始終純談三德是為五時

五時立名不出三義華嚴從喻鹿苑從處方等般若涅槃從法法華從法喻亦名五味

此有相生濃淡二義言相生者妙玄云初頓之後次開於漸故涅槃云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譬從牛出乳從乳出酪云次第相生不取濃淡然云呼為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言濃淡者義例云經中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淡雖殊皆從牛出元草堂云相生喻教濃淡喻機喻教則有次第從頓開漸漸入轉深終會於圓喻機則有優劣初自解痘彈訶淘汰而卒至得記文祇一五味作兩番譬能譬雖通所譬則局今論一化次第唯取相生之義

○三照五時五味之圖





華嚴性起品譬如日出先照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諸大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山有高下淵藪有異日光平等無有先後如來亦復如是成就無量無邊法界知光先照善薩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應受化三藏然後普照一切衆生云又云譬如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玄文合大山寶山幽谷其文出此

涅槃經云佛說二十五三昧無垢藏菩薩白佛言如佛所說諸佛菩薩成就智慧功德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不如此經能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佛亦如是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典從般若出大涅槃醍醐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釋籤云涅槃五味轉變而私是一乳華嚴三照不同而私是一日今演華嚴平地之譬以對涅槃後之三味數雖不等其義究齊云

又云華嚴但云平地今離彼平地以譬方等般若法華方等如食時般若如果中法華如正中

言八教者頓漸祕密不定爲化儀藏通別圓爲化法是爲八教化儀如世藥方化法如辨藥味

戒四

言教者詮理化物之義聖人被下之辭化儀四教是如來化物之儀式故喻如藥方化法四教是衆生除病之法度故喻如藥味化儀等四教下義理耘是藏通別圓雖通名爲教其實無別有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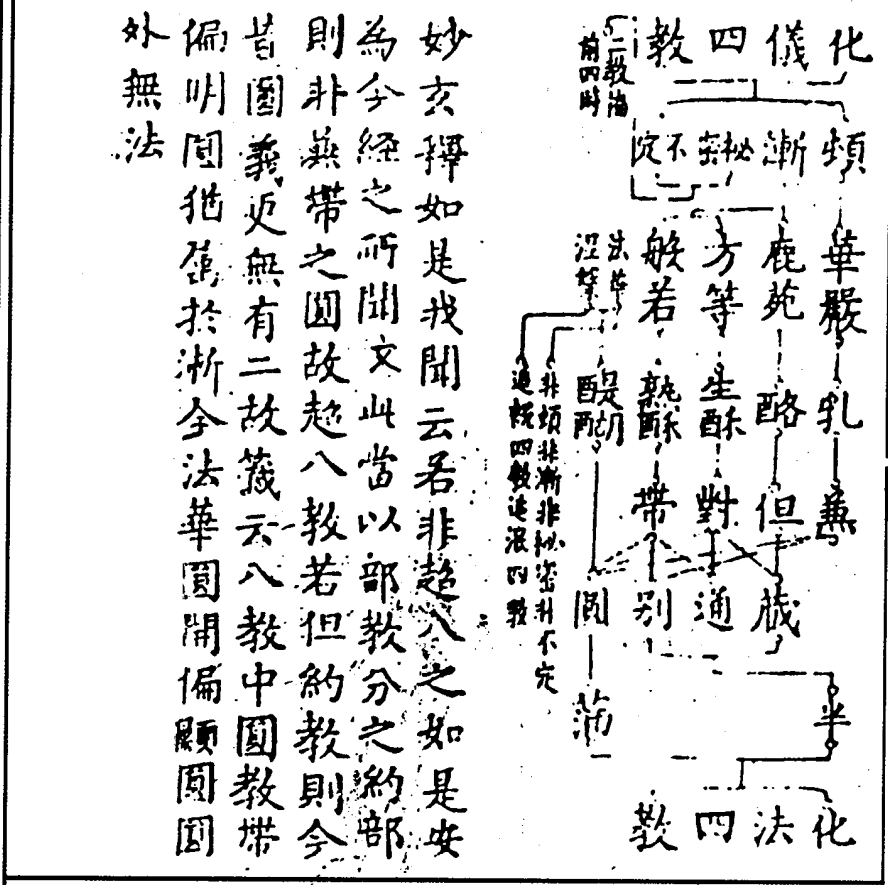
八教文證者初化儀四教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妙玄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此如華嚴緣得大益名頓教相無量義經云從一清淨道施出二三四妙玄次照幽谷此如三藏次照平地此如方等般若並漸教相大經哉時說深哉時說淺淨名佛以一音衆生各解此不定教大品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大論云今轉似初轉此秘密教也次化法四教者妙玄引長阿含云佛說四大教籤云但有四非即藏等也月燈三昧經明四種修多羅其中有四種斷無明智章安私釋以對四教籤云與四教義甚相應然此並是約義以對未見立

名之的今準四教義引法華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成論我今正欲論三藏中實義此並藏教名義華嚴云為說圓滿修多羅大品云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當學般若法華以平等大慧為大衆說如所說者皆是真實涅槃經後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般涅槃大論三智其實一心中得此並圓教名義

文唯通別兩名通在諸文是大師之所立如四教義引大品云薩婆若智三乘同得中論諸法實相三人共入此並通教義通者同也三乘共稟故名為通

無量義云摩訶般若華嚴海空宣說菩薩應初修行涅槃經明五行大論不共般若斷於別成此並別教義別者不共之名八教名義者直說於大時部居初名頓中間三昧引小向大名漸一音異解互不相知名秘密聞小證大聞大證小名不定經律論三含藏法義名三藏三乘共行利根菩薩通別通圓故名通獨菩薩法次第斷證別前藏通別後圓教故名別教理智斷行位因果一切圓融故名圓

八教對會五時圖



妙玄釋如是我聞云若非超八之如是安為今經之所聞文此當以部教分之約部則非無帶之圓故超八教若但約教則今昔圓義更無有二故簽云八教中圓教帶偏明圓猶屬於漸今法華圓開偏顯圓圓外無法

初頓教者即第一華嚴時佛部味得名為頓此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寂滅道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圍遶如雲龍月是時如來現盧舍那身說圓滿修多羅故言頓教

頓教者有約部約教二義約部則別在華嚴約教則通於餘時今此正當約部明頓之教對下三漸化儀為言也下文云從部時味得名為頓是也華嚴為部先照為時乳為味合此三義為部時味簡餘時也下鹿苑時亦可得云從部時味得名為漸初此後可例

始成正覺者此約迹中大始而言非本中初成也

寂滅道場者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見惑一住思惑分三塵沙合無明為一住同居土分段生死方便實報土變易生死得道之場如世治教之場除五住拂顯實相

采新譯經菩提道場名異義同

四十一位者妙玄云華嚴明三十心十地佛地為四十一位以破無明顯中道法性之理故云法身法身有二義一盧遮那性德法身分破無明至究竟者名修德法身今知在修義無性德四念處云華嚴前無十信後無等覺者玉慧覺云不可將部中談位而難經初列衆盖華嚴求事談十故合等覺在十地如光明記云華嚴不聞等覺十地即等覺也今言經初列衆故有等覺若前無十信者華嚴明十梵行即十信也故四教義云十種梵行與圓十信同名

文唯約法身大士故不列十信

宿世根熟天龍八部者諸經列衆有龍畜等者當用涅槃四句料簡一乘悉成緩四趣聞法悟道者二成急乘緩著樂人天不聞法者三乘成俱急天人聞法得道者四乘成俱緩四趣不聞法者今此衆皆是宿

世尊聞華嚴或種或熟今當得脫之衆止觀云以三塗身值彌勒佛聞華嚴經正此義也八部如常論

如雲龍月者妙玄云法身眷屬如陰雲龍月共降母胎此喻降胎之相今四教儀取喻轉法輪眷屬之相其義兩可雲以喻機月喻教主仁王經云十五夜月圓盡光圓以喻如來智德漸圓惑閒究盡乃成斷結盧舍那者此云淨滿諸惡盡故淨萬德圓故滿即自報身也亦云光明遍照如大論云光明無邊色像無邊尊特之身即它報身也今明教主依四明立義正是對下釋迦現起尊特如解誘引經云尒時世尊不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向帝釋敷說法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修多羅者此云契經能說所說契理契機亦十二部之摠名也文雖無別部意是圓若約機約教未免無權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文為圓機說圓教處處說行布次第則為權機說別教故約部為頓約教名無發心發心有三一解行發心五品也二相似發心十信也三真證發心初住也今是真證發心即是發理性三因之心分證三德之理四教義云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那

是發真無漏斷無明入初品起信論云菩薩發是心隨其頓力能見八相妙樂云華嚴起信彰灼明文初住八相等文者普賢普眼三無差別等皆圓文也

行布次第者七處八會故云處處行列布措階位淺深故云行布此經所說有圓融

行布二門釋籤云華嚴會處所明行位不出別圓但經意多含義難定判始從住前至登地來全是圓義從第二住至第七住文相次第又似別義於七住中又辨一多相即自在次行向地又是差別次第之義又一一位皆有普賢行布二門故知兼用圓文接別

華嚴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妙玄日喻教主高山喻別圓之機大機當熟故先蒙如來慧光所照

涅槃云從牛出乳譬從佛出十二部經妙玄文言大機稟教即破無明行如醍醐者文此指華嚴高山王機也涅槃言從牛出乳者此約一化指聲聞醍醐也故玄文云三教分別即名乳教今言從牛出乳者即初味也信解品云即遣窮人（如來為止等菩薩為令即捨四菩薩說十住功德佛說十地）

將還直約大教擬宜小機故曰急追昔有大乘故曰將還又後往德本自有之故曰將還窮子驚愕卒聞大教乘心故驚不敵故等稱怨大喚生死為苦煩惱為怨若聞生死即涅槃惱即菩提即苦痛稱怨大喚煩使者執之逾急為說怖畏令其遠恐即是急切強牽將還內既無機外逼大化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因執此必定死執生罪故入生死擬菩薩亦同罪入獄二乘無大悲心令入生死即是而被因執永失三乘慧命轉更惶怖思此等事悶絕躄地小智不解溺無明地父遙見之小知大逵故逆光結緣子故見而語使言菩薩為決不須此人不須現尊妙身令二乘見勿強將來既無大機恐傷善根使者語之我今放汝正明息化窮子歡喜不為大教所逗往至貧里以求衣食於四諦中欲家道法以上注大並出文句○此領何義此為如來說圓頓教門以大擬小機生悶絕妙玄十卷

華嚴三名述曰舊以寂場時長盡未來際法界列為四種華嚴又分前三屬事後一屬理此皆積代之謬今篇論其義秖有三名者寂場妙玄引方便品始坐道場三七思惟明釋迦最初頓說是也從初卷至十六卷為前分二者時長妙玄引法性論鈍根三處入法界是也城四從三十七卷以去為後分三者盡未來際文句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云此且寄娑婆一期說化用通今意應知華嚴盡未來際即是此經常在靈山何殊十方更互主伴前二名見妙玄後一名見妙樂雖有三名而於所說之經無非華嚴所詮之理無非法界或言

毋胎者妙玄云佛從兜率下與法身卷屬共降毋胎常宣妙法文是時未轉法輪當屬益未來際實報土相專被大機者所攝此記有言海空者妙玄引無量義經次說般若華嚴海空文此秖是因般若入法界時長所收然則毋胎海空不當別出二名也密矣

時長通後述曰評時長通至三處者謂般若海空法華佛慧涅槃心地法門是也妙玄引無量義經云次說般若歷劫修行華嚴海空法華會入佛慧即是通至二經竟云以般若亦得名華嚴法華佛慧不殊初故又妙樂云當知法界論之無非華嚴佛慧

言之無非法華此即通般若通法華之證也又引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座中各見不同或見如來入涅槃或見報身生蓮華藏海為千百億釋迦說心地法門又妙玄云日若垂沒亦應餘輝峻嶺故蓮華藏海通至涅槃之後此通涅槃之證也又引法性論云鈍根三處入法界此即通後之文也今更論之妙玄云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由應知佛學般若令發空智得入法界觀華嚴成海智又云華嚴時節長昔小機未入如聾如瘂今聞般若即能得入此且衆般若得入為助法華涅槃又云至後若不知通至二經及三處入法界之文如何消釋時長得名正出此文

箴云一以法界為華嚴此即寂場三七日根大機常說華嚴圓頓之教盡未來際為利樂所說法界之理以為名也二以時長通至於後者即鈍根三處入法界其根鈍故歷諸教始得入大又妙樂引入佛境界小機則諸教次第是故鈍根猶存小見釋上法義上釋上時長由根鈍存小見故歷諸教始得入大二義並通是故並存大機則華嚴不休釋上時長義

品三十八卷文殊語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汝等善能成就十種大心則得佛地自古共云華嚴時長乃是結集後教至般若來方可得云今諸比丘成十大心此乃義當轉教時也結此等意入華嚴中故云時長文有人據轉教時之言便謂華嚴齊般若者殊不知荊溪引此經後分有菩薩為時長至般若之證耳初未嘗的判但齊般若不然荊溪釋云大三處入法界何云時長通至於後小機諸教次第耶又有人云東溪師縱通涅槃不當通法華謂有妨如來調機無功為之難者若能細思會入法華佛意之言則此意自銷何妨之有

華嚴教主述曰論華嚴教主者準四明解諍之說於尊特身有須現不須現二者之分故須現則如梵網華嚴及觀經等相多身大不須現即以力加令於劣身不取分齊見三十二相即無有邊以知丈六是法

界故今詳此說考之經文則有二義一約補處謂菩提樹下初成正覺若非補處豈曰初成又偈云迦葉曾來住此啟是故此處最吉祥如是十偈讚過去十佛既佛佛俱有補處則知蔵塵相好之佛須是分段生滅之身與同居應更無少異二約上升

十二

謂是時世尊不離菩提樹下上升須弥（華嚴）

（骨曰云不動而升赴機得處）

向帝釋殷說法（即前地菜住十佛智住之現起之義）

（升即是現起之義）

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此身既被別圓之機見是尊特何須獨指華臺受職身耶此即破淨覺指實報土蔵塵尊特横應同居之說蓋大師說三品相海皆称機而現別教則用別修緣了成就此相即修成之尊特故名報身圓教能了二修即性修德無功乃性具之尊特故名法身援此則知即性而論本名法身耳土同居則名應身被機現起則名尊特永異淨覺修成尊特横應同居之說然則今

十三

師約機約教以定身者正是樹下生身現起尊特以應別圓之機正合妙玄釋迦最初頓說（釋迦是生身頓說是舍那）亦合四教儀如來現盧舍那身說法之言（如來是釋迦生身現起尊特故稱名舍那）世有耶月堂之說云境本定身則是釋迦機感見相則是舍那蓋有得於此云

然初頓未必純教法身菩薩亦有凡夫大根性人此有兩義若當體圓頓得悟者即破無明入圓初住此是醍醐若初心之人雖聞大教始入十信最是初味名之爲乳呼爲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圓教內凡六根清淨即是十信初信明見心性分證塵沙惑以未破無明故但名乳若小根性人大教擬小如聲如癌小機未轉不生如乳（十二）（十信至七信斷思入信至十信對界名乳）（妙玄）

華嚴二味四機述曰自昔教初學者爲時味圓上言高山下對乳味未嘗有論之者今案玄文華嚴之時自有二味四機之別一者純教法身即是分證中道四十一位此名醍醐二者凡夫大根入圓初住證一分中道以去亦名醍醐三者始入十信雖但四住未破無明但名爲乳四者小根聲癌全生如乳然則名醍醐者有二機名爲乳者亦有二機玄云於小如乳於大如醍醐少分譬喻不可全求如鐵云華嚴分喻初味而未得於華嚴之頓及別圓兩教但有五味次第之相文當知謂華嚴爲乳者正約從頓開漸施設化事之意

三七擬機述曰諸文謂三七是擬機者人無異論然玄文云於彼初分永無聲聞後分則有雖復在座如聲如癌故義神智據

此非之日初分永無何所擬哉今作二義釋之方爲盡理一者三七初分永無此如來擬宜之化意二者後分則有狀如聾瘂此如來擬宜之化事初言化意者如方便品云始坐道場三七思惟籤云初七思惟欲說圓次七思惟欲說別三七思惟欲說通皆無機故但說三藏籤又云約大機則寂場之時約小機則成已思惟未說之時妙樂云小見三七停留大覩始終無改此皆如來擬宜之化意也言化事者如文句云華嚴未席始開於漸妙樂釋之云檀經云佛在逝多林入師子頻中三昧舍利弗從祇園出不見如來自在莊嚴不見諸大菩薩眷屬無智眼能見亦不能讚歎此即如聾如瘂之文於彼未會即當漸初文今考二祖之言皆指聾瘂在後分漸初明知是鹿苑十二年中例如妙玄請方等彈訶應在十二年前以此推之則知逝多林末城四會正是如來擬宜之事以由聲聞先習小乘未堪聞大狀如聾瘂故假淨名以激進之是則擬宜彈訶俱在十二年中無可疑者四教儀以聾瘂在華嚴彈訶在方等此但約部中而論其實未為正義又經云頗光明菩薩等各說偈以勸聲聞最初一

偈彈斥之曰一切諸緣覺及彼大聲聞皆悉不能知菩薩行境界此即後分淨土之文也皆擬宜之化事也昔人不能區別諸文不知如來化意化事混而觀之故多異說

七處八會者是舊經六十卷晉跋陀羅譯天台所引用者若新譯八十卷是唐實叉難陀譯更加普光明一會是爲七處九會一十九品唯阿僧祇隨好光明是佛說餘皆加被諸菩薩說

第一會菩提場說六品○世主妙嚴佛在（提國阿蘭若菩提場中始成正覺則法不說異處重久成不同阿含經對下根迹別如來現相云佛身充滿於法界而教也）普賢三昧（三昧現微塵佛剎世界成就普賢說此事以證之）華藏世界（普賢說此世界佛名毘盧遮那經稱遍一切處者上妙難思之謂也）毘盧遮那（二名三義譯者上妙難思之謂也）

第二會菩提場普光明殿說六品○如來名號（文殊說此名）四聖諦（文殊說此名）光明覺（文殊說此名）菩薩問明（文殊說此名）

第三會忉利天宮說六品

菩提對不起此座升須彌山帝釋讚六迦是幼
稚菩薩來往此聽皆言此座最高最吉釋如是
說不動而升處處得最吉釋如是說佛坐帝釋
敷法座菩薩各坐寶蓮華上行列而坐是名
見了知一切法內外無礙十住菩薩各說法
門是名聞持十住一法德為佛種故有佛種
生佛故一念知三際世界成壞劫故

發心功德山頂偈讚

梵行品

明法品

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四品○升夜摩天

夜摩偈讚

功德林菩薩偈讚

佛不思議

菩薩住處

阿僧祇壽量

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說十一品○十定

十通

十忍

菩薩十地

第六會它化天宮說一品○十地

十無盡藏功德林說

第五會兜率天宮說三品○升兜率天

兜率偈讚

十回向

第一九九册

繼如來十身相海普賢說如來十身一一身有十等藏世界微塵數妙德人相數大如來隨好光明佛告寶手說隨好光明照十佛剎微塵數世界地獄還光息苦成生梵摩天上普賢行普賢說修行十法等如來出現佛放光名如來出現告賢說過那本順

第八三會普光明殿說一品○離世間普賢說廣列菩薩雜行

第九會逝多林說一品即祇園○入法界時世尊入師子頻申三昧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亦復不見普賢菩薩大會以普賢神力不得復見佛神變不能見聞念等佛所說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文殊師利文殊以下十方聚會悉見諸佛即得解脫眼二昧行門海見普賢於十方聚心此並依前譯出

知滅入普賢道場一切佛剎微塵數三

第十六卷

簸云龍宮所藏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今但三十九品則知經來未盡龍計入龍宮閱藏以上中本非世所堪但流行於世

二月九日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對王而自念言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衆生薄福鈍根云何能解我寧入般涅槃時大梵天王即發天宮至如來所白言世尊始於菩提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然衆生過去世時植

衆德本堪任聞法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它化自在天亦復如是時梵王等乃至三請滿於七日默然受之二七日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三七日思惟今我當開甘露法門誰先得聞阿羅邏發願道成先度空中有言昨日命終又思迦蘭利根亦應先聞空中又言昨夜命終又思王臣所遣五人過去發願應先聞法即從座起詣波羅柰鹿野苑

二月三十日世尊到文鱗白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光照水中龍自得開仁愍前見三佛光明舍利弗中阿含作佛已日軟得視乃出水見佛天雨七日龍以身遶七匝七頭羅覆以為障故七日雨止佛從定寤龍化少年道人佛即為授三自歸法便得須陀洹果諸衆生中某先見佛得果

三月七日對神知佛七日坐定水逸坐定對神未有奉食過五百賈客從山而過車牛皆蹲不行神白至衆云何不行神大自掌歸敬前導行也有兩大人捉諦波利供諦對神請福對神即為言佛在水邊汝曹宜先奉食兩人即和麥麨上佛四天王取石中自然香鉢各用持上佛即受食訖

天王各來佛念珠一鉢不快餘王意乃悉受一青石鉢四鉢累置左手以右手案成一鉢令四隊見四鉢累置左手以右手案成一鉢令四隊見瑞應經佛為呪願食訖即授賈人三歸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將來僧經果佛先為說五行六甲陰陽歷數既信服已令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當來僧時長者得須陀洹此云預流初果

以後為說五戒曰五戒者諸佛之母欲求佛道讀是經欲求阿羅漢此云無生四果聖人讀是經時提謂得不起法忍三百人得信忍二百人得須陀洹五百賈客四天王得柔順法忍提謂經一卷後周譯名提謂經

謂授記未來成佛歸密成如來普賢菩薩提謂摄屬述曰佛說五戒人天之教正是顯露提謂得忍聞小證大乃是不空是為顯露不空教也若約時則當華嚴三七後及水逾七日後是為第五七日如因果經所云若收經則人天之教三藏所攝如四教義所云

城四十八

次漸教者有三時鹿苑漸初方等漸中般若漸末摠名為漸教

述曰此為舍子等一類小機華嚴無益從頓開漸次第引入漸初鹿苑四諦十二因緣同趣小果漸中方等彈偏折小同慕大

法漸末般若轉教付財領知家業故揔名為漸也

第二鹿苑時者佛本以大乘擬度衆生其不堪者尋思方便趣波羅柰(此云江遶城中印度境鹿苑在城中)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即是開三藏教也非但釋迦隱其無量神德作斯漸化過現諸佛亦復如是當知初頓之後次開於漸漸機於頓全生如乳三藏中轉華凡成聖喻變乳為酪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妙玄十)為三乘根性於頓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脫舍那珎御之服著丈六弊垢之衣先為五人說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等教(四教儀○文句云過去根未熟名性○即大而小名小)

(故云不動尊特勝應[illegible]身劣應忍生法閻浮人三垢衣佛生人中倍勝人形故長丈六如彌勒三十二丈時人長十六丈)若約時則次照幽谷(妙玄)若約味則從乳出略此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妙玄十)信解品云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illegible])密遣二人(聲聞緣覺為二人[illegible])形色憔悴([illegible])無威德者([illegible])徐語窮子([illegible])顧汝除糞([illegible])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illegible])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illegible])其父見子愍而怪之([illegible])又以它日於窗牖中遙見子身([illegible])羸瘦憔悴([illegible])

力佛無宗曰有外遮八苦曰源作糞土塵垢四性為糞上無知為塵垢污穢不淨又示現玩好即脫瓔珞細輭上服隱身威儀更著粗弊垢膩之衣丈六形為定業滅忍上服等瓔珞忍為染忍有情偽名為生忍忍無情陶名為法忍謂寒熱風雨等屬法忍粗生法二忍有漏之法右手執持除糞之器治見思有漏之法右猶指事語諸作人子指教作汝等勤作好自安意我如汝父未識像宮

汝今已後如所生子指真遮聖即時窮子雖世第一位自知不信猶故自謂客作賤人住絕大二十年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住絕大二十年中常令除糞見諦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解脫無明共為二十○已上注文出此領何義此為次頓之後隱舍那身作比丘像說三藏教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一日之價見思已斷無漏心淨十妙文

二十年中述曰信解品二十年中之文凡三處所以表法各有其意初二十年中當令除糞約斷見諦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解脫故云二十年執作家事約斷思惟二經二十年中住二乘位轉大乘教故文自見子來已二十年科子天性有二乘之機而來感佛故前二合二十數即是用八忍八智斷見合為一解脫一無礙用九無礙九解脫斷思通之為二十也後二但合二義故妙樂云斷見為一斷思為一輔行云約人則二乘約理則真俗二諦約惑則見思俱破問云二義可尒十義云何答

二乘各有十智（十智者世智它心智等見妙樂大）此則前後三文皆見二十之義（二十）三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柰國鹿野園中（因果紀）佛自二月八日成道自九日至二十九日為舜場三七滿至三月六日為水邊定四（城四）七日滿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然後至鹿野園正五七日內三月八日也涅槃云初生出家成道轉法輪皆以八日初為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因果紀）（初一法事但大通受記三轉十二行法輪）

藏教聲聞人依生滅四諦一苦諦者二十五有依正二報（四洲四禪四空趣無想五那合）別則二十五有捴則六道生死二集諦者即見思惑（見惑有八十八使思惑有八十一品）三滅諦苦滅前苦集顯偏真理四道諦者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合為七科一科一門念處至七八正道等）前二諦為世間因果（苦集因果後二諦為出世間因果）（苦集因果後二諦為出世間因果）（此依教說三轉者示轉勸轉證轉示謂示其相狀如云此是苦乃至此是道勸謂勸令其修如云此是苦汝應知乃至此是道汝應修證謂引已證彼如云此是苦我已知不復更知輪以推碾為義唯教無

行豈能摧惑教行相循共能摧惑妙樂十二行法輪者有二釋一約四諦教謂三轉四諦為教十二即能轉也二約十六行謂三轉皆生眼智明覺四種之行為行十二即所轉也文句云言十六行者謂苦法忍為眼苦法智為智比忍為明比智為覺餘三諦亦然共成十六行時憍陳如得法眼淨即初果也妙經藥王品聞法眼淨妙樂云豈王夫人與八萬皆持此於而聞品得小果邪名同義妹菩須斟酌心據此則知法眼淨之名適文小乘地神懽喜唱言如來今日於此轉妙法輪虛空諸天展轉唱聲至阿迦膩吒天此云色究竟天世尊知四人心念重為廣說四諦亦得法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善來比丘須髮自落伽裟著身即成沙門佛復為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阿羅漢為佛寶四諦法輪為法寶五阿羅漢為僧寶三寶具足是為人天福田四儀果五年甲申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於中夜見空中光開門尋光趣鹿野苑佛說四諦成阿羅漢頗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明耶舍父尋子佛所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自歸為最初優婆塞又耶舍友類五十長者聞耶舍出家共詣佛所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是時始有五十六羅漢佛

告諸比丘汝等宜各遊方教化衆生時諸比丘禮足辭去世尊即發波羅柰趣摩竭提國日暮寄宿優樓頻螺迦葉住處降伏火龍授三歸依置於鉢中以示迦葉歎未曾有佛知迦葉根緣漸熟即趣尼連河側時魔王求請入般涅槃至於三諸世尊荅曰所應度者皆未究竟魔王聞已即還本宮時頻螺迦葉與五百弟子頻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佛說四諦漸漸乃得阿羅漢果以事火之具捐棄河中時頻螺二弟一名那提一名伽耶在河下流見兄火具逐流而下心大驚愕即往尋兄見兄身披袈裟乃各與二百五十弟子頻求出家佛呼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得阿羅漢世尊即與頻螺迦葉及千比丘往王舍城詣頻婆娑羅王所（阿闍世王之父）王與百官出城迎佛佛為說法王及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得法眼淨（細果）國有長者名曰迦陵往詣佛所奉上竹園（案西域記靈山竹園皆在王舍城東五里北二城四）可作精舍王敕諸臣起諸堂舍迎佛入城僕往竹園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為始（菩提經云衆中各起私意前生師知其心念昔門人佛漢尼拘鄰陳如是長者僧唐請佛居之）六年丙乙佛在象頭山為龍王兄仲說法（近北二）七年丙成婆羅門舍利弗隨逐衆皆比丘說偈

得法眼淨歸與親友目犍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各得一百弟子往詣竹園求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門人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外門羅漢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化衆生時有婆羅門名曰迦葉極為巨富捨家入山自剃須髮空中諸天語令見佛迦葉即趣竹園佛為說決得阿羅漢以有大威德智慧名之為大迦葉時此迦葉於多子塔值佛乃求出家即以弊衣奉佛為座價直十萬門金佛即授善那納衣

八年冬佛在毗舍利國因須提那子持信出家後還本村與其故二共行不淨諸比丘舉過白佛即集衆訶責云汝所為非威儀非淨行所不應為始制婬戒開初犯未結罪九年戊舍衛國波斯匿王大臣須達家居大富喜濟貧乏孤老之人因名為給孤獨宿往羅閱城見世尊即為說四諦法成須陀洹乞如來降屈舍衛世尊謂彼無精舍須達曰還國當立佛教舍利弗共往案行諸地唯太子祇陀園地正得其所須達白太子欲買之太子言能以

黃金布地閒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使人衆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祇陁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如是乃令止勿出金園地屬卿耐木屬我乃自起門屋共立精舍為佛作窟別房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詣王舍城請佛及僧世尊放光動地至舍衛國一切大集各得道迹以二人同立精舍歸為太子祇樹給孤獨園賢愚經是年冬佛在羅閱城因檀尼迦在閑靜處草屋坐禪為人持去乃作全成屋佛令打破便詐言王教取彼要材為王臣人民訶責無使入村勿復安止比丘以過白佛始制盜戒佛在毗舍離城為諸比丘說不淨觀習定已厭患身命歎死勸死難提比丘受顧殺人（與作屋俗漢書如山錢義同）遂制殺戒時因後貴乞食難得婆求河邊有安居者便共稱歎得上人法信心居士減分施之後往佛所因問訶責制妄語戒自此以後隨犯隨制（隨犯隨制）時父王遥聞子得佛道已六年來令見志優陁那往迎佛曰別閒以來十有二年（自出家至此年已六十二年）思欲一見優陁那受教請佛願求出家即得阿羅漢佛念今將還國當度父母乃先遣優陁那往至本國現十八變王益悲喜敕羣臣萬民出四十里祀往迎佛佛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如兜中月

見諸梵志久在山中身似黑炭在佛邊住佛如黑烏右戴會山王乃枚國中貴故選五百人出為沙門侍佛左右佛如照於人河彌山紐時佛入宮坐於殿上上及邑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清虛無量邪愉大人搗子羅睺羅來詣問訊六時年時王僚屬咸疑太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告羣僚曰邪輪守節無瑕今當見證於是世尊悉化衆僧皆使如佛邪愉即以指印信環與羅眼言是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應時直以印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皆言善哉真佛子也祖僧時阿那律調達難陀跋提難提等八人釋子出家之日脫寶衣付優波離曰汝依我等以自存活今以此衣與汝資生優波離亦願出家即以寶衣懸之樹上共至佛所那律乞先度次新以次憍慢心不肯禮施次第作禮至波離前心不當禮佛言但以受戒前後不在貴賤一是是佛告提婆達多即調達汝宜在家不懷慙愧不宜出家如是三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姑心我宜自制頭痛佛行後犯五逆有大光明純提婆中便發毒心的南無佛適訖新南無便入地獄佛語阿難提婆在地獄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展轉生它化自在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

無增一阿含經。此言提婆出家始自後邪。乃是後事相帶而言。昔是小乘。終必大來。

五逆。若依法華中佛言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疾成菩提。又授記作天王佛。者此則大乘之意。

是年說決摩羅經。妙玄云成道六年後說。

十年甲。佛於拘邪尼國為婆陁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明苦行事。十二遊經。

十一年庚寅。阿難年八歲出家之日。得白四羯磨具足戒。三羯磨通前單白故云白四。羯磨翻業。謂所作善業也。

度一百十阿羅漢。受三語戒。始以寶刀翦剃須髮。又囑憍陳如等徧三天下為諸沙彌授戒。抵僧祇作。是年佛於柳山為純真陁羅王弟說法。二十遊經。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城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下

十二年（幹）佛遣目連白父王及耶輸曰太子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耶輸答曰如來為太子時娶我為妻未滿三年逋至山澤勤苦（苦之）六年得佛還國今復欲求我子何酷如之（逋迦羅國也）時目連方便喻晓絶無聽意世尊即遣化人空中告曰汝頗憶以五百銀錢買五莖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為妻我言菩薩屢刦行頓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尒者聽我為妻汝立誓言隨君施與捨無悔心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耶輸聞已還識宿命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欲捉羅睺手付囑目連時淨飯王即集國中豪族各遣一子隨從我孫有五十人往到佛所使阿難與其剃頭及五十諸王公子命舍利弗為其和上目連為阿闍梨羅睺不樂聽法佛為說未曾有因緣得受十戒即證四果（未曾有因緣經淨飯王詣佛白曰佛昔出家尚有難陁今難陁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國計永絶佛即為王說法開慰復集諸比丘立制父母不聽不許出家（弥沙塞律）佛往穢澤為陁摩掘說法（掘摩羅經）佛為諸比丘說八關齋戒（八關

（善無佛在羅閱城有十七羣童子大者年十七小者十二以信出家比丘即度受大戒不堪一食夜啼佛覺問知制年滿二十應受大戒（四分）佛半月說戒衆集疲勞許僧伽藍各結大界（四分律）

十三年冝（十誦律）佛還摩竭提國為弗迦沙王說法（十誦律）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為比丘受戒佛令於祇園外院東南建立（四分）戒壇從地而立三重為相以表三空帝釋又加覆盆以覆舍利大梵王以無價寶珠置覆盆上是為五重表五分法身梵王寶珠大如五斗瓶大福德者見之光照八百由旬薄福者見之如聚（墨諦山城經）

十四年癸巳佛往忉利為彌勒菩薩說本起經（十誦）

十五年甲午佛再還迦毘羅國為父王說法度釋種八萬四千人得須陁洹果（增一經）佛還本土足升空行與人頭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城五）欲屈身（二為別功德經○此即使父母反敬為生福之說然作佛則可若未代比丘以為行猶薄於父母之敬）佛為父王大衆說觀佛三昧（佛身金色光明無量時五百釋子以罪障故見佛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佛為說往昔耶見之罪令稱佛名作禮懺悔即見佛身金色如須弥山求佛出家得阿羅漢（觀佛三昧經）

初佛還國大愛道求出家（佛姨母波闍波提也）再三不許佛再還國復求出家如前不許阿難白佛大愛道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令受形壽行八敬法時大愛道得出家為比丘尼（始起也）比丘尼受八敬法一者百歲比丘尼禮初夏比丘足二者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得舉比丘過比丘得說尼過四式叉摩那應從衆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四分律）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年（善見論法住記）

述曰如來在十六大國於十二年中行化度人說四阿含等經及七佛略教誡至是年始說廣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由夫二衆隨犯隨制而佛於後時結集條章以為出家者持奉之本耳

第三方等時者示一佛土令淨機不同示現一身巨細（城五）各異一音說法隨類各解神力不共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瞻匊不瞻匊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此如淨名方等（一補也告王當作若次說方等者即是次小說大佛本授大衆生不堪故抽大出小令斷結成聖雖有此益非佛本懷次（三）

說方等維摩思益殃掘摩羅殃掘摩羅經云一切世間現婆羅門子年十二色力人相具足第一世佛說偈佛言善來即成沙門捨昔佛足成阿羅漢稱大四王十弟子文殊等皆被訶捨佛云南方有國名一切寶莊嚴有佛名大精進即殃掘摩羅是也妙玄十六殃掘之絲六年所致之此鉢說在成道後大年令大師引尚弟二時表以又此日彈訶小乘保果之癖偏存榮喝譏刺三藏斷滅之非隸於鈍排菩隋故身子善吉齊教專小

初不聞大乘威德善吉茫然失鉢淨名經云須菩提言我昔乞食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身子怖畏卻華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謂舍利弗曰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不知是何言不知以何答藏云以空智為入之主故宵此二人道然

方等彈訶教在三藏之後被訶之時應在十二年前以鹿苑十二年在方等前也舊云中者恐是誤何以得知皆追述昔訶驗是前事何者前已稟教得道證於無學荷佛恩深心相體信不復恚怒自昔至今慈殃掘之譏任淨名之折得為恥小慕大之益玄十彈偏折小歎大褒圓玄十。彈偏如淨名菩薩

品訶彌勒云世尊授仁者記為用何生授記
子淨去耶來來佛現在菩又示一加受生印
菩從相若修勒戒唯等一切衆生亦當處入
二菩授名不可沙自門不可以心得又決授
經二空指可羅達照於文殊十者子釋見四
三是[illegible]以望浮之影之得指小如弟子品
三極為方士之法淨名說云示說法者當如
法扡無有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說
故具工別門三教被日連三了當一者外如
法拒步內如法相難是問通務即空年不即
空說法不音理二方外計根樂內者知見得
坐竹外乘爪別防一於外慈念家生何念根

佛恩是用罔破久結把斥十弟子是為以術
門三教之大折攝之小二數大如來生此也譬如
幻師見水中月謂人實之菩薩觀衆生時隨其
智為若此也今通智佛上生名人者即浦國二
名曰善寶相菩薩為酬對連○生見實
淨名而來文殊不見入淨名而
此來也文

對半說滿故言對教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

城五

半字不教滿字具由其子力未堪
小乘九部納是大乘十二部約人約

若約時則食時一時開出
若約味則從酪出生酥此從修多羅出方等
經一文

信解品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文

云知者互相信證也謂於三藏得涅槃價此即子窮
子父子相見父判為子窮子自知非真子無
此事也佛知此等眾生信樂小法名之為子
子亦自知卑陋必不虛濫無由見真特為
說之名為出大入小出入無礙而謂是菩薩
非已乘不得入佛乘也

然其所止猶在本處而謂入小向大猶居
半字未滿之後次說方等已得道果心相體信聞大名
入住小名出苦言彈訶名無難又進至宅內
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故名為入出者止宿
草菴二乘境界故名為出心相體信者得羅
漢已聞罵不嗔內心慚媿不敢以聲聞支佛
法化人也

方等部教立名舊說方等立名但分事理未足以盡其義今依經疏記文以為之委釋光明經云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典光明玄云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新本經云欲生人天欲得四果支佛欲得佛皆應懺悔滅除罪障安處方等續遣記云方等之名有二義若大經從略出生酥譬修多羅出方等典此約第三時名方等即被三乘四教機若普賢觀稱方等者乃直明圓理今所引方等恐謂同普賢觀從理立稱故引三乘懺悔之文以定此名的從部教矧等不專事理諸文論方等有三說一者

城五

五

從事大經從修多羅出方等無量義經次說方等釋籤生酥調乳方等光明經讀誦大乘方等光明玄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此皆指第三時教二者從理普賢觀經此方等經是諸佛眼三事理並通止觀云般若有四種方法謂四門入清涼池即方也所契之理平等大慧即等也今第三時兼四明立義的從部教以定此名故不專於事理也

六年私佛在跋耶離成菴羅討困說維摩詰經

十七年丙申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經云東方有佛號日月光有菩薩梵天名思益來此問佛。）

十八年丁酉佛在南海濱楞伽山頂說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慧菩薩問世尊言外道尚遮不許食肉何況如來大悲含育而許自屯今食肉耶佛答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謂一切衆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怨生怖畏如旃陁羅不應食肉（案華嚴論云楞伽山遊空羅刹令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楞伽山遊空羅刹居此云下可往唯神通者能到阿跋多羅此云渡入謂佛大衆度海彼岸受食又王請外空而往。）（經云若大乘中梵網已制今猶作此說當知楞伽在四舍之後為漸制之始佛答菩薩不應食肉故知仍存小教中開）又說金光明經楞嚴三昧經（楞嚴此云健相分別知諸三昧行相多少見法界少淺深如大將知諸兵力多少）勝鬘夫人經（具稱勝鬘師子吼一乘方便次第）（勝鬘夫人大方廣經識云勝鬘是未利夫人女未利及王阮信佛已以書與女女對使者而說偈言如佛世尊普為衆生出亦應隨我等速來至此愛即發此念時佛於空中現又說偈云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等不思議是故今信禮云云。）（城五）

十九年戊戌佛成道始十六年知諸菩薩任持法藏於欲色天二界中開出大寶階廣集十方諸佛菩薩大衆俱登寶階上升虛空為說大方等大集經諸菩薩欲來入會各隨其德先現其相空藏現空海藏現水並不見有大衆唯見空水餘菩薩現相時諸天龍作如是（六）

言我等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鞭打出家持戒毀戒者我等不復護持其國聲聞弟子悉向它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令其國土疾疫饑饉刀兵俱起風雨亢旱傷害苗稼尒時世尊付囑毗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大將雙瞳目十七天女各及五千眷屬汝等護持振旦國土於彼所有鬪諍言訟兩陳交戰饑饉疫病風雨寒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世佛告弥勒諸菩薩我今憐愍諸衆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一分自受一分與我滅後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一分與彼破戒誦經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勿令惡王共相惱害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大集經云佛滅後經當一道俗出家弟子亦不能盡心行一分供諸未來世一切出家乞食如來白佛言若有出家設不持戒彼人已為涅槃印之所印若有打罵若奪衣鉢資生具者是人則壞諸佛報身挑一切人天眼目國王群臣諸斷事者如見出家作大罪業大殺大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不得鞭打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遣法謫罰者是人遠離人天必墮地獄何況鞭打出家具足持戒者（大集經）舍利弗等白佛言我等雖獲稱為佛子皆是

如來之咎非我等過何者若使如來誓無三乘我等豈不成於正覺何為如來而不見聽在於聖例時身子等脫衣悲泣大千震動瓔珞經

述曰瓔珞言舍利弗被訶之後心漸向大然猶有怨佛之言以為若無三乘則我等已成正覺皆如來咎非我等過逮至法華法說周則云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是知瓔珞不解方便則咎佛法華已入法性則咎已

佛在祇洹精舍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請日咎齋請佛宮掖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佛敕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唯有阿難遠遊未還不逮僧次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持應器入城循乞遭摩登伽女以先梵天呪攝入婬室如來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頂放百寶光明千葉寶蓮有化佛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提奈阿難及摩登伽來歸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發勤咎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最初方便佛為阿難說法名大佛頂首楞嚴經

述曰一化終窮在乎開顯開顯之妙功歸法華自餘諸經有圓說者皆方等四教並談之義而孤山乃欲以楞嚴同法華醍醐之味是不思方等收經而有失法華淳一無雜之旨也

述曰佛說方等經典至此凡八年今但列當造諸經以見四教並談之義（城五）（八）

第四般若時者大人衆其先用嬰兒喪其精明故文云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雖三人俱學二人取證具如大品一玄義云菩薩衆若告比丘諸法之相二乘如七日嬰兒若視日輪令眼失光以無明全在義之如喪二女曰次說摩訶般若華嚴海空歷劫修行者此是方等之後而明大品大品或說無常無我或說於空或說不生不滅皆歷色心至一切種智句句迴轉明修行法又百千比丘萬億人天得須陀洹及阿羅漢住辟支佛者驗是共般若也而言華嚴海空者義云而言別圓不共般若共則共通二乘依法性論鈍根菩薩三處入法界初般若次法華後涅槃同開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妙玄十文）次說般若轉教付財融通淘汰（集解王作汰法）此般若中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四教儀、集註云轉教者須菩提智之令引佛智慧佛以第若空慧之法加被二人轉為諸菩薩說諸法空莫不清淨以此之後稍度於也（智云我等雖為諸佛子等說菩薩法而無希取故云轉趣付財者

世尊約佛乘意以此般若加被二乘令其所知如來所知所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云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也

問長者以七寶為財般若二乘有業但證空理豈能變化意生財寶耶

答二乘雖不能變化意生財寶而能以般若之智觀諸法空境通別兩種空慧倉庫包藏一切禪定智慧內充外溢菩薩行般若應知廣略二門故云多少自行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希取一飡之意自謂吉雖說般若分然其所止故在本處羅漢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次說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種智即是衆物善吉等轉教即是領知但為菩薩教正用別圓加於二乘令成別益又義云前小者至此須通亦有門旁得小者是故仁王義似於方等義已成通故至般若唯頓此二明不受

城五

九

若約時則禹中藏一日禹亦作隅隅已時日景中而尚在遠隅故曰禹中又陰陽家謂寅申巳亥為四隅

若約味則從生酥出熟酥此

從方等出般若信解品云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理則非多多耳金銀珍寶喻二乘所得但證空理豈能變化意生財寶耶

答文句應為生機謝為語窮應謝非久將畢應為生機謝為語窮

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倉庫盈溢其中種種諸門即百八門即是慧門

問長者以七寶為財般若二乘有業但證空理豈能變化意生財寶耶

答二乘雖不能變化意生財寶而能以般若之智觀諸法空境通別兩種空慧倉庫包藏一切禪定智慧內充外溢菩薩行般若應知廣略二門故云多少自行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希取一飡之意自謂吉雖說般若分然其所止故在本處羅漢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次說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種智即是衆物善吉等轉教即是領知但為菩薩

說不自行證故無希取云十二十四年癸卯佛於靈鷲峯給孤獨園宅化自在天宮竹林園四處十六會說大般若波羅密經鷲峯在摩伽陀國王舍城五里竹園在城旁給孤園在舍衛國並中印土境

第一會鷲峯山說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鷲峯山七十八卷八十五品重譯大晉放光品什譯光讚

第三會鷲峯山五十九卷三十一品單譯二十九品重譯小品羅什譯道行品佛馱耶譯新道行道大明度。

第四會鷲峯山說十卷二十四品單譯

第五會鷲峯山說十卷十七品重譯勝天王

第六會鷲峯山說八卷無品重譯

第七會給孤獨園說二卷

第八會給孤獨園說一卷單譯

第九會給孤獨園說一卷重譯

第十會化化天宮說一卷單譯

十一會給孤獨園說五卷單譯

十二會給孤獨園說戒五卷單譯

十三會給孤獨園說忍一卷單經

十四會給孤獨園說勤二卷單譯

十五會鷲峯山說定二卷單譯

十六會竹林園說慧八卷單譯

大品般若四十卷梁敬經目錄云摩訶般若三十卷光讚般若十卷龍對用此本作智度論百卷智者依此論作疏二十卷今在

文殊

金剛般若。

城五

高麗未至若放光金剛等十經皆是晉宋間譯至唐奘法師始譯出大般若經六百卷當知前十經皆重譯之文智者諸部文所引正大品中義是晉羅什譯在唐譯大般若之前也

述曰四教儀所列般若諸經名摠別重出難於分別今但摠標大般若經云若大品小品天王文殊金剛十經皆大般若中重譯別行之文今故不列蓋摩訶即是大品又釋籤云古判般若有五時一摩訶二金剛三天王四光讚五仁王此未可用光讚不當重出也此未可用之言乃是荊溪摠破古師五時之失

二十五年戊寅　二十六年己卯　二十七年丙辰
二十八年丁未　二十九年戊申　三十年酉戌
三十一年庚戌　三十二年辛亥　三十三年壬子

佛在王舍城者闍崛山中爲舍衛國波斯匿王說般若波羅蜜十四正行復囑王曰當國土欲亂賊來侵國日月星變大火大水五穀不登大風亢旱應請百法師數百高座一日二時講讀此經今時早晚兩時講讀此經文見於此百部鬼神樂聞此經讚汝國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若王行時置經七寶案上居前足一百步若王住時置

七寶帳座日日供養如事父母時十六大國王聞法歡喜即以國事付弟出家修道證一切行般若波羅蜜仁王問般若經云佛仁王已為我說摩訶般若故知般若在方等後亦知仁王在大品後也長阿含經十六入國者舍羅國民舍離國迦留羅國鴦伽國摩竭提國波羅奈國民舍薩羅國罰賓頭盧衛國拘尸那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毘舍離國跋闍國波提國

三十四年甲癸佛成道已過三十年住王舍城告諸比丘誰能為我受持十二部經供養左右時憍陳如白言我能供給佛言汝已朽邁云何為我給使乃至五百阿羅漢皆悉不受目連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語憍陳如陳如語阿難曰汝今當為如來給使阿難言願如來與我三願一者不受如來故衣二者不隨如來受別請三者聽我出入無時佛言善哉具足智慧預見譏嫌何以故若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不受故衣不隨別請出入有時則不能廣利四部故求出入無時我為阿難開是三事涅槃經

述曰涅槃經云佛告文殊吾弟阿難給畫我來二十餘年又後分經云阿難偈曰我為侍者二十載故知此年始為侍者文句云阿難侍佛時年二十五佛年五十五佛得二十五年未知出何經

三十五年甲寅　三十六年乙卯　三十七年丙辰

三十八年丁巳　三十九年戊　四十年己
四十一年庚申　摩耶夫人佛赴王舍城食訖令羅云洗滌
失手撲鉢以爲五片佛言我滅後百年諸比
丘分毘尼藏以爲五部其後百年祕多尊者
有五弟子各執一見曇無德部法名四分（此云法密）薩婆多部法名十誦（城五城此云一切有）迦葉遺部法
名五分（此云重空）彌沙塞部法名五分（此云不著有無觀）
婆蹉富羅部律本不來（此云犢子）此五部律皆以
僧祇律爲根本
四十三年壬戌　四十四年癸亥　四十五年甲子
述曰佛說般若諸經至此凡二十二年

第三祕密教者如來於法得最自在若智若
機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碍（智謂權實謂理）（不同次第不擇時處身口意業此座說頓十
隨何四門無礙自在適時稱會）方說漸說不定十方說頓此座說漸說不定
此座不聞十方十方不聞此座（十方相對此）或俱
頓俱漸俱不定（依義文義加三俱字亦應作十方此座相對）各不
相知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此即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約此座十方相對（科義）或爲一人說漸或爲
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爲一人說頓或爲多人說頓或俱漸俱頓俱不定（如前義加三俱）各不
相知互爲顯密（此是人相見法共聞此約一人多人相對既科。義云一方亦然）或一座默十

方說十方默一座說或俱默俱說各不相知互為顯密此約此座十方說默相對義科肥上並妙玄籤且寄三法況出其相義

秘密得名玄云顯露不定秘密不定籤云為對秘密須安顯露云由前四味有一類機顯露不解宜秘密入是故如來不思議成五力隱覆密說要令衆生互不相知得漸頓十三益耳

秘密立體籤釋玄文云身口意密隨何四門無礙又籤云以秘密不出此七逸堂以三密四門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所依體石坡以七教為所用體雖皆有憑要必以七教為義足

秘密文證此有二義一者義蘊經論妙玄引涅槃經迦葉菩薩說三十六問如來讚云我初成佛亦有菩薩來問斯義所問句義功德亦皆如是此親宜佛又般若經諸天子唱言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今轉似初轉此諸天敘出二者名出龍樹大論釋般若經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初轉蘇閒見八萬一人此顯露不定教諸菩薩見無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此秘密不定教秘密不傳文句云秘密者隱而不傳記云降佛已還非所述故尚非阿難能受豈知

教者所量阿難非不傳秘赴機之密非所傳耳故秘密不用全是顯露是故傳秘秘名傳顯諸師皆云上聖赴機之密互不相知故不可傳若涅槃中如來親宣般若中天子唱出皆結集為文還成顯露故可傳耳

秘密橫被籤云秘密橫被無時不偏云豈於法華有秘密耶須知顯露竪論雖在四時而有華鹿苑大小之隔若秘密橫論則隱顯在機無時不偏偏前四時非偏法華時也又籤云五味則一道竪進皆有半滿秘密不定此釋玄文破南師但用五味

但得北師偏用半滿（其實今家以五味成半滿半滿成五味故云味味皆有半滿秘密不定此相成釋義一往如此非謂法華中有前四味秘密不定也故玄文云權實俱遊如鳥二翼雖復俱遊五味半行歲得所（五味半滿相成謂之行謂相成法華圓滿字也隹偏四味半滿謂之歲謂不圓滿字也）城五十四

法華非秘密是秘密玄文法華是顯露非秘密又云法華是秘密般若非秘密籤云前是顯非密者謂非覆隱之密如前教有二乘發心不令未發心者知是故覆密今望般若為密者此是秘妙之密般若中無

法華為勝又玄云脫若不明二乘作佛故非祕密又玄引大論餘經非祕密法華為祕密籤云非八教中之祕密但是前所未說為祕開已無後為祕（即四十餘年不說也）祕密三義籤云須知密祕語同意別（云今）列諸文具出三義一者真祕玄云法華是祕密籤云是祕妙之密二者隱祕自有佛弟子二義玄引經云四十餘年祕而不說此昔所未談的如來為祕也妙樂云三周之中自論祕者法說周時密聞大車此謂上周根利預了譬喻因緣之事對中下未悟名之為密此猶有所聞約弟子為祕也三者祕密即妙玄所立祕密教如來隱密赴機互不相知者籤云是隱密之密第四不定教者由前四味機發不定聞大證小聞小證大於漸說中得頓益於頓說中得漸益此有部教二義分別初約部豎論者雖高山頓說不動寧場而遊化鹿苑（此處不定故籤云此不定）

（城五）動不雖而升而遊者此指頓教漸初不動於頓而施漸化雖說四諦生滅而不妨不生不滅而不起於頓二味既然諸味準雖為菩薩說佛境界而有二乘智斷雖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無生忍不定人當知即頓而漸於頓得即漸而頓於漸得頓益（十五）

無生忍此重指漸初對般若為說前次約約法此中約人得果不同證法不定次約教橫論者乳中得別圓相對以辨不定酪中教門雖無二別乃與八萬一人對辨生酥熟酥三四對辨般若帶通別圓為三華嚴並該為四故知不定約部約教備前四時並釋妙玄不定得名玄文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頓二漸三不定又古師立偏方不定謂非次第別為一緣如金光明勝鬘等是也云云知不定之名出於古師天台更加祕密為四教於義方足不定示體止觀妙玄四教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此證不定今諸師以一音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所依體一小乘偏之在集解大不定文證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應問即遮應遮即問簽應問請問其問巡應遮請置其所問問置同席故成不定玄引大經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能殺人云止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衆生各解或有恐怖世界或歡喜人為或生厭離對治或斷疑第一義斯如來神力不共法云云簽引大論初轉八萬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此皆證不定教也置毒不定玄引涅槃五味譬四教位前三教教皆成五味故知前三教五味皆粗圓教俱在玄文

一味皆妙有人云應云妙經云譬如有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乃至醍醐亦能殺人此譬兩用一通約漸頓明不定教處處皆得見佛性二約行不定行人心行譬之如乳實相譬之以毒此毒有殞命之能此智有破無明之力久遠劫來說實相毒置於凡城五　十六夫心乳毒慧開發不可為定或於初味發或於後味發不得次第往判故言置毒乳中乃至醍醐備五味中悉有殺義云若圓教中發者始聞經即破無明見佛性是乳中殺人六根清淨去是酪生酥熟酥等殺人若初住去是醍醐殺人玄文先列前三教隨何位中容見昔師云道即是乳中殺人乃至醍醐殺人譬如佛性置喻體具五味喻五道收珠毒一毒置衆生心乳中隨於一道受身之時無有不定故於不定教明既天道得發即醍醐中發義

一音不定輔行引起信論云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又如如來八十好中一音能報衆聲殊方異類莫不獲益如來本非一切音辭而能徧赴一切音辭並與此不定義同簽引華嚴云佛以一妙音周徧十方國衆聲悉具足法雨等充徧又大論云欲得一音徧十方當學般若此等皆大乘一音也毘曇論云佛為四王作聖語說四諦二解二不解梵天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作梨車語說四諦四王俱解以此四王各念不同故佛三說以赴彼念

揔釋秘密不定籤引大論諸佛有二法輪一者顯二者密初轉聲聞見八萬諸天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今家不定所攝）諸菩薩見無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乃至十地一生補處（五十七）是名為密（今家秘密所攝）籤云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等名不定者以由彼此互相知故若秘密者即互不相知不定與秘密並皆不出同聽異聞（同聚如來一音之教故曰同聽互相知不相知故曰異聞）又籤云不定與秘密但有互知不定互不相知（秘密以辨兩異）

揔釋顯密有定不定四句

一顯露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定玄云如前分別但約顯露明漸頓五味之相籤云通論顯露俱攝漸頓二顯露不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不定玄云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此乃顯露不定三秘密定教自分一自有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座十方對論）自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多人對論）四秘密不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座十方對論）自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一

多人解今之祕密及不定二教但是祕密不定（祕密顯露不定教）玄云今法華是顯露非祕密是漸頓非漸漸是合非不合是醍醐非四味是史非不定

第五法華涅槃時

述曰玄云今佛臨山八年說法涅槃臨滅則已同在八年此時同也玄云法華大王餬涅槃醍醐此味同也又玄云二經教意起盡是同此開顯同也四教儀引涅槃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五時也

言法華者日光普照高下均平若低頭若小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義云攝結散亂小善之類無不離苦以成佛因）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具如今經一玄良以妙法難解假喻易彰為蓮故華喻為實施權（義云雖本為於實後施文云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兩教因人別教道五時八教故云種種）華開道現喻開權顯實文云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城五大指實為權權施於實名方便門開示指示示之處也）華落蓮成喻廢權立實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捨是廢之別名開其見道之處也）華落蓮成喻廢權立實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捨是廢之別名開示指示示之處也）華落蓮成喻廢權立實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捨是廢之別名開

又蓮壁於本華譬於迹從本垂迹迹依於本迹不長立垂跡本文云我實成佛久遠若斯初先但

教化衆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正明垂迹又華嚴譬開迹蓮現本文云一切世間皆謂今始得道初述迹我實成佛那由他劫正明近迹人華落譬廢迹蓮成譬立本文云諸佛如來法皆如是引為度衆生皆實不虛廢正明近迹故云皆實實是本權跡是迹非蓮華經以譬於權實本遮妙法非此妙法(以取前於蓮華一部之旨下出本迹之文上本門二譬之文)又為蓮故華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為蓮故華華權於實在權內體復不異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開彼能覆)華落蓮成蓮成亦落可喻非權非實(華落譬非權蓮成譬非實開已即廢時機已異遠開教行人理同一理故實立如是等種種義便故以蓮華喻於妙法玄一言開權顯實者開前頓漸會入非頓非漸(集解云開華嚴之頓三時之漸四時三教成為所開不同華嚴聲盛故非頓不同三時次第故非漸多紅開顯無不成佛故云會入非頓非漸)言權實者名通今昔義意不同(前三教權實不即大小相陽法華實外無權此義不同指經權實)(這)(哪)(裏)(悉)(檀)(這)(會)(而)(已)(今)(紅)(為)(實)(施)(權)(意)(不)(同)(指)(經)(權)(實)(開)(權)(顯)(實)(意)(在於)

(權)(此)(意)謂法華已前權實不同大小相陽(嚴華大)(通於)(三)(乘)(小)(名)(同)(教)(乘)(通)(約)(人)(成)(陽)(義)(見)(於)(大)(如)(華嚴時一權一實以)(華)(嚴)(為)(始)(二)(漸)(可)(知)(且)(即)所以者何初頓部一麤一妙一妙則與法華無二無別若是一麤須待法華開會廢了方始稱妙一妙無別者約教顯實見同一妙麤方妙者點前隔異見麤即次鹿苑但

麤無妙但一藏教方等三麤一妙藏通別麤圓教為妙般若二麤一妙通別二麤圓妙此以上並昔時義意來至法華會上總開會廢前四味麤開前四味麤會前四味麤廢前四味麤故定以一總字曰開會廢令成一乘妙前四時兩教二乘三教菩薩人理教行若別之發至今法華成皆設妙別行記云為實施權開權顯實會權歸實發權立實此之權實施部亦無此今時義意也諸味圓教更不須開本自圓融不待開也在昔圓頓不開自妙華嚴之中普賢普眼三無差別大集染淨一切融通淨名不思議毛孔舍納思益明明無非法界般若諸法混同無二此等圓妙具今法華佛之知見無二無別豈可更開令成妙邪但是部內兼但對帶故不及法華淳一無雜獨得妙名良有以也華嚴兼於行布差別鹿苑但一生滅之會方等大乘對三藏半般若所帶通別方便此等四味不及法華純一佛乘唯今論妙其義切此故文云十方佛土

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唯有圓妙一乘無通教半滿指對之二無三藏中之三乘無般若所帶之二無方等所對之二此義出文句偈見換諸佛章此證教一文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三教方便偈談佛蓋於諸世間為無有上大直道也此釋迦章中教一文今以道義故以證行一但為菩薩不為小乘昔日方便謂化小乘今時開顯實是菩薩如彼窮子自說客作長者觀之實為己子開顯小乘作佛故云不為小乘菩薩上求下化因必至果故云但謂菩薩此約義引文以諸人一若攝諸佛章偈則云似教化菩薩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衆生正覺一如無二者不出如皆少知為作也出世正欲以知為位亦以如為相一覺身生次復知見以引相四不住豈非住一上可句一云記二扣可本機位可以依衆丨不息相住無二顯淺即理理即常住佛已界習生理恐未未佛章以證理一時人来得法華妙旨但見部內有三車窮子化城等譬乃謂不及餘經豈不知

重舉前四時權獨顯大車但付家業唯至寶所故致誹謗之咎（已上並四教儀之妙旨者）（妙初法說四佛真實之故發下根信解作證調熟）（說記是也次舉四時之權會三歸一身子上根得大弟子設窮子譬得家業中根信解作證調熟）（周重舉四時之權會三歸一身子上根得大弟子設窮子譬得家業中根信解作證調熟）（周明三車一車警前法說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三周開顯之妙初法說四佛真實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三周開顯之妙初法說四佛真實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大弟子設窮子譬得家業中根信解作證調熟）（是也三周開顯之妙初法說四佛真實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記說周明三車一車警前法說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說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重舉四時之權會三歸一身子上根得大弟子設窮子譬得家業中根信解作證調熟）

若約時則曰輪當午蓋無側影（戒五）

（今得授記是也）（有化城實所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化城實所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授記是也）（人不見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人不見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有化城實所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是也三周開顯之妙初法說四佛真實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三周開顯之妙初法說四佛真實之故發下根千二百聲聞作證）（大弟子設窮子譬得家業中根信解作證調熟）（說周明三車一車警前法說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記說周明三車一車警前法說周明十六王子下種中間調熟）（重舉四時之權會三歸一身子上根得大弟子設窮子譬得家業中根信解作證調熟）

（悟入智慧如日輪正午無處不明是則先照高山次照幽谷次照平地後照窮子）（山寓中國谷寓邊地窮子寓衆生）（寓時譬也次照幽谷次照平地後照窮子）（已時也宋嚴觀二師典太史何承立知）（之國作景晉葛洪字苑始言剛陰知）（中國周札用一法尺五寸土圭）（中表夏至午時以別日景猶有餘陰中）（尺之表夏至午時以別日景猶有餘陰中）（論中表夏至午時以別日景猶有餘陰中）（天也論中表夏至午時以別日景猶有餘陰中）（八天也論中表夏至午時以別日景猶有餘陰中）（此也地方非寸中國天竺此時無陰者）（方非寸中國天竺此時無陰者）（地上作景晉葛洪字苑始言剛陰知）（古作景晉葛洪字苑始言剛陰知）（影也古作景晉葛洪字苑始言剛陰知）（影蓋是後人不識改字從影無可疑）（響隋人是後人不識改字從影無可疑）（陳隋人在晉後用影字無可疑）

若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此從摩訶般若出法華（文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說）

（玄一乘涅槃經但云般若出涅槃今玄）

信解品云復經少時不遠法華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機無隔異（化緣說）而命其子（受化之徒）并會親族（十方法身菩薩影響者）即自宣言此是我子（從我受學逝昔日同業皆）捨吾逃走（此大乘自生死身地中常）遊他國（入生死身地中常）五十餘年（二智觀見可化）所有一切財物（行為因緣為果）皆是子有（所先）

欲終時（將化緣說）自鄙先心（大心即發二乘大道）成就大志（即發二乘大道）

（多是擇菩薩）（菩薩影響者）（昔日同業皆）（此大乘自生死）（生死身地中常）（身地中常）（地中常）（中常）（常）（見可化）（可化）（化）

（隔之限）忽於此間遇會得之（超二智觀見可化）（二智觀見可化）（觀見可化）（見可化）（可化）（化）（始於今日交）（今日交）（日交）（交）（此實我子）（實我子）（我子）（子）

（經六）（六）（恩佛道所常教）（佛道所常教）（道所常教）（所常教）（常教）（教）（今我）（我）

（通）（無）（機）（隔）（異）

（不）（遠）（法）（華）（父）（知）（子）（意）（漸）（以）

（信）（解）（品）（云）（復）（經）（少）（時）

（玄一乘涅槃經但云般若出涅槃今玄）（涅槃經但云般若出涅槃今玄）（般若出涅槃今玄）（出涅槃今玄）（涅槃今玄）（槃今玄）（今玄）（玄）

（文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法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二經同味故義立此）（經同味故義立此）（同味故義立此）（味故義立此）（故義立此）（義立此）（立此）（此）

出鉢是子所知指昔日大品領教所委廣明般若共不共法此正付家業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而作是言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三藏本心不求方等恥小望絕故今不求猥獲斯寶藏自然而至如此不求而今自得此領何義即是般若之後次說法華先已領知庫藏諸物後不須說但付家業而已譬前轉教皆知法

城五

廿一

門不須重演觀法直破草庵賜一大車授記作佛（玄十○授記者記事開與授記通別通開一切衆生皆當作佛別開菩提別記劫國名號當座悟入通記阿羅漢）四十六年丑乙佛成道後四十二年說法華經

句記引○什說法華凡二處三會始在靈山次在空後復還靈山法華以無量義為序普賢行法為結

法華教主準四明立義法華所明三十二相名尊特者以即法身故是則生身即法身者便為尊特此就開權即劣顯勝而明尊特龍女欲彰開權妙相故云法身具三十二相此一一相全理顯現法身徧故三十二相相周徧法具萬德相亦須具此之妙身不名尊特更指何身為尊特邪此則永異淨覺定是生身之義至若即一論三者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三藏示有分齊名曰生身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後通入別機示無分齊名為尊特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圓教機示一一相即是

本性所具法門名為法身由三種機感於如來即於一身示三種相

四十七年丙午　四十八年丁未　四十九年戊申淨飯王病重念見諸子佛在王舍城去此五十由旬（父王所治迦維羅國王舍城在摩竭提國生中印土今言五十由旬即初去二千里）告難陀阿難羅云即以神足接王宮所

消身虛空放大光明光照王身患得安息復以手著父王額上曰王是淨戒之人心始已離今應歡喜諦思經法時王於卧合掌心禮忽就後世諸釋棺斂置師子座佛及難陀喪前肅立阿難羅云佳在喪是佛為當來世人不孝躬欲搥棺大千世界一切震動欲界諸天諸龍鬼神俱來赴喪時四天王跪請搥棺各自褰身如人形像世尊手執香爐前行出詣蓮河千阿羅漢往大海渚取梅檀香舉棺焚之諸王收骨置於金甕起塔供養佛告衆會父王淨行生淨居大（淨飯王況涅槃○生五淨居者第三果阿那含人）

初波斯匿王（舍衛國主城五）娉於釋氏摩訶男（女二）以家中婢生女妻之生子名流離年八歲令詣外家學射術時新作講堂欲請佛僧流離即升師子座諸釋嗔罵之云此婢生子敢入中坐撲之著地後紹王位往征釋種目連三反白佛佛言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流離王既入城取

諸釋埋腳地中以象踏殺之凡九千九百九萬人流血成河選五百端正釋女欲與相接一女罵云我今何故與婢生種通乃至五百女皆如此罵王聞五百女刖手足擲阬中還至舍衛兄祇陁太子出畏流離王曰吾與諸釋戰何不佐我祇陁曰戰不堪殺害衆生王即救免祇陁命終即生忉利五百釋女稱怨向佛佛至其邊說法得法眼淨命終生天佛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衆卻後七日盡當磨滅至七日初王將兵衆詣河娛樂天大雷震暴風疾雨王及兵衆為水所漂身壞命終入阿鼻獄（此云無救故吉昆）佛因為諸比丘說釋種宿世捕魚殺害因緣今還受報之事（長阿含經云過去毘婆尸佛興起行經一聚落有捕魚人名曰多魚村人多魚村人捕之著岸而跳一魚名曰多舌相語曰我等不免死後世當報時村人男女今諸釋是多魚者今王是多舌者今王相師是時為小兒見魚踊而喜以名惡舌者是我是時為小兒見魚踊而喜以杖打魚頭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流離殺諸釋氏阿難愁惱來佛所言我與如來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顏如常佛言我修空定過三年已還來問我（三末）目連耶知識四五千人戚著鉢中舉置虛空流離軍退佛令取鉢視之人皆死盡佛為說無常法無央數人得須陁洹果（法句經）

五十年已　五十一年辛未　五十二年壬申　五十三年癸酉　冬十一月既望佛在毘舍離國大林精舍重

閻講堂告諸比丘卻後三月我當般涅槃即為說普賢菩薩行法經

述曰案神照經疏云建子之月既望告衆行法既是結經則知說法華止七年耳今約已經開顯又二經同味故通稱八年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城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　城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四

入涅槃

序曰如來所說一代法門其意在乎開顯大事因緣而已及乎人機既得大益則又爲之說云所應度者皆已度畢於是唱入滅度以示化儀之有始卒將以起懈怠者之慕心以垂訓未來之人尒至曰我不滅度常在靈山斯則如來不生不滅大般涅槃之旨言涅槃者此有二義一者爲法華未熟人追說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招

引殘機教四教謂如來調熟漸機衆生以法華涅槃皆爲後教後味譬如田家先種先熟先收後種後熟後收是以八千聲聞無量損生菩薩大德身子等於法華中得受記莂見如來性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即是前番從摩訶般若出法華若鈍根人法華不入更用般若淘汰如五千自起人天被後此等未熟者更論般若入於涅槃而見佛性即是後番從般若出大涅槃故知法華前番如秋成大樸涅槃後番如拾遺殘忓

述曰法華開顯已廢方便其未熟者尚勞調停故於臨滅度時重施三教之權用顯

一乘之實此追說之意也義在聖行品然五千先已結緣略開開顯今此會中復為追說既於當座知常故須即施即廢此追泯之意也義在德王品追說者重施也追泯者重會也法華已施已廢即是前番涅槃重施重廢即是後番讖之言曰涅槃重施方便又云泯者會合皆此義也

二者為末世比丘畜不淨物戒失樂誦外典不教佛經乘失於佛法中起斷滅見夭傷慧命亡失法身使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宗設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大經見雜及四教俱若言不許諸惡比丘畜八不淨是戒

門事門此即扶律義乘律云八不淨者一田二種植三穀菓四畜人僕五養禽獸六錢寶七種金八象金銀林及諸重物此之八物聽過不應若說如來實不畢竟入於涅槃及遮外典此是乘門理門此即談常義據經合云如來實不畢竟涅槃方是談常今讖文云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此實不兩字今用經補足若末代諸惡比丘破戒說如來無常及讀外典則並無乘戒失常住命賴由

城大二

此經扶律談常則乘戒具足故知此經為贖常住命之重寶讖為未來教責踐優值遇惡王為用贖命乃當出用諸佛秘藏未後如是為未來世諸惡比丘寄不淨物為四衆說如來是等畢竟入於涅槃讀誦外典不教佛經如是經是經若滅惡出現世時為滅諸惡為說是經則佛法滅

述曰法華開顯之後涅槃廣開常宗知一

切衆生皆有佛性於是末代無知安於平等大慧之說忽略戒律不復經懷此戒緩之失也至於不讀佛經唯好外典此乘緩之失也（是知讀經要在解義行行始可名乘若依俗行數墨但是人天福業菩提遠因未足以為出世之近果也）乘戒俱緩非三塗之歸而何歸如來久鑑未來唱商行寄金之典重扶三藏圓會真常顧命之言有在於是然則扶律談常之教正被今日凡在為學可不自勉是以止觀方便具五緣中首明持戒以為助道要令行人以圓三觀觀察所持十種戒本相相清淨事理俱持乘戒俱急非同十二年中不知圓常唯明事相之戒故義例有云雖依法華三昧妙行末代鈍根若無扶助則正行傾覆故須扶律談常以顯實相若夫大經所云於戒緩者不名為緩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此即偏普大乘格量優劣之文豈當特此便忽事戒止觀謂乘急戒緩者以三塗身見佛聞經（城六）（三）如華嚴涅槃鬼神龍畜皆預列衆如是因果差降非沉非一云何難言理戒得道何用事戒幸於人天受道何意苦入三塗（文不明此宗未足與議涅槃最後之訓若但弘四分不讀大乘徒知專守鹿苑持犯之章曾未獲聞斯旨開顯之旨此為弘道良

用悲心如智者之滅弟子問誰可宗仰則答之曰波羅提木叉戒四三昧在焉乘左溪之逝則顧謂門人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乘戒為心本戒汝等師之是又知列祖弘道未嘗不取本於乘戒俱急扶律談常之意

若論時味與法華同談其部內純雜小異四教（義）。（句記以十六意辨異二經云判味同時而部有異云云又玄云涅槃猶帶三乘此經純一。）然二經教意起盡是同如法華三周說法斷其聲聞成佛一實（開迹也。身丁亂反其如字訓決定也。顯本了義開近顯遠明菩薩事也）依經文則是決後開近顯遠明菩薩事也（義斤奪三備十仙小註）涅槃亦是先勝三備。（義斤奪三備十仙小註涅槃玄耶三佛者世人隨耶師教相續為常適意為樂動轉為是我等三備者聲聞依半教謂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一切空無我無我所勝三修者依佛勝教破於為修以常樂我斤諸比丘無常苦空變壞不真法身常恒無有變易嬰娛受樂具入自在如是修者入秘密藏。涅槃經云聞提首那等十外道斷其聲聞入秘密藏（開迹也）後三十六問明菩薩事（顯本也義文廣辨菩薩五行十功已上釋同）涅槃臨滅更扶三藏誡約將來使末代鈍根不於佛法起斷滅見廣開常宗破此顛倒今佛法久住如此等事其意則別（玄文已上釋正說初分盡訶正說末分法華以本迹二門異義云起訶為初後一分初則開權顯實斯其擊聞後明本門增道指生重更辨前開權化主久遠元初已熟真辨開後正說為四段初乾陀品去明涅槃行四師子吼品去無住斷其三昧現病品去五品明涅槃用故如初已熟真辨開後三品明涅槃義用是故二經起盡是同）

經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五時四教儀

五十三年壬申佛先往忉利天三月安居遣文殊詣毋所報屈禮敬三寶摩耶夫人聞之乳自流出直至佛口即與文殊俱至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欲出涅槃帝釋（四城本）作三道寶階佛與毋別大衆導從下還祇洹

佛升忉利經

述曰案行法經卻後三月我當涅槃則知說行法在辛未十一月望案升忉利經三月安居則知說行法畢即日往忉利案此經三月將盡欲入涅槃則知此年二月十四日下閻浮提十五日入涅槃

時優填王（拘睒彌國）聞佛當下寶階衆載金像來迎世尊金像上下猶如生佛雨華放光為佛作禮世尊合掌語像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觀佛三昧經卷增一阿含經帝釋請佛升忉利天為毋說法優填王思慕如來即以旃檀作如來像高至五尺波斯匿王聞之以紫磨金作像亦高五尺時浮提始有二像又西城記優填王睹目連以神力接工人上天觀睹妙相用旃檀雕像）佛娥毋摩訶波闍波提云大愛道不忍見如來滅度與五百除饉女禮佛退還精舍各在空中作十八變同時泥洹佛令阿難入城徧告理家（優婆塞戒在家者）作五百梓木閣維畢取舍利造廟供養（佛母泥洹經）佛躬舉

林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家間四部大衆各舉五百比丘尼（增一阿含經之末佛在前聲燈燒香智度論四天王奉拂供養為報恩故）

梁祐律師曰姨母之德均為所生是故持舉之重爰酬鞠育將以厲後世無恩之人也（釋迦譜成六）

舍利佛目犍連不忍見佛涅槃遂先入滅七萬阿羅漢亦同時入滅時四輩弟子莫不荒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弟子在佛左右衆生歡喜憂惱即除（薩婆多論）

述曰身子不忍見佛涅槃故先入滅而涅槃跡引大經則云身子見佛涅槃不安常住不喜是知開顯之義不同附小之文

今日座中無央數衆或見如來入般涅槃（法像決疑經）

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云力士生地娑羅雙樹間臨涅槃時出大音聲普告大衆）

今日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為最後問時世尊晨朝從面門放種種光徧照十方六趣衆生（涅槃經）共相謂言當疾往詣勸請如來莫般涅槃

述曰如來以聲光普告大衆而六趣之中有能相謂勸請者蓋是大權示現主首之倫故能次第轉告三塗實報之衆故此經

列衆有稱諸天八部師象鳥獸皆名為王者此意可知

時弟子四衆諸大菩薩闍浮諸王大臣長者四天王諸天子八部諸王山海諸王師子象王諸鳥獸王唯除迦葉阿難二衆及阿闍世王（佛以聲光召五十二衆時迦葉在耆山阿難在娑羅林外為諸魔所惱闍王害父身生惡瘡諸佛慨悔即還本宮都不覺知如來涅槃之事見涅槃後分經）各持供具詣佛供養皆默不受是時會中優婆塞純陀白言我等欲從如來求將來食惟願哀閔受我微供佛云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密純陀白言雖知如來方便示現涅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佛讚善哉能知如來示同衆生方便涅槃時天龍八部勸請如來惟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為說伊字三點如來之身解脫般若三法如世伊字（梵書三點不能說字）時諸比丘請說無常苦空無我佛說出世常樂我淨世間四顛倒法諸比丘言如來永無四倒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城六）教誡我等令離四倒佛言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云云）佛告大衆令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勸厲諸學人令得增上戒定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涅槃經）

述曰佛告諸比丘所有正法悉已付囑迦葉此為正付法以迦葉能繼世傳持也又云今以正法付囑王臣四衆此是旁付法以在官能治人護法也

佛告大衆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涅槃經

述曰梵網制菩薩不應食肉鹿苑之際小乘病開魚肉楞伽則常應菩薩食肉釋籤謂在四含後為漸制之始既云菩薩不應食肉故知小教仍開今涅槃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從今日始則知大小俱制正見扶律之意末代出家可不知奉

阿闍世王既害父已身生惡瘡耶見六臣咸言六師能治王病者婆白言唯佛能治王聞佛欲涅槃悶絕躃地世尊大悲入月愛三昧放清涼光往照王身身瘡即愈王與夫人國民五十八萬往拘尸城佛為說法所有重罪即時微薄王及夫人采女皆同發菩提心遠城六七

佛三匝辭退還宮

佛告憍陳如阿難何在陳如答言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嬈亂是諸魔衆悉自變身為如來像宣說一切諸法示現神通阿難念言如是神變將非佛所作邪阿難入魔胷故極受大苦以是

因緣不來至此佛告文殊阿難吾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瀉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顧問何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今為諸魔所惱汝持是大陁羅尼可往救護文殊受已至阿難所魔王聞呪悉發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歸至佛所涅槃經

述曰阿難初為摩登伽女所攝佛敕文殊將呪往救所以為宣說首楞嚴大定之發起後於娑羅林外為魔所嬈佛敕文殊將呪往救所以為魔王發菩提心捨於魔業之緣起未可以聲聞小果為之籌量至言侍佛左右唯證三果滅後結集方證四果此皆阿難用方便道特留殘結耳內祕菩薩外現聲聞佛為授記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當約此意以為之論

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陁羅年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汝可往彼語云如來出世如優曇華於今中夜當般涅槃若用所作可及時作阿難受敕往作是言須跋陁羅言善哉即與阿難還至佛所聞佛說法得阿羅漢涅槃既證果已白言世尊惟願少住教誡莫般涅槃世尊默然不許須跋陁羅不忍見如來涅槃即先入滅佛告大衆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後須跋陀羅吾事究

苑無復施為（涅槃後分）時阿難以阿泥樓豆語洛
洛四問佛告阿難如汝所問六群比丘惡性
車匿行汙它家云何共住我涅槃後車匿比
丘漸當調伏捨本惡性佛去世後以何為師
者尸波羅戒是汝大師佛涅槃後依何住者
依四念處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
（成二）（八）
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中間名受念處觀心
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一切行者應當依
此四念處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
安何等語者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
某處與諸四衆而說是經（涅槃後分）時阿難請問
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佛言當如轉輪聖
王葬法用白氎纏身塗以末香金棺鐵槨持
威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收取骨末
起塔表剎見者悲喜思王正治我今聖王亦
復如是我此國土未來衆生水葬火葬塔冢
之葬其事為多閻浮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三
（三聖化彼貞丹輔行仁義先聖真道後）
（民遵三聖化彼貞丹輔行仁義先聖真道後）
（孝慈敬信清淨法行經光淨菩薩彼稱孔子迦葉菩）
（薩彼稱顏回）
生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冢墓因緣
佛說涅槃時有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
信心是人於未來亦當得信
述曰此見妙句來知攝何文此等極鈍根

人即是未代出家具正信學佛法者我輩何幸得預此流

如來臨入涅槃諸天大衆皆來供養唯螺髻梵王不來覲省時諸大衆惡其我慢使百千神仙往彼令取乃見種種不淨而為城壑犯呪而死復策無量金剛持呪而去乃至七日無人取得大衆悲哀說偈如來即以大徧知神力隨在心化出不壞金剛於大衆中顯大神通二千世界六反震動即騰身至梵王所指彼穢物變為大地報梵王言汝大愚癡如來欲入涅槃汝何不去即以金剛不壞之力徵以指之梵王發心至如來所

成六

九

後還至金剛座門○題持

按迹者以經云金剛指梵王穢物變為大地即以神通變其穢境故得名之為按迹金剛

世尊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子略說法要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還故坐

佛告衆曰我雖在此阿泽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實不畢竟涅槃是故當知是常住法不變易法

泽涅槃

時世尊於七寶牀右脇而卧頭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如來中夜寂然無聲於是時頃般涅槃娑羅樹林四雙八雙

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慘然變白猶如白鵠大衆哀聲普震一切世界（旦暮後分）時一切人民即入城中作七寶金棺栴檀沉水香花繒蓋至如來前而申供養大衆悲哽共扶如來入金棺中遣四力士請棺入城力不能勝

乃至遣十六力士亦不能勝時阿泥樓豆語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共舉佛棺亦不可得當須大衆諸天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所言未既帝釋即持寶蓋垂在空中乃至色界諸天皆如帝釋供養聖棺世尊大悲即自舉棺升空高一多羅樹從西門入從東門出從南門入從北門出如是左右遶城經于七匝徐徐空行至荼毘所下七寶牀時四天王各持天上栴檀沉水各五百根乃至第六諸天世間大衆各持栴檀沉水至荼毘所（沒後分）二月二十二日如來涅槃已經七日將欲出棺大衆哀泣共扶如來置七寶牀香水灌洗（城外）妙㲲羅綿纏頭至足白氎千張次第纏身共扶如來入寶棺中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衆棺樓上大衆各持香炬（金棺後所作悉滅沒後分）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夫人摩耶自天而下（佗自為開世尊起合掌曰遠屈下來後語阿難曰汝當知為後世不孝衆生故從金

棺出問訊於毋人經摩耶夫
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聚起佛涅槃經云迦葉在伊蘭林二萬六千里教授千弟子此並部別不同當以涅槃後分所出為正迦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顫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臂磨堅固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疊纏身棺開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荼毘經七日香耨乃盡此後分。案摩訶迦葉執火以然香薪事經別不同當以後分所出為正

佛滅度已始經七日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今詣十方世界盡集六通阿羅漢得八億八千衆於雙樹間聽受法言經優波離分舍利

序曰智者有言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究其為義則有生法全碎之辨我不滅度城六十

常在靈山此豈非法身全身乎今論涅槃之後八萬四千則唯示生碎二身尒如來久遠劫來數數出現蓋將開生身之迹以顯法身之本即碎身之狹以見全身之偏大權益物可勝思議者哉

二月二十九日如來荼毘已經七日帝釋開

棺耶佛右牙天上起塔有二捷疾羅刹盜取佛牙一雙時城內大衆收取舍利滿八金壜入拘尸城七日供養（此後分舍利）三月六日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父王淨飯二子一孫悉出家父王問佛云國嗣永絕則知既前之後無復繼者今此迦毘羅王蓋是國人立非兄弟之子為故分六本生眷屬也）諸釋種等經三七日知佛涅槃入拘尸城請求舍利不果所請阿闍世王詣佛懺悔洗蕩身瘡極重罪滅即還本宮於涅槃夜夢見月落召問諸臣荅言是佛涅槃之相王即將臣從至拘尸城請求舍利不果所請時毘離外道名王阿勒迦羅王此尊不畏王遮羅迦羅王波肩羅王各將臣從入於尸城請求一分舍利還國供養不果所請（後分拘尸那共為八國已上七國非）時八國王共爭舍利有大臣優波吉諫八國王時帝釋化作人語我等諸天亦應有分阿耨達龍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敵時優波吉告言諸君且止比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舍利而為三分一分諸天一分龍王一分八王（雲腳紀）八國共分舍利閻王得八萬四千數又別得口齒還國道逢難頭禾龍王從求舍利閻王不與龍言我力能壞汝國土閻王怖畏即以佛齒與之龍王於須弥山下起水精塔閣王

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於五洹河水中作塔藏之（阿育王經）八國舉兵爭求舍利姓煙婆羅門高聲唱言當作八分時拘尸城得第一分乃至閻王得第八分各還本國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那羅聚落起塔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城六）國起塔是時閻浮提始有十塔（十二誦律）

集三藏

序曰荊溪論結集三藏則有三處一千結集正當最初（佛滅後四月十五日）七百結集為滅後百年跋闍提行十事（周厲王三十四年見通鑑志）五百結集為四百年後因伽昵吒王請僧論道不同（未詳出處）然法苑珠林李長者合論並依厥胎經以滅後七日為五百結集今案本文迦葉告五百正是遣使集衆未為正結集則當以荊溪之論為正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如是思惟應當結集三藏令法久住即往須弥山頂（捷稚）（梵語）鋼為鐘五分律隨有无未鋼鐵為白白名銕鉢銕律多作鐵鉢）說偈曰佛諸弟子若念於佛當報佛恩莫入涅槃諸弟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迦葉選得千人皆阿羅漢唯除阿難閻王日給千人飲食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迦葉入定以天眼觀阿難一人煩惱未盡手牽令出阿難慚泣

白言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是留殘結不斷耳大迦葉復言汝更有罪汝勸佛度女人出家使正法滅五百年阿難言三世諸佛皆有四部迦葉復言佛欲涅槃皆痛臥言須水汝不供給阿難言是時五百乘車載流而度水濁不取迦葉復言佛問汝若（城六十三）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汝應答云佛應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三問不答故令世尊早入涅槃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不答迦葉復言汝與佛繫僧伽梨衣（繫徒奚反重疊衣即是義）以足踏上阿難言我捉衣時大風吹墮腳下非不恭敬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耻阿難言我思女人見佛陰藏相必羞恥女形欲得男身修行種種佛之德根非爲破戒迦葉令作六種突吉羅罪僧中悔過（突吉羅此云惡作又云應當學）迦葉復言斷汝漏盡然後來入阿難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定力少故不即得道後夜欲過疲極偃息仰臥就枕霍然得悟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得六通後夜到僧堂敲門迦葉語云汝從門鑰孔中入來阿難即以神力從孔中入礼拜慨悔迦葉乃云汝莫嫌恨還汝本座阿難礼僧已（川師子林治度）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勿使有闕時阿難最初出經第一胎化藏

第二中陰藏第三摩訶衍方等藏第四戒律藏第五十住菩薩藏第六雜藏第七金剛藏第八佛藏是為經法具足時阿難發聲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住所居處迦葉大眾皆悲墮淚咄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稱我聞(處胎經)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三指初登高座眾起三疑或疑世尊重出或疑他方佛來或疑阿難成佛及唱我聞三疑俱遣(妙句)阿難集法藏自云佛初轉法輪我是時不見如是展轉聞(句引智論)舊云阿難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記下佛加覺力故名佛覺○舍利弗問經阿難佛不忘禪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又未聞

經須佛重說故佛口密為說阿難親承佛旨如仰完器傳以化人以瀉異瓶佛已涅槃從金棺出金臂重為現入胎之相諸經皆聞(妙句)胎相尚聞況後諸經(句說此即退現入胎乃至轉法輪等相使阿難給侍二十年已前諸經皆得以聞之也)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記即時憶念過去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亦識本願(法華學無學記品)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十方諸佛並皆雲集說法亦名諸經後時文殊召諸菩薩及大阿羅漢結集大乘法藏各言其經我從佛聞須菩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阿難則偏聞諸經餘弟子則偏局當部(淨名疏引)

智論如來滅後於畢鉢羅窟立三座部主結為三藏阿難誦出經藏迦葉誦出論藏優波離誦出律藏此即上座部更有一千賢聖命婆尸迦於窟外結集名大衆部此二部通稱為僧祇律是為根本（僧祇律一此文分三藏為二部主是小乘所出）

阿難從佛請願二十年中所說盡為我說（根思）

摩得勒伽論說十二部經唯方廣部是菩薩藏十一部是聲聞藏又佛為菩薩聲聞說出苦道為菩薩藏聲聞藏智論云大迦葉與阿難在香山撰集三藏為聲聞藏文殊與阿難

梁摩訶衍經為菩薩藏涅槃云十一部經二乘所持方等部為菩薩所持是以經論略唯二種耳

衆經論明教非一若摩得勒伽有二藏聲聞藏菩薩藏又諸經有三藏十一部是聲聞藏方廣部是菩薩藏合十一部是雜藏又有四藏（十五末）者更開佛藏菩薩慶胎經為八藏胎化藏中陰藏未為阿難說時即是秘密教為阿難說後即是不定教摩訶衍方等藏即頓教戒律藏即三藏教十住藏即方等教雜藏即通教金剛藏即別教佛藏即圓教（胎化即是如來胎中陰即是如來住胎所說一切諸法）

世尊滅後百年毗舍離城跋闍子比丘擅行十事聽兩指抄食得聚落間得寺內後聽可得常法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擅越有施金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檢校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結集四分律

賢曰能仁寂默成佛久遠仁賢劫波興時利見一代施化崇宗開顯天人群生咸開宿頑所應度畢示迹泥洹不生不滅常在靈山未來修學盈滿世間非期佛慧奚獨真丹

佛祖統紀卷第四　城六

佛祖統紀卷第五　　城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西土二十四祖紀第二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阿難出家末田地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提迦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馱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六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七祖僧伽耶舍尊者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
十九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

止觀論之辭曰行人若聞付法藏則識宗元付法藏人始迦葉終師子二十三人末田地與商那同時眾之則二十四人諸師皆金口所記非出自作　並是聖人能多利益（按法滅度後有二十四等者出此傳法輔行云像末四依弘宣佛化）

傳中既云並是聖人故多是四依亦可通於三二以初依爲凡不得名聖也

令論祖承傳大法而翹多諸祖云證小果者準荊溪意謂四果是真福田化道易行宜作此像即是四依爲四果像是知金口諸師皆破無明依在四依內弘大法而外示小像爲明付法撰二十四祖紀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北云大飲光古仙人身隱毛光逐以爲姓此尊者是其後裔身亦光明飲光總名也第子中有十力迦葉三迦葉等於此同姓中最長故標大字以簡之名畢鉢羅此菩提樹名父母因樹而生故從樹立名

羅閱祇國人此云王舍城即摩伽陀國中城名父迦毗羅此云頭白金色蓋是古者金先仙人之後世稱大富長者十六大國無以爲鄰千倍勝瓶沙王即頻婆娑羅王此云頻色端正王有金犁千具畏勝於王減一耕犁但用九百九十九雙牛金犁有六十庫金粟庫容三百四十斛昔毗婆尸佛入滅之後此云勝觀塔像金色少虧闕壞時有貧女丐得金珠欲補像面時迦葉爲鍛金師既爲補治因共立誓願我二人常爲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緣九十一劫生天人中最後得生第七梵天祇陀大臣父名六卧上王舊第七時摩伽陀國此云不害有婆羅門

巨富無量而無子息舍側有一樹神常往乞子歷年無應瞋忿曰今更七日奉祀若復無驗必當燒樹樹神愁怖即詣梵天梵王天眼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勸其往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身具三十相（文句應是關白衆內聖二相）相師占云此兒宿福必當出家年至十五欲爲聘妻兒語父母能爲我得紫金色女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鑄一金女與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見金神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女聞悉出唯一女軀體金色獨不肯出諸女强將共見金神婆羅門見即爲聘得夫婦二人了無慾意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迦葉語曰我若眠時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夫婦前後深厭世間啓求出家即舍家事深入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著壞色納衣自剃須髮空中天神而告之曰釋迦如來今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迦葉（城七）（三）聞語即趣竹園佛往逆之至跋耆聚落值佛奉上寶衣佛即授以糞掃大衣初聞增上戒定慧即得無漏時已百二十歲其婦相續亦得阿羅漢果迦葉受乞食法行十二頭陀至老不舍常曰我受佛衣師想塔想未曾頭枕

況以覆卧如此大衣大進我行佛語之曰汝年老根弊可舍乞食及受長衣迦葉答曰我當盡壽行蘭若行（北云我盡壽行頭陀行之十佛言善哉若迦葉行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久住迦葉頭陀既久髮長衣弊來詣佛所諸比丘皆起慢心佛分半座令坐迦葉不肯佛即廣讚迦葉功德與我不異何故不坐諸比丘聞爲之心驚佛復爲說本因昔有文竭陀（輔行云斯頂生王也）高才絕倫天帝欽其德遣千馬車造闕迎之天帝出候命王同坐共相娛樂送王還宮昔迦葉以生死座命吾同坐吾今成佛以正法座報其往勲迦葉共佛坐時天人咸謂佛師即起嗚佛足云佛是我師我是弟子（玄云毗邪離城有長者維摩詰方便示疾饒益衆生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貧里行乞維摩詰來謂我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具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聞說是語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維摩經）世尊於法華

會上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時舍利弗於此法說領解世尊授記未來作佛號曰華光復告舍利弗令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遂說長者大宅欻然火起長者方便誘諭諸子以羊鹿牛三車玩好之具引之令出然後等賜高廣大白牛車如來亦復如是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時大迦葉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遂說窮子之譬謂如窮子捨父逃逝五十餘年後雖遇會志意下劣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結會父子正領家業自言我等昔來但樂小法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令我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於是世尊復告迦葉說藥草喻述成其解而語之曰汝於未來當得成佛名曰光明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迦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顫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悲爲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繫

磨堅固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氎纏身棺門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茶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溫槃迦槃與弟子向拘尸城後分。路見梵志手執憂陀羅華語曰世尊涅槃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眾供養吾從彼間得斯華來出赴涅槃經）佛城七五茶毗已始經七日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令詣十方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盡集雙樹問聽受法言（告薩婆多經）至中夏安居初十五日迦葉共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闍王日給千人飯食足滿一夏（會周穆王卅八年壬辰）迦葉弘持正法至二十年以法藏付屬阿難先禮四塔（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四處各建七寶塔）次禮八塔（八國王所建分利塔）次入龍宮禮佛髭塔次升天上禮佛牙塔去辭闍王適值王寢即往雞足山（此山三峯如仆臥是即世尊為迦葉分座而坐處）取草數座而發三願一願此身及所持衣鉢俱不壞待至慈氏下生二願入滅盡定已三峯合一三願阿難闍王若至願山暫開時闍王夢屋梁折王覺已悲歎即往雞足山見迦葉全身儼然在定王發聲哀哭積諸香木欲闍維之阿難為言迦葉以定住身以待彌勒不可得燒王供養已還歸本國山合如故至慈氏三會之後有無量憍慢眾生將登此山慈氏彈指山峯即開迦葉以所持衣授與慈氏致辭

禮敬畢涌身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乃入寂滅付法藏經云摩訶迦葉將入涅槃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汝當流通莫令斷絕又告阿難汝於我滅後五十年中當護比丘尼不令侵惱又告諸比丘我今背痛如被刀刺汝等各各當勤精進於佛法中速求解脫又告阿難我今欲於拘尸那城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入於涅槃又告阿難汝可往告拘尸那城諸末羅等今日夜半我於娑羅雙樹間當般涅槃汝等若有所疑悔時來問我勿令後悔時諸末羅聞已悉懷憂惱皆悉俱來詣娑羅林頂禮佛足一面而坐有大梵王在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散佛頂佛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俱胝皆悉不解唯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述曰妙經言世尊開顯大法迦葉領解此付法之通義也涅槃經言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後分云迦葉至佛棺所說偈佛現雙足阿難問經佛將涅槃告迦葉言當與四衆作大依止此等諸文皆在涅槃即付法之別義也通則大衆皆獲領解別則迦葉獨任住持令以樂付囑正當別義是以祖祖相傳住持不斷也有款以法華領解爲付法者但得通意

二祖阿難陀尊者佛叔父白飯王次子以佛成道二月八日生阿難生北天慶喜滿心歡喜樂園故慶即調達之弟也面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華年八歲從城七六佛出家得白四羯磨具足戒多聞第一年三十一爲佛侍者聞持法藏至法華會上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正復告諸菩薩曰我與阿難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

來諸佛法藏佛滅度後大迦葉結集法藏選千阿羅漢令阿難升師子座宣說諸經迦葉垂入滅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往古定光佛爲沙門時畜一沙彌常令誦經若經少闕即便訶責時沙彌爲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課極爲其師之所訶罵沙彌愁惱且行且誦時有長者問知其故語沙彌言勿生憂惱從今已後常相供給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心讀誦經常充足時沙彌者即世尊是施食長者即阿難是以斯福緣智慧深妙總持多聞（述曰沙彌課經宜得總持之益長老阿難昔供食亦控多聞之功信知廿間造善造恩隨所作事資成之者必當均獲其報氣分所感宜得免焉）阿難遊行宣化幾二十年當至竹林中（即王舍城外竹林寺）聞比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時得覩見之阿難慘然曰此非佛偈當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比丘向其師說師曰阿難老朽言不可信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誦前偈即自思惟（城七）今此比丘不受吾教於世無益宜入涅槃即詣閻王通信其睡王夢蓋蔓折即便驚覺門人告言阿難入滅故來相見王發聲哭問何所在答云已向毗舍離國即嚴四兵（象馬車步）追至洹河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稽首白言三界明燈願勿涅槃時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見

阿難將欲涅槃飛空而至來哀出家即化洹河變成金地爲諸仙人說法成阿羅漢俱時入滅（即末田地五百仙人）阿難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娑伽龍王一分與毗舍離子一分與阿闍世王四處各起寶塔供養舍利（雜見法華付法藏大論文句妙樂）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王舍城長者也過去世爲商主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即爲求藥治療見其衣極弊惡奉妙氎衣辟支佛言此商那衣（戈朗草衣西域有九枝香草若羅漢生則此草生於淨地之上也）以此出家成道故當著此而入滅也即飛空作十八變便取涅槃商主悲哀積諸香木闍維舍利起塔供養願我來世功德威儀及以衣服如今無異由斯願力於五百世身中陰恒服此商那衣最後身衣從胎俱出隨身增長出家變爲法服具戒變爲九條因名商那和脩（按西域記北行那國度雪山東有伽藍僧商那九條袈裟緋赤色商那入滅留此袈裟謂第子曰法藏之後六十年當滅今已少損矣）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樹林榮茂告阿難曰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後商那入海大獲珍寶往詣竹林談大施會聞佛世尊迦葉目連皆已滅度即便嚴辦爲蔽遮千瑟（此云三千大千）及造門樓阿難告曰汝今已爲

眛施復當作於法施出家學道利益衆生商那答言甚適我願即度出家成阿羅漢乃往旡陀山以慈三昧化二毒龍子營建禪室復徃嚴賓園象白山中安座入定時弟子優波翅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憍慢貢高翅多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已無緣雖有吾師乃（城七）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脩商那神力從空飛來來衆弊惡坐翅多座弟子咸瞋是何麤人處我師座以白翅多翅多至房頭面作禮弟子念言師雖爲禮威德勝之商那手指虛空便下香乳如高山泉注翅多不曉是何三昧商那爲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如是次第五百三昧都不了知一一爲說又語翅多如來三昧目連不識目連三昧餘聲聞不識吾師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我涅槃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一萬阿毗曇藏八萬清淨毗尼皆隨我滅時諸弟子方自責悔商那復爲說法皆得阿羅漢果商那即飛空作十八變而入涅槃翅多積諸香木以火（阿加大士）那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什法威經）末田地尊者雪山五百仙人之導首也阿難欲入涅槃至恒河中其地大動諸仙知之飛空而至俱求出家阿難即化河水悉成金地五百仙人俱得出家成阿羅漢（末田地此翻為）

中以諸仙在河中得成也時末田地欲先涅槃阿難囑云佛記汝當於罽賓國建立佛法阿難涅槃後末田地乃往罽賓降伏惡龍住持佛法臨涅槃時涌身虛空作十八變然後入滅什法盛經四祖優波毱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容貌端正聰慧辯才商那初教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石生善念時當下白石毱多如教攝念初黑偏多次白黑等至七日滿唯有白石商那即城七九為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遠得須陀洹果時城中有婬女名婆須密聞毱多端麗遣人延召毱多不許有長者子共婬女宿值賈客遠來大齎珍寶求女交通女貪其寶殺長者子埋置舍內長者之家推求至舍掘地得之具陳國王即取婬女斬截手足劓其耳鼻棄於冢間毱多往化至婬女所婆須密云我以妙容相召不顧令既殘毀何用來為答言我為觀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衆生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智者了之終不樂著今應諦觀此色無常衆苦積聚如癰如瘡宜勤方便而求解脫婬女心開得法眼淨命終生天毱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遠成阿那含果初見商那便求出家商那問汝年幾答云十七商那曰汝身十七性十七毱多曰師髮已白髮白邪心白邪商那知是法器即度

出家受具戒已即得阿羅漢道商那謂曰佛記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迴多受教集衆說法魔王波旬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為女人端正奇麗舉會觀視無聽法心迴多知魔所為以蛇狗人三屍化作華髮以加其頸還見死屍蟲蛆臭爛盡其神力去之不能涌身虛空問諸天衆梵王謂曰十力弟子所作神力豈能解之汝若歸依尊者容可得解波旬乃往尊者所五體投地求解三屍尊者謂言汝於正法更莫嬈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乃為解去三屍迴多每以不見佛為恨因問魔曰汝曾見佛其相如何汝能現否曰能即於大林前現一佛形相好奇特如紫金山光照十方梵釋扈從迴多歡喜不覺致拜魔即復形前接曰我是凡夫何當聖禮至第四日魔更下來以大音聲普告一切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迴多尊者聽受妙法至心修行是時城（十）中男女皆共雲集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洹萬八千人成阿羅漢時阿恕迦王（即阿育王）聞尊者在憂陀山為衆說法遣使白言欲來問訊尊者以處所陖陋躬自往詣至華氏城為王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遊方行住之處

悉令起塔鞠多化度衆生夫婦俱得阿羅漢者乃下一等等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縱廣亦爾神通化用與佛無異但無三十二相隨世號爲無相好佛化緣已畢作十八變而取滅度以室中等用爲邪旬人民號泣共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五祖提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初鞠多化緣將畢往至其父長者家問言大聖何以獨行鞠多答曰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兒垂惠長者答言若後生子必相奉給後生男名提迦多善學經論往從索之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爲受具戒初日斷見諦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頓斷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鞠多告曰我涅槃時至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當流布後提迦多化度世間於中印度而取涅槃天人（城心）悲感收取舍利起塔於班荼山中（付法藏經十二）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八千仙人導首多聞博達有大辯才往見提迦多曰我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還阿私陀教授仙法師還大善知識修習佛道自此殊途已經六劫彼仙記曰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證聖果今日得

遇非宿緣邪提迦多即爲說法得證無漏仙衆不信提迦多爲現神變衆方信服俱得道果提迦多臨欲入滅以法付囑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宜當流布彌遮迦受教宣流正法於諸衆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畢遂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北天竺人慧解善說勝服當世初彌遮迦至其國望雉堞上金色祥雲歎曰此下必有大士可爲法嗣乃往尋之果於闍閘中見佛陀難提而謂之曰我師提迦多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曰我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名佛陀難提於此弘法難提答曰我思往劫嘗獻如來寶座彼因記我當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弘教法今符師語願求出家纔聞說法即得四果彌遮迦臨欲入滅即以正法付囑流布後時難提化緣將畢遂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德力深固善化羣生初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家有白光謂其徒曰此有聖人有口不言有足不履及至其舍長者問其何來難提即曰來求弟子長者曰我有一子年五十歲不言不履安能給侍難提曰真吾弟子密多遂起禮拜行七

步已口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道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又謂之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履不言長者遽捨出家即

城七

證道果流布正法時有國王宗事異學輕毀三寶密多將欲調伏躬持赤旛於十二年在王前行王後問曰斯是何人答曰我是智人善能談論王即宣令於正勝殿集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與一沙門共相議論密多升座建無方論淺智之人一言即屈其聰辯者再便

十二

辭盡王乃躬與密多以起言端尋亦摧服王即回心爲佛弟子時國中有尼乾毀謗正法善知算數（尼乾此云自識外道）密多往化就受數術尼乾常出惡聲罵辱於佛密多謂曰汝今造罪必墮地獄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推算知墮地獄白尊者言我當云何得免斯咎密多告曰如因地倒還從地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時尼乾即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密多復告之曰汝此善業必生天上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下算自見已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遂與五百人俱共出家密多化緣（什什法）料畢遂入涅槃弟子爲奉全身起塔供養

藏經
九祖脇比丘尊者中印度人由於昔葉在母胎六十年既生須髮俱白猶惡五欲不樂居家共父聘見密多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雞生曾遇相者言是法器願求出家受戒之日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顆便於座上得阿羅漢精進苦行脇不至席時號脇比丘有外道見師手放光明暗中取經即捨邪歸正獲證道迹化緣將畢現十八變便入涅槃衆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智識深遠多聞博記初脇比丘至其國止一樹下指其地曰此地若變金色當有聖人至矣言已地果成金既而夜奢果至遂納爲弟子付以法藏以善方便化度衆生所作已辦便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一祖馬鳴尊者東天竺舍衛國婆羅門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者截首以謝諸國之人莫有抗者時富那夜奢於閑林中坐馬鳴大慢貢高計實有我聞夜奢說諸法空無我無人往謂之曰一切世間言論我能破壞此言若虛斬首以謝夜奢曰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爲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

便欲斬首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記汝後六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內心猶有嫌恨時夜奢有經在閻室令馬鳴往取白言室閻夜奢以五指放光馬鳴心起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轉更熾盛即便心服勤苦修行仰受付囑於華氏城遊行教化作妙技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出家爲道時華氏王恐國虛空即便宣令勿令作樂有月氏國王（氏音支）攻華氏城城中凡九億人即從索九億金錢時華氏王即以馬鳴一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馬鳴智慧殊勝佛鉢如來功德慈心雞不飲盡水悉能摧滅怨敵月氏王大喜回兵歸國後安息國來伐月氏交戰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有一羅漢欲令王悔即以神力示其地獄王見惶怖時馬鳴即語王曰王能聽我說法當令此罪不入地獄王後欲征北海羣臣怨王貪虐無道（城七上四）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劒輪回注斬截其首續復生頭次第更斬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告言今此劒輪聞犍稚音即便停止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延令長久羅漢悲閔爲長打之過

七日已受苦便畢至今此寺相傳長打馬鳴傳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復還本位以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摩訶衍論過去輪陀王有千白鳥若鳥出聲王則增德如是諸鳥若見白馬則鳴王徧求白馬不得乃作吉曰若佛弟子能令此鳥鳴者即破外道時著護神力現千白馬鳴千白鳥飛正法令不滅是故世尊名曰馬鳴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爲外道師有衆三千以神力來娆馬鳴鳴曰汝之神力更能如何摩羅曰我化大海極爲小事鳴曰汝能化性海否問何謂性海鳴曰山河大地休之建太三昧六通由玆發現摩羅聞之即能信入與三千衆同時悟道受師付囑宣布正法於南天竺大興毗益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魔外摧折時西印度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師道德請入宮中供養摩羅曰佛戒沙門不得親近王臣權勢太子曰城北有一山窟可往居否摩羅即往趣之路見大蟒爲其說法授戒其蟒即隱及至石窟有素服老人出迎謝曰我昔爲僧持戒好靜新學請益應答之際多起嫉心故報爲蟒令居此已千載適聞說法已得脫苦故此拜謝摩羅化緣已畢現通入滅衆取舍利起塔供養

城主　上座　此方六百年此土諸祖未出也衆未法時乃僧於云千載　付法藏經

十三祖龍樹尊者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

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西域記梵云那伽閼剌樹此翻龍猛）佛去世後七百年出天竺聰悟在乳哺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有四萬偈偈各三十二字皆違句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有追求慾色爲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今以術故屈辱就我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乃各與青藥一丸水磨塗眼形自當隱龍樹聞香便識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甘如其方師聞大驚即以其法具授四人既得其藥躬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問智臣臣曰若非鬼魅則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若是方術其迹當見設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果四人足迹乃令勇士揮劒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不能加害始悟慾爲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得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摩羅來訪龍樹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耳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否明道眼不

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慧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歷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城七）欲從此門而入龍樹情屈心自念言世界（佛經十六）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數演之開悟後學復欲去師教戒更造衣服令少不同欲除衆情選擇良日便欲成達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心念即以神力接入大海宮殿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曰汝今閱經爲徧未邪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閻浮十倍龍曰忉利天上諸經復過此中百千萬倍師於宮中修行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龍知悟道送師出宮（輔行六龍接入宮一頁但誦七佛經目南天竺國王深染邪見師欲化之躬持赤旛在王前行經歷七載王問何人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曰諸天今者何所作爲答曰天今正與阿脩羅戰須臾空中刀劒相繼而墜修羅耳梟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作禮是時殿上萬婆羅門歎其神德除髮出家諸外道衆來共議論一言便屈降伏出家有婆羅門善知

咒術白王求與捕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自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絞蓮華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背白師悔過因求出家龍樹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辨行云大悲論明大士地理作法門大莊嚴論明第一義中觀論者是其一品○即大智度論也）優波提舍（成七）論十萬偈有小乘法師見師高明常懷忿嫉師所作已辦問小乘言汝今樂我久住世否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忽一日入月輪三昧唯聞法音不見形相唯弟子提婆識之曰師示佛性非聲色也龍樹乃付法提婆復入閒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視之見入三昧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敬事如佛（付法藏經○智者云樹生生身龍生法身故名龍樹孤山芭雲皆稱龍樹爲十三代北即西上正北旣不收末田地也）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婆羅門也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爲形丈高六丈號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入廟稽首爲禮天動眼努視提婆語曰夫爲神者當以精靈慝服羣類而假金寶爲飾勞費民物何其鄙哉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明旦柯天化一肉形其高數丈左眼粘涸就座告曰善哉大士供饌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提婆即以左手出眼與之索之不已出眼至於萬數天神

讃曰善哉摩納真上苑也提婆後詣龍樹樹以滿鉢水置座前提婆即以一鉢投之欣然契合即剃髮出家仰受付法時南天竺王信用邪道國法出錢雇人宿衛提婆應募爲將荷戟前驅整肅部曲王嘉其功即召問之答言我是智人善於言論王即爲建論座提婆

去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諸法之中佛法無比世間福田僧爲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時諸外道辭理俱匿悉求出家有一外道恥其即屈心結怨怨提婆於開林造百論經外道執刀窮之曰汝以空刀破我師義我以鐵刀破汝之腹五藏出外命猶未絕謂外道曰汝可取吾衣鉢趣我弟子禾得道者必當相執時弟子來見發聲悲哭奔追要路提婆告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彼人所害害吾往報非害吾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聰慧異常迦那提婆尊者至迦毗羅國有長者淨德園樹生耳如菌唯長者與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謂之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以道眼未明虛沾信施故報爲木菌唯

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九尊者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歎服即令其子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即與剃髮仰受付囑大弘正法有婆羅門造鬼名書十萬偈甚爲難解龍樹一聞便曉提婆再聞亦曉羅睺聞提婆亦得解了婆羅門大驚曰沙門似若讐習遂即信服羅睺化緣已畢遂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六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太子生而能言常誦佛法七歲厭俗父王每止之九歲羅睺至金水河指之曰此去五百里有聖者名難提佛記一千年後當紹聖位即領衆往見之正值入定三七日方出即求出家得道付法羅睺一日手擎金鉢舉至梵天取飯以餉大衆衆忽厭惡羅睺曰非我之咎乃汝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城七）

（十九）

羅睺曰此難提即過去婆羅王如來愍物降迹汝等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但未證無漏耳衆曰我師神力斯則可信彼過去佛竊有疑焉難提曰如來在日地平水美滅八百年人無至信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手持琉璃瓶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持至

衆前衆方悔謝有阿羅漢具諸功德難提以一偈試之云轉輪王種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羅漢不解升天以問彌勒彌勒曰世以泥團置輪成瓦豈同諸聖至後世乎羅漢還以語之難提曰此必彌勒爲汝說耳化緣將畢以右手攀樹而入滅度弟子欲移其屍堅不可動大象負之亦不能移乃積香木爲樓就樹闍維火焚身盡樹更蓊鬱衆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紀）

十七祖僧伽耶舍尊者摩提國人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七日而誕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峯紫雲如蓋領衆趣之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曰汝手中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舍出家它時聞風吹殿鈴師問鈴鳴風鳴耶舍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嘗遊海邊見七寶宮殿即往乞食說偈曰飢爲第一病行爲第一苦如是知法實可得涅槃道舍主迎入就座取鉢施食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飢虛鎖其身首怪而問之舍主答曰此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息婦我昔布施夫妻懷嗔我數教誨不肯信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受惡報時我當見汝故致斯報後至一處堂閣嚴飾衆僧經行鳴鐘

集食食欲將訖變成膿血便以鉢器相打流血而相謂曰何爲惜食今受此苦難提前問衆中答曰我等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成相嗔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故今此受斯苦報如是周遊大海徧觀五百地獄即生怖畏方便求免後時得阿羅漢見五百仙人林中修道即往其處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化緣將畢便入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城七 廿 什法盛經）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月氏國婆羅門子邪舍至其國往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邪舍曰答無者誰鳩摩知是異人遠開門延接邪舍謂之曰佛記滅後千年有大士出月氏國紹隆正化遂即出家仰承囑累嘗至一國人不受教即語之曰汝今可集鐵馬萬騎在吾前過鳩摩一見人名馬色衣服相貌一一分別更無錯繆於是舉國咸皆信服有長者子名閻夜多來問師曰我父母崇信而榮疾失怠鄰家屠殺而身健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師曰以造業有先後故論報有不定或仁夭而暴壽或逆吉而義凶夫仁與義今身之現行善也夭與凶前世之惡今身之受報也暴與逆今身之現行惡也壽與吉前世之善今身之受報也善惡因果隨業受報故先後不

定也閣夜多聞已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當與諸佛同矣夜多領旨即發宿慧鳩摩乃以爪撥破面門如紅蓮初綻放大光明而入滅

城七 二十一

度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九祖閣夜多尊者北天竺人遊化世間最稱善說有比丘犯欲自悔夜多語曰能順我語罪可消滅即化火阬令投其中比丘念欲滅罪舉身投之火成清流夜多曰汝至誠悔過罪今已滅即爲說法成阿羅漢嘗將弟子入尸羅城倏然擊蹙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此緣師曰我至城門見餓鬼子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滿五百年至今未反我常飢虛不能自濟及吾入城果見彼母前曰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始於今日獲一人噉欲持與子門下大力鬼神慮其侵奪願尊者持我出城我即持母出於城外問彼生來爲幾時耶答云我見此城七反成壞深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爲長者子常念出家父母不從强爲聘妻生一男子年始六歲後欲出家父母教兒汝父若欲作沙門

者抱足帝法我以愛心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鳥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是以故笑尊者化緣已畢即入涅槃衆取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羅閱國人姓毗舍佉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曰賢衆至其家父光蓋設禮賢衆受之母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士謂光蓋曰汝婦懷聖子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槃馱二名劒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雪山修道劒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劒尼報爲那提國王佛記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槃馱後遇閻夜多出家之日感毗婆訶菩薩爲作羯磨多聞善解普化羣生臨涅槃時升空半由旬復還就座而取滅度衆收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子也槃馱行化至其國謂自在王曰佛記一千有神力大士當紹聖位即王次子也王乃令其家仰受付囑於南天竺興大饒益有三歲夜奢功德齊等夜奢語曰洹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自在

教化若洹河以北三天竺人可以易化我當於此利益衆生尊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無我之論（十二祖著無我論）摧伏一切異道邪見後遊行至西印度國王名得度因行路見一小塔衆不能舉王召梵行禪觀咒術三衆以問所因皆不能知以問尊者對曰此塔阿育王造今出現者由王福力王曰至聖難遇世樂非久遂傳位太子依師出家七日之間得證四果師謂得度曰汝居此國度人吾當遊化異國即焚香囑之其香成穗至月氏國其王以問大臣是何祥異有鶴勒那比丘曰此是西印度祖師將至先降信香也王曰神力何如曰遠承佛記當闡大化王與鶴勒那遥伸禮拜師既至鶴勒那問曰我止林間九年有弟子龍子幼時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師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寺撞鐘故受此報師化緣已畢即加趺入滅王與弟子造塔以奉全身（付法藏經城七二十三）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年七歲見居民入廟祀神遠斥之曰汝妄興災福幻惑世人歲費牲牢爲害甚矣其廟與像忽然摧倒年三十八始遇摩拏羅謂之曰汝昔有弟子五百以福德薄生於羽族今惑汝惠故爲

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摩拳羅爲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勒那行化至中印度有王無畏海請鶴勒那說法忽見緋衣素服二人俱至禮拜良久復沒王問何人師曰日月天子也時師子比丘來聽法師指東北問曰汝見此氣如何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天復有黑氣橫亘其中師曰吾滅五十年北天竺當有難起嬰在汝身遂密示其事現十八變而入滅度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傳）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得法遊化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五衆師子化之五衆皆服聲聞迹遐外道摩目多部落遮二人素學幻術乃盜爲僧形潛入王宮婬犯妃后且曰不成則歸罪釋子既而事敗王大怒曰吾素重三寶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害僧自秉劒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菴空邪曰然王曰菴既空（下面與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遂斬師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旋墮七日而亡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有象白山仙人深明因果即爲廣說宿因以尊者報體而建塔焉（付法藏經）

述曰佛所得宿命記未來成道雖累億劫必能前知豈今記祖止二十四竊原佛意當用二義一者以師子遭命難爲傳持佛法之一尤二者此後諸祖雖有其繼恐非四依大聖之比以故金口齊此而言非謂無繼祖也世或謂師子遭難不傳法者癡人之言耳吾宗謂祖承止師子而禪林加四人於是競相是非連代不息試以大意決之則無所爲礙謂師子雖遭命難非無弟子可以傳法特不在金口預記之數耳然則加以四人至于達磨而始爲東土之來謂之二十八人斯亦何害禪人欲實其事但言四人相承傳之達磨則可矣今乃妄引禪經之證適足以自取其不實也嵩明教作定祖圖謂禪經具載二十八祖今檢經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昉法師作止訛以斥之宜矣

佛祖統紀卷第五

佛祖統紀卷第六　　塩入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盤　錄

東土九祖第三之一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二祖達左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成八乙）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實覺靈慧大禪師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總持大禪師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七祖傳持教觀天宮尊者全真大禪師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九祖天台記主荊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爲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閔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將行爲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左爲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後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布嗣業以名一家智

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後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五行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觀法為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為論疏以消惠于後學而世之好為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蒲闍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既纘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鄰封填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域八）專事講說而已至荊溪之世遭雅多艱畔人竊發則金錍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勳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西土第十三祖中）入楞伽經云（二）

遵潭禁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

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爲曾祖師若以尊上爲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爲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爲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爲始祖故智者指爲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爲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爲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爲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閒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際（東魏孝靜帝北齊文宣）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輔行云恐是小乘七方便自智者已前未曾有人立於此國家七方便）第二最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三嵩師用三世本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鑒師多用（城八）

三

丁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覓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閒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顗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依大論則知前非所承也（此依輔行所說檢高南岳傳論三

曜仙墨最師述己所證告衆隨喜又大智者受衆思師思師從道就師就師受法最師今聊思師本承文師令又言從師是如諸師多層前井多時互相承也至此齊已降依論主龍師風可論師承耳

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令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故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衆

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第三十卷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

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復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中觀一品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

名爲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師在高齊之世（輔行謂是齊高祖今詳高歡雖是爲文宣追謚歡爲高祖據此時尚稱王至子洋方受禪故稱高王觀文師置位行於北齊受禪之後故稱高齊如書保元稱元也）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以爲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兩（城人）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焉（雜見止觀輔行宋高僧傳元錄九祖略傳）

贊曰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歷之日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耶慧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津人也（南岳頌文自敘云生乙未十一月一日於郢國南豫州武津縣生北魏宣武延昌四年乙未歲也）兒童時夢梵僧勸令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本於空冢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冢非人居乃移託古城壑穴棲身晝則乞食夜不辜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濕蒸舉身浮腫忍心向經忽尒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五摩頂而去昔未識文今自然解所擎頂上

隱起肉髻年十五（魏莊帝永安二年）出家受具謝絕人事專誦法華日准一食不受別請所居蕃宇爲野人所焚即娶瘻疾來求悔過其疾即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爲加羯磨圓滿戒法（四十二僧即四十二位自初住訖妙覺也此表南岳嘗獲六根清淨入圓十信以故四十一位大士及妙覺真僧爲其加法以証之也）戒八既寤益厲常業又嘗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常倍加精進年二十（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覩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重輕次第雖粗是爲入觸）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竟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年三十四）在河南兗州與衆議論爲惡比丘所毒垂死復活齊天保元年（年三十六）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覩觀諸大禪師

聘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鄴（齊文宣所都）師意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敕國內諸禪師入臺供養（南牡開皇初為內臣）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至鄧州為刺史劉懷寶講摩訶衍義諸惡論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歡喜波羅密毒即消散五年至光州開岳寺巴于出五百衆共請講摩訶衍般若經大年於光州大蘇山講摩訶衍般若經四十里大蘇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北有寺名淨居舊天臺中思禪師道場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問二山名答曰此名為吳山（吳山即今我四三蘇則住遠留跡焉而父老竟不知有蘇山神也）其後頭陀（即來梁師遂得法）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欲加害師普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十方國講說是經今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為刺史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于時後發願決定普造金字般若為衆講說九年於大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城八大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

士如怨詐親亦不可信諸王剎利亦復如是擇擇擇法智慈雲皆云朱陵四擇是也道者指王剎利者如是四類皆須擇之也已上文至見南岳般文師名行遠聞學徒日盛衆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債債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暫晦齊後爲周所滅周武廢釋道二教當往何方以避此難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武當南岳師裴回光州時往鄰郡爲衆講說凡十四年天保五年至光州陳光大二年入南岳始終十四年光州當陳齊爲邊場烽火數興衆不遑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事遠遊師入南岳至大建九年果十年而終先是有梁朝高僧海禪師居之一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道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基神禪師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處今祖殿寺是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城入

今岳君觀之猶坐石鼓上岳神乞戒師乃爲說法要一日師謂岳神曰吾日有難檀越亦當有難師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此坐禪爲賊斷首尋獲枯骨一聚今福嚴一生嚴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即拾髑髏起塔以報檀施之恩今二塔猶在又至衆寮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寄託

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鐵皿及堂宇之基即築臺爲衆說般若經（今三藏）衆患無水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今虎跑泉杖去聲所扶持也言武王左杖黃鉞是也上聲）大建元年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覩山有勝氣謀於衆曰此氣主楊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斷岳心釘石爲巫蠱事（注見通鑑志三卷注）埋兵器於山上因詭奏曰比僧受齊募而爲之宣帝遣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日復進師曰檀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度使者尚未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罔上令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人之命非貧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衆亦足小懲帝可之敕有司治鐵爲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爲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初敕寓栖玄寺嘗往石官精舍遇雨不濕屐泥不污僧正慧暠遇諸塗歎曰此神異人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欲興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中說法如故道衆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

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田莊（俗呼道士贖身莊）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記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時道衆私誓曰今世神通官勢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袈裟入我伽藍壞遺體矣（皇宋太宗時有大臣出鎮湖南經過此山歷覽遺蹤謂主僧曰異日道士得志必有毀後宜埋碑石易莊名俾衆聽碑可尋田改名天竺莊而以碑券埋於三生藏院大觀間道士林靈素熒惑天聽果降文物色此事以衆逝可考遂止乾道初有僧止卷來主此山覩衆曰二生碧塑荒據贈檀非便畜墨合於三生塔畫僧鑿私其地爲己塔也即與執事者十四人備斧鐫開石龕見靈骨如黃金色有石屏刻歐陽正則等名轉報爲今主責知事行僕比今名不少差衆大驚跌是夕岳廟一夜石盡州縣聞之康捕甚急僕事皆逃散寺衆後掩藏其骨僧後住它山衆升座然對衆自悔責求免後報○述曰南岳至此七百年矣而僧師果應私誓師與岳神果符先記異哉然僧師雖因惡誓能爲釋由毀爲緣適足以彰南岳神物之功也）師將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衆斂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耶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夏四十九初在大蘇以法付顗師後常代講

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顗師問所證是十地邪曰吾一生望入銅輪（圓十住）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輪耳（師攬大根清淨即四十信別三十心華嚴十梵行嚮珞鐵輪他也）師身（城八方）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俯不斜平昔儼寒唯一艾納（法華經納衣在空閑律文謂之五納衣謂以受五種舊弊以為本也俗作衲字失義）繒纊之屬一切不受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諸天晝以為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異香奇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它覓覓即不得得亦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釋出陶岳顗大鐵春記南山續高僧傳）

傳燈云誌公令人謂思師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師報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卽有何衆生可化今考南岳顒又自李氏生之年當梁天監十四年至陳光大二年始至南岳時年五十四誌公已入滅於梁武之世又安得不當右此遺問令知別有一師發人誤傳爲誌公耳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爲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嵩名行之高邓）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見大台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荊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見止觀大意）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顗字德安姓陳氏世爲潁川人晉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今江陵府公安縣）父起祖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縈迴入懷又嘗夢吞白鼠因覺體重小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夕神光發屋（梁武大同四年戊午城八十）鄰人望之以爲火至則知其生于叛咸驚異內外胥訛欲陳霸先以爲慶席火滅湯冷爲事不成且有二僧扣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眉分八采（帝王世紀堯十四月而生胥有八采目耀重瞳頸有黃珠重瞳子也重瞳同）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嗽護之不令人見在經牀中臥即合掌坐必西面跏

嚴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徧成誦年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元帝和對湘東王武帝第七子簡文寺為侯景所害王遂即位都江陵三年九月為西魏所破據歷推之應年十七別傳作十五）親曇流從師於長沙佛像前誓為沙門（時孝武時江陵城北有五色光見沙門曇曜於其處得金佛一身光相有異書云阿育王造乃迎置長沙寺即今言長沙佛像也寺在江陵城北魯以為潭州長沙者誤矣人城道俗士女沙寺在荊州北岸此言亦同）夜夢瑞像授金色手從窓而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欲思求出家二親愛之不獲見許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嘗拜佛時恍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手招之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入伽藍見所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用報四事恩惠僧復指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繼傾喪（按荊州刺史陳武帝霸先即位改元永定三年卒子蒨嗣位天嘉元年改元光大二年卒子頊嗣位太建元年改元十四年卒子叔寶嗣位禎明三年為隋所滅）何供邪師匿意心指其茅化為稻米化為油今茅穢村油河尚存其名（按比丘尼傳云陳武帝初為油糧米出家父母未許時事今附見之）同宮從爾求出家父母未許時事今附見之年十八辭兄求去（梁敬帝紹泰元年也兄即中兵參軍陳霸先）時王琳守湘州（湘州即今長沙城）往從之琳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具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緒行云按果願寺舅氏出家二十進受具戒梁太平二年也是年初九月卿位於陳武帝永隆方等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像經橫紙雜此來諸經即橫紙身在高座足躡經脇口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賢山（衡州境內）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歷涉二旬誦通三部遊

誦法華手正經像(此表以法華吉意匡別淨辯使一歸於正)既精通律藏常樂禪悅怏怏湘東(州國)無足可問陳文帝天嘉元年(爾行作乾明者誤時年二十三)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南岳著安樂行義又亡其本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岳得之古藏歸以示圓辯其後北峯與曉石芝始獲開板流布於世)昏曉苦到如教研心切柏代香柏盡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燎之以松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妙樂云圓門三昧陀羅尼體用名異三昧從定陀羅尼從當體者定也即法華前方便此持者空持初旋陀羅尼也)照了法華若高暉之

臨幽谷(日正午也)遠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南岳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咨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凡登住爲真解十信爲方便今言前者正得五品也初旋陀羅尼者旋假入空也百千萬億陀羅尼者旋空入假也法音方便陀羅尼者三觀爲方便得入中道此陀羅尼鹵高法村今言切旋即空持也大師初入定者是有方便所五品假行位所發持者旋陀舉名即十信有似位依因此定得發空持盡來由五守之功情入十信也皆人以五品帝高發初誤爲言者蓋未思村因師畏耳六國有云故覆陀羅尼由三昧之方正見七貝至於記斯自謂抵是五品盡欲寄哉生徒以自行文皆故此並辭示界觀行也大所貞弟于曰此等明殺善標問七功依告實何丟書故高也音知大師若本若迹皆不可知等覺真妙覺與盡氏讚之君此令住何論讖會)

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有慧遠禪師謂門人曰我所數弘真師子吼它人之說是野干鳴師引經義問遠為之屈夜夢三層樓閣已坐上遠立下一人怒目謂曰何忽遠邪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師設難數問怒人結舌師因說偈（十三）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若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咨審餘悉自裁南岳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復謂師曰吾久羨南岳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最後謂末法也）師既奉訓不獲從往南岳以陳光大元年（陳廢帝時）師年三十（梵曰金陵此云建康今為建康府）有法濟者自於禪學倚卧而問曰有人入定聞攝山（在建康觀寺綠無常文出僧祐要經有三十六觀七里鑑公土地水火風入空觀察次第當證四果）簪曰遠定不深耶乘聞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礙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靈曜則公說因此永失已而朝野聞風成來請益大建元年（陳宣帝）儀同沈君理請居元宮（晉哀帝以官門基立建寺因名作地西面江號界元年）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俱霑玄論

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韶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甘金陵上匠成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法慎私記三十卷章安治定爲十卷即隋波羅密漸次止觀也）又爲毛喜出六妙門（即不定止觀也）師止瓦官前後八載七年謝遣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坻八）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稱將息綵旋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敕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月遂入天台（輔行謂此年三十八歲）嘗宿石橋見一老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十三）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謂南朝陳北朝周齊也成一者隋也）當有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晉王也）寺若成國即清時三方鼎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南峯（百餘步遊山者多見佛像故得此名）即裹回留意此山先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先謂之曰頗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徹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先曰此犍稚集僧得住之相（犍稚晉度此云竹木鳴擊）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山銀地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究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雷震惑魅千羣狀極可畏安心空寂自然退散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扶乍抱悲

更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輿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比土塔師供行火有能降天子魔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此二句出淨名經）後為說法師問曰大聖所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令以後自行兼人吾曾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戴僊（首首首）失稔衆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苜拾穗（首首首）（首腊胡麻也象即稗汁子擇樹子也）安貧無戚九年二月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六朝時名始豐訓徒弄反稅賦也）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衆復來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剏寺啓于朝賜號修禪（尚書毛喜題額今名大慈）陳郡袁子雄新野庾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跨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橋入堂雄以告崇崇稱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瀕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笵一所為放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笵梁六十三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詡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遥想禪師冀垂一救夜夢羣魚巨億吐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詡罪（百錬抄生明作計尚兄弼是孝

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最峯峭聳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暈遠蓋寺上羣雀嘈囋飛集櫚宇師曰江魚化爲黃雀來謝恩耳至德元年（陳少上文帝）敕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爲銘以贊功德（百錄）二年永陽王（伯智少主陛弟）出鎮東陽（別傳作陳越者一路之摠稱耳）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方等晝講夜禪王與子諶家人咸稟淨戒少主問羣臣曰今之釋門誰爲名勝徐陵對曰尼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敕使並辭以疾（三教具在百錄）三月更敕州郡爲之勸請（百錄有敕東陽文時大師尚留東陽）王勸師曰主上虛已思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得已遂行既屆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就講時百座居左（諸高座法師也五等在右（五爵公侯伯子男也）慧暄者亘慧曠慧辯皆奉敕難問天子臨筵（城八）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類多無業朝議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智論調達誦得六萬法衆與閻王共達五逆生入地獄此大權設化而大師報王之意也）槃特雖憶一偈乃獲四果（法句智經般特暗塞佛教一偈守口心開得達身真化如是行者得度世豁悟阿脩羅）篤論爲道豈開多誦少主大說即停

挾簡師以靈曜偏陰欲更求間靜忽夢一人異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梁武法名三橋即光宅所在少主聞之即迎師居之後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舍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立法名師答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稽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梁百錄請戒文名湘恐因受戒禎明元年於光宅講法華經時章安頂聽次（文句題注二十七敬聽受金陵六十九於舟丘浴前二年正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喪亂遂杖策荊湘（杖上声扶也去声者所扶之杖今扶義集者竹扶也漢郡為扶策迎光武荊州為湖北湘州為湖南）路次盆城（今江州地名湓浦）婆老僧謂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謨及往憩廬山見永遠二師圖像方悟其靈俄而潯陽反（即江州也）寺宇焚毀唯此山免於見侵益知護像之驗（晉陶侃討杜弢廣州海上得金像丈餘遂武昌東湖寺四達荊州欲載像行船次遲本寺遂沈師遂乘杖飛空而至）隋開皇十年正月一日（是年南北歸一方為正統）文帝下詔曰皇帝敬問光宅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惟重往者周武毀棄佛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奘進僧倫用光大道（言光宅者存舊稱也時秦孝王出鎮揚州秦王揚俊文帝子晉王廣第二子也）江南之氣紹揚振此冀宇宙混平致書延屈

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戀緣差既而屢旬大風秋賊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十一年晉王代爲總管（晉王楊廣代秦王爲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東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戒）二者身閑庠序口拙暄涼願不責其規矩三者爲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十六）聘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摠持王贊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受戒後諸事往來皆稱弟子稱摠持）授戒既畢出居城外禪衆寺即欲西上王固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襄霞送別十二年二月師奉書於王請爲東林峯頂兩寺摠越王復書許之三月師將啓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荆州旋鄉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地在隋通爲荆州朱銀特分置荆門軍）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

遵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淢以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一七日了無懼色師閔之曰汝所爲者生死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悉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鬚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致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爪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閔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蜀先主拜羽前將軍假節仗義克孫權已據江陵羽因遣走吳馬忠擒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羽生侍中興其裔孫猶稱忠宗）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爲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領洗心易念求受戒永爲菩提之本師即秉鑪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智者上王衆國此廟

東開神異故晉王答書有云當陽建寺既冀出神心理生望表即當具奏嘉號章安撰別傳略不及開王事殊所未曉若謂之無所開則章安親在玉泉聽講矣謂之不記神怪則章頂安禪強伏二魔必言之矣別夫開氏事迹總令神僧無當於當時有所遺逸邪今據玉泉禪以補其闕用彰吾祖之聖德若此至於別傳敘事之際尚多評辭今並刪略務存陽實至化所未錄者今並收載覽者宜知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行次陝州遣書往荊州奉迎夏四月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云次在江陵奉衆女義是也五月遣智遜奉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圖并求撰衡禪師碑因獻萬春樹皮架裟梁武帝時外國所貢王答曰奉旨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詳此二句正當開王建寺之事即當具奏嘉號時自春徂夏天旱不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口咒手擿風雨交集民衆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管王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隋書王世積後為漢王諒所誅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月荊州弟子陳子秀致疏請講法華十四年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十八域）慈雲此早晚而講之明據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弘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俗尊業殺捕及開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六月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爲基阯昔年慶

受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未知可開化否師復書以本懷風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懸垂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復書云智者昔在陳朝屢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瓊纓屢交綏（小莊嚴寺慧榮答雖墮負如折角而瓊者彭城寶瓊建初寶瓊並梁朝人綏者謂給纓交綏便性走也左傳交綏而退）前往荊州舊學名僧莫不歸服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止觀引經云非智不禪）弟子即日而不依請如彼彌勒今當問誰法華經（妙勝作是念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當問誰誰能答者云云）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荊州立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為檀越王即貽書達荊州總管嘗今檢校復致書勤留攝霞庶獲咨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輟前懷師復書曰接霞咫尺非關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屬弟子一旦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劍伽藍故欲遣修葺方乞寺名屈作檀越王答皆許之八月蔣山（城八）接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既入謁懇辭東歸王不敢留遂行吳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牧旛華交侯寺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跡斷絕竹木成林將至半塗一僧雲頂駐錫當路邀迎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真赴

吟詠（梵云声所长故上声）嘗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澄神自照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飛劄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諒（觀音）是月王遣使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覲江都八月會稽嘉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嘗於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啓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曰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傷毀如風三事備矣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毀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它方華整（應是圖名之誤）來詣所在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辭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藏龕於西南峯累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曰萬行寄金陵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師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負戈漂杙山下以擬殿堂（杙音弋橛也）畫作圖形以為模式誡其徒曰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嵓山澗險峙何能成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辦音瓣）敢不副

其旨次日隨使出山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請智越曰大王欲使語來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弥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弥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又請進齋師曰非但步影為齋過午不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無所緣無能觀是為境觀俱亡十一月二十一日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鄞縣阿育王塔寺劉縣十丈弥勒三處尊儀用表三世願毀剥壞願更莊嚴付囑後人使經營修立是日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字唯此四十六字親筆其書略云滅華香鑪屏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室內安三衣鉢令侍者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聽法華竟贊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薀之知誰可與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輕斤絕絃於今日矣卯人運斤伯牙聽無量壽竟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

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虛指當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城八二十一）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逕經紙商行寄金錢皆轉策之義）今我最後策觀談玄（凡言策把策杖及令策觀）最後善寂吾今當入（善入寂滅智朗諦逕之義）曰不審師入何位及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汝等頼種善根問它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益吾今當為破除汝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為它損已祇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親傳通佛燈是為眷屬又誡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云何身冷方復聲磬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遶拜入龕之後流汗徧身將舁歸佛隴連雨不休弟子呪願乞加神力纔舉禪龕應時開霽乃於寺西南峯起墳奉葬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

自行者不可稱數（梁高僧傳禪林寺碑得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二人）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樓霞靈巖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處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別傳非冬夏未嘗釋體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衆凡所弘通不離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製著述為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為毛喜著六妙門為兄陳鍼著小止觀為學徒著覺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三卷（已上皆親承口訣）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一徧若著章疏可五十卷（慧禪師私記為三十卷章安於定為十五卷）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徧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常時講授章安一聞述以為疏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義疏為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城八二十二）遵指畫吳郡郡境劃邑三處像塔及智者臥疾處亦當嚴飾後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親奉師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夢羣僧集閻王自說義見智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閻浮後飛去四

月十六日佛臨僧衆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按行堂内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禮拜衆共悲歎十一月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戸自開光照林木一寺奔馳衆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璪奉啓入京稱賀并謝造寺新成王既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既爲寺檀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乎爲國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遣散騎侍郎張乾咸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及爲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璪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璪詣行在所十月引城入二十三對大牙殿賜坐宣敕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勿容壯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璪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敢容外客及私度代死又敕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爲先師造碑當有行狀璪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録成一卷當即頁

上帝敕祕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爲智者製碑非卿文不得朕心碑成敕於寺刻石其要云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宗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爲禪門一表爲五淨居僧使智璪進曰昔陳朝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帝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爲名遂取大牙殿榜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覩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羣臣曰智者是朕戒師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視龕室儼然令盧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受化得道非虛天卿寺沙門慧延昔遊北宅曾霑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屢旬忽夢智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人馬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疾心念求讓夜夢智者趺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毋同夕感夢

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躡登龕拜祝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專往龕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脚還申步履平正荊州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二十四 成八）像身流汗拭已更出識者謂師也身不異於此也錢忠懿王時申請於朝追謚法空寶覺尊者（世宗朝）本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荊門請（當時門）加謚靈慧大禪師（雜出百錄別傳高僧傳三清碑請文及卻聘記南北史王泉碑圖關王祠堂記）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唯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暨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發揮妙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所能跂及（六）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謂北齊已前非今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覺但是一轍

耳將非智者斥於北濟邪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岳師資相承宛如宿契又曰天台所談三諦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爲指南又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報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衆散小王妄自尊大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爲纘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爲萬世法至於盛弘光宅則餘者望風偏難四宗則宅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佛祖統紀卷第七之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其師以此子非凡故以地住極位爲立名字時陳文帝天嘉二年生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爲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上後謁智者於脩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衆印可因爲侍者隨所住處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文句注云二十七題受金陵隋開皇十三年隋文平陳後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附年三十二大注江陵奉受玄義見也一夏數湯二字見也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袠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自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遣使王弘送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造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爲皇太子師與智璪奉表至長安稱賀并謝造寺右庶子張衡宣令問智者後靈異對以五事備見百錄皇太子悲喜交至遣散騎常侍張乾震入山設千僧齋二年四月遣揚州參軍張諧入山宣令慧日道場道莊法論二師隋改寺曰道場此寺在東郭二師見齊續

僧傳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令寺衆諸委法華玄義者齎疏入京衆推師隨使應令八月遣使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年時年四十五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陷末兵興寇盜羣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齋冰牀雪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之不燄師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講說法華時人讚之有跨朗籠基超雲邁印之語興皇朗師齊山陳慧基塘法華疏梁光宅法雲製疏慧經並見唐續僧傳印師未詳郡中有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華聞章安之道廢講散衆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世尊入滅多燄名香其煙如雲汝今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委曲遺誡辭理甚切忽起合掌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名奄然而化先是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兜率見先師智者實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人曰卻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審晞不謬是月九日空于寺之南山居國清日有老父染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焚香轉法華經病者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居樂安嶺南曰安州奚元喆急歲常弱人師

普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之間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衆大驚奔走潰散俗因稱爲山兵寺每誦經宴坐常有天華飄墜其側所著八教大意智脚傳各一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録五卷涅槃玄義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南岳記各一卷吳越王請謚爲摠持尊者（出百録八祖傳高僧傳三部疏記）

贊曰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編記之才（昔河南有一編照蒲州有一編不能盡）筆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絶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爲本郡堂長（郡學之職）父母令歸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邪因示其五願曰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真出家五願不爲流俗之僧蓋前身爲徐陵聽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

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師受且之後咨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庚上元元年高宗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荅嶺普通山名自號可五百里以陰狹不容廣衆陵空再擲至軒轅鍊丹山師既戾止翦棘刈茅班荊爲座聚石爲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學者子來習禪者三百人聽講者七百衆常分爲九處安居師身長七尺骨法古秀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衆若乏水浚一石井纔三尺深日給千衆冬夏無竭法華至仙居上阪仙居台州屬邑阪坂同埳也音反約八十里師每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有神足通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禪堂而化異香七日不歇自上元初建寺至永隆初八十年耳是日衆見坐逝于寺而上阪之人見師赴檀越舍至人趣滅其不可測識若此傳法雖衆惟天宮威師爲之正嗣師在太宗朝名德升聞召補朝散大夫封四大師普名如佛天唐有四大師號國大師諱二關閉今訛作陽非曾引爲大師諡國清但有分萬之名其員有四吳越王錢謚玄達學者宋朝皇祐初元仙居令伍忱於傳道處重修殿庭奉安其像是夜有虎繞殿二匝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忠法師躬禮舍利

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記之曰師與天宮同時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撗論秖成八世竪分則有九代也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出二弟子一名商那一名末田地居國雖異行化則同故付法藏橫列二十三竪分二十四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出二弟子亦同其時阿難結集之除闍王送供一夏章安結集之日煬帝送供十年把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佛章安有似阿難二威亦猶商那末田地煬帝外護有同闍王可不信哉師平日坐禪舊趾至今不生春草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爲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今法華大撗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官因福受報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攉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姓劉氏婺州東陽人總角之歲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刻志禪法晝夜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

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惟左溪耳師於高宗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吳越王請謚全真尊者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厥緘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為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荊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為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餘天宮求道無數為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與本朝聖和諱上下字同字慧明發州東陽人姓傅氏雙林大士六世孫也母葛氏感異夢而有娠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生既產未嘗作嬰兒啼每見人則欣笑盈面九歲高宗永徽三年肄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后如意二年壬午歲年十五落髮得戒聞天宮盛弘止觀即往求學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頭陀行依懷嶽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峯左臨碧澗因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常宴居一室自以為法界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嘗藥耆舊之歲同於壯齡採紙而衣擷溪而飲洗鉢則群猿爭捧誦經則狼禽交翔幽棲林谷深以為樂一日有盲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為行懺不逾旬日樊

目俱明每趨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斂念之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天寶中建塔奉藏會昌廢毀寺僧緘而閟之至皇朝開寶六年修建塔院之本山東南偏）開元十六年州刺史王正容屢屈入城蒸親法喜師不欲往敦辭之以疾與永嘉真覺為同門友嘗貽書招覺山居覺援書千餘言有諠不在室寂不在山之語（今永嘉集有答友人書近世有左溪住永嘉同道也左溪之言非不知也徒約有激云耳永嘉之言非責也徒將有說云耳此當人所不能知也及而議者或也）師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將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策指揮工人聽命為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湧衆以為患舉杖刺之巖泉涌出嘗累成二塔給事悉煎香汁不用牛膠（此用龍音諸陀羅尼經畫像之法）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二夏三十一弟子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寤以告鄰鄰夢亦協時以為表第四天慈氏內院也茶毗已門人分舍利為二分一塔左（城九）溪之西原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六）尉邑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為之銘云稟法十二人的嗣曰荊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純英撰法華科文二卷及修治法華文句吳越王請謚明覺尊者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

講不待飯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望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宿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結反年八十也）

九祖荊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荊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為號家本習儒故幼學夙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遁俗志年十七（睿宗景雲二年生至玄宗開元十五年當十七歲）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二十七）溪與之語知為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抱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受業於宜興君山鄉淨樂寺縫掖儒士布衣僧伽梨翻為大衣二十五條也）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挈篋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它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

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力角反卓犖超絶也）名播九重為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虧講華嚴者惟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它經至於教外別傳迴任胷臆而已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鯷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揚墨之辭識者謂荊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沈矣天寶大歷間（玄肅代三宗）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邪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後漢東夷傳序中國失禮求之四夷）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導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望堂室以為依怙建中三年（德宗）二月五日示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歿旋

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藝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于智者塋域之西南隅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爲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錍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奐然中興爲受紫身通者三十九人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六弟子蓋三十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今言受紫身通謂通吳越王妖觀之道有古見身發通者無義）吳越王請謚圓通尊者本朝元祐初水嘉忠法師遣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察梁氏碑去大師塋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雀乳香一

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官義始崛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荊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子誰歸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幸三四人耳惜哉

佛祖統紀卷第七

佛祖統紀卷第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與道下八祖紀第四

十祖天台興道尊者大法師

十一祖天台至行尊者大法師

十二祖國清正定尊者大法師

十三祖國清妙說尊者大法師

十四祖國清高論尊者大法師

十五祖螺溪淨光尊者大法師

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昔吳越王請謚諸祖而龍樹北齊南岳二師未及謚今并取遂法師下無師號者即本紀之文撫其行實以為尊稱是蓋尊祖之大義也它日有能考論懿德上之清朝賜以徽謚者幸當用此定名庶乎不失其實也或疑今私謚者漢朱穆門人與蔡邕謚文忠先生晉陶潛門人謚靖節先生（見漢書）唐蘭穎士門人謚文元先生（趙璘因話錄）元延祖謚太先生（七結）此皆門人私謚无咎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

龍劄下逮荊溪九世而祖之宜矣至於遂脩二師相繼講演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亡外琇竦三師唯傳止觀之道螺溪之世賴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諦觀自高麗持教卷用還于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興實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述而不作稱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興道下八祖紀

十祖興道尊者道遂不知何許人唐大歷中代宗來依荊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凝滯荊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師為衆開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

寤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為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閑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敏之姿道俗所敬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坚遂公法師摠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祕密不外筌蹄猶慮它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舶東還指一山為天台創一剎為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曰蕃遂逸尊遂師為始祖曰本傳教實起於此（是說又撰明曙塔銘云荊溪傳行滿滿傳廣脩脩傳遂法師傳慶脩脩傳物外今依宋大宋僧傳遂法師傳慶脩脩傳物外今依宋）

導以遠師次荊溪爲正見氏親見明智者不知者時何緣得此其說

述曰指要斥日本乾淑所錄遠和上止觀中異義以三界爲無漏摠中三者竊詳述師親受止觀於荊溪無緣輒剏此說特乾淑輩爲此私義託遠師以行之耳則知日本別行十不二門題云圀清止觀和上者

九

皆其圀人之依放也指要又云它既曾附

十一

示珠指往於彼國必是依之勘寫據此又知國人依奉先所寄之本故并託止觀和上之名以行其文也四明之言斥乾淑奉先耳世人不審便謂斥遠師請以此議爲解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脩姓留氏東陽夏昆人早入遠師之室研精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爲常課六時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隨自意三昧七七日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音倖佩王素重敎門請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省發時會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唐武宗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葬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衆居上首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潛敬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舊地建塔藏之

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姓楊氏閩之候官人

父從脩師傳止觀且說且行大中末（宣宗）歲歎加趺一室妙入正定謂弟子曰汝若不死至五載登時可擊磬引我出越歲餘弟子如所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僖宗）三月十五日終于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元琇敬休慧凝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旨秀王石）天台人依國清外法師學止觀盡其旨妙於講說不以學徒衆寡二其心一日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末講散後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皆凌空舉手笑謝而去師當僖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之徒忽衆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艱其人唯清竦常操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從傳德儔儔傳慧贊脩雅皆繼世有聞云

十四祖高論尊者清竦天台人依琇法師精思止觀旦夜不懈及繼主國清說行兼至時錢氏建國吳越天台一境有同內地師領衆安堵厲其志曰王臣外禦得免兵革之憂終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長日臨座高論不已衆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者義寂志因覺彌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血及產有物蒙其首若紫帽

然（梁武帝貞明五年己卯生）幼白二親求出家乃入閩元依師誦法華（普通二年）祝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止觀於竦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偏照也（僧傳云偏州不聽）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上方有寶幢座題曰文殊臺棚柵外隔欲入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馬（即今之相比而名）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為一自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安史天寶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相繼反逆）亂（唐武宗會昌五年毀佛寺）近從會昌焚毀（僧尼）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紹羅之先於金華古蹟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燈天台韶國師姓陳嗣清涼益（即師至天台觀智者遺蹤有若舊居又與智者同姓時疑其後身云）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

九

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王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請謚天台諸祖（止謚天台以下六祖）一家教學聲而復興師之力也

十三

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會下常自疑云飲光拂釋迦文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為衣解長邪身解短邪時韶國師居雲居（屬天台）衆衆五百明往問之國師曰座主卻是汝會明愠色拂袖而退國師曰我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師聞驚曰此新戒觸忤善薩人來明舉前話師云汝不會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作禮首過國師為頌出前話云佛佛道齊宛尒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瘥歸謝師曰非師指教幾喪此生（二師口訣云女明山君言國師是智者起本法堂都料梁吳是故主會首堂中僧彩畫所放之魚）太平興國五年朝太宗自山中出居州治寺東樓夢剎柱陷入于地即徙居西偏其夜春雨驟作山頹樓傾咸謂師有天眼雍熙元年永安縣請於光明寺為衆授戒忽佛殿大像腐壞腹中出發願文乃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造此像願舍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傳法利生時會觀者謂是師前身也四年十一月四日寢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奠言已即瞑目門人累小塔空于方丈壽六十九夏五十傳法弟子百餘人外國十人義通寶為高第而澄彧寶翔為之亞焉天台官民先曾傳戒者共迎師真相於開元寺縞素致祭哀動一城天

爲悛色後徒屬謀遷塔見魏君生人髮長餘寸遂遷葬于國清東南隅證或述銘以爲識師講三大部各二十徧維摩光明梵網金剛鉢法界觀永嘉集各數徧述義例不二門等科節數卷（雜見高僧傳等文）十六祖寶雲尊者義通字惟遠高麗國族姓尹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歲生）九十四梵相異常頂有肉髻眉豪宛轉伸長五六寸幼從龜山院釋宗爲師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爲國宗仰晉天福時來遊中國（師於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學華嚴之時來中國歷在二十後以歷推之當在漢周之際今吉天福誤）至天台雲居（智顗所居）忽有契悟乃謁螺溪聞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圓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聲決聞四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四明將登海舶郡守太師錢惟治（忠懿王俶之子）聞師之來加禮延屈咨問心要後請爲菩薩戒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公固留之曰或尼之或使之（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尼語乙反）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高麗別名）師曰緣既汝合辭不我卻因止其行開寶元年（本朝太祖）漕使顧承徽屢親師誨始舍宅爲傳教院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年法智初從師學（師年五十三法智年二十）六年十二月弟子延德詣京師奏

乞寺額七年四月賜額爲寶雲雍熙元年慈雲始從師學（師年五十八慈雲二十二）師教揚教觀幾二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常呼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右脇而化閣維之日舍利盈滿骨中門人（九）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育王未爲禪時其徒苦請寶雲諸師屢建講席寶雲既許留葬骨于此地）壽六十二治平元年（英宗）主南湖法孫宗正累爲方墳石塔作記以識之（後七十七年）宣和七年（徽宗）主育王昌月堂以地（十五）燕塔壞與寶雲威師徙骨於烏石山其骨晶瑩有光考之琅琅其聲舍利五色滋生骨上有盈粟得之者其後主者智謙重刊石塔記於烏石菴中（見攝祖集）曉石芝曰石塔記謂師著述逸而不傳然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爲觀經疏記光明玄贊釋矣蓋四明稟承其義用之於記鈔諸文非爲無傳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行耳

螺溪綱羅教典去珠復還寶雲二紀數揚家業有什而世方尊法智爲中興者以其有著書立言開明祖道舭排山外紹隆道統之功也（舭音於觸也）故慈雲贊之曰章安既往荊溪亦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一家大教鍾此三良

又爲之辭曰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故繹名言誠爲實録（繹音亦抽絲也）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世傳所居在鄞城白塔巷）父經以枝嗣未生與妻李氏禱于佛夢神僧攜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因而有娠堅生遂以爲名（太祖受周禪建隆元年庚申也）神宇清粹不與衆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絶白父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從寶雲教觀（勝千）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弟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摠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于寶雲之門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

九

復夢貫寶雲之首探于左臂而行（探音他貪也亦貫也）即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探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慈貫探摘要約序果用法智自解之說也）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庋止盈十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

十六

舍爲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頹弊與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後事咸平三年（真宗）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決（慈雲行業記云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大雨大宇蘇爲刻石爲記其事）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法天昭師門人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枯其蔽天台元頴復立徵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撲以助齊頴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析難摠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傑音語務侮易外禦其務）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詣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摠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爲云有寄石壁善信上人詩有曾同結社之句據此則知俱師寶雲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議非近於諍競矧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

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慈師之處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楚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耕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後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為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開揀陰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為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令所立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卻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謂之約行則無揀境謂之事決則有境為理述退而失知所憑據是為無觀復使無教）師復作問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既徙逾年不答師復作發問以促之昭師徐為釋問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師復責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令若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為能觀智邪自發揮至令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歷七載乃摠結前後為書二卷斥昭師一不

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爲十義書又設爲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辯不可當遽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爲之記

九

三年乞郡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戒普辭以授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逮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爲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迹遐吾將授以居之後裔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

十八

遠於浮僞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弃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敢於將導何哉兼講則畔吾所囑浮僞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辯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爲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爲常七年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爲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

退身若行人之所難秘書監楊億字大年古十僧之名僧手失虹至物林謙

又公遐仰道風白丞相寇準奏賜紫服復奉書為賀及聞結戒遣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台教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良導往復數四尚執前言楊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鄰社常保護之會慈雲東下力為勸諫而駙馬李遵勗亦函書交勸

九

十九

（尚太宗女魏國公主適文和公）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是年述消伏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理毒義有咸潤者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述止疑以扶師義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旨住世演教（郡守錢希白之題必當時問諸耳）是年京師譯經院

（郡守錢希白之題塔院云內翰楊億為極使馬知節供其父神道上召問億因言遺身事上曰但傳服書請師住世傳教於是賜號法智法嗣行業晖塔銘實出李遵勗論萬曰號今僧經古之復致經題耳）

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侍制晁說之作序刻于石）五年上聞師為道勤至遣內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

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爲述抉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它師昧於究竟竅蠡六即之義一日淨覺與廣智辨觀心觀佛求決於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所宗述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

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尚無恙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卒在疾以下一節並預敘後事）天聖元年（仁宗初元）撰光明玄續遺訂成試開幃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問時天童凝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往復不已（九）太守林請師融會其說

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爲後世異說之患乃加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謂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爲之太息既逼歸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即

師不得已略易數語（往復書備在敎行錄忠法師爲後序略述其事）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衆作法縱魚鳥爲放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敕樞密劉筠撰文以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見敎行錄）嘗一夕夢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公

（二十）

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忘行錄有曾府捨莊田帖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下二句預敘後事今缺）

（宋會公初生夢老僧挾仗而來謂曰我廬山入遠公也附舟至錢唐開天竺之勝地特往瞻禮始至見素衣女子自寺門出謂逢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歷事三朝贈太師中書令追宣靖陪享英廟葉夏守鎮唐大士靈異上于朝因賜號靈感云）五年

樂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悵其後門人廣智續讚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衆說法畢驟稱阿弥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舌根不壞若蓮華然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院之左稟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楚臻則全慧斗崇矩覺琮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手度立誠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誦盡遺講法華玄義七徧文句八徧止觀八徧涅槃疏一徧

（九）

淨名疏二徧光明玄義十徧別行玄七徧觀經疏七徧金剛錍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徧光明懺七日期二十徧弥陀懺七日期五十徧請觀音懺七七期八徧大悲三七期十徧結十僧修法華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

（廿一）

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弥陀觀音勢至普賢大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萬卷所著續遺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宗鈔三卷別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扶宗記二卷十義書三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卷金光明三昧儀大悲懺儀懺儀懺儀旨各一卷自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緣二十問消伏三用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釋日本源信問釋楊文公三問終悼問答並載往生要集卷中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著述多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初受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術寡修致名遂朝彦止觀文忘中文名譽利養等內障是煩惱等外用所不同尋蒙帝令被紫服有恥無榮何勞致賀指要初成雪竇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歎讚即為設齋致慶親捧茶拯具美其事云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富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遠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

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同倚）淨覺以吾子而內睦（於目反）皆足以混亂法門壅塞祖道（混胡困反）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中去聲）東征西伐垂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變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為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惟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攝為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淛河東西（淛浙江也又音制見莊子）號為教藪者（音擇學舍）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啻（無類矣啻式豉反笑也又音翅羽攻城所通無類謂屠牧皆盡無噍食之遺種也）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佛祖統紀卷第八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一

南岳旁出世家

二世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城十

巴立慧耀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枝江慧璀禪師　此下二人見南岳紀

南岳靈辯禪師

鄧州刺史劉懷寶　此下三人見南岳紀

南岳淨人方合

南岳大善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一

雲峯慧涌禪師

鍾山智璀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南岳府君

業高四百　此下見菩薩傳

光州五百家巴子太

影堂二十八人　見光師傳

信重三千

三世南澗慧晏禪師　此下四人嗣光師

升堂受莂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衡陽令陳正業　見菩薩傳

智者旁出世家

二世天竺真觀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廬山智鍇禪師

兎官法喜禪師

兎官法慎禪師

國清智璨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大智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捷霞法嚮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獎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佛隴慧辯禪師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慧瑫禪師　天台惠普禪師
玉泉法盛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定林法崴禪師此下十一人天台紀

禪泉智令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脩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玉泉義遂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此下四人見百錄　玉泉法璨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陳少帝天台紀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天台紀
玉泉開王天台紀　中兵參軍陳鍼
太中大夫蔣添玟　開府儀同沈君理

尚書左僕射徐陵　光祿大夫王固
開府儀同柳顧言　五兵尚書毛喜
儒士梁方茂
開府儀同吳明徹（此下二人天台紀）
岳州刺史王宣武　侍中孔煥（此下二人光傳）
僕射周弘正　得門千數（梁民禪林寺碑）

諸祖前列所以明正統也至若旁出法嗣自南岳照禪師之下皆足以光昭法運力扶宗門誘掖来機扞禦外務（扞音汗捍也禦音語止也扞禦同）撰言行之要考師弟之緣撰歷代諸祖旁出世家南岳旁出世家二世

禪師僧照聞南岳妙善心觀特往參謁凡所指授無不領解後以南岳命行法華三昧用銷宿障妙行將圓覩普賢大士乘白象王放光證明又感觀音為其說法於是頓悟玄旨辯才無礙師於衆中昔行禪定皆為第一嘗用衆一撮鹽作齋飲以所用無幾不以為慮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

城十

急賣衣買鹽償衆其相方滅南岳入寂師領衆行道不異於昔

三

禪師大善幼棲林野常誦法華後參南岳得開觀慧躬行法華三昧所入最深常於山中講釋論時衆推服大都督吳明徹問南岳曰法華禪門真德幾何岳曰信重三千業高四

百僧照得定最深智顗說法無礙兼之者大善也後於禪堂趺坐而逝七日之內天常雨華異香凝結衡陽令陳正業聞師道德之盛每往禮敬蒙示法要內心歡喜後見內史鄭僧景數稱師德嘗同獵園鹿一羣謂正業曰君常稱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如此鹿何正業即率左右同聲念南無大善禪師應時羣鹿騰空而出僧景為之駭服（汪錄玉舉石不能佛獅置座空中力士頁高心息尒時實不舉石當知慈善根力令見此事）禪師慧成院氏澧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誦法華淨名勝天王經二十餘卷日為常課既受具遊建業學成實論一聽十年文理略盡

歸本邑開南岳闡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以師依文生解激之曰汝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熱盛衰功夫豈不惜哉師承訓法憎取章疏盡焚之開眼坐禪夜以達旦如此五年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三昧歷試諸行以銷宿障行之三年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彼閉目坐禪者觀道雖明開眼或失岳歎之曰智顗先發三昧後證悕持慧成今又及之二子行解亦且齊矣續於荊州枝江起創造藍寺殿缺巨梁忽六月江漲夢有木可中梁用往江視之果然信士段弘為精舍主忽氣絕召師至舍弘乃省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

上毀曰我與此人共立功業未辨（音辨具也周禮以辨民品）頗宥之王起禮足許之陳後主聞師名召之毅然不往帝又令江揔往迎且戒之曰師若不允不勞返也使人雨淚強邀上船師奮身入水去江中使更請曰若不蒙往揔等粉身無地矣師閔其意從至闕下帝躬請戒（城十四）法賜所居曰禪慧寺有常律師過師同寢夜擲蚤於地明將告別師曰夜来一檀越被凍可閔常大慙永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梵殿階吾當講涅槃及事成建講適智者自玉泉来共談玄理良久入定示滅

禪師慧超丹陽沈氏幼入道誦法華聞光州思禪師妙明三觀與天台仙城命禪師同往請業思師對衆稱之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後入嵩高餌藥坐禪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揔會京師以師行業不羣獨留供養有淨業法師隱居藍谷欽師高道躬事邀迎共止八年倍隆三慧大業初屢詔入宮說法師所居常有數虎以任役使平時誦經五十餘年幾一萬部京邑名匠慧因保恭等咸就棲止以事請益後因卧疾示門人曰生不忻死不戚吾之常也第一義空清淨正觀吾之凭杖也乃面西正坐入定遺言露骸松下以施禽獸弟子如教停月餘顏色不變夜有霞光自身而

發時秦王世民聞之（唐太宗）遣人就視深歎希有衆乃造塔奉藏全身

禪師慧耀姓岐襄陽人初從南岳居數年尽得心觀之妙岳印之曰子於實相理觀所造既深宜隨方行化以酬本志及南岳入滅師至巴丘歎曰此地禪法罕聞宜可開示有道（城十五）懿禪師邀居道因寺專尚禪寂不交人事十有四年未嘗出門一日謂人曰吾不欲惱衆欲往內華寺閒居衆留不從閱三年示疾見南岳與仙城來迎謂言可同遊淨土即趺坐入寂葬全身於內華

禪師慧湧受法華三昧行法於南岳行之既又遂獲證入乃隱迹雲峯不與世接六十餘年一志禪定當出定之頃心無它務唯誦法華既而又證火光三昧不知所終

禪師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聞人畜禽鳥聲必知其意後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禪師智璪早親南岳修法華三昧證入甚深隱居鍾山未嘗越閫炀帝屢詔勉為一赴帝請問法要禮為國師

禪師慧命天台仙城人來參南岳聞說三觀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如瀉將終誡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弥陀佛與大士來迎即

隨佛向西升空而去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
首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禀受勤行俄證
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
而行化度若負蜫蛉以成蜾蠃者也詩蜫蛉有子蜾蠃之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揚子蜫蛉之子
蠃負之教誨而連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蜫蛉桑上青
蜾蠃細腰蜂師即禮辭南岳返錫江南值本國海
舶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覩采雲亂目雅樂
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
海東玄光禪師師拱手遜避即見青衣恭敬
前少選入大宮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閒
以思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宮請法師說
已證法門吾曹受益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
臺天帝扣問師為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
別向所乘舟泛泛不進師復登舟舟人謂始
半日耳天觀上生兜率一遠彌勒座下親無著已六月矣此言天境時分當長今光師龍宮七日說法四至海船始半日耳此盖龍宮晝夜常短之驗或依以比地爾品六十小劫謂如食頃者據瓔珞記六十非虛佛成已來為久則知今龍宮既非佛國又非佛加應以龍宮自謂七日船人自謂半日各執情滯以之為實如荊溪謂六十食頃但是情謂非實妄也師既歸國於熊州翁山結茅為居集衆說法久之遂成寶坊受道之衆咸蒙開悟升堂受莂者一人文句受記亦云受莂是別了入火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堂如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淨人方合掌止南岳般若臺為衆僧執役密脩禪觀既獲證悟復得神通每伸臂長丈餘

新羅光禪師法嗣三世

禪師慧昱河東人九歲出家誦妙經暮月便過年十五請法於光禪師英儒秀發宿士稱之後十五年還嘉禾海鹽主光興寺講演法華衆聞空中諸天彈指異香滿堂後止通玄寺結徒行道十七年開足不踰閾隋末天下崩離吳中饑饉四衆逃難唯師守死禪誦自若室之初遷居南澗寺左傳有兩兔一彪相趨同止一日衆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須臾求度及期里

順化而逝

智者大禪師旁出世家二世

禪師真觀字聖達錢唐范氏其母誦藥王廟音品以求嗣遂生師舌羅紫文手有異相幼聰穎博通經史遇善相者謂之曰年少當成大器何滯塵網師始欲出家二親未見許夢天神告曰汝子法中英傑何得籠檻於此父母自是從其志初讀成實十誦始開一卷神夢語曰汝是大乘法器勿守小道陳永陽王伯智夙事師遣使迎師謁智者致書為贄智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高談寂照金石相宣時人為之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

大忍禪師見而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時朝廷征周失律（陳宣帝大建十年吳明徹北伐周兵敗為周人所執）議括僧無名者令休道師致書左僕射徐陵爭遂寢隋文帝朝三敕勞問秦孝王總管維揚兩加延請並辭疾不赴與道安禪師頭陀於靈隱山中開皇十四年郡大旱刺史劉善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義方竟驟雨霈然十五年始立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為要業受持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茲為備每盥洗遺帝地為不濡有一老人日至聽經師延問之對曰弟子即此山龍王也師曰久旱何不降雨老人曰山民無知鑿斷山脉諸龍不安使之若尒師能為諸龍授戒勸其向道則雨可即致師許之即作法召諸龍與授菩薩戒即時降雨是夜有戴冠朱服頂禮作謝師因問曰近年多旱何邪龍曰人無正信多行惡行以故惡天將地肥流入深土雖結五穀食無肥膚旱涸不常固有由也大業十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衆善寺講涅槃經出山之日手標葬處講至現病品夢二人作禮告曰淨居天遣迎禪師六月六日始臥病夢與天台同輩冀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當終講法華力得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必矣乃集衆訓曰欲出生死

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慧學弘通正法勿令虛度至七月一日衆聞空中扶樂之聲即趺座示滅道俗敲供日致千輩至二十六日容色儼然眉毫增長乃自衆善遷窆於所標之地四部大衆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旛蔽野道德之感有若此云師即天竺靈山始祖華安營撰別傳其本不存慈雲之世重修其塔作六詩以為識其序略曰今土門自開一斛遺物不知全身隨多寶以證經乎像佛龕以化往乎城十八

禪師法喜力學無倦參知識十七人得大開悟年登六十始於大蘇山值遇智者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盡舍舊徒專心禪慧陳光大元年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化尚書毛喜朝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耆年師荅曰所事者德豈論其年又問何以為德荅曰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得道即今日優波毬喜善其對常稱之朝列師行方等三昧有難來索命神王訶之曰禪師當往淨土即生得道豈償汝命邪後於瓦官趺坐入定不起于座而終

禪師智越南陽鄭氏興求婚師極辭以拒即出家遊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業五門六妙莫不深達誦法華經至滿萬部智者晚睹台嶺付以四衆二十年間循循善誘德量寬曠學者歸心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自晉王造

寺及登帝佐山中每遣僧使奉啓致賀必以師名居首上虛已加敬若智者在日無異每獲覿施用為功德未嘗有所畜也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告衆為別右脇而逝風悽雲慘地動山頹天雨異花一境寃咽

禪師法慎初居金陵大莊嚴寺從智者稟受三觀豁然深證因定發持一聞能記陳大建十城十九三年智者於瓦官說次第禪門師於聽次私記為三十卷尚未修治不幸入滅其後章安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密漸次止觀也

禪師普明會稽朱氏少有異志嘗聚沙為塔刈蒿為殿有僧乞食見之曰郎子有善根可向天台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陳大建十四年来天台值智者講次座衆初散禮足歸依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服勤左右學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誦通法華後隨智者止廬山於陶侃瑞像閣行請觀音三昧隆冬身不衣絮正行道間見一異僧謂之曰汝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言明者謂能照了三世也智者聞之曰既是冥示宜從新名智者住玉泉令造大鍾充佛龍用勸江陵道俗競為經營偶育人来視師知相不吉模開果缺乃倍工再治誠不具者莫至其聲遠聞七十里壓居國請以取

水為艱指其石曰此石出水不亦快乎泉即涌出日給千衆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為助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章安勸勿改俄而括州都督周奏鄧（温州在陳為括州）施杉柱泛海而至章安在赤城忽見師身十餘丈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吾所作當有成章安感其神異望林合掌致敬曰當依仁者畫創堂之日感山神隱形而至勢若雷震摧樹傾枝闊一步許自佛龍下至於寺日暮還返聲如初至比房聞師與之共語多勸神為善建堂既畢忽着破衣與衆言別奄然坐逝信宿屈左三指師不喜私財以所得施造金銅像十軀閱大藏二過每作利益事一運其心金帛自至

禪師智璪臨海張氏父懷仕陳為中兵參軍年十七二親俱亡服游染病久醫無效乃力疾出庭向月而卧至心念月光菩薩繫念旬日夜中夢人以口就身噓吸如此三夕疾遂（城十）瘳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為世良導即往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日初夜憩畢就牀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嘗住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撼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耳有成禪師聞

之曰此堂有惡鬼今此聲者鬼也即啓永陽王遣十人執仗為護師謝遣之曰命由業耳是夜鬼入堂槌壁擊柱周徧東西師行道禪誦坦然無懼三七日內事常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見又因往會稽路由剡縣乞食主人誤進毒蕈食訖前謝主人咲者皆吐利委頓鄰人追師十里語之咄笑曰貧道幸無宅大業元年煬帝巡幸揚州師自國請御使命至行在所引見內殿賜紫屏勞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還山為智者又千僧齋度一百人師前後八入參覲主上每加異禮唐貞觀十二年無疾正坐入滅壽八十三

禪師智晞陳氏潁川人先世遊官寓家於越年二十往投智者剃度稟受禪訣旦夕研心不見倦色智者入滅受命居佛隴時衆行三昧者頗盛殿堂房闥制度嚴整唯香臺未架當香鑪峯多椶柏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據夜夢神送疏舍木遂遣伐之寺衆法雲欲往峯頂禪坐師止之曰汝道力微弱山神剛猛不宜往雲不從師留一夕神現形驅令還初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篤梁為放生池歷年未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有漁人見僧杖篤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

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採捕時羣獸悲鳴衆鳥翔集屢日不止東山銅鍾忽響震山谷師曰此召吾也乃香湯沐浴趺坐執如意說法良久寂然無聲衆方號泣復啓目戒之曰有生必滅寧足為悲或問生處曰擾吾夢驗當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涅槃經以梵率天常愛青色用青色三昧以破此天之有）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唯一座空吾詢所以荅云郤後六年頂法師當升此座說法師常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明瑩臨終告弟子曰衆聖印我吾今往生內院矣忽聞弦管之聲即趺坐而化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

禪師法彥清河張氏陳大建七年侍智者於天台授禪那之肯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智者證之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嬈試之恬不為動專修禪法三十餘年常坐不卧隋大業七年二月晦於國清趺坐而化

禪師智鍇（音楷）豫章夏侯氏博通三論著名當世及見智者稟受禪法深有開悟晚入廬山造大林精舍專志修禪莫測其證二十餘年影不入俗隋文帝召入京辭疾不赴豫章郡守請講法華力拒之曰吾當終山舍既而道俗懇請不已勉為之行講經未竟果終於州

治之寺人始悟其先知時炎暑正盛端坐如生異香滿城數日方歇衆奉禪龕還葬廬阜禪師大志會稽顧氏依智者出家以其志趣高放為立此名每誦法華音聲清轉聽者忘疲既獲聞禪要乃於廬山甘露峯行杜多行投身猛虎虎輒避去山牡或絕終日忘餐或城十士得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福林會大業中屏除佛教師素服哭於佛像前者三日誓舍身申明正道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畢其臂灌蠟作炬度火然之光耀巖坰見者莫不心痛師面色不變讚佛誦經為衆說法聲未嘗絕燒畢下棚入定七日跏趺而終撰頌文七十紙廬山諸寺除夜衆集讀誦比文為之酸結

禪師道悅昭丘張氏十二投玉泉依智者出家誦大品般若及妙經日為常課時造寺之初未有鍾磬師於泉源得怪石縣之每誦經卷通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寂之徒屢獲祥感偶患水脹腹急如鼓唯念般若求勝應一夕腹水逆流洪腫消退隋末亮賊朱粲率徒入山師端坐不動曰吾沙門也浮幻形骸任加白刃賊異之不敢犯師身衣麻

紆日止一食常分其半以資飛走或翔集肩上或招來掌中慈善所熏忘懷無畏衣雖弊壞絶無蚤蝨常於隣居乞蚤養之勸其莫殺居山五十年操行若一臨終預與人別即端坐合掌而逝後有人見僧跪足擎鉢於清涼之上自稱為般若師蓋師常誦是經人以是為稱也

城十三

禪師等觀富陽孫氏受心觀於智者居天台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杭法忍寺請師講演明年正旦有王服者至稱皐亭廟神來謁師曰禪師昨過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鑪然香為授菩薩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趺坐稱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為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說言畢而終

禪師般若高麗人開皇十六年來詣佛隴求禪法未久有所證悟智者謂之曰汝於此有緣須開居靜處成辦妙行華頂峯去此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住彼進道必有深益師即遵奉明詧宴坐十六年未嘗下山忽一日往佛隴上寺有三人侍行須臾不見次至國清下寺告別同志居數日無疾而化龕出寺門開眼示別至山閉目如故

禪師禮宗宋氏會稽人初參長壽通達禪觀壽曰良玉徑尺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後往見智者學三觀法門大有契悟嘗注涅槃經疏為時所重景龍三年唐中宗御史馮忠怒暴亡有二童子領師庭對判官案覆罪籍見亡舅張思義曰汝不合后宮中亂越敕赴宴追可發願造涅槃疏并鑄鍾庶消往過疏是禮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神守護忠依舅誡遂獲放回尋疏未獲再被冥譴忠乞三日尋寫復俾其返誠意搜求果得其本遂急為經理後以壽終

禪師法嗣揚州人年十六辭親入道從智者學誦通法華乃於揀霞寺側立法華堂行三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衆設大齋以為禳禬忽一虎入衆中攫一人去師高聲呼云今日專為汝設齋可放此人虎即置人而退頃之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頭為其說法

十四

自此之後遠遁無迹

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臥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教化耕牛田至中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即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項上健步如飛來追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為奴以求

謝過今莊中佃奴有婬向者是其後（句式見及）
禪師慧威依智者學心觀頓獲開悟後受遺
託造國清寺凡所建立效力為多密行殊常
人不能測
禪師法俊初於金陵見智者行法華三昧即
獲悟入後弘法於碧澗學者歸仰入滅之日
仙樂盈空天香亘野大衆望其隱隱西去
禪師慧熠初居興皇寺謁智者學深禪定每
誦法華人聞天香滿室非世所有
禪師慧稠參智者學三觀後居南岳背誦法
華華嚴日為常課外人嘗見天神異衛左右
禪師德抱當陽人從智者學禪法久而獲證
誦法華多瑞應數十里咸聞異香煬帝敬異
錫號大覺禪師
禪師大忍擅得梁代養道蔣山時與智者義
集山中頓悟禪慧乃歎服曰此非文字所出
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機豈
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智論見一兩十城十）
禪師慧辯稟姿聰寤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記
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隴會別大
衆架木成樓舉火焚軀用報佛德煙籠林表
舍利交凝（往知龍相觀池深知華大）餘輝有奉可不自慶
禪師道勢幼負材器倜儻知識凡所入室莫

投其機及見智者於玉泉開說止觀頓獲妙悟禪師慧瑤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日率以為常所居之室神光夜照禪師慧晉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昧感普賢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悟入禪師法弘初於玉泉見智者稟受法要旦夜不離禪定後親受觀心論深悟玄旨智者既往乃於玉泉大敷教化唐初入京師每說法口出光明四衆戴仰同於真佛朝廷尊其道賜號悟真禪師

禪師法論依玉泉學與會稽智果終南龍田法琳皆同學智者並與智者作傳皆不復存章安所撰別傳用國清智寂禪師本稱加增益遂行於世此四師雖無事迹可尋亦皆當時得道英器（見百錄序及別傳注）

禪師敬韶會稽上虞顏氏初於白馬寺弘化十年智者居天官躬詣求學深入定慧陳至德元年十月卒於鍾山開善寺

禪師僧珍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光寺唐武德四年（唐祖高）簡取名勝住同華兩州朝廷舉師住住慧日時唐論是之（論佛道解）陳皇太子渊後主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錄百請戒文名渊南史名諱忌因請戒改此名）其請戒文云重道尊師

由來尚矣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授戒之曰傳香在手臉下垂淚師為立名善萌　及後為隋所破方悟垂淚者識自傷也善萌者不成材幹也禎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扣閤而入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在路不致勞乎三月隨後主入隋不知其終

城十六

陳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出為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開講致書至三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禮晝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解五法名曰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閣梨及講衆黑白恒結善友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欲勸王修福禳禍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炎涼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為率衆行觀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香鑪遠王一匝香氣襲回痛惱頓釋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暮月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修習夙夜不怠

蔣添玫官太中大夫吳明徹佐儀同公皆陳朝貴重同稟息法久習不懈神明凝寂雖舊苦腳疾亦為之愈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兎官開法華經題宜帝敕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

城十七

時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剖釋玄義道俗俱會開悟為多

妙玄云九句談妙即此時也

徐陵字孝穆東莞人

莒縣

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雲法師見陵歎曰頴田之儔也八歲善屬文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憲其先人曰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之陵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每崇書疏則洗手焚香冠帶三禮屏氣啓封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預聽席以為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頼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三塗三願不高不下隨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

二書見百錄

陵後身果為法華菊

六祖嗣章安之法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大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精法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成二十八卷陵與柳顧言並應奉文義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大夫終身不茹葷夜則坐禪晝誦佛典嘗騎驢
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跪拜若謝又宴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法華於瓦官固預法會即坐開悟宛同宿學
柳顧言法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戒遣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王教往留智者頻聞法要深有省發智者回自江陵晉王重乞稟受禪法師為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玄義十卷顧言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偏粗疑畧盡細閣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為莊治未竟少日鑽研今遣使人蕭通國冬承書意自當仰
城十　十八本
簡顧言頻被顧問每荅以大師必来願在夏竟便事冊楫冀此殘年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懈惰之咎大業元年冬煬帝敕顧言為智者建碑於天台國清主文尚理人服其工官至儀同三司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

時為五兵尚書兎官法會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習不因事廢大師在石像欲往天台營道場喜致書勸田謂鍾嶺攝山亦足接心而大師志頗有素不復可挽

城十

佛祖統紀卷第九

佛祖統紀卷第十　　塔十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草安旁出世家　旁出之二

二世 龍興弘景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幾十一

三世 耆闍智拔禪師 嗣吉藏　二世 永嘉真覺禪師
天宮旁出世家
左溪旁出世家
二世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三衢道賓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此陵守真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錢唐法真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下三人 左溪旁出
新羅理應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三世 焦山智昂禪師 下四人 嗣邕師　居士傅禮
焦山靈澈禪師　居士王元福
焦山慧照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支硎法盛禪師　支硎靈輸禪師 下四人 嗣道源
支硎靈源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荊溪旁出世家　二世
南岳普門禪師
華頂行滿禪師
建安法顒禪師
無姓法劒法師
吏部郎中李華　三世
諫議大夫田敦　四世
曇環禪師嗣門
仲儀禪師
道如禪師
龍興重巽法師
中丞柳公綽

龍興元皓禪師
天台智度禪師
雲峯法證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散騎常侍盧恭　下二人皓師傳
身通三十九人　大師傳論
智淨禪師　此下五人嗣皓師
子瑜禪師
仲良禪師
刺史柳宗元

中書鄭絪
興道旁出世家
興善守素禪師
至行旁出世家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維蠲法師　城十一
正定旁出世家　二世
天台敬休法師
妙說旁出世家　三世
天台處原法師　嗣凝師
國寧常操法師　二世
國寧德儔法師　四世　嗣師從

刺史孟簡
日本最澄禪師
天台良湝禪師　下二人至行紀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刺史韋珩　至行本紀
二
天台慧凝法師　四世
天台玄虔法師　三世
國寧義從法師

五世 定水慧贊法師 四明下二人嗣像師法性修雅法師會稽高論旁出世家

二世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彌法師 錢唐龍翔

三世 慈光悟恩法師 此下四人嗣因師 雍熙可榮法師 姑蘇海南懷贄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四世 奉先源清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五世 慈光可嚴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六世 梵天慶昭法師 此下四人嗣清師 崇福慶辯法師 錢唐

孤山智圓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會稽 廣慧蘊常法師 錢唐嗣聰師

永福咸潤法師 此下三人嗣昭師

報恩智仁法師 會稽 永嘉繼齊法師

孤山惟雅法師 嗣圓師

七世 永福善朋法師 會稽 嗣師

二世 淨光旁出世家

慧光宗昱法師 四明清 廣教澄或法師 錢唐

廣教寶翔法師 錢唐石壁行靖法師 錢唐 此下二十三人

石壁行紹法師

通鑑知廉法師

高麗諦觀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溫州 此下十四人嗣昱師

通照覺明法師 錢唐 千頃

寶山懷慶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天台

崇法願齊法師

吳越錢忠懿王

安國至臻法師 下並錢唐

明教曉榮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至法師姑蘇
靈鷲志倫法師下竺錢唐　安國肅閑法師
慈惠慶文法師會稽
寶雲旁出世家
二世　天竺道式法師　延慶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四明　廣慧體源法師四明与矩師書

承天清曉法師錢唐錢唐善信法師四明本紀
章安旁出世家
禪師弘景富陽文氏貞觀二十二年於玉泉
奉敕得度依章安稟受止觀常誦法華衆善
賢示身證明天童奉侍左右後於寺南十里
別立精舍曰龍興天后證聖元年詔同實义
難陀等譯華嚴自天后至中宗凡三詔入宮
供養爲受戒師後乞還山帝敕於林光宮同
天下名僧二十人設福置齋帝親賦詩令中
書令李嶠等應和以爲贈師捧詩長揖振錫
而行天下榮之
禪師吉蔵金陵人七歲依興皇朗法師出家
咨決大義後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
著章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衆百餘人奉
疏請講法華不赴壁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
華玄義發卷一覽即便感悟乃焚棄舊疏深
悔前作來投章安咨受觀法煬帝時敕住京
師日嚴寺開演妙經四部雲擁唐高祖詔居

延興寺一日晨起沐浴焚香稱佛名安坐而化平時寫造妙經二千部講法華三百徧大品華嚴維摩大論各數十徧並著章疏行世臨終之日製死不怖論投筆而化

禪師明曠天台人依章安稟教觀廣化四衆專誦法華章安撰八教大意師首於三童寺錄受平時著述甚多今所存心經疏耳

禪師大慧唐太宗賜號而忘其名初聞章安說止觀即得妙悟隱居南岳專事修禪鳥獸馴狎座隅人服慈化

禪師智拔襄陽張氏六歲依常濟寺出家日誦法華五紙經中理義畧有規繩常曰斯經乃諸佛出世大事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周觀既畢入京師值吉藏禪師命令覆述師一一乘爲雲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兩分爲否衆無對藏師曰拔公此問深得經旨遂以大法後住耆闍山寺常講法華一年五徧貞觀十四年九月於信士張英家開法華題竟與衆言別即於座上加趺而化

天宮旁出世家

禪師玄覺永嘉戴氏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宴禪觀因左溪朗公激厲遂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曺溪見六祖振錫擬旋遶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至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還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聊謂之一宿覺翌日下山復回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睿宗先天元年安坐示滅塔于西山賜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慶州刺史魏靖緝所著文為十卷號永嘉集

因草卷曰魏靖收遺文揔十篇為一集荅友人書尚附其中而不收證道歌者何邪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而別有修證者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乎義神智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耳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邪若慈恩等疏則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經合非數它寶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而已哉

洪覺範曰梵僧覺稱謂西竺目此歌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識例之比歌特未遑有識者焚之耳

論曰左溪本紀稱為真覺為同門友真覺傳中稱左溪激厲遂謁曹溪而又言精於天台止觀之道是知同學于天宮無可疑者況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之旨至此當益信是宜繫之天宮用見師授之意但世傳證道歌辭旨爭戾昔人謂非真作豈不然乎

左溪旁出世宗

禪師神邕字道恭晉太尉蔡謨之後世居越之諸暨在繈褓中聞唱經聲必凝神靜聽年十三入道依法華俊師開元二十六年奉敕得度從儼師學四分律儼曰此子必為學者司南既而去依左溪學止觀法華玄義五夏敷演聽者悅服天寶中遊長安居安國寺公卿問道結轍而至適安史繼亂振錫東歸道域士出襄漢有著作郎高子春學贈氣剛與之酬酢子春墮負滿座驚服中書舍人范咸歎曰師可謂塵外摩尼（衆若珠之明論中師子衆其論說若師子乳）既返故鄉居法華寺自至德訖大歷頻受衆請登壇授戒自丹陽以南金華以北稱為教授師建伽藍于焦山踰額大歷初中

岳道士吳筠造論毀佛觀察使陳少遊請決之師約吳筠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已敗北遂著翻邪論三卷以攻餘黨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依學有年咸明禪慧為當時聞人焉

禪師道遵字宗遠吳興張氏年二十受具戒學毘尼復參左溪習止觀及法華三昧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從焉乃廣寫法華置經院於姑蘇支硎山舉高行沙門二七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大歷元年郡刺史韋元甫尚書劉晏等尊慕大乘相與表表賜名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法於師也師於山中鑄像寫經講演妙法臨壇度人歲無虛景天寶元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身在光中以問荊溪溪釋之曰智惠光明從心流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者也又嘗見此身在空中坐先達謂是垢盡理明洞達無礙之相興元元年七月晦無疾告終寺衆同夢大殿忽傾咸知法匠將亡之兆傳教門人靈輸法盛道忻靈源皆善弘禪法云

禪師大義蕭山徐氏七歲授經傳日誦數千言年十二入道于山陰靈隱寺中宗登位尊

恩度人試誦法華中選第一開元中因丧親入佛龍閔大藏以益冥報遂謁左溪稟受止觀大悟玄旨常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正業臨終之日衆聞竑管之聲讖者謂天帝迎請誦經之相

禪師元宗永嘉吳氏遊學至江陵謁左溪稟受禪要後於毗金山專修禪觀初是山中多虎暴自師卜居絶不見跡一日學徒盛集忽一老人趨拜座前自言弟子乃虎在此嗤人多矣因師開化得脫業軀今將生天上特來報謝言訖不見大歷二年端坐示滅

禪師道源四明人受業大寶寺（今慈溪永明）久依左溪咨受止觀之法洞達奥旨學衆心服（事蹟左溪碑云明州道源跑左溪之道味）

禪師法源受業越之法華學左溪得其道旨（即越州寶應寺戒壇記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同住焉僧時大歷六年也）

荆溪季出世家

禪師普門岳陽何氏父玠為常州儀興尉因家焉師幼勤學問登進士第入仕于朝一旦悟世虚偽抽簪去髮居南岳寺左右唯儒釋典籍麻衣葛屨而已既而去謁荆溪學止觀法華之旨深有造詣善屬文尚古意荆溪敬之待以友道為釋鉢輔行兩序自稱普門子其辭簡健歷指習禪者之弊梁爾稱之曰東

南高僧普門元皓乎甚深之交也（送僧序）貞元八年季冬六日示疾于君山之偏室春秋八十四傳教門人曇瓊集遺文二百篇行於世（俄興縣君山鄉淨樂寺刺溪之受業相去數里有南岳寺）禪師元皓字廣成吳門秦氏初於龍興寺從荊溪受法華止觀之道宴坐山林居心三昧（地士）八後住開元寺梁田二君勸其著述乃注解涅槃於首序中自録所證著疏之時感庭階產異華人世莫識五采靈禽飛翔往來元和十二年仲冬示寂塔于虎丘之南原師之同學知名者百餘人不列僧數者翰林梁肅諫議田敦常侍崔恭三人也門人稟教名世者智

淨仲儀子瑜道如仲良輩

禪師行滿萬州南浦人首造石霜學禪法後往天台聽荊溪說止觀頓悟妙旨因捿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夜卧土牀燒糞掃以煖其下脫衣就牀蚤蝨噆或捫其衣寂無有也所居攢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過師出坐必嫋嫋低俯時謂此樹為茶頭作禮（嫋而酌反長也）師於四十年間未嘗便溺或謂大士現身受食而實不食故致此也開寶中預告人曰我且行矣即請衆誦文殊號泊然而化年八十八嘗著涅槃疏

禪師法顒於毘陵建安寺築止觀堂請荊溪

講說其中梁肅為作止觀堂記
梁肅字敬之安定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
古學唯肅最稱淵奧郴守厚記先友亦稱其
最善為文嘗學天台之道於荆溪深得心要
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
乃剛定為六卷蓋雲有云大師簡要而微相關最
以繫于後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書又為大
師傳論備叙傳教之大統世謂論其文則雄深雅健語
其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
識權實作天台禪林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
荆溪大師碑見崔恭作又曰朝廷尚德故以
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録故以公為史館修
撰發號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
皆著則公之官於朝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
士林歸宗比夫顏子黄叔度不為不壽矣彼
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
天寶十一年徙右補闕安禄山亂屏居江南
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
客山陽勒子弟躬安於窮搞晚事浮圖法不
甚著書唯士大夫家傳墓版州縣碑頌時時
爲金帛往請乃強為應嘗從荆溪受止觀為
述大意一篇大歷初卒于家
興道旁出世家

法師守素初從遷師受觀心之法既悟玄旨入居京師大興善寺足不越閫長誦法華至三萬七千餘部夜則虎狼侍座聽經食則烏鵲就掌取粒沙門幽玄贈之詩曰三萬遍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時以為實錄

高論旁出世家

法師晤恩字修己路氏常熱人年十三聞誦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破山興福寺求度初學毘尼聞天台三觀大即之說深符其意晉開運初造錢塘慈光因師室因講次覆述剖析幽微時稱義虎及繼踵開法道名大播初是一家教典自會昌毀廢文義殘闕師尋繹十妙研覈五重講演大部二十餘遍法華大意昭著于世師之力也與人言不問賢愚悉示一乘圓意或疑不善逗機師曰與作毒鼓之緣耳平時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右脇坐必加趺晨粥親視明相每布薩（此云淨住）大衆雲集潛然淚下蓋思大集有無戒滿闍堅一浮之言也每以淨業誨人往生者多感瑞相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有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報緣盡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忽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稱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語其徒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為衆說止觀指

歸及觀心大義即端坐面西而逝寺衆文偃聞空中絲竹鈴鐸之音久而漸遠荼毘得舍利無算後三十一年法孫智圓獲遺骨於學衆乃鑿石爲塔葬于焉腦坡

法師文備字昭本福之侯官鄭氏誦法華維摩圓覺十六觀小般若等精線不忘晉天福三問至會稽傳百法論聞天台觀爲學者指南遂來謁因師晝夜研心凡法華淨名光明疏句止觀諸文悉洞其旨每與同門思師覆述觀法莫遜於心思謂人曰備雖後進已與吾並驅於義解之途矣因師既沒復北面事思以卒其業師氣度深靖終日如愚或勸其誨人師曰講授滿門祖風未墜抗迹閒居從吾所好於是陶神妙觀坐忘一室者三十餘秋雍熙二年八月微疾凭几三出圓相謂侍人曰此吾所見淨土事也言訖累足而逝

法師慶昭字子文錢塘胡氏幼依開化院出家十三受具戒學天台之道於奉先清師用力十七年奉先謝世衆請師嗣講宛有父師之風未幾徙居石壁屬城南梵天遇明舍所居爲講院師徇請來居講風大振天禧元年四月無疾而化平時講說法華止觀諸部共百餘周傳教弟子自成澗而下九十七人先是先明玄義有廣畧二本恩師製發揮記解

釋畧本弟子清敏二師共結難辭輔成師義於是法智大師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十種觀心師與孤山亦撰辨訛以救發揮之說法智乃復徵引前後之文詳而論之號十義書而四明之學者始指恩清昭圓之學稱為山外蓋貶之之辭云

法師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名潛夫錢唐徐氏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常析木濡水就石書字列花卉若絲蘊（紐曰反濕書叔孫通治朝儀為綵蓮野外習之注云綵蓮者東茅表位也）戲為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八歲即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師傳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摳衣問辨凡二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孤山學者如市杜門樂道與處士林逋為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慇懃遣使邀師同往迓之師笑謂使人曰錢唐境上且駐卻一僧師早嬰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少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斂以陶器瘞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也得年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頹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屑微開露函若珂玉乃更製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

殛之（重音仲再也）崇寧三年賜謚法慧大師其所撰述文殊般若經疏遺教經疏各二卷（淨覺撰）般若心經疏瑞應經疏四十二章經注不思議法門經疏無量義經疏（王安石撰）普賢行法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世號十本疏主又撰圓義鈔三卷（釋請觀音經疏）

索隱記四卷（釋光明句刊正記）二卷（釋觀經疏）表徵記一卷（釋光明玄）垂裕記十卷（釋淨名疏）發源機要記二卷（釋涅槃玄）百非鈔一卷（釋涅槃疏金剛身品百非之義）三德指歸二十卷（釋涅槃疏）顯性錄四卷（釋金剛）攝華鈔二卷（釋圓覺疏）西資鈔一卷（釋自造彌陀疏）詮謀鈔一卷（釋自造心經疏）谷響鈔五卷（釋自造文殊般若疏）折重鈔一卷（釋自造大論云折重令輕）正義一卷（釋十不二門）閒居編五十一卷（雜著詩文）皆假道適情為法行化之勞贊云嘗謂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一乘修證為最後垂範之典門人有以撰疏為請曰此經解者已二三家學者未安其說師胡不以三觀四教約文申義以啓後人師從之研覈大義以為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契淨覺謂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及也（林間錄天台聞西天有首楞嚴以世主秘嚴不肯傳布天台常違禮頂早至此土又清涼云此經吾不得而見之矣當有宰官菩薩以文章翻譯佛語又數百年當有由身北土以吾教經此）其疏四十二章經云佛教東傳與仲尼伯陽之說為三然孔老之訓談性命未極於

唯心言報應未殫於三世至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無也至若釋氏之爲教指虛空界悉我自心非止言太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非止言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有以見仲尼伯陽雖廣大悉備其於奢神明研至理者畧指其趣城十二

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教歟又曰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遠惡勝殘去殺不得不同也十三

梵天昭法師法嗣

法師咸潤宇巨源越上虞鄭氏七歲事等慈子明遊愛县戒精究毗尼因入天台讀智者三觀文有所省遂詣錢唐開化昭師學博通法華淨名涅槃楞嚴之旨昭師敬其威成俾之分座及昭師赴梵天復令自代景德四年上虞宰裴煥與里中緇素迎還等慈宣演大教天禧初徙講郡之隆教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爲淨覺所破昭師示寂復授以鑪拂嗣居梵天講演無虛日天聖三年徙居會稽永福聚徒五百日遣衆行化以供二時營造普賢像率衆行道大士放光證明時人學之曰慨主謂可亞慈雲也門人述其德曰師踞伀床揮麈柄時漸三紀五舍百講業成名立無媿古人乃請李淑撰傳教弟子題名

記善朋爲之首云
孤山圓法師法嗣　法師惟雅久依孤山悉得其旨孤山製西資鈔以解彌陀疏扶病隱几口占其文使雅師筆之初日午後衆毫畢日初夜絶筆云
鏡菴曰孤山以高世之才彌天之筆著十疏以通經述諸鈔以解疏其於翼贊教門厥功茂矣但其相承所說法門言境觀則以真心爲境論惣別則以理性爲惣判事法二觀不許修證廢光明廣本不用觀心唯論心具心造不許色具色造如是等義布諸簡策於是義學之士有習其說者世必指爲山外諸師之見惜哉夫稱宗師者須具三眼一曰教眼明識權實大小之法也二曰道眼親踐諸行修證之門也三曰宗眼深窮圓頓即具之旨也往往山外諸師宗眼未明以故所見未臻圓極耳別教菩薩神通智慧豈容思議以由未證圓位城十一被斥爲權又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然則議山外者請以此意恕之十四
淨光法師旁出世家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唐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同居石壁寺去杭二十里在龍山之西時詔

國師法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即使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既偕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復回石壁為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出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嵩明教論之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舜公見知於韶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二師皆得以親事之豈不偉歟

法師知廉賜號通鑑久學螺溪以其師崇建數宇將永歲寒之績為請彭城公錢儼(琥)作傳教院碑於螺溪時太宗雍熙三年也

法師頑齊錢塘人吳越國時賜號崇法初傳淨光之道精研止觀後參韶國師發明玄奧周顯德初螺溪居民張彥安詣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嘯考擊鍾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龍樹之道將興此地邪因(城十一圭)納之頑齊初為法華紹巖弟子聞其事以白師輟衆施三萬為建法堂厨屋襄苫累堁悉尚朴素蓋稟師之誡也既成淨光與學徒二十人俱往既而雲居韶禪師(時在天台為疏于漣南王忠懿王子吳越亦嘗改元稱帝有寶正寶泰之號其詔于多封王有嶺南鄧許諸王之稱見臨安志)即施財架懺堂諸屋以廣之

（續傳教院哲及傳燈）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妙玄既散失不存永嘉所錄知是如此）韶師先曾見我論耳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荅則奪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嘗以所製四教儀藏於篋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後人見故篋放光開視之唯此書而已由是盛傳諸方大為初學發蒙之助云

述曰吳越王抗海取教實基於同除四住之語及觀師製四教儀至明圓教中故特標永嘉云者所以寓當時之意俾後人無忘發起也此書即荊溪入教大意觀師略加修治易以今名沒前人之功深所不可

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字文明世為杭之臨安人祖武肅王鏐（避唐僖宗時率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昭宗時昌以越叛鏐貽書切責不聽乃悉兵誅之自是盡有浙東

西之地乾寧四年始封吳越王梁開平初加封尚父淮海節度使傳子文穆王元瓘瓘子忠獻王仁佐忠獻破李景兵取福州既卒弟倧嗣位明敏嚴毅為大將胡進思所忌逐之（倧子孫私謚為遜王）乃迎立傲即文穆第九子俶始於晉閒運中為台州刺史（本朝大祖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乾德元年冬郊禮遣子惟濬入貢開寶八年隨王師克金陵（南唐李後主）九年二月入朝詔賜勿屢上殿詔書不名封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四月歸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入朝乞以所管十三州叛籍歸天府詔許之改封淮海國王賜玉册金印居京師禮賢宅子惟濬惟治皆以節度領郡事忠懿居京師十二年而薨富貴榮盛莫與為比忠懿天性誠厚夙知敬佛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甚工中藏寶篋印心咒經亦及八萬四千數布散部內以為填寶（錢塘諸邑西湖南北山諸剎相望皆忠懿之創立也尊事沙門若天台韶國師永明壽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既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實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

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王嘗造金字法華經二十部散施名山（今國清所藏是其一）述曰清獻趙公有言錢氏五王三世凡百年當天下大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甚衆獨吳越奉屢朝之正朔不絕貢獻不失臣節暨　皇宋受命又能封府庫籍郡縣（成十一）請吏于上仁足以保民智足以全族唯錢氏一門耳歐陽公五代史則曰錢氏崛起非有功德百年之際虐用其民嗇何二公立論之相戾邪當五季時崛起而僭號者曾何有乎功德重斂以困民窮兵以殺民天下皆是也豈能若錢氏全民土而歸（七）聖朝邪至哉清獻之辭仁以保民智以全族歐陽亦太過論矣

國清昱法師法嗣

法師契能永嘉人神悟謙公之師得教旨於昱法師主天台常寧講道不倦自智者而來以鑪拂傳授為信至師嫡承為十四代晚年以授扶宗忠師扶宗曰吾得法廣智矣敢辭師乃藏之天台道場遂不復傳

述曰螺溪門弟子以百數而本傳指寶雲為高第不載昱師名疑昱師見螺溪在最先故早傳鑪拂寶雲後至而其道大振故傳中推為上首以此言之在道不在鑪拂

也夫鑵拂祖師之信器傳之久不能無蛀或以情得或以力取於道何預焉能師欲傳之扶宗而辭不受固也藏之祖師行道之場而去宜也向使扶宗妄受復妄傳適足以起後人之紛靜於道何在焉

寶雲旁出世家

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太平興國乙亥歲生稍長不樂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太祖乾德元年癸亥歲生稍長不樂有童子踞佛像之首已而師至年二十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壬午往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師

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道雍熙元年來學四明十二年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上也及見寶雲正所夢僧即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諦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殺然入大慈佛室

地十二

用消伏咒法自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于此至三七日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所屍盈室師踐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寐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

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鳴鐘肌如白玉淳化元年（太平興國十三年）二衆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懷胎驢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產已不復至嘗往見法智開門外聲欬呼侍者曰通聞外聲有若聖人然侍者亟出視反報言惡雲至法智大驚曰吾兄轉報矣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自幸觀音幽贊命匠刻旃檀像及自身頂戴之相撰十四誓願納其腹工有誤折所執楊枝者師大懼即手接之（此像今在天竺識跡）不膠漆而合咸平三年（宋真宗）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同法智異閒師率衆行請觀音三昧寘約三日不雨當焚其軀如期雨大至太守蘇為建碑以述靈異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五年（師年四十自淳化庚寅至咸平四年辛丑凡十二年居四明城十一）歸天台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益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俱聽命乃為著野廟誌以戒之祥符四年（章郇公得領郡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畢有三沙門披納而至請預盂蘭盆講席揖其坐忽不見道經黃巖有豕奔伏于前推其來乃逸

於屠肆者償其直而豢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赤山寺瀕海而高師遙謂人曰此宜建塔先是山巔有異光中有七層浮圖之形光照海上周四十里皆漁人之篤梁或以語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不復為漁時東山結戒會天大旱師卓錫石縫泉即湧涌（今石眼泉）七年杭昭慶尋一率衆致請初杭人屢請西度未之許至是始見從師嘗夢君妃胎十二年及出台入杭果應其數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慈慧法門嘗夜施摶食於水濱漁者聞衆鬼曰今夜雪甚師不至矣一鬼曰師慈悲人必不忘我須臾師籠燈踏雪而至八年蘇人以郡符迓師於開元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屠酤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遺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遂憮然復杭（智者遺書云荊州法集聽衆一千學徒三百州司惶懼謂舉國或豈可聚衆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獎增長此五恨也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隋真觀師所營天竺寺也寺西有陳時所植檜巢寇燎毀僅存枯枿是年冬枝葉復生因名重榮檜賦詩刻石以兆道場重建之瑞治定往生淨土懺

儀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詣京師因盛稱師之道始賜紫服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十月復歸天竺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頌法門淨土略傳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施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見金剛三昧經（缺十二）丞相王文穆公撫杭名缺其宗（二十）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衆生三法妙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衆嗟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別集中有講題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四年公為秦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先答立教大義次出諸子索車之文録古義一二及慈恩破天台義對智者正釋並決是非以為古今諸師無一可取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文見別集師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後文穆尹應天府因徵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遂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州迓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會乾元節公以其道聞于上乃賜慈雲之號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母李氏錢唐人

其父仁德以師熏修精至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山中為國行懺師為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薨天聖元年仁宗内臣揚懷古降香入山敬師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旨入藏賜白金百兩飯千僧以為慶師乃撰教藏隨函目録略述諸部大義謂玄義統明五時廣辨八教出世大意蘊乎其中文句者謂以疏句分節經文荆溪各有記釋猶五經之有正義也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止觀者定慧之異名即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它能所無不具焉又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緇素皆遵誦之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屢入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五年中秋月望之夕望作望非桂子降于殿庭師取其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六年正月遣學徒往四明致祭于法智有祭文悼詩之作始於寺東建日觀菴送想西方為往生之業九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夢荆溪授我經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殆終此講乎因與衆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

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賓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領之草堂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以勉徒衆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門人尚欲有禱以觀音至師炷香瞻像祝之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来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或扣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師嘗製龕銘曰遐楊既入斂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十九夏五十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千雲鷲峯紅光赫然稟法者文昌等二十五人登門學者以千數度弟子若盧輩垂百人明年仲春四日奉遐楊葬于寺東月桂峯下與隋觀法師為之隣焉師幼善詞翰有詩人之風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其雜著曰金園曰天竺別集皆行於世有貴官注楞嚴求師印可師烹烈談謂之曰閣下留心佛法誠為希有

塹二

今先申三問若荅之契理當為流通若其不合當付此火官許之師曰真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注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為是何義

三

昔師注者云初變一為十以三世四方互成十二次變十為百三世四方互成百二十三變百為千三世四方互成千二百是為一根功德之數總六根為七千二百除眼鼻身三根各對四百實得六千為六根功德

也一為數主十百千為三疊凡三番賦成其數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因措師即舉付火中於是楞嚴三開自玆而出仁宗閱師所進光明讚國儀至聖帝仁王慈臨無際之文撫几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亟令宣召則已入寂矣師始出家郡校諸生慕師才俊勉回業儒為詩荅盧積中有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為期於行道四隅置鍱熾炭遇困倦則漬手于鍱十指唯存其三其建光明懺發每架一椽凳一凳輒誦大悲咒七徧以示聖法加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積薪以焚其屋儼然跏方膞陳通之亂三經寇火皆不能熱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茲豈獨顯教門之神迹誠有以彰國家之有道也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三十年特謚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行業曲記修三昧記天竺諸祖宗源記卷一

鏡菴曰道藉人弘人必体處此三者不可不畢備也吾道始行於陳隋盛於唐而替於五代逮我　聖朝此道復興螺溪寶雲振於前四明慈雲大其後是以法智之創南湖慈雲之建靈山皆忘軀為法以固其願而繼之以神照啓白蓮辯才兆上竺於

是溯河東西並開講席卒能藉此諸刹安廣衆以行大道孰謂傳弘之任不在於處邪然靈山之刹三羅冠火而不能壞此豈非至人誦咒加功願力堅固之驗也哉江州太守許端夫序其詩曰慈雲之詩文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蓋合於情動形言止乎禮義之意昔貫休作禪月集初不聞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輔教之義中庸子作閒居編言雖鳴道而文句閎肊有失詩人之體慈雲則不然文既清麗理亦昭顯雅正簡淡有晉宋之風蓋其道業宏大故詩名不行也

法師異聞餘杭人潛心天台之學每謂但解未足以展志故汲汲以修諸三昧為要務及来參寶雲盡通其旨至道三年法智弘道於延慶輔賛之功為多以寺宇頹毀乃同丹丘覺圓并力經理不逾三載衆工畢就法智立誡誓之石示十方之規必聯次師名稱二師云後同法智結十僧行長懺三年誓焚軀以報佛恩時揚文公屢貽書勸止事竟不行師居延慶四十年凡法智所修三昧未嘗不預法師有基宇及賢錢唐王氏母夢梵僧授以舍利吞之遂有娠生五歲從天台壽昌法超為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

之授以法華止觀隨言解義曲盡其妙端拱
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常數
百人每白黑月必集衆自升高座誦菩薩戒
法勸道俗念佛四十年至萬人凶年持鉢以
供聽衆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令祥請曰
和上西歸寧無留訓師乃廣談圓旨經時不
盛一　二十四來
已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樂奏師曰西方三
聖人來也即右脇西向而化荼毘舍利莫數
門人悟持結塔於慈溪之靈龜山有夢師威
儀迎往西方者有夢師坐青蓮華對佛說法
者有夢三身如來入靈塔者有夢彌陀授記
為超壯如來者法智聞其逝歎曰卧病談玄
臨終見佛是可敬也內翰楊億致敬真相為
之作贊

佛祖統紀卷第十

全三學撰行
紫柏老人楊源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之十二　域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一

天竺式法師法嗣

世二 妙果文昌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系二

保慶法潤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諫議大夫胡則

侍郎馬亮

世三 妙果天授法師 嗣昌師

淨慧思義法師

天竺本融法師

丞相王欽若

職方郎中崔育才

明智祖韶法師

真淨思永懺主

海月慧辯法師 嗣明智二人

辯才元淨法師

神智載昇法師

世四 法寶從雅法師 嗣海月二人

圓應德賢法師 嗣淨慧五人

慈覺永堪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霊山則章法師

廣惠居白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 嗣辯才二人

世五 指源如果法師 嗣法寶

慈受子琳法師 嗣慈覺

興國基法師法嗣

世二 興國令祥法師

錢唐曉法師法嗣

世二 法顯遇成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嗣神智

福源悟持法師

三世光率守仁法師
四明法智之作興也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嗣其業而大其家者則賡智神照南舜三家爲有傳明佛意示衆法用廣垂裕無窮之謀中興教觀遠今爲有賴此諸師列傳之所由作也若夫慈雲一家昌諸師之後五世而蔑聞今備叙列傳而先慈雲之派者將以順其承襲而不使紊雜乎四明三家之子孫也

天竺式法師法嗣

法師文昌永嘉人父依慈雲克盡其道時衆推爲前列復往南湖見法智所詣益遠既而旋鄉爲妙果第一世妙宗新成寄寫本置其講授且戒之曰或有異處可剳取附來慈雲門弟授講者二十餘人師爲之首見慈雲行業記四明與矩師書法師祖韶天台劉氏賜號明智十九通法華得度入東掖參慈雲得其奧旨既而侍師遷靈山居第一座慈雲將居草堂謂師曰汝當往代本如居能仁而俾之來繼此山師即著草屨欣然而行至江滸呼其回曰吾試汝耳汝當竟住此山師既奉命一遵成規講訓之外行四三昧爲常課棟宇未具力爲經理一日告衆曰吾受慈雲之寄今老矣亦將有東嶺之事慧辯爲吾上首其善繼我乎遂入草堂以自晏晦未幾示疾趺坐而逝年七十二

臘五十二師昔於東掖行光明三昧百晝夜至期方半忽見旌幢滿前導者呼曰大辯尊天師即作揖天曰師所住處傳通大乘利益羣品言訖而隱常住京師道出淮泗夢僧摩頂曰吾文殊和上也示汝五無生義旣覺五藏豁然如咀冰雪又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曰吾爲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依正皆如雲影有人問曰人見和上何因歡喜曰視人常起佛想

法師清鑑雲間人賜號禪慧爲慈雲撰熾盛光念誦儀序其略云慈雲尊者以行光教門弟子清鑑以所稟四種三昧行法遺編獨熾盛光未廣流布遂因其舊五章補助始末加示法釋疑之二以爲七科

熾主思求號真淨入道于秀之勝果又親慈雲勤修淨行時衆高之謂足上儗其師亦稱慨主

侍者思悟錢唐人侍慈雲講最久故能深達觀道善持呪法加水以愈人疾求者如市（三）當課誦時身及奉像俱出舍利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悟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千手大悲像課呪以誓曰事果遂當焚軀爲報會公薨悟誦呪益精明年得旨師喜甚積薪爲

樓白慈雲求火種雲於鑪中舉紅炭與之引手以承了無難色即入薪樓火息之後袈裟覆體儼如其生慈雲乃加香木行呪頓以焚之隨酸而化五色舍利無論其數三歲之後求者尚復慈雲爲讚以刻石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酸赫赫其樂愉愉遺火將滅儼如加趺遺骨後碎粲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副無芳年三十真我丈夫

明智韶法師法嗣

法師慧辨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至合澗有老人冠帶逾梁迎揖入門而失明智一見大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明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一夕夢音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誨人當得辯慧穿苦胖疾夢天神以金槃盛水使之瞑目引其腸流之後八年明智俾繼主席翰林沈遘治杭任滅見者多惶懼失據師從容如平生講異之仕以都僧正薦子瞻時爲通守爲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辨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牘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内寺院虛席者即涓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問

問義科場設棘圍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爲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成以爲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夜有盜入其室脫衣與之令從支徑去晚年倦酬酢以六事隨身歸隱草堂衣絺生具紙被拂子手爐爲六吳越大旱禱天竺觀音像久不應師時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午中必雨如期果驗遠近感師誠致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罹告衆就別合掌加趺而化初師遺言須東坡至方闍龕四日坡至見趺坐如生其頂尚温坡盡敬而退

東坡集云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惠州師之弟思義囑參寥求作讚因序之曰余在杭夢至西湖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辯才之流皆行道於其間乃作三絶以吊之云欲尋遺迹强沽棠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其一其後參寥往顯水謁子由曰辯才既以子贈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乎子由亦爲銘其塔

法師思義字和甫湖之武康凌氏試法華中第一得度依明智學隨聞隨悟常開帳出十難師荅之悉契旨明智退居草堂衆從入室

既散師猶侍右智曰汝適何見荅曰見大衆拜而退智曰吾示汝將來義當住此山紹隆大教後汝亦來居此室也師歷修四三昧行忽頸上生一肉癭夜夢切德天食之以挑其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帥杭請居天竺大振法道住山二十三年退

閒草堂皆如明智之記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中夜趺坐別衆而逝大衆誦念久之忽復語云侍觀音大士行見一沙門金色長身垂髻謂我曰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二十五日復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如引導之狀向西而隱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吾頴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諦止觀方便五綠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辯才

之殁七年翰林沈遵撫杭（太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檇李（檇音醉地名今秀州）師以鑄鐘例被追辨卒而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鉼設問荅述圖事理說盡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新洗白雲歸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為語山客開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成藍宇六年太守鄧伯温請居南屏越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於禪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法師於此舊無緣不宜久住既奉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嘗問師曰北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坡子迨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摩頂數曰即善步（坡詩云師來為摩頂起走趨奔塵）將示寂乃入方圓庵（泰觀記未詳出處）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抱參寥告之曰（參寥道潛）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至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臥奄然順寂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弟子懷

楚詣汝陰請誌于東坡坡命子由爲之銘師講說不間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者晝不得至夜中人靜庶幾能聽梵指供佛左三右二有欲效之者師止之曰如我乃可脩西方淨業未嘗須臾廢或禱大士求放光光即隨現沙門熙仲對食視師眉間有光遽起攬之得舍利數粒後人嘗持以屢得之嘉興令陶豕有子得癡疾祝之即愈諸暨陳氏久患心疾漫不知人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布衣李生久習禪觀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爲之請未言其名力拒不許若先知然秀州狂僧邵四頭以左道惑衆宣言欲建大塔爲兵人禍福施者雲委以師不可欺憚於入杭先遣便頒以錢十萬供僧師荅曰承以建塔淨財欲飯僧教有明文不許互用狂人大慚而止

（城公遣使史略云教初適杭尚見五公請有禪聽禪有建書後二十年獨餘此前今又去見後生聞來）

鏡菴曰道大德尊智高辯富作大法主爲城士世所宗而於出處飲啄之緣猶未得其自在住上竺幾二十年居靈山僅及一月然則結緣之論雖大賢有所未免

七

法師戴昇會稽人號神智久參明智時輩推其善說先是錢武肅王卽杭日嘗患目眚夜夢素衣仙人言自永嘉來明旦永嘉僧投牒

碩以觀音像獻言得之海潮諸山迎之不能舉既而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至一見像已曰即遜明乃創菴名與福以奉之像坐高六尺梵相奇偉燈夜仰望猶若生人元祐閒師來居興福時清獻公為帥亢旱大疫父禱不應遂罷遣群祀請師迎像入府醮得一夕甘雨如注疫亦以息公為奏于朝賜師神智菴名圓通

海月辯法師法嗣

法師從雁鈸唐人賜號法寶始從海月學通止觀乃自謂曰言清行濁賢聖所訶遂入南山天王院誦法華至五藏（言藏者且以五千四十八為數）金剛般若四藏彌陀經十藏禮舍利塔十徧（言徧者以八萬四千拜為數）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聲佛號五千萬聲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遍心期淨土一生坐不背西意使無為揚傑為製安樂國讚三十章以美之其一云淨土周沙界何勞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師欲廣化世俗遂於受業淨住寺圖九品三輩刻其讚于石觀者皆知感化一日無病趺坐而亡有天樂鳴空異香入室之瑞

法師智深賜號慈行嘉禾沈氏初依海月學教觀既成歸受業崇福西寺開長堂雲水供億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專念淨土勸

人稱佛號從化者不知數政和乙未六月坐亡留龕七日色不變荼毗之日異香襲人人收舍利與骨俱盡

淨慧義法師法嗣

法師德賢臨安人賜號圓應為兒時相者曰它日當有官阨唯出家可免父信之令往依城十二叔父海月月斥之曰我翁孫相繼家業始成汝欲來此作主人邪師遂去暨落髮復往天竺參淨慧大明教觀之道久之遂居第一座有俗士謁淨慧言室女為祟所嬈乍啼乍哭頭師慈救慧曰我首座可以治此士往扣之師乃令女所居閣上設一榻既至即就榻睡少時竟去女白父曰適蒙法師開悟於我今永去矣自是神識安定淨慧聞居草堂師繼其席果符海月主人之記居五年無疾而終

語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恐不能逃門人造像入祖堂乃用鐵讖其項建炎中金虜真珠王子領兵犯浙入天竺升祖殿衆像皆避席而拜獨師像不為動王怒令斬之以項有鐵不可傷乃令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虜大驚讚禮而退

法師仲元號神智妙年納戒即學教於天竺淨慧及繼主祖父道塲道風大振六年將退開章堂請首座永墀以自繼且謂之曰首座

寮中什物並留後人方丈所用亦自是師止攜三衣一缽香合拂子尼師壇紙被浴具世稱為七事隨身過草堂及觀首座寮止一紙衾了無餘物人莫不高二師之風

法師永堪賜號慈覺高介特立平時不履尼寺從淨慧學克肖其道後繼神智居天竺二

十一年四海學者推為宗主嘗訓於衆曰明道而不克行是猶見飯而不肯食終為飢人也別日又謂衆曰汝輩一向忍飢何為衆媿其言一時學士皆相率進行為世英偉云

法師慧日賜號寂照學淨慧得其旨淹貫三藏樂習禪定虛懷待人不別愚智有辱之者未嘗有色人皆稱之為得大忍佛繼慈覺居天竺十餘年講道精進有光父兄之業

法師思尚早從淨慧妙盡其道政和元年詔居上竺賜號圓悟講說簡明學者所仰嘗曰吾宗義學也不旁通儒典而事講業者吾恐未盡其義苟義有未盡其意何所在得意亡言自是學成之人若初心向學須先尋文義可也

辯才淨法師法嗣

法師若愚海鹽人馬氏賜號法鑑學教于辯才號稱風成郡以南弘興教迎之不就奉辯才杖屨閉居龍井若六年後於湖之仙潭營

長堂接待建大閣造西方像結道俗念佛營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者多衆佛接之瑞蹟庚丙午九月謂其徒曰吾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汝曷可淹留即命衆諷觀經甫畢乃云聖相現前吾其往矣即留偈曰空裏千華羅網遍中七寶道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閣維得舍利數百粒塔于東麓初入道夢白衣女授七十二策後壽果及其數

慈覺堪法師法嗣

法師子琳賜號慈受幼學于慈覺深悟圓旨復謁佛智裕禪師重研心要時天竺以慈福太后請為功德師被旨住山二十八年講演之際唯提大義禪侶聞風而來者咸服其辯大慧杲禪師過之相與劇談不覺達旦謂師曰時人秖知老師有教徑山卻許老師有禪為題其真云悟得旋陀羅尼三昧於一切法得大自在舌端之上海波翻第一義諦無違

肯孝宗乾道元年春召師問道上曰朕欲諦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曰參禪如何師曰禪須自悟上曰何以為功師曰澄寂身心久當自契上說後因召問當世有道之士師以上竺慧光對上欣納之一日謂門人曰吾為前座十八年日課蓮經一部每

於禪定夢寐得見普賢住持以來無復夢見信知領徒損己其言有實遂屏跡草堂經半載忽書偈趺坐而化傳龕臨句時當遠雲而身常温煖

法寶雅法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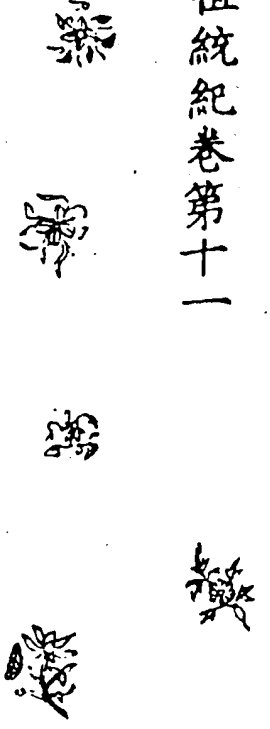
法師如泉錢唐人學于法寶唐復禮法師問學者偈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則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懵茲理頓為開玄妙析之出生死師謂此問有二意初四句問真法本淨妄何由生既生妄已云何止妄而能即真此說從真起妄反妄歸真之義次四句問始終有無既云無始云何有終若無於終何有於始後二句為請答自古涉法師清涼圭峯各有偈答而洪覺範所錄（林間錄）謂皆未副問意彼問真法本淨妄何由起而今但云迷真不覺此答人誰不能師乃別為之答云真不守自性照分能所起隨緣染淨熏復性方可止真妄一體即故說無終始迷悟自情分始終宛然理達此真妄源誰復受生死識者謂此答始可以盡問意師所述教義名指源集（城十二）（十二自序云紹興十二年述）

興國基法師法嗣

法師悟持慈溪人受業于興國誦法華試中

得度傳受基法師之道悉達深旨每俾代講綽有父風邑西永安林泉尤勝衆請為起廢歷十八年殿宇像設無不畢備寶元初仁宗聞于朝賜名福源安衆講道僻為法席為人寬和接賓客有加禮雅尚清談終日不倦所居多植嘉果築塘治田凶歲無歉法食俱運人皆樂依四明教行錄有三書與持經永安山主者是也事見福源開山記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二

四明法智法師法嗣第一

廣智尚賢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浮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合瑩法師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崇法嗣端法師

四明文粲法師　丹丘嗣謙法師

四明頴梵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四明自仁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三衢懷壟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嗣法二十七人塔缺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實錄塔缺十二
升堂一千人塔缺

法智法師法嗣

法師尚賢四明人賜號廣智依法智學教觀聞講淨名頓悟性相之旨歷事既久遂居高第天聖六年紹繼法智主延慶道化盛行雪竇顯禪師聞其名出山來訪標榜煎茶以申賀禮人傳以為盛事嘗晨入懺堂見一虎伏几前師直進展尼師壇於背亦無所覩日本國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為贄請學輪下三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明道中紹淨覺居靈芝致書於師論指要解三千之義祇是心性所具俗諦之法未是中道之本請師同反師承師援荊溪三千即空假中之文謂何必專在於假以輔四明三千俱體俱用之義學者賴之（往復二書並見廣智遺編）所著遺編及釋金錍（已釋十類即共宗忠師所錄原智傳法智二師口義）翼讚大教至為有功經體一章尤善發明續遠妙宗之旨又嘗著閘幽誌以七種二諦消光明諸經之王（四教之正三接之旁）法智是其說及後作光明記遂

采用之（見口義經體章）

草菴錄言曾魯公為廣智撰塔銘而後世無傳當是與寺俱燬于建炎之寇惜哉

法師本如四明句章人受業本郡國寧初依法智於千衆中有少俊聲使典詞翰有法則為世所愛嘗請益經王義法智曰為我作知事三年卻向汝道豎事畢復以為請法智厲聲一喝復呼云本如師豁然有悟為之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法智肯之曰向來若為汝說豈有今日祥符四年慈雲遷靈山親往法智會下求可為繼法智曰當於衆中自擇之慈雲閱視至師即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東山能舊名）大振法道歷三十年衆常五六百法華涅槃光明觀無量壽觀音別行玄止觀金錍觀心論等皆講說六七過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瑞驗屢見寶歷二年七月駙馬李遵勗為請于朝賜神照法師紫方袍及賜智者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資講說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睡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今蓮寺虎溪亭）後於虎臥處結屋為菴歸閒其中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師每禪坐必連牀昇行空中師未嘗問一日五神請曰師既踞吾居乞於此向山岡建祠塑像已備泥在山矣師

徃視岡上有新泥一堺以之塑像無所餘師
眾廬山之風與丞相章郇公諸賢結白蓮社
六七年來遂成巨剎乃以能仁山林三之一
指嶺為界以供樵薪仁宗欽其道遂賜名為
曰蓮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說
法與眾訣別其夕法堂鼓閣方丈棟梁皆折
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向
而去詰旦右脇安厍而逝時天氣盛熱異香
非常明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門人啓鑰視
尊容如生爪髮俱長有大蓮華產于塔前葬
七十臘五十三嗣法處咸等甚眾師嘗於天
台邑中為眾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

者塔國清寺赤城山交射於法座之上又因
供千佛飯一千貧人置華於席下佛座華應
不萎而反萎貧人座華應萎而反不萎舉眾
為之歎異嘗著仁王懺儀撰行法經疏至十
種境界而止後咸法師續而全之

問宣子記曰嘉定四年春住山鑑堂謂師
城士
塔當方丈後狃於風水非宜之說將遷之
十四
破土數寸香氣襲人掊上產蓮華一莖光
明奕奕暨發函慈顏儼然須髮長垂衣被
不壞舍利滿龕一眾驚歎於是亟掩藏之
鏡菴論之曰法師血肉之身衣被之飾在
土二百年而不壞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

所持噀能若是人或以輕褻祖塔欤鑑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啓視之曷足以知法師正報親依堅固不壞之瑞為此舉者其祖冥使之乎（觀經跋以華座觀為親依今以衣被例之）法師梵臻（初名有臻其宗特改）錢唐人具成之後即問道四明見法智晁為說暮聞講妙玄文句大有啓發及還鄉邑以不親授止觀為之恨乃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以表師承皇祐三年初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杭守吳侍讀聞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次綜括名理貫穿始終舉一義則衆義洽然窮一文則諸文允會當時強記者因集以成類

初集類之作由法智講授散引諸文有仁首座者録為五類既而淨覺增其二括蒼聰師加其三佛慧才師重撿諸文節為十類四明吉師隨諸部帙各為詮次廣智見之曰類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知其綱要失在昧其起盡暨師興教之席群峯森初詮為高座緒餘（城士）

十五

起果會賢別立題叙消文一一文下開示来意正釋觀心號為南屏一家（天竺韶師曰神劍法身沈誤後學去也捲卷書興無相明力魅勿傳有醜醜化指拍法歲變見大之語）吳公當休沐必往聽法垂紳正笏立于閫外師未登座終不入師夜赴請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妾有哀禱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

找此婦置牀上舉大刀斫之如涅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每與淨覺辨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竪赤幡放西竺聖師與外道捐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幡上郡侯覩師法戰之銳就辭解之曰行文製作臻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自此弭兵聞者莫不凜凜東坡初來抗與師最厚後為郡而師已逝見其行狀曰此文雖工未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語凡經史群籍有遺忘即應聲誦之崇寧中詔賓相法師法師則全字叔平四明施氏依報國出家即造法智學教觀時南湖競推十大弟子師為之冠為旁通書史尤善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失人以是長之住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尤加敬嘗謂人曰叔平才氣凜然若以儒冠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邪慶歷五年夏別衆坐亡弟子若水立碣於延慶師所述四明寶錄人謂蔡邕作郭有道碑也（後漢郭林宗舉有道不應既卒蔡邕為碑文謂蓋指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述曰廣智趙清獻為撰碑三學亡弟子水師為立碣此二文必大有可記者今二石既無存於是二師行業不可知後人立傳

祇彷彿耳吁可惜也

法師崇矩三衢人來學法智妙達教觀之道居第一座法智坐聽其講曰吾道有寄矣初赴黃巖東禪講法智寄書勉之曰立身行道世之大務講為德柄汝當堅執此外更宜博究五經雅言俾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當效

城十二　十六

圓閣梨之作也未幾還三衢受本業景德講浮石主者元勳問徑真起妄義一言有契頓回禪居永為傳教之地郡為敷奏有旨俞其請乃大開齋堂以安學衆日談止觀夜講光明復於一時率衆念佛嘗以法智融心解於義未盡廣致難問法智乃收及三紙以免相違

真廟時遊方至京師上聞其名召至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悅賜紫方袍金幣香藥既而回天竺衆留貳講久之復賜故里慈雲授以香鑪如意手書誡辭獎之曰汝將轉說于靚里也勉之哉被忍為衣入慈為室處空為座身遠衆惱口寡言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是曰三軌是為四行名安隱說述曰浮石先學于法智及赴東禪乃遺以書當是時已定師資之分矣後自京回天竺慈雲以猶子待之故其歸里亦授以雜此見二尊者法門之情無所間然而古今圖譜置之慈雲之下其不審也若是今依

鑑師錄系之四明覽圖者母以爲感
法師慧才永嘉樂清王氏師白鶴山怡芳祥
符尊恩得度（真宗封泰山詔寺觀各度一人）年十三進受具
戒往學于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悲呪頓學
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與
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
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未幾首衆四座推服
復謁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杭守
沈遘請住法慧寶閣二十年始終一節太尉
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浮石來請勉徇衆意未
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爲課
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樓宮
闕有告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
年春緇素萬指求授大戒至羯磨時觀音像
頂放光輝映講堂淨慈守一禪師爲作戒光
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讚佛
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化塔于巷之右壽
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者法宗戒珠十人
師貌古而性恬少言寡欲時教門異論諠動
江浙師獨循循講訓未嘗有所戚否清獻趙
公道交最密及鎮越寄以詩曰乞得鄉邦樂
矣哉雷峯巷靜此裴回浙江莫謂音書隔一
日潮聲兩度來
法師舍塋受業四明之廣嚴稟法智教觀深

有造詣時人推爲教主嘗以銀書法華經過佛菩薩名則用金字世稱爲法門至寶建炎金兵院宇焚蕩於兵燹中尋獲此經不損一字淳熙間住山蓮止巷夜聞萬人誼譁驚起視之則別室遺火其經藏柱閣上師冒火取之得無損人言兩遭烈燄皆不滅壞者遠由大乘功德之力近見教主行願之所持云

法師擢交台之黃巖人學法智得其道天聖二年章安慧因始易爲講院請師主其席法智作授辭與之其略云今授汝香鑪如意用爲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藹乎自己四悉巧意適彼物宜汝其懋之勿妄揮秉

法師覺琮受業會稽之圓智依南湖學成言歸法智寄帖勉之曰既學山家必當異於常流瑠璃合修自他無滯如此是爲智者之子孫也

法師嗣端四明人受業榮法又親法智世稱教主王荊公宰鄞與師爲方外友（城土）（十八小卒昭木間暗室命都緣華府地香惟頭非人觀此境盡料頃過作清源集中失收）

法師文粲四明薛氏初依興國永祥師又之遣入法智室孜孜教觀綿歷多載天聖四年祥師以經理塔寺有妨示徒乃付講於師法智作授辭以勉之曰吾觀汝爲傳法之器故授汝手鑪暨檀多羅僧欲汝一秉一拔使德

香芬郁寐忍成就

法師嗣謙垩居法智輪下因有人謂三千是假法以之為難時廣智謂三千不離實相實相即是三諦則三諦皆三千也師服其說後著修性辨訛首明三千不專俗諦及廣智答淨覺書乃引師以為證

法師頤揀四明人依法智得旨唱道有美譽法智垂終遺書囑其隆法

法師智璟學于法智揚文公勸法智止其焚軀作書與慈雲令師住勸住世法智建放生會請樞密劉筠撰碑記述師垩書催之遂得成文

法師自仁聽法智講錄所引諸部名言以為五類類集之興自師始祥符七年夏法智出教門雜問七章及四教四諦義師所答最勝學者盛傳之後舉以首衆講演不倦謙沖不務名世以此敬之

法師慧舟丹丘人二親既歿即棄家入道投城十二

四明為學數載而業成乃曰法智有訓佛道甚夷行之惟艱謂四三昧也天聖初結同學十人行大悲行法者三年結十四人行普賢行法者又三年初入期誓於像曰倘此三昧有成當焚軀以效供養行法既周回故里求證神照照欲全其重頤喻道俗輸香木成大十九末

積仲夏晦日神照囑之曰法華尊施爾克修之梵網明晦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如則一聚之燼乃三昧之藍喜見精進以奉淨明真供惟子行焉師奉教致謝四衆端坐薪塔火光屬天了無傾側舍利晶耀來者咸如其頓乃瘞餘骨於山西衢之祥符懷襲與師為同學又同修三昧云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智為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之十四　　四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三

廣智法師法嗣　四二

神智繼文法師
超果惟湛法師　四二一

淨社全敏法師
四明龍蓀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神照法師法嗣　四二二

法真處咸法師
檀菴有嚴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四明如吉法師

括蒼義詢法師
金文沖霄法師
日本紹良法師

天台實織法師
承天元操法師
天台左伸居士

南屏法師法嗣　四二三

慈辯從諫法師
法照用文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錢塘義全法師

辟峯森初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法慧宗正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三學法師法嗣　四二四

三學若水法師
浮石法師法嗣

東安景初法師
東吳文謝法師

景雲温其法師　天柱宇玫法師
浮石懷月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廣慈法師法嗣　
妙悟希最法師　臧主法宗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浮石惟清法師　龍泉尊異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法師法嗣第二世

法師鑒文四明人賜號神智為廣智得法上首繼席南湖大揚祖父之化嘗曰我由釋迦佛得出家開道由智者大師得依師學教乃日課佛祖號千聲夜禮千拜用為報恩未嘗以事廢

法師繼忠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求嗣佛祠同夢一僧授以好子云螺溪尊者寄汝養之母娠即厭葷血幼見佛像必致敬八歲入開元蒙恩得度即詣南湖依廣智學勞苦得疾乃行請觀音三昧衆大士放光以水灌頂其疾即愈既而洞悟教觀無所凝滯廣智深器之時令代講雪竇顯禪師見而歎曰四明之道為有傳矣永嘉士庶請居開元東閣遷妙果慧安退隱江心研精禪觀出主西湖法明學者聚集有欲革大其居者師曰施者方受其福吾忍毀之乎每歲正月上八於郡中授

菩薩戒行放生事士庶嘗至數萬人普誓於衆曰入吾道場而歸命三寶者縱未得道猶生生世世不失人身正見出家求無上道行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日不虛過誦呪救疾神應莫測每入市坐者避席行者避路舉首加敬稱為戒師元豐五年十月八日沐浴更衣集衆說法結印坐亡人見赤光徹照空表淨社全教夢金甲士告曰今夜得道人入滅慶恩希妙夢神人告曰忠法師已生兜率師久行施食後雖有雉鳥雀悲鳴三日不下羣于瑞鹿山傳法者及百人著扶宗集五十卷集十諫指迷抉膜十門析難及十義書等

用昭四明獨得祖道之正至於所錄二師口義後人頗惑其旨

法師惟湛義烏宋氏父毋遇異僧謂之曰汝當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尊恩得度首謁神照未久復往依廣智嘗白智曰大師所授我所不疑若固頗絕待之旨當須自得後忽於廣智言下豁然有悟與上流交論莫不推服初教講于雲間超果大揚化遺天台一宗盛于三吳自師始熙寧六年三月八日建光明會遂謂衆曰吾今報緣止此即舉涅槃遺教教勤嘱累跌坐而逝火浴之頃舍利粲然塔于西余山海慧若圓為門

第上首

法師如吉四明人（二師口義序六）學廣智得其旨是前輩編類集初無詮次於是參以三部之文節略成類以行於世嘗注金鼎言簡而義正學者宗之住錢唐因果法師中霄久學廣智號稱具體初開寶中祖法師全曉舍于大梅之山吳越忠懿王仰其德錫帑金改建為院及賜經卷一藏院成乃名金文曉亡高第正和嗣之霄又和之嗣也師以其居稍隘始與其徒遷築于栢巖峯下大開廣智之道始平四年上于朝賜額慧照（新堂作記廣智立石）

法師本誠四明奉化人依南湖學廣智志尚靜退乃開居于法昌禪誦並進人欽隱德院主更建衆宇久不克就師慨然自誓曰昔智者造三十六寺像八十萬軀今吾徒豈於一剎而不能成邪即率同志化邑人得錢二百萬并力以營殿與像俱畢事著作郎俞充為之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灼然建立之義云

神照法師法嗣（神照下二世）

法師廣威天台王氏母夢白雲自天西來入室內化為白馬因而有娠七歲入國清依師十四受具戒即自歎曰佛法廣大若不力學

何能見道乃入天封閱藏經三年而畢及往謁神照深悟教旨恭默自遜人莫能測神照嘗託疾命師代講衆纔一開心容俱服初住赤城崇善姑蘇李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典天台五祖墓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就見之到郡諮詢莫知其說閩士陳白悟曰天台五祖昔居赤城今咸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九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見師為談出世道深有契會以寺宇隘陋謀遷之庭芝首捐金帛乃卜就東南地開基之日獲銅鼓于土中少師李公尤尊敬請主白蓮奏賜法真之號居山五十年登門受道者萬數元祐元年正月法鼓擊之不鳴者七日至七月告衆曰二十三日吾將行矣遊唱衣盂飯衆為別戒侍者晨鐘鳴當告我至時徐起趺坐寂然而化著三慧論光明十頌王續神照行法經疏行於世

法師處謙永嘉潘氏母感夢見瑞雲入懷娠三年而生九歲依寧淨院出家童聖在御覃恩得度（真宗祥符元年封泰山即往學于天竺慈雲異之曰是能棟梁吾道者後謁神照大明圓頓之旨然三指供佛祖祈妙悟未領樞居第一座神照以止觀一袠授之曰汝當建大法幢恨吾不之見耳既而言歸鄉邑

繼能師之席遷慈雲妙果赤城講道益振少師李端愨請主白蓮北海郡王爲請神悟之號丞相王安石與一時朝賢競爲歌詩以贈其德郡大旱要師祈雨師至龍湫語曰汝受智者大師付囑遇旱當施甘澤何不憶邪忽大風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閱十七年特賜永嘉郡侯士庶固留演教乃於巾子山慧林精舍講小般若後時杭師祖無擇以實閣請趙獻以淨住請內翰楊繪以南屏請蔡微陳舍人以天竺請十坐道場閱四十年講唱不倦登門三千人稟法者三十人熙寧乙卯四月丙寅晨興沐浴更衣集衆課普賢行法兩

弥陀經乃曰吾得無生日用久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即入定儼然塔全身于南屏之右弟子良渚請無爲楊傑銘其塔云師嘗解十不二門題曰顯妙於色心不二云分色心者不二而二妄之境也其體一若二即不二妙之門也故以揔別斷盡十門二不二相使粗妙昭然門旨不壅是知境妙不二之門在乎一念色心得此之門寶乘即乘道場可到法師有厭台之臨海胡氏母將孕號痛頓止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母聞之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依靈鷲從師十四受具戒閱藏探師心賦若有

所悟即往東山學于神照一心三觀之道法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時法真回居會中謂之曰子雖脫出當大成器善讀止觀至不思議境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一法心法不可得故名妙三千法真益嘉歎之初王無相慈因法真自赤城還東掖舉師以代常謂去佛久遠人迷自性凡宣演之際必近指一心使之易領聞者皆能有入紹聖中屬請主東掖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衆吾老矣可堪此邪卒不赴隱居故山東峯廬于掾木之旁因自號曰掾巷（文集中有掾巷記并理和尚勝畜一鉢無長物躬拾薪汲水食唯三白（此足條章輕重等護二十年專事淨業以安養爲故鄉作懷淨土詩八章辭情悽切人多樂誦常時所修三昧多獲瑞應施鬼神食除病却蠱驅蛇去蟻水旱禱禮一爲課誦如谷答響母病目師對觀音想日精摩足手毋即愈師舉日當前覺而目明建中靖國元年孟夏定中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蓮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趺坐而化以陶器塔于巷北有光在塔如月三夕乃没師淹貫藏經該通書史注安樂行空品及法印經跋玄義備檢文句篇難止觀勘覽阿彌陀禮文又撰成對一編辯論古今持

遂為要

左仲臨海人從衆拔神照授菩薩戒及為說大乘法要豁然開悟有如風習神照對衆虔頂與記自是嚴奉戒律遇事不易其節刻西方三聖像旦夜虔事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般若二萬遍紹聖二年秋臥疾命子僧淨圓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尋夢三偉人立于江岸召伸登舟嘅然西邁伸知往生有期乃召僧誦阿彌陀經未徹即云我已見佛先至遂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遍吾前稱佛結印而化

法師從諫慶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自誦父曰再來人也年十九試法華經得度即謁上竺辯才風夜聽習復往依南屏于金山問辯如流南屏歎曰吾道由子而行也熙寧中辭子明慶往衆日蕃乃還淨住元豐初慶人建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辨才主南屏自以

年老屈師首衆嗣歲舉以自代元祐五年上竺虛席辨才嘱郡守蒲宗孟曰雲感勝迹非從諫不足當郡用其說復為奏賜慈辯之號義天僧統自高麗來求法郡以師應命義天慕法留滯中國朝廷以其國母思憶促其歸師論之曰高僧道紀及經遊學以母不可捨

逐荷與俱謂經毋曾不可背以肩橫荷令僧統賢於紀遠甚豈為經背毋使憂慮事義天於是有歸志乃求鍾拂傳衣及詣智者塔墓之曰已傳慈辯法師教觀還國流通乞賜冥誨既歸乃建祠立像尊為始祖六觀二年辭歸壽聖久之門學車溪普明等十人詣師省候師曰諸子遠至後會無期老僧不如乘興便行遂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安坐而亡葬全身于受業法師會稽早為南屏高第初弘教於華亭超果學者如市將行化外邑必得老成貳講者乃擊鼓集衆其人對衆答曰必欲代講於老師凡所說義許悉破之師忻然曰幸蒙破主祖道之光也

述曰南屏晚見法智其所立義有時而違今賢師所說不為貳講之見取疑此師一棄南屏之言故貳講得以破之然世無圓其名可謂烈士乃師忻然許其破不以為忌真賢乎哉

三學法師法嗣

法師若水三僧人久依三學號為有成欲事廣詢乃易名若水外現未學慶慶遊歷初住天柱崇福講演不倦課密語有神功祖忌將臨戒庖人備茶筍庖以非時日暮奠盂水於

後圓夜聞爆烈聲明旦視之筍戢戢布地矣民人以疾告呪水飲之愈者莫紀其數

浮石法師法嗣

法師温其金華人依浮石學教為成才治平初於城北葺景雲舊宇以開講席夏大旱日演光明經處扣諸天巳而甘澤徧洽郡守嘉其為奏其地永為天台演教之所賜師法雲之號營造九祖像極為精麗東陽教學之行師之力也弟子七十二人晉月大師善嵩主慈覺化成一境居式主景德有虎子之禱

慶慈法師法嗣

法師蒋氏會稽雪川施氏賜號妙悟四歲出家以天禧罕恩得度年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同門畏愛號為義虎治平中始敷講於嘉禾隆平繼徙居于勝果有空室衆所棲師呪土擲之得片紙書令被法來遷若法力没當復來此數日擊物颺火變怪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乃為廣說輪轉因緣衆僧聲死為其破障忽空中轟然擲朱書云漢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且云荼師說法之力當往生它化天自此遂絶師因淨覺背宗上十誡書法智作解謗淨覺復作雪謗時法智在疾不復答淨覺在靈芝對衆詬曰只因難救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師不甘之乃作

評謗以極辨之其略有云近覩雪謗盛製所謂救生法二身雪增減二謗者也然此書一往可觀再言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氷釋今拔吾祖之格言以評閻梨之謬解淨覺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元祐庚午秋集衆喜偈安坐而化閣維之日得舍利數百

述曰淨覺既屢起破師論及雪謗之出而法智已在疾不復辨於是淨覺自謂己勝無忌憚矣不有妙悟誰能評之起四明之宗以信後世者於妙悟功最高

法師法宗錢唐顏氏十歲依廣慈為師十二受具戒專研教觀十九往從廣慧初師服勤十年廣慈開居師歸侍左右日親法誨依止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載人目之為懺主凡禱事祈疾悉獲聖應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像燃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名卿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丁酉春微疾夢彌陀聖衆授手接引後三日浴身易衣與口訣坐逝怡然而逝師素開天竺光明懺期之勝因預同修至五日於禪觀中見慈雲法師侍僧數十師作禮問曰自昔同修者皆得往生西慈雲曰後之元熙已得往生擇瑛尚欲三塗弘經（瑛時瑛明果有此願）汝宜勤修以成本願言訖而隱

法師覃異餘姚杜氏師龍泉清序過皇祐普度恩得剃髮習教觀於天竺明智後入雷峯廣慈之室孜孜扣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里敷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普賢彌陀誦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集衆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蓮隨佛西邁即澡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綴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四

神智文法師法嗣　第三世　廣智下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忠法師法嗣　永嘉法詮法師

草堂處元法師

超果湛法師法嗣　海慧若圓法師

法真咸法師法嗣　神照下第三世　安國元惠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四明淨杲法師　白蓮善珪法師
神悟機法師法嗣　金華子方法師
北禪淨梵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德藏擯瑛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一相宗利行人

楚石梵琦法師法嗣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慈辯諫法師法嗣
車溪擇卿法師　慧覺齊玉法師
圓覺瑫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圓明普賢法師
上竺明義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群峯初法師法嗣
梵慈智普法師
南屏文法師法嗣

寇章仲閔法師
超果賢法師法嗣
精徵彥倫法師　清辯瑫齊法師
實積彥端法師
景雲其法師法嗣
覺慈善萬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神智文法師法嗣 慶智卞 第三世

法師中土鄭之陳氏賜號明智母夢日輪入懷遂有娠在不三浴則帝號不止九歲出家于甫東之接心受經一誦永憶不忘治平中試經開封府中選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神智繼主南湖復依之熙寧中神智開幃說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乃舉居座元久之去謁扶宗於永嘉將歸宗曰子行必紹法智之席及神智謝事乃俾師為繼元祐初高麗僧統義天遠來問道甫濟岸過師升堂歎曰眾有人焉遂以師禮見傾所學折其鋒竟不可得師令門徒介然始終十六觀室以延諄

業之士已而辭去曰吾年六十當再來即退處東湖之隱學數年郡太守王公勉主寶雲一新棟宇於伽藍神腹得頌文云後百年當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聞者異之後退隱白雲巷曰宣止觀至不思議境歎曰吾道至此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思議辨正又指五章裂大綱目寄果明因以成解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綱指歸釋疑文慈正師之郡請再主地慶果符六十再來之言嘗升座說法忽寢無蓋下座問侍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嘗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所出也歲儀行

江淅建康為最盛擇其徒能法華懺者七年行法將圓禪觀中見一大舟來欲乘不可嚮師坐其中以行自是辯慧泉湧超勝於昔政和五年四月辛亥謂門人法雄曰吾聞異香心甚適悅謂觀堂行人曰吾當與汝輩長別即面西坐逝塔于崇法祖塔之東諱三大部

民一

淨名光明數十過語法華踰萬部與人除病卻鬼救災旱不能畢記其發孔老之書無不遍讀其對儒士譏說則反質之曰此道在乳聖如何在詩書如何儒士不知對則援引委辭之曰無乃若是乎閱看心服而退師在永嘉扶宗謂曰吾常見摩利支尊獃於夢中求

十二

護法它日幸於南湖懺室置其位及師主席乃立像自師始陳瑩中嘗讚師曰發奉未久堅持靜慮以身為舌說百億事言所定慧皆備具也法師宗正賜號文慧依神智學教觀深造閫域治平初繼主南湖大弘宗教先是寶雲祖藏骨於育王山西北隅後七十七載師自南湖往禮敬顧茫茫有毀將遂無沒乃飭工集石起塔續以顯其處且復為石塔記以識其事時謂微師此文寶雲之藏幾不可考法師思荒湖之鳥程人賜號體真年十九剃髮詣神智學教觀及歸里時空相廢于積潦師克志興復為屋三百楹從容無求而施者

自趙功成修長懺三載以荅志頴及老歸吳山解空遠炎元年九月別衆坐逝茶毘烟所至皆凝舍利塔于院東南隅弟子戒澄等四十三人皆傳道有成分化浙水

扶宗忠法師法嗣

法師處元永嘉人久參扶宗遂繼法明之席

郡侯仰其道化任以僧正澄清品流莫不厥服所著輔贊記三卷其論經體則推本法智廣智源流之說論無住本三種觀法荅扶宗通相三觀其說明正學者宗之崇寧二年開居東溪草堂述義例隨釋六卷初荊溪以止觀文廣例為七科名為義例俾學者知解行之大旨雖法智製述之多不暇為記師因義神智為纂要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為真如理觀修德之境為唯識事觀師謂狂妄徒疑後學乃決志注釋以斥纂要之非

法真咸法師法嗣

法師淨果四明人學法真為高第撰金剛經疏欲講即講不俟衆集有臣律師者入冥府司名者曰誤追也臣潛窺其籍有云明州淨果閣黎講金剛般若經一百徧既反詣師以問師曰但十徧耳恐以義勝褒為百徧

神悟謙法師法嗣

法主淨梵嘉禾人姓簠母龔氏夢佛光滿室

遂有娠及生因名佛護十歲從勝果師永懺主出家常念阿彌陀佛或問年少何為念佛答曰我欲往它方丈求掛搭去年十八受具戒即依勝果湛師學未久復往謁神悟晏親講說大契風心元祐初主姑蘇大慈講三大部十餘過餘文稱是受業門生珍徧吳地信人稟戒幾滿城邑嘗率二十七人修法華三昧以二十八日為期如此三會感普賢大士授戒羯磨至稱淨梵比丘則洪音震響如撞巨鐘三昧將圓有二僧作禮曰今春到石橋禮聖迹忽見空中散華異香非常一僧遽曰姑蘇梵法主期懺散華至此語畢不見因來瞻禮長洲令黃公彥刻記于石云異哉師之道力其與北京進法師夢釋迦授戒南嶽夢四十二人加羯磨法異世同效師製期懺規式二浙至今行之嘗依識譯光明別製懺儀與衆同修感格屢見禪觀之處衆見金甲神王跪於座前後於一處期懺見帝天按行懺室行人有遺其黠察者輒障起而退夜居西院時暑酷熱衆不安卧師方披三衣坐水閣上忽風雪飛集涼氣逼人旦謂衆曰夏行冬令衆皆歎仰知為神龍翊衛變熱為涼也元符中夢黃衣請至冥府王者迎就座令吏檢祥霧簿云淨梵比丘發經多劫長講法華王

即起頂禮遣使送還政和中太守應公婢為祟所嫉歌笑不休請師施戒即刻神定葛氏請師為亡夫施戒即見夫恭敬於師遠座三匝稱已得解脫宜和初郡守賈公敬師高行補為管內法主建炎元年十月坐亡闍維得舍利甚多藏塔于橫塘般若

法師撰瑛嚴之桐江俞氏母夢二日貫懷後二歲散二男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子欽受業錢唐淨住次即師也入道于杭之壽寧熙寧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深悟止觀之道閱不二門金鍠不寢者數月以所得白師神悟曰法華妙旨歸乎自心宜善護持勿自輕也當

湖魯氏於德藏創一院以迎師大開法施久之遊遊杭秀蘇湖間元符二年春於杭祥符示疾俄奮身凭几西向誦彌陀經卷終而逝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讚云阿彌陀佛真金色之偈至今人皆誦之又辯西方此土二種觀門之相以勸專修淨業者（文見淨土本論）

行人宗利會稽高氏七歲受業於天華既具戒往姑蘇依神悟即入晉賢懺室要期三載忽憂亡母謝曰蒙汝懺功已獲生處又見普賢從空過前懺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樊大智在座呼宗利名口吐白珠令含之又於靜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遊華寶

林境界尋詣新城碧沼專修念佛三昧經歷十年復遊天台鴈蕩天封皆建淨土道場晚歸受業天華建無量壽佛閣接待雲水政和元年天旱詣日鑄山帝舜祠祈雨感龍王現金色身甘雨沾足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曰一相巷會稽道俗請師主繫念至第三夜繪像頂珠忽放光明大如箕預會者益堅固紹興十四年正月晦告弟子曰佛來也吾辭歸安養矣書頌為別曰吾年九十頭已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輦生西斛乾坤窄端坐即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谷莫知所從來瘞全身於巷居之後

法師思照錢唐陽氏十四歲從淨住法雅聽法華方等於南屏復往東掖參神悟大有解入既而刺血書法華七軸專修念佛三昧築小巷曰德雲後連小門為觀落日之所刻三聖像每夜過午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終其身三十年一旦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念佛屆指作印奄從坐化時宣和元年春也閻維之際頂骨牙齒皆瑩明如玉石師於淨土七經一字一禮華嚴百楞嚴金光明無量壽普賢行法遺教梵網無量義略教誡四分戒本皆然唯法華十過拜得二百七十卷誦

法華千部無量壽佛經五藏阿彌陀經十藏

元慈辯諫法師法嗣

法師擇卿天台人天資聰敏傳學強記受教於上竺慈辯嘗曰四明旨意吾已得之唯起教觀信之未及然不敢不信也初主車溪普聖（注一）車溪屬三州四縣東為秀州雲間縣唐時名青龍古塔元祐二年初建寺堅院請師開山高宗朝改賜額未嘗屈節豪貴衆徒三百施者自至年三十後即廢卷禪坐晚居車溪每遇講演但令侍者日供講袠辯說如流聽者說服經解衆應領徒三十人至車溪值說無量義經開舉難云妙樂有云能生一實法華異名所生無量為法華序不知能生一實是隔偏之圓即偏之圓所生無量是同體之權異體之權應語同行曰此師言有典刑之堪問道即求依止有不循規者悛衆以聞詢其名則指言朋觀二師師曰此二人教門大才也弗之問嘗夜坐方丈聞庶庵有天樂聲遣人迹之聲出朋師房師附壁隙窺之見朋觀數輩於燈前戲舉手作無聲樂師益異之平時喜茶臨終之頃謂門人曰晨鐘鳴即來報至時啜茶一甌書偈而化時大觀二年仲冬也塔于院南芙蓉浦

法師齊玉（注二）以經論名世著述甚富嘗川人尚書莫公文子

也法號法覺早親釋學日記數千言始從科仟仲智復依慈辯一日赴僧次聽解之或問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千之利而廢一日之功慈辯得通相三觀之旨枕不肯就師儀和不已乃於密室跪鑪以授初出居苕溪寶藏每於歲終大興淨業之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

尼一　十七

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五篇七聚今若念佛則可一念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況又父母生我令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墜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衆聞之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此雖勸修淨行正用扶律談常為救末代之意宣和六年遷居上竺先是慈辯之去繼之者或不振學徒謀曰得五公乃與郡守翁彥國聞之乃具禮以迎講道敷化不異慈辯嘗中夜頂像行道一僧失規責之曰汝無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罵為畜生有玷三寶自是三年對佛悔過歲大旱井竭師運心密禱夢水出西坡旦掘之清流涌出因名夢泉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慧曰吾牀前多寶塔現慧曰和上流通法華之瑞證也師曰所頭見阿彌陁佛耳即集衆念佛頃之舉手加敬曰佛已來接也端坐合掌而化葬

十山西草堂之側證妙辯塔曰慧寀門弟傳教者密印大師修慧等二十人所著普賢行法經疏及自釋疏祖源記無量義經疏雜珠記（釋弘山造疏）安般守意法門尊勝懺法法師蘊蕙四明慈溪人賜號圓覺初依壽安弼師既而復謁蕙辯其學大成時門下十高第師爲說法第一初居西湖菩提遷會稽開通崇寧初能仁虛席以師爲請有文首座能行人各然二指禱佛冥祐師既至一衆說服當因暑熱講散偃息以桐適首座至白曰此山師席講退之頃不入懺室則居禪堂未有高枕自安者師媿謝曰敢不承教自此祈寒盛暑不敢少懈每當如厠則沐浴更衣雖行道遇雪必手掬以爲淨著十類說權實指迷世行其文

法師如靖賜號普明早入蕙辯室杭人有以私憾害其兄者後深知悔以聞一律師咎之曰殺人償命何足爲問其人即投西湖而死（見一六）欲償兄命免爲後慈既不見兄反悔投水因衆人入雷峯受戒鬼隨以入聞戒師說人造罪許懺悔其鬼乃怒律師蚤知可悔必不投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修薦百方皆辭久而言曰爲我請靖佛子施大乘戒則可脫及爲授戒法乃見形致謝而去後生覺悟學徒

雲擁唯一室空閉云有惡鬼居之師中夜入室坐禪忽聞嗥吼見一人頭飛走地上俄化為人師謂之曰汝何得擾人鬼曰凡出見人本欲求度人見自畏非擾之也師乃為說法授戒語之曰汝可入吾神鬼即如教覺重蒼擒置林中放之化成天人殷勤謝師飛空而去建炎二年遷上竺初是有為鳴童卦者或以上竺住持為問童云待問土地良久曰今早天符已下請靖法師矣閱月而師至三年十一月金虜破杭師預感夢知此山尼運不可免語其徒令避去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迓即聲鐘集衆虜疑其將抗已放兵大掠火其屋而去

述曰靖師之德可以脫索命之鬼可以虜空室之祟可以感上竺之符而不能卻兀朮之兵止上竺之焚蓋當群生同分業感兵尼火災所不得而幸免也

法師應如婆之浦江胡氏黙記多聞尤善持論来學上竺慈辯深器之嘗往靈山訪同世出六能義反覆辨詰彼義墮負師即揭竿繫帛謂之曰西竺破敵則竪勝幡道場降魔亦表勝相今法戰既勝當揭一竿人畏其烈目之虎子初慈辯得南屏通相三觀之旨祕不授人玉慧覺祈請尤力許中夜為密說師知

之陟梯揭尾伏身竊聽飛雪翻空背若披鎧旦白慈辯曰我於通相三觀若有冥授即錄其言以示一衆慈辯怒曰應如盜法紹聖初主越之圓通嘗因講散謂侍者曰今日東風吹教法過渰西去使眼中有耳者得以有聞師三十歲便亡卷舜臨座侍者供講衰以俟紹興三年遷上竺兀水焚蕩之餘唯存藏室有勸化人營建者師曰我但流通大法耳它日自有修造者至及師亡普覺惟日果以繼席興土木事五年九月車駕幸大士殿師奏對如流上喜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師不尚著述嘗以偈示人曰吾傳智者一性之宗三千實相妙空假中一念法界生佛體同尼聖一如善惡理融毗盧身土港若虛空達斯旨者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山家稱如虎潛三人神照本如曰明道如秘藏及師也一夕別大衆歸寂而終塔於寺西北隅嗣法蒙先懷志白蓮慧仙皆足世其業師有教義名指難集

法師宗敏秀當湖魯氏名族也賜號法雲年十五具戒徧參講席如趙眾照廣化明南屏玩無不歷事後入慈辯室頓有發明辯謀首座非其才乃請與之抗論座為之屈紹聖初主杭之菩提元符中遷孤山梵密蔣之奇時

來謁問楞嚴大旨為談心要之妙之奇言下有悟敬以師禮久之退處報恩六一泉之上（報恩翻師與歐陽公為詩友東坡名其泉為六一）宴坐三十年世高其風元朮陋杭寺為煨燼乃還止當湖卷居紹聖七年冬示寂命以衣盂修報恩塔即山掀而葬焉後十八年有司以其地為延祥觀遷其塔于山北為窆之側弟子慧靜取全身閒維之視容貌如其生薪盡火滅收舍利百粒如故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門道至四明郡以明智慧照館接之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敕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以自代乃敕主客楊傑送至慧因受法諸剎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畢敕禮部蘇轍館伴謁圓照宗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慧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又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隴禮智者塔為之誓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敢揚顗賜冥讚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

所著文既還國乃建刹號天台奉慈辯所傳教文立其像為初祖歲遣使通音問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慧因建閣藏之（余伯祺高麗事見飛山別傳）議為跋曰甚矣古禪之與今禪名實相遠也古之所謂禪者藉教入禪者也今之所以禪者離教說禪者也離教者執其名而遺其實藉教者因其詮而得其旨救今人婚詐之敝復古聖精純之道珠公論辯斯其至矣近者遼國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與焚棄而比世中國禪宗章句多涉異端此所以海東人師疑華夏為無人今見飛山高議乃知有讀法開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豈不賴珠公力乎（成珠作別傳辯於禪教之際深有發明高九十三葉事見飛山）

述曰昉師辨祖謂智炬撰寶林傳詭說百端如達磨隻履西歸立雪斷臂等事與南山續高僧傳多不同（云世又謂壇經談性不異吾宗而於念佛求往西方有似貶斥義天言遼國焚棄二書者蓋以此也

南屏文法師法嗣

法師仲閔三衢人受業禪符來依南屏文師以雄辯見稱義虎政和初還鄉主浮石學者驟至嘗放言曰吾座下不五百衆不講大部故一生唯講光明觀音順宗之日集衆屏堂

堂師子座趺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師曰吾平生解第一義諦取金臺今乃若此願自而化所著寓菴集五卷其自序曰釋氏子有所述必求公卿為之序其首踶其尾駕其說俾行於世且衣冠之士豈知吾之是識吾之非儻是而無乎天能喪乎哉或非而有序人能篤乎哉

卍

超果賢法師法嗣

法師彥倫學超果賢師為有成大觀元年主仙潭撰教義名精徵集四卷賜號妙慧又撰金剛經疏二卷

法師趙齊錢唐周氏號清辯幼歲試經得度傳教觀于法明會賢師嘗患疫疾百藥不治遂力課觀音尊號夢一婦人以鑿開其胷易其心手捫摩之患即愈疇昔所覽靡不通記走筆成章率歸典雅咸謂辯才之證主錢唐道林常熟上方姑蘇東靈錢唐南屏姑蘇廣化三衢淨石玫和復歸上方閒居于方丈述

頂山記擇天台戒疏凡三卷建炎四年正月衆衆誦彌陀經稱佛號畢即刻而化塔舍利于上方門人法清及景德法雲克傳其道雲繙翻譯名義七卷大為梵學檢討之助頗亦附以教義云

景雲其法師法嗣　淨石下第三世

法師居式金華人嗣景雲住景德撰圓覺疏四卷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昆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昆二

諸師列傳第六之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明智立法師法嗣（廣智下第四世）

澄照覺先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澄智譫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明智下第四世）

定慧介然法師　待制晁說之（昆二）

諫議忠肅公陳瓘

草堂元法師法嗣

息菴道淵法師

安國惠法師法嗣（神照下第四世）

智湍了然法師　真教智儼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白蓮卿法師法嗣

天台淨佐法師

北禪梵法主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飛英智恍法師

頂山子文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德藏瑛法師法嗣

北關思淨法師

壽安獅法師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車溪卿法師法嗣（南屏下第四世）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慧覺玉法師法嗣
清修法久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慧傳）
慧解曇應法師（傳未）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北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照中皎法師　神慧敏齋法師
能仁文首座　能仁能行人
普明靖法師法

圓通心梵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天竺如法師法嗣
崇先懷志法師
音圓普證法師　宣祕慧儼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法雲敏法師法嗣（缺一）
樞密蔣之奇
佛智雲法師法嗣
法照淨通法師
佛照堅法師法嗣
神辯覺寧法師　等慈慧序法師
楚慈普法師法嗣

圓照梵光法師　東靈智欽法主
慈華閔法師法嗣
餘慶道存法師
清辯森法師法嗣
景德法雲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清辨傳
明智立法師法嗣

法師覺先明之慈溪陳氏號澄照七歲受經一讀成誦初禀教于明智既得其傳復請益於慈辯清辯所詣益深靖康初主奉化之寶林會奉旱邑請講金光明終卷而雨三日因勉邑人建光明幢誦經萬部為邑境之護憑主延慶大弘宗教久之復歸寶林築室曰妙蓮復誦滿萬部持淨土佛號四十八萬摘經疏名言以資觀行目曰心要紹興十六年正月十四日說法安坐而逝塔于寢室之側它日有夜聞誦經聲迹所自出塔中後月堂居南湖謂師於延慶有傳持之功而塔在草莽乃令遷之担壟及開土見栓索不朽骨若青銅（蛇山員文木丁）

法師法嗣勝湜慧照早爲明智高第屢居座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湖師明智而友慧照請跋所受教乘歸國所授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文見名文九卷末）

鄭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于南湖嘗謂門人

曰余嘗勸人以二祇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灾呪謂少不知進老不知止也時人然之

法師智謙賜號圓澄學于明智紹興庚辰主寶雲每念寶雲爲四明傳道師自遷骨烏石其迹寖晦乃力搜訪得正法師所撰石塔記重刻于烏石菴又於寺門堂設像表示後世

法師介然四明鄞人受業福泉山之延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元豐初卓修淨業二載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觀堂中設西方三聖殿環以池蓮功成復然三指以報佛恩於是修觀之士有所依託焉建炎以年正月七日金虜犯明州寺衆奔散師獨不去虜酋至詢之曰不畏死邪師曰貧道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求生也虜酋義之謂曰爲我歸北地作觀堂似此規制遂逼師以行後人悲思乃以去日爲之忌（和尚正月五日若依本朝通鑑則云七日而尊之曰定慧尊者立像陪位于觀堂之陽（去聲受業過泉定照是草堂一派相有高行去聲爲爲五世孫）

晁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官至待制文元公迴四世孫也監明州船場常往南湖訪明智開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曰號入台教僧或曰濱上老法華明

智沒爲撰碑而論之時楊億作碑見名文光教志
陳瓘字瑩中南劍人自號了翁幼登甲科官至正言親亡之日廬墓三年天降甘露有芝草生於冢上嘗留意禪宗頗有省發觀華嚴了法界之旨因上疏論宰相章惇謫四明日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觀不思議境示以性寂修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此宗性本現成又問現前色身如何觀察明智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如歸不知如歸乃失家者自是深達境智之妙作三千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文見名文光教志晚年刻意西歸爲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發禪寂光淨土之旨宗門鑿其說石刻南觀堂公既貶諸子皆白衣未嘗懷不滿意宣和六年冬無疾別家人而逝紹興中贈諫議大夫謚忠肅

述曰智者之爲道也廣大悉備爲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學焉則其道斯爲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顧言荊溪之世有梁肅李華慈雲之時有王文穆馬亮明智之時有晁以道陳瑩中是數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贊之智者之道於是愈有光焉

草堂元法師法嗣

法師道湖永嘉人自號息菴久依扶宗深達

御道居西湖永明講授有法雲謂修性離合之旨指要雖示其妙後人或戒異說師收束諸文立爲二義一者約修三性三與修性對論三以明離合二者約修九性九與修性對論三以明離合初修三性三者如不二門性指三障是故具三修從性成成三法尒又云

一念心因既具三軌此因成果名三涅槃又金錍云本有三種三理元徧達性成修修三亦徧此皆性三修三六法明離合也言修性對論三者以修爲能對性爲所對如不二門云爲對性明修故合爲二則修二性一三法明合也次義言修九者如不二門云是則修雖具九則法身般若解脫各各具三此乃修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然法身中三雖本屬性指要判云雖無性三成爲所發故皆爲修言性九者如光明句釋金鼓具有圓空鳴三法即是一境三諦人於圓空鳴中各各自具妙大等三遂有九法既得鼓體性德中論未涉起修此則就性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修性對論九者如涅槃疏明體宗用各有三義體有禮成達宗有本要助用有本當自在此約修六性三以明離也云師示寂當成暑停龕旬日體色不變白乳流涌香若蓮華人取乳可塗面將葬路經一菴緯斷不進異香徹

巷中易縞重不能舉巷主舊有徹懺乃悔謝已曾有小犯故蒙見誡乃隨衆舁之遂行葬及三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滿龕舍利若天彩其徒云

安國惠法師法嗣（附見第二十世）

法師了然臨海薛氏女講山兵部石像前（即章安）夢至佛殿見僧持蓮華令食之且曰汝生子當出家後十三月而孕四歲母令出家則誰當爲嗣夢神人叱之曰何爽前焉遂諾之十六具戒從安國學教觀慧解驟發嘗夢坐盤石泛大海望大士坐山上竹林間師曰平生持尊號今得見之遂正立說百偈以讚發憤其半自是頓發辯才侍安國遷白蓮未幾去謁明智智問華嚴十法界大論三世間法華十如是三處文義共成三千荊溪何云指的妙境出自法華師曰華嚴大論是死法門法華十如是是活法門智首肯之時晁說之嘗謁明智因與師論此道待之如同學四

民二

明講者道如辭氣毅然時號如虎與師難問必爲之屈明智舉主虔嚴師曰吾不當負所得平爲安國嗣六年遷白蓮居山二十四年學者常五六百人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會請師說法有使者持牒來曰覺率天請師說法師曰此間法會未散使曰符不可緩當先其

次者即毀師名而去紹興辛酉五月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爲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師唯唯既寤集衆說法復大書曰因念佛力得歸極樂凡在吾徒宜當力學即沐浴更衣與衆同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逝能仁行人聞天樂音祥光屬天衆謂師報居淨土而先赴梵率之請也八月葬東岡錫號智湧郡祈雨于玉溪衆苦路險師呪龍使移之是夜風雨大作旦見潭在所指夷坦處述宗圓記五卷釋南岳止觀撮要二卷釋十不二門虎溪集八卷

法師智仙仙居李氏號真教幼不樂世俗當

曰世間榮富何能況我一生清志邪遂服方袍遊學至天竺得觀道于明義首座還鄉依白蓮惠師聽止觀大有發明久之竟嗣其席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修法華三昧而爲往生之因師曰荊溪云分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即三佛身此大衆即一切衆以惑未斷故安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故不離同居徹見問居淨問者曰同居類多何必極樂師曰教試多故宿緣厚故令專注故是攝生故師當結制稍覺倦怠乃詣辭郡縣還寺杜門絕

衆請用醫令厚賜謝去之即易林西向設彌陀像請行人誦經終老而化時能仁聞念佛聲沸天仙樂盈耳塔于院東北隅

首座梵章學慧法師悉通其旨屢居白蓮庵端講唱有法學者宗尚謙抑不肯出世人高其風著圓覺經疏一卷時稱簡正

北禪梵法主法嗣　卍

法師惠深幼徧歷講席及見北禪洞悟觀道後法主歸寂師繼踵行化當建炎兵燬之餘極力土木卒還舊制領徒說法未嘗一日以事廢將建大殿衆魄見巨室師曰若使出門千施主不如閉戶禱諸天精意所成施者自至師正席二十九年有僧善居爲知事亦如之清儉勤力輔贊有理人或與錢即屏經手挽自揣以歸慮費脚金損施福也

德藏瑛法師法嗣　卍

法師思淨錢唐喻氏受法華於瑛師既悟厥旨復深研淨土之觀專志念佛日課觀經大觀初於郡城北開創精舍扁曰妙行領徒乞食期飯僧百萬不二十年竟踰八倍建十蓮尊藏規制巧妙爲天下軸藏之冠光精畫佛每運筆先於靜室念佛觀想一日畫丈六像見佛光良久報皆瞻禮師於是時頓悟筆法之妙於是人間咸稱爲喻彌陀常於西湖北

山鑿石作彌勒像露半軀於巖識者以爲深谷爲陵之日必有繼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宜和初盜起清溪犯錢唐師告渠魁願以身代一城人命賊義之妖鋒爲戢紹興庚申冬端坐想佛七日不廢忽起然香供佛歸座趺坐而化旬日頂上温煖面體紅潤見者謂其猶生葬于法堂之右

南屏下第四世

車溪卿法師法嗣

南屏精徵師聞車溪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湯玉慧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不謂實鐵牀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秕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閱世堂爲楞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閔雨載以疾及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催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及得所遺法語謝曰當日卷卷斯道不敢孤負竹蕃涼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請住延慶寺又主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開王薨師在天竺受

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緣遂行至南湖飛見
行李寖寖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菴
九年二月十九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茶毘舌
根不壞舍利莫知其算塔德藏之觀堂師五
住當湖皆退隱于竹菴因以為目景大慧自
徑山行化来訪當湖對語終日敬之曰教海
老龍也師見齋房安像即誡之曰汝起居無
禮說無益語少時焚香之敬不補終日嫚褻
之罪也著楞嚴說題集解補注共四卷蘭盆
補注二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
竹菴錄各一卷山家義苑二卷
法師有朋金華人自號牧菴一家教文背誦
幾半初學于慈圓覺復往謁車溪晝夜扣請
盡得其道主仙潭講止觀天衣持師分衛至
境（其語分開此云三交）入寺就聽至破法徧橫破九種禪那
皆非圓頓行人入道之門悚然曰我所未
聞之說也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早喪未得
脫其家齋千僧誦觀音經旬餘若請師演說經旨
婦憑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翁問千
僧同誦何言一卷答曰朋法師所誦者蓋師
誦時不接世語蕪解義為勝也徙能仁講道
日盛晚主巡慶初升座敘謝云　有朋自遠
方来聞者莫不心說於方丈扁一室曰六經
堂中設一几而初無文字士夫推其誕衆至

寺欲屈之師令侍者先語之曰諸賢欲何相見若賓禮則對坐商略若請益則侍立發問若索難則容先伸三問咸曰乞從賓禮及對語援引不已乃知六經在胷中也每臨講不預觀文嘗曰我七番講止觀於正修中未嘗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難如片紙大亦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故令教苑畧無義目唯十不二門口義總露一班耳或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荆溪何云不待觀境方名修觀師曰向佗道攝事成理了也又問圓頓教中為立陰否師高聲一喝云陰入重擔常自現前何更問立不立一日講調御丈夫數士人至師曰若在儒教論大夫事如忠臣事君不顧身勇士赴難不畏死立天下之大事成百世之顯名不為聲色名利之所惑溺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一心三觀為舟杭六時五悔為艘棹降伏請魔制外道不為分段變易生死之所籠檻者方名丈夫耳士人為之畏服師御衆厲而簡左右或欲師白堂整衆者師曰我所以不數數告衆者是有意也不見道頻雷天矢威乾道四年十二月三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集大衆念佛留偈坐亡葬于崇法之祖塔禀法者顯菴法昌月溪法輝等甚衆師自恃強記

小書科策嘗謂同學竹巷曰天下紙一个半座主老兄紙半个問何為半个師曰不合多發个紙策也在儼潭日竹巷來訪為上講師講大科竟即收衮曰宗師在座不敢入文其對尊宿之禮尚謙若此

慧覺玉法師法嗣

法師法久餘姚邵氏受業龍泉十五試蓮經中選得度初依智涌於廣嚴後去從慧覺赴天竺師隨往旦夜為學卒成其業大慧居徑山徃咨心要嘗令師舉境觀之旨必擊節歎賞有王侍御女早喪每附語令請高僧論法華大慧令師往方升座演經侍御忽有感悟夜中亡女夢於父曰承法師講經力已得生處侍御因作一乘感應記大慧一日謂師曰教苑人稀宜勉力弘傳以光祖道師遂歸既而慈溪羅氏以圓湛菴延之學者四集共仰師法紹興十三年郡命居清修泉清石潔人境俱勝常患後生單寮多弊乃闢衆堂作連

寮諸尊如禪林之規以身率先衆莫敢怠說法機辯有大慧之風有不能領者謂師談樺於教苑寺左曰師子巖創一堂名無畏日住其中誦法華楞嚴七經十九年不輟一日忽告衆無疾而化塔于寺西雪溪聯頹為撰銘

門人妙雲繼主其席

法師神煥湖之安吉人早學慧覺時稱出類紹興中主思溪覺悟自昔教門諸師立義未盡者悉辨論之得百篇世號煥百章嘗論諸天位次不正乃考尋藏典撰為天傳其序云案百錄安功德天座在佛左道場若寃更安大辯及四天王在右則知世人或十二或十六或十八皆準鬼神品增減無拘也今欲定算卑亦良為難如鬼子母羅刹也豈當與大梵同列有女名功德男名散脂今以功德居上梵釋次之後列散脂鬼母豈非失序因撿討大藏作諸天傳隨位釋之蓋天有主客有男女有本迹有顯晦大梵為三界主帝釋為忉利主四王為八部主若功德大辯但客寄耳功德寄址天大辯寄山澤初無主領茲所謂主客也功德大辯樹神地神鬼母並女質餘則男身所謂男女也金剛密迹五百徒黨皆大菩薩本也規居神像迹也所謂本迹也大辯對佛宣揚正法雖位處客寄身示女質而言行則顯或但作影響不事敷揚縱攄有統王現丈夫形而言行則晦所謂顯晦也知此四端可與言天矣竹菴見之曰大略數百字囊括殆盡（天傳來見其本先祭酒謝夫人禮請女正眉煥阿立江詳見法門光明志）嘗著圓覺疏二卷安樂記一卷

法師如湛永嘉熊氏母夢寶塔而生幼年試

經得度首謁東雲欽師及普慈暉師所學未就乃與楊尖淵空相融之車溪依卿師時衆已多無所容唯小室如斗不以爲陋劇暑埋大甕實以寒泉與四友共甕環坐以挹其爽如此數載衆戲目爲五瘟堂後參慧覺於撰山晝夜潛心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壽聖凡二講餘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者以非器不見用慊之夜懷刃入室則見官客滿座次夜復入則昏暗失路又一夕往得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蜚恐而遁平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翔飛之類安得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此爲緣耳後人因表其處爲餧蚊臺晚歲謝事閒居小菴日熏淨業紹興庚申七月端坐念佛結印而逝閣維得五色舍利著淨業記釋觀經疏護國記釋光明疏又述金剛會解假名集建炎初述普聞會異其末題云匈奴去抗入秀矣

火沿塘拙掠蜂起命在不測聊書此爲記時事人以爲與韋安當寇盜縱橫而著涅槃玄義其事相類

述曰法智之記龍經光明也當時同宗之輩詆炙之徒如孤山淨覺餘杭抗辨卒莫能勝謂之陽擠陰助猶可爲說至於假名

以天資之高德業之美爲四明四世孫當教觀中興後不思光贊乃祖之功而反事筆削惡爲淨業讃國之記白晝操戈背宗破祖自墮山外之侶可悲也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師中竺明之慈溪張氏賜號法照母夢月墮懷而生受業永明初依南湖明智未幾去謁圓覺于天竺久之盡得法奥靖康初能仁屋席郡太守劉光囑智涌舉所知以師應命圓音一演學徒四集以粥飯不給闢海田爲二十頃香積乃裕紹興乙卯夏旱郡守以龍求雨受智者戒遣僚屬屈師臨淞施以戒法即日雨洽以年老退老蘆溪蕃紹興乙丑沐浴易新衣書偈別衆正坐西向而化

行人能師嘉禾人少學能仁入藏室四十載六時行道雖病不廢唯不食數日其病自愈行人之名遂聞江浙年既老讀文如初學草菴戲之曰未忘筌耶師曰筌何所忘蕃大慚

掌暑中曬衣數曰懷慨丈夫反同臧穫於是散去餘長唯留一弊絮袍夏則束澡招閒夏日入林施蚊一日逢二虎以身試之虎俛首而去山神興供一方常與交接香積有乏知事來告則力拒之明旦施自至皆曰昨夜行人迴門相報始知山神荷師以往圓覺有註

仁之命師與文首座然指以請及其至晝夜
請益大有開悟
晉明靖法師法嗣
法師思梵杭之臨平潘氏賜號圓通依淨社
晉明學教觀盡通其旨久之擢居座首晉明
遷覺悟師與偕行及再遷上竺謂師曰覺悟
之席無以易子行道十年大振法道後退處
西山歸雲菴杜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商榷
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侍郎晁公武一見契心
爲之序曰予聞世父景迂先生之言曰吳沈之說景也
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說者無禪教之
病可以爲人天眼目小子識之自予聞此三
終星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有合於世父景
迂之言乎師平生以戒法力夢寐嘗與聖賢
接凡禱禳災凶驅逐袄厲一爲說戒無不通
嘉乾道四年五月有日者謂師曰六月之望
師其亡乎師笑曰造物焉能制我邪汝謂六
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更衣趺坐龕中
民二
召衆誦佛瞑目而化塔于方丈之室
古
梵慈普法師法嗣
法師梵光四明鄞之陽氏賜號圓照母夢異
僧入其室十二月乃生異香盈室十六具戒
始學律于湖心通照復習教於南湖神智慨
然遊方東四西浙乃之白牛見海慧普師聞

講法華壽量品廣談三身言下大悟將還鄉淨慧撫其背曰汝必大振法智之席及歸鄉守王資深命主廣壽政和四年春太守呂淙以南湖請時廣壽之衆願從者百二十人自是南湖衆及五百法智之世未若是之盛也宣和四年大旱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結壇緇素畢集披軸則雲興下席而雨注靖康初高麗貢使及境來謁云國王問訊法師翹仰道德撫從瞻禮謹遣使厥法衣一襲及本國曉法師所著華嚴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以老謝去寓奉化之福聖南湖自罹兵燹積年未復郡守仇愈謂非師不能振遂迎師再還群僚畢集佇聞講演仇公臨筵讚之曰微言發覆吾生何幸紹興十二年舉門人道珠自代遂退處于擇陽與漕使陸寘鄰居往來結方外友明年春與陸君辭曰老病既久將以後事託延慶乃舟行至南湖沐浴更衣集衆諷觀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誡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寂然而逝時十三年二月八日也壽八十葬崇法之祖塔師天資朴素待賓賤以均禮或問其故則曰吾法以平等為心不輕為行昌國戴氏為鬼物所擾請師誦咒及門而祟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增戒法有鄰氏子附語曰吾汝之先也久處幽宮闇人開

光法師爲衆施戒此日冥中異類多得解脫故吾得以暫歸

法主智欽姑蘇常熟人才辯超卓舉世知敬王東靈聚徒至五百行梵慈之道不少異恪勤講職日未嘗怠時人尊稱法主以比世禪冗云

清辯齊法師法嗣

法師法雲受業姑蘇景德賜號普潤學教觀十清辯爲得旨紹興十三年撰翻譯名義七卷以釋藏典之梵語援引疏記有所論辯甚爲學者之益咸澤山嘉其作爲贊化刻梓云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民二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昆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六

息菴淵法師法嗣　廣智下第五世

淨社處廉法師　圓辯道琛法師

智涌然法師法嗣　神鼎下第五世　昆三

覺雲智連法師　澤山興成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白蓮妙璘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伴法師

盧堂本空法師

真教仙法師法嗣

證悟圓智法師

超果道法師法嗣

德藏從進法師

通照明法師法嗣

報恩蓋竟法師

竹菴觀法師法嗣　南昇下第五世

北峯宗印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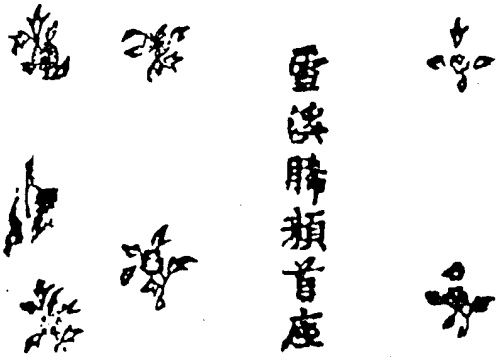
牧菴朋法師法嗣

顯菴法昌法師　月湖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永福智亨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祥符忻法師法嗣　悟空善榮法師　清修久法師法嗣　蕅室妙雲法師　澄覺煥法師法嗣　覺菴簡言法師　假名湛法師法嗣　車溪智欽法師　法照皎法師法嗣　則菴明哲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圓照光法師法嗣　超果宗肇法師　東靈欽法主法嗣　楊尖利淵法師　息菴淵法師法嗣（廣智下第五世）　法師道琛溫之樂清彭氏賜號圓辯母夢蟄氣榮身而生年十八具戒初學律儀未幾去從息菴於法明徹言妙旨一聞便領後至南湖依圓照既歸鄉出主廣濟十二年遷廣慈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為資福院丞相呂頤浩以師應詔奏以僧伽梨質未於市夜見流光煜煜旦即捧還山苦

無水指工鑿井得古磚有天康宇（南朝陳文帝年號）泉涌其下樂清江岸每以頹倒為患咸謂異物所鬱吏民請為投戒神附語致謝門人清順夢延慶諸祖来謁侍者持位圖於旁而關其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將補其處及後居南湖果第八世嘗專修念佛三昧忽感悟曰唯心淨土一而已矣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剎我心具彌陀之樂邦雖遠而近不逾一念雖近而遠過十萬億譬如青天皓月影臨萬水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水月一際自然照映一日於禪定中見一老宿坐禪榻上顧謂師曰吾四明也師驚喜作禮問曰道琛於一家習氣法相未能通達乞垂指教尊者首肯之及覺心地豁然自是山家言教觀者皆稟師為正紹興十二年圓照告老舉師以代寺經虜寇焚蕩之餘師誠心所感施者自歸歲月之間棟宇悉備因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慧辯愈加郡大旱請禱雨師以郡政苛猛言（昆三）守感寤出囚徒數百人是夕大雨有久病者為說法施食多愈育王諶禪師疾往視之歸語衆曰大言無當終不得力乃於月二十三日遣淨土繫念會道俗至萬人與雪竇大圓禪師為道交脩請說六即義聞而歎曰師如此說應魯悟邪答曰若不因悟何敢對老師

說一日講至六羅漢義學者請說斥之曰小乘法相說之何益嘗為說經王義聽翻三日一語無重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衆諷觀經晝夜不絕衆聞異香盈室師曰佛來接我即沐浴更衣晝偃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今諷安樂行未終嗒然坐亡留龕彌月顏體如生葵全身于塔法祖塔之側

智涌然法師法嗣 附照下第五世

法師智連字文秀錫號覺雲四明鄞邑杜氏受業棲心崇壽年十八受具戒古貌修幹有長松野鶴之態明智見之曰僧中鳳雛也初從圓照學于南湖晚依白蓮智涌頓悟圓旨及歸鄉代講延慶建炎後歷住五剎皆兵燬之餘化毛礫為金碧出於指顧時圓辯重興延慶未就而逝師適訪宏智同登千佛閣智曰聞四明談空中有相是否師曰然智以手指云太虛本無一物師指山川樓閣曰此諸物象復是何物智大服其言歎曰南湖之任非師而誰即薦於郡領事十年講無虛日而衆宇畢成太師史真隱俠老于鄉每過從問法要真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水洋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 揚子何紐之支離謂支離已易馬支離真

隱肅然服郡師丞相沈公屈居僧職以老病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自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刹幸勿固辭自絜其志師即領命諸方服其清整一日感疾謂侍人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華嚴偈）復撫掌大笑曰我自垂至此鍾鳴吾逝矣時隆興元年（是三）十二月十八日火浴得舍利葬骨于崇法祖塔之旁得法上首月波則約

太師真隱居士贊曰瞻彼連師色粹而温禮義是習詩書是敦雖精止觀實祖儒門鶴飛寥廓蟬蛻塵氛遂令聽者去縛解紛五住大刹藉藉有聞晚居廻慶其道弥尊

伊惟台教垂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雲意此幻影與法常存（石刻在月波山）

論曰聖賢應世之迹非世情所能測識也夫覺雲一代明教之師其於亡日如知所歸出生入死固非常人所可擬倫然則託形儒相之家居相位二十七考中外靖安其勳業盛大矣而又能大護佛法尊敬僧寶是蓋大權施化示現宰官者之所為也釋迦本時或為儒林之宗或居輪王之位聖寺沙彌為齊文宣回向寺僧為唐明皇近則五祖戒師為蘇文忠瑯邪山藏僧為張文定庸詎知回機轉位不為佛不為祖

邪良渚謂撫掌自笑宜得所歸而復來此土位極人臣以故爲疑者其未善論事若此

法師與戚字虛中黃巖章氏賜號明祖母華故白蓮惠師遺貴柑令食之及齒頰猶香生七歲依香積出家首謁智湧湧奇之曰祖昆三位再來也學成以妙年居第一座湧沒證悟爲繼已而悟遷上竺乃舉師以代聚徒駭多歲復大歉及分衛吳中施者唯恐自後信女王孟公問十六觀義師曰佛國在十萬億刹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循觀道則往彼非遙也資政鄭公問楞嚴八還師曰迷心爲境八法皆亂達大觀者一念自反二公皆感悟歲歲爲造供（甘雪庵日下明）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問曰既是白蓮因甚卻開紅華師曰山中并喜君侯至任是無情亦改容又指看經羅漢背云何不祇對師倦於酬應歸開受業會赤城益師亡郡以爲請萬年一祥師來訪見牀上小冊記回買常住物一錢不還數曰我於道猶愧行不及師嘗於法輪寺施戒當請聖師衆觀寶光下燭有梵僧立空表禪安之餘常諷空品至本性空寂則入定數日至生死無際則大慟不已其體法真切若此隆興元年五月別

泉端坐念佛而亡瘞龕于寺之東岡乾道三年夏復從茶毘五色舍利無算所著菩薩戒疏注三卷金剛辨或一卷復宗二卷法華攝要一卷素精於易折衷諸解以自名本取諸咸因巽澤山卦

法師中益早親智涌深境觀富辯說人以是歎服爲主上廣等慈遷赤城講貫之餘即入禪慨旦夜以繼未嘗少閒錄智涌教義號麁妙深集

法師元性自號山堂從智涌得教觀之旨居白蓮日講次至天主義有學者新至作論破之有取其論白師曰此新學逆路之見也諸

指之師笑曰汝但學得它作論我盡容得著山堂集五卷法華文句科十卷

法師子倖宰海鹽氏號圓淨父從智涌學有聲當世晚主白蓮學徒如市以供給屢乏將隳海爲田歸以告其母母以白金一笥與之曰爲衆辦事佛必鎰之母恚其不成也卒就役得田千畝衆賴以濟

毘三 上

法師本空四明奉化人自號盧堂父姓徐爲農每高僧過門必敦接加禮母夜見神光遶室因而有娠爲兒異倫等蔬食誦經志在出家年十四依尊勝法存剃髮初從智涌受教觀自白蓮首座出主明之永明遷治平淳熙

初皇子魏王牧四明尊其道製疏請主資壽夏中首座將開妙玄師止之曰自有講席以來諸老立法謂首座之職未出世者止講小部若已出世已講小部者方可開發大部專存講誦此舊章也若緣那則點讀四教儀類集耳以次而進無自遲也後遷白蓮大揚宗教久之歸閒受業日以往生爲正念紹興三年三月三日別衆就座書偈而化東掖學徒來迎全身奉化鉛素投隙止之乃剪須髮分塔東山而葬全身于尊勝師行不回顧坐不倚物盛暑不持箑祈寒不附火高座講唱辨析精微使利鈍皆有所入人以是尊慕之

真教仙法師法嗣

法師圓智黃巖林氏母夢老儒寄宿而生幼聰敏不好弄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卜筮無不精究嘗往隣寺聞講觀經歎曰落日之處故鄉在焉今日得聞如獲家信暨出家受戒即依真教于白蓮學通教觀嘗問異夏之義真教指籠鐙曰如此鐙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大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俚卷曰具如珠具實即理具三千變如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爾然有悟以白真教教曰法華止觀此爲喉襟汝今有悟大事斯畢自是遊心道妙五日輒一

聽或遨縱步則曰吾之遊異於是明寀澤凡舒卷函褁參五佛歷三周若閱止觀則十境十乘見祖師於塵劫之表居東山十有四年兩刹千衆推爲前列每患學者困於名相勉同人曰是真精進便是向上機關每半月必行布薩或曰圓頓之宗何必如是師曰圓家事理一念具足所謂圓頓者豈撥事求理邪吾於常時未嘗不以波羅提木叉爲之師扶律談常正在玆日郡請主祥符殿撰劉公問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即事而真公領其旨自撰疏請主鴻祐士夫欲其近城請居日山歷遷白蓮赤城慶善化道日起紹興二十三年奉詔主上竺災爐之餘僅存大士殿有裒金爲造門廊者歷家言主星不利師曰佛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寶坊輪奐吾亡何慮未幾果微恙夢仙人飲以天漿所患頓愈神采加異於前二十七年夏旱詔於明慶講經齋散而雨洽嘗抵寺莊聞用牲祭曰何可遽懺禁邪即爲神說戒勗以素饌二十八年督土木甚速至冬疫字成僧十二月十二日示疾頒爲書別道俗者偶坐七塔于寺東初是將覺日住山之末年夢羅漢來自天台踞坐主位已而師至住無相日夢寶頭盧來謁授山茶一器人知師爲五百人中焉洞江瑛句侍

知解遇荊溪留意辨明處斥為穿鑿至云妙樂可毀設十難問學者莫敢與抗師作攻瑛集追破之讀者一快恨二師不並世也

超果道法師法嗣

法師從進妙年聰辯為學早成久依超果具得其道出主德藏講訓有法學者歸之多述教義發明所得作楞嚴解尤稱高妙示寂之日留龕月餘容色不變及從火浴舌根不壞若紅蓮華

竹菴觀法師法嗣

法師宗印宇元實鹽官陳氏號北峯師慧力德郡年十五具戒首謁當湖竹菴得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徧入南湖修長懺周氏延以菴居以租量非法勸革之歲減五百斛往謁象田圓悟演友質西來意師答曰有屈無叫處演肯之智者忌夜炷香殿鑼悲泣失聲演感其意以厚禮送歸南湖嘗思寂光有相之義閒空聲云寂光土體如水中月資教空虛堂延居座首堂著宗極論扶智涌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師設九難宗極為之義旨通守蘇玭覩不二門以文雖簡而昧其說師撮示機要玭即領會白師座請居正覺飄風飄落（飄音匹招切飄風暴起也）僅存藏殿師守死不去風為之止有請為廟神授戒去血

食者先威夢往赴宅廟尸祝神語求易祭者十數祠遷主隱學未久玭亦召還要師作行曰盍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爻涮右貳上竺講止觀深砭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圖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爲忌去隱雷峯毛氏菴問道者皆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禮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威適德藏來請師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通北禪道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之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舊習爲之一革寧宗素開師名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敬說錫賚甚渥賜號慧行法師嘉定六年以簪觀室行化吳中至松江弟子行一奏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比即右脇安庠而化時十二月八日也藏舍于慈雲塔旁師三衣準律五辛剛制道力純至幽明俱感格邪拯滯除瘵息癘一有祈叩輒不得食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觀備此三者依佛駕說所著金剛新解釋彌勒偈頌示天親雖什同異之意考正此經諸本即則之文最爲有據述教義百餘章尤爲學者傳錄嗣法有聞者古雲元粹十餘人日本傳教者俊芿一人仕宦儒生受道者三數人猶佛

光法照繼世盛大有光祖父之道
牧菴朋法師法嗣
法師法輝字明叟號月溪台之臨海徐氏依多福西茶院真悟謙師落髮從牧菴于能仁學通教觀壁遷南湖即俾為內知客平心贊助內外以和與印元實登聖道月光遠為同志友日以此道相問辦及歸能仁遂座首淳熙初出主浮江香積尋徙赤城紹熙二年遷聖水嘉定開赤城有去思師為勉徇久之聖水復來迎師亦不拒嘉定己卯秋無疾而亡塔于西隩師講叩法華深符祖意發明正義酷似牧菴謝克家錢象祖二鄉相袁所尊敬而師執心謙靖未嘗許其進人以是高之
祥符忻法師法嗣
法師善榮烏程潘氏賜號悟空母初妊娠即屏葷血臨產之夕有光二道自天下徹其廬已而產二男歲餘皆病亡其一相者謂其母曰若不出家恐亦未保乃舍入法忍寺七歲受戒學教於清辯忻師紹興末自祥符座元出主太湖之資林歷慧通車溪講道大播淳熙癸卯越帥李參政請主圓通親為疏云佛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即應士大夫何嫌與教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一日微恙舁人事坐榻上問病進藥皆不答越七日澡身易衣

趺坐方丈寂然而化闍維之時求舍利者如其願必得之著大部決疑集四卷行於世在東溪日入蔬園見菜葉小蟲無數歎曰哀哉一餐何多殺命於是一夏唯白湯下飯嗣法紫金法通　清修久法師法嗣　翼　燕

法師妙雲四明楊氏自號慈室編詢教席演發妙解從久無畏詣玉几參大慧益有省悟無畏主清修師與逸堂諸賢旦暮請益及同受通相三觀之旨紹興十九年無畏没衆請師爲繼淳熙初邀慈溪永明以所得悟意述圓覺直解其序有云巨儒老衲讀此必曰既云直解何用是世利爲聞者爲一笑嘗閒居東湖二靈以詩遺丐村市云山環湖水水環山短艇白鷗窓几閒野外更將供給至館傘著得十僧閙時人誦爲實録郡請尸南湖日事講貫學者如市居二年以疾辭居溪口吳氏菴一日往别吳君歸越三日澡身易衣趺坐室中謂侍人曰吾有辦香藏之三十年將臨終供佛仰報大恩今其時吾將有行及香煙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就座合掌而化師爲學得旨尤善篤說詩頃翰墨妙絶一時南湖祖堂以師居位日淺不立像耆老評之曰昔竹菴牧菴居此皆二年識者以道大

名重不得不立今慈室何慊於二老哉於是亦立位嗣其法者廣壽正皎（元明八日卒）首座睎頴字聖徒自號雪溪四明奉化人幼試經得度教賢禪府無不咨詢三教百家無不綜練嘗從父無畏親受觀法自謂造師籩籬及無畏亡撰銘文以寄得法之意師志氣剛正廣眼長脽文藻高妙後進愛慕於是聖徒之名播天下不惑之前所寓必居記室知命之後所至必踞座端諸方屢舉出世皆固辭不就嘗步菜畦見糞蛆毬聚以發物之多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三百六十片日取其一以供粥飯晚歲自省謂文字餘習無補於道乃住桃源厲氏菴專志念佛一坐十年精進不懈謂友人張漢卿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可得珍臺寶網迎陵頻伽此吾佛方便誘掖之法耳但於修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證而證漢卿曰予固已信解矣未能勇進耳扁所居小軒曰憶佛作詩以見志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臨終預別親友沐浴更衣西向觀想忽稱佛來合掌而化師隱居之日有司以免丁逼慈室諭之曰天下豈有讀萬卷書爲高士行猶欲以丁錢責之邪主司嘉其言得不問

澄覺煥法師法嗣

法師簡言自號覺菴依澄覺學通其旨博覽強記獨擅一時嘗講妙玄升座高拱暗索本文不失科節圓詮妙法旁敷教相事理權實莫不粲然嘗謂新學曰人苦於寡學若深歷歲月熟覽典誥自然左右逢源了達祖意不為一文一義之所滯惑也可從事於講說之際聞者心化

法照皎法師法嗣

法師明括明之鄞邑周氏自號則菴母夢吞寶珠而生十八具戒即遊學諸方依能仁法照受教觀一時會中同名者有十括之稱而師最顯著復徧參禪林見天童宏智育王大慧國清慈谷無不期以大器嘗曰叢林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吾宗介尒有心三千具足也宏智聞之曰觀子妙解宜歸弘教初主昌國超果遷覺海隱學永明篤志講訓無虛日學者不敢以俊告郡帥范成大請主南湖一時聽徒皆四方英秀來者唯恐其後咸相謂曰登龍門者正在今日師日誦小般若經稍涉人語便即重誦謂不當以凡言雜聖典也

圓照光法師法嗣

法師宗舉四明人初之南湖見明智晚入圓

照室俾之貳講出主興教遷壽聖自曜建塔之左僅存大殿茅茨數百椽殘僧十餘輩廡之裕如常曰諸佛大士徧法界建佛事而雲溪咫尺之地不能有爲亦緣力不足耳縱我能爲之何足爲道祇陀給孤所施無慮億數而雲溪咫尺之地不能有成亦緣力不足耳縱我能成之何足爲多但知服勤講導篤志啓進以報佛恩可尒既而来學日臻擅施日至拂宇爲之鼎新東靈欽法師法嗣法師利淵博通三藏旁貫五經學富道高世稱爲淵教藏晏傳東靈之道弘法楊尖聚衆

十三末

三百日事講演出入經論莫測涯涘由是後學多尚泛辨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昆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之二十

諸師列傳第六之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社源法師法嗣廣智下六世

休菴法舟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實積法雲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俯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一菴默躬法師　慧雲連法師法嗣神照下六世

止菴法連法師　月波則約法師　朴菴清岳首座

應雲文統法師　證悟智法師法嗣

蕃光若訥法師

北磵印法師法嗣

餘姚清湛法師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景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泰海道源法師

刻源覺先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芳法師

雲皐如寶法師　南澗行果法師
嚴陵趙孝肅　鏈菴吳克己
能仁寶法師法嗣　華堂如寶法師
車溪榮法師法嗣
紫金法通法師
慈室雲法師法嗣
悟真正皎法師
覺菴言法師法嗣
鐵堂思義法師
常齊法珙法師
能仁山法師法嗣
畢菴法希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總菴妙心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楊尖淵法師法嗣
崇先了生法師　楊尖法欽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法師慧詢字謀道號月堂其先永嘉陳氏寓居四明昌國之朐山母夢異僧至門求化既而妊娠八歲出家祖印院初投法華數偏即能成誦聲師省祖母諭之曰汝已去家當學吾州忠佛子初謁南湖澄照以卓立稱至東掖見皎法照奇之有忌之者羣譖之師曰佛法大義有疑即問何必見嫉乃西遊浙左徧參名匠東回南湖依圓辯正所學聞性惡即具之旨名體不轉之妙一家圓頓深有悟入

紹興末年出主法昌遷淨名普和常持鉢海岸過盜師正色曰汝輩所欲者財耳盡與之因諭以善惡業報盜為感動歸物悔過而去淨名無徒每對海山為鬼神講維摩經屢感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負笈之士自遠而至幾莫能容丞相魏杞與師為道契嘗問世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為疑乎曰然師曰窮過去極未來雖有代謝而此理常住魏公曰屢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曉淳熙六年冬十月二十七日忽告衆示疾慰問者羣至見門學則勉其進德士官則囑其讚法聞其言者悚然有感既而別衆書偈念佛結印趺坐而化傅龕弥月脣臉鮮紅其容若笑遺言分骨為二一祔親塋一塔祖原衆以歷代寖全身唯剃髮以酬師志逾月視其髮舍利可掬師坐必端直行不疾示密室靜處必披衆談高座宣揚不事著述學者多於聽次筆以記之誦經坐禪日有常課未嘗以事廢制學者未二十夏不許出世躁進之風為之一戒

法師處郎永嘉人號一菴父從圓辯得其旨晚主南湖有辯才善說之聚脫略窠臼不滯節目有求指示者執筆便書中明祖意獨出衆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光明期湖

心律居亦行此懺主者正竹溪素重師德每初夜必領徒過南湖聽說法要竹溪臨逝數服曰吾徒何幸得聞大乘四分所明檢身爲要若明心見性其在茲乎一衆爲之歡躍法師戒應四明人自號雪堂才識英敏襟度豁如久學南湖爲時偉望郡以南湖請圓辯師奉命之東掖以禮奉迎及圓辯至大開法施妙旨雄談唯師可企一日叩函丈問指要中未了義圓辯曰汝能背誦吾將爲說數日誦通暨上請辯曰此中爲汝說得徹也師忽有省自是機辯奮發莫有敵者出主白蓮學徒雲會寧海歲有大會請師一月講經道俗萬衆仰聽肅肅鴻音一震莫不警寤一日無疾別衆歸寢右脇而亡塔全身於寺山之靈源

法師法蓮字實中自號止菴四明象山人幼年勤學一時講席知名者無不徧歷晚造南湖侍圓辯朝問夕咨越六載如一日疇昔疑晦皆爲之豁然初主辯利遷廣嚴永明悟真接物以慈撫事以寬或問日用則酬酢忘倦叩以佛法則默而不答人有測識其意者爲炷香拱立諭辭發問方隨問委釋曲誨其理其爲重法不失師體若此

鏡菴曰先賢有云四明中興天台之道圖

辯中興四明之宗蓋謂四明之後有派爲知解之學近似山外者而圓辯者出獨能發揮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謂月堂得觀行止菴得宗旨一菴雪堂得辯說皆有師家之一體云

法師仲韶四明人父參圓辯學解卓異紹興中主布金以雪川神智假名諸師盛破四明乃作三千正說以追攻之名指南集凡三卷覺雲連法師法嗣（神照下第六世）法師則約號元菴鄞之姚氏親受度於覺雲旦夜爲學深明教旨覺雲來南湖師爲侍右撫事和謹內外以說雲逝士依上竺慧光分座講經衆服其辯乾道九年春太師越王親製疏辭請爲月波第一師寺占東湖之勝而師以講才見稱於世故一時名德咸樂來依越王屢親講說手書贊曰師教門義龍（下缺）爲吾家師又作此山主願奉此地長講天台宗教長修水陸普度上報君親勿事改革既而奏于朝賜智海之號自師作祖此山繼之者梓菴隱堂而栢庭徑升南湖自是地望爲之益重

證悟智法師法嗣

法師若訥字希言嘉興孫氏初依竹菴於德藏克志苦學久而嬰病心叩大士口誦祕呪

夢大士灌以靈液寤而失其疾乃往赤城謁誕悟遷上竺命師首衆既没詔師嗣居之乾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懺法之旨師答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

昙四

王士庶皆可修持上說授右街僧録既而詔於山中建十六觀堂仍放其制作堂於大内四年夏召師内宿觀堂論道四月八日召師領徒五十人入内觀堂修金光護國法上問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然之進左街僧録慧光法師九年召對

五

選德殿問大士歷代靈迹及法華經旨上曰最初得師發明此事遂於圓覺悟得法門譬如著棊勝負既分不但并去棊子棊槃亦須一時并去師曰并去者亦不可得上曰宗說俱通其師之謂有詔令講圓覺至此盧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又嘗問金剛之旨師曰此乃六百卷般若中一分與問斯疑特跡金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波羅密以如是名顯示勢力建是般若皆有是力此既諸般若之釋疑是故金剛二字文雖出此義實通諸般若作譬故持說者福重

功深（入句註法華座席記結預也來集翻史記序云衆先合上曰朕曰讀此經今更命衆合誦三萬卷乃降劄云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爲多今仗般若爲除此過庶使羣生俱承解脫時沂王尚幼上召師入禁中爲王說法摩頂嘗以疾丐閒上曰且賜地築室更數年彼此作閒人水遶石上共說無生十一年退處福特授兩街都僧錄時　光宗在東宮書歸隱之扁以賜之仍製讚以褒稱其德　孝宗退養重華宮召注金剛經肩輿登殿止宿殿庭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熙二年十月旦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集衆修法華懺取道具進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塔于正寢紹熙二年謚宗教廣慈法師普照之塔

法師俊彷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唐元和間國人空海入中國受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久之杭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峯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禧初（吳音）北虜犯遶彷啓北峯欲結壇誦咒（大）如不空解安西圍時論委靡竟不克行北峯乃令遣徒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淪于海

越者庸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學之魁楚也來謁北峯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

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駭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師曰羣機未熟必先勤盪機熟會入衆駭何爲自是深識時教大旨每稱師爲南山內身大士從受剛定止觀歎曰回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初彥肅好說佛道嘗與僧抗議理左語屈及僧沒爲行衰服門人怪問之答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吳克已字復之自號鎧菴建安節使之後曾大父遊學四方因居婺之浦江幼頴悟爲學無所不通嘗讀周官慨然以封建井田爲可復淳熙中四魁待補歎曰射目中眉事與時違乃去隱于左溪勿苦目疾或勉禱圓通輒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醫答杜祈公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試持大士號目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觀山谷詩讚黃宗鏡有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鑪香因閱及兩函實積實云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令悟境觀二字以爲几杖服味旣而果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識者取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可見曾爲妙經作註自言恥與棗柏埒謂彼弘兼祖之典

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寶山遺言以僧檀茶毗壽七十五所著法華摳鍵楞嚴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晚編釋門正統未就而亡良渚宗鑑爲續成之始家人夢湛假名求寄宿治學教議論多暗合又喜其故人以謂後身云

慈室雲法師法嗣

法師正皎字元晝鄞高江朱氏受業多寶初從辯利止菴學因同人商略光明定題便能感發諸師得失慈室居清修造焉久之盡得慈室之道慈室遷南湖令居座端講才宏闢衆所景慕出主慈溪觀音亦遷法席終于揚陽悟真攻媿樓公鑰每從師問佛法大意師號月窓居廣壽之曰於窓間作半月攻媿爲作記賦以詩云不要作圓月才圓便有虧不如作一半卻有向圓時此詩盛播人口而師之名德於是益重

行人了宣四明奉化潘氏初受經寶林慕匡居清修往依焉每謂解必有行乃入南湖光嚴室閱藏經修法華三昧前後二十七期過午不食未嘗違日晏與同修善禁爲心友每閱經有疑必造禁室決之一日默坐甚久禁曰今日何爲師曰歸期已近道義難忘不覺如此請君專心進道當於淨土重會禁笑曰

正欲見君作略師自此示疾將終請衆諷彌陀經稱唱佛號遽起端坐索筆書偈云性相情忘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即合掌瞑目暑中留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微涎有以帛拭之者異香襲人闍維舍利盈掬心與數珠不壞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後三年築

示疾臨終前一日與衆訣別沐浴更衣請衆念佛趺坐而化人謂赴宣師之約云

能仁山法師法嗣

法師法希號畢菴法雄號南巖皆天台人同入山法師室服勤受道齊名當世及相繼居白蓮道望若一具正眼以定宗發辯才以駕說豁襟量以容衆攝文藻以應機白蓮宗風之盛實二師振起之也

揚尖淵法師法嗣

法師了生越之諸暨人年十二出家慧解如成人初謁東靈欽師時效禪林羣居僧堂當元夕衆往觀燈欽師行香見其危坐牀上問曰汝何不隨衆去答曰蒙師見誡專心爲學勿事嬉遊欽師大喜撫其背曰三十年後振吾宗者非汝而誰既壯深研教觀時輩歎服出主頂山講唱無廢日臥榻庋上安蓮經韋天像身披五條吉祥而睡謹身敬法不以閨室易其節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諸師列傳第六之八
休菴舟法師法嗣第二世下
　密菴淨悟法師
法明節法師法嗣
　閒林子真法師
月堂詢法師法嗣
　逸堂法登法師
悅菴淨惠法師
　柏庭善月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一菴朗法師法嗣
正菴端信法師
癡菴乘拱法師
止菴遵法師法嗣
鏡菴景遷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叔寶良琰法師
契菴如晦法師

環菴戒福法師
慧光訥法師法嗣 神照下第七世
等菴士衡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挂堂如坦法師

佛光照法師法嗣 南屏下第七世
子庭師訓法師
碧溪德聞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東陵智迥法師
菊庭信硜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若州景荃法師

古巖正因法師
應菴法言法師
西山文拱法師
無極可度法師
石林文人法師
自聞如願法師

毒跋妙聲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雪岑行海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北山志在書記

方漢文珠知客
相洲坦法師法嗣
古源永清法師　潛山文珣法師
刻元先法師法嗣南嶽下第七世
雲夢允澤法師　蒙泉源法師法嗣
靈源允憲法師
螺溪元悟法師
梅峯奎法師法嗣
具城妙鉛法師
鑑堂義法師法嗣
百川如海法師

桐溪若濟法師
孤巖如月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帆宗暭法師
桓巖文杲法師
總菴心法師法嗣
古鏡文景法師
非菴希法師法嗣
海空法英法師

性菴淨盦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南巖雄法師法嗣
虛靜祖意法師
休菴舟法師法嗣南嶽下第七世
法師淨悟字機先溫之樂清李氏幼知厭俗往依鴈山飛泉圓覺十九具戒初謁定菴統學教觀時休菴居壽昌篤於講說往求受業

菴問定菴何以示人師曰演索車義菴曰寂光土索車否師不領畜疑在膚幾廢寢食菴感其用心撫其背曰疑端發露實所非遥居無何忽有契會自是宗門疑難迎刃而解吳越講席無不縱觀志氣高卓少有許與每曰誨曰折鐺煮飯偃息中林借虛空口對萬象說余亦何媿至若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數行紙上語聚百十雜道人大廈廣居食前方丈吾弗爲也師始於飛泉作興棟宇既而勉徇衆請出主天台淨土日勤講說百廢具舉晚歸飛泉故居課佛爲業及屬疾大書以示衆口求醫問藥挑吾化也吾將默觀其變明

旦危坐而蛻時開禧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也閻紳之日耳與齒偃然門人文虎塔于寺之西麓北澗居簡爲之銘曰是爲器菴雖說摠持兩種不壞之藏道德所盡雖隱而彰吾知夫異代而同心者墮決於鷹山之陽

法明師法嗣

法師子真永嘉人號閒林幼從節公學眉心勤至悉通其道過教義未安處與諸友終日議論既得意已乃坐帳中縱辯演說或自問自答以自研覈後繼主法明大弘乃父之業辯才異等老學畏服

月堂詢法師法嗣

法師法登字聖道姓邊逸堂四明澥浦林氏受業尊波初爲優婆塞學于梓菴天性慧悟凡諸部要文無所不記諸文要義無所不解既具戒入南湖依月堂堂以其宿學蚤成宜待以興禮踰年命以職首管與論修性善惡之旨師資道合蚤用親敬字志齋居二十二年

錄異命教門義旨悉有撰述世競傳錄稱爲逸堂科云出主在城天封遷資教晚居清修一時學者以不預聞講席者爲之愧恥

法師善月字光遠四明定海方氏父偉爲邑中名儒母夢月輪墮懷已而有娠生之夕白光滿室初學語常合掌道法界字甫成童父

昌四

聊六經校之以次誦習如溫故業十二通春秋大義母攜往正覺寺設供備殷擯數匝寺主道并謂其母曰吾夜夢白龍繞此柱其徵此兒乎於是父母始令出家命名善月符先夢也善月古佛名光遠十五具戒越三月而并師亡乃往南湖依草菴常以科目繁冗爲勞草菴誨之曰白日看家書有何難解師爲一省來菴來繼翅隅日勤菴曰異時鼓吹吾宗者其在子乎梓菴講道月波往謁焉聞世相常住之旨益有省發乃復歸南湖見月堂問如來不斷性惡之說身心豁然如卻開鑰見府庫以所悟白堂更爲演其義師拜領而退堂示

寂師為專使往當湖請竹菴越明年命師分講風儀清溫談辯雅正竹菴讚之曰吾於首座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者所居古栢獨秀因自號栢庭淳熙庚子初主東湖辯利遷慈溪寶嚴居無何太師史真隱請居月波學士來奔廩食不足真隱聞之喜使使白師曰師為道延衆欲食來取子不啻也紹熙二年郡守何公澹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有方御衆有法十三年不易節緇素以是信之嘉泰四年退隱衍慶精舍一息十載憂老叟耳語曰六十五七十一鼎定六年郡將陳卿以南湖有去思為更屈致辭弗克雨華更新舊徒再擁未逾月上竺以敦喜召師謂亟往有似於徇名堅不為動衆謂上命不可不恭始幡然而往是年正六十五之驗也八年夏早詔迎大士於明慶車駕親幸致拜命師恭禱朝注暮洽上大說特補左街僧録十二年秋拂衣東歸偃息于城南祖開是年七十一昆四

又知所以驗前夢也明年秋郡以西山貧敝界師佚老紹定五年春有旨再領上竺人皆以坡仙師去忽復來為語山容開之句為之賀端平三年得目眚請老東菴一旦示疾坐牀上若相酬酢者法孫秀林問何為曰吾與荆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寂顧左右曰人

愚無實德爲後世稱若但崇虛譽我則不敢千載之下謂吾爲栢庭叟則吾枯骨爲無愧幸勿爲請謚以汙我素業言已累足而化實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也留龕七日貌色鮮白心頂俱煖奉全身塔于寺東爲壽九十三得夏七十八先是首座智覺論請于朝言師道光前哲四衆依仰年登九秩將遍歸真請建塔山中以擬歸藏上旨允之故今用此成命所遺衣髮及四經解合藏于南湖祖塔之側師所著述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因華論簡境十策三部格言金鍾義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記附釦鑰要皆行於世自餘雜製名緒餘講餘對客未嘗及世間事唯論前人往行及典誥之辭或問何以安心曰心本不動問法華經義曰當處全彰其警策類此嗣其道者香林清賜爲上首

法師淨慈宇敏中號悅菴鄞陸氏父母禱佛而生幼年夢登寶閣見異人爲摩頂及覺異香盈室以語隱學俊師勉其學釋遂依定海正覺出家既具戒往見月堂因春期入懺間聞導頓悟同白堂由是器之有度律師用大智新疏講觀經于湖心月堂遣師與之辯至談觀心觀佛之旨發難數四度竟屈眼哲則菴主南湖始開講席師掩卷危坐退而指其

瑕玭哲益敬畏榮隱堂居隱學俾師分坐講風大揚初主郡城法華或以爲小師曰此法智師講經之地其可鄙乎遷治平每臨講見疏記援引儒典則止而不讀謂其徒曰此外書也宜自觀之夏將闌對衆自詫曰今夏講席諸方所無繼或及之亦祇雜以外書誘掖之餘燕事庀石積年弊陋易而爲新每預公舉或非其人輒面斥諸山曰所謂講院者以欲傳講尒今此人能任此責乎卒不許閒居泉口拱秀菴學士裹糧來從及遷寶嚴化道日起閱八年忽天風吹華柱香蒲院識者知爲嘉瑞未幾果領南湖之命時嘉定六年也

自栢庭樂育人材之繁後生尚文辭好異說生者稍不厭衆心必羣起而譁逐之師至以沈毅御物持成規嚴人望風不敢犯向之好譁者俗爲華居丈室未嘗肎請益者雖入夜不距行兩廡聞讀誦聲必忻然就之因所業爲點示法華懺期日一開說初終參貫人皆樂聽心感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集大衆諷觀經趺坐揖上奄忽如蛻塔全身于祖關門人乞銘于司令樓扶淨無住見而歎曰悅菴不喜外書而梅麓作銘全用妙經句豈非有以冥使之乎稟法者禪悅了彬大達了因六七人云

行人善榮字仁甫四明小溪周氏初從月堂學教觀既通其旨即入觀堂修長懺閱藏經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五經以施諸方塑造彌陀佛像指施衆會素善水墨畫大士像以與人前後莫計以音聲佛事轉授諸人今城社經呪皆用師節度也臨終往生之相見宣行人傳弟子默容海印以高行爲鄉城所歸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九

語卷悟法師法嗣

嘯巖文虎法師

閑林真法師法嗣

法明師祖法師

逸堂登法師法嗣

同菴允寬法師

竹坡如約法師

可堂若衆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石屋正巳法師

化翁師贊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栢庭月法師法嗣
香林清賜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此室大方法師
遯山士堯法師
寂菴文慧法師
襄中道謙法師
北林與俱法師

悅菴惠法師法嗣

禪悅了彬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大蓬了因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盧中元具法師
孤巖如啓法師
操菴文節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石門士雲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化翁正已法師
茅屋了已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石澗成法師法嗣

古泉正宗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宋景定四明廣潤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十

昆四

曉巖虎法師法嗣　頌智下第七世　十六

訥堂慧辯法師　頑空智覺法師

松澗善助法師　寒谷妙輝法師

東山變公首座　東山皎公法師

東山義問書記

法明昶法師法嗣

法明行依法師　寶塔智尚法師

同菴憲法師法嗣

圓菴行果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語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拘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穿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照菴普聞行人

退若可昇法師

石坡啓法師法嗣

無住宗淨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昆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昆五

宋景定四明寶溪沙門　志磐　撰

諸師雜傳第七

淨覺仁岳法師　二世吳興子昉法師　錢塘可久法師　錢塘慈勤法師　雪川慧珣法師　雪川慈覺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越果靈照法師　樞密使胡宿　神智從義法師　二世慧月了睿法師　草菴道因法師　二世梓菴有倫法師　廣壽法因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儒士逸菴薛澄

雜傳之作將以錄諸師之未醇正者故淨覺以背宗錄神智以破祖錄草菴以失緒錄或曰法智之世先後爲異說者有之矣豈當書以雜傳處之乎然照圓之於四明無師資世系之相攝後人集以山外指之亦足徵之矣王若法智子孫時爲逆路之說者未若淨覺神智之爲甚也彼祝之而不類我且指二人爲首云（祝職救反事見後）

法師仁岳雪川姜氏自號潛夫問法智南湖之化往依爲學至水月懺辭笠水中曰吾所學不成不復過此懺法智器之居以裏屢白

盡焚行專事納繹鄉書至悉投帳間未嘗啓視因出境分衛乘舟水行艤卧舒足豁然自得若拓虛空憍爲之折每請益函丈撫大臙開大繪衆望風長之時昭師器光明玄不用觀心師輔四明撰問疑書以徵之四明製妙宗并消伏三用洞師作指瑕以爲難師遂止疑扶膜以正之四明誠別理隨緣書師作指瑞以爲非師作十難以扶之所以特四明爲有力後復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因疾有開宴坐靜室恍如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道既不合遂還浙陽靈山蒙慈雲攝以法喬四明乃加十三

料簡以斥之師復上十諫雪謗往復不已（詳見四明本紀）會昭處有請慈雲爲詩以送之學徒從往者半雲弗之止既還石壁復徙靈芝時法智已歸寂師臨衆自詫曰只因難發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有仁行人自永嘉請居淨社一住十年大弘法化以年老還鄉雪守請主祥符觀察使劉從廣爲奏命服楞嚴使胡宿爲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以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創隱淵堂休室以爲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刻當行果留偈安坐而亡時三月二十五日也塔全身于何山之西嗣興法者梵慈乃仁

輩皆能表表模範一世師於楞嚴用意尤至會諸說爲會解十卷熏閱記五卷（釋自造會解）楞嚴文句三卷張五重玄義則有楞嚴說題明修證深旨則有楞嚴懺儀復於咒章調節聲曲以爲諷演之法所著金剛般若疏二卷發軫鈔五卷（釋自造金剛疏）彌陀經疏二卷指歸記二卷（釋自造彌陀經疏）文心解二卷（釋不二門）雜録名義十二卷義學雜編六卷如意輪課法涅槃禮讚文羅漢禮讚文南山禮讚文施食須知毘曇七賢七聖圖起信梨耶生法圖各一卷禪門樞要淨名精英大論樞節大論文若溪講外集寫案記諸子雜言史髓

記曰何山更爲禪居而塔地轉爲菜園厥後寺衆有夢師謂塔處灌溉非便求遷之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遂具禮易葬焉此與東山神照遷塔事極相類皆於當時藏全身而待示靈瑞於二百年之後也異哉

論曰天台家謂學華嚴唯識者爲它宗蓋指其不受時教規矩之說耳淨覺初爲山家之學甚偏爲止疑扶嚴十門析離以排四師甚力一旦師資小不合而遽爲寿甘之異說甚至於十課雪謗抗辭不已前輩之而後咍之其爲過也與學它宗者何異

爲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崇法置之雜傳亦足爲憑然此亦是護宗綱辨法爾爲之說耳若鑒之以佛眼則聖賢弘道互有抑揚豈當定其優劣如調達波旬皆以大權示現邪見訶可以俗情裁量之邪是知議淨覺者當以此意亮之

法師于昉吳興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嵩明敎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序爲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略有曰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焚惑天下序付法藏爲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婆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爲達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它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總之爲二十八炬妄陳於前嵩謬附於後潰亂正教瑕玷禪宗余嘗面折之而嵩莫知媿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爲梁朝達磨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爲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爲之祖邪況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與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眼纔見禪字

認爲已宗是則反貶梁朝達磨但傳小乘禪法厚誣先聖其過非小

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天聖初尊恩得度學教觀于淨覺無出世志喜爲古律詩蘇軾監郡日嘗與師及惠勤清順爲詩友所居西湖祥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嘗有憂色軾來守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贍匈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琉璃開照佛世知無盡本非燈之句蒲宗孟集錢塘古今詩求桑於師師曰隨得隨去未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送客不踰閫限辭穀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窓外唯紅蕉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焦竹亦死撲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法師靈照蘭溪盧氏幼失怙恃白兄求出家兄取三藤示之曰使此藤聚汝俱碎可從汝意師欣然入林取藤成束置前曰果容入道用此擊我俱碎無恨兄不能奪遂入寶慧寺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未暮月誦通法華光明弱冠投試有司嘉之奏以別榜既具戒即往錢塘依香嚴湛師學教觀數歲復往吳興依淨覺一家戶牖無不通達初主吳山解空繼遷景德熙寧中徙雲間超果自元豐以來於每歲春首結淨業社七日期時預者二萬人

念佛獲驗不可紀錄嘗夢三聖儐相前導作禮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爲衆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又誦經深夜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其像誦經萬部以嚴淨報元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養之期已至遂北首而西累足而化開維異香襲人舍利流迸結塔院東南隅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學問文章當世推重治平三年由樞密副使出鎮杭州每來謁岳師諮詢妙道躬執弟子禮師安坐不少遜法師從義溫之平陽人姓葉氏十七通誦法華得度學扶宗主大雲五峯寶積嘗患它宗

但任胸臆於所著補注集解處處辨明如論賢首妄判華嚴議慈恩專用唯識辨祖承無二十八祖判道家當攝入儒宗辨理切直爲世所信（並詳見諸宗立教志）晚居秀之壽聖大振宗教元祐六年春示疾就榻吉祥右脇而逝焼舍利千餘唐寶藏誼曰神智窓使劉燾記行業云端介清白不妄遊從嘗寐三覩耽味著遽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遶水不飲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可謂賢也已矣所著大部補注十四卷願正記三卷（釋光明玄新記七卷（釋光明文句）往生記四卷（釋淨覺）圖通記三卷（釋不二門）纂要六卷（釋義解）集解三

卷（疑作四）高言四卷（疑作金）淨名略記十卷搜玄三卷（並出僧肇義）

論曰神智之從扶宗視四明爲會祖而於有所立義極力詆排之去乃翁已五十年其說已定而特爲之異破壞祖宗不肖爲甚非同寧時孤山淨覺一抑一揚之比也舊系扶宗今故黜之置之雜傳以示家法之在

法師了庵嘉興人號慧月學教有聲久依神智於壽聖秀有士族請神智禱疾師與俱往及歸神智責之曰汝爲純厚吾故攜汝往何爲俗舍左顧右盼師深謝過而已智曰汝豈有所見邪師密白曰有一女崇在病牀上見師入即下走入既擁門乃從壁隙而出不覺顧視如此智曰吾亦見之已而病者愈智既沒師乃繼其席思溪王氏有女卒請施食河冰船不可渡乃遣人報令設座於斜前即船上遙爲咒願中夜一女至船上曰謝師戒法已得超度留鞋一雙（五）忽不見（六）天曰王君至船驚曰此亡女入歛時鞋也

法師道因自號草菴四明薛氏覩法智座下聚法師爲叔祖其孕也母夢聚披衲而入寢而生明發而赴至（訃）咸知其爲後身云堂右圖相拘之如環足下奇文雙魚宛示十七日

戒坐夏南湖有問以教義者徐為釋之正與文合識者知其宿習明智居寶雲往學焉已而徧歷敎庠屢參禪室因讀指要鈔深有悟入初主禪悅直嗣四明（草菴錄嗣法文云三入禪室五登講室始終親近八善知識皆光明頂大有指授有言緣不在彼如水投石此一瞬香奉馬廷慶第一代法智尊者用酬法恩默存則人亡大遷永明寶雲廣壽治平晚主延慶學徒滿堂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徒衆曰華嚴世界洞徹湛明甚適我懷今將行矣乃令舉所述彌陀讚曰無邊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宮周徧徧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離覺離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讀畢隨衆唱佛數百諷觀經至上品上生即斂念坐亡越三日頂足皆煖葬全身于祖塔師道貌嚴毅（孟）辭辨如瀉有嬰其鋒者謂登龍門嘗著開政論以正禪人之弊詣行在投宇相秦檜三上書俱不報逶遲江而歸後秦相閱其書大驚將見之而師已行居南湖日述輔正解以斥律人妄解觀經之失其強志為法若此嘗居城南草菴因以自號

論曰草菴初學于明智一旦讀指要有省發而又自謂文繁後身故以瓣香奉四明然四明者羅睺羅也未聞棄佛爲嗣若草菴之所承則猶兄廣智而孫明智矣豈北面師事之而反孫之可乎西土二十四祖金口所宣悉有先後若謂北齊遠稟龍樹此則立觀之始非草菴所當上攷故寶菴論之曰一家教觀必資傳授豈可紊亂使失先緒況當時已有高拳九祖遠嗣四明之誚舊圖系於明智終非草菴之本心新圖系之四明未免有違於公論今故置之雜傳亦足以爲失緒者之戒云

法師有倫四明王氏受業于小溪嘉聖自號樗菴久依草菴學分座南湖講導有旨晚主月波學徒說服栴庭輩行皆北面受業所居一室未嘗見其便溺人皆異之或問其故拒而不答

法師法因自號剜心四明慈溪顧氏學草菴蓋其旨以與師同名時稱爲小因主席嘉興十年晝夜講演未嘗一日走檀門每旋者至輒竦媿自數曰此丘之法巧食活命我何人哉坐奪勤苦之利御而還之不得已受其少分所居弊陋將新之曰此軀尚無常何事外物爲一日築講堂齋舍赴檀門未四師曰

虛空諸天正欲闔戶何必衆集即擊鼓升座
紹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
謂左右曰吾覩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
吾將行矣即集衆諷觀經稱佛號留偈端坐
結印而化痤全身于寺東

薛澄字清卿自號埜菴視草菴爲叔嘗從其
學大明境智之道草菴沒爲文祭之其畧云
嗚呼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如
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云殊
所麗一天譬以二藥治衆人病所期者痊奈
何末途兩宗被魔學者泥偏私立位號互爲
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針著
磁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瘿附咽不求其端
教曰我是執明漸圓惟恪欲聞禪曰我是但
稱別傳兩宗既孤又於其宗派別星懸或本
四明或考雪川或出白蓮天台微旨浮談波
語如漂流船或參渦仰或歸雲門或嗣曹山
如來心印上推下墮如顛倒狹持此勝心敵
彼勝心以燕伐燕堂堂我翁能於兩宗烟建
妙玄（云云）又作草菴忌跣云諸法本空即空成
實至人不死雖死如生實住尊者（如白世子問
呂所鍾前因不昧探戒珠於曜領飛錫劒於
龍門早遊乃於儒林無書不讀晚乘桴於敝
瀼有感皆通（云云）於道最高裂衣冠而周恤有

疑不決擬困圍以須爭[illegible]見八知識無半語之相投將一辦會爲四明而拈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民二　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未詳承嗣傳第八

東陽善慧大士　[illegible]

景明道房禪師　[illegible]

北齊僧稠禪師

北齊李樊侍郎　[illegible]

天台智顗法師　[illegible]

金華方巖法師

西京楚金法師

千福飛錫法師

終南法善法師

玉泉真公法師下五人見淨土門
南岳承遠法師
南岳法照國師
無迹法劒法師下二人見雜科門
長沙懷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五臺元鑒法師
天台道邃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般若雲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五代唐
十祖玄燭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會稽什法師宋下三人見法智紀
嘉禾子玄法師
天台元顯法師

括蒼聰法師南屏傳
無相善勤法師
寶藏利貧法師勤師傳
普慈揮法師下二人出假名傳
空相融法師
超果照法師下二人教法實錄

廣化明法師
宗元録額法師
寶雲威法師 已上文憲傳
方廣曇照法師
普照因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如上立傳

寶積寶法師 見立四傳
淨慧威法師 事蹟略
左溪志貽法師
無功居士王闓

有為天台之道而無聞於後世者固亦多矣

非以其迹晦而位卑身亡而嗣絕乎至若舊雖有傳而無所師附見它傳而無所考凡於法門有勞贊之一益者豈不樂書作未詳象嗣傳

東陽大士傳翕字玄風義烏人晉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幼與里人漁以籠盛魚沈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止人以爲愚年十六娶劉氏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漁於稽停塘梵僧嵩頭陀謂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所發願度衆生今梵率宮衣鉢見在何當惡耶令視水見圓光寶蓋環覆其身乃悟曰鑪韝之所多魚鼈盛良醫之門足病人方急度生何

毀思兜率乃結菴於松山雙樟樹間自称當來解脫菩薩大士種植蔬果任人采取爲人傭工晝作夜歸與妻妙光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宴坐之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東來放光如日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場已而四衆沓至作證郡守王然謂是妖妄囚之素旬不食規而釋之還山愈精進曰我從兜率宮來爲說無上菩提昔曏此事今不憶藏大通六年遣弟子傳旨奉書請開釋帝爲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善慧欲度衆生欵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士神出木槌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菩吉致謁者三聲不拜宣上御牀對語異常設食竟出鍾山坐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大同元年請講三慧般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迎大士不動御史問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帝善之翌日獨延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梁未饑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採草作糜以活間里盜不忍犯嘗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弟子懸榮欲建龍華會大士曰龍華是我事汝可建請佛傳光會若從吾言定見龍華又曰吾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由釋迦能捨身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羅摩從後謂弟子曰七佛中唯釋

迦默與我語光天二年冬大士曰嵩公已還梵宰天我不得久住作還元詩十二章大建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疾七日縣令陳鍾書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手受香衆益驚歎葬松山之陽敕僕射徐陵撰碑

荊溪止觀義例曰東陽大士位居等覺尚以三觀四運而爲心要故獨自詩曰獨自（是十界四源四句也）作（起十界權實故云作也）問我心中何所著（問起之辭）推撿四運并無生（正用觀也。并必正反皆無也）千端萬累何能縛（此觀成也十界若此皆因果無自體故）況後三觀本宗瓔珞補處大士金口親承故知一家教門遠祖佛經復與大士宛如符契（小乘經二卷上卷明次第三觀下卷明圓三觀謂佛爲菩薩說三觀法界指傳自性清淨云云三觀在自當說大士金口親承今家遵立圓宗佛祖與三觀符契也）

述曰過去諸佛由三觀道安住祕藏現在釋迦由三觀道果後示權是知自行化他權實因果之法無非三觀之道瓔珞宣之

於前智論申之於後北齊心悟而立爲法東陽旁贊而示以詩皆所以明此道也稟陽顯於梁而終於陳當北齊南斯智者以此道相傳之際尚無慧也昔承佛口之親宣今值諸師之授受於是作而言曰大哉三觀之道行於震旦其在斯時乎乃述曰

二詩從旁而讚之宜也世人不考爲同時遂指東陽爲前人而謂其能預談三觀故晁景迂爲明智碑亦謂前乎智者以導其教者曰梁傳大士斯言未的也今當易之云與文禪師同時旁贊其道者曰傳大士以大士無授受之迹今但附見於傳首云

禪師僧稠鉅鹿孫氏從景明寺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攝心旬日即得入定復修涅槃聖行四念處法安居五夏日唯一食嘗九日修死想觀以所詣白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禪定者波爲最矣復詣王屋山修習前法遇兩虎鬬師以錫杖中解虎即散去黃門侍郎李爽求學禪要爲說止觀兩卷北齊文宣詔師出山說法師爲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禁華世相不可常保帝爲之毛豎汗流於鄴城結雲門寺以禮奉之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弟子或以爲諫師曰窶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國吾雖德不逮古而儀相是同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感左右之言謂師不敬欲躬往加害師已冥知旦乘牛車往谷口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身血不淨恐汙伽藍帝愧悔謂侍臣楊遵彥曰若此真人何可毀謗欲屈師還寺師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愆遂回輦還宮問弟子前身何人師曰魯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即見羅刹形又欲見佛法靈異師投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師令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敬信請受菩薩戒留禁中四旬而出乾明元年四月示寂敕建塔以藏舍利

述曰衆稠禪師行道於壯齊天保中與思禪師爲同時逈而推之則知受止觀於房禪師當天保之初復更推之則天保已前當東魏孝靜之世時文禪師始以已悟一心三智之道以授思禪師則知房師所受止觀亦應稟自文師蓋文師悟由中論獨步河淮時無競化非小乘禪師之所能知然則房師上受文師下傳稠師上下推之爲可信矣

法師智琰毋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十二誦通法華時稱神童祝髮之後即參講席（師坐正觀寺綽則知參講之時即拿受講門也）嘗隱虎丘山講慧餘日

誦法華至二千部育鎮未熟自起煙芬夕墮纔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持之驗爲行三淨業修十六觀率五百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講法華淨名皆三十徧觀音玄三十徧臭觀八年冬示疾見梵僧手執寶瓶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稱功德寶王即我是也師謂門人曰無邊光大勢至也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由因言果以此勉余余其西歸乎即入定不反

金華方巖和尚荊溪未入僧時曾從之受止觀鹿長左溪門人

法師楚金廣平程氏七歲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九歲依西京龍興寺具戒習智者數掌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誓建斯塔誠慊一啓檀信自來於築基夜誦經行道衆聞天樂異香玄宗夢空中楚金二字詰朝訪問咸以師對乃親製多寶塔額賜繒綵爲助功畢之日五色瑞雲凝於塔上謂同學曰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已熱得火可詣凡我七人聿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乃於春秋二時集七七僧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爲常式前後感獲舍利七百粒血書法華菩薩戒經以祝九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

後寫千部散施信人化緣既畢右脇而逝茶毘火滅雪顏如生天子建塔于城西貞元十三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僧衆禮舍六十餘年經聲不絕乞加旌表詔證大圓法師法師飛錫與楚金精嚴三觀天寶初遊京師止終南紫閣草堂俄有詔住千福法華道場不空翻譯新經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泰初詔於大明宮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嚴經與三藏不空學士柳伉重加詳定充證義正員嘗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明淨土三世通修之義

禪師法善習天台教學唐天寶間遊京師嘗誦法華所居之處龍水自滿瞻終見金蓮從空下迎天樂競鳴隱隱向西去

法師志遠汝南宋氏初依荷澤開天合一宗該通妙理力學積歲居五臺華嚴食非別請臥不解衣四種三昧用為常課會昌四年忽絕食數朝誡門人曰天台之道妙在法華文句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文五義判釋止觀境觀雙修行解圓明遮照平等將踐聖階降茲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猜誠永懷于茲宜副吾意時學者如林唯元堪達其旨武宗澄汰佛法堪稟遺言以諸文藏之屋壁宣宗即位

重輝佛日堙再葺舊居取其藏本置之影堂傳唱當時絕而復續

法師道暹天台人大歷中入京傳教盛有著述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

法師清觀臨海屈氏久居國清妙洞三觀禪定神異清介自守不畜衣鉢嘗曰恨未能舍己頭目後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渡師頃刻即赴身衣無濕人知其有神足通爲法師文舉東陽張氏入國清習天台之道悉通要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動若浮雲靜若止水目不旁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以爲法先是因清爲煬帝建光明道場歲以爲期人禁食少師竭力營建成莊田十二頃衆賴以濟

法師敬雲達業人風學天台之道光化二年於永嘉寺講經依俱舍論述小乘入道五位作析玄記二卷

法師妙行初學天台教既入居泰山結草爲衣拾果爲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證明後專持彌陀經於一夕見流離地佛與二菩薩涌立空中僖宗聞其名詔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日再見寶地謂左右曰吾無觀想而寶地復見安養之期至矣即日右脇安臥而化

法師于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王錢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今東嘉寺）

法師玄燭戒德定品慧業法門講唱宗乘當世特立大順初傳法帝京學徒數百左右悅隨時謂其可繼荊溪尊稱爲十祖云

法師皓端嘉禾張氏聞玄燭時稱十祖遂往參學即悟一心三觀之旨誓心山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異味坐唯一榻門不設關本朝建隆初無疾坐亡火浴舍利不知其數得法者八十人

法師善勤（曼）天台人無相以主席請于郡時以師高行爲之舉及遷淨名舉揔巷繼其席揔巷遷赤城衆舉利賛繼賛處寶藏部使者復以無相畀師以衆不足容乃別選勝地增建樓宇時謂安清淨衆講妙教觀宜天人之交助也　十七

法師元頠吳興人政和二年於郡城閶元建智者院日居慈霆閣乘筆著書自正像統紀終教藏目録凡百卷名天台宗元録本次古今諸師行事爲山家之盛典云又述法華靈瑞集爲十科始於晉賢證明終至香光表相郡補爲都師有招攜者誣以事民其衣聞者

流涕而師不爲恒幅巾布褐遊遊人間隨時升沈脫在盥播卷盧誦經課佛一夕面西危坐欣然神化焚龕之日舍利布地

法師晝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述天台別傳法華義爲詳麥學者題之

法師古田賜號善照少學天台之道修淨土行五十年法服未嘗去體嘗因寇擾入山避亂唯攜觸服方欲登圖寇已逼近師易衣石上從容洗漱寇不敢犯識者歎仰謂之遊行無畏其斯人乎

法師志貞居左溪述釋迦譜釋氏稽古略父鎖峯徙甘及鴻次歷代宗承圖後學於是有考

土圖四明慈溪人自號無功吏家世名儒再舉進士不得志布衣蔬食編詢講席晚年唯專念佛以所得旨意述淨土自信錄其序略云衆生本心具四淨土如同居者在具縛凡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入爲且徃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默照本心也曰助行備修萬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則了達四淨土矣止有願莽事善者近生凡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淨土者正是究理菩薩所登境界而暴寂悠悠衆生回向漸修耳又云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以導之即預優品愚朴之輩但

稱佛發願者亦莫不生覩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也彼但守頑空之人以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何足道哉發是言者可哀也矣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沙門思晉曰此吾所修淨業有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志磐　撰

歷代傳教表第九

北齊悟一心三智之旨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授智者智者始以五時八教開張一化而歸宗於法華本迹之妙既發其解必立之行於是說已心中所行以示一心三智之證載之文字用以印心以教後世自北齊上法龍猛下逮法智爲十七世作歷代傳教表

梁

武帝（庚卯受齊禪都建康南朝）
天監元年（壬午盡十八年）　普通元年（庚子盡七年）
大通元年（丁未盡八年）
大同元年（乙卯盡十二年）大同中二祖文禪師於北朝河南爲思禪師說三觀當東魏孝靜帝天平間
簡文帝（明武帝第三子）
大寶元年（庚午盡二年）　太清元年（丁卯盡三年）

元帝（昭武帝第七子）
承聖元年（壬申盡三年）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
紹泰元年（乙亥）　太平元年（丙子盡二年）

陳

武帝（陳霸先受梁禪都建康）
永定元年（丁丑盡三年）
文帝（蒨武帝兄始興王子）

天嘉元年庚辰歲大年三祖思禪師於北朝光
州大蘇山爲顗禪師說四安樂行示普
賢道場當北齊廢帝乾明元年
天康元年丙戌
廢帝伯宗文帝長子
光大元年丁亥歲二年二年思禪師爲宥岳帝
君授戒法
宣帝頊胡奧王第二子
大建元年己丑歲十四年四祖顗禪師於金陵毛
官寺爲儀同沈君理僕射徐陵等開法
華經題一夏開釋大義白馬敬詔等咸
北面受業自此後常講大智度論說次
第禪門及爲尚書毛喜說六妙門
大建中南岳思禪師爲海東玄光法師說
法華安樂行歸國演教爲高麗東國傳
教之始
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南岳禪師示寂
少帝叔寶宣帝長子
至德元年癸卯歲四年
至德三年詔毛官顗禪師赴太極殿開大
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還靈曜寺就
講時百座居左五等居右慧曠慧辯皆
奉敕難問天子臨筵聽法百僚盡敬
至德四年詔迎顗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
聽講仁王躬禮三拜

禎明元年（丁未三年）盡顗禪師於光宅講法華
經章安預聽

隋

文帝（楊堅 相州靜帝受禪都長安 開皇十年庚戌是年陳亡始統五二十年）

開皇十一年晉王揔管揚州迎顗禪師於
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師名晉王
爲揔持王上師號稱智者
開皇十二年智者禪師於荊州當陽玉泉
山爲開王父子授戒
開皇十三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法華玄
義章安預聽
開皇十四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摩訶止
觀章安預聽是年過岳陽爲刺史王宣
武授大乘戒法爲學士曇捷等講金光
明經
開皇十五年七月智者禪師至揚州禪衆
寺以所著淨名義疏奉上晉王九月辭
歸天台（三六）
開皇十七年九月智者禪師於天台佛隴
爲諸弟子口授觀心論十一月於石城
寺爲弟子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
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
羅密一一法門是月二十四日示寂於

石城彌勒石佛像前

仁壽元年辛酉歲　大業元年乙巳歲

煬帝（隋文帝第二子）　恭帝（侑煬帝子）

義寧元年丁丑歲　五祖章安禪師於天台國清寺為法華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

高祖（李淵受隋禪都長安）　武德元年戊寅歲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　貞觀元年丁亥歲　二十三年

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章安禪師於國清示寂

貞觀二十年召法華威禪師授朝散大夫引駕四大師

高宗（治太宗第九子）　永徽元年庚戌歲　大赦改元

永徽六年召天宮威禪師授朝散大夫引駕四大師與法華同職位

顯慶元年丙辰歲　龍朔元年辛酉歲　三年

麟德元年甲子歲　乾封元年丙寅歲　二年

總章元年戊辰歲　咸亨元年庚午歲　四年

上元元年甲戌歲　儀鳳元年丙子歲　三年

調露元年己卯歲

永隆元年庚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法華禪師示寂

開耀元年辛巳　永淳元年壬午

弘道元年 癸未
則天高后 武氏高宗之后唐太子賢庶王臨朝稱制
光宅元年 甲申　垂拱元年 乙酉 四年 盡
永昌元年 己丑　載初元年 庚寅 二年
如意元年 壬辰 盡 二年
如意二年七祖天宮禪師於東陽天宮為吳王 四
左溪朗禪師說止觀
延載元年 甲午　證聖元年 乙未
萬歲通天元年 丙申　神功元年 丁酉
聖歷元年 戊戌 二年 盡　久視元年 庚子
長安元年 辛丑 四年 盡
中宗 顯 高宗第七子 睿武 后皆廢為廬陵王

神龍元年 乙巳 二年 盡　景龍元年 丁未 三年 盡
睿宗 旦 高宗第八子
景雲元年 庚戌 二年 盡　先天元年 壬子
玄宗 隆基 睿宗第三子
開元元年 癸丑 盡 二十九年
開元十八年八祖左溪禪師於東陽左溪為荊溪然禪師說止觀是年新羅法融等傳教歸國
天寶元年 壬午 盡 十四年
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左溪禪師示寂
肅宗 亨 玄宗第三子
至德元年 丙申 盡 一年　乾元元年 戊戌 盡 二年

上元元年庚子盡二年
寶應元年壬寅盡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長子
廣德元年癸卯盡二年
永泰元年乙巳
大歷元年丙午盡十四年
大歷中九祖荊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爲遂法師說止觀
德宗達文明武皇帝長子
建中元年庚申盡四年
建中三年二月五日荊溪禪師於佛隴示寂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盡十六年
貞元中十祖遂法師於國清爲脩法師說止觀
順宗睿文孝武皇帝長子

永貞元年遂法師於國清爲日本最澄說止觀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爲日本傳教之始
憲宗聖文神武皇帝長子順宗
穆宗睿聖文惠皇帝第三子
敬宗睿武昭愍皇帝長子
元和元年丙戌盡十五年
長慶元年辛丑盡四年
寶歷元年乙巳盡二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太子
大和元年丁未盡九年
大和中十一祖脩法師於禪林爲外法師說止觀
開成元年丙辰盡五年
武宗聖神章武孝皇帝文宗弟陛下
會昌元年辛酉盡六年
會昌六年詔毀天下佛寺沙汰僧尼

宣宗 沈宗十三子武宗次弟名道瀍即位沙門依齊安師武宗周群臣迎入京即帝位

大中元年丁卯歲詔復會昌所廢寺院

懿宗 淮宜宗長子 咸通元年庚辰歲十四年

僖宗 懿宗第五子 乾符元年甲午歲六年

乾符中十二祖外法師於國清爲琇法師說止觀

廣明元年庚子 中和元年辛丑歲四年

光啓元年乙巳歲三年 文德元年戊申歲

昭宗 僖弟敬宗子 龍紀元年己酉十二祖琇法師於國清爲竦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元年庚戌歲二年 景福元年壬子歲三年

乾寧元年甲寅歲四年 光化元年戊午歲三年

天復元年辛酉歲三年

景宗 杭昭宗第九子

天祐元年甲子歲三年

梁 五代

太祖 朱溫受唐禪都洛陽 己亥

開平元年丁卯歲四年 乾化元年辛未歲二年

末帝 瑱太祖第四子 貞明元年乙亥歲六年

乾化三年癸酉歲二年 龍德元年辛巳歲二年

唐

莊宗 李存勗破梁即位都洛陽

同光元年癸未歲三年

明宗 嗣本居突厥人賜姓李氏爲莊宗昆弟

天成元年丙戌四年　晉末帝（名重貴高祖石敬瑭養子即位都汴）天福中十四祖竦法師於國清為寂法師說止觀

天福元年丙申六年　晉高祖（劉知遠晉少帝為契丹所虜中原無主遂即位於晉陽仍用晉年號都汴）天福十二年丁未　隱帝（名承祐高祖子）乾祐元年戊申三年　周太祖（郭令威受漢禪都汴）世宗（榮太祖柴氏之姪受遺詔即帝位）恭帝（名宗訓世宗子）

長興元年庚寅四年　末帝（名從珂本姓王明宗養子）清泰元年甲午二年　晉高祖（石敬瑭沙陀人即位都汴）天福七年壬寅二年　少帝（名重貴高祖從子）開運元年甲辰三年　漢高祖（劉知遠晉少帝為契丹所虜中原無主遂即位於晉陽仍用晉年號都汴）天福十二年丁未　隱帝（名承祐高祖子）乾祐元年戊申三年　周太祖（郭令威受漢禪都汴）世宗（榮太祖柴氏之姪受遺詔即帝位）恭帝（名宗訓世宗子）顯德元年甲寅五年　顯德六年己未

宋太祖（受周禪都汴京）建隆元年庚申（紀六）三年　吳越王錢俶遣使往高麗日本求遺逸教乘論疏

建隆二年高麗國遣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螺溪

乾德元年癸亥五年　十五祖螺溪寂法師為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開寶元年戊辰歲八年　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十六祖寶雲通法師為四明禮法師說止觀諸大乘法

雍熙元年甲申歲

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螺溪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戊子歲十月二十一日寶雲法師示寂

淳化元年庚寅歲五年　至道元年乙未歲三年　真宗

咸平元年戊戌歲六年　咸平六年十七祖法智法師於南湖保恩答日本源信信問目二十七條

景德元年甲辰歲四年　撰指要鈔成出別理隨緣二十問以攻繼齊指濫之失

景德四年遣本如持十義書二百問上錢唐昭師以救光明玄不立觀心之失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九年

大中祥符三年賜保恩改額延慶同異聞師作誡警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宗教之所

大中祥符七年撰觀經融心解

天禧元年丁巳歲五年　與十僧修法華懺期滿三年焚身供法以公私勸止不獲如願述消伏三用以破孤山閒義鈔之非

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奏賜法智大師宣旨令住世演教不許遷身

天禧五年主上遣內侍俞源清宣旨就寺修法華懺三日爲述修懺要旨以荅聖意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妙宗鈔皆成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盡九年撰光明纘遵記成

天聖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始於佛生日縱魚鳥爲放生事自述放生文是年郡守曾會以事聞敕褒密

劉均撰文刻石仰宣聖化

天聖五年撰光明文句記其後廣智續讚佛一品

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寐之期至五日趺坐說法唱佛而化閣維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紅蓮華

明道元年壬申盡二年

明道二年七月奉聖骨起塔于南城崇法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佛祖世繫表第十

傳道以心不以迹因也至論祖祖授受之際必使循迹而後可知心苟能知心何必去迹然則何爲其迹邪豈不曰有教以爲之說有觀以爲之行行必顧說說必顧行說與行如其迹始妙故曰說己心中所行此傳道之迹也知迹必知心知心必知道由知道故然後可以論祖祖授受之際作佛祖世繫表

西土佛祖

教主釋迦牟尼佛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迦提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末田地與商那同稟阿難非正所承今故不列此土既尊龍樹爲高祖則視十四祖已下反同旁出西土十四祖亦視吾土齊已下爲旁出各論所承非互爲是非也若此齊悟智論一心三觀以授

南岳遠繼龍樹位列二祖云

東土十七祖

高祖龍樹無畏論主

二祖北齊大禪師

三祖南岳大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縣令陳正業

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巴丘慧曜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南澗慧晏禪師

升堂受荊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淨人方合

南岳府君

雲峯慧通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瓘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枝江慧璀禪師

南岳霊辯禪師

刺史劉懷寶

光州巴子立

影堂二十八人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昆大

今家欲尊四明為正祖則當自龍樹已下通為十七代以並尊其位或謂興道至高論功德稍微者夫時有通塞則道有汙隆然於道何傷焉不有其父焉得其子茲但取傳教之迹耳欲審其由當求諸宗門尊祖議見名文光表志

四祖天台智者大禪師
章安灌頂禪師。
天竺真觀禪師
禿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禿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璪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智錯禪師
廬山大志禪師

禪興智令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修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玉泉義遂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天卿法延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玉泉道忱禪師
天台寺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棲霞法響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焚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王泉法璨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陳少帝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
玉泉開王
參軍陳鍼
儒士梁方茂
太中蔣孟政

佛隴慧辯禪師　儀同吳明徹
玉泉道勢禪師　刺史王宣武
天台慧瑫禪師　儀同沈君理
天台慧普禪師　僕射徐陵
玉泉法威禪師　光祿王固
玉泉法論禪師　侍中孔奐

會稽智果禪師　儀同周弘正
終南法琳禪師　開府柳顧言
國清智寂禪師　尚書毛喜
白馬敬韶禪師　得門千數
定林法崇禪師
五祖章安大禪師

耆山智拔禪師

法華智威禪師
龍興弘景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六祖法華大禪師
天宮慧威禪師
七祖天宮大禪師
左溪玄朗禪師
永嘉真覺禪師
八祖左溪大禪師

荊溪湛然禪師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深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三衢道貲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焦山智昇禪師
焦山雲徹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焦山慧脫禪師
支硎雲翰禪師
支硎法威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支硎雲源禪師

此陵守眞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錢唐法眞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新羅地英禪師
居士傳禮
居士王元福

九祖荊溪大禪師
興道道遂法師
南岳晉門法師

南岳曇璨法師
龍興智淨法師
龍興仲儀法師

龍興元皓法師
華頂行滿法師
天台智度法師
雲峯法證法師
無姓法劒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龍興子瑜法師
龍興道如法師
龍興仲良法師
龍興重巽法師
中丞柳公綽
刺史柳宗元

散騎常侍田敦
吏部員外李華
散騎常侍崔恭

中書鄭絪
刺史孟簡
至行廣脩法師
興善守恭法師

身通三十九人

十祖興道法師
十一祖至行法師

日本最澄法師
上定物外法師

十二祖止定法師
妙說元琇法師。
天台敬休法師
天台慧凝法師
天台良濟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維蠲法師
刺史常珩
天台處元法師—天台玄廣法師

十三祖妙說法師 吳
高論清竦法師。
國寧德儔法師 十三
國寧義從法師
國寧常操法師
定水慧贇法師
法性脩雅法師

十四祖高論法師
淨光義寂法師。
慈光晤恩法師
姑蘇可策法師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弥法師
海南懷贇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奉先源清法師
雪光洪敏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梵天慶昭法師
孤山智圓法師
崇福慶密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十五祖淨光法師
廣慧蘊常法師
寶雲義通法師。
國清宗昱法師—
廣教澄彧法師
廣敎寶翔法師
永福成潤法師
報恩智仁法師
永嘉繼齊法師
永福善朋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通照覺明法師

石壁行靖法師
石壁行鉊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通鑑知廉法師
崇法頤齊法師

十六祖寶雲法師
法智知禮法師。
慈雲遵式法師
南湖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
興國令捍法師

安國智臻法師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棠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玉法師
靈鷲志倫法師

妙果文昌法師
妙果天授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真淨思永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廣慧體源法師
錢唐清曉法師
寶雲延德法師
寶山善信法師
太師錢惟治

運使顧承徵

海月慧辯法師
法寶從雅法師
指源如杲法師
慈淨思義法師
辭才元淨法師

天竺本融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丞相王欽若
侍郎馬亮
諫議胡則
職方崔育才

法顯遇成法師
梵率守仁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神智載升法師
廣慧居白法師
法鑑若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法師
廣智尚賢法師。
三衢懷蘭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承天文詡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浮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嗣法二十七人
廣嚴含瑩法師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崇法祖端法師
四明文榮法師
丹丘嗣讓法師
四明頤揆法師
見六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崇法自仁法師

升堂一千人
三學若水法師
天柱守玫法師
景雲溫其法師
浮石懷月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圭
覺慈善嵩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承天義昭法師
承天義榮法師
妙悟希最法師
懷玉法宗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南湖廣智法師
神智鑑文法師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超果維湛法師
海慧若圓法師
因果如吉法師
淨社全敎法師

妙果子民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淨石惟清法師
龍泉覃異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傳扶宏是爲此師爲明修淨社社傳溫舉明互爲師資廣智之道義於是乎在南湖面一公光門豈不益昌之故

澄照覺先法師

於蒼叡詢法師
金文沖霄法師
四明溫恭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休菴法舟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寶積法雲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僎法師
閑林子冥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澄智謙法師
定慧介然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諫議陳瓘
待制晁說之

草堂處元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息菴資淵法師
淨社處廉法師
圓辯道琛法師
谿菴淨悟法師

照堂師昶法師
寶塔智尚法師
法明行依法師
法明可圭法師
圓辭法師
月堂慧詢法師 見六
逸堂法登法師
栢庭善月法師
悅菴淨慧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嚴文虎法師
訥堂慧辯法師
頑空智覺法師
松澗善助法師
寒谷妙輝法師
東山雙公首座
東山皎公首座 上大
同菴允憲法師
東山義問書記
石坡元啓法師
竹屋善文法師
石屋正已法師
竹坡如約法師
石西慧判法師

一菴處躬法師
正菴端信法師
叔實良琰法師
義菴垂拱法師
贊菴惟定法師
誰菴宗奇法師
雲堂祝應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浩法師
鏡菴景瓊法師

太山智菴法師
懷古可商法師
可堂若參法師
化翁師賢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舊住宗淨法師
大石起智法師
香林清賜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聽雲崇教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北堂大方法師
虛中元其法師
遁山士堯法師

契菴如晦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禪悅可湫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化翁正已法師
大達了因法師
茅屋了已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東山神照法師
法眞處咸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孤岩如啓法師
齊菴文講法師
半岩覺全法師
于嵩必昇法師
擇菴文節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圓菴行果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天台淨佐法師
四明淨果法師
郡守李庭芝
神悟處謙法師
墟菴有嚴法師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承天法寶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天台寶織法師
永嘉元操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自牧子謙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南湖普聞行人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仙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證悟圓智法師
慧光若訥法師
覺雲智連法師
元菴則約法師

錢唐義全法師
承天擇仁行人
天台左伸居士
北禪淨梵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項山子文法師
飛英智恍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報慈溢堯法師
德藏從進法師
白蓮善珪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慧覺睿玉法師
圓覺蓋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圓明智賢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明義首座
群峯太初法師

能仁能公行人
則蕃明哲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畢菴法希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東山祖意法師
坦菴法英法師
正堂如理法師
崇先懷志法師
精英從智法師

梵慈智普法師
龍華道方法師
圓照梵光法師
超果宗聲法師
東雲智欽法師
楊岐利淵法師

楊岐法欽法師　已上
崇先了生法師
南屏用文法師
憲章仲閔法師
餘慶道存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宣秘慧仙法師
普圓普證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楓窗將之奇
法照淨通法師

圓通思梵法師　十九
惠溪景咨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神辯覺寧法師
等慈慧序法師
景德法雲法師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清辯溫齊法師
法慧正宗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南屏雲玩法師
東吳文翊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車溪卿法師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顯菴法昌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
北峯宗印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自得慧欽法師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杲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添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永福志亨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草堂如寶法師
車溪善榮法師
紫金法通法師
慧覺玉法師
清修法久法師

毒海道源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芳法師
嚴陵趙度肅
鉦菴吳克已
具城妙銛法師
孤岩如月法師
慈室妙雲法師
雪溪晞顏法師
悟真正皎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北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車溪智欽法師
子遊師訓法師
東陵智迥法師
北溪德聞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簡言法師
鈕堂思義法師。
揔菴妙心法師
常齋法幵法師
古鏡文泉法師
惠谷從慧法師
東濱慧日法師
千江一印法師
靜山處仁法師
曾山季文法師
虛堂可明法師

二十

菊逕信徑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柳塘可權法師
沃洲光燁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少愚育卞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古洲景荃法師
古岩正日法師
與毅妙幹法師
應菴法言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西山文珙法師

松林宗溥法師
宗周子文法師
四窓子思法師
起周尹輔法師
松逕可月法師
雲海普度法師
雲海至寶法師
渭濱惟清法師
大山道依法師
此堂道悟法師
畫堂文煥法師
芝田德瑞法師
石泉普洽法師

雪岑行海法師
太虛普容行人
無極可度法師
雙溪道弘法師
東昇正吾法師
石林文分法師
見六
東山慧日法師
白間如頤法師
此山志在書記
方溪文珠知客
刻源先法師
雲臺允澤法師

太模師楷法師一
高峯淨孫法師
大明圓照法師
子元義深法師
西泉一雄法師
性翁文習法師
共一
南叟元勘法師
坐隱弘道法師
元璞如璋法師
箕山大隱法師
照菴允中法師
我菴本無法師

湛堂性澄法師
如菴淨真法師
秋屋宗策法師
方岩懷則法師
子蒙省初法師
桐洲坦法師

古源永清法師
潛山文珣法師
玉岡蒙潤法師
西屋惠儔法師
松壑正壽法師
春洲紹澤法師

天岸弘濟法師
絕宗善繼法師
耶溪允若法師
行之大安法師
息菴允玆法師

大璞如玘法師。
大卓是乘法師
大徹淨昱法師
獨菴自朋法師
信元永孚法師
天岩晉曜法師

大用必才法師
雪林廷瑞法師
印海子寶法師
鑑堂義法師
百川如海法師
性菴淨岳法師
栢岩文杲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庭宗曄法師
聖水徑覺法師
頑空覺法師
愚山徑古法師
靜菴原鎮法師
採古路方法師
荊山良玉法師
春谷智熙法師
妻親守仁法師
原紹宗法師
靜翁祖明法師
竹堂師正法師
壯山文勝法師
山懷惠法師
竹屋元淨法師
日章祖稱法師

同源省初法師
月溪善良法師
竹溪元良法師
新溪了融法師
空叟妙解法師
具城銛法師
雜傳世繫 凡六 十六人
○淨覺仁岳法師
吳興子昉法師
錢唐可久法師
錢唐惠勤法師
雪川梵慈法師
九皋妙聲法師
遁岩子賢法師
行已允恭法師
圓通如聞法師
盤谷祖訓法師
竹野文奎法師
治堂守模法師 大二
風山子儀法師
仁叟義靜法師
香山應方法師
古厓惠新法師
道夫必弘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超果靈照法師
「楫密胡宿胡則之子
○草菴道曰法師」
「梓菴有令法師
廣壽法曰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述菴居士薛澄
未詳承嗣四十人
景明道房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
金華方岩禪師

一一之如寧法師」
「北田如圭法師
「北溪慈謙法師」
大章惠珪法師
「神習三義法師」
「慧月了容法師」

（指禪之作共有嘉孚帝肯宗神智破相三章皆失旨故寄此以示後末之切以為異論者）

東陽善慧大士　梁
北齊僧稠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唐
（千福飛錫禪師西金梵金禪師）

終南法善法師
南岳承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天台道進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十祖玄燭法師宋
會稽什公法師
天台元韻法師
寶藏利資法師
空相融公法師
廣化明公法師

玉泉真公法師
南岳法照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隣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嘉禾子玄法師
無相善勤法師
普慈暉公法師
超果照公法師
宗元元韻法師

寶雲威公法師　慧川熙公法師
四明曇照法師　普照因公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寶積實公法師
淨慧威公法師　左溪志昭法師
無功居士王闓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山家教典志第十一

智者高座以縱辯章安直筆以載書所謂以文字廣第一義諦是猶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荊谿有云文即門也即文以通其理豈非門乎至若後世發揮祖道粲然有述雖各出義章互彰慶立所以歸宗之誠則無乎不同也今故並陳篇目以貽好古者之求述山家教典志

南岳

大乘止觀二卷

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僧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

四十二字門二卷

大品四十二字初阿後荼南岳用對四

十二佉

安樂行義一卷

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岳福嚴於藏中得此本歸以示圓辯其後比峯石芝始鏤開板

南岳願文一卷　無諍行門二卷　三智觀門

次第禪要六卷　釋論玄已上各一卷　右止觀安樂行義願文有見本餘不復見惜哉

天台

法華玄義十卷　法華文句十卷　摩訶止觀十卷名圓頓止觀　禪波羅蜜十卷次止觀名漸修禪六妙門一卷名不定止觀智者為陳尚書令毛喜撰

光明玄義一卷解最無識譯四卷別行之本　光明文句三卷　菩薩戒疏二卷釋法華普門一品用王論持念疾故者者特釋

觀音別行玄義二卷行即外普最無識勒河西　觀音別行義疏五卷　請觀音經疏一卷

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　觀心論一卷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建炎二年武林僧韜晦入經為注成淳元年南湖行靖寧持天台法輪院科金剛語并演刊板于寺
四念處四卷
彌陀經義疏一卷　金剛彌陀二疏釋曹入藏而孤山淨覺謂是附托之文唯照法師嘗於法輪用此疏講有室陽本在東山藏中
釋門口訣一卷
方等三昧儀一卷　覺意三昧一卷智者親撰
法界次第三卷已上　法華三昧儀一卷
四教義四卷缺第四卷　維摩玄疏六卷
右七十六卷天聖二年慈雲奏入大藏
維摩文疏十卷二十八卷為湯帝撰別漢譯為四卷缺第四卷　淨土十疑論
觀心食法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智者為尼陳鍼參軍觀撰
右共三十三卷未入藏
智度論疏二十卷
彌勒成佛經疏五卷
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
彌勒上生經疏一卷
釋一經玄義一卷　坐禪止觀一卷
仁王般若經疏二卷　天竺別集云元豐加得之海賈
禪門章　般舟行法　雜觀行
入道大旨　五方便門　七方便義
七學人義　一二三四身義
法門儀　禪門要略已上各一卷

右四十一卷闕本

慈雲隨函錄云法華玄義著作解首題統明五時廣辯八教出世大意蓋在其中文句者以疏句分節經文荊溪云以由釋題大義委悉故至經文粗分章段臨部各有荊溪之記猶五經之有正義也止觀者定慧之異名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托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荊溪以輔行釋之○目錄云今家有三種止觀一曰漸次謂解頓行漸即權設是也二曰不定謂解頓行或頓或漸即六妙門是也三曰圓頓謂解行俱頓即摩訶止觀是也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殊俱依圓理而為宗本唐梁肅刪止觀為六卷文雖簡要而修相多闕覽者宜知除智者親筆餘皆章安於法輪之下述為疏論也○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者詞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釋籤云止觀樟門淨名疏等各有餘分說未終者文紫止觀云智者於玉泉寺一夏敷揚二時慈霔雖樂說不窮纔至見境法輪停轉後分弗宣輔行云大章第七開為十境至

第七境餘不復宣後三大章及餘三境略
逼夏終於茲罷唱此釋止觀次第禪門即禪波
羅蜜亦列十大章於第六方便文中注云
若論初禪已後發諸禪定深妙境界並在
第七修證中說此文皆悉不流通也此釋禪門
淨名經十四品大師疏解止佛道品第八
後諸品疏乃是章安述而續之此釋淨名
章安
涅槃玄義二卷　涅槃經疏一十卷前秦沿
觀心論疏二卷　悉云日蛙云其所說知
智者別傳一卷　入品佐然江淅名流或云疑偽
國清百錄一卷　終化述錄是大師始
八教大意一卷

南岳記一卷
真觀法師傳一卷七〇除七不
外有二十卷入藏
荊溪
玄義釋籤十卷　文句記十卷
止觀輔行十卷今閒二十卷　止觀義例一卷悉雲云為初學
止觀大意一卷為司封李華出　維摩略疏十卷略智者
維摩文疏
維摩廣疏記六卷章雲云對策文
金剛錍論一卷明涅槃佛性義攻已上
始終心要十不二門輔篇部
止觀搜要記十卷列行
觀心誦經記一卷　涅槃後分疏一卷
授菩薩戒文一卷　三觀義
止觀文句一卷

華嚴骨目（七卷東山有枉二卷是時東枉還者）
法華補助儀
龍興（晴時）
天台（晴時）
華頂（晴時）
靈光（晴時）

方等補闕儀
涅槃經注
心經疏
涅槃記（十二卷）
光明玄義記

廣教（晴時）
光明玄金鼓記
石壁（晴時）
奉先（晴時）
發揮記（釋光明玄略本）
孤山（晴時）

十經論注
觀經疏記

示珠指（釋十不二門）

首楞嚴經疏（卷）
不思議法門經疏
四十二章經疏
普賢行法經疏
般若心經疏（上卷各一卷）
開義鈔（二卷釋請觀音經疏）

文殊般若經疏（二卷）
阿彌陀經疏（卜本）
地藏經疏
無量義經疏

遺教經疏（二卷）
慮隱記（四卷釋光明文句）

刊正記（二卷釋觀經疏）
垂裕記（十卷釋名數疏二卷）
百非鈔（一卷釋涅槃疏）
三德指歸（一十卷釋涅槃疏）
正義（十二卷釋十不二門）
西資鈔（二卷釋自誓偈疏）

表微記（一卷釋光明玄）
發源機要記（一卷釋玄義）
顯性錄（四卷釋會通）
攝革鈔（二卷釋主伴）
谷響鈔（五卷釋自誓偈疏）

詮謀鈔一卷（擇自楞嚴心經疏）
折重鈔一卷（擇自楞嚴大論折重）
問居編五十卷（擇自諸經）
孤山年二十一始學于奉先清師及二年奉先七遂往孤山杜門養病年四十七而化於二十四年著書百二十卷勤矣

四明

觀經疏記（石芝云四明反用其義於妙宗鈔中故無可傳之文）
光明玄贊釋（光明句偷盜鈔諸品）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光明玄續遺記三卷
觀經疏妙宗鈔三卷
扶宗記二卷
觀心二百問一卷
修懺要旨一卷
大悲懺儀一卷

光明文句記十卷（續智者大師文句）
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續佛祖統紀）
十義書三卷
解謗書三卷
光明懺儀一卷

石芝撰四明教行錄備載別理隨緣融心餅消伏三用起信論融會章義例境觀及問答等文

慈雲懺主

金光明護國儀軌（依百本）請觀音懺儀
往生淨土懺儀
熾盛光懺儀

小彌陀儀　法華三昧懺儀
天竺別集　金圖集壹卷 遺集附錄
辯才 淨師 諱 天竺 寺 師　圓事理說
淨覺 師 諱　指源集
金剛般若疏二卷　發軫鈔二卷 釋白 金剛般若 懺
彌陀經新疏二卷　指歸記二卷 釋白 彌陀 略
楞嚴文句三卷　熏聞記五卷 釋自 楞嚴文句
楞嚴集解十卷　楞嚴說題
還源記二卷 釋孤山 四
功宜記二卷 遺 釋孤山
智論樞 希大 文 大 論　文心解二卷 釋十不二門
淳名精英

禪門樞要　雜錄名義二卷
義學雜編大卷　晞曇賢聖圖
起信梨耶生法圖　抉膜書
止疑書　十諫書
雪謗書　施食須知
諸經義題　如意輪課法
涅槃礼讚文　楞嚴礼懺儀
羅漢礼讚文　南山礼讚文
名僧諸外集二卷
廣智 師　遺編一卷　闡幽志 釋元 明宏
神照 師 諱　普賢行法經疏二卷至十種境界 止法 真 成 法師 成 文
仁王懺儀

扶宗記　扶宗集　卷五十　二師口義　十二卷

法真記　光明十頌王　三慧論

楞伽卷　龍王法印經疏　卷一　安樂行注

空品注　心經注

玄義備檢　四卷　文句篋鍵　四卷

止觀助覽　四卷　或對

慈舟記　議方便品題

神智記　順正記　三卷　釋光

新記　七卷　釋光　明文句

圓通記　三卷　經二十　寓言記　四卷　釋

集解　三卷　釋　教儀

三部補注　十四卷

車溪　慧覺

行法經疏　二卷

雜珠記　二卷　釋孤山　重義經疏

纂要　六卷　釋　義例

搜玄　三卷　出根義

秘密五章

祖源記　三卷　釋白撰　行法經疏

尊勝懺法

智涌　法師

宗圖記　四卷　釋南　岳止觀

虎溪集　八卷

樞要記　二卷　淨土　二門

功德天懺儀

假名　法師

淨業記　四卷　釋　觀經疏

護國記　四卷　釋光　明文義

金剛集解　二卷

假名集　十卷

思溪圓覺疏二卷　安樂記一卷
百章義　諸天傳一卷
竹菴圓通　楞嚴集解　楞嚴補注
蘭盆補注　圓覺手鑑
金剛通論　金剛事苑
山家義死　竹菴草錄

清辯頂山記　釋戒疏
澤山頂山　菩薩戒疏注三卷　頂山記
金剛辯惑一卷　法華提要一卷　闕
復宗集二卷
山堂山堂　山堂集五卷
高麗觀　四教儀一卷作章安大意刪補

四明金錍注
神悟謙　顯妙解釋十不二門
妙悟謙　評謗評法華玄義之謬
桐江項　注心經　三珠論
海土證證儀西方人念阿彌陀佛者見之得即此儀文
圓通會宗集

景德翻譯名義七卷
諦悟智　攻瑛集瑛攻桐江之說
車溪榮　大部決疑四卷
仙源論　諦觀錄四卷　金剛經疏四卷

浮石 賢首師 憲章集 五卷
佛照 堅首師 大雲請雨經疏 一卷
草堂 元首師 義例隨釋 六卷 取神智 恩孝之旨
輔賢記 一卷 教義
吳興 淨土師 宗元錄
月堂 講師 圓宗解 一卷 取虎溪蓮社 一百一 卷之內

四明 編修師 注天台別傳
梓 卷 講師 教義
虛堂 淨土師 宗極論
南湖 四明師 草卷歸
止庵 蓮社師 教義
寶嚴 講師 指南集

鏡 卷 遵教師 隨錄 教義
環 卷 講師 教義
慈室 淨土師 圓覺直解 三卷
北峯 卿師 金剛新解
釋金剛彌勒偈 教義
逸堂 首座師 圓頓宗眼

金鍔十義 教義
栢庭 明師 仁王疏記 楞嚴玄贊
金剛會解 圓覺略釋 楞伽通義
簡境十策 四部格言 金鍔義解
宗教玄述 十類田華論 緒餘
附鈔 筆要 為指要 補義

宗源錄 八卷 別書

統紀卷第二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昆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一

蓮社七祖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慧遠師道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善導云是安法師

昆七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承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法照善導師承遠師

五祖新定臺岩法師少康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永明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省常

一明石芝號法師乐吳代用智淨衆功忽高成者土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淨

土教門之師法焉

在凡具惑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師之言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顯現斯觀佛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意者能行之至若稱唱嘉號瞻禮尊容讀誦大乘持奉淨戒皆淨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也仁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績然則若定若散若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雖昏臺之有金銀入品之有上下至於趣無生而階不退則一揆云耳悠悠末代馮頓行而升安養自廬山而來傳往生者纔三百人意遐方外域不

及知者奚若河沙之多是知此方學佛道者
業疎障重未聞有成而獨於念佛之法無間
僧俗皆足以耿一生之誠信矣哉撰淨土立
教志

法師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
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
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
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
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剎於太行常山一面盡
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諦般若經豁然
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秕耳（秕音比穀不成）遂與
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
求直道嘗沙門曇翼（北自定北人非方山入壯者）每給燈
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
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
實相義往復問難弥增叡昧師為引莊子之
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
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
（二）
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為寇乃分張
徒屬各隨所往者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
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
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
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廬
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閒曠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元畢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憂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碩毋宅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梵神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遁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像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蠹林壑之奥皆負鍾峯旁帶瀑布清溜環階白雲生棲廬山記匡裕先生與同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其成仙人行神仙之方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丈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北亦九派郡國志星陣九層包絡仙迹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覲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妻龍瑞迹欣感于懷後因耶舍律士叙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是也龕室濱采畫寫望如烟霧復製五銘刻于石江州太守孟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尉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廬山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輝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

人於海東獲一圖光持以就像若張鑑敘佩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衆焚像室呆存及佩移皆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割楚為之誄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度檝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斧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誌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即廬山遠公）慧持（遠師之弟）道生（晉末人）僧叡（羅什門人）曇恒（道生門人）曇詵（道敬門人）佛馱耶舍（此云覺明）闍賓（此云覺賢）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名儒劉程之（宋武帝時人）張野（晉人）周續之（晉人）張詮（晉人）宗炳（晉人）雷次宗（晉人）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後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聞座陽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屢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嘗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輒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辯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社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

師智識深明實難屢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此流泉（俗人名其泉曰吼明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遠致敬禮（王謐有書往反）廬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遊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興社眾每遊憩上方峯頂患去水遠它日有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又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繹來旨粗聞風德經言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

嚮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請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相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荅玄後以震

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荅玄不能強（昆七）既而欲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五）初庾水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荅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違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

涅槃即過去滅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寂寂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燕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並御於方外故曰不臣應天地之道功盛於遷化帝王之倫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玄篆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

推奉主之情故令興敬今事既在已宜盡（大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无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荅師嘗講袞服經（當是禮記小記大記四制等篇）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旋之興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亦其類也）釋慧要忌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華漏僧澈善箱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

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哭可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澈唯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予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沈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趺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獻邪舍慧持義熙十年先逝慧永義熙十年先逝劉遺民義熙十年先逝在佛之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晦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頹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雖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窀窆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違其誠大衆世尊亦嘗枯之以道門徒弱惻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

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泰全軀舉葬于西嶺景石爲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著德請以豉酒治漬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几十卷號廬山集（附在越府）自佛苗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爲因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南唐李先主年諱即晉高祖天福四年也）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寐之塔

法師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讚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纔至京師擊鼓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侍寒水亦須流汗出則爲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輟睡眠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豪不犯好食迭廚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几有窺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該世事長安道俗傳授淨土法

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亟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兩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鶴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元七)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八)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衰嗢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弥陀佛化身至長安開壇水懺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後有法照法師即善導和上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荆州進學于玉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遂照在代宗時為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人

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擔以為僕從而媒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是七）

（九）

斫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答祠宇既具至德宗朝申詔褒立是為弥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為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顏曰大聖竹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當是五日為一會耳）感祥雲弥覆雲中樓閣覩阿弥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表碩於金色界禮覲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

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楼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繫如念佛阿弥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錢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

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爲龕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七年大曆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

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林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柳子厚集南岳碑云代宗聘法照為國師）

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夢遊鼎湖峯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芙蕖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母攜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遽答曰我佛釋迦誰不為敬父母愈敬異逆舍令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曾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伽諸論唐貞元年初洛下白馬寺見敎中文籍枚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上影堂大陳薦獻倏見遺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它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州名嚴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

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遶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念加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竭累道俗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能見光明眞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臺岩漢乾祐三年天台韶國師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為後善導云

法師延壽字沖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鰕放生事敗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變遂宥命因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師有緣它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岩九旬習定有烏尺鵲(音畢玉篇)巢于衣械(古得切衣角也)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遶華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閻(烏含切音鴛手印)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寘心精搆得誦經萬善閣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祥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

實遵隆元年（奉詔太祖受禪之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今淨慈）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徃別舉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昆七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教施鬼神食十二書放生命皆感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高麗國王致書獻物叙弟子禮師以天台智者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教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上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宇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中追謚宗照禪師（見本傳及碑銘）法師出常宇造徵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昌慶蓮廬山之風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遯舍

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爲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王文正公旦爲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若此比丘同志復千大衆有以見西湖之擇

（缺七）

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孤山作白蓮社主釋以紀成續補林承旨宋白撰蓮社碑後附何公之也）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塔于島窠禪師之墳側

（十三）

蓮社十八賢

東林慧遠法師（門人安法師）

西林慧永法師（門人安法師）

慧持法師（遠師弟安門人）

曇順法師（門人以下五人並門人）

僧叡法師（遠師門人）

道昺法師

道敬法師

覺賢法師（梵僧像狀跋陀遠師門人）

劉程之（以下六人並）

周續之

宗炳

蓮社百二十三人（餘其可見者三十七人）

道生法師（門人）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覺明法師（梵僧跋陀羅舍）

張野

張詮

雷次宗

曇翼法師（以下五人有傳）
僧濟法師
法安法師
法淨法師（以下五人見東林傳）
慧寶法師
僧敖法師
慧然法師（以下二人見山衆傳）
道泓法師（以下三人見蓮社傳）
法業法師（以下四人見叶公羅傳）
惠嚴法師
曇果法師（以下三人見蓮社傳）
僧光法師
曇愛法師
惠恭法師
法領法師
慧要法師
曇威法師
曇蘭法師
慧義法師
慧觀法師
元弼法師（見濟師傳）
慧堪法師

慧蘭法師
畢穎之（傳見劉）
孟愷王（江州刺史此下十一人見廬山集）
王喬之（臨賀太守）
毛脩之（黃門侍郎）
王穆夜（參軍昆七）
范悅之（孝廉）
孟常侍（二人失名）
陸脩靜（簡寂先生有傳）
不入社諸賢
陶潛（彭澤令孫掌太守）
闡公則（有傳）
殷隱（晉安太守）
殷蔚（主簿）
何孝之（長史卜四）
張文逸（處士）
孟司馬
謝靈運（康樂公）
范寧（豫章太守）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見僧傳慧永社傳

西林法師慧永河内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嘗含哯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来之龍泉桓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

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徃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為檀之尋愈鎮南將軍何无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徑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脛脚骨宜作胫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无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摽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欲衣求屣欲起衆驚問師曰佛来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翺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

常敢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蔵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納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寧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邪王珣與范寧書問遠持二公執愈寧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今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関中遥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凡入蜀遠公留之曰人生變聚汝獨樂離師曰滞情變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卅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藉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踪焉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辯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関中僧徒咸仰神悟當時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滞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関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

及頌悟成佛義又著二論論佛性義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盖籠罩舊說故有瀰旨宇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如經云除一闡徒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盖是經未盡耳乃

大

唱闡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瘡疾若與實相不背頓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嫗服師被擯南遷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義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蹟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爵窴律師譯沙彌塞律傳傳於世既而肆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遷都止青陵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遊食至良久衆起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嘆其機辨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抱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栖賢說法將畢衆見塵尾飄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

諸師聞之益信前指有證翌日葬于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翫味師乃更敷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承訓羅什講釋群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起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諸禀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又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開來學王乃入寺抵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

然元嘉十六年臨終告衆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内一金蓮華倏尒而隱春秋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内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昞潁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第子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録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容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加跌念佛百聲閉息遂絶春秋八十

法師道敬琅邪王氏祖弼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飛

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摩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弥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法師佛馱耶舍（晉言覺明）罽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蠆壁（音聊壁手拘足械也）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廖因令耶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耶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為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弥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衆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咒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遺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邪荅曰唯聞疾風流聲兩目

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遠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滕歎曰羅什如好綿繒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爾寶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法師佛馱跋陀羅（晉云覺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常與僧伽達多共遊爾寶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弥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爾寶觀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孰能遂我祈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于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衆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塵故衆微空

衆沒生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詣至廬山香谷茂舍而居（支蒲曰切詩召伯所茇注草舍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

千

擯過由門人戀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冥邑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通塲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惠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羈絏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

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難仰之嘗貽書閔中與什公（已七）擊揚搉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弥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九二）以披之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卍音萬是佛具足相）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後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徧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嘗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頓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卧床上面西合手氣絶勑子雍積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慧遠事迹甚詳）張野字萊民居尋陽紫桑與湖明有昏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

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寧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妍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聞館東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數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時雖通隱先生績之素志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

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妍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壽炳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聡辯富於學識歎投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荆州復辟為主簿荅曰捿江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為南平守遍與俱還江陵閒居絶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勑南郡長時致饋賚衡陽王義季在荆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

（見七）

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暝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悉畫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共三）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遠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

至京師立學館雖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父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閱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起自昔出於廬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脩飾舊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慧悟以事迹踈略復為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依悟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泰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采菜曰薇五采也俗下菜曰采薇作猱俗曰斜豺狼雖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

戒不應手觸女歸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遥為案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來變白象蒜化變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于朝敕建法華寺（今改天）（衣寺）初餘杭山泓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菴則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出七）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為蔡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関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来廬山依師遠公内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登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裕衣（音欲衣無袖）風神端雅從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鉢為觀禮謝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滅此建心安養師執燭俾想延僧諷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

覺白象一燭導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堂偏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慧恭豫章豐城人與陰光慧持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觀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痴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即頭面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日尉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奄逝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廬山僧有恭通事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覩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舍為寺業當欲塑像須銅青麁不可致忽夢一人跪床

前云此下有鋤鍤寤即掘之果得二鐘取寺成像而以鉏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開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聞公則修忌禁忽一時林木歗字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開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脩靜吳興人蚤爲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未嘗過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禽宋泰始三年羽化於京師賜謚簡寂以故居爲觀（雲笈七籤本傳云元嘉五年）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一名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爲實録初爲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尋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絃音音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郭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功晉室靈運爲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爲江左第一（應爲江右指金陵也）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爲東西二社）

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寧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靈相尚儒雅日替寧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臺功用弘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九七）

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寧竟不能往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雁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書生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壅有志不遂於閑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教以爲真

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嚮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為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散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焉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闕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益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弥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雖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新經便闇與理會若夫温心善誘裁必遠言栖寄林嶺遊興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

可樂矣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槩恬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

九流垂真三乘歸佛道性絕迹慈還接物軌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知玆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惑敵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近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廢歎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拂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命盡宗傾理湮寒暑遞易悲欣皐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庶樂公謝靈運撰

廬山法師影堂碑

天之高哉日星垂其曜地之厚哉山岳鎮其維稟兩間之氣分五行之秀而得預稱於三才者其為人道之最靈者乎至若邁德宏域融神慧境焯迹維之絕照抱甘露之玄津並名岳而永崇睎扶桑而不息則慧遠法師其

人也法師爲門樓煩人賈氏釋道安之門人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杳映前秀鋪鑠令聞者矣灰心土骸而神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律儀氷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照而遠方翹首修不共[是]法而恒軫大悲熏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誘納衆善冷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識所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陀利華性非外染之爲義也自晉氏太元九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風遺澤逮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九]

溪爲釋氏龍門廬阜即搢紳開里也皇唐貞元十有一年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賛緝熙之化下臨擊壤之人以無爲爲政政克用乂巡檐外野指途中林敷社樟闕式瞻遺像喟然歎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瓊行纖節尚崇植楹庶正位居室豈奪美若茲而寫形在壁乃與寺之上首熙怡律師畫建勝宇用昭真相旌美樹善二謀同心說徒勒工成之匪石繡鶩雲儀睟容景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意表豈止惠義攝英姿而雨汗仲堪仰

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譚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激識不能立清祀揚妙範篆芳金石敬贊二美乃為之銘曰梓靈純綸定惟至人含德摛曜昇陽發春道光海域幽邈岳濱六髦棄敝八士辭巾緑徂物謝跡晉事往百憶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遐一泠泠未馨慧日凝暉白雲翹想瞻哉明牧仰味芳風思覩遺像求之列墉爰建棟宇式是道宗旌休垂美地廣山崇唐大中八年七月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綱徒衆立

東林影堂六事

法師事迹誠多矣學者鮮能發其義使世不昭昭知先賢之德子窮閔之子請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旧録最愛法師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影堂以示來者陸脩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過溪是不以人而棄其言也陶淵明湎于酒而招之令入社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髙僧異説被擯而反延

譽之蓋重有道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耿而果殺於刑蓋識其詭而知其終也慮脩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自固於節也凡人之情莫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黨勢而欺孤飭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

為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為人尊肯交醉鄉之徒乎孰有自屈已學禮斥逐之客而推其為大賢乎孰有蚤明風鑒拒盛名之士而識其不令終乎孰有不避禍患睦故舊而信其義乎（信伸同上）孰有不懼威武抗儕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大獨出於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扶荷至教張皇聖道垂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賢與偉乎哉大塊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也遊龍翔鳳下揖巢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公之風儀也白雲冊塋玉樹璘箕公之攄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敢瞻遺像超然遐思頌以辭文書于屋壁大宋慶歷元年仲春鐘津沙門契嵩書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昆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二

往生高僧傳

晉嘉祥慧叟法師
宋江陵道海法師　昆八
宋東轅道廣法師
宋交趾曇弘法師
梁廬山道珍法師
北齊洛陽慧光法師
北齊鄴都僧柔法師
北周長沙慧命法師　法音法師附

宋江陵曇鑑法師
宋淮南曇泓法師　一
宋弘農道光法師
齊高座慧進法師
北魏壁谷曇鸞法師
北齊晉原法琳法師

北周多寶僧崖法師
隋河東智通法師
隋南岳慧思禪師
隋枝江慧成禪師
隋章安灌頂禪師
隋天台等觀禪師

隋開覺道喻法師
隋國清法智法師
唐揚都法祥法師
唐壁谷道綽法師　道基附

唐魏州道昂法師
唐蒲州神素法師

隋廬山智舜法師
隋麻谷真慧法師
隋天台智顗禪師
隋仙城慧命禪師
隋兗官法喜禪師
隋碧澗法俊禪師

隋汾陽壽洪法師
唐博野善胄法師
唐興善明瞻法師

唐虎丘智瓊法師
唐浚儀玄迥法師

唐并州惟岸法師（附僧童）
唐慈愍慧日三藏
唐并州僧衒法師
唐悟真圓果法師
唐重林自覺法師
唐庸丘齊翰法師
唐西河僧藏法師
唐荆州惟恭法師
唐長安寶相法師
唐終南法順法師
唐會昌德羌法師
宋錢唐紹岩法師

唐江陵法持禪師
唐成都雄俊法師
唐悟真啓芳法師
唐襄陽辯才法師
唐丹丘懷玉法師
唐吳都神皓法師
唐泰山大行法師
唐臨淄善道法師
唐鄭州智欽禪師
唐千福懷感法師
石晉扶風志通法師
宋永興守真法師

宋慈光晤恩法師
宋法智知禮法師
宋興國有基法師
宋廣慈慧才法師
宋辯才元淨法師
宋仙潭若愚法師（別章法師附）
宋神悟處謙法師
宋明智中立法師
宋淨住思順法師
宋慧覺齊玉法師
宋雪川堂珂法師
宋四明可久法師（開元久法華）

宋寶雲義通法師
宋慈雲遵式法師
宋神照本如法師
宋淨慧思義法師
宋淨住從雅法師
宋慈行智深法師（二）
宋擔庵有嚴法師
宋桐江擇瑛法師
宋一行宗利法師
宋憲章仲閔法師
宋超果靈照法師
宋淨慈宗本禪師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會稽道言律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明慶行詵律師
宋延壽慧亨律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靈芝元照律師
宋長蘆宗賾禪師
宋靈芝思敏律師
宋化度法持律師
宋七寶用欽律師
宋錢唐惟湜法師
宋真教智仙法師
宋北關思淨法師
宋西山思梵法師
宋法慧利先法師
宋普靜師安法師
宋永壽顯超法師
宋興福道生法師
宋龍泉尊異法師
宋湖心元肇律師
宋圓辯道璨法師
宋慈室妙雲法師
宋雪溪睎顏首座
宋假石如湛法師
宋寂光淨觀法師
宋覺華如寶法師
宋千步有開法師
宋嘉會若觀法師
宋祇園智印法師
宋極樂戒度律師
宋牧菴有朋法師
宋南湖了宣行人
宋淨光沖益法師
宋阮社睎湛法師
宋法安太微法師
宋木訥了義首座
宋南岳祖南法師
宋智通了然法師
宋龔壽法因法師
宋雷峯法宗法師
宋淨住曇謐法師
宋法安思聰法師
宋資聖慧誠法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明慶行詵律師
宋延壽慧亨律師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會稽道言律師

宋南湖善榮行人
宋塔山如鑑法師
往生高尼傳
宋道場法威法師
宋金陵法藏法師
唐積善淨真法師長安
宋錢唐能奉法師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弥
宋錢唐童行曇遠
宋仁和倪道者
往生公卿傳

宋明心祖輝法師
宋福源祖新法師
宋丹陽道爰法師
唐廬山悟性法師
宋四明慧安法師
宋雍州童行師贊
宋會稽大善童行

唐太傅白居易
晉石翰林學士張抗附兄
宋少師鍾離瑾附妻任夫人
宋朝請鍾離景駰附瑾之子
宋崇道鍾離松附景駰之孫
宋侍郎馬亮
宋朝奉馬玕附亮之子
宋宣義馬永逸附玕之子
宋朝散葛繁
宋司諫江公望
宋助教張迪
宋縣令梅汝能

唐觀察使韋文晉
宋主客楊傑
宋宣義胡闈
宋侍郎王古
宋朝散王袞
宋通判賈純仁
宋給事中馮楫

宋侍郎吳秉信
宋司士王仲回
宋龍舒王日休
宋儒士孫抃
宋居士孫忠四明
宋學諭翁定國四明
往生士傳 見八
隋恒州宋淵
唐法忍山老人
唐長安張元祥
唐京口元子平
宋武林范儼

宋丞相錢象祖
宋處士庾詵
宋居士房翥
宋居士王閎四明
宋畫錦樓汾四明
梁東平高浩象
唐榮陽鄭牧卿
唐長安李知遜
宋天台左伸
宋錢唐沈銓妻施氏附

宋錢唐孫良
宋松江梅福
宋會稽唐世良
宋會稽李亮通
宋上虞馮珉
宋四明計打鐵

宋臨安沈三郎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
宋荊王夫人王氏侍妾附見馬
宋馬朝奉妻王氏打鐵
宋武林縣君蔡氏

宋仙潭姚約景迁法師附
宋雲川胡暠
宋錢唐陸偉
宋錢唐陸浚
宋潭州黃打鉄
宋嘉興徐六公

宋陳承宣夫人馮氏
宋欽成后姪朱氏
晝錦樓君妻周氏
宋錢唐鄭氏
宋四明黃氏
宋錢唐陳媼
宋四明孫氏
宋安吉王氏
宋錢唐沈氏
宋汾陽約山婆
宋汾陽温氏妻
宋汾陽梁氏

宋王朝請妻陸氏
宋周寺簿妻樓氏
宋松江秦氏
宋錢塘于佛子
宋錢唐袁氏
宋武林王氏
宋上虞胡長婆
宋錢唐盛氏
宋長安姚婆
宋汾陽裴氏
宋醴泉孟氏

宋念佛道者陳氏
宋會稽胡氏
宋仁和郭氏
宋錢唐龔氏
宋潮山黃婆
宋四明淨心女
宋常熟陶氏
宋慈溪沈氏

往生惡業傳
唐長安京姓屠
唐長安張善和殺牛
宋仁和吳瓊屠胎

宋吳興陳氏
宋錢唐孫氏
宋太平周行婆
宋嘉禾鍾婆
宋雲川朱氏
宋嘉禾周氏
宋四明項氏

唐長安張鍾旃
宋會稽金奭

往生舍魚傳　宋長沙鸚鵡
唐裴氏鸚鵡　宋劉成魚
宋觀師鸚鵡
本朝飛山戒珠始集往生傳厥後侍郎王古加以續傳南渡以來錢唐陸師壽又增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為續于後凡二傳二釋繼成此書今並刪削繁文獨著平時念佛臨終往生之驗俾修淨業者有所慕焉

往生續遺

隋江都慧海法師

往生高僧傳

慧虔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衆曰願乘誦業用奉弥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虔公耳虔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曇鑒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跌坐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叢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曇弘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

焚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西去

慧進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障部帙既滿病亦隨愈聞空中聲曰汝事已辦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

念佛而化

道珍梁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艫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荅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柰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珍遷化

曇鸞初為術學就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遂焚毀仙經晝夜專誦觀經修三福業觀想九品比魏主嘉之號神鸞敕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

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罔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慧光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勑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磬欬言氣俱盡

法琳晉京人常誦觀經輒見一僧大身在前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鍾聲衆就視之即席而化

僧柔學方等諸經齊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北周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繞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竪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衆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共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衆見寶華敷紙

師披納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智舜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請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隋大業初智通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淒切聞者悲之大

八八

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于講堂衆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真慧隋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立簇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捷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鍾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慧思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佛彌勒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歲豁然大悟法華三昧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後將順世即登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顗居天台初往大蘇山禮思禪師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授法華三昧三七日法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豁然見靈山一席儼然未散復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寂令唱無量壽佛及

觀經首題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實不虛指又曰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

慧成居枝江誦阿弥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

昌八

九

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成衆遶華上隱隱西沒

慧命天台仙城人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弥陀佛領衆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濯頂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誡誨弟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弥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法喜常行方等懺悔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衆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跌坐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終

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弥陀佛日夜不廢遭其像從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

壽洪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兜率天衆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遶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下光映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衆為具之食訖無它異衆起其俊宿房以俟之夜未央忽安坐牀上念佛而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謂天曉已上並隋時

善冑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亡

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

昆八

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称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鼓翼祥倏然而化

十

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讓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元齡杜如晦皆會焉

日過午整威儀遶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道綽入壁谷玄中寺壘甓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徧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亘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蠁空中乘七寶舡謂綽曰汝淨土堂宇以成衆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皆忻仰歎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道昂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升高座誡飭徒衆遠揖曰彼天衆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吾願若淨土相迎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弥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於是捧爐叩首陳慶忽爐墜而化

智琰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卽後淨土所称功德寶王乃我尒琰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亡

神素居蒲州請阿毘曇成實論頓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

大士歸始終數晉至中夜安坐而化
功迴浚儀人行普賢鐵身不倚者三十年一
日普賢來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晚年專講法
華每至藥草喻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
頓回所詮之旨得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
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頓足矣乃繫
念西想不食而化
惟岸并州人常修十六觀門魯因出觀見觀
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
得覩聖容所恨世無傳焉脩有二人稱善畫
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
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
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
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
目西顧寂然無聲
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
祖位常繫念淨土脩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露
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
其旨見神旛數十西來遶山旛出異光以燭
其室
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
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
三藏皆讚淨土日聞耆闍至健陀羅國山有
觀音像祈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

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遊長安遊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著淨土文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權俊成都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罪僧入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衆多畏避之俊聞經云十念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賴有此耳自後嘗造非口輒念佛然若存而亡猶伶倫之為戲一夕暴亡冥王曰誤追汝也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驅入地獄俊大呼曰十念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重罪況我未嘗五逆十惡又多念佛豈當至此獄卒不敢陵逼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謂曰汝念佛本無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廣初心俊屢以語人時謂之地獄漏網俊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同聲訪之俊喜曰汝見親知當言雖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毋以為地獄漏網人也語頃即坐脫

僧衛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遍綽禪師開淨土之法始回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絡七日異香不散時啓芳圓景二師目擊斯

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苓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扑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宝華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又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

中謂曰吾法崴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寶殺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鍾聲芳果曰鍾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辯才袁陽人潛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謖戎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跌坐而化衆聞仙樂自西來異香散滿居平山重林院為思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嘗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弥陀佛乃率衆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

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於像前加趺而化

懷玉卅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聖衆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訖而臺隱師弥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齊翰居武丘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見淨土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蕖輝映兮寶光隨乘光西邁兮偕者誰初師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上舍生何乃抱病師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

神皓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遣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才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僧蔵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餧蚊念阿弥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口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召我乃整衣西向而

終
大行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成大士現身晚歲入蔵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觀流離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偕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封聞國公後一年流離地復現即日右脇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惟恭荆州人常事酒博暫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靈歸跡頗類之荆人潮之曰靈歸作盡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恭聞之曰我佛閻我造惡援我塗炭豈有地獄之入一日恭病歸出寺有所往逢少年七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佛狀曰我來自西方惟恭上人寺何在歸指之即於懷出金瓶取蓮華如拳漸開葉葉出異光望寺而馳歸大驚不敢回顧次日回寺則恭已夕亡歸因感悟率守名節為高德云

善道臨淄人入大蔵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躅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觀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常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

宰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寶相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遍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衆自西來迎隔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智欽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徧仗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頓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

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心觀之即見佛身光明赭華寶蓋騰空飛下欽應時化去

法順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童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豪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德美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年別設舟一及不坐或止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

誦彌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秉佛儼然而化（已上並唐時）

志通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念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整心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衆菩薩同悉

十六

相接引垂授而下適在衆前草上久之復蘇寺衆畢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一夕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乃起禮佛趺坐而化（石晉）

紹岩居錢唐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生淨土一旦有蓮華生于陸地岩誓焚身供養西方三晝吳越王俶力勸止之又往投身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足漁者救之得不溺

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居之一旦見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然坐化

守真永興人諸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殺供養就座而化

晤恩姑蘇人住慈光誦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三遶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淨土來迎次日恩并座說止觀指歸即座

面西而化衆聞空中絲竹之音徐徐西去
義通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數揚教觀幾二十
年常呼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
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脇
念佛而化
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
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
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
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
至五日召大衆說法勸稱佛號數百聲奄然
坐逝
遵式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住四
明寶雲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及
居天竺靈山於寺東建日觀菴爲送想西方
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懺儀爲杭守
焉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傳後居草堂
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
坐逝
有基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爲
弟子廣談圓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
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
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壯如
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
智歎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尊容如生有蓮華產于塔前

慧才號廣慈晚居霄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殊勝殿殊絶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衆聲唱面西趺坐而化

恩義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

塵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號辯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脇吉祥而逝

凡八

從雅學于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藏彌陀經十藏金剛經四藏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過自餘誦經禮拜無虛日誓生安養主客楊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之此文互用天台十疑論中之義後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中奏樂室內

閩香
若愚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遠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願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誦十六觀經端坐熙聽畢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慕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冢謚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誦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晚居越巷專事淨業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爲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偈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爲衆州之冠寶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舍笑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擇瑛桐江人依經論輯專雜二修以示往生之易又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稱阿弥陀佛真金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思照受業錢唐淨住剌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弥陀經十藏法華一千部唱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即起念佛懈怠之人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三晝常及千衆終師之世凡三十年一夕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日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晚涌身合掌聲念佛趺坐結印而化

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謂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常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行擲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

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
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
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
化
舁玉琥慧覺初於雪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
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弥陀像行道
繞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頓
也所欲見則阿弥陀佛也可爲我集僧念佛
垂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
瞑目端坐而逝
仲閔所著教義寓章集三卷人於受業祥符
法師子座見銀臺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解
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受業雪川瑠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
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關恐從流轉
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
之凡讀一傳爲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
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
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閻
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衆聖
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衆誦
弥陀經師曰佛大衆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靈照住華亭超果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
常二萬人夢中見三聖現問之曰靈照一生

期生安養可果頓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有頃即生一日卧疾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面西跌坐而化

可久居四明開化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蘇語淨土事與十六觀境不異見蓮華臺皆標合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

教院惠法華當生此中次一金臺云明州久

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十二居士合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此中語訖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孫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葬

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義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華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弥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趺坐而西而化

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一日會弟

子誦觀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道言會稽人靈芝之高第專修淨業臨終數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俗念佛三晝夜將畢自升座說法為眾懺悔至曉即座而化

宗賾住長蘆作蓮華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宅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婆娑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蓮花勝會錄文及淨土頌十六勸頌並見所著菩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尼

惟月居諸堅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宇曰今見阿彌陀佛可高八尺趺立空中言訖而化

尼

恩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日偶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室臨終念佛聲出眾外酷著留龕七日不變

異香郁然
行詵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于大智住
明慶二十年偶寢疾即誓像命徒擊念數日
忽起索三衣自唱彌陀經厲聲念佛加趺而
化
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
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
咒願促閻浮之壽盡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
哭慟懇告頓乘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
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
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寿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
淨業殆六十年每捿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
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
散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
坐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乍逮即在家作即
而化師性炷香同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
當行即請衆念佛復云彌陀口口稱白豪念
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欽居錢唐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衆
曰生弘毘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
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嘗神
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
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掌西望加趺

而化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諷彌陀經就榻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顧嗒然而化

惟湜錢唐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華嚴法華諸經計之捻二萬卷晚年誦彌陀經二十萬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沖益居錢唐淨光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彌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指香對佛懺悔請大衆助念佛諷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西望而逝

睦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

作印而化

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徵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華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衆聞念佛聲低泊

飛

然長往

太徵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頓爲門僧念佛爲不退僧常縱步後山忽聞划舡笛聲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嫡有淩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徵爲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徵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宂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杖先已焚卻加趺地上而化

思聰居錢唐法安日誦蓮經二部餘刻念佛未嘗談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恐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終時胸間有蓮華可驗越二夕命聲磬念佛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文紅潤若開敷蓮華之狀

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聞法開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四方未嘗間斷祥公

赴黃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接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弟縱金童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莒繁二名字

慧誠居餞唐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親覩佛容潛於山岫積薪為龕入中念佛縱火自焚

祖南居南岳刺血書阿弥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年乾血骨立念佛之聲不絕一日至方丈相對無別語即坐而化

眉間迸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寘心淨業偶在疾集衆誦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弥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弥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了然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誦阿弥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天表

智仙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常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居錢唐北關姓喻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彌陀建蓝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加趺而化異香經旬如湛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烏鎮塔院日誦蓮經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化所著教義號假名集

思梵居西山日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坐龕中集衆端坐而化

淨觀居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衆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利先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吼念佛至中夜其聲衆切仰訴娑婆極苦願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十年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衆念佛西向凝望端坐而逝

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受業雪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頓求往生年八十一請衆啜茶言別遽開鍾鳴一聲衆皆驚異即向西加趺合掌凝望而化

顗超博州人親授金剛持三藏禮迦持呪之法濟病解寃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伎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加趺而化

有開居雪川千步寺專修淨業旦暮不忘於歲旦請衆念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

凡八

道生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沒能施財救衆即集衆諷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卧房書偈坐亡

若觀居烏鎮嘉會結十萬人念佛人各十萬聲期先得生者次第沒引師誦法華光明二經日滿百部二十年中誦滿六十萬部普與

群生莊嚴淨業一日空相來訪相陪齋食訖索筆書偈趺坐而化

覃異居餘姚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晉賢行法彌陁經各萬卷靜室禮佛不舍晝夜忽微疴集衆告曰吾安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智印居雪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旦夜無間病中集衆諷彌陀經甫畢加趺合掌而化

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垂歲習律閒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合佛而化

戒度習律受業擾心晚住餘姚極樂病中作遺書別士夫道曰舍衆誦觀經至法身觀雁聲念佛加趺而化

道琛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彌陀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經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疾頓平日一豪之善曰向淨土集衆誦觀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誦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號牧菴住南湖一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誦觀經至真法身觀復令大衆唱佛留偈坐亡

妙雲四明楊氏號鷄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菴一旦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瓣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師顏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晚年居桃源厲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嘗扁小軒曰憶佛作偈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自憐憶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我心誰道萬金為客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衆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

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帕裹之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裹香涎愈滋闔維之處舍利無算

晉榮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閉

識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諸經造弥陀像遇法會則施白盡水墨觀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衆諷普賢行法經弥陀經念佛聲中加趺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弥陀佛（北本末）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鄞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如鑑四明塔山兩閼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晚年巷居忽示疾請鄰巷諸僧繫念面西加趺含笑而化

祖新受業四明福源布衣糲食為行清苦去寺不遠有大姓方氏以菴延之乃於福源創淨土院造像栽蓮月三八集道俗繫念一日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枯腸欲得索麪一椀主人如其欲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即歸菴集衆念佛遽出衆問訊曰祖新已拜辭如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丈今別衆道友十五日畢定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必得相會即趺坐念佛遽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昆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三

往生高尼傳

法威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遘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昆九乙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遊溢咸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嚴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真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徧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頓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本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

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慧安居四明下水大魁姚顗之舅也住小溪楊氏菴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摇曳戒衆人勿誼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念佛修然脫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録傳
隋汶水二沙弥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弥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諷舞是二沙弥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絶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弥陀佛來此光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何曇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佛忽謂師曰見佛身金色旛華滿空異香盈室俄忽化去

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

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來此來生淨土童往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蕤三窠生卧榻前謂衆曰此緣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往生公卿傳 居士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顏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相一軸為之頌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三晛）儼然而逝唐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致願一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唐

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徧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

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弥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鍾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幼事母任夫人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弥陀柰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復寧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報所親緩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妾得獨為高誼子有猶子請平分奩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録已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為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往生指要清修弥陀為自夫人有檀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衆迎之西去計其年正一紀宋

鍾離景駈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弥陀弥陀弥陀不識弥陀柰何柰何不識弥陀弥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弥陀弥陀

秖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曹孫松居于婺乾道中奉祠吳郡與寶積寶師東平呂洵等結社念佛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官尚書主客徧歷禪林參尋知識晚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亮官侍郎守杭詣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而逝子玕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閑教蔵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西去几筵時現瑞光玕之子永逸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香玕之妻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真言嘗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呪之賜後因寢疾念佛而亡覩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閨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晚年致仕笑傲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露何有閨大感悟一心念佛請僧為之助一日律師至閨曰荷二大士降臨甚

父師為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聞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與王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俄聞繁無疾而化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丈念佛方便丈以勸道俗有子夭亡託夢曰欲覓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殿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脩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間失於宗風名預脫於關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袤居錢唐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推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遍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加趺而化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
咨問淨業法門然寶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
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
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
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雲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
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
香滿室

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
僧授紙百幅囑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
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通一
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
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弥
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粧飾設齋慶讚殿
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
汝能無疾而終末紀道生亦士

馮檝遂寧人歸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
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弥陀懺
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
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檝積勞發
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
八藏造栴檀像弥陀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
以給事中出帥滬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
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檝

杜杖於膝上而化

吳秉信四明人築菴城南禪坐製一棺夜卧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後拔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壇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錢象祖天台居歸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盍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滿篋香浮佛國來琉璃地上絶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遥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七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乘拜而去已而訃至

庾詵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

帝善詔為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忽夜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容止甚異呼訖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病驚覺曰顧公復來不可久住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土詔謚貞節處士

王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之西去

房翥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嘗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僧其顧臨終異相不違先期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吳氏別有傳）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閉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開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照亨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

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禳并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闔門往生淨土之旨即加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晨至為入龕歸卷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識王聞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粟者百八粒

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專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礼即走外尋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又有事迹見法華傳）

昔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論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畜月三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今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樓汾四明豐錦名門也因兄寶州究明佛理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像懺對卧床喜曰真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化

往生傳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遥睹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遣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

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加跌面西而化

孚知遥長安人率衆為五會念佛（唐大歷中洺州開五會念佛今孚知遥為五會應是師於法照五會者當是五日為一會也）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孚知遥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床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左伸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遍後卧疾命男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夢三僊人立江皐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常日不廢忽見普賢菩薩來報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家人聞其讌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當就座合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畫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

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嫂約家雲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遜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海友師勸里人結淨業社約實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濁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繫念友遂日與持誦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閱月果終懿蓋同社友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暠家雲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暠乃往明曰建弥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昆九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礼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弥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欲別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播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十一

陸偉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衆

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方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高鍔甚固逡巡之際見刹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衆遂請睹經道果二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陸浚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心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謂曰此時好去浚曰衆聖未禪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弩往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杜人相助誦彌陀經念佛號次誦

普賢懺罪偈頓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疾託隣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眚學諭以壁窯畜即施勸人念佛計公[昆九]初受一畜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畜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畜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畜與眚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畜與李二公此是倩畜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誤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鞋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誦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脚令直經半日欲斂忽舉手出帛被覆宛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脚以肘節揆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毘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沈香忽衆聞沉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而西而去

荆王夫人王氏元柘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昆九

十三

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敘謝因夫人訓責今變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花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花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花朝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玕也復前導數里遥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

淵之子

吳氏縣君都官吕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花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界清淨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

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當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見觀音放光灑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遂索平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中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瑜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郎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纔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臥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琪妻常誦法華晚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繞淨土傳陸師壽者即其姪也

朱氏如一飲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蜂經舍利如粟連貫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壁寫畫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

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徵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趺辭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采雲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鑰之孫適寺簿周元卿嘗投味傳灯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脩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堂往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目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

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

疾嘔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急又見佛身金色即為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誦阿彌陀經俄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為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沉

身于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杜自沉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煉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息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誦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寢地徐行儼然立化家師灰於地以人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於灰中

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脩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媼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花亭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礼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動精進又夢八僧遶行懺室身挂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

昆九　十六

焚處生一花如白罌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攬觀音手中幡宛然不動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錢唐盛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舉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座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為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羅

晃

十七

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迎我今當往生

汾陽温靜文妻病在床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久經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諸親今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興衆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播擊排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過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曰舍緣

念佛道者陳氏睛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堂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温面色鮮白

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彌陀諸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脇而化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庠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頗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清照亨律師即其兄嘗住寺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見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周行婆家太平州蚤年念佛專注一夕五蹈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導騰空而去

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亨律師指示西歸請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妻子

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花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衆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得身而化

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脩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霅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為驗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衆念佛為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上有正信

女淨心顯云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

遵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弥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弥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涌出舍利積以成合（此上三人生前相若此臨終必得往生淨土不能委知耳）

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菴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毋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紹定六年）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覃氏未嫁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弥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灯光千點累累然狀如虹擁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端平二年）

往生惡聲傳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其天識神即其天識神）

長安張鍾植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

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云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
汝殺我普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
衆生作不善業應隨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
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
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
地獄也即以左手擊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
唯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
座言訖而終
金輿家會稽業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
蓮社衆勸念佛每臨終日持佛萬聲火之
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
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
香
吳瓊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二
子屠酤為業瞋無所不為遇造食殺雞鴨以手
提起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
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
瘤如雞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菴獨居旦夜
繫念依普賢行法懺露懺悔一日無病往諸
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
布衫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命終
往生舍魚傳
裴氏鸚鵡唐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嬰武

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鼓梵經智珠常類常
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
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
聽每清晨求夜發和雅音阿弥陀佛聲声相
續一日有樵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
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
[廿二]
十念成欲翼委足揜然而絶案釋典十念成
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沒有舍利遂舍火
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鸚鵡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
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弥陀佛即隨口稱念
旦暮不絶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其棺以葬
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
八八兒鮮隨僧口念阿弥死埋平地蓮華發
我輩為人豈不知
天台鸚鵡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
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弥陀佛不待教導一日
立死龍中乃空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
大智律師為頌之有立亡龍開潭開事化紫
蓮花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
往丹陽泊舟浦中李宅住劉遙見舡上大魚
振鬣搖首称阿弥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
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提魚于

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貫也題云送汝魚直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礼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馬子雲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舡溺被擊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告吾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 舍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沒 紀門

于昶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盡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冥咎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遂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即念佛而沒 紀應

魏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廿二病死七日再甦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見及父兄池中已有芙蓉大花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 寶祥

葛潛之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

氏存誠佛法旦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明授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真形幡蓋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瞻見便頭面作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夫婦念佛相繼而化 實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為友北峯亦好吟慧奪筆責之曰吾兄大法柱石何必為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為學卒為聞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厲臨終聞空聲云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錄晚依菁山常照寺與至叶脩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頓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非但頂上茶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顒居上虞化度寺初偏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衆圍遶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印坐逝廿三未

李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有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閭長元羨殺長林師文等致十人結

御榮會干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召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淨土從生死每旦向西一誦千徧或率衆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故日面西跌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昆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宗立教志第十三

達磨禪宗

初祖達磨圓覺禪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鑑禪師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為教哉誠由此道以心為宗離言說相故強為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耶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耶為同此宗撰達磨禪宗志觀教照心見本宗達磨入道四行

初祖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後六十年當往震旦行化多羅既亡師演道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舟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舊云普通八年非梁武帝時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上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師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乘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於世求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上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上不契師遂渡江上後以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不上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上欲遣使召之公曰闔國人去它亦不回（公已化去十餘年遠客方至何云同時多祇要知大概而已矣）師既入魏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記孝明武泰元年也）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師面壁九年將示滅命其徒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禮三拜依位立　師曰汝得吾髓復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曰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是如来心地要門可以照心乃往禹門千聖寺端坐示寂即大統元年十月五日也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回過師手携隻履翩翩獨遊雲歸為言門人開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師每

以大乘入道理行二門以誨學者（二門見傳燈）唐代宗朝諡圓覺禪師塔曰空觀（按祖堂集師姓盧氏陽平人傳燈不同或者謂復人附記之誤）二祖慧可神光名武牢姬氏事達磨六年一日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否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之曰仁者依行自可得度師告弟子曰此經四世後轉成名相一何可悲師既傳法僧璨謂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遂往鄴都行化隋開皇十二年於管城正救寺談無上道有和法師先誹涅槃經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讒于邑令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磁州滏陽縣唐德宗朝追諡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見二祖問曰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三）師曰今見和上已知是僧未審何以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祖大器之即為髡髮具戒已畢復告之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又以信衣汝當護持屬周武廢

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傳法道信優游江國大業二年復還舊山為衆說法合掌儼立而逝葬于山谷寺唐玄宗朝追謚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蘄州司馬氏初為沙弥遇三祖問曰頑和上與解脫法門祖曰是誰縛汝曰無縛祖曰何為更求解脫師言下大悟既具戒三祖授以衣法武德中居破頭山正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命使者曰若果不起即取其首使諭旨師引頸受刃使回以聞帝弥加敬重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師已傳法弘忍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化塔于東山黃梅寺唐代宗朝追謚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蘄州黃梅人母周氏（載松道者託胎周氏女事記備載塞志）師為童子於道上遇四祖問之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然識之即詣其母語令出家既傳法嗣居東山咸亨中傳衣法與慧能後四年示寂塔于東山代宗朝追謚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新州盧氏采薪養母常入市聞客誦金剛經問曰從誰受曰黃梅忍大師云諸此可以見性成佛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略為友志略姑為尼常讀涅槃師暫聽即說

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問尼曰字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字尼異之號為行者居人瞻禮請住寶林咸亨中至黃梅祖問何來荅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傳衣授法時衆七百上座神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師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以信衣昔達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諍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遁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庾嶺明先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力爭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師曰我今所說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邊明禮謝而回儀鳳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

衣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云非風旛動心自動耳印宗異之請受祖要因出信衣令衆瞻禮印宗即為髡髮請知先律師於本寺臨壇授蒲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所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受戒說真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坐樹下大開東山法道宛如宿契明年歸韶州寶林即曹溪神龍元年詔師入見師上表辭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寂弟子奉靈體反葬于曹溪師化韶陽秀化洛下南能北秀自比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衣鉢入內供養永泰元年代宗要師請衣鉢還山乃遣劉崇景頂戴而送憲宗朝諡大鑑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為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讓讓傳馬祖其下為臨濟溈仰是為五家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病益多故治法屢為之變一棒一喝一喝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擒應病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是蓋示後人以遡參之意可不知乎

賢首宗教 長州李 著

初祖終南法順法師
二祖雲華智儼法師
三祖賢首法藏法師
四祖清凉澄觀法師
五祖圭峯宗密法師
長水子璿法師

慧因淨源法師
能仁義和法師

體卷之評謂法界觀別為一緣謂五教無斷伏分齊然則若教若觀徒張虛文應無修證之道至若清凉之立頓頓浪言超勝法華師觀判華嚴為頓頓以天台判藥別失如來意又謂判華嚴是其超勝於法華也

主峯之釋修門未免妄談止觀密師法界觀次第無留意者到底詮證卷旨之所歸何惑之有不知是何理若一心止觀者何故位位圓融而階證階明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五教則引用大乘教理至起信終教世界海依正無盡三觀一念三千欲別其源撰賢首宗教志圓覺華嚴疏鈔起信疏鈔圭峯又支然別之與觀進退失據矣

畢

義門亦復不同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珍受學定法凡世間難痊遇之者必能聞能語至於腦囟圓蟲誠惡性馬徒及異類所不可測唐太宗詔聞崇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德御宇徵恙奚憂但領大赦聖

勑自安上促之疾遂痊因錫號曰帝心師每
逕應郡國勤念阿弥陀佛著五悔文讃詠淨
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
一月十五日坐士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
異香留室塔肉身于樊川北原有第子謁五
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令往終南山杜順
和上是也第子趙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
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妙盡
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
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在葱嶺北境君士坦堡東南）人來居
長安歲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
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為沙弥策名宮禁通天
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
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衆歡呼都講奏其事
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菩薩分戒賜號
賢首戒師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譯華
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
學七
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名對長生殿師乃指殿
隅金師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幽非入
理聖人無以達其奥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
涯之法以況法界體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
為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
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

解乃著其說為金師子章宗受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裹衣糲食講華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于大薦福寺贈鴻臚卿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

鎧菴曰愚法小乘不說轉小成行又無別圓被接及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摩訶止觀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撿霞澧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璧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歷初於九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謂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帝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慨法仍講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名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心遂賜

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勅禮部尚書李說備禮奉迎與罽賓般若三藏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如比丘法說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衆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

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九朝為七帝門師荊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覲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迎美其尊師之有

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遥稟其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徧建無遮大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即為它講清涼語之曰此盧華藏能隨我游者其汝乎又嘗荅其書云子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輸真子誠所謂也（師所著圓覺序云講於荷澤且師安吻沐吾心納諸胸中之印）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

于興福塔院諡定慧塔号青蓮義神智曰華嚴諸師不知衆生因理本具諸法但說果上諸法相即而已若不談具何能相即故知果上依正融通並由衆生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談法門一曰性體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三曰性具此當緣因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秖一法性有茲三義會之彌分冰之常合雖一一偏亦無所在當知它宗談乎法性亦同今家性體性量以彼皆云法性真如與虛空等但闕第三性具之義

法師子睿嘉禾人初依洪敎師學楞嚴至動靜工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琅邪慧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即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以報佛恩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聚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師遷于金師學合論於橫海明覃還南塩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抗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後主青鎮密

印寶閣華亭晉熙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慧因易禪為教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晉譯凡二十卷唐實又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荼進本證義法師部四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北寺金書故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于寺西北）

法師義和錫號圓澄乾道中住慧因遷平江能仁閱淨土傳錄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為念佛往生之法（大意見樂邦文類）

長者李通玄唐開元七年用新譯華嚴經造釋論四十卷其立論以十處十會盛談法界興藏師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請主等十別對勝去華而不知法華是開權顯實之談不識華嚴是無別說圓之典故多為吾宗所斥（事迹大略見通鑑綱目六卷）

慈恩宗教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賢師三特之教立義疏闡豈是以收一代之

經慈恩玄賛之作觀心觀闕豈足以通一賛之典恕之者則曰此別為一機也當天台之興南三北七為之掃迹矣豈容慈恩崛起於四海永清之後是不得不議也撰慈恩宗教志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遊從受阿毗曇婆沙雜心論等基賛之曰子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武德中在京師講雜心論以不泥文相為世所服僕射蕭瑀奏住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策西征遠逾葱嶺飛沙塞路遇湓澗懸絕則以繩為梯空而進及登雪山僻立千仞人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張騫甘延壽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觀音及般若心經倏然退散稜山冰雪春夏不解徒侶凍死者十之四入鐵門峯壁皆鐵即突厥關塞也所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申禮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香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

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衣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元齡備幢旛鼓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衆以寶輦迎師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時帝行幸洛京）尉勞勤至問西域事述詔撰西域記山川風俗前史未聞詔詔弘福寺與沙門道宣靈𣵀等同翻譯二十年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師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若汀澄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此妄談也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時天下分為九道）揔管展轉流布詔於京師紫微殿西別創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自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衆隨時翻譯上令翻老子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聞之適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於慈恩寺以奉藏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上許之仍哀七宮士人衣財以助其費顯慶元年皇子生（即神光）滿室上賜號佛光王越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披歸戒進金字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道陳留改葬二親勅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宮為寺追崇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又

四年成六百卷麟德元年二月四日告衆曰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今衆稱彌勒願與含識遠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然不動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褒恤用佛故事以金棺銀槨葬于滻東初臥病明藏禪師問疾見二長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情因今小疾並得消殄師顧大衆合掌而聽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為輕受乎初遊天竺于摩門逐松曰吾西求法可枝向西吾若言歸枝可東指旣往枝果西一日忽東指弟子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遇龍樹宗欲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就有負宿願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蒙文殊付託恐死以遲奘賢用三時教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出馬鳴久而無傳師譯唐為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道師之功也

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裴氏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頃有玉枕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書初奘三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攜詣敬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奘數曰童子基誦畢奘曰此古書也令童子覆之不差

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因念曩在天竺趣歸與之興卜者謂曰師可東歸弟子生奚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子悍暴豈堪受訓奘曰郎君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怫然曰得不斷欲茹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尔奘念先以欲鉤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勅落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禀受奘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贊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像讚勅諸寺圖形以祀祔葬于奘師之塋

義神智曰慈恩玄贊之釋法華也都無立行攝法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滅種以通此經茲乃徒援權文用證實教然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轉識成智東智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為多

瑜伽密教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二祖不空灌頂國師

三祖慧朗灌頂法師

訛門無畏法師

大慧一行法師

持密語以希顯驗者非與夫鮮第一義者妙

心一悟當座而決是以絜齋三業精明執儀誦尊數言課充億萬積月累歲而用成無間重精疊思而始獲一感維茲瑜伽五部之教一切行果廣大悉備而於護國救世尤為至要斯蓋佛道顯仁藏用所以榮外務而回不信也撰瑜伽密教志（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一切衆生行果所有諸法皆相應也）

國師金剛智西土人親傳龍智阿闍梨法唐開元七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館大慈恩寺夏旱詔禱雨結壇圖七俱胝像約像開日即雨閱三日像目果開有物自壇布雲弥空須臾霈雨詔褒之明年辭遊廬門不允還居廬福所至結壇作灌頂道場二十年八月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右遶毗盧遮那佛像頂安貝葉趺坐而化謚灌頂國師塔于伊川

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舅父觀光上國值金剛智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句日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為勝已師初求法夢京師像皆東行寤以問智智曰汝有受道之質吾何靳哉即授五部及蘇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教西遊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

子國睹至廣州據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見身度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城大石康居五國入寇安西名師入內上親秉香鑪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徧上忽見神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請設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丈餘空中鼓角大鳴聲震天地寇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呪日也乃勅諸道於城西北隅置天王像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即其故事師每講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四衆環視兩目瞬動感格踰至肅代兩朝尊為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卿晚年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賻祭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塔舍利于舊居師譯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朗為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朗為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盤菴曰華嚴頓旨別圓則無俟乎密乘苑

卓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殆猶日輪當午聲無異影所謂密者尚何施耶自金剛智諸師為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淺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遜國遠榮出家學道所至說法必有異相至烏荼國演遮那經衆見毗盧遮那四金字於空中其徑尋丈（梵書成形也）及過龍河駝負經竟入水無畏隨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及寤命工肖形于壁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為教主秋旱詔祷雨師以數定為難曰必欲致雨恐龍暴物使諭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足快意即持鉢握小刀攪之誦密言百遍俄有物若蚓蟜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速歸使回視見密雲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震雷風雨飄蕩盧舍弥日方息又以積雨不止即捏泥為五龕作梵語向之若叱署者即刻而霽譯毗盧遮那蘇悉地揭羅等經十餘

部弟子寶月一行皆足受道數求還西上安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真體不壞塔于龍門之西山（本朝太祖皇帝洪武九年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開視其三藏智聖真體）法師一行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晉寂落髮盧鴻一見奇之謂寂曰此子非君所能模範當送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竺貝葉陰陽緯識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瑜伽五部法至國清學歷於老僧初至僧布箕謂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舂法除一箕曰門前溪水西流乃至師突入稽首受訣畢水復東注自是舂法卓詭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時號天師帝以國祚為問答曰蓂莢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上幸成都至萬里蕃悟當歸之讖洗然志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昭曾封吉王也里媪王氏子坐罪當死求救於師令捕七穉牝日蔵其一於甕封以六一泥呪之七日北斗盡沒太史奏有大變師勸帝大赦媪子遂得免乃日出一牝七日而牲物盡復師未解奕於燕公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為敵手謂燕公曰此爭先法耳若誦莫道四句來除語則人人為國手耶和璞謂尹愔曰洛下閎造歷時云八百

年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大衍歷出閻言皆驗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師十大德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寂于華嚴寺停龕三七日類貌如生塔銅人原謚大慧禪師所著易論大衍歷其目在唐書藝文志

南山律學 依照律師 正九祖

始祖曇無德尊者 法正傳來華者第子四分律主南山所宗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 四分法時西竺沙門始依法正

三祖北臺法聰律師 元親承文時奉學僧分遠法時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 聰之第子最初授疏科八卷以釋四分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 初經佛陀禪師出家律是基非智不弘戒經由是依習通四分律撰疏十卷

六祖高齊道雲律師 慧光受學撰疏九卷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 遠宗受學撰疏

八祖弘福智首律師 承之前後古德塔廟頂身心泰然于如戒來受學撰疏一十卷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 祖述漢云先所宗承首律師著

鹿園初會多士未純以故漸制諸戒用清三業既妻被彈訶復感聞開顯則世之為學將有乘急戒緩之過故於泥洹之夜扶律談常嚴飭來機毋忽學戒冀為以知常之心扶奉律儀非同十二年中偏弘三藏之學也維南

山師遠受佛寄專典毗尼盛述條章深明持犯所以正為末代之機宜也入道之士何莫由斯三學相仍茲為初步撰南山律學志

法師道宣京兆錢氏母夢梵僧語之曰仁者所懷梁僧祐律師也娠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顧公（於反）（翁）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頗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攝始聽未開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覲聽法沙弥染心顧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徃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偕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為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麻心勞疾發忽毗（毘）沙門天王授以補心之方（今和劑局方有天王補心丹）復告師曰時當像末不脩禪誦但起伽藍恐非比丘之正業後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跌前階聖者扶足師問何人答曰北天王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即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攝

行遺畫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師與天神往來言此土靈緣西天聖迹計三千八百事隨問隨録為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草隱居之地水涌白泉操觚績傳則鴻儒服膺封土築壇則梵僧称贊捷疾送奇華異果非人獻甘露名香若此之事不能畢記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弥勒内宫十月三日衆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覩弥勒上開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移宗製讃曰代有覺人為如来使龍鬼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驚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馨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本一卷今刪定行成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二卷戒疏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三卷尼戒本一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毗尼義鈔三卷七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鈔三卷十本卷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三寶感通記二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内典録十卷鎧菴曰澄照晝感天神揚搉律相參諸異部以四分為宗撰述疏鈔破斥諸家但據成實論師之說以五義分通大乘立為圓宗戒體日本師以為又立三種懺法不依方

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為末世初心熾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可議

律師允堪錫號智圓慶曆間主錢唐西湖菩提寺撰會正記以釋南山之缺厥後照律師出因爭論遠佛左右衣制短長遂別撰資持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二家

律師元照餘杭唐氏初依祥符鑒律師十八通誦妙經試中得度專學毗尼後興擇暎從神悟謙師悟曰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以弘四方復從廣慈才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見詳見法師傳乃慱究南山一宗頓漸律儀常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三十年衆至三百義天遠来求法為提大要授菩薩戒會幾滿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禳災應若谷響所至伽藍必為結界每曰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政和六年秋九月一日集衆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湖上漁人皆聞天樂葬于寺之西北謚大智塔曰戒光常謂其徒曰化當世無如謙討幽將来莫若著書乃述資持記釋事濟緣記釋疑行宗記釋戒住法記釋遺報恩記釋儒觀無量壽佛經小本彌陀皆有義疏刪定尼戒本凡百餘卷雜著芝園集二十卷

鐘惑曰律師以英才備聞受神悟弘四分

之記斯可矣而乃別為觀經述新疏抗分事理專接鈍機廢棄格言唯任臆說此草菴輔正不得已而條攻之也至於律家扶新之出適足以扶不義以抗義戒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二十末　　畢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　　卷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三世出興志第十四

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已粗陳於釋迦本紀之前矣今約三千如來用明七佛繼興及今佛像末法滅之相承之以彌勒下生終之以樓至成佛乃至星宿未來莫不咯錄茲蓋克論此方一須彌山南州之化事而十方剎土正可以會通云耳荊溪師云必有一人最初先覺遂以斯道轉覺後覺相續不已覺者滋多乃有十方三世諸佛為明此義撰三世出興志

梵語劫波此云分別時節論以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命減一年減至十歲百年增一年至八萬四千歲如是一減一增為一小劫二十增減為一中劫總成住壞空四中為一大劫新譯名義集論今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各一大劫

過去莊嚴劫此劫有成住壞空各二十小劫成二十小劫後有一小劫名一增後放此住二十小劫有千佛次第出世始自華光佛終至毗舍浮佛過去七佛有三佛在莊嚴劫四佛在賢劫九百九十八尊毗婆尸佛姓拘利若父槃頭毋婆提子方膺侍者無憂人壽八萬歲

出世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

九百九十九尊尸棄佛姓拘利若父明相毋光曜子無量侍者忍行人壽七萬歲出世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二十五萬人

毗舍浮佛第一千尊姓拘利若父善燈毋稱戒子妙覺侍者寂滅人壽六萬歲出世居無喻城坐娑羅樹下說法度十三萬人

長阿含經云按善生經自毗婆尸等三佛和去劫數遠似不同在莊嚴劫中今言七佛者多準藥王經阿含經三世三千佛之義

壞二十小劫

空二十小劫成住壞四者之相出於後賢劫中見

見在賢劫以多賢人故名賢劫皆論成二十小劫自過去莊嚴劫壞空之後至今賢劫初成時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猶如車軸積風輪上結為水輪增長至天住界雨斷水退有大風起吹水生沫擲置空中作梵天宮殿七寶間成水復退下如前風起吹擲水沫成魔羅波旬宮殿次造它化自在天展轉至夜摩天宮殿水復退下大風吹沫造須彌山四寶所成復吹水沫造三十三天七寶宮殿

復於山腹造四天王宮及日月宮天七寶宮殿及造空居夜叉頗梨宮殿又於須彌四面作脩羅城七寶莊嚴又吹水沫作七金山四大洲八萬小洲周匝安置小輪圍山金剛所成如是大風吹搖大地漸漸深入置大水聚成七香水海及大鹹水海又於地下造閻摩羅宮殿地獄住處如是三千世界一時同成此外更造大輪圍山包裹此大千衆其中六欲須彌日月四洲乃至小銕圍山各有萬億此約經歷二十增減次第而成起世經

第一小劫（增減）過去劫壞一切有情父集光音天中天衆既多居處迫窄諸福盡者應下居世間最初有一天子從光音沒來生大梵空殿之中是為梵王經一減一增念言無有梵子來生我處（梵王先生後沒空六十小劫以此為壽）

第二小劫（減增）時光音諸天來生梵世者為梵輔天（壽四十小劫即是自成劫第二增減劫初時沒）

第三小劫（增減）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衆天（壽二十小劫即是自成劫第三增減時沒成住劫第一增減時沒成住劫亦來生者前後不定則沒時不定也）漸漸下生六欲諸天人趣以惡業力漸漸下生餓鬼旁生地獄後成先壞法尒如斯時光音諸天福

靈來下化生為人或樂觀新地者光明遠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之相衆共生故故名衆生地涌甘泉味如酥蜜以指試嘗遂生味著失其神足及以身光世間大闇黑風吹海漂出日月置須彌山腹照四天下時諸人輩見出則喜見入則懼自茲之後乃有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由躭地味顏色粗悴地味既隱乃生林藤（粗云粳糠之類）而枝蔓（蔓云延）復共取食林藤復隱便生自然秔稻無有糠糈（糈音諸）天後來生者入母胎中遂有胎生是時先造瞻婆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秔稻朝刈暮熟刈後隨生米長四寸時衆生并取二日糧乃至取五日糧漸生糠糈刈已不生衆懷憂惱各封田宅造作田種其後多有盜它田稻便相拳鬪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王賞善罰惡便有刀杖殺戮衆共供給號剎帝利（此云田主）自後諸王以此為首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八萬郡國人民聚落鷄鳴相聞無有病患大寒大熱正行十善正法治國人民愛敬壽極大久（諸經多言壽極八萬四千後王增減之數不言極久）後王不行正法

其壽漸減至八萬四千歲時身長八丈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名為減劫之極自此之後百年增一年（有經言百年有一事增減不齊增至八萬四千歲名為增劫之極一減一增終而復始增至八萬四千歲時有金輪王出七寶千子具足四天下國土豐樂女年五百歲方嫁此後凡過增劫之初皆有金輪王出世（長阿含經）第四小劫減乃至第二十小劫減

第一小劫減（梵音翻天來生楚世最初為人壽無量天壽至此壽猶二十小劫初劫及於此）第二小劫減第三小劫減第四小劫減第五小劫減第六小劫減第七小劫減第八小劫減第九小劫減人壽減至五萬歲時第一拘留孫佛出世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侍者善覺子上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四萬人

減至四萬歲時第二俱那含牟尼佛出世

姓迦葉父大德毋善勝侍者安和子導師居清淨城坐烏暫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三萬人

滅至二萬歲時第三迦葉佛出世姓迦葉父梵德毋財主侍者善友子集軍居波羅柰城坐尼俱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二萬人

滅至一百歲時第四穉迦牟尼佛出世本在一萬歲時為觀衆生無機可度至百歲刼末苦逼故出乎世

滅至八十六歲時盡正法一千四百年

衆法住記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滅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尊見論云佛初不度女人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年法苑云天人荅南山曰佛錫杖在龍窟中四十年住為如來去後有飛行羅刹能說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中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像法增千五百年末法增二萬年

滅至七十八歲入像法八百年是為今時正得壽

滅至六十一歲盡像法二千五百年

滅至三十歲入末法三千一百年人長三

尺時饑饉災起由人民皆行十惡草菜米穀五種上味悉皆隱沒唯煎枯骨共為蒸會若遇一粒粟稗藏護如寶六七年來天不降雨尚不得水何況飲食人多餓死郡邑空荒七年七月七日其災方息時有一人合集男女有福德者凡得萬人留為人種人能行善所須飲食天即雨下（雜出阿含經阿含經等文）

減至二十歲入末法四千一百年人長二尺人時疾疫災起由人行惡復感俱遭病死無人送埋郡邑空荒唯少家在經七月七日其災方息唯留萬人為種人持善行飲食衣服天即雨下

減至十歲入末法五千一百年人長一尺女人五月便嫁時刀兵災起由人行惡轉盛各起殺害之心能行惡者為人所敬隨執草木兵石皆成刀劒更相殘害橫死無數亦有厭惡入山隱藏七日七夜其災方息唯留萬人為種人從隱處而出更互相見起慈愍心共行善法衣食所須天即雨下由能行善壽復增長復從百年命增一年（已上增之小三災中間增減正報若值大三災則依正俱壞也）

南洲人壽至十歲時刀兵劫起互相誅戮弗法是時當謹慎沒（法住記住）

增至四十九歲時入末法一萬年月光菩薩出真丹國（即東土也）說法滿五十二年廣度衆生入涅槃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先滅不現餘經次第而滅無量壽經後住百年大度衆生然後滅去（本起經云當來無量壽經亦以慈悲哀閔時間此經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閔時間此經之世住百歲其有衆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南岳思大禪文云我今指頭持令此經不滅至彌勒佛出世）增至一百歲時入末法一萬五千一百年南洲人復修善時十六阿羅漢與諸弟子復來人中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衆令其出家（法住法滅盡經）增至二百四十四歲入末法二萬九千五百年法將滅時尚五百歲一心修此法華三昧即得六根清淨故知末代亦有入大乘之機（淨名疏引普賢觀經）增至二百四十九歲時盡末法三萬年增至七百歲時十六羅漢弘法已畢（自下人世至今應五千以一切經典舍利收聚起塔結加趺坐圍遶此塔俱沒於地是為佛法滅盡之相自此有千億辟支佛出世說法利益衆生（法滅盡經。法住記人壽七萬歲時十六羅漢用七寶造窣堵波經迴遶身歷御皆衆其內香華供養作是言我等先受勅讀持正法及辟支佛已周今正法欲滅汝等當共護持正法莫令滅盡先入涅槃者作大證明我等已於過去諸佛所聞是法藏已得漏盡力大神通具八解脫今於此會亦當證明汝等勿懷憂惱正法欲滅便捨此世生兜率天宮彌勒菩薩摩訶薩及五百眷屬俱時下生閻浮提龍華樹下三會說法汝等於彼亦當得度）

獨覺聖衆復皆滅度次後教勅如來出現世間○記言七萬永滅去來法本遠今以紹云七百歲為王

增至二萬歲時錢輪王出獨治南洲俱舍銅錢輪一二三四洲錢輪王一洲金輪王四洲錢

增至四萬歲時銅輪王出治東南二洲

增至六萬歲時銀輪王出治東西南三洲

增至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治四天下

輪王成就七寶一金輪寶者若聖王出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天匠所造輪徑丈四聖王見之手摩輪曰可向東方如法而轉輪即東轉王將四兵隨其後行東方諸小王來詣拜云善哉大王頒於此治時聖王言汝等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諸王聞之即從聖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南西北方隨輪所至亦復如是二白象寶者王坐殿上忽現在前即試習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三紺馬寶者忽然現前清旦乘行食時即返四神珠寶者忽現在前置高幢上光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是晝日五玉女寶者忽然出現顏色端正冬温夏涼六居士寶者（註名貴財寶）忽然出現地中寶藏皆悉知見七主兵寶者忽然出現智謀雄猛專任討伐是為輪王七寶成就（長阿含經）

第十小劫（減至八萬歲時第五彌勒佛出世時閻浮提其地平正如琉璃境叢林茂盛高三十里八萬四千衆寶小城周徧天下其中大城名翅頭末七寶樓閣七重行樹園林浴池八功德水街巷道陌廣十二里其土安隱無有怨賊刼竊水火刀兵飢饉之難有明珠柱高十二里光明逾日晝夜常照香風時來吹珠柱上雨寶瓔珞衆人取之以爲服用衆寶羅網弥覆城上風吹寶鈴演說歸依佛法僧人身長十六丈壽命滿八萬歲無有中夭女人五百歲方嫁日受妙樂深入禪定如三禪天人常慈心恭敬和順皆由弥勒慈心訓導持不殺故唯有三病一者飲食二者便利三者衰老有香美稻一種七穫百味具足入口消化便利之時地裂生赤蓮華以蔽穢氣人民既老自然行詣樹下念佛待盡生大梵天及諸佛前有轉輪聖王名曰儴佉七寶千子四大寶藏滿中珍寶衆人見之心不貪著各各謂言釋迦佛時往昔衆生爲此寶故更相偷刼造生死罪時弥勒菩薩於兜率天宮當下作佛生大婆羅門家父名脩梵摩母名梵摩跋提下生託胎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坐寶蓮華光明無量身長三

十二丈如黃金山正念觀察苦空無常不樂在家時儞佉王持七寶臺奉上彌勒受已施諸婆羅門即便毀壞各共分之彌勒見此寶臺須臾無常知有為法皆悉磨滅修無常想讚過去佛無常之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此偈已

出家學道詣翅頭末城外金剛莊嚴道場龍華菩提樹下（世尊知寶能吐百寶故名龍華）即於是日初夜降魔成道釋梵四天請轉法輪時儞佉王與八萬大臣俱求出家須髮自落即成沙門時彌勒佛與儞佉王等諸比丘僧天龍八部入翅頭末城中央其地過去諸佛所坐金剛寶座自然涌出佛於此座轉正法輪時諸婆羅門長者須達那今須達長者是轉輪王寶女（即王寶女）舍彌婆帝今毗舍佉母是彌勒親族須摩提今善賢比丘尼是各與八萬四千人出家學道時儞佉王千子俱求出家唯留一子用嗣王位彌勒世尊初會於金剛座上說法九十六億人得阿羅漢二會於城外華林園說法九十四億人得阿羅漢三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西域記波羅奈國彌勒受記成佛三會之後是時彌勒與無

量人登耆闍崛山頂手擘山峯摩訶迦葉即從定起持佛僧伽梨衣授與彌勒涌身歷空作十八變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頂起塔彌勒佛住世六萬歲入滅之後諸天世人收取舍利於四天下各起八萬四千寶鐸正法住世六萬歲像法亦六萬歲雜出

十一小劫減增

十二小劫減增

十三小劫增減

十四小劫增減

十五小劫增減此減劫中自第六師子佛下至

彌勒下生經云彌勒世有五十六億七千萬歲龍華三會一切人民悉得阿羅漢道彌勒佛滅度後正法住世亦六十億七千萬歲像法住世亦六十億七千萬歲末法住世五十億七千萬歲彌勒下生經云彌勒佛滅度後有未生怨王害諸比丘殺害已後風雨時節不和五穀不熟人民飢餓死者無數爾時有阿羅漢名曰須深亦名善宿復有阿羅漢名曰須摩亦名妙宿各將五百弟子俱來入城乞食爾時城中人民飢餓困苦見諸羅漢各各瞋恚以刀杖瓦石而打逐之諸羅漢即入禪定以神通力騰虛而去乃至九百九十九億阿羅漢悉入涅槃唯餘一人名曰優波掘多年始七歲聰明智慧得四無礙辯才得六神通具三明行八解脫悉能降伏一切諸魔外道優波掘多即是我身彌勒經說不同未當校算

欲樂佛凡九百九十四佛相繼出興說法度人（優填王經　阿育王經　舍論）佛告頻婆娑羅曰過去然燈佛滅後有一猕猴見羅漢入定即取坐具披作袈裟遶比丘行比丘定起為說三歸五戒求菩提法猕猴依教受已踊躍歡喜緣樹墜死生梵率天值一生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從是以後值佛無數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菩提號師子月佛今婆須密多是也（婆須密多經　師子月佛經）

十六小劫減增

十七小劫增減

十八小劫減增

十九小劫增減

二十小劫（疏）最後增劫中第一千樓至佛以本願力故出增劫早出慕滅是時人多厭世修諸禪定住劫已極易可化度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形似沙門被著袈裟於彌勒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俱舍論大悲經）

述曰釋迦遺教不了之徒寄諸彌勒彌勒遺教寄諸九百九十四佛此諸遺教次第相寄最後以寄樓至樓至之世易可化度苟或不了可謂極鈍極鈍之機不免有待星宿之劫悲夫佛佛世世得逢遺教縱未得出猶以為幸倘因中間造極重惡長劫無間則與佛相背此為可痛如目連入地獄問訊調達獄卒報云此有迦葉佛時調達釋迦佛時調達欲問何者此雖大權難以情測權必引實寧無實報之輩惟茲末代此土修行有教無證欲祈易了莫若專修淨土往生之行則一登無生永居不退後佛化（是土）化正可乘頓來參影響之衆寄言有志當思務進

拘留孫佛人壽四萬歲時出拘那含牟尼佛三萬歲時出迦葉佛二萬歲時出釋迦佛百歲時彌勒佛八萬四千歲時師子佛七萬歲時先爰佛九萬歲時柔仁佛六萬

歲時華氏佛五十萬歲時次復有華氏九億歲時善月佛七萬歲時現義佛百歲時出云第一千慧業佛即樓至之華言人壽八萬歲時出賢劫千佛過已六十五劫無佛一劫皆論之增小劫然後有劫名曰大稱往昔擇明輪王千子於此皆同斯劫成最正覺過是劫已竟八十劫都無佛興然後有劫名喻星宿往昔擇明輪王八萬大臣於斯劫中成最正覺過是劫已竟三百劫亦無佛興然後有劫名重清淨擇明輪王聖后采女成最正覺賢劫

述曰俱舍論約三世增減論三千佛出興之漸賢劫經明諸佛出興有久有近不定劫數此有三意一者佛赴機所說不同二者結集部別不同三者傳譯前後不同難以和會此例然粗論次第取證增減則必以俱舍為本慈恩劫章正取此論

壞二十小劫增減火災壞至初禪時有火水風大三災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世間如故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

須彌崩壞風吹猛燄燒上梵天悉成灰燼乃至三千世界一時燒盡此為依正俱壞名為壞劫（服正理論）

空二十小劫（增減）自初禪梵世已下世界空虛猶如墨穴無晝夜日月唯有大宴如是二十增減之又名為空劫（俱舍）

未來星宿劫千佛出興如天星宿（十二）

成二十小劫（增減）

住二十小劫（增減）此劫中有千佛次第出始自日光佛終至須彌相佛（慧王）佛言我滅度後若有勤修功德行衆三昧精進勤多行六事法（準六波羅蜜）必定得生兜率天上亦隨彌勒下生閻浮第一聞法於未來世值遇賢劫一切諸佛於星宿劫亦值諸佛受菩提記（彌勒上生經）

壞二十小劫（增減）

空二十小劫（增減）○（減住增空如前之相）

有能一日夜持不殺戒決定不逢刀兵災起能以一訶梨勒果起殷淨心奉施僧衆決定一逢疾疫災起能以一摶食施諸有情決定不逢飢饉災起東西二洲無根本三災而有相似三災謂疾增成似刀兵身廢劣似疾疫數加飢渴似饑饉北洲根本相似俱舍（辨業品）三災起時復有三種最初

衰損一壽量謂極至十歲二依止謂身量極至一攝手三資具謂以粟稗為食中第一以髮為衣中第一以蟣為莊嚴第一（論作虱論人一攝作手二尺同）大三災者一大劫終然一火災起（如前賢劫成住壞空）八十小劫如是經七大劫七火災凡七壞初（二十）禪復經一大劫有一水災起壞至二禪如是七七火災相間七水災復經七火災凡五十六番火壞初禪七番水壞二禪復經一大劫有一風災起拖之為六十四大劫為大三災始終之相（故俱舍論出）

初火災壞初禪者災欲起時地獄罪畢來生人中有定業者轉生它方地獄乃至無有一情名為地獄已壞畜生餓鬼阿修羅亦次第盡是時世間皆行十善人身之內無有諸蟲與佛身同以由是時旁生壞故時此南洲一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初禪也）從靜慮起唱言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梵世中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洲根鈍無離欲念命終生欲界天靜慮現前方能離欲乃至人趣無有一情名為人趣已壞時欲界六天一人法然得初靜慮乃至並得生梵世中名為欲界已壞時梵世中一人法然得二靜慮（二禪也）唱言定生喜樂甚樂甚靜

餘天聞之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光音天乃至梵世（大梵天也）已壞始從地獄終至梵天經十九增減有情世間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同業壞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於此漸有七日輪出有大黑風吹海水為雨披初取一日置須彌腹日道中行草木彫落次取二日河渠皆竭海水漸涸七百由旬三日出時恒河俱竭四日出時阿耨池竭五日出時四大海水七千由旬一時竭盡六日出時大地火起靡不燒壞七日出時須彌山壞衆山洞然風吹猛燄燒上天宮乃至梵天無遺次燼自地火燄燒自宮殿非它地災能壞它地由相引起故說燒上始從地獄至于梵天於一增減劫次第壞盡乃至三千世界一時俱壞是為火災壞初禪火災過後世界空虛猶如黑穴經二十增減之久大雲降雨水長至天吹風水沫作梵天宮如是下至地獄如前建立（出長阿含經因本經雜心論顯宗論婆正理論瑜伽對法論）

次水災壞二禪者當災起時地獄餓鬼傍生四洲人趣六欲諸天次第得生二禪於二禪中時有一天自然得三禪定餘天聞之皆入此定得生三禪是時二禪中有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猶水消鹽一時俱沒（有說但三趣中欲邊亞中欲）

（初熱交水有說從下水輪湧水上騰）是為水災壞二禪水災過後如前空二十小劫如前大雲降雨風吹水凍成光音天宮下至地獄後成三風災壞三禪者當災起時下地諸趣有情及六欲二禪次第得生三禪時有一天自餘得四禪定餘天聞之皆入此定得生四禪是時三禪中有俱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吹諸天宮相拍粉碎諸大山王亦皆拍碎如風乾肢節悉皆消盡是為風災壞三禪（有說從四禪起）（觸擊有說從下風輪擊風上騰）如是東方無量世界或有將壞或有將成或有正壞或壞已空或有正成或成已住乃至十方亦尒若有情世間若器世間業煩惱力所生故業煩惱增上力所起故（喻如對初禪內有覺觀火）燒亂故外為火災所燒二禪內有喜水燒亂故外為水災所漂三禪內有出入息風燒亂故外為風災所壞四禪不定相續隨彼天生宮殿俱起若天命終宮殿亦沒（雜心四禪內外過患一切皆經涅槃）初禪皆壞初禪者為順初禪一劫壽故次經八劫方壞二禪為順二禪八劫壽故次經六十四劫方壞三禪為順三禪六十四劫壽故補行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池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世界名體志第十五之一

上窮寶頂下徹風輪此華嚴所明一世界種竪高則且約二十重周圍則略得十一數推由此數隨方各十則摠之爲百十一如天帝珠網分布而住斯但舉其一分云耳若推而廣之則十不可說微塵世界遍相連接周徧建立各各佛出現各各滿衆生是爲華藏莊嚴世界海也若夫娑婆大千須彌四天下南洲五竺東華震旦若名若體有說有圖雖自翻譯至於實學別而會之既明三世須辨方界此學者所宜知也撰世界名體志

華嚴世界海圖　大千萬億須彌圖

四洲九山八海圖　三千大千世界圖

須彌忉利天宮圖　諸天通論

身量　壽量　衣量　身光　業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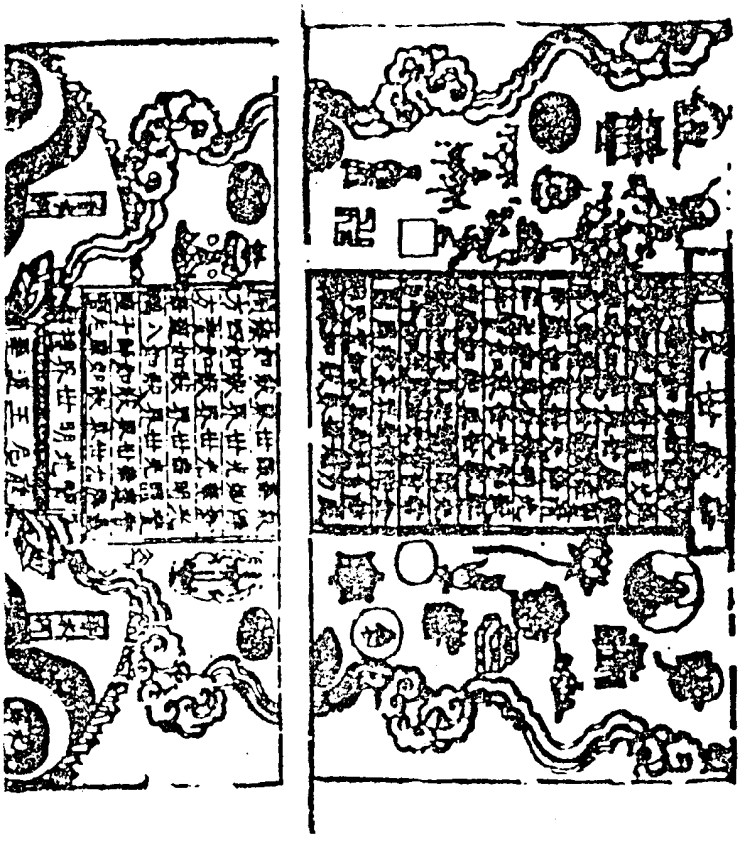
報果　廣狹　凡聖　論無色身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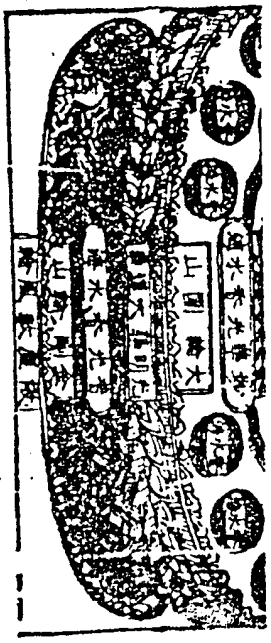
論天主　論四禪四地

東華震旦地理圖　漢隋西域諸國圖

西土五印諸國圖　八熱地獄圖

十六遊增地獄圖　八寒地獄圖





華藏世界品云此華藏莊嚴世界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持最在上者名殊勝威光藏能持普光摩尼香水海此海有大蓮華名種種光明栴香幢華藏莊嚴世界住在其中金剛輪山周匝圍遶○此中復有不可說微塵數香水海一切世界所有莊嚴悉於中現摩尼陀利華十寶階陛楯眉十寶尸羅幢寶衣鈴網幢寶華樓閣寶蓮華城衆寶樹林悉共

圓遶〇一一香水海各有微塵數香水河右旋圓遶常現寶光光雲十方化佛及諸菩薩於中涌出其中央香水海名熱邊妙華光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有不可說佛剎於中布列〇最下第一重名最勝光福照狀如摩尼寶一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淨眼離垢燈第二重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界狀如師子座二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師子光勝照第三重名寶莊嚴普照光世界其形八隅三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淨光智勝幢第四重名種種光明華莊嚴世界狀如摩尼蓮華四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金剛光明無量精進力善出現第五重名普放妙華光世界其形普方而多隅角五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香光喜力海第六重名淨妙光明世界其形四方六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普光自在幢第七重名衆華嚴莊嚴世界狀如樓閣七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歡喜海功德名稱自在光第八重名出生威力地世界狀如因陀羅網八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廣大名稱智海幢第九重名出妙音聲世界狀如梵天身九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清淨光明相無能摧伏第十重名金剛幢世界其狀周圓

十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一切法海最勝王第十一重名恒出現帝青寶光明世界狀如半月十一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無量功德法第十二重名光明照耀世界狀如華旋十二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超釋梵第十三重名娑婆世界狀如虛空以普圓蒲天宮而覆其上十三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毗盧遮那（此即十蓮華藏微塵數相千葉盧舍那一華百億國中當第十三世界也）第十四重名寂靜離塵光世界狀如執金剛形十四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遍法界勝音第十五重名衆妙光明燈世界狀如卍字十五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清淨日功德眼第十六重名清淨光徧照世界狀如龜甲十六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不可摧伏力普照幢第十七重名寶莊嚴藏世界其形八隅十七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無礙智光明徧照十方第十八重名離塵世界狀如珠瓔十八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無量方便最勝幢第十九重名清淨光徧照世界狀如珠瓔十九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普照法界虛空光第二十重名妙寶燄世界狀如寶莊嚴具二十佛剎塵世界圓遶佛號福德相光明此二十重上闊下狹如倒安浮圖○若廣說世界種所依形狀數有剎塵或名回轉形（清涼疏鈔云此乃至江河形旋流

形輪網形壇墠形樹木形樓觀形尸羅形幢形普方形胎藏形蓮華形佉勒迦形此云器世生形佛相形圓光形網形門闕形須彌山形諸莊嚴具如上世界皆在無邊妙華光香水海中遍相連接成世界網周徧建立。都有十个二十重世界種繞此中心世界種摠十一个二十重世界種（經第九卷。此十一个世界種周圍至輪圍山復有一百个世界種隨方各十於中布列近山周匝十个世界種各各上下四重餘九十个世界種不言重數共有一百十一个世界種如天帝網分布而住）如是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中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種皆依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莊嚴蓮華住各各莊嚴除無有間斷各各放寶色光明各各光明雲而覆其上各各莊嚴具各各劫差別各各佛出現（各各）滿法海各各衆生徧充滿各各十方普趣入各各佛神力所加持此一一世界種中一切世界依種種莊嚴住遮相接連成世界網於華藏莊嚴世界海種種差別周徧建立吳鎧菴曰此圖即華嚴蓮華藏世界海乃實報無障礙土也昔海禪師雖出其相而說義未周止禪師說義頗悉而未顯其相今雙收二家且考之經目曰法華常在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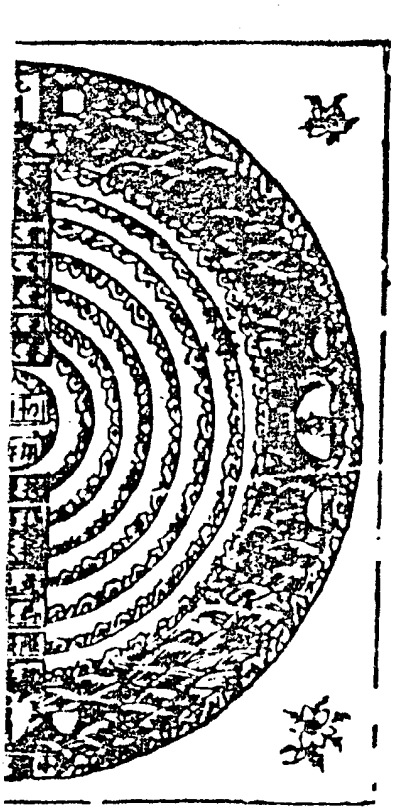
山蓋依智者所指故也

長阿含云三千大千世界復有大金剛山圍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窈冥冥有八大地獄日月神天所不能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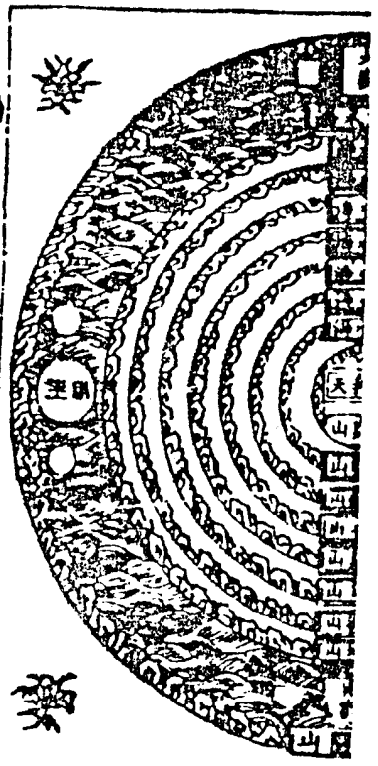
○瑞應經云迦維羅衛國者三千日月所照大千萬二千天地之中是大千有萬億天地也二千即中千小千

○顯揚論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如是千日月千六欲千初禪名小千界復以千小千名中千其中有一三禪一千二禪百萬初禪復以千中千為大千其中有一四禪一千三禪百萬二禪億萬初禪此當娑婆世界○阿此云無熱池雲論云從此須彌頂邊至彼須彌頂邊十二

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彌中心至彼須彌中心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山根至彼山根十二億三千十五由旬此佛所說



俱舍論云第一須彌山高廣各八萬由旬圍繞七山及海高八萬四千由旬第一香水海橫廣八萬由旬超世廣八萬四千由旬第二持雙山高廣各四萬由旬第二香水海橫廣四萬由旬第三持軸山高廣各二萬由旬第四擔木山高廣各一萬由旬第五



善見山高廣各五千由旬第六馬耳山高廣
各二千五百由旬第七障礙山高廣各一千
二百五十由旬第七香水海一千二百五十
由旬第八持地山高廣各六百二十五由旬
第八大鹹水海橫闊三十二萬二千由旬中
有四洲阿毗曇論水際周回三十六億八十四百七十五由旬第九小
鐵圍山高廣各三百十二由旬阿毗曇周回三十六億一
万三百五十由旬諸山入水皆八萬由旬住金輪上
諸海皆深八萬由旬今詳自須弥山心南向至本山際八万由旬度
七香水海十六万由旬度七金山八万由旬至七山南際鹹海凡二十八万由旬南北通
徑凡五十六億万由旬○長阿含云須彌山南有天下
名閻浮提此云勝金洲新梵沙踏名贍部其土南狹北廣縱

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名閻浮
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
壽百歲中夭者多○阿毗曇云南洲衣服莊
飾種種不同一生欲事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欲
○起世云大海北有閻浮樹此樹下有閻浮
那檀金聚池一高二十由旬以此勝金出樹下故日以名其
名洲○順正理論有二十中洲一遮末羅新婆涉云
羅剎住處二筏羅遮羅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
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此云勝身言世云弗提婆其土
東狹西廣形如半月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
之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園七由旬高百由旬
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壽二百歲樓炭經云三百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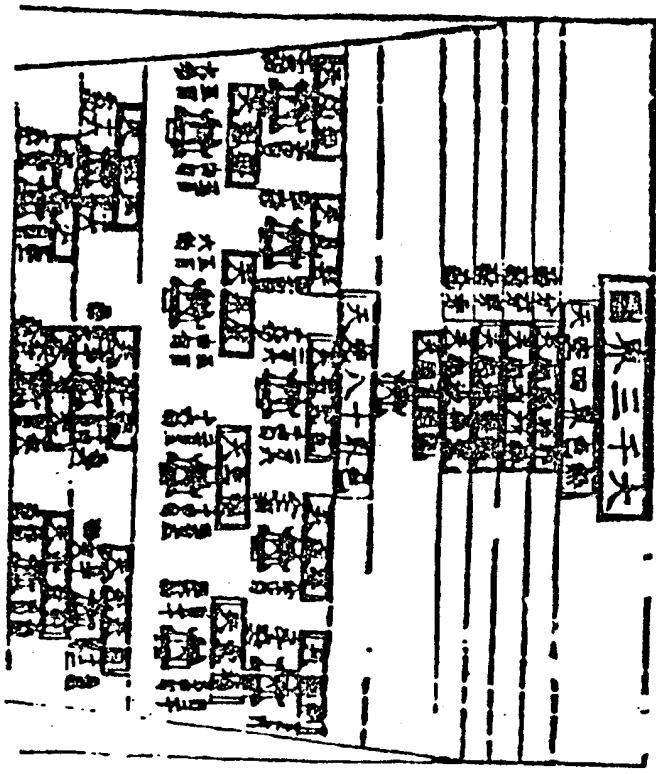
飯食魚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有嫁娶禮○立世阿毗曇論云東弗提婆人多欲者一生數至六七亦有修行至死無欲食自死魚肉自不殺生頭髮剪前披後著下衣竟上衣繞○順正理論云有二中洲一提訶二毗提訶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彌山西有天下名俱耶尼（此云牛貨）（新婆沙云瞿陀尼）其土形如滿月人面像之縱廣八千由旬有樹王名斤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人壽三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阿毗曇云彼土食肉殺生人死燒屍或置水埋土嫁娶同南洲人多欲者至十或十二亦有至死無欲者莊飾皆被髮上下著衣○順正理云有二中洲一舍拽（古詣反）二恒里拏皆有人住○起世論云斤提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因名瞿陀尼（名牛洲）○長阿含云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越（此云最勝新婆沙略名俱盧洲）其土正方人面像縱廣一萬由旬有大樹王名拘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諸山浴池華果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河無有溝阬荊棘蚊蟲毒蟲自然粳米衆味具足有摩尼珠名曰馣梨光照自然釜鬵下（自然粳米者自生也自然衆釜鬵者自然成衆也鬵方宋反以蓋兩大）飯熟光滅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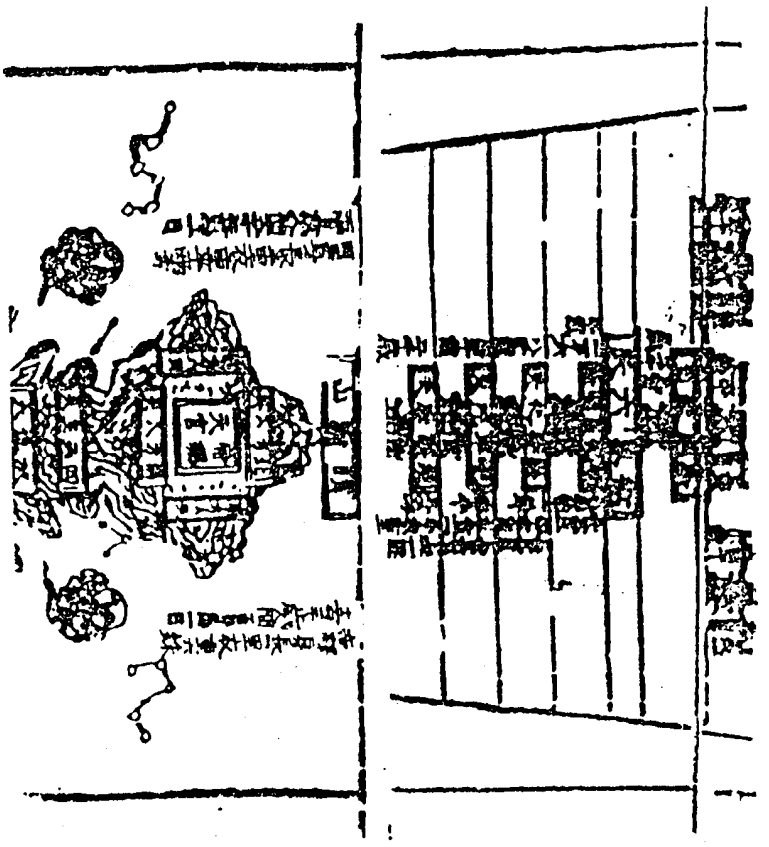
止宿其下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或食河中寶船乘載娛樂入中洛時脫衣岸上乘船度水過衣便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樂器並以妙聲和絃而行其人無有衆病顏貌同等髮紺青色齊眉而止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詣園林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日尒乃捨去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有諸行人出指含咮指出甘乳充養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女衆女向男衆彼人命終不相哭泣以是故不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名憂尼陀捷置它方（阿毗曇云其鳥至山外吠食之）其地柔輭隨足隱起大小便時地為開拆利已還合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處○阿毗曇云北洲人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死無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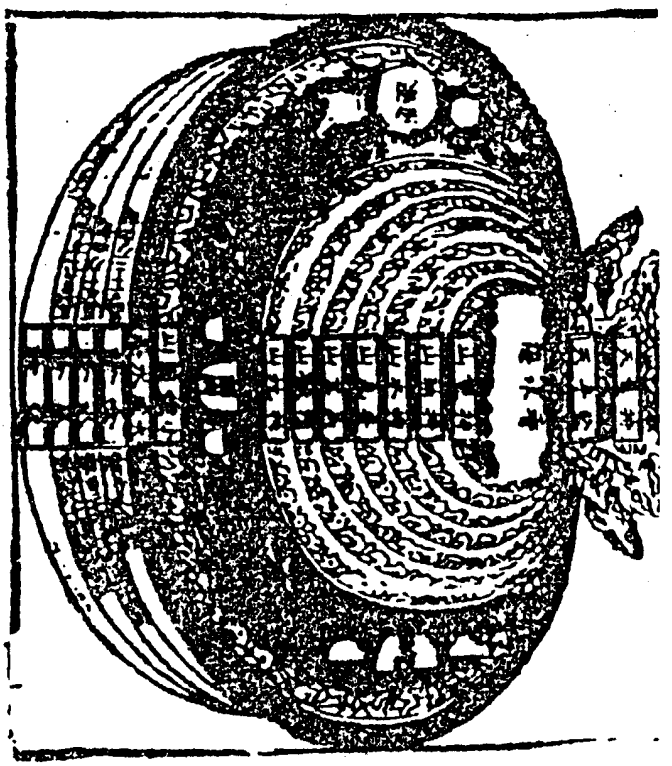
順正理論有二中洲一矩拘婆二憍拘婆皆有人住○阿毗曇云南洲人長三肘半或四肘東洲八肘西洲十六肘北洲三十二肘（世起經云南洲三肘半東西洲同量北洲七肘○一肘當姻周尺八寸）南洲有三事勝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勤修梵行三者佛出其土○新婆沙論四

大洲八中洲人形短小有說遮末羅洲唯羅剎住復有五百小洲或有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菩薩藏經佛言我觀世間衆生常為十苦逼迫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愁六怨七苦受八憂九痛惱十生死流轉衆生為得菩提出離如是逼迫○四教儀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

述曰北洲人定千歲故死不哭吊佛不出生故不聞佛法此所以為八難之一也昔人謂列子載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者即北洲也未知其可商洲有佛法可學故大乘根器多生其中以壽命短促衆苦逼迫故佛最發心勤修道行此其所以為四洲之最勝也







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

大地依於水輪風輪空輪空無所依衆生業感世界安住

新菩薩藏經諸佛成就不思議智故能行知諸風兩相知世有大風名烏盧博迦衆生諸有覺受皆由此風之所動搖此風輪量高三拘盧舍（拘盧舍此云一故聲聞準雜寶藏經五里爲一拘盧舍吐蕃論八拘盧舍爲一由旬即智論中四十里也）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贍薄迦此風輪量高十由旬（云如是次第輪上六萬八千拘胝風輪之相悉能了知最上風輪名周徧上界爲水輪之所依止其水量高六十八百千由旬爲大地之所依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由旬是地量表有

一三千大千世界

土水風輪會異

○土輪金輪

○水輪

○風輪

卷

○　○

因本經水上有風大轉此水於上成金地（一阿含共三十二萬由旬○俱舍共四十八千由旬○起世共四十二萬由旬○今起世四十八萬由旬脫四字○起世深六十八萬由旬○大集無此一說）

如熟乳生膏是名金輪（八億那由他由旬○新菩薩藏六十八千由旬○起世十二萬由旬○大集到各二萬由旬金剛下有金沙今起世深八十八萬由旬）

明淨如鏡（八億那由他由旬○俱舍八億那由他由旬○新菩薩藏上二十五億由旬○起世十二萬由旬○大集到各二萬由旬）

深八十萬由旬（俱舍共三十二萬由旬○新菩薩藏六十八千由旬○起世共四十二萬由旬○今起世四十八萬由旬）

（述曰經論所出皆下增一俱舍主略畧明佛所說義不應有異要是部主略受機見有別而譯師今古措辭之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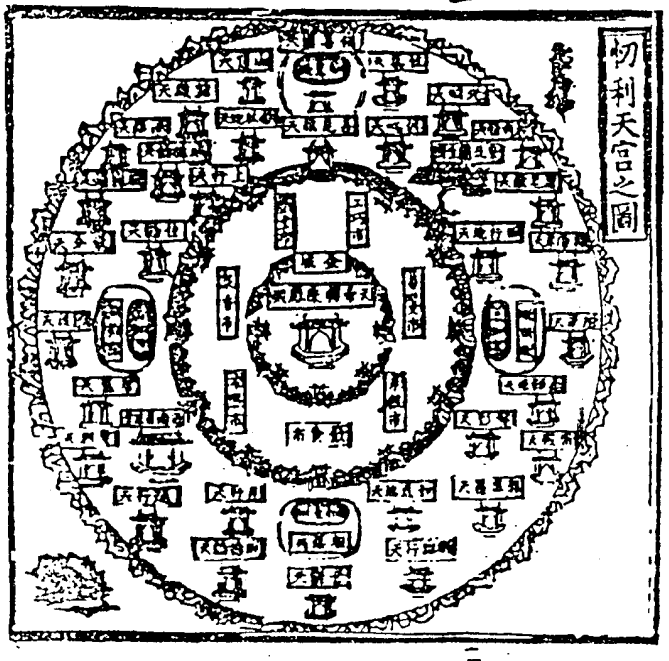
須彌山根上升一萬由旬遶山縱廣一萬由旬是堅首天住復上一倍（四本二万）遶山八千由旬是華鬘天住復上一倍（四本三万）遶山四千由旬是常放逸天住復上一倍（三天皆云一倍者皆以一万增倍至四大王為四万由旬四王所住遶山半四万二千由旬四王天住論沙）須彌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皆有七重牆院由旬是日月星宿天四天王天住遶山四千由旬皆夜叉住（起世經此三天皆藥叉住四天王之所部諷含）日天宮殿天金頗梨所成縱廣五十一由旬正方如宅遥看似圖（智論日明方

五百里）有五種風吹轉而行閻浮檀金以為妙輦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日天子及眷屬居中受天五欲日天子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歷成住壞空八十小劫為一大劫）日天身光妙輦宮殿光明相照有一千光五百旁照五百下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六月南行月天宮殿天銀青琉璃成為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與諸天女在此輦中受天五欲月天壽五百歲子孫相承宮殿住於一劫月天身光宮殿成千光明五百旁照五百下照何因緣故月天宮殿漸漸現邪由日天有六十光障彼月輪去日漸遠

故漸漸現復何因緣圓淨滿足當十五日月宮去日最遠光不能障復何因緣黑月十五一切不現此時月宮最近於日日光隱覆一切不現復何因緣月宮影現此大洲有閻浮樹高故影現月輪（起世因本經過去有兔行菩薩行天帝試之索肉欲食捨身火中天帝愍之取（池二）其燸兔置於月內令衆生瞻之知是菩薩行慈之身（西域記南洲日正中東洲日始沒西洲日初出北洲當半夜（起世因本經二方倒知）日天宮牆地薄如華葩為五風所持（長阿含合）日月方圓五百由旬而今所見不過如扇（智論）大星宮宅周七百二十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百二十里（樓炭經）過去婆伽婆仙分布諸宿罹宿音護國養人各有所主東方七宿角亢音岡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音森）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大集經諸星形相姓氏衆物國主兵在本經）佛在淨居天宮告諸宿曜遊空天衆九執大天二十八宿十二宮辰說過去娑羅王如來所說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若有國王及諸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逼羅睺彗孛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時或退或入作諸障難者但於清淨處置左

道場念此陀羅尼一百八徧或一千徧消災滅罪有九種執曜能令晝夜時分增減世間豐儉其名曰日月熒惑火辰水歲木太白金鎮土羅睺(大之餘氣)彗孛(土之餘氣孔晁注)四千災變惡星(掃除厄會)沙門爲星宿之主(華法)四天王居(智論因本經同若阿毗曇論俱舍論皆云四方由旬)東方城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西方名周羅此方名天敬(智論月持經多云此人猶帝釋俗樂神行此舍閣住鬼智論作冨單那鬼)東方治國天王諸經多領乾闥婆(此云尋香行)南方增長天王領鳩槃荼(此云甕形厭魅鬼)護東洲人(此云最勝身)於中爲主(反覺月眼)薩荷多(初始也)護南洲人西方雜語天王(孔晁注翻廣目又翻非報逆衆生不善現報)領龍及冨單那(智論云臭餓鬼舍閣)護西洲人北方多聞天王領夜叉(迭出長行此云捷疾今法會傳此類羅刹暴惡云食人鬼之名明句記福德之光)護北洲人(阿含爾時毗沙門天王多聞四方故)提頭賴吒天王(此云持國土毗留博叉天王(此云增長善根增長故)毗留勒叉天王(此云種種語能種種雜語又廣目又慈心普觀衆生又愍衆生罰惡令遷善)俱從座起而白佛言是金光明衆經之王(金光明經○光明正瞳此云最勝王)我等四王二十八部百千鬼神(二十八部鬼神名護世王經)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浮提是故我等名護世王(句記注家先指北方之神以北方爲上○涅槃經譬如北方以東方爲上○四明正瞳此方者西土以北方爲上)菩薩多作四天王(華嚴)四天皆有啓嫁行

欲如人化生小兒在膝上如二歲小兒未久自然寶器盛百味食天甘露漿偏多者色白中者色青下者色赤食訖便與諸天等量初生憶昔往業戲已忘念長阿含經四天男女生時若於女處膝上眠處生者天女作意此是我兒天男亦言此是我兒若於父膝眠處生者唯有一父諸妻皆得爲母四天欲事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欲一切欲界諸天亦爾五百歲護世四王各有九十一子有大威力皆名曰帝能護十方大吉義經一切山河樹木土地城郭一切鬼神皆屬四天王諸智論○一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護助出家人常



將軍於三十二將中最存弘護比丘道力微者爲魔所惑將軍怖惶奔赴應機除翦天人悉遍傳

昔婆羅門姓憍尸迦與知友三十二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憍尸迦爲天主三十二人爲輔臣（智論）○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人發心修塔報爲天主有三十二人助修報爲輔臣君臣合之爲三十三（淨名疏○梵語切利此翻三十三天）○帝釋住首楞嚴定未來成佛號曰無著（法華文句）須彌山四角各有一峯（濱沙論高廣五百由旬）金剛手藥叉於中住守護諸天山頂善見大城周萬由旬（婆沙論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者止四萬由旬）重門高一由旬半城有千門各有五百青衣藥叉嚴仗防守城中殊勝殿周千由旬其地真金雜寶嚴飾柔輭如妙羅綿隨足高下（順正理論）帝釋住處中央金城周千由旬（即殊勝殿）有五百門中有樓閣名皮禪延四邊寶樓一百一所一萬七千房一一房有七天女一一女有七（池一）采女其諸天女皆是帝釋正妃帝釋與阿脩羅女舍脂共住化身與諸妃共住（阿脩羅目揵連等者遊歷小千界無有端嚴如毗闍延堂者（雜阿含經釋延也○城內衢巷天人隨其福德屋舍多少城路五百中有七市穀米衣服衆香飲食華髮工巧嬈女並有市官天子天女往

來貿易商量貴賤具市廛法雖作是事無取無與脫欲所需便可提去是善見城復有天州天縣天村周匝徧布城外四面有四苑一衆車苑（起世因本本經雜色車隨天）福德種種車現二粗惡苑（起世云東門外苑雜阿含云南門外苑雜）天欲戰時甲仗自現三雜林苑（起世云細造苑雜八起世雜阿含云西門外苑雜十四十五日月）諸天入中極妙欲塵雜類俱至四喜林苑（起世入中有喜雜阿含云在北門外）諸天所玩皆生歡喜四苑各千由旬各有一如意池周五十由旬八功德水（三十三天放宮內采女入此園中與天衆合雜嬉戲受天五欲雜阿含云在西門外）城外西南有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辦論制伏阿素洛如法不如法事東北有圓生樹華開之日順風香聞百由旬逆風猶及五十里（順正理論善法堂最中有師子座此堂有八万四千柱入此堂者無惡夢瞋眠類呻等過）帝釋升座左右各十六天王隨坐有二太子是二大將軍坐諸天王左右持國天王與大臣軍旅恭敬諸天依東門坐增長天王依南門坐廣目天王依西門坐多聞天王依北門坐是四天王以世間善惡奏聞帝釋諸天主月八日四王大臣徧行世間十四日四王太子行十五日四王自行觀察善惡若無多人受戒布施帝釋聞奏憂惱說言天衆減損脩羅日增（阿毗曇論第一善法堂天帝釋）第二住峯天三山頂天四善見城

天五鉢私地天六住俱吒天七雜殿天八歡喜園天九光明天十波利樹園天（即圓生樹）十一險岸天十二雜險岸天十三摩尼蔵天十四施行地天十五密殿天十六雙影天十七柔輭地天十八雜莊嚴天十九如意地天二十微細行天二十一歌音樂天二十二威德輪

池二

天二十三月行天二十四娑利天二十五速行天二十六影照天二十七智慧天二十八衆分天二十九住輪天三十上行天三十一威德願天三十二威德輪天三十三清淨天（正法念經云此天主能施飲食燈明錢財故名釋提桓因）○本爲人時姓故名憍尸迦舍脂爲第一后故名舍脂鉢仏於一座間思千種義故名千眼於三十三天爲主故名因提利（中阿含經の本有帝釋有金剛杵力經孔雀王呪經不足）○三十三天生時天女手中華生自知有兒即以授夫七日天生善知天法行宮殿中見無主天女來言聖子善來此汝宮殿我無夫主今相供養（歐人經邪仙）天初生時如十二歲兒於父母生處或兩膝兩股忽然而生即有寶器盛天須陀味及以天酒隨福上中下有白赤黒色飲食既訖身量即與舊男女等（起世因本經）單修上品十善生忉利天（四眼四報）諸天通論

身量（俱舍論）　衣量（長阿含經）　壽量（阿毗曇論俱舍同）
身光（智論）　飲食　境量（大論）　業因（三界差別經）
報果　論天主　論四禪四地　凡聖
論無色身處　論欲界六天
四天王身長半里衣重半兩人間五十歲為四王一日夜即用四王壽命五百歲計人間（過）九百萬歲為等活地獄一日夜如是數等活壽五百歲（人間三百二十四萬歲為等活一日忉利天身長一里衣重六銖人間一百歲為忉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命一千歲計人間三億六十萬歲為黑繩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千歲夜摩天身長一里半衣重三銖人間二百歲為（十七）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一千歲計人間十四億四百萬歲為衆合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二千歲兜率天身長二里衣重一銖半人間四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為叫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四千歲化樂天身長二里半衣重一銖人間八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百三十億萬歲為大叫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八千歲它化自在天身長三里衣重半銖人間一千六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

歲為熱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一萬六千歲摩羅波旬天壽三萬二千歲（俱舍論長阿含註同此）○色界壽命即用劫為量梵衆天半劫（十小劫）身半由旬梵輔天一劫（以四十小劫為一劫）身一由旬（四十大梵天一劫半六十小劫）身一由旬半少光天二大劫（此下並云大劫即是總成住壞空八十小劫也）身二由旬（此下身量壽量皆隨世界而無量）光天四大劫身四由旬光音天八大劫身八由旬少淨天十六大劫身十六由旬無量淨天三十二大劫身三十二由旬徧淨天六十四大劫身六十四由旬無雲天百二十五大劫身百二十五由旬（此天身壽俱成三劫）福生天二百五十大劫身二百五十由旬無想天廣果天皆五百大劫身五百由旬無煩天一千大劫身一千由旬無熱天二千大劫身二千由旬善見天四千大劫身四千由旬善現天八千大劫身八千由旬色究竟天一萬六千大劫一萬六千由旬（此天身壽俱舍論同）化樂它化二天所著衣服隨心大小輕重

色界天不著衣服如著不異頭雖無髻如著天冠無男女相形唯一種（此世界四本）○無色界壽命者空處二萬劫識處四萬無所有處六萬劫非非想處八萬大劫三界皆有中天唯北洲樂壽最後身菩薩無想天皆定壽命不說中夭（阿含此最）空處定行慧行各得一萬劫識

更定慧二行各得二萬劫上二地但有定行相倍故唯六萬八萬婆沙諸○諸天業報生身光者欲界諸天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火光三昧故身常光明勝於欲界若釋迦常光面各一丈諸天光明大者雖無量由旬於丈光邊蔽而不現四天王有四種色紺赤黃白欲界諸天色皆如是如初生時見紺華則身紺色諸○法苑云色界諸天以喜為食無色界以意業為食又云色無色界並以禪悅法喜為食欲界諸天福厚者甘露盈杯百味俱至福薄者雖有飲食常不稱心故經云譬如諸天共飲器食隨其福分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依正法念經云夜摩已上盡色界天貧富皆等忉利已下報有厚薄故經云有薄福天患飢下劣浮人中摘酸棗食又云四天王天食天須陀味園林池苑並自然生一切味欲界諸天食亦如此

○衆生具修十善得欲界天報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得色界天報復有修四空定得無色界天報別經○四王忉利單修上品十善得生若夜摩天已上兼修未到定未入根本定故未到定亦名欲界定其法備見止觀夜摩此云善時時時唱快樂故兜率此云知足於五欲境生喜

足故化樂者於境變化而自樂故它化者於自它境皆能自在化用故已上四天悉是空居（四依俄梵身天下有魔羅波旬諸宮殿趣（因本經集註）欲色二界中別有魔宮其魔懷嫉譬如石磨磨壞功德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一作發經○大論魔羅翻奪命波旬翻惡王名雖什云此翻殺者常欲斷人慧命涅槃班依於佛法而得菩提不念報恩反欲加毀頭行魔事使石渠武以來謂能惱人易之為惡淨名經云多是不思議解脫菩薩為魔王所請記云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它化天攝即天子魔也○大梵此云離欲除下地繫上升色界法華會上諸天皆來供給大梵是君梵輔是臣梵衆是民（法苑珠林）少光天光明最少無量光光明勝前光音天無覺觀語言以光當語又此天語時口出淨光少淨天離喜受樂為淨未及上位為少無量淨天清淨勝前徧淨天清淨周徧無有過患無雲天下三禪皆依雲住至此四禪方是空居（舊疏作嚴作徧生天福生天有勝福力者生（舊疏作徧受天無想天外道所居但受一期心想不行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報畢必起邪見來生地獄廣果天果報最勝無雲福生廣果此三天凡夫住處修上品十善修禪者得生無煩天無見思煩惱雜故無熱天離熱惱故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徹善現天形色轉勝善能變化色究竟天色法最極是究竟處此五天名五那含

（此云不來三果聖人居處○無色界空處天亦名五淨居五不還天）者行人厭患色麁心欲出離修觀破三種色（可見明對色眼見色塵也不可見不可對色意緣法塵即無表色也）識處天者厭患虛空無邊修觀捨前外空更緣內識無所有處者外境名空內境名心捨此二境入無所有非非想處者非識處之有想非無所有之無想捨有無二邊而入上定也一切天衆皆作聖言為彼言辭同中印度然不由學自解典言（理順正論）○殺盜婬妄業若生人中身色憔悴無有威德若有餘業得天中身（應是切利）形貌減劣寶莊嚴具光明微少天女皆捨餘天輕笑若與修羅戰為它所

殺（正法念經）諸天命終五衰相現一者衣服穢染二者冠上華萎三者兩腋汗流四者體生臭氣五者不樂本座（新婆沙論）○此三十二天二唯凡住謂大梵天王不達業曰說我能造化一切天地人物恃此高慢聖人不與共居無想天唯是外道修無想定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受畢必起邪見墮於地獄以故聖人不生其中五唯聖住謂五淨居天凡生彼者要是進向那含身得四禪發於無漏起熏禪業或起一品乃至九品方乃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餘二十五天凡聖共住（婆沙論）

述曰論無色界身處初言無處者婆沙云

四空離形報無別處但在欲色二界成就四空無色業者言無身者俱舍云無色無身業慕云無業果色非異熟身楞嚴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孤山釋云非業果色顯有定果色也次言有處者起世云倍色究竟有空處乃至非非想處皆名諸天住處華嚴云菩薩鼻根聞無色界宮殿之香言有身者阿含云舍利弗滅時無色天淚下如春細雨仁王經列無色天衆中陰經云如來至無色界中諸天禮拜大衆部云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今此所明當從後義

述曰論天主有通別二義通論者魔梵欲色各有主義釋籤云四天王主四天下（此地一）帝釋為主大論云帝釋為二處天主（四王忉利魔遊賞為主）魔王為欲界主（各欲界頂）大梵王為三界天主淨名疏云帝釋是地居天主梵王是娑婆世界主統御大千（統御上下）天人感通傳荅南山云魔王雖欲界主帝釋四王若行佛法魔不能制妙樂云梵即色主亦三界主魔為欲主輔行云梵王為三界主餘皆臣屬別論者於此又三初獨論梵王文句云梵王

住禪中間內有覺觀外有言說得主領為王單修禪為梵民加四無量心為王又云梵王號令摠上冠下別行疏梵即色主名為尸棄毗曇論云二禪已上無語言法故不立王禪門云初禪有覺觀心則有語言法主領下地衆生為便二獨論摩醯大論云摩醯首羅八臂三眼騎白牛又云過淨居天有十住菩薩號大自在大千界主灌頂經字威靈帝華嚴經云大千世界主摩醯首羅涅槃疏云若言世界主正是摩醯首羅輔行云摩醯首羅能覆大千舉世尊之以為化本三摩梵對論涅槃疏云摩醯首羅居色界頂主大千界若法華中列世界主梵天王者其實祇領小千經家美之故言主耳私謂章安判不此是大千之中得為大千之主降此不得大千界有萬億梵王此處梵王尸棄居大千之中故稱為主自餘諸梵所居既偏故不得為主也今故斷之曰摩醯處無色頂以報勝為主梵王居大千之中以統御為主

述曰自昔談人者未知四禪四地之義以由諸文森列不能區別耳按日本經阿毗曇婆沙論等皆以天名次第賢高相去倍遠皆有住地此等大義未足可憑今依俱

舍論云梵天無別處所但於梵輔中有高樓閣者是法苑亦云大梵是若梵輔是臣梵衆是民據此則三天同在初禪祇一地耳若薩婆多部以無想廣果身壽不殊同為一處楞嚴經云從福愛天有二岐路福德圓明名廣果天身心俱滅名無想天（二岐則是分二類耳此與薩婆義同同一處也）又經云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此中者指四禪四禪四位天王但有欲聞不能知見如世間深山道場阿羅漢世間麤人所不能見據此則知祇一廣果稱王而於此中具有五那含一外道同居四禪祇一地耳次第禪門云佛於仁王經說十八梵亦應有民主之異又云四禪中有大靜王瓔珞經明禪禪皆有梵王楞嚴亦云四禪四位天王華嚴列衆三十九位其間欲界則天天稱王色界則禪禪稱王餘天不列今詳初禪既以大梵為王而三經皆說四禪有王（仁王瓔珞楞嚴）則知光音遍淨廣果三天皆王自餘皆一臣一民之義今故依此等大乘經旨自初禪至四禪各為四地云廣果為王福愛為臣無雲為民五那含一外道則寄居廣果天中已上九天同居四禪一地也（禪禪三禪例之）或以天天身壽不同須各分處如諸小乘經論者然梵王之與

梵輔梵衆若身若壽皆長短不齊又廣果無想雖五百劫廣果則有中夭無想定滿其報以此論之雖身壽不同不妨同處亦猶閻浮之人有壽有夭也又華嚴謂諸天王皆十地菩薩者此等皆是權來引實在於天中化諸實報之天使求脫天縈故得稱王若謂王者獨居一處與餘天隔異則將焉用彼王餘天何所依仰不作此論豈不大乖引實之義或謂二禪已上無語言法阿毗曇云何以為化者然光音既以光為語則知上地諸天威儀進止無非言教以是義推無不可者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池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世界名体志第十五之二

東土震旦地里圖

區域之興帝嚳九州（冀兗青徐揚舜十二州以冀州土開增置并為營三州）夏禹平水土分別九州周大封建（池二）蓋千八百國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百二十有四國下至戰國七雄并而為秦懲周封建之弊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及南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兩漢以十三州統治（漢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晉為十九州唐為十道後又為十五採訪使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宋朝元豐頒行李德芻等所撰九域志分為二十三路（見下）郡凡二百九十有五縣千一百三十有一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漢盛時四履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鴈門東西九千里南北萬三千里

古長城戰國時趙築之自代並陰山至高闕（二州以備胡燕亦築嫣州之北至遼東秦始皇令蒙恬築長城起臨洮入高麗）四瀆河出積石江出岷山（松州嘉）淮出桐柏（唐州濟出王屋山（洛州河陽界）三江自豫章而下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

自蜀岷山至九江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海為北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下而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則不復三矣

九河高津徒駭在今瀛州鮑樂太史胡蘇在今滄州馬頰在今濟州覆釜簡潔漫不可考富在東光成平鬲縣之間以漢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并歸於徒駭也 九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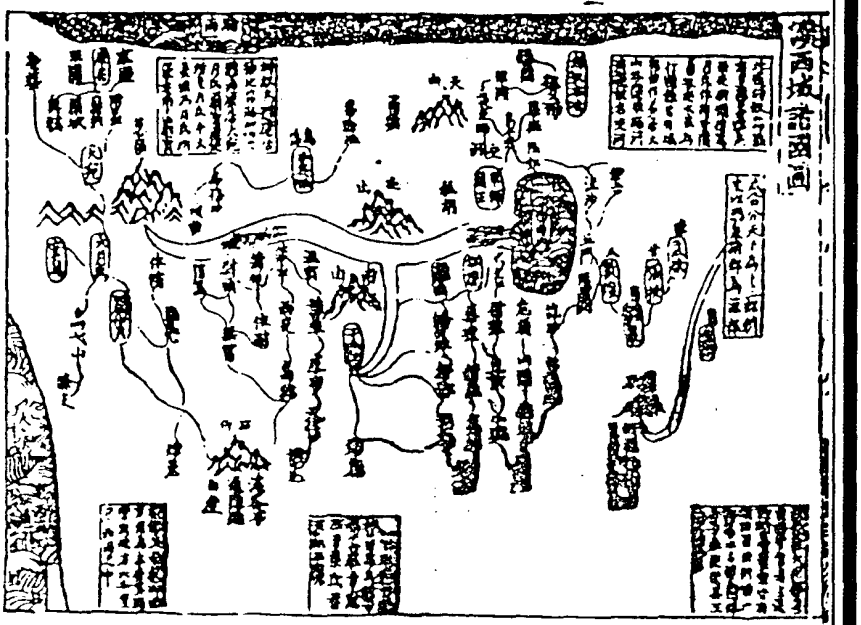
五岳中岳嵩山在洛州西京東岳泰山在兗州南岳衡山在潭州西岳華山在華州北岳常山在真定府

東夷初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滅之置玄菟郡○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本濊地○高句麗其始王朱蒙出自夫餘居卒本城號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在遼東千里南接朝鮮濊貊東接沃沮北接夫餘人皆踦山而居○三韓者一馬韓在西五十四國北接樂浪南接倭國二辰韓在東十二國北接濊貊亦曰秦韓言秦人避役適韓國三矣韓在辰韓之南十二國南接倭馬韓最大盡王三韓之地○

新羅辰韓種也在高麗東南居漢樂浪地多山險又宇甲兵同於中國○百濟馬韓之屬國於帶方故地初以百家濟故名東接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有僧尼寺塔愛墳史頗解屬文○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其北不知所極人多勇力矢用楛音戶青石為鏃土氣極寒常穴居○遼東郡大遼水出塞外南入海行千二百里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故伯夷國○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依山島而居漢魏譯通中國者三十餘國皆稱王大倭王居邪摩堆其地在會稽東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自倭國東千里名拘奴國南四千里名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倭國始於百濟求得佛經隋大業十三年遣使朝貢煬帝令鴻臚寺掌客裴清使於其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倭種也又東行至阿蘇山有火山初名海彌山國名阿輩雞彌從竹斯國東北行十日至阿波國又東北行十日至筑紫國又東北行十日至秦王國其國有文字乃書籍佛法敬重三寶以明年三月遣小野妹子至其國其王與清大禮蘇因高等二百餘人來迎於阿輩雞彌國都以四月至其王清問曰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遣使沙門來學佛法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煬帝遣陳稜至其國虜男女數千而還○蝦蟆唐太宗時倭國遣使偕蝦蟆人來朝高宗平高麗倭國遣使來賀始改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所出也○扶桑國在東海中齊永元初僧慧深來建康言其國在大漢東三萬里宋大明五年罽賓沙門至其國傳佛法北狄周有山戎獫狁秦漢有匈奴桓霊時有

鮮卑後魏蠕蠕（音頡）西魏突厥唐回紇皆匈奴故地唐契丹居松漠間至宋朝益盛稱大遼後有女真稱大金韃靼稱蒙古即西羌三代為患至秦漢逐之河塞之外漢宣帝時趙充國破先零（音憐）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東漢屢為患段熲擊破之魏晉多亂關隴永嘉後有谷渾唐初吐蕃并吐谷渾党項諸羌遂為強國　海南諸國扶南卅卅文趾真臘故臨大食白達大秦盧眉勿斯里（即拂菻也）宋朝來貢石占城三佛齊勃尼閣婆注輦丹流眉蒲端

東震旦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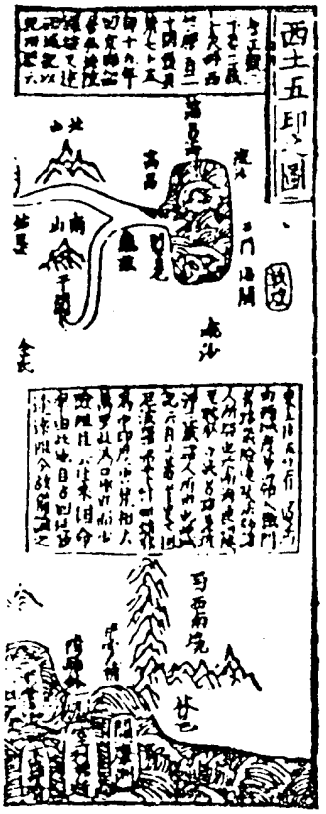


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裴矩掌其事撰西域圖記云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鉄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鏺汗蘇勒沙那康國曹國何國

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忱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摠湊敦煌云云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四十餘國（注一）隋書裴矩傳

高昌即車師前王庭（交河是也）有貪汗山夏有積雪山北即鉄勒界也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北亦茫然無蹊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或聞歌哭聲蓋魑魅所為也商旅往来多取伊吾路北史西域傳

述曰談天地之極際者無若佛經其言須彌四洲猶太倉一粟耳至如閻浮提者則又四洲之南境經言縱廣七千由旬周圓之可得二十八方里以一由旬四十里計之也從遼東西行出陽關踰葱嶺經五竺盡西海際從南海北行出瑪門踰沙漠極北至瀚海縱橫皆可九万里而世人之通識見漢時四夷之盛不出万里以故乍聞此說莫之能信須知此方居東天竺居中自此方西至天竺為四万五千里自天竺西向盡西海亦四万五千里如此則此地為閻浮之東方信矣世儒謂之中國且據



此地自論四方之中耳儒家談地止及萬里則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道家談天止及三境則不知六欲四禪四空之高遠無色之無極也況欲知萬億須彌三千大千之天地邪況欲知華藏世界周徧建立如帝網邪是則談天地之極際者非馮佛經不足以盡其致也

贍部洲中心名阿耨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十地菩薩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泠水以給贍部洲池之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達池一帀入東南海池之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達一帀入西南海池之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達池一帀入西北海池之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達池一帀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東華河源云贍部洲北有四大河流出其水流於此六天堂來雪高也信度此云天青河波多此云冷河縛芻此云馱河殑伽此云善淨河自高昌近渚曰阿耆尼國有伽藍百所僧居十數僧皆習小乘教書口貝葉書西南九百里曰屈支亦曰龜茲書五葉書西南六百里曰跋祿迦（妙里）西北六百里至凌山葱嶺之北原行四百里至清池北行五百里素葉水城西四百里千泉南面雪山三垂平陸突厥來此避暑西至呾羅私西南白水西南恭御城南笯赤建西石國西窣堵利西北康國南至米國北至曹國西至何國西東安西中安西至西安西南貨利○自康國西南至史國東南入鐵門南出至覩貨羅即引佛書吐火羅東抵葱嶺西接波剌斯南面雪山北據鐵門○順縛芻河北流至怛密東至赤鄂衍又東至忽路摩又東至愉漫西南臨河至鞠和衍又東至鑊沙又東至珂咄羅東接葱

嶺至拘謎陀南至尸棄陀渡河至達摩帝。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西至縛伽浪南至訖利健西南忽慄東至縛喝北臨河伽藍百所人謂之小王舍城從此西南入雪山阿至鋭末陀西南三從縛喝南至揭職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有卧佛千尺商那和脩胎生九僻支尚存東喻黑嶺至迦畢試（北背雪山東入北印度境）（伽藍百所大塔高五百尺元魏胡太后造）東至健馱羅（使持大幡五百尺往往之腸鐵）及南至那揭昌（度境北印北至烏伏那羅種王城云昔）（治王之宅常万人）東至鉢路羅（大雪山中）南度信度河至怛叉羅東南至僧訶補婁南至烏剌尸東南至迦濕弥羅（自曰罽賓伽藍百所）東南至舍衛國羅南至祇迦東至那僕底東北至閻爛達東北至屈路多比至洛護羅又北至末羅娑。自屈路多南至設多盧（北印度境）西南至波理怛（自此為中印度人名）東北至濕伐羅東北至宰祿那（此東臨河）東度河至末底羅北至婆羅補（此係北印北雪山中有金氏國女為王夫為王不治事此國東接吐蕃北接于闐西接末羅婆）。自末底羅東至躍（此霸東南至醯咀）南度殑伽河至毘羅剌東南至劫比它（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帝釋奉三道寶階之處）西北至曲女城東南度殑伽河至阿踰陀東至阿那穆東南至鉢羅那西南至拘睒弥北至鞞索迦東北至舍衛國（城南五里餘）

隔閥
東南至迦毘羅衛佛生處淨飯王廚摩耶
夫人處菩薩降胎處世
建精舍佛述本生國時止尼拘處物監
丈姚母舍結絜裳居八王子五百釋種
東北
至拘尸那雙樹間佛滅處西南至波羅奈鹿苑轉法輪處近處
其有支那寺國上為大唐
體衆所盛支那此云大唐
○順殑伽河東北
至毘耶離亦名毘舍離有維摩方丈東北至弗栗恃北境印
西北至尼波羅其國北境即東女國與吐蕃接人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
池二
唐梵相去萬里自古取道迂回致成遠阻
○自毘邪離南度殑伽
八
河至摩竭提又名摩伽陀中印境王舍城在丹國中華氏城在河南岸西南
度尼連禪河即伽邪城城西六里至伽邪山
孫呼量山西南菩提樹佛成道處捆高五丈
周垣五百步中有金剛座千佛坐之入金剛
定雖國伽藍無憂王建常供千僧那爛陀寺
五王共道僧徒數
千並俊才高學
東至瞻波東至揭朱祇東
度殑伽河至奔那伐巳上並中印度東至迦摩縷其國

巳歷千世至今不信佛法國之東境
山阜達接可兩月行入蜀西南境
南至三
摩怛東印東北大海濱至室利羅東南大海隅
至迦摩浪東至墮羅鉢又東至伊賞補又東
至摩訶瞻波即此方林邑又西南至閻摩那此六國道
田不及陸○自三摩呾西至耽摩立底東境須海毘溫西
北至揭羅剌西南至烏茶東南昭大海有城海商中止六地南
去師子國二萬里靜夜望其國佛牙塔寶珠光猶如大炬西南至恭御陀
巳上東印田浮滿不信佛法西南至揭稜伽中印西北至播
薩羅中印國王名引正為龍猛建伽藍招集千僧計工人所食出貨用九億金錢
南至柰達羅川下南印南至馱那揭西南至朱利
邪南至達羅毘南至末羅矩南境須海有末剌邪山此山之
東有布呾洛迦山山頂有池池側有石天宮
觀自在菩薩遊舍於此有願見者厲水登山

東南至執師子國（此非印度境有佛牙猶舍上建數柱五大寶珠若明星王言此建大剎日當萬八千僧食食時持鉢來受各還其器自有佛教便興此供養寫莫采用）西北至摩訶剌西至跋祿婆（羅海盡處）西北至摩臘婆（五印之境方西國重學西南摩訶陀名勝極成此處東北廣諸國書不載）北至乾陀訶（南印境有多瑣羅國）西北至阿吒釐○自摩臘婆西北至婆吒（此南印）至伐臘毘（南印）西北至補羅（西印）○自伐臘毘北至瞿折羅（西印）東南鄰閣衍那（南印）東北至拘枳陀（南印）北至摩醯補那（中印）○自瞿折羅北至摩訶剌（西印）東度信度河至信度國（西印）東度河東岸至茂羅部（西印）東北至鉢伐多（北印）○自信度國西南至阿默翅（大西海）西至狼揭羅（西海濱）大西北至波斯（非印度境）西北至佛懔（隋史拂菻）西南至海島西女國（皆女人拂懔感遺男不舉）○自阿默翅北至磨多勢（西印）東北至阿茶（西印）東北至伐剌拏（西印）西至稽疊那西北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北試畢）至弗栗那東北至大雪山犀那大嶺贍部之中斯嶺特高下嶺至安呾羅（屬突厥）西北至闊悉多（屬突厥）西北至活國（屬突厥王管鉢門已南諸小國）從此東入葱嶺此嶺當贍部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煞國四方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氷雪風寒山皐葱翠故此為名東至曹健（屬突厥）北至阿利尼東至昌羅胡○從曹健東至訖栗鼠東北至鉢利昌從

訖栗瑟東至呬摩呾西至鉢鐸那東南至溫薄健東南至屈浪拏東北至鐵帝北至尸棄陀越鐵帝大山南至商彌東北至波謎川畔千里南至鉢露羅自川登山至竭盤陀下葱嶺果岡至烏飡西北至法沙跋地名東南至沮渠經典相傳或作東至于闐東入沙磧至尼壤城為東境之關又東入大流沙其沙隨風聚散人多迷路往來聚遺骸以記東至且末東北至樓蘭故地即鄯善國○印度者天竺之正名此云月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地廣周九萬里七千餘城依止其中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唐玄奘三藏西域記

光明經八萬四千城邑聚落仁王經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楞嚴經此閻浮提大國二千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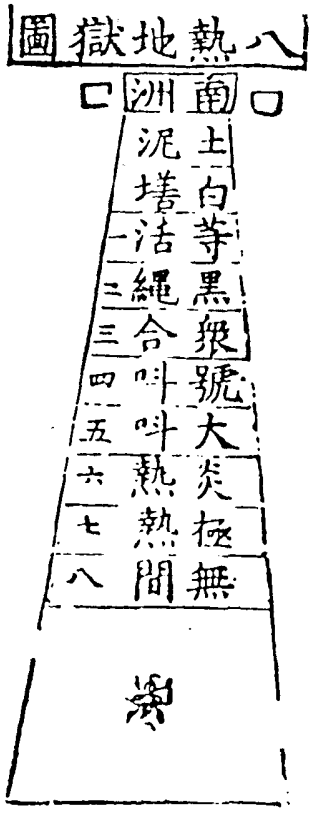
樓炭經葱河以東名為震旦唐法琳法師云葱嶺已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諸五竺為胡國梵典為胡經梵僧為胡僧此類皆大謬唐義淨三藏於咸亨二年自番禺附舶（音泊）西至訶陵次室利佛逝次末羅瑜次揭茶北行十日至裸人國（在蜀西南男女皆裸形）西北半行至耽摩立底（東海口即墮羅缽底唐言正西至莫訶菩提國（即摩訶菩提道場）又云靺摩呾那爛陀寺有七十驛又云靺摩呾那爛陀寺有十日那爛陀礼根本塔看閱山親見盛衣處大覺寺禮真像（即菩提道場金剛座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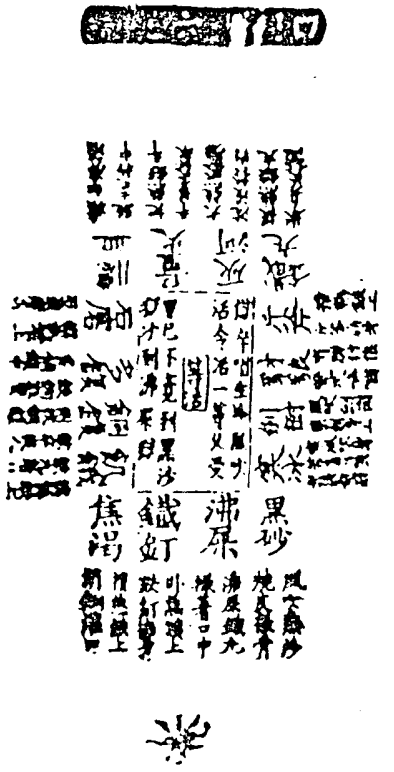
拘尸方丈鹿園雞嶺徧礼聖迹住那爛陀十年求經還耽摩立底升舶過揭茶將梵本寄佛逝作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永昌元年秋回廣府至冬復附舶至佛逝住三載證聖元年回洛京譯經

述曰贍部一洲在西為五印度飛行輪王之所治是為梵天之種東則震旦皇王周孔之所化是為君子之國北為狄種獫狁匈奴胡人之鄉封域分殊不當指梵為胡以自混濫如舊称胡跪胡經胡漢老胡皆無稽之言不足用也諸經言國城數不定者古今離合不同也如此方周千八百國春秋七十餘國秦七國魏三國晋十六國或離或合為國不一要不出此一境也又諸經華梵不同者羅什洹河奘師菟伽什云須弥奘云蘇迷盧並指什譯為訛此說未可為定蓋由求法沙門所問土音中邊不同古今有異而詮其實則一也如此方南北音轉名處名物其語各殊又如此方同一震旦而周秦漢晋為號不同豈當定是非於古今之際能識此意則華梵不同自可心會也

新婆沙論南洲下至無間共四萬由旬上兴下閻猶如穀聚○薩婆多論南洲下土泥五

百由旬白堪五百由旬等活至極熱七獄共高一萬九千由旬各廣萬由旬無間高廣二萬由旬阿毘曇論等活壽五百歲黑繩千歲衆合二千歲號叫四千歲大叫八千歲炎熱一萬六千歲極熱半劫無間一劫俱舍論等活一晝夜當四天王五百歲次第至炎熱一晝夜當它化一萬六千歲（餘獄次第例此）成實論五無間者一趣果無間捨身即生彼故二苦無間中無樂故三時無間究一劫故四命無間中不絕故五形無間此獄縱廣八萬由旬一人亦滿多人亦滿多論二萬由旬





新婆沙論八熱獄一一獄有四門一一門外有四遊增有情遊彼其苦增故地獄有情其形如人正法念經阿鼻苦千倍過前七大地獄八寒

地獄圖 泡二

一頞浮陀 五嗢哳
二尼賴陀 六薜波羅
三阿吒吒 七波頭摩
四阿波波 八分陀利

此八獄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

頞浮陀壽如憍薩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有一丈夫滿百年取一胡麻如是取盡復以二十頞浮陀壽為一泥賴陀壽餘次第準此

起世因本經曰泥犂那此名非道欲界最下劣故墮落迦此云惡人新婆沙論人所作善惡隨人如形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譬如然火夜晝火滅字存火至復成今世作行後世成之那先比丘所問經

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一熱地獄者有八一名等活罪人手生鐵爪相捫肉墮或獄卒唱生或吟風吹活兩緣雖異令活一等久受苦已復至黑沙獄乃至沸屎獄次第至寒氷獄然後命終由身口意造不善業墮此獄中一一大獄各有十六小獄周帀圍遶即婆沙論十六遊增二名黑繩以熱鐵繩絆量肢体後方斬鋸

父受苦已至黑沙獄乃至寒水獄然後命終
準前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及聲聞墮此
獄中三名衆合衆多苦具熾然猛熱合來逼
恼（作表準前作）由造三惡業墮此獄中四名叫喚
獄卒捉人擲鉄鍑中涌沸叫喚由瞋恚懷毒
囚此獄中五名大叫喚置鐵鍑中號咷大叫
由習邪見惡行墮此獄中六名炎熱置鐵城
中火然焦爛由燒炙衆生墮此獄中八名無
間（梵語阿鼻獄卒捉彼罪人剥皮纏身著火
車上萬毒並至無不苦時為極重罪墮此獄
中（十惡五逆也已上合經文）此八地獄在閻浮洲下
重累而住受熱惱苦前二有主治次三少主
治後三無主治二寒地獄者有八一名頻浮
陀寒苦所切肉生細泡二名尼賴浮陀寒風
所吹通身成泡此二從身相受名三名阿吒
吒脣動不得舌作此聲四名阿波波舌不得
動脣作此聲五名嘔喉喉內掣氣作聲此三
從聲相受名六名贊波羅此是青蓮花肉色
細拆似此華七名波頭摩此是赤蓮花肉色
大拆似此華開八名分陀利此是白蓮花由
彼骨拆似此花開此三從落相受名此八獄
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三邊地獄
者有三山間水間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
雜受（三法皮經雙方有切大益）

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摩羅王官屬縱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欄楯七重行樹圍繞花池種種羙果香風遠薰衆鳥和鳴王以惡業晝夜六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宮殿即變為鉄獄卒取王撲熱鐵地以銅汁寫置口中時王怖畏作念願我捨身於人間受生如來法中正信出家發是善念宮殿還成七寶五欲具足起世經

閻羅王昔為毘沙國王與維陀始生王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為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百萬衆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毘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臣者今諸小王是百萬衆者諸阿旁是閻地獄經阿旁此云無間起世經正法念經兄妹皆作獄主故云雙王又苦樂並受故阿鼻地獄縱廣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重鐵網有十八角子鼎鑊切周帀七重皆是刀林四大銅狗十八獄卒八頭六十四角六十四眼有七鉄幢火滷如沸若有罪逆命終之時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焰化為玉女罪人遥見心喜欲往風刀解体寒急作聲尊得好火安在車上即便火然罪人命終來坐火車屈申臂頃直入阿鼻從上角下如旋風輪至於下角化閻羅王大聲告敕痴人獄

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見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獄如是大苦一日一夜如人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嬈逸無道此人罪報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東方十八萬子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阿鼻即無救也（觀佛三昧海經阿鼻者具言阿鼻旨譯為無間名無救者如是苦相狀門見地獄應時破壞晉譯如是晉宋經譯經既訖吉阿鼻又出盡劫受苦無間之外阿鼻自云無救者如阿鼻大獄在無間之外自是再義）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佛祖統紀卷三十三　志磐　撰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門光顯志第十六

佛法不思議且將兩冥於眞俗不二之際至若示之以建化之門則必憑藉佛事以助明住持三寶之相即事而眞撰法門光顯志

雕像　帝釋請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國名)思覩(欲界上第六天)如來即以旃檀作如來像高五尺(增一阿含○來西域記優塡王請目連將神力接工人上天觀覩妙相用旃檀雕像高五尺)

鑄像　波斯匿王聞優塡王雕像乃以紫磨黃金鑄作佛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內始有二像(增一阿含○毀佛三昧經云優塡王鑄金像)

畫像　漢明帝使秦景(姓月氏國)得優塡王雕像師第四畫樣(此西土畫像始)敕圖於洛陽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東土畫始)

舍利塔　佛入滅帝釋於善見大城起四塔城東照明園髮塔城南粗澀園衣塔城西歡喜園缽塔城北駕御園牙塔名忉利四塔又迦維衛國生處塔摩竭提成道塔波羅柰鹿野轉法輪塔拘尸那城雙樹間涅槃塔謂之人中四塔(增一阿含)佛滅度後百年阿育王取佛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葬者邪舍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鬼各

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於一日中徧贍部界在震旦國者一十九所阿育王傳○十九塔可知者有五鉅塔陽白馬寺東聖冢建康長干寺塔四明阿育王塔臨海塔成都並有阿育王塔劉薩訶於夢中聞觀音說

浴佛　四月八日是佛生日人民念佛浴佛形像（摩訶剌頭經）浴像時誦偈云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衆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身（浴佛經）

浴僧　首陀會天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佛告阿難此天由此福行未來得佛號曰淨身（賢愚經○首陀會天子名也凡稱天而非六欲十八梵之名者皆天子也如者樂此首陀會等皆如利天子也）許數數浴生世善故（四分律）

輪藏　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誦經及不識字乃於雙林道場創轉輪藏以奉經卷其誓有曰有三登吾藏門者生生不失人身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則與誦經其功正等有能旋轉不計數者所獲功德即與讀誦一大藏經正等無異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備儒道釋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狀也（佛印為王荊公讀其像曰道經釋梵衆和會三支作一東方都率陀天上路雙林痕坐待說華）列八大神將者八部天神也保境將軍者在日烏傷宰發誓護藏者也（義烏縣舊名烏傷詳見傅大士傳）大士錢　天竺百錢越圓通百三十錢以決吉凶其應如響相傳是大士化身所述（釋門正故）

供燈　佛告舍利弗有人於塔廟形像奉施燈明乃至以少燈炬如此福德唯佛能知（施燈經）

身燈　佛言我昔於閻浮提作國王剝身出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作千燈炷語婆羅門請說經法求無上道（菩薩行經）本菩薩爲法因緣剝身爲燈（涅槃經）

無盡燈　賢首法藏師爲則天以十鏡置八隅中安佛像然燈照之則鏡鏡現像以表刹海重重無盡之意（請宗立教志）

放燈　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放光而卷帙無損時當正月十五日明帝乃令每於此日燒燈以表佛法大明自是歷朝每當上元必放燈本朝太平興國六年敕下元亦放燈三夜爲軍民祈福（僧史略）

無盡財　供養佛華多聽轉賣買香油猶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僧祇律○律民要覽云世言良生錢者是也子母滋生故稱無盡）

請職儀　僧傳稱漢魏以來請僧設供同於祠祀起坐威儀略無規矩至晉朝安法師始依經律作赴請禮讚等儀立爲三例一行香定座上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其後遠法師復立法社節度（有文在廬山集）唐宣律師立分五衆物儀章服儀歸敬儀鳴鍾犍度照律師作落髮儀皆附時傍教以爲法也（行門正觀）

諸經行法　智者製法華三昧儀（國清百錄）刪
溪述補助儀以資觀想法智撰大悲心咒行
法金光明懺法慈雲撰金光明護國儀依百
錄述補助及撰淨土懺儀彌陀懺儀請觀音
懺儀熾盛光懺儀神照撰仁王懺儀淨覺撰
楞嚴懺儀如意輪課法智涌撰功德天懺儀
皆諸祖依四三昧自行化它之法也

供佛　諸如來者皆是法身若在世若滅後
所有供養福無有異（寶積經）供養佛者得大福
德速成菩提（不思議境界經）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
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萬倍報乃至
施佛得無量報我今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

（優婆塞戒經此言敬田勝）若人供養十方佛諸菩薩聲聞
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乃至施餓狗膿
子悲田最勝（像法決疑經此言悲田勝）一分施難勝如來
一分與最下乞人福田無二（維摩經此言世尊恭敬不二）
言供三千佛者過去莊嚴劫始華光佛終毗
舍浮佛一千佛現在賢劫始拘留孫佛終樓
至佛一千佛未來星宿劫始日光佛終須彌
相佛一千佛（三劫各有一千佛）言供千佛者現在賢
劫千尊也

供知識　文殊南遊至福城東際為善財童
子說法令求菩提近善知識從此經歷一百
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入普賢道場得微塵

數三昧門（華嚴經入法界品）佛滅時付囑十六阿羅漢與諸施主作眞福田時阿羅漢咸承佛敕以神通力延自壽量若請四方僧設無遮施或所住處或詣寺中此諸尊者及諸眷屬分散往赴薩隱聖儀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法住記始）

（宋譯羅睺羅法住記作十六位除四大羅漢十六羅漢餘皆入滅四大羅漢者彌勒下生經云迦葉冥頭盧羅云軍徒鉢數十六羅漢出寶雲經然寶頭盧羅云已在十六之數今有言十八者即加迦葉軍徒十六加寶頭盧者即是賓度羅加度支者自是佛滅百年造法住記者述十六羅漢受囑住世則知度支不在住世之列）

（今改論十八住者當以妙樂為證淨覺與禮謂文永觀妙樂）

佛祖忌齋　如來於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入滅凡在伽藍必修供設禮謂之佛忌（此祠簡禪師探齋石頭淨覺法師探禮謂之）○南岳禪師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忌（志磐述唐忌疏）○智者禪師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忌（孤山探奇忌現此祠意雲探謂謂文）○章安禪師唐正觀二年八月七日忌○法華禪師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忌○天宮禪師唐高宗朝（志磐據宗忌疏不知載月）○左溪禪師唐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忌（志磐僧傳忌疏）○荊溪禪師唐建中三年二月五日忌（志磐據忌疏）○螺溪法師宋雍熙四

年十一月四日忌（志磐撰忌晚）寶雲法師宋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忌（志磐撰忌晚）法智法師宋天聖元年正月五日忌（志磐撰忌晚）慈雲法師宋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忌（寺北山願雪撰忌名賢陳俞）○神照法師宋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忌（廬山法師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忌（志磐撰序忌跋舊天民述）

（撰讚文）達磨禪師北魏大統元年十月五日忌（南山律師唐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忌（撰淨名疏）○大智律師宋政和六年九月一日忌（撰遺教疏）則律師撰遺教文顏聖徒撰齋忌跋）

僧齋　佛言持食施僧有五種福德色力命安辯上座施食應誦偈曰施者受者俱獲五

常色力命安得無礙辯（五福經）佛言施食有五福施命施色施力施安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七日壽終智者施食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財富無量何謂施色人不得食顏色顧頷智者施食則爲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顏色暐曄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所作不能智者施食則爲施力其施力者生天人間力無等雙何謂施安人不得食心愁身危不能自安智者施食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不遇衆殃何謂施辯人不得食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智者施食則爲施辯其施辯者慧辯通達聞者歡喜是爲五福（施食五福經）施

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別經一阿）若檀越設食召請衆僧遣人防門遮隔比丘老病貧乞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像法決疑經）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其福最多（增一阿含經）廣檀越來請衆僧客僧有利養分僧坊主應次第差又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梵網經）佛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以佛數數到其家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曰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修福業數數受果報婆羅門聞已慚愧取鉢盛食奉佛懺悔出家得阿羅漢（大智度論）若人能日日立要先施僧食然後自食如是施中最上（慶雲寺成經○分城市檀飯畫者事起於此）設粥　舍衛國難陀毋作釜飯遍上汁自飲覺身中風除食消便作念聞梨是一食人應當食粥乃取多水少米煎去二分入胡椒華菱持詣佛所白言願世尊聽諸比丘食粥佛許之爲說偈曰持戒清淨人所奉茶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辯清辯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爲藥佛所說欲得人天長受樂應當以粥施衆僧（僧祇律。辯是二義辨粥）

出釜盡不成字名不正食（僧祇律）明相出始得食粥餘皆非時（仲分）日照剎部樹天作白色舒手見掌文分明是為明相（婆沙論）粥名小食（增輝記）

乞食　梵語分衛此云乞食（善見論）凡乞食為四分一奉同梵行一與窮乞一與鬼神一分自食（寶雲經）行乞食者破一一慳慢（法集經）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衆僧食三常乞食前二食起諸陋因緣若得請便言我有德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法則能遮道若僧食者當隨衆法斷事擯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應受乞食法（十二頭陀經）

持齋　佛言日中三世佛食（毗羅三昧經）今言中食是也（僧祇律）時食若午時日影過一髮一瞬即是非時（四分戒本）若比丘非時食者波逸提（誦律波逸提義十誡翻為燒煮地獄）在齋者以過中不食為體（毗婆沙論）佛言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復有五福少病身安少睡少婬得生天識宿命（雜譬喻經）齋者齊也齊身口業也齊者祇是中道後不得食者表中道法衆外更無別法也（音義）出生飯　此有二緣一者涅槃經令施曠野鬼毗柰耶律令施鬼子母等此曹本食肉啖人佛化之受戒不殺乃噉弟子隨處施食令齋堂各各出衆生食是也此唯出家人行之

二者啖口經託阿難為緣令施餓鬼食令齋堂別具小斛於食畢衆作法施之或各具小生斛夜間咒施此通道旅行之

三長齋　佛謂提謂長者曰四時交代歲終三覆以校一日六奏諸天帝釋太子使者閻羅鬼神俱用正月五月九月旦日案行王民龍鬼鳥獸為善惡者與四王一月六奏使無枉錯覆校衆生罪福多少福多者救司命下閻羅五官除罪增祿故使持是三長齋經提謂經

若佛子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梵網戒經○世人以此三月忌上任者避行刑故爾

六齋　帝釋敕四王各治一方白月八日遣使者案察衆生善惡十四日遣太子十五日王親臨黑月三日亦如是若王親下星宿鬼神俱時隨從如遇修行齋戒諸天相慶即為注祿增算四天王經若國王大臣於六齋日敕諸境內令行不殺觀普賢經

十齋　每月十齋日持佛菩薩號乞福滅罪一齋經於六齋日加月旦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四日也今國律令諸州十直日不得行刑此正據義

七七齋　人死中有身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如是展轉生死至七七日決定得生若有生緣即不定今尋經旨極善惡無

中有（梵加論の中有亦名中陰極善即生淨土其次生人天極惡即入地獄或生三惡道即日死亡不經中陰）今人亡每七日必營齋追福謂之齋七者令中有種子不轉生惡趣也（雜阿毘曇云）

述曰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報以三年之喪佛經云人死七七然後免於中陰之趣故備乎齋七之法至於

（三之八）

今人百日小祥大祥有舉行佛事者雖因儒家喪制之文而能修釋門報嚴之福可不信哉

預修齋　普廣菩薩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旛請僧（即僧次請供也）轉經（即此舉也）（四部為剛）得福多否佛言其福無量又言父母親族命終受苦為其修福得福多否佛言七分獲一緣前生不信道德故苦以亡者嚴身之具屋宅園林以施三寶可拔地獄之苦（隨往生經）

述曰宋夷堅志載鄂渚王媼常買紙錢作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媼亡李忽得疾仆地三日蘇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此我代主母所書也引見金紫官問答如初官曰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出媼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今人好營預修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以爽堅志為驗

毘婆尸佛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上施座置鉢作是言曰誰有人能擧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雜寶藏經）供天　煥法師以天位失序嘗述天傳謂梵釋四王皆有君主號令之權功德則寄於北天大辯則寄於山澤此為有主客義也功德

池三　九

大辯為女梵釋之天為男此有男女義也密迹眷屬皆大菩薩是為本現居神像是為迹此有本迹義也功德大辯處客天示女質而能對揚佛化則謂之顯餘雖影響而言行不揚則謂之晦此有顯晦義也知此四端可與言天矣

述曰磐嘗案煥師義述供天禮文（校在東湖尊教寺塔局）定十六位先梵釋次北天法智謂經家先標北方者西土以北方為上次東西天次功德大辯若摩利支帝駄二天是明智住南湖日加入之（事見本傳）次密迹散脂樹神地神鬼母二十八部共十六位以此為定訶利帝此翻惡賊蓋是鬼子母未受戒時食王城男女居人怨之故作此目今既讃法須當削去煥師天傳曉石芝光明助解並云經中雙擧秖目一人（淨緣住居月沙日並當改旦修儀必於天位刪去訶利帝南一句不令稱習謂師但順經文失於刪削然舊立十二位者依懺儀也十四位者後

人加樹神地神也十六位者加摩利支帝駄也或加日月娑竭羅龍等或為十八或為二十雖擾經文實為汎濫世有霆師天傳者正墮此弊也（詳見諸天化文）

盂蘭盆供　經言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盂蘭盆經の此胡解寶福田用以解飢虛倒懸之急）

述曰目連託救母以興緣如来示奉盆以垂法所以教人道以報重恩也自大教東流古今帝王所以奉盆供者為多矣（事見台要）

志然今之寺舍多於此日施斛供七如常法者雖無奉盆之儀而不失盂蘭之意

水陸齋　梁武帝夢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以問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公勸帝廣求經論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立儀

池三十

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丘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雨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

不能備錄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莫禪師夢泰山府君召往說法後獨坐方丈見一異人前告之曰向於泰山府君處竊覩尊容闡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覺寺吳僧義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備設師尋詣大覺果得其文遂於丹墅修齋已畢復見向異人與徒屬十數前致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莊襄王是秦始皇父至唐咸亨九百四十年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昔梁武金山設會前代紂王之臣皆得脫免弟子是時亦暫息苦但以獄情未決故未獲脫今蒙齋懺弟子與此輩并列國君日皆承法力得生人間言訖而隱自是英公常設此齋流行天下（東川楊師水陸儀文中有楊推官儀文盛行于世）

述曰昔眞隱史越王嘗過金山慕水陸齋法之盛乃施田百畝於月波山專建四時水陸以爲報天地君親之舉且親製疏辭刻石殿壁撰集儀文刋板于寺既而孝廟聞而嘉之賜以水陸無礙道場宸翰扁于殿逮今百年修供惟謹去月波里所有梵苑曰尊教師徒濟濟率沙門族姓三千人施財置田一遵月波四時普度之法先是

尊教同人有謂越王疏旨之辭專為平昔仕宦報效君親之舉美則美矣而於貴賤貧富未見平等修供之意乃力挽志磐續成新儀六卷推廣齋法之盛而刻其板復依準名位繪像幢者二十六軸及今創立齋會於是儀文像軸皆得其用時主其事者寺沙門奧謙清節文學師竑以法施者月波住山宗淨也以文字施者則志磐也當願十方伽藍視此為法大興普度之道

六道斛　淨名經云以一食施一切（一切則全收六道）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南岳隨自意三昧云凡得食應云此食色香味上供十方佛中奉諸賢聖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楚宜反下齊也）別天台觀心食法鳴鐘後斂手供養一體三寶次出生飯稱施六道此皆等供十界即是今人施六道修水陸供之明證也

述曰妙樂云世人設六道者是梁武見江東多淫祀（殺生命祭邪鬼）乃以相似佛法權宜替之此蓋荊溪一往以祭祀惡法對佛法論之將以止天下之殺故未論十界等供之義酰口經令供養三寶即是四聖供婆羅門仙即是人道供酰口衆即是鬼道餘四道雖不備蓋是當時赴機未普故經文隱略耳若大乘行人圓觀法界則當依淨名

經中義若慈雲謂鬼道得食餘五道不得者此等意亦是用婆沙論云若因祭祀唯鬼神得之餘趣不可盡得此是約人世祭祀言之耳若依出世法用平等心修無礙供則當仰觀淨名南岳天台三處之文則理無不在今有營小斛曰散灑者或一曰（池三）（十二）斛者或至四十九斛者皆所以等供六道羣品也可不信哉

十王供　世傳唐道明和上神遊地府見十王分治亡人因傳名世間人終多設此供十王名字藏典傳記可考者六閻羅五官（二名見三長齋引提謂經）平等（華嚴感應傳郝神亮為使者達至平等王所因誦若人欲了知）

（四句偈得放回）泰山（評經圖紀沙門法挺譯全真泰山贖界經孝空授神奐泰山天帝旅主召人竟）初江（夷堅志池州郭生夢入冥府王拜坐謂曰我是西門王即冥司錄我忘事正直不言物得作初江王一紀）泰廣（老豐志南婦陳生既死其弟之丈見二鬼導至宮殿曰秦廣王也王罰女曰欽鈇伯苦可轉八郎經女痞家人本得經請僧誦千為凡夢弟來湖日已揀生天）歐陽脩夢十王（見通塞志嘉祐六年）

無常鐘　智者臨終語維那言人命終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爲期（見本記此）（言臨終之功）南山事鈔云病者將終打無常磬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本經有出鐘法度）付法藏經云罽賓王以好殺死作千頭魚劍輪遶身隨斫隨生有羅漢充維那依時打鐘聞聲之時劍輪住空遂皆白

令長打過七日已受苦即止（此言地獄之驗）南唐先主因殺降人囚陰獄唯聞鐘聲則暫息苦入冥者見之以報後主乃爲造一鐘於清涼寺鋼其工云薦孝高皇帝脫幽出虎（通鑑唐紀少帝時）斯爲近證

挂旛　若四衆弟子男女命終造作黃旛懸著剎上（塗）（十三）離八難若得生十方淨土隨風一轉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至成菩提（大灌頂經十二卷○此有書藥師如來本事）

寓錢　事祖云唐明皇使王璵爲祠祭使自漢世葬者有瘞錢後世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璵乃用之以楔枝冥報記云鬼所用錢即紙錢也若綵繒者亦紙爲之銀即錫塗金即黃塗也

述曰唐以前無紙錢爲用者自王璵盛行此法於是冥中藏積繒錢金銀繒綵與世間所用無少異由心法之能變造故天府冥關亦隨人心而轉世有用紙錢寄庫者有鬼神用紙錢入人間買物者有見泰山堆積蠟錢無用云人間化財用油炷度火爲汙者此等顯驗不一心生則種種法生不特紙錢一法而已也

放生　光明經述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午報德此緣起也智者買斷篤梁悉罷江上採

捕此立法也赴計詡獻中之難報修禪堂上之恩此顯驗也（此三事並見智者紀）唐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頒真本為碑）本朝真宗天禧元年詔復天下放生池沿江淮州郡上下水五里並禁採捕（二事詳見通鑑志）慈雲憲西湖為放生池以四月八日會郡人縱魚鳥

法智於南湖以佛生日放魚鳥祝聖人壽摳密劉均奉敕撰碑此皆放生之梗槩也

改祭　佛為曠野鬼神鬼子母等改棄血食而受僧衆出生之食此緣起也（二事並見瑜伽論及具引諸經）梁武皇魏獻文敕郊廟不用牲牷唯薦蔬麪此人主立法也（二事見通鑑志）智者為闍王

授戒慈雲為白鶴授戒皆令禁斷葷血專事蔬食此沙門立法也（慈雲有改祭文并決疑十項備引證驗）

戒五辛　佛戒五辛以其臭穢能障聖道食之者必招無間之業耳今人不能戒是不欲見聖道而甘為無間之罪輩可不哀哉茲用備錄經律為世告勸粲然五章辛思遵奉

土

一名體會異夫言葷辛是為二義（辛辣臭惡）葷而非辛如臭菜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芥薑是也是葷是辛五辛是也梵網云大蒜（天台疏云胡荽一名胡荽作荽）茖葱（蓮也音路春之正名）蘭葱（小蒜也生熟皆臭象如蒜莖青其臭如蒜經音義云生于闐國摩法師云烏茶國人常食即阿魏）雜阿含云革葱（茖葱同）慈葱（葱非小蒜即蓯）木葱（非小蒜即蓯）蒜

大蒜興渠（此五出梵網也）涅槃經葱韭薤（但列三名）楞伽經（但列四名不出興渠而加以五名）此方（重者蒜分大小則仍有五名）言五辛當云葱韭薤大蒜小蒜如楞伽所列云

二大乘求制楞伽經云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人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梵網云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故食者犯輕垢罪（石壁法門非重過故輕點汙淨行名垢）楞嚴云熟食發婬生啖增恚十方天仙嫌臭遠離諸餓鬼等舐其脣吻常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大力魔王現作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婬怒癡命終為魔眷屬永墮無間涅槃云食者當生苦處汙穢不淨金棺敬福經云飲酒食肉五辛之人雖造經像勞而少功主臣無益諸天不祐三小乘病開報應經云七衆不得食肉葷辛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蒲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然後讀誦不犯罪雜阿含云食五辛人觸穢三寶死墮屎糞地獄出作野狐豬狗

若得人身其體腥臭僧祇律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不得臥僧牀榻講堂處大小便處皆不得到不得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下風遙禮七日蒲澡浴熏衣方得入衆

四方便救過楞嚴云持此咒時衆破戒罪緊

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酒食啖五辛佛菩薩天仙不將爲過觀世音陀羅尼經灌頂印咒二大母指屈掌中捻無名指以無名指相背二小指頭相拄二中指直竪頭相拄二頭指屈各捻中指背上咒曰唵步三末囉蘇摩盧莎訶誦二十一徧自灌其頂每旦於盆上結印誦之持咒之人犯欲及五辛誦此咒解之云此二咒法以備誤犯之用若恃此術數犯數解則是重增瀆法之罪咒部神王反生嗔譴適足以速無閒之業也可不謹哉

五三教事證竺曇猷禮天台石梁遇聖僧謂曰汝母懷妊時行經葱園胎氣犯穢不可住寺僧號天竺沙門覺稱云吾國食肉五辛者驅出城外故國中無貨此道藏云誦黃庭經忌食五辛又云道士受法忌淹穢五辛仙傳云樂子長舉家飲仙酒升天獨從子墜地天神言此人茹蒜故不得往司馬公祭儀云凡祭雖得飲酒而不至亂謂改食肉不茹葷謂蔥蒜有臭氣之物

述曰爲不急之物而自招無聞之報者世人啖五辛是也今諸師家多忽此事豈不痛哉昔檀萇食三白正避此過耳非故爲是矯世之行也因撰述斯文忽今時知法者遂發其願曰願十方諸佛菩薩天仙聞

我祈請咸起加護願使禪林教賢律苑三宗法門若主若伴咸知思護淨戒不於清淨伽藍種葱薤之臭草不於清淨齋供而和葱薤之臭味不以清淨身器而啖葱薤之穢食當知其人與境若不清淨則凡齋戒禪誦法事之所豈復可得感佛天而降神祇乎豈復可得郤災殃而來嘉祥乎豈復可得動幽冥而援沈滯乎當願普天之下凡僧藍道觀齋厨之内不用葱薤調和衆食及私自煮啖凡官府第宅齋醮之際於十日前嚴行禁斷不蹈非法僧道赴請受齋俗舍常須自檢不得故食誤食自取穢染應乎人心交勸共隆聖道將俾事佛事天清淨謹嚴自行化它二俱有益毋忘今日立願之本伏惟佛眼照之天心監之決意禁斷用逃苦報

喪服　釋氏之論喪服涅槃諸律並無其制智者臨終誡曰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爲今寒遠師喪儀云受業和上同於父母皆三年服若依止師隨喪暫爲服應師五衫集云師服但用布稍粗純染黄褐（據北宋藏許用白布）述曰今人無識多用白布爲直掇坐具違失僧儀最爲非法今請於黑布偏衫之下著白布衫袴以表制服二師父母皆同此

制若義家父母亦可例此隨俗稍用紵布上不違涅槃諸律之無文下不乖遠應二師之義開隨方護法當用中道

戒焚亡僧不搭袈裟　律明三衣唯許傳授未聞佛祖被亡軀而從火焚也末代無知多行非法有識之士尚須辨明若坐逝不壞結龕三七日茶毗火化塔以葬者猶可以被於眞體若從茶毗火化之法者則不當披搭自取燒衣違律之過或謂亡僧無衣者則當如宋祥記僧妙施衣之法云南宋江陵龍華寺僧妙既亡之後一夕歸房靈語弟子可宗問和上今生何處妙曰粗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得免欲訴所司為無袈裟可急為製請僧設供以衣施之我可得也宗如教飯僧嘫衣既畢比丘道猛即見妙身披衣入堂依僧次坐聽經至散乃不復見

述曰磐自聞此適子姪眞視眞誥眞亢不幸卓世焚龕之日皆不披袈裟唯用布偏衫裙而已設齋之前以平時所服七條作闍拓法於僧中施且復囑後人當力行於自身必壞之際也敢告知識共崇此法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

沙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池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一

序曰佛之道本常而未始離乎世相推遷之際自釋迦鶴林諸祖繼出所以傳持此道東流震旦逮于今而不息大較聖主賢臣宿稟佛囑常為尊事而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時有排毀然終莫能為之泯沒以此道本常也夫世稱三教謂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時使之然耳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歸繫以編年用觀通塞之相

欲知如来出興大意必先明乎本迹而終至結集三藏以垂範於天下後世中間八相次第以論所謂下兜率託母胎住胎宮示降生出父家成佛道轉法輪入涅槃於是一代化事為之大備始昭王甲寅終穆王壬申以為大綱云

明本迹

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謂我出釋氏宮去伽耶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法華經大撰明本作見此文）我於無量壽佛所種諸善根為轉輪聖王最初值遇三十億佛同名釋迦（云云）最後值迦葉佛彼佛記我汝於来世當得作佛號

釋迦牟尼我如是奉事諸佛修學佛意尒乃生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菩薩本行經明小梵語佛陀此云覺者佛上世稱迦氏佛生淨飯王宮故名釋氏宮即郭此云山城淨飯王郭城也。阿耨至菩提此云無上正等正覺佛之號稱也迦維此云欲光身光飯飯被光釋迦此云能仁牟尼此云寂默佛之別名兜率此云知足天後身菩薩轉成佛時先上生欲率陀天後下生南洲中天竺國日光宮裏

下兜率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刹微塵數菩薩皆與菩薩同願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悉皆同等華嚴

菩薩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觀此大千界閻浮提迦毗羅國最為處中觀淨飯王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告諸天子我應下生淨飯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因果經。大千即三千界義見三界志圓滿疑又曰普曜部南洲迦毗羅此云黃色土德尚黃居中也淨飯迦毗羅國王一切種智修行得三時一切智真諦也通種智俗諦一切種智中諦也轉去聲

託母胎

起信論有住胎華嚴經住母胎已示現出家已果經本胎行住坐臥為諸天說法知大小皆有住胎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栴檀樓閣處摩耶夫人胎華嚴經。栴檀香木此云與樂摩耶此云大幼隋生母也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從右脇入經因果

示降生周昭王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池井汎溢宮殿大地震動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若何祥乎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王命鐫石置之南郊大祠前池四三門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灌悉達頂立為太子四十二年王為太子迎娶羅門女耶輸陀羅為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有夫婦道後出父家

周昭王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池井汎溢宮殿大地震動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若何祥乎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王命鐫石置之南郊大祠前池四三門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灌悉達頂立為太子四十二年王為太子迎娶羅門女耶輸陀羅為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有夫婦道後出父家

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故宣揚出家功德示現出家（華嚴經）五十年太子白父王言唯願聽我出家學道王曰國未有嗣太子即以右手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男二月七日太子身放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皆來禮足太子乘馬夜出城門至苦行林中自剃須髮淨居天化作獵師身披袈裟太子以七寶衣與之貿易天明至尼連禪河靜坐思惟宜應六年苦行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麥（因果經淨居天）

（五淨居天那含聖人所生袈裟壞色衣）

（三夫陀名尼連禪河名此云不樂著）

穆王（王子）

成佛道四年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經）三十成道（梵網經）釋迦牟尼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衆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涅槃經）太子念言我今修於苦行垂滿六年我當受食然後成道時牧牛女難陀取乳糜以上菩薩如意飽食即趣菩提樹下釋提桓因化為凡人施吉祥草數以為座結跏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因果經佛本行經）（釋提桓因此云能天主即忉利天帝釋）（難陀此云歡喜女）（菩提樹此云道樹佛於此樹下成道）（見菩薩往覺率天）降天魔（華嚴經）（入胎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入

以集此即大衆降魔之文時魔王宮殿自然動搖魔王波旬怖懼廣集軍衆執戰操劒角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波旬語菩薩云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菩薩語云汝今先能動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波旬不能令動軍衆壞散波旬長子商主頂禮懺悔我父無智鬪忤大聖願得恕免（四果報應處佛本行三經魔界此云殺賊名此云破惡既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切衆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四果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天（向時也）霍然大悟得無上道成最正覺（四果經四果經先降魔後處道四教義所列亦同準此經先成道後降魔今約華嚴義）是歲邪輸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此云覆障以在胎六年為障也）轉法輪如來既成道已轉正法輪初頓後漸則有五時華嚴名頓教鹿苑等般若名三漸法華涅槃為非頓非漸

第一華嚴時於菩提場初說華嚴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此謂如來最初說頓約部為頓約教為兼別說圓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又為從牛出乳（三七日說名華嚴）五年第二鹿苑時為如來說頓獨被大機聲聞在座狀若聾瘂於是寂大施小不動寂場

而遊鹿苑為憍陳如五人但說三藏教四阿含等經憍陳如此云火名阿含此云無比法有長中雜增一四者之名約時則照幽谷約味則從乳出酪鹿苑說十二年十六年第三方等時彈偏折小歎大褒圓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對半說滿故言對教說淨名金光明等經約時則衰時五約味則從酪出生酥方等八年二十四年第四般若時轉教付財融通淘汰此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說摩訶般若諸般若經約時則禺中約味則從生酥出熟酥般若二十二年四十六年第五法華涅槃時開前一頓三漸會入非頓非漸以不同聲聽故非頓不約三時故非漸諸部圓教並不須開但是部內無但對帶故不及法華淳一無雜約時則日輪當午蓋無側影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法華八年入涅槃

言涅槃有二義一為法華未熟人追說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捃拾殘機教二為末代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宗設三種權扶一圓實名扶律談常教若論時味與法華同涅槃是滅時說從前文如本紀中詳見佛

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云

力士生地娑羅雙樹間此云堅固臨涅槃時此云滅度出大音聲普告大衆今日世尊將欲涅槃從面門放種種光徧照十方大衆集已而為說法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復告大衆今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勤厲諸學人令得增上戒定慧尒時世尊於七寶牀右脇而臥中夜寂然無聲是時娑羅雙樹垂覆寶牀慘然變白猶如白鶴大衆哀聲普振世界時大衆共扶如來入金棺中世尊大悲即自舉棺遶城七匝至荼毗所大衆以妙香木成大香積與棺樓上佛為迦葉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荼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已上並涅槃經茶毗又閻維那訓焚燒分舍利

帝釋開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大衆收取舍利此云骨身淌入金壜入俱尸城七日供養涅槃池四八國共分舍利閻王得八萬四千數以紫金函盛於洹河中作塔藏之所育王經結集三藏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外須彌山此云妙高楗鍵椎槌陟仍反擊也鍵椎音屢地擊為云集千雜錄又隨有金木可擊者皆通稱阿羅漢此云無生結集法藏結謂法義集以成文經律論三通於法藏

阿難禮僧升座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在所居處一切經皆如此言迦葉大衆皆悉墮淚昨日見佛今日已稱我聞何論

述曰佛道幽遠非可約說茲但為道吾宗之初學與夫搢紳先生之欲知此道者耳年少氣盛疾讀此書文雖無塵義則未解有能用此約說推尋佛紀四卷之文以未解義質之沙門之知教者字字研詳悚為見理欲不之悟未之有也

穆王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發屋折木山川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王問太史扈多對曰西方大聖人終亡之相

周書異記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来入水火反山川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臨終南之上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列子

穆王時文殊目連文殊菩薩此云妙德目連尊者此云采菽姓高兄事四人所遵西來化王示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池四七

因造三會道場於終南山築中天之臺高千尺列子化人文殊爭王之第二子於沁水北山石窟沁水出上黨造迦葉佛像王又於鼓山迦葉獅子嶺又寺重建竹林寺山神從佛請五百阿羅漢居之天人感通傳

述曰佛法東流蓋已肇於穆王之世造像

建寺塔遵先佛之禮制信過去佛皆化及此地及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遣出境蓋時未至機未熟耳至漢明應夢三寶並興君臣民庶翕然歸命此蘇由所謂一千年外聲教及此之嘉應也

懿王（聽政王子）

八年初祖摩訶迦葉（此云大飲光）先於法華會上聞佛說火宅喻迦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佛為授記名光明佛（此通付法至涅槃時佛告大衆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此別付法未代住持當用別義）嫗毋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與傳付迦葉弘持至二十年以法藏付阿難陀即持佛衣往雞足山入滅盡定以待彌勒下生（此云慈氏嫗毋摩訶波闍波提）

孝王（時方始）

三年二祖阿難陀（慶喜佛弟）持法至二十年授摩突羅國以法藏付商那和修（此云次第）復於恒河中流化成金地為求田地（此云河中）五百仙人咸法授記

三十二年三祖商那和修於摩突羅國以法藏付優波毱多（此云大德）

厲王（胡夷王子）

三十三年佛滅後百年中天竺華氏城（王宮舊都）

阿育王（此云無憂）遣使白毬多欲來問訊毬多往至王所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行住之處恐令起塔復於洹河龍宮取閻王所藏釋迦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救諸鬼神於閻浮提城邑旁一億家為立一塔（云云）初佛在王舍城乞食有童子遙見世尊心念我當施以麦麨（池四）即手捧細沙著世尊鉢頂以功德令得一天下繼蓋王（取蓋義）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世尊發笑告阿難曰我滅百年此童子統領一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廣布我舍利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

述曰摩騰謂漢明帝曰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處大士告劉薩訶洛陽（聖冢建鄴（長干鄭陰（王）臨淄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今十九處不可備知而考之五處獨鄭陰之塔顯示世間可獲瞻禮信乎海瀕羣生末代值佛之幸也

三十四年佛滅後百年毗舍離城中跋闍子（此云比丘）擅行十事佛聽兩指抄食乃至得受金銀一一檢校非法非毗尼（此云律）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第二七百結集）五十一年四祖毬多於摩突羅國以法藏付提迦多

平王（宜曰此王東遷洛陽）

三十二年五祖提迦多於中天竺以法藏付彌遮迦
莊王珉玻
七年佛滅後二百五十年文殊師利菩薩至雪山化五百仙人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偏照世界入於涅槃 ㊀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也（傳注恒常也）丰九
述曰天台淨名疏言佛生時星殞如雨此因瑞應經有沸星下侍之言故借佐傳之文以形容耳孤山淨覺不能別乃斥天台正取二莊為佛生之年然傳言辛卯自是四月五日可見不合若欲實大傳夜明之事正當以文殊放光涅槃為之驗也

襄王瑠恵子
三年六祖彌遮迦於北天竺以法藏付佛馱難提 ㊁秦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公不識棄馬坊中護像神怒令公病又夢天帝責誠以問侍臣由余往視像曰佛神也公即取像澡浴置淨室像忽放光公大異之召匠造一銅像
靈王四年七祖難提於提伽國以法藏付佛馱密多
元王弗湣
元年八祖密多於中天竺以法藏付脇比丘

真定王（王介子）元
元年鄭列禦寇隱居鄭圃著書册孔子客商
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其書八篇名列子
張無盡論曰列子學孔子者孔子聖人也
尚知尊西方之教而學者未讀其書便以
排佛為務者何也

考王（陀貞定子）
四年佛滅後五百年天竺國無著出世闡教
其弟天親初造小乘論五百部後因無著開
悟復造大乘論五百部世稱千部論師

威烈王（玠考）
九年九祖脇比丘於華氏城以法藏付富那
夜奢

顯聖王（騙威烈子）
三十五年十祖夜奢於華氏城以法藏付馬
鳴初馬鳴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
者截首以謝時夜奢坐閑林中說諸法空無
我無人謂馬鳴曰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
義諦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欲斬首以謝
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記汝後六
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

烈王（午考）
十

三十一年十一祖馬鳴於南天竺以法藏付迦毗摩羅摩羅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廣魔外無不摧折

秦始皇嬴政莊襄王子

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齎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帝驚稽首辭謝以厚禮遣出境（朱上行錄）

十三年十二祖摩羅於南天竺以法藏付樹樹於佛滅後七百年出九十日中誦通三藏造大無畏論十萬偈明第一義（一名大智度論龍樹菩薩造見二十四祖紀）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制曰可。（衛宏古文序漢）秦改古文以篆為隸國人誹謗時諸生為郎者七百人始皇密坑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瓜冬有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填之以土（漢書侍注）

十二末

述曰李斯勸秦焚書阬儒其為逆天道絕人理為甚矣嵇浩勸太武廢佛焚其經阬其徒此用秦舊法也韓愈之言曰人其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沙五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二

西漢哀帝　武帝自高祖受命至此為四世　元光二年十三祖龍樹於南天竺以法藏付池五迦那提婆入月輪三昧現蟬蛻而去壽三百歲元狩元年初博望侯張騫自月氏還西域國名言臣在大夏時音下國名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市之身毒即天竺音質篤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乃令騫因蜀犍為今嘉州發間使王然于等指之身毒

問諜之義又問歲遠使言不一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為昆明所閉

四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討匈奴過焉耆山焉支音千餘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驃頃妙反屠音儲匈奴部中貴王也○霍去病獲金人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焚香禮敬魏書佛老志

成帝驁元帝子　建始元年十四祖提婆至迦毗羅國以法藏付羅睺羅多

河平三年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鴻嘉二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撿藏書緬尋

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述曰洪興祖有云梁孝標注新語引列仙傳序言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今書肆板行者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經蓋是道流擅改之耳然天祿有佛經此語可證

哀帝（依宋本）

元壽元年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圖經還當時稍有行齋戒者（既書佛老志浮圖亦佛陀此云覺者）

述曰蘇由對昭王亳多對穆孔子答商大宰皆言西方聖人而不明言為佛霍去病獲金人亦不知為佛化人勸穆王造迦葉佛像由余對秦繆公則曰佛神室利房齋佛經化始皇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景憲使月氏得浮圖經此則已言佛而未行其教皆在漢明帝感夢求佛之前天人答南山蘇由亳多傳教皆佛所使也至言劉向見有（添五）佛經者意張騫使大夏去病獲金人必有佛經與之俱至特時人弗行國史弗錄耳不然則不應天祿有其書也

東漢都洛陽

明帝（莊武子）

永平元年十五祖羅多至室羅伐城以法益

付僧佉難提當佛滅一千年出
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項佩日光飛行殿庭旦
問群臣莫能對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
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
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
佛道

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騰
竺法蘭得佛倚像梵本經六十萬言（皆乃立也）載
以白馬達雒陽（火德王故改洛為雒）騰蘭以沙門服謁
見館于鴻臚寺（初廣胡曰鴻臚也傳舍以待賓客掌九賓唐改為司賓寺）
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
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譯經國紀其經元出大部以大法初傳故
撮引要義以導時俗）藏梵本于蘭臺石室圖佛像於西
陽城門及顯節陵上（明帝李賢帝問摩騰曰佛出
世後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
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
皆於此出天人龍鬼有頭力者皆來生彼受
化悟道餘處佛雖不往然光相及處千年五
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帝大說
十四年正月十一日五嶽八山道士褚善信
六百九十人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角試優劣
敕尚書令宋庠以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帝設
行殿于寺南門立三壇道士於東壇置經子
符籙摩騰於道西置壇安經像舍利中壇奉

餌食莫祀百神道士遽壇泣曰主上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於壇以火取驗即縱火焚經悉成灰燼道士相顧愧赧報所試咒術入火覆水皆不得行及焚佛經光明五色上徹天表烈火既息經像儼然摩騰涌身飛空現諸神變法蘭出大梵音宣明佛法天雨寶華大衆忻說太傅張衍謂道士曰卿等無驗宜徑佛教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司空劉峻等二百六十人京師士庶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人後宮陰夫人王使侍宮人等一百九十人五戒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並求出家帝可之敕於雒陽創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居並給供物帝嘗幸白馬寺摩騰遊曰寺東何館也帝曰昔有阜夷之後起有光怪民呼聖冢騰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震旦又真丹又支那此云漢地亦又東方文物之國也）帝大驚即與俱往禮拜見圓光涌冢上光中有三佛侍衛雕呼皆稱萬歲帝大說曰不有二士烏知大聖遺佑哉乃詔造塔其上高九層二百尺明年有光見丁塔有金色手出塔頂天香郁然帝嘉幸瞻禮光隨步武（法本內傳塔後此云高顯最又云方增）案翻譯名義云唐道士尹文操謂法本內傳是羅什門人造意欲所述漢明夢金人

道家焚經事恐是虛僞殊不思明帝感夢出自漢書闕澤對吳主亦言釋道焚經角試費叔才自戕而死見之吳志以此推之則內傳真是漢時非晉人造文操之妄論敗矣此與夫列仙傳加化胡字同一謬詐是亦文操之所加乎

摩騰既卒竺法蘭譯佛本行經等五部（已上晉譯）述曰或言內傳無作者名為疑者今觀此傳備錄騰蘭角法之事豈後人所能知必法蘭譯經時諸弟子之所記耳

楚王英奉黃白紈詣相國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奉送繒帛以贖罪愆相國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楚譯伊蒲塞即優婆塞此云清信男今受五戒稱曰壹者桑門即沙門此云息心今受具足戒稱僧者世人未學相傳指伊蒲供食其譯誤不知裝若此）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氐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

先好之（通鑑引西域傳又楚王英傳注）范曄西域傳論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西漢方志莫有稱焉（注方版出算筒也漢張騫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又云道連其事於左方皆木今言方志志於木方也）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唯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率之功靡所傳述子池五

開之後說其國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豈非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云云

袁宏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專務清淨其精者號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慾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身黃金色項佩日光變化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明帝感夢乃遣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有經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視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罷然而自失焉（罷反倦也）

述曰表氏漢紀言天竺有佛道佛身丈六金色日光化通萬物大濟群生明帝感夢遣使問道得其經像此佛法來東之時與法本內傳相為表裏蘇子瞻為之跋云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雖淺近大略具是

安帝諱清　桓帝諱志　靈帝諱宏

永初元年十六祖難提至摩提國以法蔵付僧伽耶舍

順帝保安帝子

永和元年十七祖耶舍至月氏國以法蔵付鳩摩羅馱佛記滅後一千年出

桓帝諱志　靈帝諱宏

建和元年月氏國沙門支誡至雒陽譯般舟三昧阿閦佛經等二十一部

一年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至雒陽譯五十餘部

計等百七十六部

三年十八祖羅馱至北天竺以法蔵付闍夜多

池五

九年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圖者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於禁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佛像與老子像親於濯龍宮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華呼人反

靈帝諱宏

三年安息沙門安世高有同學死為共事湖

神（洪崖者即彭蠡湖口之南廟）能使過船分風上下世高至廟神謂之曰我家此湖千里以昔布施今大有珍寶以多瞋今受蟒身幸取我繒寶為造一塔祈生善處世高遂於豫章建寺造塔後蟒死山中首尾數里（今大安寺）熹平元年十九祖閣夜多至羅閱國以法藏付婆修槃馱

元和三年西天沙門竺佛朔至雒陽譯道行般若經

中平五年清信士嚴佛調譯古維摩經等

六年宦者張讓詐以太后詔大將軍何進斬之中軍校尉袁紹引兵搏諸宦者殺二千人張讓投河死

述曰儒學之尼時常有之其始自秦李斯阬諸生為郎者七百人漢宦官禁錮寔范滂等二百人殺天下儒賢廷中宰輔陳蕃竇武李膺及鉤黨死者百餘人廢徙禁錮者七百人及矯詔斬大臣何進而袁紹乘怨殺宦者二千人（此）雖為一快然君子小人俱於死王石俱焚亦何足為儒門幸大民天有定命運有通塞尼會之來所不容免唐朱溫殺朝賢三十人投屍于河亦一尼也悲夫如釋氏之尼三武皆此類也（獻帝時雲中子）

初平元年二十祖槃馱至那提國以法藏付摩拏羅

二年著括儒生牟子因世亂無仕宦意銳志佛道而世多非之乃製理惑論以為勸其辭有云佛者覺也猶三皇神五帝聖也（文見大成弘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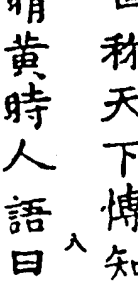
述曰牟子不得其名當佛道未大行之日而能為論援三家之事義比決優劣以祛世惑以檠外侮是始大士示迹如來之使也興平二年下邳相笮融（切側格）起佛祠課人誦經浴佛設齋時會者五千餘人

述曰漢世人間建佛祠行佛事者始見之笮氏常與一儒老共觀此文笑之曰為士夫而使後世書為學佛豈不恥哉磐應之曰學佛者豈不是為善之人乎為士夫而使作史者指為姦佞貪酷甚至於不忠不孝者斯可為恥學佛為善尚何恥哉儒老笑領之

建安元年二十一祖摩拏羅至月氏國以法藏付鶴勒那

十四年二十二祖鶴勒那於月氏國以法藏付師子尊者先是鶴勒那弟子笠大力等來雒陽與康猛同譯興起本行經忽於館所有白光見大力斂容有間曰此我師入滅之相大力康猛支曜康巨等皆善方言終漢之世

譯經三百餘部
魏都洛陽時天下
魏分爲吳蜀三國
文帝丕太祖子
受漢禪



黃初元年○吳主孫權於武昌建昌樂寺
五年月氏國優婆塞支謙來雒陽謙受業於
支亮亮受業於支識世稱天下博知無出三
支謙細長黑瘦眼白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
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後避地歸○吳拜爲
博士　○西天沙門維祇難同竺律炎來○
吳譯經五部
六年陳思王曹植文帝弟建安子
嗟歎以爲至道之宗極嘗遊漁山聞空中梵
天之響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音貝此云讚歎撰文
制音凡六契經音義云梵語一節也傳爲後式
明帝叡文帝子
太和三年吳潘夫人於武昌建慧寶寺
齊王芳明帝養子
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康僧會
來吳國人初見咸驚異之吳主曰是漢明所
夢佛神之遺風乎乃召問之會曰如來遷化
已逾千載靈骨舍利神應無方吳主曰舍利
可得當爲立塔若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謂其
徒曰大法興廢在此一舉當潔齋以懇求七
日無驗限至三七日猴且慢忽鏗然有聲視

研中舍利五色吳主自執研瀉銅盤中盤即破裂火燒鎚擊一無所損因起浮圖置建初寺名其地曰佛陀里

三年吳尚書令闕澤捨宅為德潤寺（在四明慈溪縣今名普濟澤宇猶舊故名）吳主問曰孔子教化世俗老莊放蕩山林何事佛為澤對曰孔老法天制用（九池王）不敢違天諸天奉行佛教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曰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明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與西僧角法費叔才自感而死至今百七十年離亂嵗深方至於此

述曰三國之時各務戰守而於此道未之能弘然吳之君臣稍有知者故建寺譯經奉舍利論佛教班班可見魏之境獨陳思王能知之蜀則蔑聞意戰國迥阻未便能至耳

嘉平二年中天竺三藏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戒立大僧羯磨受戒先是比丘出家特翦髮而已未有律儀凡齋懺法事如祠祀狀及迦羅至始出戒本遂為日用

四年中天竺沙門康僧鎧至洛陽譯無量壽（高貴鄉公髦文帝孫）

正元元年漢魏以來二衆唯受三歸大僧沙彌曾無區別曇摩迦羅乃上書乞行受戒法

與安息國沙門曇諦同在洛出曇無德部四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門朱士行爲受戒之始（如羅此云法正今賢特作宗用法正爲四分部主華爲始祖法時至此土傳四分行十人受戒法爲二祖至南山廣述疏鈔行於世爲九祖）甘露元年天竺沙門白延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六部無畏三藏至交州譯法華三昧經　○吳主孫皓不敬佛法毀廢寺宇詰康僧會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道治天下則赤烏翔老人見（漢書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涌嘉禾生善既有徵惡亦如之它日宿衛治園得金像皓使置廁屢灌以不潔俄得腫疾占者云坐犯大神皓悟迎像供事請會說法禮拜悔罪受五戒疾稍愈奉會爲師復營立塔寺

四年二十三祖師子尊者遊化至罽賓國有外道詐爲僧形以幻術入王宮奸犯妃后王怒曰吾信事三寶而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害僧自秉劒至尊者所斬師白乳涌高數尺（十六未王臂尋墮七日暴死（白延之始祖至師子事迹之詳備在西土二十四祖記）

五年潁川朱士行（晉時始有講經之始）講道行般若經（沙門西遊之始）每歎譯理未周乃發迹長安至于闐國得梵本般若國禁不傳東土士行請驗以火無損王信異乃許其傳士行即寄經東歸

因名放先般若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池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卷二

晉陽都洛

武帝司馬炎受魏禪

泰始二年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佛菩薩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競集瞻禮四年沙門竺法崇至湘州麓山廟神請投淨戒舍廟為寺

○荊州都督羊祜日供給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有諸過賴造此寺故僕中齋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述曰晉書羊祜識前身是李氏兒能取所弄金環令此言前身造此寺者蓋前身之前身也世間罪福果報不差可不知鑑祜能知前身者佛教謂之宿命通祜蓋學佛有得現身世間者

太康二年并州劉薩訶業弋獵暴卒兩人報向西北行至地獄見金色聖人左右言是觀音大士謂訶曰汝罪應入地獄可往洛陽臨淄建鄴鄭陰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處頂禮懺悔又吳中二石像阿育王使鬼神所造能往禮拜不墮地獄又云凡為亡人設福七月望日沙門受夏此時設供彌勝若制供養物

具須器器標題言為某人奉上三寶福施彌多沙門白衣見罪宿過能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罪即消滅如恥於衆前陳列可對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遺漏非故隱蔽受報猶輕若善人誦經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人所不能見（僧傳所載極多此不備錄）

既蘇乃出家名慧達至會稽山澤處處尋求及剡縣烏石山夜聞地下鐘聲越三日有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涌方壇因斫土求之得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沒一僧化為烏石因以名山塔色如青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四角挾然五層露盤中懸寶磬安佛舍利既而其塔飛至一山凡三止其處達乃即其地建精舍以奉塔（舊名四明精舍王寺上下及會稽郡三處是）

二年西竺沙門曇至來廣州譯十二遊經

七年月氏沙門竺法護來長安青門譯正法華經及涅槃寶嚴經等二百十部（前後凡）

九年洛陽大疫西竺沙門可羅竭持咒法加水以治之（梁）所過者皆差（差楚懈反愈也）

惠帝（康武次子帝）

元康元年巴陵顯安寺生異木西天僧見曰此佛娑羅樹也于闐沙門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即朱士行寄歸本也

永康元年會稽諸葛氏鑿自井出乃舍宅為

靈寶寺（今大慶寺）○永康中沙門義興廬于山上有童子來給薪水久而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今四明天童山是）

永寧元年扶南國王遣使同西竺沙門那伽仙進纏金龍座佛象牙塔○西天沙門竺叔蘭白法祖支法度法立法炬共譯經百六十五部炬譯有金貢太山贖罪經

永興元年西竺沙門祇域至洛陽指沙門竺法淵曰此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此菩薩天中來又云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望帝所宮闕曰大略似忉利天疲民之力不亦侈乎未幾洛陽亂

懷帝（晉武帝二十五子）

永嘉四年西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石勒屯兵葛陂沙門多遇害召澄試術呪鉢水生青蓮華由是神敬及與劉曜戰以人訪澄澄曰塔鈴音云秀支替戾剛僕谷秃劬當秀支軍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秃劬當捉（梁）也此皆羯語言軍出把得劉曜也（三劉曜攻前趙僭稱帝於夏安秀支秀支用華化改胡名也羯居朔方及北狄皆犬羊之種故胡羯為敎羊也佛圖澄梵語也又取麻油燃脂塗掌以示童子見一人乘馬朱絳縛肋澄曰此劉曜也遂出戰果生禽曜勒遂即王位國號趙勒愛子邃暴卒歎曰吾聞扁鵲起虢太子乃令告澄取楊

杖呪水洒之遂蘇勒殂弟季龍立傾心事澄每乘輿升殿唱大和上至晉兵入淮季龍怒曰吾奉佛反致寇佛無神矣澄曰王前身為商賈賓僧寺設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時聖者記曰此檀越報盡當王晉地今為天子豈非奉佛而致邊疆侵擾有國之常何為興怨謗乎季龍乃悔謝澄將去入辭曰國家存心佛理而布政苛猛致國祚不延也即安坐而逝後有沙門自州還見澄入開季龍發冢視唯塊石焉季龍惡之曰石吾姓也葬吾而去其能久乎未幾果亡（述行佛反為補典反名醫盧人劉宋西土國名應真者阿羅漢施得真道也音唐庵於用反）

六年武邑太守盧歆請道安法師於郡講經傾城人士來聽讚歎諠席○西域優婆塞聶道真譯十住經等五十四部

愍帝（晉武帝之孫武帝之孫）

建興元年吳郡居士朱膺於松江瀆口見二石像浮江而至背有銘曰維衛佛迦葉佛遂迎至通玄寺後八年漁者得青石鉢二於江上歸以盛葷俄見佛像在鉢際識者謂前二像鉢遂送寺中

元帝（諱睿宣帝曾孫琅琊王承襲太興元年詔沙門竺潛入內殿講經以方外重德令著屐登殿

永昌元年西竺沙門吉友至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每見王導解帶自若尚書令卞壼至閤（壼寺則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執度格物吾正當以此屢之耳廷尉桓彝欲為友作目友曰吉友可謂卓朗彝絶歎服以為

謂盡品目之極友善持呪所向多驗時號高座法師譯灌頂經等三部

明帝（諱紹元帝之子）

太寧元年帝手御丹青圖釋迦佛于大內樂賢堂又往興皇寺集義學沙門百員講論佛道　三年漁人見海上有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陶侃刺廣州得其像以送寒溪壽主（僧者）珍嘗往夏口夢寺火而此像屋獨有神護珍馳還寺果焚唯像屋存焉侃移督江州遣舟迎之至江上溺（沒也）水中不可獲

成帝（諱衍明帝之子）

咸和元年西天沙門竺慧理至錢唐武林山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此地邪因名天竺山飛來峯建寺曰靈隱仙翁葛洪書額（宋宇記此山名稱宿以前由西域居士攜故易名靈隱）

三年蘇峻為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明帝所

盡禪迎像不壞帝敕著作制表頌以彰聖德
四年丹楊尹高悝（音吐）旦行張侯橋望浦中五
色光遣模之得金像而無光趺迎置長干寺
（在建康城外長干者古葬地也書云在建康城外長干者古葬地也書云多古亂也）後一年臨海
郡人網得銅華趺上有梵書云阿育王第四
女造敕置長干像又四十年合浦人采珠海
中得金光敕安像上宛然如故　（法六）
五年許詢以會稽永興新居為崇化寺建塔
四層物產既豐猶之相輪一朝風雨輪盤自
備當時訪知剡縣飛來○詔會稽寶山法義
法師入禁中傳授五戒
咸康元年沙門支道林譯方等法華經
二年尚書令李邈舍句容宅為靈曜寺
六年右將軍王羲之為西天達摩多羅於廬
山建歸宗寺　○庾冰輔政議沙門盡敬王
者尚書令何充等議曰武皇以盛明革命明
帝以聰聖玄覽豈此時沙門不易屈膝頴以
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耳疏三
上冰議遂寢○沙門白法祖與道士王符議
論符屢屈乃偽作老子化胡經後法祖亡有
李通者暴死見祖法師在冥府為閻王講楞
嚴三昧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講經又見道
士王符身被杻械求祖法師懺悔閻王訶之
曰汝造言謗佛待世間偽經盡毀汝罪方脫

稱注云其文本一卷其後增為十一卷等一卷統化前實胡王第二卷俱薩羅國降伏外道第三卷化雜衛胡王第四卷化罽賓王凡第七人第五卷化胡王經十二年皆偷竊佛語安自安置　康帝詩名成帝之弟建元元年中書令何充舍宅為建福寺以居比丘尼有尼淨檢於本法得成一旦有天女乘光下庭中忻然攜手揖別弟子驚光上升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阮裕臧之曰鄉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户郡尚未得鄉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曰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穆帝諱聃康帝之子　升平元年敦煌沙門單道開至建康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日行七百里後入羅浮山石室坐亡

五年上有疾召高僧法開視脈知不起不肯進藥右怒因之俄上崩簒免或問曰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師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疾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孫綽曰才辯縱橫以數術通大教其門公乎

哀帝諱丕成帝之子　興寧元年詔以瓦官寺地賜沙門慧力建瓦官寺時朝賢注疏者不過十萬一百貫也顧長康

素貧注錢百万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畫維摩像將點睛子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見者任例責施及開户光明照寺施者填塞界得錢百萬二年詔法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後辭還剡山詔支遁相繼講法一時名士與結方外之友劉系談莊子以適性為逍遥遁曰桀跖以殘虐為性豈亦逍遥乎王濛枕思作數百語遁曰與君別久而所見不長何邪郗超問謝安曰遁談何如稽中散安曰稽盡力遁才得半耳遁嘗寓書於潛求買沃洲山小嶺潛曰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廢帝（諱奕哀帝之弟）太和二年支遁表求還山詔建沃洲寺以居之遁妙講多會宗遺文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歅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駿也嘗講維摩於山陰處士許詢為都講詢發一問衆謂遁不能通遁通一義衆謂詢無以難（法六）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為衆說法華（七）維摩聽者如市

簡文帝（諱昱成帝幼子）咸安元年有烏來巢太極殿帝召曲安遠筮之曰西南有女人師能除此怪時尼道容住歷陽烏江寺召至都以華置席下驗凡聖容所坐華不萎謂帝曰陛下

當奉行八關齋戒自然消弭災怪帝如言行之羣烏遷巢而去敕建新林寺以居之○沙門竺法曠入京師行齋懺禳袄星既而星沒二年敕長干寺造三級塔畢功之日光照闍宇○帝嘗幸瓦官寺聽竺法汰講放光般若每讀佛經以為陶鍊神明則聖人可至、

孝武帝諱曜第三子

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卒初溫在姑孰有異星來見因求浴溫竊窺之見尼偓身以刀破腹斷兩足出謂溫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溫每有異志故星見戒及簡文崩詔朝廷加九錫謝安王坦之聞溫病篤密緩其事文未成而死其後子玄遷安帝而自立為義兵見殺

述曰桓彝守宣城死於蘇峻之難忠矣子溫握兵以窺朝廷亂矣溫子玄藉父之資終為僭逆身死家亡賊矣後世修史置彝列傳溫玄四喪傳厚先世為多矣玄南面八十日其迹似王莽而不旋久世為權臣而卒自陷於亂賊其可為後世戒

王坦之為中書令與沙門竺法汰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要先死者報其事後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道安法師於襄陽檀溪寺建

浮圖銅像（梵語浮圖又塔婆此云高顯處）能自起行至方山光明燭天傾都瞻拜高士習鑿齒詣安自稱四海習鑿齒安答曰彌天釋道安時以為名對上開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人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奉給

二年竺潛法師亡詔曰潛法師捐宰相之榮（沈六）襲緇衣之行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遐謝用痛于懷可賜錢五十萬助建塋塔（入）

太元元年西天沙門浮公至長安秦主符堅尊奉之常呪龍致雨以濟時旱國人賴之○慧永法師至廬山居西林香谷潯陽刺史陶範舍所居以為寺

四年秦人攻拔襄陽獲道安習鑿齒送往長安秦主符堅喜曰晉亞吳會利在二陸今破襄陽獲士載一人半堅出東苑命安同載僕射權翼諫曰道安野形不可參乘堅怒曰安公道德所尊乃令翼扶安登輦安入閔沙門皆隨師姓安曰師莫如佛應沙門宜以釋為姓及增一阿含經至有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藍田得古鼎腹有篆文朝無識之者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秦主敕三館學士有所疑皆以問安國人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安貌鉞而姿黑喜談論故諺曰漆道人驚四鄰左臂有肉方

寸隆起如印世號印手菩薩

六年帝於內殿立精舍奉佛召沙門名德者居中行道○慧遠法師（安公門人）自襄陽至廬山立龍泉精舍初師至山夢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頗毋它往夕大雨雷電見林壑廣開壽沙布地掇摘文梓縱橫充斥九江（九江刺史桓伊池六）乃為建寺曰東林殿曰神運師於江上禱請陶侃文殊像忽浮出水乃迎置殿造重閣以奉安之○沙門法正譯千佛名經等百十一部

十六年罽賓沙門衆至江左（凡水自西而東即以東為面西為背北為左手則江南當為右手南為右手則江北當為左者不知背面左右之義也今攝制西為所右者同坐此誤此說得之儒宗先生云）

譯三法度經等三部

十九年江陵城北有五色光沙門曇翼得金像于土中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乃迎置長沙寺（智者發願於長沙佛像前即此像也寺校天人感通傳長沙寺在荊州北岸別傳註指為潭州者誤）二十年荊州牧桓沖命曇翼法師渡江造東西二寺自晉宋齊梁陳氏常及萬僧隋初名僧三千五百當逐講說者五十三人別院大小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夏別千人寺屋各及萬間○處士戴達欲造丈六無量壽佛像以古製朴拙乃密采衆說積思三年刻雕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都超見而作禮方撮香在手忽勃然煙上極目雲表

衆皆歎其神感　○罽賓國沙門僧伽跋澄
畢長安譯雜毘曇婆沙論○龜茲國（音丘慈）沙
門鳩摩羅什至長安秦主姚興館于逍遙園
譯大品般若經
安帝（諱德宗武帝子）
隆安二年長安沙門法顯往天竺求經　○
桓玄輔政勸上沙汰僧尼詔曰有能仲述經
牒演說義理律行修正者並聽依所習餘悉
令罷道唯廬山道撫所居不在搜簡遠法師
以書力辨事遂寢
五年秦羅什法師於逍遙園譯妙法蓮華經
秦主於草堂寺與三千僧手執舊經重加參
定救僧智（暗）等諮受什旨以僧尼多濫令僧
智為國僧正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為
僧錄僧遷為悅衆班秩有著（莫宜反不齊等
也世人多作初加反者誤）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謂白身從人非給刺軍兵）○
慧顯遠之子才巧如其父江夷嘗託顯造觀
音像積年未成夜夢人曰江夷於觀音無緣
可改為彌勒顯即馳報而夷書已至俱於此
夕感夢又改造彌勒觸手成妙（其像在會稽嘉祥寺）
元興元年秦羅什法師自弘始四年以來譯
道教經維摩詰經大智度論成實論等九十
八部秦國譯經沙門佛馱耶舍功德華無垢
眼法稱法海童覺竺佛念衆現法喜衆天十

師譯經二十三部二年招玄畝重申庾氷之議令沙門盡致敬者遠法師致書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玄得書即下令不行師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以警當世論見唐山集敬者拜也不敬者不拜也重音仲再也○西竺曇摩流支至秦與什法師同譯十誦律○初東土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法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其要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後羅什見論歎曰晉人未見經聞與理會師聞羅什入關通書申好什答書并偈秦安城侯姚嵩寄羅什新譯智論祈師為序師以文廣鈔二十卷而別序之○羅什弟子有生肇融叡時號關中四聖道生者初入廬山遠社後至長安從羅什見法顯譯涅槃經云六卷者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曰阿闍提人此云信不具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染

此經未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當成佛衆以為邪說背經於律當擯生對衆誓曰若所說契合佛心頓舍報日踞師子座於是東身遝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為點頭後還廬山聞曇無讖重譯涅槃至

聖行品果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尉喜不勝嘗謂聖教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樞文鮮通圓義於是檢閱真俗精練空有乃著善不受報論頓悟成佛論佛性常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嫉嫉競起一日升座說法俄見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僧肇初見什什曰法中龍象也著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不真空論涅槃無名論總名肇論什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也天台宗謂什肇多附通義　○道融從羅什久之師子國婆羅門獻其書至關中乞辨論什令融當之融先閱外道經書使人錄其目奏主大集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十倍之乘勝嘲曰卿乃未聞大秦有博學者乎婆羅門媿服再拜而去　○僧叡初遊外歷諸國後入廬山遠師社來京師止烏衣寺講說久之入關中從羅什風神明澈見者畏敬秦主因朝會指師謂姚嵩曰四海僧望也

義熙二年師子國獻白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遠法師所居東林流泉匝寺下入於溪師每送客過此有虎號鳴因號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潛道士陸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

○罽賓沙門佛陀耶舍此云覺明至涼州誦出四

分律與竺佛念同譯
四年遠法師以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乃令弟子支法領等往天竺尋訪獲梵本於于闐遇佛陀跋陀羅乃要與東還
六年初劉程之入廬山依遠法師念佛師曰官祿羈縻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吾何以為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彌陀佛放光摩頂即對像焚香祝曰我以釋迦遺教知有西方淨土願持此香先當上奉釋迦世尊次用供養阿彌陀佛願賜攝取第三奉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由持此經言已臥床西向而逝程之有隱德謝安劉裕相推為甚力辭不屈乃旌之曰遺民
○周續之幼通五經五緯時歸十經童子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預遠公社布衣蔬食終身不娶世稱通隱
○雷次宗入廬山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公亡與子姪書曰吾託業廬山事釋和上二十年淵匠既傾良朋亦喪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四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勿以家務相聞
七年初沙門法顯西遊經三十餘國至中天竺登閣崛山見老僧揖之不顧有年少來問之對曰大迦葉尊者也追之不復見顯以經像附商人至師子國泛南海達青州而還至

揚都譯大般泥洹經五部大藏有題太師傳
述曰此土沙門西遊者始於朱士行而唯及於西域于闐實葱河之東境耳至顯師則西踰葱嶺遠屆五天復能取道南海東還晉地求法之勤以此師為始也

八年罽賓國佛馱邪舍至廬山預蓮社先於法長十三

泰國譯四分律長阿含又與羅什對譯十住婆沙論以龍赤歸為赤髭論主　龜茲國曇無讖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留之譯大般涅盤經四十卷後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人刺於路初識出關謂送者曰業期至矣既西遜悔白日見神人以劒刺之遂卒識在涼與道龔諸師譯悲華經等

述曰罽賓害師子而臂墮命終沮渠刺無識而神人加刃或謂聖師通達宿業方圖償債豈當使之受報若是意者謾法之神怒其干犯尊境而前人憾惡之心自足以召之非同常人互相責報之比也

九年迦維衛國沙門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至廬山入社遠法師請譯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聆禪悅　十年廬山西林永法師示疾忽合掌西向曰佛來也安坐而化異香七日方散遠法師居東林三十年師居西林亦如之鎮南將軍何无忌至虎溪召之遠師久持名望

從徒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公納衣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无忌歎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胜鬼及膝以下骨）

十二年遠法師久修淨業三瞻佛相以是年八月六日感佛來迎倏然神化遺言露屍林下弟子不忍乃奉全軀葬于西嶺　謝靈運製碑張野作序宗炳復立碑于寺門初師在山行道名儒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詮沙門永法師慧持遠師之弟　道生曇順（促羅什事）慧儼曇恒道丙曇詵道敬（皆遠公弟子）佛馱耶舍（翻資目人）佛馱跋陀羅（迦維衛人）常同遊止世號廬山十八賢　復與僧俗百二十三人結社念佛令劉遺民著誓辭共期西升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見師肅然心服為鑿東西二池種白蓮因名白蓮社靈運嘗求入社師以其心雜止之嘗以書招陶潛潛曰許飲即往師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所著法性論（十四卷）不拜王者論等及詩序銘讚凡十卷號廬山集（白雲端禪師白蓮山錄本來題上遇羅什師與之書其開板照師為序有云王朝公言晉人為文無如遠公）

述曰佛法起於漢至晉而益盛然競演經論各事專門獨東林法師始以念佛三昧之道開先一時賢則千古蓋知其為此土

人根為道之要故能結社招賢来名儒而致高釋臨終神化感佛迎以獲往生斯為一生取證永居不退之至道也師之言曰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凡在修門請事斯語云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夫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居靈運後顗憾之十三年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翔集座隅如聽受狀越七年雉殞志痗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家志詰朝遣問之如其言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来也志撫之曰此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果有雉毳三莖七歲今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曇翼初詣廬山依遠法師續往関中見羅什後東遊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越十二年有女子身披彩服攜筠籠盛一白豕兩根大蒜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夕矣豺狼當道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甚堅女哀鳴不已遂以草牀居之夜半蹔呼腹疼告師案摩師乃以布裹錫杖遥為案之翌旦女以彩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衆特来相試覩

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染汚既而天上雨華地皆震動鄉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顗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光射庭際隱然金石絲竹之音訪知普賢示化遂以師道行上聞于朝敕建法華寺今天衣寺師既亡漆真身留山中唐武宗廢毀像寺南廻中吳越武肅王益加雲大師

沙門法莊為遠法師弟子誦法華為常業鄰人夜聞見師房前有兵仗翊衛之狀道俗傳聞莫不尊敬

沙門曇遜止河陰白馬寺日誦正法華無通講說夜夢一人叩戶請法師九旬講經遂不允固請乃赴忽見身在白馬塢神祠弟子一人亦預自是每日密往一旦寺僧過祠下聞講說之聲見對設二高座異香郁然夏竟神施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五十疋用充講覩師即呪願受之

十四年吳內史孟顗請佛馱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漱掃研墨時慧嚴慧觀為筆受

恭帝德文安帝弟

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尾官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畢功之日放免備寺傾都人士盛致供養

宋建康

高祖劉裕受晉禪

永初元年帝設齋內殿令沙門道照陳訶至百年迅速苦樂俄頃之句帝善之別賜覩金三

萬　○帝始生有神光之異既長遊下邳遇異沙門於逆旅曰天下喪亂拯之者其君乎時患手瘡沙門以黃散藥留之忽不見以藥傳瘡一治而愈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有五色龍章（諸僧驚以白帝帝曰上人無妄言冀州沙門法稱謂其弟子曰嵩嶽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之苗裔應天受命吾以璧三十二枚鎮金一餅為信帝聞之令釋慧義往嵩山求之俄夢長須翁以杖指石下來日詣廟所石壇求之果獲因得獻上帝夢異僧語之曰君前世曾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報斯位　○司徒王謐見東腋門地有光掘之得金佛一軀高七尺二敕置臺中供養　○車騎范泰於宅西建祇洹寺謝靈運於石壁山建招提寺　○黃龍國沙門曇無竭與僧猛等二十五人往西天求經越二十年唯無竭還揚都譯經　少帝（義符高祖長子）景平元年罽賓沙門佛陀什於揚都龍光寺譯五分律（南山云四部之文無越斯律但弘通益寡良可長歎）文帝（義隆高祖第三子）元嘉元年罽賓國沙門曇摩密多至觀譯禪經觀普賢行法經等十部自表皇后皇子以下傾都禮敬　○西天沙門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佛經

述曰文帝嗣位之初觀普賢無量壽二經

同時而至今持誦者為尤盛是知元嘉之際尊敬大乘五國來貢咸贊奉法自渡江以來未有此時之光大也

二年詔於京師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道祐往鄭縣修阿育王寺掘地得金合盛三舍利佛爪佛髮詔建浮圖三級

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杯渡行荷蘆圍（求遠反以蓋圍為開如圍也）廣陵李氏飯僧渡以圍置庭中坐席上食畢提其圍呼曰四天王時有童子見中四小兒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已失所在○西天沙門伊葉波羅來彭城譯經○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宋王寺造丈六金佛妾有冤難則髣髴流汗

四年涼州沙門智嚴譯瓔珞本業經等十四部○沙門慧琳拟學得幸部與顏延之同議朝政琳著高屐披貂裘孔顗戲之曰何用此黑衣宰相嘗著黑白論與佛理違戾衆論排之（見弘明集）琳後感膚肉糜爛歷年竟死時以為叛教之報

五年迦毗羅國月愛王師子刹利摩訶王皆遣使入貢帝答摩訶王曰此小乘經甚少國中所有幸皆寫送

六年帝幸祇洹寺觀度童子慧基

七年訶羅陀國入貢其表曰伏承聖上信重

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微心（初帝聞尉賓三藏求那跋摩名德遠播詔文州遣沙門道敏杭海邀之跋摩忻然附舶至廣州上遣使迎至金陵命居祇洹寺僕射何尚之等並師事之請講華嚴前經譯訖十卷者以未通華言禱於觀音夜夢力士易其首旦起猶覺微疼遂偏晓東語帝嘗問曰朕設齋戒不殺迫於徇物不獲于志對曰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已將何以濟帝王以四海為家地民為子出一嘉言士民咸說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則風雨應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德亦大矣寧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弘濟邪帝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謂盡天人際師在祇洹講華嚴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門稱榮　十年訶羅單國入貢表稱常勝天子陛下〇西天僧伽跋摩至建康敕住平陸寺為京師沙門慧照三百七十人渡蔡洲岸於舶中并受具戒（法六十八）戒問其意照曰以疑先受若中若下更求增勝故須重受依本臘次（重直用反再也）述曰此由照等先受戒不如法故於舶上結界攝僧以便行事耳今人年少輕心受戒不知方便不能有所感發尚未沾於下

品則於再受誠得其宜詮婆多論云重受增為上本夏不失若此則中下尚須增受況未能感發者乎或問先已問羯磨今若再受則先聞成盜聽者然於當時輕心無知既不能領聖法尚何益聞之欤明律高德更須一評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為震旦戒壇之始時師子國比丘尼八人來未幾復有尼鐵索羅三人至是為十衆乃請僧伽跋摩為師為景福寺尼慧果等於南林戒壇依二衆重受具戒度三百餘人（重直用反）

述曰僧史略之言云漢度阿闍受三歸也晉度淨檢從一衆也二衆得戒自此年慧果始也

十二年闍婆國入貢表曰宋國大主大吉祥天子教化一切降伏四魔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等在遠亦霑靈潤　○慧詢律師善僧祇十誦律製文敷演此解十誦之始也（漢十九）　○敕尼寶賢為京邑尼僧正　○帝謂侍中何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若求性靈真要則必以佛理為指南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並見弘明集）並明達至理開獎人意若庾士皆淳此化則朕坐致

太平矣尚之曰渡江已来王導周顗庾亮謝安戴逵許詢臣高祖兄弟（何充弟也）莫不稟志歸依夫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旨所謂坐致太平者也故國澄適趙二石滅暴雲塔放光符堅揖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至土木之功雖若靡費然植福報恩不可頓絶尚之又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銷以孫吳為志動期吞并則將無取乎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說曰釋門之有聃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　〇

沙門功德鎧功德賢諸師譯經九十部　〇

竺道生卒於廬山立佛性義為帝所重王弘范泰與之為友帝設御齋親臨地坐食至衆疑非時律以過午為非時食帝曰始可中矣（謂午時日始中時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取筋便食一衆歎其機辯　〇曇摩密多於鄭縣建阿育王寺塔　十三年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庾登之以法瑗聞（一作昔）（一作說）召見瑗申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没微言永絶今復聞衆外之談湘宮寺成召師居之帝每臨幸聽法　〇簡靜寺尼智道羅道適梁羣甫生子七歲家貧無衣思為尼時有素絹所書法華經即浣搗為衣著兒體忽遍

身生瘡白蟲周匝號叫旬餘而死聞空中告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

十四年初都人孫彥曾家世奉佛有妾王惠捕常誦法華忽見江浦有光掘之得金佛一軀光有銘曰建武六年庚子官寺道人法新造（前稱建武者唯晉元帝而止及元年）尼道壽誦法華滿三千部每見光瑞空中有寶蓋垂覆頂上

二十年沙門慧嚴卒帝詔慰曰嚴法師氣識淵遠道學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匹

一十二年初范曄（音燁）負才不得志與孔熙先（謝）廢立事敗死獄中祇洹寺沙門曇遷素與曄友賣衣盂為營葬具

魏世祖聞而歎賞謂徐奕曰卿著宋書無遺此事

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司徒崔浩奉道士寇謙之詔天下焚毀經像塔廟誅戮沙門（詳見通塞志第四卷）

二十七年王玄謨北征失律蕭斌欲誅之沈慶之諫曰佛經（魏世祖小字）威震天下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徒自弱耳乃止初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徧可免仍口授其經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心既覺誦之不輟忽唱停刑後官至開府年八十二〇二

十九年魏文成即位大復佛法
孝武帝（魏文帝子）
○敕沙門慧璪為京邑都維那
○文帝諱日上於中興寺建八關齋中食竟
從臣表敏孫等更進魚肉帝怒並與免官
○召沙門道猷入內殿說法上栴善敕為新
安寺法主（池六）　○吳興沙門僧瑜初於廬山建
招提寺常持法華是年六月謂友人曰結眾
三塗情形之故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
轍獨何遠哉遂別眾入紫龕端坐誦藥王品
發炬以焚眾見紫氣騰空旬日所居生雙桐
樹識者謂是婆羅雙樹之兆（二一）

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設齋
忽有異僧見于座眾驚問之對曰慧明自天
安來言訖不見因詔改為天安寺勅沙門道
温為都邑僧正○西天沙門功德直至荊州
同玄暢譯經直每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五年廬陵太守周湛進金像高九尺三寸言
僧法均夢中獲之因尋訪至三曲江光浮水
面求之果得獲既而長沙郡進金光趺云漁
人得之水上安其像如一　○魏使李道
固来朝帝以中興寺僧鐘有才辯召為館伴
與語不已過中不食道固曰無乃為辭聞邪
鐘曰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

說法時補名對

六年四月八日帝於內殿灌佛齋僧　○沙門惠簡等譯經二十六部

七年竹林寺沙門慧益誦法華誓焚身帝遣使諫不聽以佛生日詣闕辭帝嘱以佛法往鍾山入油鍵以吉布纏身焚之帝駕往勸止不從俄聞誦藥王品忽聞笳管之聲異香分馥夜帝夢師嘱付護法翌日設大會詔於焚身處建藥王寺

八年十月制沙門盡敬君上沙門僧遠聞而歎曰我自出家為僧何開帝王事邪即日拂衣歸鍾山

前廢帝（子業武帝太子）景和元年正月制停沙門致敬　○沙門法益等乞泛海往天竺請未來經法至廣州值海寇作難不果往

沙門覺壽譯沙彌塞律一部

明帝（戎文帝子）泰始元年詔於建陽門置興皇寺敕沙門道猛（沙夫）為綱領帝曰人能弘道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若生亦乃有光世望乃下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所賓友可月給錢三万今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與各一乘又詔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杖一部（妓作者女樂作技者訓藝令辦法杖則是法門權儀故敘衆藝之名或稱釋部威儀）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及車輿吏力

二年寶誌大士往來皖山（卢板反舒州）徒跣著錦抱以前尺鏡拂挂杖頭負之而行兒童見者譁逐之或徵索酒或屬曰不食宮遇食贍者從求之食吐水中皆成酒魚時時跃吟如識記初金陵朱氏聞兒啼鵲巢中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俗呼為誌公（李白贊刀斛尺棍拂迷陳蓋是謎語）

三年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　○周顒遷直殿省時帝好玄理而遇人慘毒不敢顯諫輒舉佛經罪福事帝為之遷善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道人智林遺書以贊美之　○敕尼淨秀所居為禪林院秀有神異感娑伽羅龍王兄弟來謁常有三十二童子功德天善女天以任驅役（是三十二童應所服袈裟色如熟柑見諸尼不如法即行摩那埵懺悔之法（桑書意喜由懺悔故自意歡喜亦使衆僧歡喜也）自是京師二部莫不精持嘗遊塊率天持波利斨謂其師曰可齋堂中坐禪沙門　○逸士顒歡作夷夏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達化（法六）而有夷夏之別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沙門通公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常侍何鎮之亦以書誡歡言道家經籍簡陋如靈寶妙真之類（譏法華制用杰拙上清黃庭餐霞咀石非徒法不可效道（法七）

亦難同雖五千之文稍長終不若三乘共引九流俱接之為得也出弘明集及南史顧歡傳○沙門竺法蘭等譯無盡意經等十二部○帝聞廬山陸脩靜有道築崇虛館以禮致之順風問道朝野歸心後廢帝昱明帝太子

元徽三年定林寺法獻往天竺求經至于闐國得佛牙舍利法華提婆品以歸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

昇明元年敕沙門法持為天下僧正

齊建元元年帝幸莊嚴寺聽僧達法師講維摩經御座稍遠中書令張緒請遷講席以鄰帝座　二年益州刺史傅琰言沙門玄暢建齊隆寺感青衣神人遠山守衛敕蠲百戶用充資給　帝幸鍾山僧遠所居遠牀坐辭以老病不出迎以房門狹不容車遣使特勞問

三年中天竺沙門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

四年詔沙門法頴為京邑僧主　詔迎皖山誌公入京公務其面為十二面觀音帝以其惑衆惡之　武帝順高帝太子

永明元年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戒帝微時避難揭陽山中累石為浮圖忽有一樹生其

側狀如華蓋　○西天沙門達摩提來譯
提婆達多品　鍾山僧遠居山五十年天
下仰其高德及亡帝致書尉第子法獻曰承
遠上無常弟子中夜已自冥知遷上此去甚
嘉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遠上者遠和上也
○敕長干寺玄暢同法獻為僧主分任江南
北事時號黑衣二傑　沙六　北四
二年詔沙門僧鍾見于乾和殷但稱貧道帝
問僕射王儉曰古之沙門何所稱對曰漢魏
此道未盛無所傳聞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
使預座晉之中世庾冰桓玄欲使盡敬事竟
不行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尚乃稱名況
復餘者揖拜則非制稱名亦無嫌
四年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山見崖間光如佛
跡乃鑿石為彌勒佛纔成面像初是晉世有
沙門曇光至剡山石室宴坐有雕雚丹蟠造
前依足與授三歸並即引去已而山祇感飾
來見光為說法神奉山以結伽藍名曰隱岳
同學于蘭復創寺於旁曰玄化護既造像乃
即像所建剎名石城與兩寺鼎足而居齊末
沙門僧淑來繼其功至梁武帝舉兵東下用
度不足建安王偉文帝第八子取襄陽銅佛毀以
為錢置僧藏纔舉兩反漢志藏絕多十萬注錢貫也多如毒害
後刺江州感惡疾有始豐縣令陸咸今天台縣夢

沙門三人謂曰建安王染患由於宿障剋縣僧護造彌勒石像若能成濟必獲康復咸還都經年出門遇僧謂曰建安王事猶能憶否忽然不見咸大感悟遂以白王即召定林寺僧祐律師因舊功鏤入五丈（鏤梵限反平木繞曰又去聲）至天監十五年畢功像身光猷通高十丈王疾（洪六）既愈遂留神釋學益悟佛理唐道宣律師見天神謂曰師即僧護僧淑僧祐後身故世稱為三生石佛云（出南史及劉勰石像碑天人感通傳欲備見三生事迹故并錄于斯）

五年文州進真珠佛像　○司徒竟陵王王子良居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數營齋戒躬為僧倫賦食行水嘗菱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来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著淨住子二十卷及三寶記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誦觀音數萬徧夜葵僧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為申延後六十日乃亡霽廬墓哀慟常有白鶴雙翔廬前（南史）劉勰隱居求志事母兄以孝悌母每病葵勰進藥豆日有間弟劉訏精意釋典勰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東澗訏常著穀皮冠披納每遊山澤輒留連忘反（南史）

六年僧伽跋摩於廣州竹林寺譯善見毗婆沙律　七年平原居士明僧紹舍禪山宅為攝靈寺　帝以誌公幻惑俗衆收付建康獄

是日國人咸見大士遊行市井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為我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陵王迭供至建康令以聞帝悔謝奉迎至禁中館于華林園　竟陵王於弘濟寺講成實三論夢中作維摩一契命僧辯傳詠之羣鶴飛舞于階詠畢而去　○西天沙門摩訶乘德進等譯諸經律

八年帝不豫詔諸沙門析佛聖僧至七日感天香滿殿聖僧影迹堂內金錫振響已而康復　○晉安王蕭子懋年七歲母阮淑媛病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漬銅盥中王流涕禮佛曰若阿姨因此和勝願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盥中稍有根須母疾遂愈當世稱其孝感

十一年誌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未幾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

明帝蠐嫣琦兄子　建武二年召劉虯為國子博士不起虯隱居江陵沙洲衣麻辟穀六時禮佛注華嚴經以頓漸二門判教又注法華經躬自講說是年冬有白雲徘徊櫳宇異香入戶閨聲聲而卒　四年誌公於平旦出宮門忽曰門上血腥又帝遇害果以犢車載屍出此門頸血流墮門限徐陵兒時父擒之以候公公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永泰元年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豫章土俗不產曇恭歷訪俄遇一僧我有兩瓜分一相遺忽失所在又父母卒曇恭號食終身晝夜哀慟門外有二冬生樹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侍衛之儀家人咸共禮拜久之乃滅時人歸為滕曾子

東昏侯（寶卷明帝次子）

永元元年扶桑國僧慧深來京師言其國在大漢東（海外名稱中國為漢者存舊稱也）三萬里宋大明五年（宋孝武）剡賓國沙門五人至其國流通佛法

梵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去東岸一萬里海水碧色甘香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大帝太真所治林木如桑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故名扶桑仙人食其椎體作金色今慧深言去東三萬里當是遠人不測此中地里故言若此

厄官寺有師子國玉像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謂之三絕東昏侯取玉像為潘貴妃毀作釵釧都人為之歎恨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池之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四

梁武帝（普通）天監元年帝夢釋迦檀像入國（天竺優填王所造者）乃遣郗（音希）（姓）使（名）（音灰）往西竺求之。于陀利國入貢云其王夢異僧曰東土有聖王出十年之後佛法大興。制僧尼犯過並依佛律行罰。庾詵少與帝善及起兵署爲記室不就山居蔬食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頓公呼詵爲上行先生後寢食驚覺曰頓公後來吾其去矣舉衆聞上行先生已生淨土詔謚貞節處士

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誌指喉及頸（識位象也）曰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誌指喉及頸（識位象也）享國幾何曰元嘉元嘉（宋文帝元嘉至三十年也）帝臨政苛急誌假帝神力見先君受苦地下由是邮刑嘗詔張僧繇寫誌真誌以指撝破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時法雲雲光二師每講法華天華飛集帝以其證聖於便殿夜焚書請誌公及光雲齊翌日誌公獨至。扶南國沙門曼陀羅來進珊瑚佛像詔譯經於揚都。四月八日帝於重雲殿親製文率群臣士庶二萬人發

菩提心永棄道教其文云頡使未來生世童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成佛道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甄得生天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盍棄道教舍邪歸正

三年帝御重雲殿講經以枳園寺法愷爲都講愷先一問　帝方酬答載索載徵並通玄妙　○帝嘗夢神僧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普濟群靈帝乃披覽藏經創製儀文三年乃成遂於金山寺修供命沙門僧祐宣文大彰感驗事具光顯志　○敕於舊宅建光宅寺因宅七日放光故以爲名敕法雲法師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爲後世法　○沙門智稜善涅槃淨名尤通莊老後值寇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爲黃冠見道家諸經略無宗旨遂引佛教爲之潤色解西昇妙眞諸經義皆自稜始武帝未捨道教時引稜於五明殿竪義暮年爲諸道士講西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上委頓而死架以爲叛教之報僧鏡錄

五年扶南國沙門僧伽波羅來

六年御注大品般若經詔光宅雲法師爲百僚講說

十年中天竺釋迦檀像至帝率百僚迎入永

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絓是弓刀並作遵葦塔形（絓戶桂反繫也）初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詔西行求像至舍衛國（此云豆物為中天竺國）從王請像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遠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擅人圖一相卯時運手午時已就頂放光明降霆香雨騫負像東還及渡大海嘗聞甲冑之聲在後忽異僧禮像而言曰毗舍羅神王護像至彼廣作佛事言訖而隱其後元帝於荊州城北造大明寺奉安其像。

詔僧旻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劉業問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多申儒旨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為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有沙門道超慕旻講業誓欲齊之夢天神告曰旻公於毘婆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何可類及。何胤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通其旨後隱居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從捷遁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何氏三高。（逸七）謝舉（三）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群守與義學沙門互講經論徵士何胤自武丘出赴（胤在時扇祖祖講虎丘也）。先宅雲法師講法華經感天華滿空下如飛雪帝以亢陽問誌公公曰雲能致雨帝因請講法華至其澤普洽即大霆儀同表邪求有常供養僧發願欲如師慧解莫一僧

謂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及。上集諸沙門製文立誓永斷酒食其略云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若飲酒放逸噉食衆生乃至乳蜜酥酪頗一切鬼神先當苦治弟子將付地獄衆生成佛猶在阿鼻僧尼飲酒食肉亦應如此加治是時復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於華林殿請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慈悲種子之文上親席地與衆同聽十一年敕寶亮法師撰涅槃經疏上親爲製序

十二年特進沈約著中食論謂勢利榮名妖姸靡曼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惑不能得道故聖人禁此三事云云

十三年初誌公嘗與帝登鍾山指獨龍岡曰此爲陰宅先行者得之是年順化於華林園佛堂帝憶其言詔有司具葬此地建浮圖五級其上車駕臨葬致莫忽見大士涌身雲間乃爲立開善寺

十五年西天沙門自圖其形于吳中望巖寺像過夜起行道祈禱神應後有梵僧曰此智積菩薩也。華陽真人陶弘景建菩提白塔于三茅山嘗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鄭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衆首足弟子遵之梁書

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薦羞始用蔬果（牷音全牛純色犢犧牲牲）

述曰祭天地祀宗社必殺牲以備物皇王以來用以爲法有國家者掌之爲故且不敢有所議也夫司天地之化所以稱上帝（地七）稱皇天后土者至聖至神也烏有神聖而好殺牲牢之命肯歆腥臊之食哉由夫上古之俗茹毛飲血以是養已必以是事神（四）而已之見曾不知牷牢腥臭之爲瀆也烝民既粒俗不能變聖賢教世師古法以著之禮經於是後王遵而行之莫或敢議其可不者以養已猶古不思事神之不當瀆也夫果於殺命不仁也爲以腥臭不義也以不仁不義爲養已之舊習尚當思有以節以求全好之心豈於事天地祖宗之神靈而欲以牲牢腥臭之物以瀆之哉自佛法東漸勸修齋戒天帝尚知事佛豈人事天而不知事佛乎知所以事佛則不當以牲牢瀆天爲可信矣惟梁有武皇魏有獻文敢郊廟祭祀不用牲牷而易之以蔬麪酒果可謂遠古而道奉烝稷爲明水是亦三代之祀法也烏在乎牲牢腥臭之物哉

慈雲法師於天台勸民俗祀神改祭爲齋

其文有曰天子七廟下至庶人皆同祭祀圓丘方澤上下神祇國之常典勸令斷祭無乃太傷國風乎釋曰祭祀出俗典改祭援佛經俗典則未逃殺害佛經則唯重慈悲殺害則報在三途慈悲則果成萬德以善改惡無不可者

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池七）敕沙門慧超（五）爲壽光殿學士召衆僧法集講論注解經文亞居禁中（此內道之牒）十八年會稽沙門慧皎謂實唱名僧傳頗多泛濫因著高僧傳始漢永平開德業爲十科其自序云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茲焉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並以爲確論

普通元年沙門衆養於揚都譯文殊般若經等十一部帝親筆受今寶唱繼之。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稟歸戒妙選賢明朝議以草堂慧約法師應詔四月八日帝服田衣北面敬禮受具足戒方行羯磨甘露降於庭有三足烏孔雀二麈階馴伏錫師號曰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而帝座其側自太子諸王公卿僧俗從約受戒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沙門耆艾（五蓋反老也）亦從師重稟（重音仲再也）法雲獨曰吾

既受戒矣其可以法為人事邪議者高之（的）（姓）（婁世經婁的法師）

普通二年詔雲光法師於內殿講法華經天雨寶華

三年詔修鄭縣阿育王寺

六年敕光宅寺法雲為大僧正官給吏力（僧正）

大通元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舊云普通者誤）南天竺菩提達磨泛海至廣州詔入見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圓悟碧岩集云武帝與婁約法師明太子持論二諦立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圓悟云達磨與它一刀截斷）帝曰對朕者誰（圓悟云帝不省師即（此處加七字）下卻作人我見解）師云不識（圓悟云達磨大師慈悲不知落處）帝不契（圓悟云帝不知落處）師遂渡江入魏（圓悟云後人傳訛蘆渡江未詳所出。）駕幸同泰寺捨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歸宮

二年槃槃國進佛牙

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檀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法七）披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親升法座為眾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六）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平等大齋。丹丹國進象牙佛像

三年十月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十一月講

金字般若經
五年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自太子
已下聽法者三十萬九千六百人。吏部尚
書到溉家居蔬食朝夕從僧禮誦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奉音風作俸字訝者皆非今官府朝奉者當書風）
（事見前漢書）皆充蔣山二寺（即鍾山也）及卒顏色如生
手屈二指
六年烏傷居士傅翕至松山結菴雙樹閒
自號雙林當來下生善慧大士令弟子奉書
詣闕稱帝為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大士為
度衆生欲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
士袖出木鎚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言殿
謁者三贊不拜直上御榻對語設齋食竟出
鍾山坐定林松下大士一日披納頂冠鞾履
見上上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是道邪以手
指履是俗邪以手指納衣（分陽昭代云大士實能）。劍
川居法宣誦通法華坐臥見帳蓋覆其上父
母令就齊明寺出家是日帳蓋即不見自是
博覽經論（法七）深探奧理衡王元簡為郡守請為
越城母師。槃槃國進佛舍利
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智者
約法師云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從師受戒
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塔于誌公之
左。敕於重雲殿為善慧大士別設一榻講

三慧般若經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起迎大士不動御史問其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帝善之。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律師弘度得衆聖點記云佛滅後優波離結集律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竟於律藏子便下一點年年如是波離以後師師相付至僧伽跋陀羅將律藏至廣州當齊永明七年庚午七月十五日自恣竟即下一點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伯休問曰永明七年後云何不點度曰已前皆得道人手自下點吾徒凡夫止可奉持耳伯休因點記推至大同初凡一千二十年與傳記參合世尊生滅之年皆不同蓋其宗承有異也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無導大會（導或同出梵典）是年凡三設大會。華陽真人陶弘景告化香氣積日不散謚貞白先生所撰書曰真誥有云清虛裴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學仙道紫陽周真人第子十五人四人解佛法桐柏真人王子喬弟子二十五人八人學佛法對會稽東去岸七萬里其西小方諸山多有奉佛道有浮圖高百丈金玉鎮之（雖奉佛道不作比丘形）。相聞爲陶隱居執役十餘年一旦有青童白鶴自天而下曰太上名相先生隱居問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

矣即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隱居之室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禽蟲水蛭輩爲藥害於物命一紀之後但解形去世爲蓬萊都水監耳隱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

三年詔修長干塔掘基得石函內有金罌流池之雜寶盛舍利爪髮敕分入二塔同放光明。八

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復往阿育王寺在建康都城內設無遮法食大赦天下。昭明太子統薨太子天性好佛於東宮別立慧義殿爲法集之所招延名僧立三諦義當世美之

○岳陽王蕭詧察同昭明之子鎮越州重修塔木二

塔先是沙門曇彥與許詢同造此塔未就而詢亡彥至是年百二十歲詢後身爲蕭詧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詢字玄度時詧先承誌公密示才入州便詣寺訪塔彥出門名之曰許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圖今如故遂以三昧力加之即悟前身造塔事今越城應天塔

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梵語盂蘭此云解倒懸是目連尊者設此盆供得救母氏城鬼之苦。通事舍人劉勰諧雅爲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石城石像碑見存是年表求出家賜名慧地

五年敕沙門寶雲往扶南國迎佛髮

六年詔越州守臣蕭詧重修鄞縣阿育王寺

○扶南國王遣使朝貢請釋迦像及經論敕賜制止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北齊慧文禪師於河南爲慧思禪師說三觀口決

七年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論敕賜涅槃疏十年于闐國遣使貢玉刻佛像

中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般若經行清淨大舍皇太子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是夜寺浮圖災上曰此魔所爲也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層浮圖

太清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大舍幷妙嚴殿講金字三慧般若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西天竺三藏真諦來敕於寶雲殿譯金光明經等十部○時釋子多縱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詔下藏法師執不可帝脇奪藏謂衆曰衣冠子弟十輩豈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欲以一已好惡繩之可乎帝自受菩戒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亦恣僧遊覽一日藏師竟登御座左右訶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替寧媿此座倘欲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特令不問

二年侯景反於壽陽初景在東魏以河南畔

歸西魏既而遣使至梁求內附上納之封河南王

三年侯景至建康陷臺城入見上於太極殿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劒上殿拜訖上神色自若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使引就三公牀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踞鞍臨敵矢石交下未嘗怖畏今見蕭公使人畏愧無已（愧質涉反慚也）景既自稱丞相帝憂憤寢疾齋戒不衰口苦索蜜未至舉手曰荷荷遂崩帝日飯龍頰舌丈八字項有浮光日中無景右手成文曰武晚奉佛道日止一食唯豆羹糲飯（糲力制反脫粟飯）布衣皂帳一冠三載五十便絕房室不飲酒聽樂製涅槃大品般若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江陵居士陸法和隱居奉佛及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與弟子八百人役神祠陰兵擊敗之復於江夏聚兵欲伐侯景王慮其為亂止之和曰貧道求佛者尚不希釋梵坐處況人王位乎但以（池）空王佛所有香火緣今知王宿報欲救之耳（十）既已見矣當是定業不可移也元帝既即位（即湘東王以為郢州刺史帝為魏所執和與弟子俱入於齊梁書）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

大寶元年四月八日詔度人出家親制願文

云弟子蕭綱以此建齋度人切德普度六道四生出離愛欲永拔無明修習般若爲真佛子

二年侯景廢帝幽于永福省進土囊殞之武帝初革命張齊殺東昏侯送其首於帝除及宗屬後數年簡文生誌公謂帝曰此子與怨家同生蓋侯景以是年生於鴈門及景破建康帝崩簡文繼及於禍梁子弟多見殘故世稱侯景是東昏後身○北齊慧文禪師因閱大論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悅然大悟乃遠承龍樹依論立觀以授慧思禪師

元帝（即武帝第七子）承聖元年真諦三藏以侯景之亂汎舶西歸大風飄還廣州住制止寺譯起信論俱舍論至陳朝共得五十部○帝嘗著書曰金樓子云余於僧中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弘景謹貞白先生（北周宇文護）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池七）

十一

○招提寺琰法師少時相者曰童子聰明而壽不永師即發願入山誦般若經久之見僧長丈餘語之曰此經功德不可思議後二十年逢前相者驚曰得何妙藥而獲延年琰曰持經耳○劉敬躬爲亂焚掠縣邑縣令寄近寺民將牛酒爲禮令以牛槃柱舁除佛像於

堂上接賓客牛忽自解來階下拜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既飽醉臥堂下便覺徧體瘡痛搔成白癩年終而死（顏氏家訓）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紹泰元年北齊文宣廢道教（齊志在律）○補闕宗殆以學行知名梁亡棄官出家號無名比丘周誘以美官無名自陳反俗有五不可晚年為息心銘悔少日克意文章（黃門曾直書此銘與沙門智海刻之畫名記）

陳都建

武帝（陳霸先受梁禪）永定元年詔迎佛爭於杜姥宅（姥莫補反老婦之稱）設四部無遮大會（比丘等四衆名為四部）二年五月帝幸大莊嚴寺舍身翌日群臣表請還宮十一月復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幸莊嚴寺設無導六會行清淨大舍翌日群臣表請還宮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蕩幾盡自帝登極悉令修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

三年敕大內設仁王大齋詔沙門寶瓊於重

雲殿講大品般若經時群臣請以重雲殿佛像寶慢珠玉珩佩（所以節行儀上玉所以節行止）以造車輿俄見雲氣籠殿雷電火起須臾焚盡月餘有從東州來者言是日見殿飛浮海上而去○高鄰有尼誦妙法華不舍晝夜十仆二掌皆生華上名見內殿觀其華大嘉敬之世號華（出法苑珠林）

手尼

文帝（舊高祖尼始興王子）天嘉元年敕寶瓊為京邑大僧統梁魏以來僧統威飾杖直儗於官府至是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海東十二國聞瓊道德遣使奉金帛求畫像以歸○思禪師於光州大蘇山為顗禪師說安樂行示普賢道場二年善慧大士於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唯釋迦常與大士語四年帝於太極殿設無碍大會行舍身法復集僧行方等陀羅尼法法華儀金光明儀並別製願辭稱菩薩戒弟子皇帝

六年西竺王子月婆首那來遊廬山譯勝天王般若經

廢帝（伯宗文帝太子）光大二年思禪師入居南岳是歲為岳君授戒（事見南岳紀）

宣帝（頊始興王第二子）

大建元年四月善慧大士示疾七日縣令陳鍾者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掌受香舉衆驚異敕徐陵撰碑山中

良渚曰傳燈言武帝請大士講金剛般若執拍板唱四十九頌觀竹菴云多用三性義語恐北方相宗人記大士名戍云秖以拍板揮案一下誌公云大士講經竟然大士入朝誌公已去世二十年何從有此問荅樓穎編大士言行錄甚詳亦不載此事顗禪師於兎官寺爲儀同沈君理等講法華經後常與衆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

十三

○思禪師居南岳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詭奏師爲巫蠱事（漢江充奏戾太子爲巫蠱事蠱者惑也謂巫者左道或教埋木人爲咒詛事今道士作法以死生事陷師也）帝遣使召之則見師自空中來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罪當棄市師請贖之令給事僧衆乃敕有司治十四鐵券識十四姓名其上令隨師還山服役舂米（今俗呼擣米救）久之頒以田宅香積贍老身因名留田莊於是藏其鐵券勒石爲記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詳見南岳本紀）

四年勅沙門慧暅（音亘）於樂遊園爲七廟講大品般若

齊使崔武子來朝上以沙門洪偃才德兩優

命為館伴武子每與語輒大歎服朝議欲加偃冠師絕食自誓帝乃止

五年海東玄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於南岳禪師歸國演教為海東諸國傳教之始

六年周武帝罷佛道二教沙門靖嵩靈侃（侃同但）三百人皆相率歸南朝帝令駙馬蔡疑宣勅曰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序宜於都鄴大寺安居所司供給○沙門智周十一人往西天求經

七年顗禪師入天台佛隴

九年二月詔曰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徒弔反賦也）以充衆費○淮淝之戰轉輸不繼敕所在僧侶任其役律師智文上書曰君子為國必以禮義主上誠知宇文廢滅之過（周武姓宇文氏）豈宜以勝上福田為胥下之事非止敝人輕訾（訾毀也）亦恐國家受殃帝大感悔亟下寢之一時建議主役者皆寘重罰○六月二十二日南（法也）岳思大禪師唱佛坐逝

十年左僕射徐陵以顗禪師創寺請于朝賜號修禪（今大慧也）師為兄陳鍼述小止觀咨受修習初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暮月師及今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神藥荅曰但修懺耳果曰若

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年而終

十二年周宣帝復佛道二教

十三年詔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勅曇瑗律師（時為昭玄都）總知監檢有司給其衣食勿使經管致虧功績不踰數載道器大成乃以瑗為國僧正

十四年皇太子（後主叔寶宣帝太子）即位設無遮大會於太極殿舍身大赦

至德元年勅慧恒為京邑大僧正○永陽王伯智出鎮東陽（文帝第八子）請顗禪師赴鎮開講王與子湛及家人同稟菩薩戒法

二年詔虎丘智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

三年詔顗禪師入京居靈曜寺四月赴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久之遷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〻朝議以僧尼類多無業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顗（十五年）禪師諫帝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槃特唯憶一偈乃證四果（二事並見天台本紀注）豈關多誦帝大說即停搜簡

四年正月詔顗禪師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設千僧齋

禎明元年顗禪師於光宅寺講法華經時章

安預聽。都官尚書徐孝克性好惠施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初居錢唐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旦講法華經晚講禮傳受業者常數百人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陳亡入長安時疾疫隋文帝開其名行召講金剛般若上下敬讚臨終正坐念佛。姚察讀藏經畢日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陳亡入隋終於東都其身柔輭顏色如生遺命松板薄棺爲葬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十五末　塋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沙門　志磐　撰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爲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威行典禮謂之北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叙史者之微旨也矧比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故茲並陳用爲照映

北魏都雲　太祖珪拓拔　總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爲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弥殿者閻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嗣　太宗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爲輔國宜城子僧受爵始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爲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任清整道教開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之弊男女合烝之術三張者張陵令病人輸米悔過其後張脩張角效之世號五斗米道後二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真人李

晉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社方太平真君（謂太武也）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爲安城公壽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謚靈公（開道之始）

太武（燾明元子）始光元年勅天下寺改名招提（此翻十方常住）四月八日與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華致禮（信史畧云西天王臣恨不覩佛於降生日與像入城行道通夜供養之行像因因皆然）嵩岳道士寇謙之奉老君所授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家子弟百二十人爲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置僧道場之始）

神䴥元年（嘉音加牡鹿）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使迎入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太延五年大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爲作金光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術致先子帝以語崔浩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帝怒收玄高慧崇縊殺之高弟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迹耳

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爲生即見高於空中遊閒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爲帝祈福老君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讖之以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可以爲教世之法也夫老子聖人也或在天爲君主或分形下教隨時闡化則有之矣而寇謙之迺言於其處其處老君下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嘱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浩以其書獻誑惑當世之君何其惟哉厥後崔浩以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遽起滅僧之禍此其法運之一亢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弒不令而終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恨於讖之乎

沈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蓋音闔）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圖形

三

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屢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孑遺（孑古列反單也孤也有子遺）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足白於西時號白足）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帝命趣斬之（趣音促）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名登殿拜謝忽身感厲疾（厲癘同癘疾也）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其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暴拐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溺其口（溺乃弔反小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潰乃止

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濬太武孫）興安元年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毗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擯群邪開演

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
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
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函藏先朝案治載其有
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窃漢書朕如刀一切）朕
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
一區欲爲沙門者聽初劉宋沙門師賢五人
來京（進）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日帝
親爲五人下髮以師賢爲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
待以師禮（隋百官志曰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功曹以管諸沙門）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長子）
獻文興皇元年敕於五級太寺爲太祖已下五帝
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
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
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過亦年則出賑饑民
又諸民犯重罪者爲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
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戶注家未當之義僧祇此云大衆佛圖亦佛陀此云覺者言戶者佛寺之民戶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
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

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宋獻文子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寺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敕自今祭天地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牲命

（洪）

○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爲衆（王）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録爲義疏（此解四分律始）

○敕思遠寺主僧顯爲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稟道味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實論謂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僧史畧云此論最多盛相羅什翻畢以教尚師尚授猶淵授豐此解論之始）。京兆王太子興久病祈佛獲愈願舍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敕皇太子以四月八日爲落髮于嵩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

二十一年詔爲太后建報德寺爲羅什法師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寺佛像入閶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歲以爲常。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令清衆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諱恪孝文次子）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敕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爲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像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爲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毋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爲婢供寺掃洒三子瑜

（此八）

緊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此六）其後竟出家爲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毋臨終遺令以沙門禮葬祭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辯

孝明（諱詡宣武第二子）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真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十丈上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謬甚帝令群臣詳定真偽太尉蕭綜等劾奏開天偽經罪當惑衆詔流徙于焉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也）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磨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于俄朗城王魏子）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冀州沙門法慶為行無賴為其徒所擯乃去為妖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衆推慶為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

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遣使持節討破之禽法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遶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庾瞻敬感仰神異換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恭帝廣陵王羽子）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裕通達佛法人稱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異赦出之

孝武（僖帝廣平王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等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齋石像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災火三月不息後東魏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爲雲霧所蔽

文帝（實炬孝文之孫毘都長安號西魏）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爲沙門大統。初祖遊磨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衣裝於慧可乃往禹門千聖寺十月　五日端坐示滅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還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雲歸爲言門人啓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宋雲使西域至孝明正光四年還魏述磨者記曾毋十三年矣今稱奉還遇達磨者恐誤使不然則別一使人誤書爲宋雲耳）

孝靜（善見清河王亶之子遷都於鄴流東魏）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爲寶賢住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城自屠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則斥爲怪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自心之名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耶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祖鄙祖倉胡反不精經無數形澡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爲深密北齊經收魏北魏書

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

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跔跼之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録有可誡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來東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祕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久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現

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曄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音乾篤即天竺）也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袁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闡教通幽洞冥魏收撰魏書其志佛老曰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敘佛之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裨國政開人心者悉削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該賅其之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未信也

北齊（都鄴）文宣（高洋受東魏禪）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爲國師（國師始此）○法師雲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

入問道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皆師接伴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未師晝臥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門題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堂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薊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竪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爲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直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撟也）

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昔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宿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旦出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汙伽籃耳帝即悔謝謂僕射楊遵彥曰如此眞人何可謗邪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

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詔置昭玄上統以沙門法上爲大統令史員置五十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田萬餘頃禀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爲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踐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陽使人乘一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爲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修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奉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自陳請遊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呪術令僧衣鉢皆飛宮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豈無人哉上統舉曇顯顯時被酒出曰汝曹聞者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動

靜曰釋自標爲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咀無對群臣皆怵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昭玄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叅酒道者世中假妄麪蘗是味清虛焉在翟脯斯

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修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廬解於宋之泰始則說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己四十年不應今日復有脩靜蕃曰因梁棄道自梁奔魏當云陸脩靜之門徒斯爲可信也矣

梁荊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爲魏所破遂歸於齊帝以爲太尉賜甲第和乞爲佛寺其徒七百人悉脩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斂縮身止三尺斂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掌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文宣在位十年）百日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迹代坐（孝昭在位下及）二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耶舍於天平寺翻譯敕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譯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端基禮宜偏敬（偏猶專也）○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敕非軍國大事不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師罷黜道教其敬佛爲甚至蓋由前身爲

聖寺沙彌以智頑力出現世聞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爲耳非如然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北齊高祖第九子）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池八十三）晉譯六十卷者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愛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徧臨刑刀二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目爲高王觀世音經

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失目使誦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緯武成長子）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都長安）閔帝（宇文覺太祖第三子受西魏禪即西魏大統二十四年受禪不改元）詔僧實禪師為周國三藏。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自瓶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帝佩於擅山遥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池）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圍而還乃令光於見處造浮圖搖基一丈得錫杖瓦鉢（十三）

武帝（邕太祖第四子）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三春也）攝提（寅也）青龍（蒼龍房星也）在申（天井星歲在申也）當令所司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云云

天和四年沙門識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述三教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內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讒以識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賓說帝曰庾亷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為本終不苦役黎民庳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瞽生不立曲見伽籃偏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無間道俗問擇怨親以城隍為塔寺即皇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尊耆年為上座選仁智充知事

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紜之心八方有歌周之詠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卿僧道互爲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次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六篇用笑道家三十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勝之（弘明集）。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爲宜眞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爲悖逆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法師出衆抗荅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池八）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爲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十四）

曾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詔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實不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庳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不說明日下詔并脤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及脤者二百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勞優以孝琮等為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慟不食而終（前曾作二教論。）法師靜嘉聞詔下詣闕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脩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耳以故大小三災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有雲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嘉皆為法忘身求復大教而藉之脩肉捧心世或謂其徒自苦辛殊不知緇無益於當朝猶足以感動世人俾知為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廢之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嗚知

非藉師誠感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引傳）

宣帝（武帝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遂下詔曰先帝惑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黜今簡耆舊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剪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為國行道乃敕智藏等長髮為菩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鄒國公

靜帝（宣帝子）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尊像丞相楊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再落髮度僧二百二十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十末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池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隋卿長　文帝楊堅受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興修營境內之人　池九　一　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初同州般若寺尼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爲那羅延（此云鈞頭力士）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龍形驚墮于地尼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皆西向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武罷教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爲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勅僧猛法師住大興善寺爲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寺自西竺還齎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唐公李淵高祖初封於唐以長安宅居旌沙門曇崇帝爲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惠弘六時授三千佛救民饑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

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迎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雲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敕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敕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興大雨霑霆

七年詔曇遷法師為貽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已下往臨弔內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載興卓爾緇衣辭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illegible]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答曾任左武候司法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窻中望一人瘦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答曰我信衛元嵩毀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

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爲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藏法受大苦望爲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出一錢爲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作翹文昌入冥恐當時有此二事皆可爲證）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燕善玄談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以爲至論（無量壽佛經稱佛日觀於清淨業最）十年始承正統（是年隋滅陳）正月詔曰光宅顗禪師昔周武毀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契進僧倫用光大道○敕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璽裕法師至京爲國統裕表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璽泉爲寺名○十一月晉王廣效沙門總管揚州迎顗禪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師號曰智者

池九三

述曰世謂煬帝棄戒學慧而弒父代立何智者之不知預鑑耶然能借闍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爲父子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同俗開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毘婆

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涅槃經云）又佛為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閻王受次經）又垂裕記閻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煬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國清保龍蟠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孙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為百王之監也（事見智者本紀）

潞州刺史辛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粲以是年往管城正救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粲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十二月智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事見先主附關羽智者本紀）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狩曰蒐春逐獸）入古窑中忽失所在但見滿窑損佛像沙門曇遷曰比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

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領聽。○冬十月智者過池九岳州爲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真觀法師問智者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改虎爲武。○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北天竺閣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

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爲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泥壓地獄迴開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爲衆作餛飩先盜食一鉢

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爲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懺獄榜隨滅（僧錄）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法九）

預譯經〇十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王）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爲衆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晉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遵指畫

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敕天下名藩有戮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

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遣沙門淨業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跡編見僧傳（南山撰唐高僧傳）〇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法密）北天竺闍那崛多（此云至德）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爲八卷名曰添品〇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璪至京師奉啓謝皇太子造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彼

石碑說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凡百五十篇

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褒貶以代賞罰春秋義包五始故今別名元經凡五十篇元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至東晉宋齊梁陳同四夷繼統考文元和元年以北還都洛陽得卜國以及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表深旨也南北二史表膚相稱多昧正統以斷其隱也續詩以辨晉宋後魏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百六十篇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後王贊易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贊易七十篇申明孔子十翼之旨意王氏六經阮逸序中說謂易杜詩公不能疏解之矣故頗述不振朝廷三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寶威杜淹溫大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爲世卿相弟子凡九百六十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禮爲中庸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守國則泥（乃訥乃不通也）子讀讓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謂子之祖敬公述皇極讀請洪範五皇極義貴中道人位天地之中則知教雖有三人則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煬帝實文帝次子諡法逆天害民曰煬左傳煬公隋諡陳後主曰煬今亦諡煬如有悔也前詔余尚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璪詣行在所引對大手殿敕爲天台寺立名智璪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宜名國清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爲名乃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敕秘書監柳顧言爲智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覩數溢一人（梵語達覩此云施財今人誤書脚字者非）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飛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相傳王泉哉殿一日指輞川王維人語曰我師內身在此不得勁飛輞其上自是知輞王神力自天台移置此地）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三祖僧粲禪師云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授衣屬周武

發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問皇初居皖公山（一版反司州）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是年復還舊止爲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谷寺○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維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荅曰此是地獄吾爲取僧一束柴煮淬忘不陪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爲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爲辦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傳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上親製頌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首和南十方諸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爲有頂無間（天宮地獄）清淨罪垢同至菩提（云云）

四年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零僧量留餘並毀折廬山栖林大志禪師（智者門人）素服哭於佛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都上表曰頃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以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送以布幡經升大棚端

坐度火然之焚舉入定七日加趺而終自是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名神僧法喜入見一日逸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命案之見架裝覆黃金鑽骨詔以香泥塑其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義寧元年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為太祖已下造檀檀等身佛三軀以沙門景輝嘗記帝當承天命為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飢民為立慈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永為國式

三年

四年釋智嚴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兼持弓

首挂瓢水囊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見異僧丈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矣同輩問丘侃至山尋之見山崖峻立為獸悲鳴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漊澤縣李錄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池九）共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荅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敕沙門玄蒭三藏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瞻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德明（本名元朗）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輒蔽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祆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鎧菴曰傅奕以小人之資一旦上書謗佛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

其說今觀傅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嘻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數慈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警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者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不然今夫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間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比子厚誚退之忿其外而違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為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

善而遽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者人扑之未至非佛道之弊也

九年傅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宰相蕭瑀（後宋明之子）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洗　十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曰地獄正為此人設（瑀音禹見舊唐史）帝一日問群臣曰傅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言登九

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王爲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叛黠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云云後傅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傅奕毀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閉付越州爲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泥犁地獄也（苦報也）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正觀元年正月

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度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爲興聖寺

○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得脫

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也殊不知隋爲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開關於軍伍之中當梗化害政適在目擊不亟翦去則有妨於撥事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

五誓啓玄門令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奕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令過乎帝後以疏頒示諸傳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論謂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蒙利國非淺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爲序以贊之明榮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稽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可隆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也又慧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窮奕譽道毀佛

（卷九十一）

遂有蕭汰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壅邸淵雜屠酤非所以爲垂教其悉道戒行虧闕者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

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爲拯濟寔行慧惠及幽關蓋所以救沈苦以遂有生冥仁恕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永爲定式○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轉經行道爲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月視此爲式

池九　十二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爲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八月沙門玄奘上表乞往天竺求經○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撥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函徒隕身戎陳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魂（老子曰魂氣也魄形也注惠鬼也魄山陰心法者神明之營魂也並見后漢書劉昭注）以稱朕矜閔之意（已上新書刪去不存）

四年正月敕上宮繡釋迦佛丈六像奉安膳光寺設千僧齋○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群臣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破宋老生於莒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邙山

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汜水立等慈寺額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洺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繞二十九人天下大治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因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史歐陽新書並削去之十三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紂君必書醜如蒸毋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耶是知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為信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法陳

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録唐太宗修晉書於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顧懽傳凡帝王公卿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削之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悉削之耶是知無通識皆不足以當修史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叔聞法於圓通

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禪頌六章見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哉

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敬父母（正觀改尊）○詔以慶善宮爲穆太后建慈德寺爲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敕沙門法常居之爲太子授菩薩戒○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帛敕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令歐陽詢書（今有收石本者文字殘闕藏以爲實）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尼火祆教（祆火煙反胡神也外道梵志也）敕於京師建大秦寺（波斯國在西海此云大秦）六年詔以東都洛陽龍潛舊宅爲天宮寺　詔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禪師示寂于國清異香滿室（沈九）

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於此不通未可弘法）○敕僧道停致敬父母○寒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

萊滓於竹筒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閭丘胤初爲台州刺史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來爲噀水治疾須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二人即把手而笑交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

八年詔爲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佛眼○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疏會以斯頓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父逮六道怨親並同今頓法帖沈

十五

○敕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爲皇后授戒○萊州奏高麗三國僧與新羅百濟爲三國頓入中國學佛法欲覘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爲善足爲夷狄法所爲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

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敕葬沙門自此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尼三千人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開僧徒有假託醫巫左道惑衆造詣官曹囑致賕賄者朕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準內律明爲條制　○詔曰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實法琳等詆訾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遵三張符水醮籙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令輸米五斗其後有張脩張角效其法用符水以治病故世稱五斗米道）不宜居釋氏上敕宰相岑文本諭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扶實于朝堂笞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諫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媿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昨因夜夢恍覩斯人無進謦言有若平生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舊唐史）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頴達沙門慧淨道士

祭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祭晃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雨華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曰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屏何所可領師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狐蹤道士神昏謂人爲畜天情大說合座歡踊○方士秦世英譖法琳所著破邪論訕毀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西域僧來善咒術令人死復蘇帝令咒飛騎皆驗俾奕曰此邪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爲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爲體持善遮惡爲用此大聖祕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爲之護（部主如釋迦佛及觀音菩薩明王即勿明仙王威德神即金剛神藥叉將諸咒神）然明王部主慈悲覆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惡毒鬼見有爲利養詐解持誦者見彼癡人繇執金剛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云）今觀

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呪術遠來東土呪死爲功邀名人主有利欲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讃呪鬼神乘怒以斃之耳呪騎兵死呪傳奕不死奕小人謗法罪在泥犂非奕能拒呪也此事至祕唯探索呪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池九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摘之齒恐非佛眞用羚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僞爲之物雖足以成傳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爲辨之庶幾乎免謗法之辱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誡敕弟子甚爲詳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文館詞林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飛有司寫經本令公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詣五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

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為穆太后追福自製疏捍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慊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為睽朕宗自杜下故先老于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十七年靳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就賜珍繒以旌其道○敕衛尉丞李義表賫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池九）邪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八月京州秦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保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云）十一月遣使以玉

帛詣鴻池谷祭謝靈貺既晉史本紀載書雜志入五行志案隸異記亦引史李裴尋奏昌松有磐石自然成文凡一百十字其略云高皇帝兩子李八王八千太平天子李廿王千年太子治書癌山人王七王同主尚王郢與文通子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服乎才子戎文貞駙昌文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敎禮部郎中物遷胡暉撰羅並所奏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曜有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遼遼然無敢後一旦惑傳奕之祆言遂欲以佛法爲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像建剎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僧稟識知此道有助國救世之功爲修身治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古爲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秩分云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稟內科

池九　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爲能相繼崇尚之不絕乎

十九　十八年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

下方亂君幸不顓宋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椀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風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戍）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聰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隨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清慊見法師故遣相屈比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親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敞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汙瀅方滇渤耳（滇音瑩汙音烏小水也）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

總管時分天下爲九道（本行其文皆云盖闕二僧今時石本有添脚處覆載以會主即此序也）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序具在上）自是平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二序具在上）詔皇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嘗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爲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沈文）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師敕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奘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止令翻道德經爲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覩之適足見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擇求寄宿歸而孕父毋逐之日庸紡里中夕宿衆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威體潔遂舉之常隨毋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毋令出家是爲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衆館後爲佛毋寺東禪有佛毋冢（林間錄）四祖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和上它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傳燈）○十二月皇太

于爲文德皇后建慈恩寺禪京城六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敕太常九部樂奉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奘法師陪從上歎曰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法九）

月上崩

高宗（法九太宗第九子）

永徽元年詔天宮慈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十一）

門人不復敢閉C法華威禪師爲天宮慈威禪師說止觀法門○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爲衆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教之都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爲倨傲也又嘗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高僧傳）

三年奘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婆訶羅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

六年初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頗毀之法師慫亟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斥呂才太常博士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法師禮悔○罽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會稽永欣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衆僧會言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應

顯慶元年正月五代王弘爲皇太子敕爲建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敕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李濟集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製大慈恩寺碑成奘法師上表稱謝○五月奘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孝璋療之師因附奏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敕僧道有過情難知者可問俗法推勘遠遣官司動行枷杖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書平章若僧用俗法即道俯羅○十一月武右生

沈九　千三

皇子神先滿室賜名佛光王（即中宗也）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臨終三寶及授五戒）二年敕遣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道宣律師爲上座神泰法師爲寺主懷素爲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勅僧道錄得受

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祖爲牛頭第一世應機出一枝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江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當周威烈王十九年生在七國之時）

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立本際義往復數四理屈語塞帝令黃門引榮退席賜衰帛以賞之。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蘊義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乃更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語屈而退。詔以坊州玉華宮爲寺命奘法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而成凡六百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眞身釋迦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宮律師送還法門寺。西京勝光寺沙門孝整（沈九三）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而失聲懼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

廬田山是爲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己可得私用苟掩以爲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孝聲果啖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穀盜伐林木之罪爲可見矣可不警之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暠詣五臺山禮文殊箕容衆見金光蒲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齎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經等三部

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爲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椁五詔褒恤葬于滻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人

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曾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聲請歸弥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謂

之曰（即往世賢頭慶）昔迦葉佛會此立壇師乃撰壇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足跌前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爲誰答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願爲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捧行道盡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法九）（杏）之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贊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有佛法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誰當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悠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弃（悠）（護）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僞造舉衆愕然無能應者乃敕令按聚僞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經。西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濟所藏梁武水陸齋儀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致謝（群見光顯志）

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鐫石龕盧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能能能初至祖問何來荅曰嶺南祖曰欲須何

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池九

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缽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閿鄉人扶云反在弘農湖縣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戍遼東毋程氏憶之飯僧祈福回裹齋餘出門際晚持兄書歸毋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爲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爲沙門

上元元年名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

固辭上問佛經以何爲大思邈曰無若華嚴上曰近奘法師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思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居篤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是譯大十卷者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手寫十部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復舍華原舊居玉山宅爲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照鄰稱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見華嚴感應傳及唐本傳）思邈居終南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思邈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止帝不許妄傳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思邈曰汝還無慮自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一方世不得而別（酉陽雜俎）

（池九）

案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肩焚香捧聽而入設秫飯杷梢若甘露覩一錢（音還唐書其大門爲錢今言錢者卫約百錢也）僕送至中途問先生

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覩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饑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録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關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呪爲除罪秘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顗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布何得自祕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還於西明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禪師爲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蒲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眞諦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闡東山法門宛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池九

二年初杜行顗所譯尊勝經遍國諱皆避之以世尊爲聖尊救治爲救除太宗神武皇帝上諱治民爲安神治上曰佛經之言豈當避諱乃敕令改正○國清寺僧智璪爲直歲精常住布十端與始豐縣

丞李意及天台疏在隋唐時爲始祖久而不還壞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璪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見實錄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倒冒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爲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穀竹木四時誅求稅以爲常不思它日地獄酬償之苦爲儒爲官不幸而負此鬼識以是教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爲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爲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勅道士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爲次吳闕澤稱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違理失禮豈老子意耶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至高宗以道士陸宗正違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教其愚也調露元年汾州胳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顧顏云爲互用

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唯用伽藍物爲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爲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爲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己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爲牛池九廿八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畏報之爲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爲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之流深足鄙恥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鐫石爲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勅諸寺圖形以祀師稟奘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爲慈恩教奘師傳來貿三時教二有二空三不有不空教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教藏淵博學者難覩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歷初入宮爲才人太宗崩出爲感業寺尼高宗臨幸行香是七齣後宮拜昭儀次年將爲后私遣兄元慶高宗臨幸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光宅元年廢中宗爲陵王武后自稱政曰歷號門武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宝利佛逝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冬復往佛逝國○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曳昶下地欲斷其頭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池九）敢違命即擊鐘集衆盥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納不言而去昶自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賜紫者此）

二年勅僧尼依舊立在道士女冠之上○勅荊州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師（五祖旁出）○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六部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殺）

二年天宮威禪師爲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呪經等七部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一日坐亡二女失望旦旦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華五莖于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捨華根出自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爲落髮令居天女寺○始令佛經製卍字爲如來吉祥萬德之所

集音之爲萬（舉說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武后實改唐猶用年號長壽後改爲如意）案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智臆有大人相形如卍字名吉祥海雲又作曶是吉祥勝德之相由髮右旋而生似卍字卍曶是西土字卍凡萬方是此土字同呼爲萬

延載元年勅天下僧尼舊緑司賓（即鴻臚寺）今改緑祠部（以佛教有頃國之波斯國人（教人指解元之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述曰太宗時波斯獻讃進火祆教救建大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歷間荆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其法行於世而弗禁噓是蓋西上九十五外道之類歟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九九）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爲信陰相交結謂爲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鴟狠作亂如（三十）

方脫吕昂聖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盧行者十二部經禪若吾徒即是眞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透雪峯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弗謹反遣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所言皆驗時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觀心我心安在荅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荅安斥之曰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走（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沙門（法九）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治生蓮一莖百葉（華嚴感應傳云人間華十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磨納衣白氎香茶勅韶州守臣安撫山門○

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爲僧賜名玄嶷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嶷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爲次序今玄嶷以新戒而居三十臘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梁令因加三十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僞造之爲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旁出○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蒲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真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爲震動即日引對長生殿數宣玄義捐殿隅金師子

爲譬后豁然領解封師爲賢首菩薩戒師集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爲賢首敎云○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七日復蘇報元英驚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名經生未卅二末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厄復於毋墳地產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之勅賜立孝門以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詔敘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坂音反○詔義淨三藏於東都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敎序

大足元年成州言有佛跡見甚大詔改號大足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七

中宗顯嗣高宗第七子

神龍元年詔韶州慧能禪師入京不就○詔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法十一）誦法華經試中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坐士天樂来迎○勅遣使迎韶州慧能禪師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紫袈裟瓶鉢以諭主上徯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於內道場譯孔雀呪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居房部祈念藥師如来遂蒙降祉因命師譯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貶高州至南海遇印度沙門般剌密諦遂止制止寺譯大佛頂首楞嚴經融為筆受○九月祀明堂大赦詔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亦畫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為不然自今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此僞經及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者準勅科罪弘道觀者桓彥道表留化胡經勅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僞頃以萬幾之暇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諦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

于之宗義有乖遠事須除削　彧沙
述曰永嘉謝守灝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老子數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鹿升天（一商紂時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柱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授尹令道德經西遊不反（二昭王二十五年復降於蜀李氏家（三已上出實錄引守灝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肆（四此前漢降生事跡不可言無昭定兩時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時則且以後文為正

議曰駁化胡之偽有九說焉史記老子傳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列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注十）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為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罽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罽賓有剃髮事三繆也偽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文六

金身名曰佛陀為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令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偽經言浮圖寐滅永為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繆也偽經言老君命梵天煩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為佛釋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煩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繆也偽經言尹子化舍利弗寘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偽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為何義七繆也實錄妄謂弟子守佛冢者為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穢迹金剛又謂仙道為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經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錄不識佛壽長遠見乾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此言譏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為法師上為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欲尊道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故

可不畏哉昔王符偽造此經死墮地獄閻王訶云世間偽經毀盡汝罪方脫今人援實錄者方威引偽文甘與王符同一受罪可不悲哉（偽經諸說皆見所引更不別辨）北朝魏孝明唐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偽說獨武后朝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欲存

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擾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伯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擾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化胡字）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圖之化晉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為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録皆言干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敕劉如睿八學士各為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本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干闐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為之語曰老子本迦葉等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熟機緣（義見大藏經玄義因緣并輔行）後反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為合理昔王符擾諸書造經若獨引干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屬宋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當混濫如此偽說敗績不少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當截舌以謝

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北宗神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謚大通

譯師師淨法於五祖自武后朝召居內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說問法執弟子禮〇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縣公官給奉祿一同正員（奉古風）敕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卷十四）妃后同瞻〇五月賜嵩嶽慧安國師紫摩納衣度弟子十四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〇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〇聖善寺成敕上庸公慧範如銀青光祿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那沙門廣清檢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叛民賀跋捨宅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普光王師既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叉御書寺額〇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〇敕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苻潤文〇詔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為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士敕於薦福寺涌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里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五月大旱敕菩提流志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澍音注時雨○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賜齋池十觀沙門議論敕畫工張訓圖翻經大德及衆學士于殿壁親製讚辭

睿宗（已高宗第八子）

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柿樹枯瘁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菩薩戒

二年敕菩提流志同法藏慶外寺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譯○敕貴妃公主衆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士贈司徒梵國公敕葬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延入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寵后將謀逆回遇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玄宗在藩語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出回

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
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萬
盞望之若華樹○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
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十一
月賢首法師法藏士贈鴻臚卿葬神和原
二年敕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
令毀拆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
汴州至司馬圉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
建寺乃化緣鑄丈六彌勒像貿鄭景宅為院
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建國寺因名
曰建國志愔至雲禮像泣告像忽放光志愔
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
王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
新州國恩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
焉世稱六祖
玄宗（唐玄宗第三子）
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涌勒佛殿
二年正月（沈十六）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為僧富
户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
請禁度僧言佛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
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上從之命有司沙汰
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敕百官毋
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贖取

○二月敕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
王者遠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
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
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母既時停罷然不
聞當時以何為議豈不曰若稽之佛典出
家之士尊居三寶為世福田尚使父母反
拜豈當遣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
議不出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為此非
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
道及出世法要稱為天師（天子之師）帝問國作何
如對曰盈與有（万）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
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
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洒然忘憂終吉
者至昭宗而絕以魯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
將軍史獻出王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
命圖其容于壁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
飾內道場居之尊為教主師譯出毗盧遮那
成經密教一宗於茲為盛○日本國遣沙門
元昉入中國求法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循南海至廣州來京
師名見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

至必結壇灌頂度人壽兩禳災尤彰感驗○
長安罔極寺沙門慧日遊西天還進佛真容
梵夾名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賜號慈愍三
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月長
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
新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
十棗柏葉餅一枚世號棗柏大士將齋經往
轘莊忽見一虎當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
方山土龕處其中室無燈燭口出白光炳照
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墨坐亡之
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徹中有長者事迹一卷）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
恩寺傳瑜伽大法于金剛智○五月京師人
多疫病醫王善逝師施藥以救無不瘳師每
存心發願人覩之者病為上聞之名愈見禮
為藥王菩薩逝師者跋勒國人（西域）常衣毳袍
腰懸數百胡盧頂紗巾持黎杖一黑犬同行
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
化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為黑龍背負逝
師沖天而去
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邢和璞謂尹愔
曰漢洛下閎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晉又趙劉必）
有聖人出而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謬洛

下之言信矣後六年亡諡大慧禪師○于闐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姚崇薨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効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化崇不知此道而且獨任虛理以飾陋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創寺鑄佛寫經其為瀆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事使浮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音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真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此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毀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敕下豫州新息令李虛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胥正敢毀拆者斬虛行事多違庚非有意全佛屋也沒病死既斂聞棺中指戛聲毋促開之乃生時暑月身痂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為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士經年矣謂虛曰長官殺害為心

今當受報虛聞大懼請救吏曰去歲坼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天不合此間追攝王若問但以此對頃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吏讀曰李虛尊學割羊解合扶一百仍割身肉虛曰去歲敕毀佛堂虛界內獨存之頗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池十九）在天堂王令撿之吏讀曰去年毀坼佛堂新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畢罪簿火出焚之略盡乃敕兩吏送還淺三十無疾而終（大平記）○菩提流志士年百五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藏贈鴻臚卿○房琯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與之出遊過夏口入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畫謂琯曰頗憶此邪琯恍然悟前身為永師也○遂州任善病士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遶水趙璧入京舉選路逢亡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賣造金剛經一部璧如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金剛驗錄咸）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陝悟始此）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為之制初

未嘗掛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宗至德復令竊牒謂之香水錢逮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閒錢嘻律言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末世為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嘻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為荊溪湛然禪師說止觀法門○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録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定數敕附入大藏○武功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膂肥氣絕飲十日復蘇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何為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逆化者甚衆　○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為彌勒佛像高

池十

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凌雲

十

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七誕灌頂國師弟子不空三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樹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於鄭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睿案故迹

造精舍於山之東號拙言萬齊融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童送供夜遣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啓禪師開山者誤）○敕末尼本是邪見妄託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餘皆邪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為佛法之混濫嗚呼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刪定四分戒本出家之士得以誦習

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寂塔于龍門之西山

二十四年敕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中書奏令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道子妙窮丹青大略宗張僧繇上名入供奉（法十）

於景公寺畫地獄變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今世有石本道子觀音）

二十五年敕僧尼仍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沙門法秀慶興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

寺及覺異之遂巧人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遵沒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見上方老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居此好聲樂謫爲人間主久當復歸囑秀曰汝持玉簫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高僧傳）

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二十八年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亡師得法於六祖僧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河南采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涅宗仰未免鞭撻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音分處置得所）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罪奏可○不空三藏自師子國復來廣州采訪使劉巨鱗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西域康居（音渠）大石五國入寇安西（唐朝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府）帝召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二七徧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禱往救安西請設食設道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

黑雲中見一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地寇人帳幕聞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見城樓上天王見形上令驗之即誦呪曰也（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因此）二年敕羅浮山佛經所載是菩薩住處可特立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初沙門楚（泗）金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十二）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下基之日衆聞天樂異香帝於禁夢虛空有楚金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賜縑緡以助役三載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萬衆瞻禮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千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召司空山本淨禪師至闕問禪宗要旨勅住白蓮寺○南岳懷讓禪師示寂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得法於六祖四載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士素事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毀釋

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約面論邪正旗皷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于朝命邕為僧統邕闢讓

五載師子國遣使来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珞白氎五勅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入内為帝卒十三行灌頂法時久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徧洽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勅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綾素勅天下寺院擇眞行童子每郡度三人

十四載上以北方禀氣剛毅列刹多習騎射諂泗門辯才為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玄宗太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數千人請太子留東破賊室金城泗門道平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收復遂以平為金吾大將軍至臨皐屢與賊戰大破之事定行封平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帛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在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牒謂之香水錢（鬻牒始此）○時寇難方盛或勸帝宜憑佛祐詔泗門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

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来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名号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送并留之託以祈福○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内教授○上皇駐蹕成都内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餧頓國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上皇說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羅全禪師為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全禪師後往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皇自成都還京師○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藥師道場忽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勅荅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廋伽藍之内亦知覺樹之榮咸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夕讚禮勅五岳各建寺妙選高行為之主白衣誦經○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時僧標中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羅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乾元元年復稱年勅不空三藏入内為帝灌頂授戒法感大樂說菩薩放光證戒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

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使顏真卿撰碑云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筌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禪師入見勅居千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麽上曰見師云釘釘著懸挂著五祖戒師代云釘釘著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杰云還會麽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上元元年勅中使往詔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吳興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翌旦師入關

吏問何來荅曰善誦法華遠來受戒關令以聞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喜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勅僧尼朝會毋得稱臣

洪覺範曰嵩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無臣禮自唐令瑫首嚴其端（此事未見所出）歷世因之於是不疑彼山林逸士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之道尊居三寶為世歸依者乎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其以存故事其間自叙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重其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徵見光武稱名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士尚知以道自高況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事世主自取汙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大體者矣

名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鷄卵取白傳頭瘡坐是之由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王曰往鄭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忉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棲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吟遊其間母喪表請以輞川第為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當是帝釋天主）諸天王（當是三十二天及四門天王）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二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今前二吏導其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置日

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璽如意珠玉印碧色寶苐刺史崔侁表上之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為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如寶和大師勅長安左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為天降之讖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沙十　慈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念智　磐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　盧

代宗（肅宗長子）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壓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寇邊京師命內出仁王經二藏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寇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賁等於大明宮南樹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鴻臚卿○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州刺史揚珮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廩給○章敬

沙門崇惠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頂呪○鎮國純陀三藏亡年六百歲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賁於桃園撰仁王經疏進上姑蘇支硎山沙門道邃（左溪弟子）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

大雄之慈聲郡刺史韋元甫尚書劉晏奏題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衛州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慙懼即蔬素轉加勤誦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門法火焚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缽中覩五色雲見山澗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缽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為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

池十一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算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雌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算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荅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多少荅曰二十一師曰

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箕不識箕陛下何以得此愚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淀何而起師曰裴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淀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遂殺之○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杨綰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浚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勅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東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四祖下七世）○七月詔建盂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播華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嵗以為常翌日產靈芝于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

爲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焉○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爲道邃法師說止觀法門○勅回杭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諸臣並覩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裴垍上表稱賀

五年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既而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霑足○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爲鬼神講經當陽即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遥望潭洞而祝頃刻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泗門法琛於瑯邪山建佛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睹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八年勅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勅太子僊事古佛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

邑三千户及示寂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
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勅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勅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知事上座部為三）如
開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
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
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
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會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請帝
曰州將（太守兼兵馬者）令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
傳者（傳乘反）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綵
黃金澡罐勅寫真容入內供養○五月帝崩
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
尼
德宗（唐代宗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勅賜
紫衣充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菩譯佛理者
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
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
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龍樹龍宮所傳下本
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

獨其餘尚秘天竺故今發頑哀請下本經偶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嚴草衣禪衣宴坐三十年足不踰地口不嘗味萬有冥然屋惱反詣此身不動侍郎推德興為之記曰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者乎

法土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京者於祠部納告唐編符告者與品官告身同今用四五

攝度牒

興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收送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並停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山西

事鈔衣法篇及亡五衆輕重儀備述分財法○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荊溪禪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弘傳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嘗泛荊溪學止觀荊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讓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荊溪云○梁肅記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沒入

京師安國寺為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踽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妾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

貞元元年常皐為西川節度使初皐生一月有梵僧見之別久浔無恙乎兒為一笑良問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淡身也其政治淡當在蜀及是而驗皐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為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卿落廢寺為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法華三昧忽有尼踽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妾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

貞元元年常皐為西川節度使初皐生一月有梵僧見之別久浔無恙乎兒為一笑良問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淡身也其政治淡當在蜀及是而驗皐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為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卿落廢寺為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上封人歸頻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而淡悅豫知為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窗宣麻瓚寒溼垂瞼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沩十一　六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士師浔法於南岳讓禪師其淡五世泯為二家溈仰曰臨濟（孑礼反四漬之一世誤作去聲）

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羣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淡寺觀不浔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覆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禪師士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勅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殿○遂法師於國清寺為廣脩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茶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頔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歸清涼法師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勅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勅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

詔爨寘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遂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令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寶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敬之若兄

○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爲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僧衆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謚大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并普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宰輔皆從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橘免勢沙門空海入中國學秘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送至長安光明寺影堂大陳薦獻倏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功必生安養又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嚴州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念佛月餘孩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間

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集衆升座高聲唱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諡德宗長子）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

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印證法於石頭遷師○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於天台遂法師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始也

憲宗純順皇帝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僧錄始於此○

卷十一

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祇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回紇遣使同摩尼僞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隸烏姓吐突名璀官○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無出家之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詔賜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罔措帝曰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翔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師得法於馬祖○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召見內殿咨問

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
居易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
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
禪律即是法法不離禪○馬郎婦者出陝右
初是此地俗習騎射歲閒三寶之名忽一小
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
之明旦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
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
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它房宿
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
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冢挑金鎖骨謂衆曰
此普賢聖者閔汝輩陳重故垂方便即陵空
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
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
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
棗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
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
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
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
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
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勅有司
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

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謂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況何而來觀之又觀則辨真妄（八偈原見居易妄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掷子大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祖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麽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鄖西小舍一女靈照常製竹漉籬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還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士居上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頔問疾居士謂曰但頓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注一）仇公臥而化○勅諫議孟簡補闕蕭俛於醴泉寺監譯經潤文○無著禪師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溪著曰頑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呼均提童子出迎翁引著非堂坐畫子進瓶盂對飲酥酪頃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

何来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未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隨若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足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真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内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

（則文殊翁說偈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河沙七寶拆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

六年敕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簡潤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士師得法於馬祖自少林以衆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胤次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挫（音坐）挫（音祭）柱搭道具置十（土）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之名禪苑清規○法師智誉多所著述而聽徒絶少因棄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辦食抛飛走（拂）（凡）（周禮辦俗）卻後二十年衆當自集誉遂置衣易米日炊飯散郊外感羣烏来集誉祝之曰食吾飯者頑爲法侶後二十年往鄱城開講座下千

眾皆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摠上疏請證曹溪六祖
勑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勑宗元為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
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
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勑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
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
開開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
鍊頂灼膚以為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
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晉魏
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餓死
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俗厚故治以仁義為用輕佛以真道為教世俗薄故亂以刑法為治佛法之可致如此）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生中天竺國如此方乃天竺之東境遠方皇會以中天為貴一大教皆以佛之道直非地言號令出世超拔豈宗士君子所能比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賴裴度等勸

潮州刺史（佛示現塔地實未審滅留取舍利為世福所在之處是為道場何有鎖子宮禁金剛聖國一切物不能壞何況不拔然諸法大小有緣以水大佛道遍虛空神白能時時今帝釋能現對然以附其報預大臣被勘是亦佛舍力故耳不然死也）○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比是（塗十二）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宋高僧傳代云陛下高宗天皇古○二月勅翰林學士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鑾旱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藏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宮撫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朝氛祲滅稼穡豐云云二十四日奉佛還于岐陽舊塔○韓愈至潮州聞大顛師之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顛得法於石頭遷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義忠為侍者乃擊禪林三下師云作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慧拔愈大喜曰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處一日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晒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建首座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愈亟方丈邊崩語

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来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来祇對侍即佛法是麽座云是師便打趁出院（卽卽愛云首座知前事知後事大師命不單行）八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二襲以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卷一十三）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積惡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云孟簡復服之曰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塵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異路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為廣其道非求饑糜嘬施作活計利妻子奈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嫗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云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淋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退之又作

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爾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鑒也

浩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亦為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卷十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書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云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

善當病子嗜浮圖言嘗子與浮圖遊退之與遊言與遊兩端為相責之本子罕於後作兩節解釋皆有關鍵近隴西李生自東都来退之又寫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不序浮圖重述退之責不浮圖誠有不可序者浮圖言者之本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大釋其言與儒書合與先聖不異有此兩義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反責退之下及揚子楠尚不斥莊墨之詖險退之指佛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扎由余乎秦之先世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見史記跖之石反春大盜凡莊子二篇皆中國人吳公子延陵季札非賢臣由余自西戎入秦二人皆出於蠻戎非中國人責退之眾以其法為戎則名與實俱失之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浮圖之言與儒書合不書序退之所罪者其迹也先立此句責退之但觀迹而不知心曰既而絪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出退之觀迹之世間之俗務責學出世間者若是雖吾亦不樂也暫同退之見退之愈其外而遠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責正退之觀迹不知心夫沙門之法去世俗故為別染之容修梵行故無夫婦之累王如出家學道所以非濟父母之恩為王臣之節也非同為天官士大夫舉世所尊敬豈復責之以不耕織乎無參三實君子請借此義退之不知道者之心是不知石中有玉也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於此句為與浮圖言者意在）與其人遊者（主此句為與浮圖遊者之本）非必能通其道（俗儒不求盡通浮圖之妙）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但知喜其清淡不與俗士同正說）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俗士唯以利名為當念）則舍是其焉從（不慕浮圖復何所慕舍捨同焉）（音煙解釋與）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浮圖遊者在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正釋與通）通易論語（雖在幽閑亦三以垂世立）言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信其所學（李合儒曹唉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有所師法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此子不所）之以與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逐矣（此子厚所以與之遊）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後世士夫見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為比楊墨之辭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九流悉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之不逮非徑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

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
碑云絡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
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
此未可以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
斥佛非柳子不足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
以攀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

韓愈斥潮州第四女拏年十二死于道瘞商南山下及後為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為壙文曰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帷斥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詰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榮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灿論道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荊公蘇東坡龍先生崇明教之說荊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嗚呼

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云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其辭不恕孰有怨天而傚訕之者其勇於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佛老大聖斥為夷狄原道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玷孔子原道墨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原道性本一今言三品五性未為知性原性人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人乎原人原先朝迎佛骨而外遐近於幸災表直錄左遷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諂求入號賀表畏修史之禍而勇於排佛老劉秀才書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塞取雜如毛韻佛送窮文之類侍塞見張籍書嵩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

於道不弘考其書觀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遠也宜乎識者謂韓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識沮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好毀者（元云其像攻之辭大略如龍先生）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十八末）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賈島初為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為文遂去

浮圖衆進士有李洞者慕勗為詩鑄像以事之嘗稱贊勗佛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穆宗恒（第三子）　長慶元年上親製南山律師讚曰代有覺人為如来使龍鬼歸降天人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至今律宗修忌之日用以称讚）○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留後自剃髮為僧以私第為寺帝乃從其志封為大覺師賜僧臘五十寺名報恩○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師子於空中從者萬衆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慶雲見於寺中○勅龍興寺外門惟英充翰林待詔兩街僧統

二年汾陽無業禪師覩馬凡學者致問必答之曰莫妄想寤宗屢遣使名皆辭以疾上即位思一瞻禮至是遣兩街靈昇裔詣迎請師笑謂衆曰吾從別道去矣中夜集衆說法端坐而逝勅謚大達國師○中書舍人白居易知杭州往問道於鳥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服其言作禮而退（師名道林見住山欲傳師）

四年沙門惠皎於杭州西湖孤山鐫石壁法華經刺史白居易九人助其功宰相元稹贊為之記有云佛法之與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白居易至廬山見歸宗常禪師值師沮壁問曰君子儒小人儒居易曰君子儒師打沮抔一下居易遂過沮師接得便用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居易云不敢師云秖有過泥分○中書令王智興請於泗州建方等戒壇過聖誕之日許以度僧制可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書以為所度無算江淮失丁男數十萬帝不納

敬宗湛湜子

寶歷元年勅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使擇戒行者為大德令試童子能背誦經百五十紙女童誦百紙者許與剃度

二年勅沙門道士四百餘人於大明宮談論設齋○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叡講經上柵

唱二

吾○白居易述華嚴經社記云杭州龍興寺沙門南操因靈隱道峰法師講華嚴世界品遂發願勸黑白十萬人持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復勸千人諷華嚴經一春每歲四季衆會具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於未來世華嚴感世界大香海水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

佛前與十萬人俱乃於衆中率財置田千頃以給齋用來求記於予曰予即十萬人中一也

文宗昂嗣次子敬宗

大和元年十月誕節詔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六師義林上清宮道士楊弘元於麟德殿談論三教樂天文集具有問答○沙門善信大師學于馬祖悟佛法大意後住五臺修無碍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而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廿兩霈然有張武陵父子率衆禮謝為建道塲至是年忽示衆曰種種供養不若以身供養乃以利刃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涌門人哀號奪去其刃師不起于座遂入涅槃張氏父子侍立左右脫然解化人服靈相謂之大聖二聖云山南節度使崔公遣官修供以金泥傳其身上聞之賜所居號幽濟院自是諸郡有禱靈響如答

二年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於洪州建方等戒壇以聖誕度僧制答曰比因國事暫免度僧勅命已下而傳師遣禁申請宜尋奉一月以示不允

三年沙門清晃等於姑蘇法華院刊石壁法華經等八部郡刺史白居易為之記

四年禮部請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者七十萬人○引駕大師義林奏僧慈恩塔開啟之日異香襲人異身側臥臺具四十齒容相如生就上金色舌覆二寸如瑞芝狀○脩法師於天台禪妙寺為物外法師說止觀法門

五年勅天下州郡造僧尼籍

八年十二月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士晛馬師居南泉三十年觀察使陸亘請入郡伸弟子禮亘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曰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掛師曰猶是階下瀆陸亘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慈麼祇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云臭骨頭花十八亘曰聲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士謚弘道大師晛石

九年岐山法門寺佛骨塔夜靈見○四月翰林學士李訓請罷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偽濫者是日大內靈像夜大風含元殿四鴟吻甘露墜拔殿前槐者三圍金吾仗館舍內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復立大內儀像風始息舊史五行志七月李訓請

令天下僧尼試經業不中格者罷之十一月李訓坐謀誅宦官斬首於昆明池勅免僧尼試經○八月詔沙門宗密（諡圓覺大師）入內殿問佛法賜紫方服

開成元年正月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師悟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滅茶毗得舍利三百粒師表率清規十有一年弟子傳業者千餘人史館修撰裴休撰碑銘○勅汾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上嘗謂近臣曰天下有無補教化而蠹食於國者卿等可悉言之有對者曰祖宗已來廣行佛教緇徒益多茲為蠹物耳上即勅中外罷緇徒講說誦經會尚食厨蓋御膳享鵝子忽聞籠中有聲憫徵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棲憐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鵝子又一日食蛤蜊有擘不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大士形帝名終南山惟政禪師問之師曰夫物無虛應此蓋廣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大士以現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為非常為信為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焉得不信師曰已說法竟帝大悅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勅師住望聖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終南山隱居人問

其故答曰吾避仇耳五祖事山
三年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輟朝三日
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師僧九朝為七
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才供二筆
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
勅撰碑

碑一

四年中書奏誕節令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
齋詔許之時名僧俱會士民縱觀莫不傾敬
五年正月圭峯禪師宗密亡宰相裴休撰碑
武宗第五子

會昌二年上欲芟夷釋氏詔令兩街述有佛以來
興廢之際有何徵應法寶大師玄暢撰三寶
五運圖以上○勅天下未尼寺並令廢罷京
城女未尼七十人皆現在回紇者流之諸道
死者太半
四年正月上以齋月斷屠出自釋教端之勅
令後唯禁歲旦三元日國忌日
五年正月趙歸真請與釋氏辨論詔僧道會
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
知玄法師登論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
辯說精壯道流不能屈因為上言神仙羽化
山林匹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陽神帝色
不平故還桑梓帝作望仙臺於南郊歸真乘
寵排毀佛道非中國所當奉宜徑除削臣僚

皆言歸真姦邪不宜親信歸真自以已涉物論乃薦引羅浮鄧元超等同力壞圖謀毀佛法四月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勅兩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廨驛金銀像以付歷支銭像以鑄農器銅像鐘磬以鑄銭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稅護火祓並勒還俗凡二千餘人宰相李德裕率百官上表稱賀○五臺諸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謂進奏官曰歸白本使毋聽遊僧入境節度使張仲武奉其命主客郎中韋博謂德裕曰沙汰之法不宜太過德裕怒出博武陵判官

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中下朱衣執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趨墓出曰在此朱衣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稽留碧此吏曰李交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西海君同錄其鬼有頃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後數日上果病崩（太平廣記）○太子寢客盧貞有子宿為僧因沙汰授光王府參軍一夕夢前師至其家盧告曰卑官骨骨非所願也再恩拔

猫未知何日歸日興復在即汝宜堅志識見施為萬騎傳呼而至云迎光王為天子矣○五月勅楊欽義文兩街功德使令兩街各增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勅列聖忌辰並詣僧寺行香一如舊典以道士亂先朝毀除佛教勅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元靜鄧元超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屍首

宣宗 憲宗第十三子

大中元年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院釐革過當其靈山聖境如有宿舊名僧能修創者所司不得禁止○李德裕專權日久帝惡之潮州司馬頃之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初是有僧通宿世事謂德裕曰公當萬里南行生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未盡猶有還日德裕曰吾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李絳饋羊四百僧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矣

後果卒於朱崖

述曰自古人君之毀佛者必有臣佐以濟其事故魏太武以崔浩周武以張賓衛元嵩唐武以李德裕趙歸真卒使大法被厚君臣俱蒙惡報何彼此之不幸歟至若舉行汰如桓玄之在晉世傅奕之在唐朝

媸崇之在明皇孝訓之在文宗德皆牽於時事既行而復尼以故一時小危不若三武為禍之酷也若周世宗天性毀佛而不得其佐韓愈歐陽脩天性排佛而不逢其君使世宗得崔浩則寘誅沙門當有甚於太武之虐使韓歐逢三武則毀像殘僧當不減於崔李之酷崔浩腰斬徒裕窴死不令之終亦足為報魯直謂退之見大顛排佛為沮祖秀謂永叔見圓通排斥內銷雄韓與歐撲善于後亦由知識道力有以回之耳

詔左禁軍楊漢公以策定功請復佛教乞訪求知玄法師於是復僧入居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署三教首座帝以舊邸造法乾寺命師居之○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輟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人天師故魏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尚繪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覺宰天樂天嘗立頌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

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頭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爲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彼量壽佛所一夕念佛皈然而化

二年勅上都東都荆揚洪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壇爲僧尼受度者重受戒法五臺山建五寺各度僧五十人

述曰案僧史略云取大乘方等不拘根闕緣差但發大心盡皆得受會昌汰沙僧尼在俗穿窬諸過先本懺罪後增戒品自非方等豈容重受

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爲官僚寄客騷踐本後不得在寺居止違者重罰制可○

安國寺沙門修會以能詩應制賞從上乞紫衣上曰不許沙門但沙相有關故耳及賜一

夕暴亡

三年正月齋日四明道俗八千人於阿育王寺供養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雪色至手即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衆喜躍明年有新羅僧夜盜塔手擎逃亭而行不離本處爲衆所覺勅沙門覺晏爲左右街僧録○壽昌誕節勅諫議李珣孫法師知玄同道士於麟德殿談論三教玄奏宜大復天下廢寺帝素

重師德命圖形置禁中
四年勅杭州鹽官齊安禪師院賜名齊豐寺
初帝爲光王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將見殺中
官仇士良詐稱光王隧馬死因脫身遁去至
香嚴開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彌同遊廬山閑
師題瀑布云穿雲透石不辭勞遠地方知出
處高閑方俾思沙彌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始知非常人後至壁
官海昌見齊安禪師自稱有光安奇之即命
爲書記時黃檗運禪師爲首座一日拜佛光
問之曰不著佛求用禮何爲運便掌又問不
著佛求常作如是事運又掌光曰太粗生運
又掌曰者裏說恁麼粗細安師一朝謂之曰
時節至矣毋滯蝟泥乃以佛法爲喝未幾武
宗崩百官迎王即位屢遣使以師禮召安安
力辭及終勅謚悟空禪師上賜黃檗爲粗行
禪師裴休奏改爲斷際（宋圓通黃檗云大中天子嘗加謚三處祖師遺弄是也）○日本國遣沙門常暁入中國求經
迦密教
五年勅天下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攜酒肉入
寺○名京兆萬福寺弘辯入見上問曰何爲
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儻然
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
人喫飯不因一口便飽帝說賜號圓智禪師

○六月京城逸士孫樵上書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食有餘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二十七萬僧則天下二百七十萬人始得蘇息陛下繼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之後乎頃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帝怒不納○九月婺州女子曾志碩開雙林大士塔見頂足連環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四十九日復藏于塔

六年詔重建廣山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會昌毀寺二僧負文殊像藏之錦繡谷之峯頂至是寺復訪之不獲二僧相疑以爲匿去忽見圓光瑞相涌於空衆自是峯頂佛手巖天池常見光相云天池者崇峻尤甚去東林三十里夜間見空中聖燈自遠而至初明一炬頃之至百千萬盞或雲中見文殊大士出沒無常至心禮叩必見聖相○宰臣言度僧不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費財過多乞今後勝地名山許令修建復置官度僧尼仰本州律師精擇有道性者制可

七年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示寂謚大圓禪師見百丈

八年勅三教書座辯章元左街僧錄汝門僧徹文右街僧錄○潭州岳麓寺沙門疏言

往太原求大藏經河東節度使司空盧鈞副使韋宙以經施之節度巡官李節爲之記曰儒學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孔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源於漢流於晉溺於宋魏齊隋唐此衰世之所奉也宜一掃絕之使不得滋論者之言粗矣吾請精而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和神清而氣烈怕然偃順醫興禮經用也（粗音麤明切腯音突肥也）復一夫而有風濕之病背癰而足躄耳聾而目瞽於是用攻熨爲事祻檜爲是二夫者胡相反邪病不病異耳（躄音壁不能行瞽五故切瞽昏也聞也）嗚呼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微猶有漸漬以故詐不勝信而愚知避善也暨三代之季風俗大敗詐力相乘廢井田則唯務兼并貪土宅則日事戰爭姦邪於是肆其志賢士不能容其身以故上下相仇而激爲慁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居柔和自抑則慁爭可得而息也以因果爲言窮達爲分則貴賤可得而安也慁爭息則干戈盜賊之不興貴賤安則君臣民庶之有別此佛聖人所以救衰世之道也不有釋氏尚安救之哉今論者不責衰世之俗爲難移而尤釋氏之徒爲無用是不憐抱薪之走而詬

嚢橐之為何人也不思釋氏救世行化之為大益而且疾其宮墻之麗徒衆之蕃摘其猥屑無撿者為口實而欲一槩以廢棄之是見其末而遺其本也會昌李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徹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論於紙素者投諸火分命御史衆馳走天下察致隱匿者罪之於是天下名藍真宇毀去若掃今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不當廢也亟下詔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體朝廷之嚴旨焚徹經像殆無遺餘故今明命雖頒莫能得其經籍道林寺者湘西之勝遊有釋巨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佛祠為最多大帥司空盧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遺書或可得也既上謁軍門公果諾之四馳以求逸文月未幾得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輦而歸嘻釋氏救世之道既言之矣向非我明君洞鑑理源何能復行其道非司空公克崇大法何能復全其書非沙門疏言深識法運何能不捨遺求以遂茲盛典奉聖上之令興釋氏之宗惠及後人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可無記焉

述曰此文立言建理足以曉世之不知佛者使退之見之當媿服不暇子厚浩初序徒云與易論語合而不能如此明言救世之功然則此記殆過之矣李節名徹唐史

疑聞
九年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示寂謚斷際禪師（南岳下第四世）師得法於百丈相國裴休守新安請師入郡咨問禪法執弟子禮以所聞述傳心法要行於世
十年勅每歲度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脫一）擇有道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一切禁止（十二）
十二年勅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塔〇日本國沙門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叅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則有鄭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今人或訛五臺寺又稱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舀户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孙絶處有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為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膽禮者至此輒禱或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

開若是為海東諸國朝覲商賈往來致敬致誠莫不獲濟（節要）

十三年上餌道士丹藥躁於背八月帝崩

一述曰武宗毀佛信道餌丹發背而殂世方以之為戒宣宗避仇為僧卒登寶位懽會昌之汰沐誅窺李趙立方等戒壇令僧尼（明一）重受戒法其意甚至至末年復用道士服餌金丹藥發於背其過在於好求長年而不達世相無常之義故終蹈其禍為後人笑云（十三）

懿宗（崔瑄宣宗子）咸通三年勅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帝於禁中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數幸諸寺行施

六年朗州德山宣鑒禪師示寂謚見性禪師（見紀潭清源第五冊）

七年臨濟義玄禪師示寂謚慧照禪師學者稱臨濟宗（見黃檗南岳第四世）

八年正月永州湘山全真禪師端坐示寂師梆人遊方至湘山剏梵宇曰淨土四方禪衲雲集受教會昌初忽謂其徒曰僧當危難宜易衣冠一夕髡髮俱長披紫霞衣曰繼曇壽衣頂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武宗果去浮圖宣宗復佛法師不復去衣冠世稱無量壽

佛化現至此

十年瑞州洞山良玠禪師示寂證悟本禪師（見雲巖清祖第五世）○勅追謚南山遵宣律師曰澄照十一年相國裴休覲休學于黃檗得其旨平居不御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以激發世人著穆氏文若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詮諸序世服其精要○十一月延慶節勅兩街入麟德殿講論佛法賜左街僧錄清蘭慧照大師右街僧錄梵楚明徹大師○上素聞雪峯義存禪師名勅賜真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寇天下衆至一千五百閩王王氏事以師禮（見臨濟山清源第六世）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知玄國師沈香寶座○上於禁中設萬僧齋自升座爲讚唄有長眉梵僧來應供受親畢陵空而去（即賓頭盧）十四年三月造浮圖寶帳綵蓋華蓋勅兩街徃鳳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羣臣諫者至言憲宗迎佛骨尋時晏駕上曰朕生得見之死無所恨四月八日佛骨至導以禁兵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帝御安福門降樓迎拜賜沙門及耆老曾見元和奉迎者金帛有差佛骨留禁中三日供養迎置安國崇化二寺令士庶得瞻禮十二月如前禮迎佛骨還鳳翔

僖宗（依本宗第五十一祖）
乾符三年外法師於國清寫元琇法師說止觀法門○泉州龜洋無了禪師塔全身二十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視不壞闔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可還龜洋舊阯建塔即異香普熏傾城瞻禮

本道奏上賜謚真寂大師塔曰靈樹慧光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葬師塔東今龜洋二真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

中和元年黃巢犯長安自號大齊上幸成都詔知玄國師赴行在所引對大說上自製贊曰

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鼻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脇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乃漢川三學山知玄法師臨終感病與今正類

漢書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太子家令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其書及太子之罪即誅一人以謝天下上令錯與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吳楚相與西共誅錯以反為解兵罷吳王遂不肯罷又因膠西王卬以七國俱反上使袁盎往說吳王盎至吳吳王使其將兵居東部迎盎盎見王不拜王怒欲殺盎盎素與閒入見王曰大王自度與漢孰多王曰吳王曰今反公等為我畫計盎曰吳楚發兵西鄉者欲誅錯以復故地故地則兵可罷而兵可罷而兵罷則大王之頭可以不斷而東市矣王乃陰許盎盎乃還報天子天子遂斬錯以謝吳楚吳楚亦罷不誅反而益驕後卒以反誅

隆興琇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漢文

至信宗七百餘年盎債錯亦應畢矣今尚豪惡報而斃何哉蓋盎與錯始有私讎及劉七國而七國畔盎因此時請遂斬錯景帝畏而從之終非本意及錯誅而七國之兵不退則是盎假畔人以報私憾耳是宜歷十生而宿對相尋不已可不畏哉

述曰周武廢佛法師知玄抗辨精壯帝不能屈唐武沙汰法師知玄登論座道流不能屈兩世俱名知玄俱遇廢教俱在朝為法師俱當辨論之席意師有宿誓使之然乎至為三學山知鉉亦不異此名也觀其三世為有道沙門而酬償宿報未已者當是晁錯趨東廂以避盎時此心已深恨而載赴東市以就誅時此心必大恨意臨刑之際必起惡頭為世世之報故妾當法師舍壽之日必見此相者亦玄師道力轉為輕受之報也夫珠者誅也昔盎請誅錯今錯亦誅盎玄袁也寓名以見本年之姓異哉

三年泰山沙門大行誦彌陀經至三七日忽於夜中見流離寶地寶堂之上佛及二大士無數化佛咸現其前上聞殊異詔入內問所見賜號常精進菩薩爵開國

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义塔

得舍利八百粒遷上諡以其骨塑為像謚曰真相昭宗（神堪孫）龍紀元年聖誕勅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矯法師於國清為清竦法師說止觀法門○大順二年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入寂師稟法於溈山世（十六）翊溈仰宗初領徒住王莽山一日禪林隕于地山神者以不堪居止東南有大仰山為世福地遂遷居焉久之衆盛居隘山神一夕移廟於堵田三十里以避之（第五世下）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鏐於剡縣石城山建瑞相寺以奉彌勒三生石像

乾寧二年文矩禪師謁西院大安禪師逢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即入時五伯僧俱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聞王敬異創國歡院以居之三年勅於羅什法師譯經處重建草堂寺○四年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示寂壽百二十（南泉南第四世）○趙帥王公入院瞻禮趙州坐而問之曰大王會歷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牀接之侍者問其意師曰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第二等人來下禪牀接第三等人來山門外接○勅沙門

覺暉為左右街副僧錄（別録始此）光化二年撫州言曹山有梵僧憂樂山頂（卿）民追之皆飛行而去遺其笠製甚奇古勅於其地建荷玉禪寺天復元年山賊許恩作亂至杭州徑山發國一禪師塔見二甕合藏肉身髮長覆面賊兵（見洞山清）皆驚走吳越王命重瘞之

二年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寂謚弘覺（見洞山清）

三年撫州曹山本寂禪師示寂謚元證師得法於洞山世稱曹洞宗云○京兆鍛子和上自印心於洞山混迹閭中日沿岸拾鍛蜆以充食暮臥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禪師夜入紙錢伺之師至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神前酒臺盤靜禮謝而退後入京師伴狂人間神異莫測○趙州雲門文偃禪師聚徒千人漢主劉氏名入內殿（劉質）咨問法要事以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清）

第七世

景宗（北齊宗第九子）

天祐元年誕節勅天下寺觀設齋民間禁屠釣○呂洞賓遊華山過鐘離權授金丹及劍法後過鄂州黃龍山值機禪師上堂（清涼）僧出問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

此意何如師曰守屍鬼洞窟曰爭柰囊中有不死丹師曰餓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窟不服夜飛劫以脇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方丈劫遶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窟前謝過師詰之曰半升鐺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窟恕有省乃述偈以為謝曰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仙旌遺事）

五代梁（都杭陽）

太祖（宋紹興名公志）

開平元年勅僧尼改爲祠部○泉州汾門智宣往西竺求經回詣闕進辟支佛骨貝葉梵經一年二月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十一月玄沙師備禪師示寂師得法於雪峯晚居玄沙學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二十年閻王待以師禮及終賜謚宗一

三年大明勅百官詣寺行香視喪

四年吳越王錢鏐幼子令因爲僧勅賜紫衣（一人）無相大師加同三十臘

末帝（瑱）

貞明元年東塔院汾門歸序遊經論會要語編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二年吳越王鏐遣汾門清外同第錢鏵往四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夜

放光浙江如畫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四明奉化布袋和上於岳林寺東廊坐盤石上而化葬於封山既葬復有人見之東陽道中者嘱云我誤持雙履來可與持歸歸而知師亡衆視其穴唯雙履在焉師初至不知所從自稱名曰契此蔵類睡臥言人吉凶皆驗常以杜杖荷布袋遊化壑市見物則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羣兒譁逐之爭掣其袋或於人中打開袋出鉢盂木屐魚飯菜肉乾石等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拈起云者个是甚麼又以紙包便嚼云者个是弥勒内院底當在路上立僧問作麼師云等个人來曰来也師於懷取一揣與之僧擬接復縮手云汝不是者个人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師放下布袋又手立僧云莫別有在師拈起布袋肩上行因僧前行撫其背僧回首師云與我一錢來當於涸所示衆云化緣道到不得於此大小二事郡人蔣摩訶妻與之趣一日同浴于長汀蔣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佛師止之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蔣忘摩訶般若波羅密故人問呼為摩訶居士云師昔遊閩中有陳居士者供奉甚勤問師年幾曰我此布袋與虚空齊年又問其故曰我姓李二月八日生晉天福初莆田令王仁於閩中見

之遺一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億是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人有於墳塔之側得青甕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四年西天三藏鉢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歲

述曰此方往五天者有二道焉其一為西北路自敦煌陽關經西域諸國過葱嶺雪山入北天竺境自昔漢騰蘭西來唐奘師等東往之所經由是也其二為西南路自南海發舶至佛逝國羯荼國西北至躭摩國東天竺境是東生南界即海舶歸唐之所自昔梁達磨西來淨三藏會宗東往之所遊歷者是也今鉢怛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騫所謂大夏東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兩路宜應稍近而今所經歷約十萬里者當是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回故十有餘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僅一鉢怛羅而此方絕無一人取此路也

六年陳州末尼聚衆反立毋乙為天子朝廷發兵禽毋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婬穢晝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龍德元年勅天下毋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都洛陽李容莊宗

同光元年誕節勅僧錄慧江道士程紫霄入內啟談論設千僧齋○鳳翔沙門道賢夢遊五竺見佛指示此某國某聚落暨旦頓解五竺言音傳粉壇法于世人稱鳳翔阿闍梨法清泰初隨末帝入洛而終塔于龍門

二年勅三聖慧然禪師入內啟咨問禪法上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價然曰請陛下寶看上以手舒幞頭角然曰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勅謚廣濟大師通寂之塔

三年爾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為立德院

明宗聖莊宗義弟

天成元年誕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啟談論

二年二月帝每夕於中宮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三年閏五王延鈞素敬佛是年度僧二萬人○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示寂師得法於玄

沙未帝朝謚真應禪師（清泗州）

未帝（阿明普子）

清泰元年二月功德使奏每遇誕節乞令州郡奏薦僧尼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四科試其能否制可（洪容齋三筆卷五代史○建州崇安縣扣冰古佛名藻先初見雪峯攜鼈一甲二包醬一罐以為獻峯曰包中何物曰鼈此何處得來泥中泥深多少無丈數還更有歷轉深轉有又問罐中何物師曰醬何處得來自合得還熟也未不較多峯曰汝異日必為王侯師常夏月衣楮而坐冬月扣冰而浴因號扣冰閩王延鈞請居瑞巖經臨建州刺史陳誨飯僧千人問師曰今日會中有異人乎師曰無有明當為公致一大士誨翌日具齋以俟有老嫗自外至延居上席飯訖竟去師曰此水藏菩薩也有頃嫗復來指師曰辟支古佛何為餓舌言訖不見

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晉（神）

高祖（石敬瑭）

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搖屋地得大石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

感寤即舍所居以為寺○諫法師於國清為義寂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以揚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為焉

四年勅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為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十卷勅入大藏○杭州天竺山沙門道翊獲奇木造觀音大士像有沙門從勲自洛陽持古佛舍利置象相中其後舍利常見于頂寇肉髻白光煥發大著靈感

少帝 祖母曹高 從子

開運元年勅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以資鴻福○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如紫金色舍利無數紫芝生于凳林雙虎伏于壙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淨瓶香鑪扣門捶諸物至錢唐安光册殿供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碼一

三年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追入冥府見唐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冤被訴民曰臣誤追當還主泣曰吾因此開鐘聲則苦暫息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緩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

以取驗主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天王於兎官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白後王親詣兎官剖膝果得玉像感泣恸僻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上云厲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於蔣山漢卿陽言

高祖（細書本名知遠）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令威立金剛般若經碑于嘉泰隱帝（永樂北藏作祖）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為國師申弟子之禮

二年雲門文偃禪師坐逝塔全身于丈室

周（都汴）太祖（威州）廣順元年李守正叛河中太祖親征麻衣道者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俱侍行（廿三）

二年勅誕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世宗（榮梁太祖養子）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義楚法師進所撰釋氏六帖勅付史館頒行賜紫方袍

二年四月詔曰釋氏真宗助世為善將隆教法須辨否戒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侍

養者不許出家無勅寺舍並須停廢○九月以久不鑄錢勅令除縣官法物軍器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是歲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周通錢○帝既并省寺院勅男年十五已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誦經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試以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此文見舊史歐陽新史並刪去弗存）

三年帝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以治安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

四年七月金陵清凉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謚大法眼學者號法眼宗（見僧寶傳漢琛師）○隱士譚景升居終南山與陳摶為之友著化書百十篇窮括化原久之仙去嘗遊三茅山至建業見宋齊丘謂其有仙風道骨出書示之齊丘為序以傳世齊丘乃竊以自名然未嘗悟道蘊也（齊丘相後唐二世）

述曰魯惜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譚

景升作化書又云齊丘竊取以為名世人不能知妄此殆與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以自名二事蓋相類不幾於盜乎

六年初帝之毀像也鎮州大悲極有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其寺持斧鑿破面胷觀者為之慄慄及帝北征疽發於胷遂歸京師遂殂（楊士奇公羨）○汴都將士周百勝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令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鐵牀獄卒持鑿破其胷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毀像致此罰百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追者引從故道出城門聞寺鐘鳴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悅（神僧傳）

述曰自昔佛法遭毀有四時焉魏太武因司徒崔浩焚毀經像阬戮沙門既而崔浩要斬太武身感癘疾竟為常侍宗愛所弒文成嗣位復大興佛法（北周武因衛元嵩毀經像塔寺阬沙門反俗厥後壯祈入冥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宣帝嗣興佛法復盛（北齊武宗因趙歸真毀像廢寺僧尼還俗帝後疽發背而殂時殯陵尉稱天笞

以李炎毀佛有奪壽去位之報歸真等皆被誅戮宣宗即位佛法大興（其）周世宗毀像鑄錢廢拆寺院疽發會而殂人見在獄受苦有司通錢盡方得脫罪之語（其）越五年我

太祖皇帝飛龍在天首詔天下復寺立像（碑一）

遣沙門求法西天館梵僧翻傳貝葉建精藍濟戰士之鬼造經版壽大藏之傳當國家多事而於弘贊佛道無所不舉及

太宗繼體度童子十七萬人建譯經院製

聖教序賜天下無名伽藍之額建開寶大塔舍利之藏歷

真宗在朝聖德遐被五天咸貢梵典昭陳天禧度僧二十四萬

仁宗踐阼光贊上乘謹翻譯之功廣藏宮之卷詞臣圖（此後閒史）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碑一）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碣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

宋[都汴]

太祖[宣祖第二子母杜氏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奠永昌陵]建隆元年[庚申]正月甲辰周恭帝遜于位初上[碣二]受詔北征宿陳橋驛將士推戴擁入京師時太夫人[杜氏太祖母昭憲皇后]同王夫人[太祖后皇后明]方設齋于定力寺為祈福聞變王夫人懼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多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也[陽文公諡苑]初是後唐明宗於禁中焚香禱天曰臣本夷狄不足以王中原願早生聖人以安天下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上降生于洛陽太內甲馬營神光滿室異香不散體被金色三日而變人知其為應明宗禱云[皇朝實錄命]贊曰神光金體佛大士之瑞相也開嘉運於五季久院之年踐大位於四海望治之日而又知興教護法慈臨民物以為社稷靈長之福非佛大士之示生其孰能與於此哉

上未仕時過涇州長壽鎮寺沙門知非凡人陰使人圖上容於寺壁後以其寺有御容遂為官所護及在洛陽嘗過長壽寺枕殿砥畫寢僧守嚴見赤蛇出入上鼻上寤嚴問所向

上曰欲往澶州見柴太尉未有齎周世宗嚴曰貧道有驢可乘以往復贈之錢及見太尉奇之遂留幕府晉開運間宋城有異僧狀如豪俠挾銅彈走革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楊文公談苑○太祖在周朝為殿前都軍節度使歸德在唐為宋州及受禪遂以宋建國○先是民間有得梁誌公銅牌記云有一真人起冀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保永年江南李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王諸子皆連弘字弘倧弘俶弘儇期應斯讖及上受禪而宣祖之諱正當之太祖皇帝上弘下殷皇宋朝事實類苑引國紀聞錄州大悲像胃疽發于胸而殂時太祖太宗目見之嘗訪神僧麻衣和上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豈不聞三武之禍乎又問天下何時定乎曰赤氣已兆庚申間當有真主出興佛法亦大興矣其後太祖受禪於庚申年正月甲辰其應在於此也○處士陳摶隱居華山閉門卧屢月不起顯德末乘白騾將入東都中道聞太祖即位大驚二笑曰天下自此定矣○上始受命默計釋氏何道而歸故若是其盛嘗微行至相國寺見一僧醉嘔戶外惡罵不可聞上怒之適從旁過為醉僧所抱曰莫惡發將暮矣宜亟歸內上心動乃還寇令小璫往覘教藏切窺瞷望者冠加金嗜充耳也令取所吐物至則醉僧不見收遺吐至上前

視之則真乳香也上嗟歎不已益知敬佛（已上四事係民間部）詔以二月十六日聖誕為長春節賜百官宴于相國寺宰相范質製祝聖齋疏云素虹紀瑞表覺帝之下生（佛下生有白象賢日兜率有白虹十一道今范公用事忽別有所出蓋為文殊三出時大覺自至紺馬實即其一也）非夫威震四天則不足感自然之寶（金輪王統土四天下）非夫位等三界則孰能致希有之祥（轉為三界大師）聲命同百億須彌德澤被三千世界恒沙可筭天祿難窮墨海雖乾皇基益固云是日以慶誕恩詔普度童行八千人（國朝會要）

讚曰范公以名儒威德為佐命首相當慶誕祝讚之辭純用佛典以寓歸美其為敬佛重君有見於此論者謂明良慶會海宇統一皆佛大士應世之祥也

六月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許移置存留於是人間所藏銅像稍稍得出（四）

讚曰自有佛法以來有道之國未嘗不隆篤佛教以勸天下太祖初見周朝毀像傷之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及登大寶亟下興復之詔可謂有道之君必隆佛教（三）十月親征揚州李重進十二月城陷上以其固拒欲盡阬之俄有異僧詣行宮門自稱龍

興寺清範表乞恩宥上許之翌日駕幸尋問見殿上一羅漢手擎草表上大喜勅建別殿安其像（當唯忘）○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呪經（此經呪以功云造像造塔寶即是舍利弗等安此呪者即成七世如來全身舍利）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今僧寺俗合有舍利塔者）○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寧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吳越王俶）

二年　○詔前征李重進凡死於兵者以揚州行宮置建隆寺為薦冥福如唐太宗正觀四年故事（至道三年即中山府開元寺改為佛舍利塔）○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漁捕彈射著于令○四月上幸相國寺祈雨出內帑設千僧齋已而大雨○吳越王俶請延壽禪師主永明寺（今杭州慈雲寺）師日課一百八事學者參問以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徃別峯行道念佛人聞山中天樂聲吳越王感其專至為作西方莊嚴殿以成其志師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有同異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

十部兩土賢聖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傳於世（事詳傳）三年五月旱上幸相國寺祈雨詔徵樂太官進蔬食已而雨大濟○西域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詔館于相國寺○楚王周行逢據潭州果於殺戮然知尊佛度僧齋戒未嘗輟見沙門輒作禮親手行食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怨○十一月高昌國遣僧法淵獻辟支佛牙玉鼠

乾德元年螺溪舜法師為義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滄州沙門道圓遊五天竺往反十八年及還偕于闐使者至京師獻佛舍利貝葉梵經上召見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方袍號慧○特進李託奏雄武推官阮紹莊夢雲門禪師令上奏乞開塔有旨詔州守臣開視見師真身如生乃迎赴闕供養逾月遣還山中敕諡大慈元真宏明禪師（此後不注出處者大抵多國朝會要）

四年詔秦涼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門行勤一百五十七人應詔所歷焉耆龜茲迦弥羅等國並賜詔書諭令遣人前導仍各賜裝錢三萬（行年錄三十貫大）○上初詔西川轉運使沈義倫於益州以金銀字寫金剛經進上至是召天清寺沙門崇蓋入內譯演○枢密

使沈義倫事佛長齋夏中危坐以飼蚊或以為苦者曰餓蚊相投豈忍拂去時執政多自陳起弟獨義倫乞為母修寺上嘉嘆許之

敕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因嘉州屢奏白水寺普賢相見也峨眉志云昔有蒲翁因采藥入山望峯頂五色雲放白光忽一龐眉道至岩上見普賢大士真相自茲顯迹○河南府進士李謁造滅邪集以毀釋教竊藏經以為衾事聞上以為非毀聖道誰敢百姓勅刺(依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舊制以流罪僧尼居之者一人投之海神宗朝禹黙守郡乞令復流罪者於登州上然之)

述曰儒家有排佛者以不曾讀佛經耳使稍知觀覽必能服其為道之妙李謁造論指佛為邪蓋傳奕韓退之詆佛為夷之餘波也不有明主孰能鑒其妄作流之海島非不幸也

五年詔曰禁錮以來天下多鞏佛像起京師惟像教世許葺瞻忽從銷毀甚乖歸敬應諸郡有銅像處依舊存留但不許鑄造新像○右街應制沙門文勝奉勅編修大藏經隨函索隱凡六百六十卷○勅萊州道士劉若拙充右街道錄集京師道士試學事業未至者皆罷斥之

開寶二年長春節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

義十條全中者賜紫衣
四年三月上親征太原劉繼元道由潞州驛
衣和上院躬祝於佛曰此行以弔伐為事誓
不濫殺一人繼元聞之極力抵拒車駕至城
下諸軍進攻時太原城守尚堅博士李光贊
勸上回蹕（音畢斡也天子大駕卤簿上金鉦曰鉦斡曰蹕）宰相趙普
以為然遂班師○處士陳摶受易於麻衣消
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極天人歷
詆先儒之失摶始為之註及受河畫洛書之
訣發易道之秘漢晉諸儒如鄭康成京房王
弼韓康伯皆所未知也其訣曰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
五居其室此畫縱橫倒正回合交錯隨意數
之皆得十五劉牧謂非人智所能偽為始摶
以傳种放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始為鉤隱畫以述之
述曰繫辭云河出圖示其名也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示其體也此夫子顯示河圖之
文也（喝二）漢世有書其論河圖云太一取之以
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有五此易緯詳陳
河圖之數也五季之際有方服而衣麻者
妙達易道始發河圖之秘以授希夷希夷
始著訣傳世然世人徒能述希夷之言而
不知其義本出於繫辭易緯今以著訣上

合易繫九宮十五之文又以易緯仰象繫辭象伍以變之說無不脗合繫緯之文略而隱故常人不能明獨麻衣悟此妙於二千年之後殆天授也（河洛文今見易經之前）

陳摶居華山錢若水未第去謁之摶邀入山齋見老僧擁納附火若水揖之僧開目而已坐久摶問何如僧曰無此骨法若水退摶成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期而往摶曰始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仙故請決於老僧僧言它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於急流中勇退耳問僧何人摶曰吾師麻衣道者也（湘山野錄○按志中云僧是曰閱道書宋賁○）

沙門達威自西竺還詣闕進貝葉梵經同梵僧曼殊室利偕來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詔館于相國寺持律甚精都人施財盈屋並無所用○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

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敧廷僧東道西閒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僧史略）

七

僧東　道左

北○君位　僧先道後○敧廷　郊天　南

道西　僧右

述曰左右即東西也郊天之日道居左者以道士繼朝班之後便於設拜故攝令居左非常用之法也此說闕之頑空云得之

禮部職事人
詔京城名德玄趣等入大內誦金字大藏經
車駕臨幸並賜紫方袍○詔曰僧尼雖問寶
条教法自今於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
述曰廷議但欲分別僧尼而不知尼女受
戒須依大僧無置壇自受之律此一時救
弊不可為法今則無復用此法也
詔曰釋門之本貴在清虛梵刹之中豈宜汙
雜適當崇闡尤在精嚴如聞道場齋會夜集
士女深為褻瀆無益脩持宜令功德司祠部
告諭諸路並加禁止○敕僧道並隸功德使
出家求度牒試經業關祠部給牒○西天竺沙
門可智法見真理三人來朝賜紫方袍○西
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賜紫服
金幣○六月天台德韶國師示寂有大星殞
于峯頂天降大雪師得法於清涼法眼清涼下十世
西天竺沙門彌羅等十四人來朝並賜紫
服
六年八月汝州風穴禪師延昭示寂師得法
於南院南院下八知鄜州音孚鄜延路王鬳從表辭
中天竺三藏法天至譯聖無量壽經七佛讚
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執筆綴文鬳從潤色
詔法天赴闕召見慰問賜紫方袍
七年二月永明壽禪師示寂賜諡智覺師得

法於韶國師高麗國王遣三十六僧來受道法於是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而中國遂絕

八年三月上幸洛陽至龍門山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瞻敬真體四月上將郊天而雨不止遣使禱無畏塔及期而霽（無畏三藏唐開元四年自西天來長安爲教王二十三年滅塔于洛陽之龍門。）上自洛陽回京師

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之上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常讀兵書可也（八）

讀曰漢高帝與韓彭取天下論功行封王數十城相繼反畔卒取誅戮光武封功臣鄧禹輩大者不過數縣以其易制故上下無異意智矣哉我太祖之善駕馭英雄也

俾石守信等義社十弟釋兵權於杯酒笑談之頃享祿私第全其餘生上不失國恩下不失臣節過二漢君臣遠矣至於深居禁中常誦佛典而欲使甲士知讀兵書是又重威保國之仁術也智矣哉

太宗（宣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也母夢神人捧日實于懷遂娠十月十七日爲乾明節即帝位）

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九十七萬人（國朝會要）。真君傳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爲國家上曰順天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中曰延祚保生壇星位二千四百爲

周天大熊下曰祈穀福時壇星位一千二百爲羅天大熊中三壇爲臣寮上曰黃籙延壽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籙臻慶壇星位四百九十下曰黃籙去邪壇星位三百六十下三壇爲士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曰集福壇星位百二十下曰卻災壇星位八十一旌旗鑑劒弓矢法物具列儀範各有差降云真君曰諸天萬靈仙衆梵佛悉朝上帝於通明殿又曰佛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如九卿奉天子也

述曰凡釋道二家之言天名可不同而體不可不同也如來聖人如實知見三界不可謂不盡也而道家諸書淺繆無識故名與體皆不同如度人經諸道書或云三十六天謂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此二十八爲三界內有生死其上更有四梵天爲三界外斷生死一災又其上有三清天最上爲大羅天此等雖欲比同佛經三界之語殊不知四梵三清竟無實位蓋凡言界外斷生死者即三乘與佛耳豈當復指三清諸天輪轉之徒哉張無盡述息諍論引黃帝內書云太一者元一之氣始生於太虛之上有玉京山四方各有八天三十二帝玉京之上有玉清上清太清

三清之上有虛皇十天元老元君元尊天真九皇居之天皇真人降天真九氣分六元而爲混沌之象云無盡斷之曰夫言玉京山三十二帝者即佛之所謂須彌山頂忉利天也虛皇天者即佛所謂大梵天也三清天者即佛所謂空居天也大梵天爲世界主不知上有光音諸天而言我能有所生有所生則氣有所降此天真九皇所以降氣而造世界也氣有陰陽則人有男女如道家三清侍以金童玉女此欲界空居爲三清天也空居即夜摩爲太清兜率爲上清樂變化爲玉清它化自在爲大羅天然道典記自相矛盾自多難以定一又王欽若奉詔撰翊聖真君傳其間論佛最爲失義如翊聖云諸天萬靈仙衆梵佛悉來朝上帝夫佛爲三界師爲天中尊佛所住處梵天帝釋皆來衛從明知天帝所以奉佛也今傳言佛來朝帝甚爲無狀翊聖既自言帝輔其位高矣未應有此失理之言欽若稱稱知佛作傳之辭亦未必有此語特恐道流不知天位妄撰此言入于傳中雖欲尊天而卑佛適所以誣天而慢佛也戒之哉

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爲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劾詰之曰前朝爲倉日久何爲煩瀆天廷且密戚懼即斬之

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聖明興復之耳貧道何畏一死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勑復以爲寺額賜名一年使改龍興寺爲太平興國寺立開先殿以奉太祖御容○西天沙門吉祥來進貝葉梵經

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開寶寺沙門繼從等自西天還獻梵經佛舍利塔菩提樹葉孔雀尾褥並賜紫方袍○四月詔謚廬山遠法師曰圓悟塔曰凝寂求法師曰覺寂塔曰寶智○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獻佛舍利塔犀牛尾拂○西天王子曼殊室利求歸本國詔從之（開寶四年至此）○翰林學士李昉徐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佛法者三十卷上自漢明終于五代古今悟心得道之衆神僧經論定慧之學君臣信敬休咎之徵靡所不載○敕供奉官趙鎔往吳越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吳越王俶奉版圖歸朝令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于滋福殿上素聞其名一日七宣賜號通慧大師（寧在日爲西浙僧統號羽翼宗文大師）除翰林與學士陶穀同列或謂之曰青瑣未褪安容此物及與之語師援據經史袞袞不已謂者爲之畏服學士王禹偁徐鉉每有疑則就質之皆爲下拜

事以師禮滋福殿者安佛像經藏立刹聲鐘即內道場也（國朝會要）

五年正月敕內侍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奉安于真容院詔重修五臺十寺以沙門芳潤爲十寺僧正十寺者真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秘密靈境大賢五臺山記云山形五峙周五百里崇巖疊嶂飛泉吐霧中臺高四十里頂上平地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石精舍文殊彌勒石像東南有大孚寺魏文帝造東西二堂聖所居處又東北有王子寺阿育王塔東北三臺間有金剛窟三世佛法藏中臺東南有清涼寺其最深處文殊所居人不敢近西巖有秘魔巖巖西有佛光寺○勅內侍張仁贊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峯乾明光相也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歲和上曰此震旦國第一山也○河中府沙門法進請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蒲州河中府）守臣表進上覽之大說召入京師始興譯事○二月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災烏填曩國三藏施護來召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上盛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

寺西建譯經院爲三堂中爲譯經東序爲潤文西序爲證義○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沙門知則進所著聖無量壽經疏賜號演教大師○詔建開聖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塡王旃檀瑞像（梁武帝遣使往天竺迎至者釋迦佛牙太祖親戴銀塔中律身舍利二顆）天人所獻梁誌公真身錫杖刀尺○勅內侍衛欽往泗州修僧伽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寺爲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威虜軍奏言築城穿土得石函鐵函銅函銀函金函凡五重中有流離瓶盛佛舍利有刻石記云貞觀二十一年歲佛舍利

謹遣牙吏以聞○嘉州通判王衮奏近往峨眉提點白水寺修造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有文六金身普賢次日午中見羅漢二身乘紫雲行空中

深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白兔逐之入土穴中掘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古長皆尺餘勅就邑寺奉安像常放白光○

大中祥符元年譯經院成詔天息災寺居之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今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皆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災述譯經儀

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作壇以敕緣經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祕密呪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神名位環遠其上如車輪）之目曰大法曼拏羅（此云大會）請聖賢阿伽泮浴（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得曰阿伽今言阿伽乃足泮浴器）設香華燈水肴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此乃悉曇章但翻梵音非翻梵語）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翻為心受但翻為經）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云照見五蘊皆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抵彼自性空梵音多先能後所如是佛為佛念打訛為空字打故須回頭字之文）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如無明無明對兩字如上回句以順此土之文）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如心經度一切苦厄一句元無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句是故兩字元無梵本）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悉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異御名廟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襲文回避慮妨經旨今欲依國學九經但闕點畫詔荅佛經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

選義學沙門百人祥定經義時左街僧錄神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天息災等即持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詔新經入藏開板流行車駕親幸譯經院召僧衆賜坐尉諭賜卧具繒帛什物度其院童子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譯○十二月詔選梵學沙門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召坐賜齋以經付藏○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內外諸郡童行並與剃度○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徒曩表佛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曰伏聞支那國（西竺指大唐為支那今曰藉以為稱也）有大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朝謁遠衆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一切有情度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沙門光遠以進（奉金剛佛袈裟兩朝未見遣送之實今許施院內四年行幸）（喝二華鹿詔西天求法諸國並賜詔書慰以此年附獻也）

八年

六月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寧乞歸錢唐撰述詔許之○詔譯經院賜名傳法於西偏遷印經院（今賜安傳法院即東都譯經院今但供奉入內道場法事）○成都先奉太祖勅造大藏經板成進上○勅

太原成都鑄銅鍾賜五臺峨眉名山遣挂之日兩山皆有梵僧十餘空中奉迎其鍾聲聞百里○天息災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遐阻不來則譯經廢絶欲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丈壽選惟淨等十人引見便殿詔送譯經院受學惟淨者江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為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沙門法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衆造龍寶蓋金襴袈裟將再往中天竺金剛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葛古羅柯蘭諸國勑書以遣之○泗州奏僧伽塔白毫放光士民然頂瞬香供養者日千餘人勑內侍奉釋迦舍利藏之塔下○上以新譯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羣生達者自悟淵源愚者妄生誕謗朕於此道微識其宗凡為君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它行也如梁武捨身為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趙普對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非臣下所能知也○詔以御製運華心回文偈秘藏詮遍遍詠宣示近臣○勑內侍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門自珣請也

雍熙元年三月日本國沙門奝然（奝音切）來朝
然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
天皇始傳中國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
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初年至用明立有太
子名聖德年七歲便悟佛法於菩提寺講勝
鬘經感天雨華始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堂
隋開皇中也至孝德立白雉四年遣僧道照
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
足姬立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唐
三年也次文武立寶龜二年令僧玄昉入中
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次孝明立天平勝寶
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當天寶中也
次元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
和年中也（貞元元和間有日本最澄受荊溪
一家旨記以歸當以此為傳教之始可也而奝然乃言空海傳教初不及最澄
何邪盾言亦言空海學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始知有天台宗永見空海傳教之迹今讀釋門正統云空
海入中國學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始知有天台宗永見空海傳教之迹今讀釋門正統云空
海學智者教者誤也）次文德立令僧常暁入中國求
釋迦密教當大中年也上開其正一姓傳繼
臣下皆世官謂宰臣曰蟲喪君臣乃能世祚
求久若是奝然求謁五臺及回京師乞賜印
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
案唐書日本漢倭人也去京師萬四千里
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左右小島五十餘
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其俗多女少男有文

字尚浮圖其王姓阿每氏初主號天御中主孝歛五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大和州又十六世至應神又十四世至欽明又二世至用明當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又四世至皇極當正觀五年遣使入朝拉子孝虎大德立始改元白雉獻武魁大如斗馬腦若五升器又二世至天智遣使與蝦蛦人偕朝又二世號總持遣使賀平高麗當咸亨元年也至是始改號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所出也長安元年持子文武立改元大寶遣使粟田貢方物武后授司膳卿還國

又二世聖武立改元白龜開元初粟田復來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悉賞物貿書歸聖武女孝明立改元天平勝寶四世元武立當貞元示年遣使者朝覲學者橘免勢浮圖空海留肄業二十年乃還又五世文德立又三世光孝立當光啓元年也唐祖景帝諱虎即起虎民立虎總並出以武家初遣羅漢像五百十六身來安天台壽昌寺二年上覽新譯經謂宰臣 曰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乃詔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

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譯新譯經論並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開陝西諸路頗有道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漢書注鄧展曰行猶九州也鴻臚掌諸侯王及蠻夷事）

述曰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異其稱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臣（也）登既賜高座如是為得其宜至若封官加爵稱卿稱公混澄朝端輕招物論上失尊僧之禮下貽失節之談釋氏清風幾於不競彼徵君處士不事王侯者吾輩寧無媿乎若不空開府於唐朝息災光祿於宋皆由翻譯功高特承天澤蓋將荅主上重法之心非所以為榮也

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歲以為常○詔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于傳法院○詔嶺南粵俗殺人祭鬼僧置妻孥所在長吏誠厲以順正教棄邪

述曰磐少時客南海見鄉落僧居畜妻養子皆能執鼓鼓徙舉於赴請問其有慶牒否則曰但於本郡給帖耳此等皆因守郡者規微利而不知思濟三寶之為過也今此詔旨舉戒長吏可謂得護法之心焉嘗聞蜀僧在鄉多畜妻子平時習熟公私不以為非今之西蜀遊學東南者真成出家之

士也
三年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自今後誦經及三百紙所業精熟者方許係帳。詔以御製三藏聖教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首
四年勅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峨眉普賢寺是日衆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方沒○十一月四日螺溪義寂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翰林通慧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傳三十卷璽書褒美（璽音徙天子王印）令徧入大藏勅住京師天壽寺僧傳之作始於梁嘉祥慧皎為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明終梁武天監十八年唐西明道宣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十九年今宋傳起唐正觀至宋端拱元年依梁唐二傳分十科一譯經二解義三禪定四戒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學（王馬僧有詩贈寧僧統云文公豪有董孤成村史傳於乙夜開）

述曰洪覺範謂宣律師作僧史文辭非所長作禪者傳如尸晉衆檢寧僧統雖博學然其識暗乘衆碣為傳非一體覺範之論何其至邪昔魯直見僧傳文鄙義淺欲刪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能成魯直志乎

兩街僧錄可朝等請答釋御製佛乘文集詔許之○日本國法濟大師裔然遣弟子嘉曰祈乾来朝○十月二十一日寶雲通法師示寂

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丈上安千佛萬菩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喻浩所造凡八年而畢賜名福勝塔院安舍利日上肩輿微行自手奉藏有向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求出家掃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但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昂撰塔銘謂曰儒人多謗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為本國佛金剛座立碑（即菩提樹下金剛土座也）學士蘇易簡為之指佛為夷人朕惡其不誣遂別命製之卿宜體此意

述曰人無通識不足以知佛故韓愈夷其佛歐陽脩亦夷其佛太宗以蘇易簡指佛為夷而惡之自古人君莫如太宗之有通識也佛聖人也五天中土也此方即五天之東境也今稱中國者此方自稱尊也稱四夷者且約此方四境之外論之也儒家乏通識即目睫以言之故多失言若蘇黃諸公則知之復能言之也

勑内侍謝保意領將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峨眉飾普賢像再修寺宇并賜御製文集令直院徐鉉撰記。

淳化元年詔參政蘇易簡撰三教聖賢錄乞通慧贊寧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寧撰鷲嶺聖賢錄五十卷以進勑充左街講經首座○通利軍（後唐改宋初建）城掘地於古寺基得巨石佛十軀詔建淳化寺以奉其像○詔連水軍沙門道堅赴闕召見賜僧堅姓龔袖異不測知人休咎時潤州有沙門號四世界佯狂市廛說禍福立應淵商人欲往連水四世界曰彼有冀道者足蹈寶華佛化身汝如見之必獲厚利商至連水見而拜之師曰四世界教汝來耶汝不識日光菩薩見我何為商退果得利異常時歸訪四世界不復見矣○詔赤腳道者入見上曰南方禪律如何化物對曰究之一理上起遠龍牀一币云是禪是律對曰究之一理上說○高麗國王治遣使乞賜大藏經并御製佛乘文集詔給之

二年太原沙門重遠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服住西京廣愛寺○勑翰林贊寧玄史館編修○中天竺那爛陀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賜紫服○杭州西湖昭慶寺沙門省常刺血書華

嚴淨行品結社修西方淨業宰相王旦為之首參政蘇易簡百三十二人一時士夫皆爭淨行社弟子比丘預者千衆人謂廬山蓮社莫如此日之盛○申公呂衆正微時窶甚醯羽反翁也常干謁人有僧憐之給其食孙月又罄乃令就居房廊隨衆粥飯遂得安心讀書是呼二年獲雋僧復備裝遣之竟魁多士後十年載政郊祀奉給皆不請上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上歎曰僧中有若人邪乃牒西京令寺僧取奉資修寺以為報公常晨興禮佛祝之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公之子公著猶子夷簡並封申公

皆知敬佛每於元旦出所事諸禪老書誨拜而讀之蒙正居政府日焚疏請言法華齋翌旦言至坐堂上公將出念當拜不當拜言大呼曰呂老子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公大驚遽出拜之齋畢問未來休咎言寮筆書亳州二字及後罷相知亳始悟前識大慧武庫

○南海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獻如意金鋼鈴杵龍腦香詔國忌日宰相已下詣寺觀行香禁不得事腥酒

四年詔西遊諸郎梵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高麗國王治遣使謝賜藏經御製文集○上幸開寶

塔院問僧卿是何人僧云塔主上曰朕塔曰何卿作主僧無對（重實代云盍開戒如）因僧朝見上曰甚憂来對云廬山臥雲菴上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僧無對（重實代云過班至能）上嘗夢天人云請陛下發菩提心翌旦宣問西街菩提心如何發俱無對（考實代云宜胡今古平開）

五年中閏國沙門吉祥進大乘祝藏經詔五藏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干闐書體非是梵文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處文義不正帝召賢諭之曰使邪僞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惑　蜀民李順反陷成都上遣昭宣使王繼恩攻破之復命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使既行時峨眉高僧茂貞赴召謂上曰昌言額絞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及昌言至鳳翔時寇準為守密上書言昌言有重名無子息不可授以兵柄上得疏憮茂貞言大驚乃以昌言知鳳翔而召寇準參政事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来朝遊佛頂舍利貝葉梵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為合格。詔兩街僧録省才進五蘭盤儀

二年詔以御製祕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遣

遥詠十卷命兩街笺注入大藏頒行
藏六秀師曰秀嘗恭覽祕藏詮等三文知
旨義與契經相為表裏所謂現在佛以梵
王帝釋身稱性而說法也
勑史館編修贊寧知西京教門事　三年
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羅来朝進貝葉梵
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碣三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真宗（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元侃）（十二月二日為承天節永定陵）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令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詔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御製崇釋論其略云奉乃十力（佛有十力）輔茲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則莊矣。中天竺沙門尔尾捉等来朝進佛舍利梵經菩提樹葉菩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来朝進梵經賜紫衣。勅史館編修贊寧充右街僧録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勅史館編修贊寧遷左街僧録

三年八月試光禄卿天息災亡謚慧辯法師勅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山）住襄州石門郡守以事答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無故屈辱和上師以手指地曰教它平地起骨堆即見隨指起一堆土守全家以病死（大慧

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謚玄覺法師勅送終如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録瞢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恩嚮用之福處淨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内典録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韓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辰惜通論曰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復自周秦以降作者衆矣至於斥楊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歷詆諸家丕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與不然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也禮記孔子曰予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猶大也大決褌衣章甫殷冠宋故殷人孔子祖於宋也逢如字掖音亦扶弥反袖也褌音昆同僕雖不佞亦嘗從事於斯矣每欲厲墨兵而討百氏俾于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孥戮之俾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尊也區區此懷爲日斯久今茲覩師通論之作所謂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沛然後知夫子之道大如天地也雖欲自已烏可得哉莊子曰日月出矣爝火不息爝火音爵火炬也見王氏小畜集師述僧史

略三卷凡法門事始曰華莫不畢錄蓋闕之士欲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觀之

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略稱內翰王公觥排釋氏過於韓子而獨於寧遠慧推服之不暇蓋其學行才識有可取也今觀小畜集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撰聖賢錄則賀以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內外集則冠以序而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盛稱其駁蕭灌王斥賴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已來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以佛而獨有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誠昭矣至於通慧道德之感則王公未學不足以知非如梁敬之之知荊溪柳子厚之知重異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侶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者令往詔可○二月詔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次刊牘凡百五十四部賜名天台三三昧三諦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二藏法護來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于譯經院○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

賜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於金明池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雨至目後歲旱必作咒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進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

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目羅矢多來進梵經菩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賜紫服○九月上幸譯經院三藏諸僧坐賜香茶繒綵有差○上以諸寺住持先是僧職遷補或非其才至是召見便殿閱試行業

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省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假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即廢○詔擇道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婺州沙門志蒙徐氏衣錦衣喜食豬頭言人災祥無不驗呼人為小舅自謂曰徐姊夫一日坐化于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真身析禱神應不歇世目之豬頭和上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述曰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阼製聖教序謂翻譯盛烈為聖教也製序始於唐朝造崇釋論陳

恐論罷譯經則不許孫奭請滅度僧則不聽而又能下詔禁酒肉於僧道者論其罪意此穢業不當瀆聖境也厥後沙門覺稱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食肉故見之者無嫌心獨無媿於稱乎掌曰同人楊權此事欲乞清朝權廣祖宗之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許懸肉街市（凡屠家只在城外伴殺不過人處居止所有用竹器過覆入城投稅然後入城街市貨鬻）使人居治潔目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仁心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政化者哉

初諸暨縣令潘華依益賢臧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訴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四明法智法師為臧義敷行錄）○臣寮言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戎貊諸國皆知信奉惟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對曰頃歲廣使登開寶塔瞻禮甚慶誓當成殺及至上清宮不復屈膝是知四夷

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天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而於尊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
真宗皇帝聖心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佛興發於性真不俟為學既免梁武永棄道教之偏且無唐宗上躡老聃之失（梁天監工夫道教唐正觀十年詔道教在佛上深距臣僚佞佛邀福之說肯顧陳恕譯經費財之言上法祖宗下垂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襴袈裟往忠州羅浮山中閣寺
奉釋迦瑞像仍為國建祈福道場感五色祥禽集于齋所此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煬皇
中釋慧喜安龍華寺會昌廢毀像靈不可壞
道士厭於都虛觀咸通中海南節度使韋宙迎至中閣寺
七月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祖露坐卧違者以不敬論○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五上表請封禪十月在京民庶相繼上表詔許
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兗州舊魯國地）謁先聖廟有司定儀爵拜上特再拜遂為定制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官氏鄆國夫人給十戶奉塋域賜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武成王

述曰自古尊先聖者漢高過魯行祀封其後平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廟北魏孝文改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元齡議太學釋奠始尊為先聖而以顏子陪享明皇始進師文宣王南面坐用王者宮縣之樂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祝文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韓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祀事之盛未有如孔子者蓋孔子以德雖不得位而得常祀（見兗州孔廟碑）是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世天子拜而祭之今真宗特拜有合於古不知當時禮官何為不知而定肅揖之儀恥哉

詔修飾泰山衆像凡三千二身御製重修佛像記○隋蕩山自古圖讖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隋蕩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案西竺書諸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華名唐貫休有讚云隋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祥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山在温州樂清縣西南十六里世謂漢之一梵語震旦此云東方君子之國○隋山瑞鹿本先禪師結印坐已彌月肉體不變常開異香詔取所著竹杖杲藏之秘閣嗣嗣詔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

人朝觀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詔昇州崇勝寺賜名承天甘露戒壇○勅光梵大師惟淨試光祿卿同預譯經○九月吳國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賜歸報慈正覺大師即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上幸延聖寺抱對佛頂舍為尼至是乞落髮詔遣資聖院以居之勅釋門威儀幢幡鏡鈸之類教坊樂部以為迎導時密王女曹五女及後宮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詔於洛陽甲馬營太祖誕聖之地建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

述曰案寧通慧僧史略云甘露以喻涅槃戒為入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以順開顯之後末代出家兼戒俱急之義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勅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為遷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峯雲蓋禪師

館于北御園入定月餘來歸故山詔許之師每入定或經歲方出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中天竺沙門覺海成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真容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館于譯經院稱進讚聖頌詔僧錄譯之稱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鬻羊市肆賣魚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屏出城故無賣者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為稱曰弄敬禮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銭茶果○四明知禮法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保恩聚徒講道是年賜額延慶乃作誡誓辭二篇俾長為講貫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稽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尊思遠於浮僞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三藏塔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摩騰三藏真身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諭寺僧用心守護仍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

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詔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每一女至前上紿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它日必作家主即章獻太后也（真宗后劉氏仁宗即位以年幼劉氏為皇太后）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取之（馮）

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紫服○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沙門仁贊編修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山沙門茂貞入見上賜以詩館于景德寺舒王元俛夢青衣童持書以授中使足蹈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蒼曰將有儲嗣降孕之慶未幾仁宗生○初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世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也明年仁宗生（張師正括異記）

日本國遣使稱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勅詞臣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上又有聖僧遶塔翌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

敬觀見舍利于塔表大如月色同水晶往來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地甎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天清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像教熹祥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宮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帙三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詔益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進舍利梵經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于玉清昭慶宮聖祖明慶殿或以為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旦曰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氐皆勸人為善唯識邊之士能一貫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雖頑空朽壤尚可得之何有間於道家之宮館哉惟我真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間者塔寺屢獲舍利而今復見之聖祖之殷誠所以彰聖君慶事二教之心由精誠感格有以致之也

西天波羅柰沙門蒲賢進梵經無憂樹葉○

浮石崇矩法師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師上聞其名召入内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說賜紫服金幣香藥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旦曰朕祈福中外庶恭拜起未當懈怠卿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國朝會要）

述曰案歸田録太祖入寺問贊寧通慧佛當拜否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太宗朝隨吳越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太祖歐陽氏所録妄也今觀真宗百拜已上不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祖宗之家法也其後如徽宗拜佛牙南渡歷朝拜大士則知有國以来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佛不欲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說見在過去無義之談所以上誣君主下誣寧師也甚矣

詔於大内西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勅汀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宋三十）

先是釋自誠居巖上神異不測云是定光佛化身見懷仁江有蛟害人書偈投潭中水擁沙漲塞潭為洲其怪遂絶過梅州黄楊峽民乏水飲誠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歲有旱書偈擲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字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

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爲治心修身之本至言內丹外丹火候口訣則不傳於非人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木之方皆上聖下教用度人世非可謂之虛無也若夫置壇傳籙起自天師是又上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教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均爲三教者以此至於小大優劣內外之義則較然可知故關澤對吳王曰道事天天事佛李士謙論三教曰儒五星也道月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之位定世言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別本末欲輕陵於釋氏皆未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舊僞言老子化胡以佛爲侍者之言謗老子瀆世尊其咎當如何邪

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續三十一）

九年二月北天竺優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服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捺國沙門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繩繩而來者多矣至於五竺沙門競集闕下則無若茲時之為盛豈法運之興隆亦帝德之感通也五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其實一區字耳

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西京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栖演給工修飾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算○九月不雨詔泗州龜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有感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貝葉騰文當資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寖成訛謬而況葷血之祀甚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其新譯頻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遵敕藏閣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薨先一日夢翰學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

宴坐林間觀心為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須髮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盛棺內億與諸孤議曰公三公也斂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湘山野錄）○宰相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復放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水五里並禁漁捕（碼三）（唐肅宗立放生池八十所顏真卿作碑紀德）○十一四明延慶禮法師結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焚身供法祕書監楊億素仰道風貽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台教中興之時正頼傳持為世良導復修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奉書交勸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年以酬至願

二年勅江寧府（州名）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感即東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也（塔在城外）

二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靈皇妙道西竺真乘威助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是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天安貶建通塲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

八十六人上親以藥銀大錢面賜之（藥銀即水銀即世謂之汞者）○錢唐月輪山沙門道誠以朝廷尊恩普度撰釋氏要覽三卷為出家者衆法之須知行於世○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拿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謁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歎曰此道所未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鄰人會湖上鋹魚鳥為主上祝壽○十一月東女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四年正月右街講經柲演等請以御製釋典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楊億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暗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其簡○西天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尉李遵勗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譯經院譔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詩見四明教行錄）○十二月翰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觀自屬疾即屏蓋茹臨終之日焉空門偈以見志識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衆修法禳懺為國祈福師為述修懺要旨上之　○詔於并州遵賢聖禪院為將士戰亡者追福○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譯經潤文僧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真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法過於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則有聖教序崇釋論法音纂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皆深達於至理一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僧衆有過者止從贖法上元幸諸寺禮像百拜弗辭復詣家天下放生池以廣好生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俟於勸也至於繼世譯經大開梵學五天三藏雲會帝廷而專用宰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萬重譯事有若是者嘗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楊億晁迥輩皆能上贊聖謨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茲時稽之前古未有比對古未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升祔宗廟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式法師為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奉進佛骨舍利梵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碣三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碼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仁宗（真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夢二日在天為乾元節永昭陵）天聖元年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鄭氏家藏）○勅內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為國祈福慈雲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為奏上之○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一藏法護譯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詔三敎義策試生徒名開幃四十二章至今以為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衆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四明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過道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曰君鄉城戒香有痘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訪之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作禮自以不覩尊容為之嫓恨明年過錢唐客書吏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童

入門譯傳云痘女痘女開方驚顧遽索紙書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復於偈後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瞻遺像之意復書偈云須弥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若問痘女姓字拠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問小兒痘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曰問取痘女忽俱不見

志磐頃過甬東棲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筴念痘女古佛世無知者因為述戒香維衛古佛記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寺中以顯名勝案蔵經維衛或稱毗婆尸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近學士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為虎逼有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為即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閩中士寧復往見君謨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歐陽公詩士寧神異甚多蒲公跋詩以記述其事）○西天沙門愛賢謨賢来進貝葉梵經賜紫服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

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鳥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勅樞密劉均撰文以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敕賜光師一夕夢伽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會領子公亮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忘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補曾相公捨田於教）

繼行。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普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曾犯真刑及文身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録二褒賜名天聖釋教録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竺寺七月八月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法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

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四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日趺坐說法縣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閣維之日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蓮華然

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為先帝萬福之舉今後毋得無故擅興力役

九年勅詔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内清淨堂勅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

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尋往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煅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復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見三朝製碑）曰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觀製碑）上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出南海三佛齊國香氣芬郁異常）忽於宂中得舍利一五色映人曰為製讚以金盝二重藏之奉以還寺其讚云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眞埋軀秖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眞身也言大道則法界無遺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眞身則常住不滅不同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牙舍利者此蓋眞身應物示化之一法也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宗以三朝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詆帝皇儒道之宗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

中之人致人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以從事釋學以為未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儀上曰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法院之祖關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約歸各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歸田○是歲天下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發明之學實肇於茲其所序云翻宣衆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惟淨耳）筆受綴

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盲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離漸至栖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月詔孔宗忽襲封文宣公

三年賜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進上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紫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鴻臚卿主四方賓客發世業頒四裔

梵欽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旦珠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野泐趾○范仲淹宣撫河東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

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真文回以傳江陵沙門慧詰俾行於世（家）○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而後大集遂至於無可柰何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歐陽氏以禮義為本而入求勝於佛故曰本論）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並見六一居士集）○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于朝賜獅神照紫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虎臥（補四）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虎臥處結屋為菴以是年歸閑此中慕廬山之風與鄰公章得象譜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閒漫成巨剎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啟匭須臾兩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

以奉藏復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

四年

○六月開寶寺寶篋塔災勑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事尋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

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衷當也索隱音濁楊雄傳折衷乎重華顏師古注竹仲反脩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內銷遲回踰旬不忍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脩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脩盛氣以荅曰脩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

第四張

排況今欲慕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之言也脩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弗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媿三代之治其職居脩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

第七張

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駁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王績奏謚君集無君事連長孫无忌叔達避嫌故弗與立傳

脩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爲己功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爲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兜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祖韓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氏匈奴左賢王後擁朔方歸天夏後魏道武拓跋氏起自北狄北狄獨不爲祖諱而反敢訕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禍答劉秀才書矣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而

不思貶佛之過爲尤可畏排老子爲已任而兄事毛仙服其丹卒疽發而殂（退之言韓子同姓）子昶按書不材（按漢書改金根車爲安車）卒顯歸未數世而絶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爲法豈不爲盛德之累諸

（隅四）

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撰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爲務安得衆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爲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脩大驚艸爲之謝曰脩胷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爲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

（八）

吝生東華爲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當明見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脩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絶（圓沙門祖秀紀歐陽子見外傳）

（居士龐序書直躬公張浚爲序秀住潭州上封佛海於貴親新塔師自撰銘大意）

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爲聖人韓氏則曰佛者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爲中國患二子不知佛爲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不知奚爲夷奚爲中國不知佛法之妙故不知奚爲本奚爲患儒宗有欲排佛者倘

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熟復其義理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譽直有云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時之詆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

勅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仙源縣差廟户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浙江至潯陽登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鄙吝頓去（云慶先君問法於圓通訥公得其旨）

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遷重建泗洲大聖碑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葬舍利記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殿過常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忍靈濟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楞伽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軾爲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

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貫珠走盤無不可者云載遊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幼滅都盡慧光渾圓載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旦以三十萬錢使印施江淮間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閣開寶寺言法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趺坐受齋上問儲嗣事索紙連書十三十三字後英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濮王爲四）

曾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歸戶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達以曾公思補大師公亮前身爲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人生子

貫正坐化○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廬山祖印訥禪師遣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諸賢無敢荅者有詔問脩亦未知其荅僧曰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飭郡庭儀從乘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歸林脩後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為奇其文略而意深又為銳忠鋤王贊曰中有樗里不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磐兒時侍師袞先生名機為郡學錄嘉正獻公姪見與鄉士閱孫吳兵書聞其論曰儒者之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陳相抗遣使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算而勝者有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又

十一

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盡其意邪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錄所載益信袞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

歐陽外傳云公至圃遊荒文正公以直私老赤問孫子圃遊銀文不注時就賢舉即事則婚姻之公覽汗永夕

九年歐陽脩知潁州官妓卿媚善談笑口作

遲華香有蜀沙門知人前事脩以問之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脩問故曰曾讀法華經否故曰失身於此何能讀經脩令左右教之一閱即誦它經則不能（悟曾閱覽）

皇祐元年詔毋建靈感塔奉藏舍利（慶曆四年丈改）

（故建重）勅中使往陳留入關寺迎佛指舍利或以為偽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椎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欲歸闡教乎乃以水晶寶篋盛之御製發願文奉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舍利欲求吉祥慶卒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頻應（揚徽評○自周朝毀寺建隆興復京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趨輳者皆厭聞名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映天下楊億晁迥有以發之眞宗嘉獎賜錫以法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沐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田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等請以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曰舉悟璉以為代

段外傳
二年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師與淨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淨土之願○詔左街淨回禪苐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録智林等問話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廬山棲賢南
卜二
康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回居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入舜室歸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人也即於扇上書賜曉舜依舊為僧再住棲賢寺賜紫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来朝進梵經賜紫服○詔歐陽脩同宋祁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歐陽傳○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

名佛菩薩服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聞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七箸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至和元年勅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一僧卧門外（四）其名遺隆明日召見奏對詳敏（十三）賜紫明悟禪師勅書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頴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上嘗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

嘉祐元年乾元節勅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架浚○相州太守李復圭發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宰相韓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善明慈覺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富鄭公請顯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迓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之曰新

招提長老行李也温公即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招提數十僧卒為温公見薄一旦掩大德可不戒之哉

六年文彦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元居天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彦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雨彦博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

○杭州智圓律師先堪示寂塔于西湖菩提寺嘗述會正記以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世

七年滕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内翰王素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勤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參政歐陽脩脩覽文數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致名振海内及東下吳門大覺璉禪師作白雲謠以送之（石門文）

述曰晁以道言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

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夫至今喜稱道之者二公之力也

洛陽沙門鑒韋深於易述韻總五篇歐陽脩為之序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也

述曰夫人在孩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故所學多非及長又以是教人非傳非故皆不疑不知字而為文文欲學古而字不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郎尚書後漢蔡邕字子幹至魏拙編己身為三十卷上書乞正五經文字有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也

即固漢書列小學槃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書為小學槃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多非因發憤取諸字書訂正之益知世人書字訛謬為尤多如陳陳華花歷曆奉俸反主俗字而遠失經史之正論語前陳之韻略卻出陳字於下注云亦作陳○禮記前有荊華詩隰有荊華胡曾採詩衆作華胃綠池今韻略先出花字於下注云亦作華○易治歷明時漢書律歷志皆作歷

今韻略歷曆並出○漢書贊頌奉邑又光武詔增百官奉扶用反秩祿也今韻略先出俸字下注云亦作奉此皆以俗字為主巖岩嶽崇棠臺墓船舡此造作不典而正通俗三者之所不收岡嵩暴曝翁蓊然燃是為山山火火重加之繆於慈又暴露於野並音瀑蹈字韻者非曝況況宜宜羈羈塲場是為增減點畫之

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穆之音韶異代不必諦而述音義者諦之何也（曾正日音政又音征詩正月知音政故避者音征本去聲之政何獨正月之避那禮記王制三王三正反此曰避晉文書諱胡故音諱胡正取明之義朱晦庵亦用如字此穆征韶二音皆陸德明釋文不知改削之過已亡不令之君能與避諱而孔聖禹世之師不知避諱古今通儒也）佛與禪出釋典而不僧與梵亦釋典而置之篇韻何也（梵語佛覺者梵語僧伽此云衆梵者清淨禪敬今韻中收二字是知孫強之增玉篇梁顧野王撰玉篇唐孫愐撰廣韻韻略多收俗字與夫本朝丁度之撰集韻皆泛引俗書雜揉正體俾經史古意黯然不明此字書之大阨而有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謂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有感焉特無由見此書耳（見六一居士集）黃太史曰魏晉人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橋橘直眞皆不成字思陵翰墨志有云

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我聖學之深識也（高宗陵號思陵）

英宗仁宗兄濮王子（濮王薨十三年正月二日英宗為壽聖御治平二年勅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翰林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賈昌朝書右僕射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臣

韓琦立石太宗御製曰功成積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難眼覩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璧采完定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御製曰西方大聖彌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修增妙果應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

十六

三皇捫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秖見空遺影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舍經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璉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手詔曰天下寺院任住持師遂建宸奎閣以奉先朝聖製仁宗御製十七幅學士蘇軾為作記投書問手詔中語師荅以無此後示寂得之篋中軾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勑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聖之額

神宗英宗長子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四月十日為同天節葬永裕陵

熙寧元年

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

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

宗感斐三藏弘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衆度之大略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宗真宗仁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貨取於

十七

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時方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為得才至於納訾為僧則富者可以逞欲（漢書晉灼曰訾貲也同）長汙雜廝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以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開逮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之舌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衆欲驗之烈火再鍛五物愈堅

五年勅鑄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火（上注曰）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潁上日興沙門遊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歐公自作傳云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身老此五物）息心危坐屏卻酒肴臨

終數日令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倏然而逝（狀云此事得於公之孫曰知觀見外）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永叔問曰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吳充撰行狀）

述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自歸又以名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寫諸道則知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良淸曰歐陽氏歸稱大儒而無通識以故立論時有乖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濮王為皇考誤英宗承大統無人子禮（英宗本生父濮王見仁宗王宣光武稱皇伯陽脩請如濮王典是宜從此議呂誨十大奏乞依王珪等所議追尊濮王為皇考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奏歐陽脩巧說不聞帝上即從此議韓琦等奉行會乞下脩子理正直其濮王事與漢宣帝以旁支入繼大統而不顧其所生之義同）

宗不為佛敬歐陽脩田錄載太祖入寺問佛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誣太祖真此事心亦謂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及見太祖畧曰所敬不拜過去佛今佛豈肯拜太祖耶吳越王歸朝來拜宗廟事亦非是

會要云唐史也稱真宗每上元請幸觀三十庶百拜以上歐陽直不知之而妄載歸田錄中上元西京不朝下誣贊寧其為高僧少矣削唐太宗戰士建刹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太宗正觀三年詔建義以來陣身戰死者為建寺薦福四年戰場七處建寺成佛七寺撰碑事載分度世南岑文本七人為七寺撰碑事載舊史歐陽並刪去之本朝建隆二年詔於楊州置建隆寺為死事者薦福如唐正觀之詔既四年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之詔則無所可據使後世有歐陽子發宋史則將并除建隆之詔矣謂河圖洛書為怪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士集論易篇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為中國患而晚年敬明教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說猶韓退之始排佛而終信服至弟子瞻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眾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亡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跌坐如生乃作三詩以弔之欽爭遺迹強留裘表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畫月滿庭休誇一初是學士沈遘治杭以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蘇軾為之序

曰鉞唐佛僧之盛益甲天下道德持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辨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榜照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蒞職凡管内寺院虚席者消日會諸剌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餙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楚宜反不齊也）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盂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始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為之記

九年勅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建木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旱上於禁中齋榻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兩大霆勅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内供養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東軒筆録）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為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講堂大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辯才法師立石于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剌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棄

官入秦得毋於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爲賀時稱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架梁金剛經爲慈聖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晉至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試鴻臚卿者　○詔華江州東林律院爲禪席命常總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華居道場今掘公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如何舉似人○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爲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峯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佞佛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脈脈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坐謂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聞葺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耶生曰公未請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

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即命駕就見之（訪平子安還曰辟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張商英初仕困入僧寺見藏經嚴整怒怫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坐長思滿紙閣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商英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條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為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最後見兜率悅公商英見其短小易之遽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商英內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兜率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腳頌德山托鉢話未能無疑悅曰秖如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丈室閉門而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林忽然有省為之頌曰敲寂鐘沱托鉢回巖頭一拶

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逆扣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證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法界轉腳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邀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提以為盛事（此社門武事）

摩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衣衣至堂上本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遞御風疾去衣衣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續燈○八月館職文同（可字）與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碣四）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日復來乎及再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疎郡事附文藝傳）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

有潘晃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蓋俚人謂心風為盎也盎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即日光佛也有趙常者初為幕官因棄仕從盎遊盎謂盡得我道盎既隱去常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載與棠子昶遊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為慧林智海二巨剎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趺侍衛驚覩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撼蕩之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始舞陞上大喜語論久之既退上曰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契茶閑話耳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檇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住天衣時嗣師曾隱凡公堂心如止水忽聞辟歷聲豁大省舉頭覩空剎剎塵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于三未衡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民遊是年八月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屾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蘇子瞻作神道○荊公王安石請以江寧府園廬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石子雱資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政雱實使之既亡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

求佛爲救安石大懼亟爲建寺以祈脫苦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竭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三

睿宗（睿宗第六子母徽成皇后朱氏十二月七日為龍興節改名永泰）

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敕禮部蘇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共張作供帳一詔見續書錄）

義天（義天傳）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敕主客揚傑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其禮揚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師為知大體義天既還國乃建刹傳教奉慈辯為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三譯於慧因建閣以藏（今在興聖寺）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秘魔巖見文殊大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按壽陽至方山昭化院即李長者造論之所於破屋下得華嚴決疑論疾讀之疑情頓釋即移縣為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見於山南於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為之記

三年敕內侍賚黃金往東林繡飾神運五殿佛像。主客揚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之次輪忽自轉大眾歎異傑為贊以記其事

傑嘗以淨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印禪師值師集衆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內翰何來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師曰有一轉語若荅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軾果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取納裙為報（師有得公和韻云病骨真堪上帶欲教乞食承嘲院改與雲山猶納衣）子追四歲不能行及來抗請辯才法師為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

為謝有師來為摩頂起步趁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隱雲）來居越之興福時清獻趙公抃為帥適亢旱大疫父禱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治愆禱一夕雨如霆疫病亦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目眚夢素衣仙人（碣五）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投牒以大士像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七年潁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禱屢驗乞降敕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鳳初後四西竺取尊勝呪經再來譯傳後至

頴而亡里人瘞其身遷塔以嚴事之（前志言投刑時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軾弟轍謫高安（時洞山雲巷奕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迓五祖戒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巷驚曰戒公陝右人一目眇逆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四明延慶中立法師令門人介然（鄧橘泉延請受業）創十六觀堂以延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瓘為之記（瓘字瑩中同時教於五法師）

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世謂辭理俱妙（今人多稱眉山水陸者由於此）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軾書梛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梛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　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子瞻在惠州被命遷謫儋耳（儋水名在海南）惠守方子容來弔曰吾妻沈氏專稱伽藍甚一夕夢來別問何

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過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荅曰此軸往生西方公擬也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其後曰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花挑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瞻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十丈○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嘗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知也（大般若經云菩薩所行於利於衰於譽於稱於譏於苦於樂平等不變）○法雲秀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人婬心使逾禮越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善畫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畫行已可恥況又作馬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異日必入馬腹伯時憮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于郡稱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雖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人英等令檢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詰之乞取問元照窮竟真偽照無以為荅乃稱古藏有本州司

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解之（解謗書刻板在梅山或義立理最為精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觀其偏贊淨土述新疏以反智者假慈愍集以畔六祖何為其若是也邪大氏此師檢身之學為有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

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等像出見○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擎舍利五色大如甕中有臺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

見四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于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山塔曰瑞慶

三年詔治泰陵（哲宗陵）登封令（洛陽）搜异（四明）（西京）（舊文）（親祖官至尚書）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哲宗五）草十二本雨甘露于池上夜有光屬于天後山陳无已為之記

徽宗（神宗第十子哲宗弟太后陳氏）（宋異書夢錄）（永泊陵）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燈録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軾卒於毗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遂化

崇寧元年敕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衆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謚法慧大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梵臻謚實相大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兩點因製讚曰大聖釋迦丈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墜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揔持法師雙林傳大

士等空銘寬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揚州秦泗州大聖屢見于普慧塔四年金州秦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像迎至精舍大放光明○尚書王古因閱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等卑之分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但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愀然

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洛聖院移釋迦栴檀像置御容殿與像已至而朵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欽肩俛首與竟度無礙

上下為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畫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還主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為之誓曰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罔極度生靈答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齎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逢掖派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音義曰逢掖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杭之白雲菴依倣佛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菜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愚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鑑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特以無妻子為異耳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似可敬然察其愚癡誕言妄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勳臣戚里應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

止賜名額蠲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拍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省彈劾施行

致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戟曾參等所封侯爵犯先聖諱甚失弟子尊師之禮別擬封者七人（曾子先封瑕丘伯司馬牛楚丘子子家駒丘已上六人在七十弟子數左丘明魯丘公祺亦冀丘戴聖楚丘已上三名在從祀數）

述曰世之為儒者知尊夫子為先聖而不知避其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為戲其不知禮若是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陽詩云仁義丘與軻又丘門安敢輒論詩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而反侮聖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哉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為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為儒者有能推此意義達之中朝乞行回避之條豈不為儒門之有師法

筠州沙門惠洪字覺範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郭天信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弥年之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遣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

忽夢白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趙爽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於世（刻板上竺）○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宝像爪髮被體詔與至禁中譯經三藏金摠持令擊金磬以覺之（結敬也）詢其名曰我遠法師弟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隋留古（圖）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老古錐宝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雙屨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凡三偽本錄其一出普圖）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郫縣龍淵頤寂有瞻終遺命令乃云將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不可以生死之迹為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摠持同譯語仁義等受宗王南遊江浙至秀州車溪密印寺沙門澄虛問三衣右會及旋遠左右摠持荅曰聖教但言以衣覆身不曾挂於肩上西天遠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遶（遶圖也作繞非）如因草菴之立言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蓋矣然草菴誤執自我之右謂右袒（袒於作偏是吉祥卧涅槃經頭北足南向西背東以表思右回便易以表右回如老子右回如老聖髮右旋（旋凡人左旋唯佛髮右）皆是自我義遂於涅槃金棺右遶自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

夫自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遠佛也今所立義是遠佛而戀慕也何關自我之用邪大經右遠拘尸正是此義令人右遠多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惑於草菴之言故不得不辨金總持自北至東正自佛之右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衆之義此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惠洪得冇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有詔取驗火焚鐵搥十餘日色不變敕加禮遷之

六年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趺坐遷化謚曰大智毘尼之學親自佛制文殊已下不措一辭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疏羣疏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唯允堪師會正記獨為盡理至照律師始約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正資持疏為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歐辨于官郡倅石仲憙其口辯脫之挈入京師謁太師蔡京以為異人引見上即誑言曰上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弟曰青華

帝君皆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仙伯雷
霖乃書罰仙吏格惠也上大喜蠟丸金門羽
客築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建寶籙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
寧觀為神霄玉清宮靈寶既得幸命焚州之
厚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士劉揆為已助上
益安其說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遊
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
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嘗作
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
東華帝君聞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
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
正以佛剎為宮觀釋迦為天尊菩薩為大士
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以延祐諸作林盡素傳）
趙氏賓退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
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投謁
曰夜出不至邀否坡咄曰鼠子未欲杖汝
皆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駭而退

十四

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空中楚金二字為書多寶塔額肅
宗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
仁宗夢景德寺門龍蟠神宗夢神僧馳馬
空中此皆佛力法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
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霄子夜妖術之比

恐聚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辦金
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
狂豈當用十方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
而止叢林聞而壯之西蜀寶梵大師昭符晉
直播之曰知文知武梁衣將相也其嗣圓明
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內外教博通其義
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
父事寶梵有自來矣石門文字禪
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艮岳時大旱靈素
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姦僞上不聽通真宮
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棄之有黃羅帳朱漆
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窓而
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
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
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
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
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
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
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
尹盛章為姦人激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
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
多隱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

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聚而為變諸君它日盍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以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教辨論盛章廣得之捕其首高僧曰華嚴朋覺二偉師凡七人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為盛衰魏太武崔浩滅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敗死隋文帝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　國家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妄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弒於閹人之手乎周武為鐵嶽之因乎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鑒可覩者陛下何為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敕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尋決於左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是盡改僧為德士悉從冠服不則毀之京敕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為之皆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之少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爲異人引而進之將結知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橫罷佛興道京始懼物論巽言其妄無及矣亦猶京初薦童貫以爲能事及專主北伐不恚禀廟堂京始大疾之屢言其過無及矣大氐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己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舉也則將應之曰京以二姦專擅不與已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慈

泗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遣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再瀆（慈覺禪師）○敕廢乾明寺爲五寺三監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爲郤肆民舍初拆正殿塵佛像於殿基之下肢體破裂已而戩病胃腹潰裂而死（慈覺禪師）○詔天下建神霄宮州郡悍黷多以巨剎易其額太平州將拆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日郡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曹一子十歲爲金甲神梳去其衣納于洛室大禽中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子亡石客死京師○永道至道州郡守僚屬

同時夢佛像荷枷入城翌旦師至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城中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師師素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爲摩頂無不愈求者既多乃爲泥於營內以呪之○三月京師大水黿鼉出於院舍宮廟庖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擊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而洺州大聖見于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衣裹巾跪于前若受誡諭者萬衆咸覩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後勸上削去之以含人許翰制辭太衮罷其職○九月臺臣率像屬奏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改除佛教罪當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宦官分黨交諍又於道上冒太子鄧上始惡之榜于神霄宮曰禍惠罪惡不悛帝命削其仙籍永爲下鬼十一月放靈素歸溫州賜死于道囑門人歸葬爲數屋衆（高宗幸江心改其故宅爲亭遣人要其家歸加戒焉以不知其死遂止）於是內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之○餘姚法性行持禪師初受請過上虞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解弄曹溪技倆令與大衆皆擊節良歎時會中有垂涕不能已者（即居牧善得法於果田物和上其高弟四明靈氏於志易為高伯祖）

歷住奉先雲門重實諸至名列祖圖○石門慧洪禪師寓湘西谷山聚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人爲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僧史者唯師而已○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禪師塔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作卵塔曰凡僧衆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百丈諸大智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範論之曰白雲雲居識度高遠斯可爲天下法也○八月下詔曰向緣姦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深爲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舊稱爲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州永道量移近郡已上諸是國朝會要本朝通鑑通鑑續通鑑佛祖統紀傳林宗泰錄

述曰佛法尼運故必有姦人爲之亂法而主上竟受其敝及運當泰來故衆人交攻主上一寤於是降詔自洗指靈素爲姦人而且大復佛法初蔽後明皆法運使之而然也

十四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卷主亡師曉事南岳辯師期具珠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剎遜之力距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以賄得吾恥之弗爲也正言陳禾與之遊自

雲賓招居二靈山金襴卷三十年不出山間道者以未至其居爲之恥嘗有一虎爲侍師既亡虎臥死于燼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問海算者何在人言此但和公耳蜀僧曰正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歲餘勘土人爲結石龕葬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耀林表

○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回敕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罷黃老學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如有毀屏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十二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　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當天下之無事其於法　祖宗之崇佛可謂至矣賜續燈錄製序追諡漢唐諸祖師恭禮釋迦佛牙爲之製讚此十六年之良心也一旦姦人用事尚道而毀佛於是上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阮而天降

聖

鴻水役夫舉梃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儲君之節上始大惡之榜罪于門放死于路巫下詔罪已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蓋大法之足運而魔外得以肆其毒也何傷乎

十三末

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徽宗長子母顯肅皇后王氏四月十三日乾龍節改名承宰）

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闕二月金虜退○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舊佛寺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十一月金虜再犯闕詔皇弟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于韓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壁汴京失守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入華召金山克勤禪師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宗澤（謚忠簡）入覲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教即總管司參謀軍事為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頴勸化衆右出糧助國軍賴以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碣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高宗（欽宗第九子母賢妃章氏追謚顯仁皇后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永思陵）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南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卄南無摩利支天菩薩卄我弟子某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縛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爲怨家能得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或千百声）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語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某娑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瓔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徧佛言此天當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曜

免一切危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玨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玨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玨避寇至此　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遺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玨亦其數也玨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危玨方拜謝駕車者疾驅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頁底卜行）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　本朝天息災本呪法最多　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渡也隆祐受敕大德攜奉像之應李玨請命神人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通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得免一切危難信菩薩遠本又在釋迦之先也今茲中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有能若終身若全家行此解危至簡之法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康十一月虜酋兀术宗弼陷杭州錢唐令朱畢率弓兵與之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德賢嗹嗹下爲兒時相者曰它日有官尼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慧淨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讁其頸及虜至其酋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毀衆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初如靖法師主上竺兀术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尼運不可免戒衆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迓即聲鐘集衆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寺○十二月己卯朔上幸明州壬午次定海御樓船癸巳二十虜陷越州癸卯三十浙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西門俊見民閒多織席遣兵斂取之以重席覆于路虜騎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衆(此與史所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旦上次嵊頓入白峯巷僧歲朝禮懺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爲排細茗飲而行(今御書特旨悅石刻在巷)丙午三次

台州章安鎮入金鼇山寺有老僧樹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于寺後駐蹕安歲踰華下諸寺金帛修舉此法初上在京邸有異人授一詩云牝媽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及幸海登金鼇坐揭上見壁間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也。庚戌北虜陷明州其酋奄至南湖寺衆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曰不畏死邪然曰貧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今老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酋義之曰師幸爲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即參政之孫）。初宋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衆宇殿衆至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至就山後掘一窖奉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地輪藏自轉酋大怖畏拜懺而去越七日開窖取塔水至頸不沒。丙寅三叶上次温州館頭（留）十。

二月乙亥（三日）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教院丞相呂順浩舉圓辯法師道琛主之。丙子（四日）虜兵過杭人以時方兵早迎上竺大士于郡中法慧寺侍者犬者道元應至求索舉藏于井取它像置行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嗚呼）去井軀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四）若有人導之者遂得逸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聞金石聲就求之獲井出像。三月己未（十七日）上發江心（駐上竺寺中半月趙汝愚事也）恩慶寺（人以爲實錄）詔法道法師隨駕陪議軍國事上欲加以寵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四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于圓通祠（即日雨至）上大說。七月道君二帝自韶州遷于五國城（讀詔續綱）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于錢唐升爲臨安府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再建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孔鮒文）。召法道法師入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爲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朕爲師去此緇溫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上笑曰此僧剃光個頭還教住廬山太

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創都省辭榮觀之後焰餓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通葉想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院會厥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畧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華禮乾德元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敕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爲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

刪去不行畧蒙朝旨依条改正以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編排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衆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此畧同前增）。八月自治平末始隨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爲者多戶部朱異始奏今僧道用敕綾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　本朝太宗初年普度十七萬　真宗天禧普度二十三萬應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今既斗貴欲重其價故用敕綾比同品官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放台宗出圖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

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導師坐受衆拜謹慈乳不飯不飲酒號白蓮菜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通婬者謂之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相誑誘風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奴習至今爲盛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而有紛紜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弊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偈率皆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採略慈雲七懺別爲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妄託于祖務謀師僧同於佛假名淨業而專爲姦穢之行褻不良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僞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月上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垂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承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贈恤上慨然曰死於鋒鏑誠爲可閔即敕直學士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爲濟度是夕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

相慶以為自此得金善趣者上聞之大說五年孟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鯽置水默祝遶四急足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鉢○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奏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慶讚銀幣之類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許執政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為有額有所違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嘉快又樞密沈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敕額不當撥賜上以為自造之屋不必改正時諫臣謂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宜從所請有旨許之

九年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為　敕

宗尊建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為張九成黨毀衣牒竄衡州　梧州○上謂輔臣曰自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禍福之報乎

十二年左脩職即僧敘義上財賦衰乞住會慶牒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慶牒修天竺大士殿救給錢五萬緡謂伸臣曰朕觀古者人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敕僧浮言張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竄爲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軍居住。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乞道士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依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敕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

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江東播千有餘載其間汗隆隨時暫充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畀下之甚也自紹興中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大聖人而垂化爲善故耳至若天灾流行陰陽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爲國家禦寇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爲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額免者爲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人耕且蠶也

述曰目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獨僧道之恥亦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也今州家征免丁則必舉常年多額以責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虧額均賦諸寺者其爲患皆此類嘗考郡志云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荊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爲民患然今之爲政者語安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

仍用其立法蓋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所不能革以人心好利者同然耳然則爲利創法者未嘗不爲後世患悲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趺坐說法合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

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還之日以道家四聖有神助至是改孤山爲延祥觀以奉之遷法師全身于馬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算○

十一月謫衡州宗杲量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人耳　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爲多未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爲累者洪覺範之竄朱崖坐交張無盡杲大慧之流衡陽坐交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爲其罪夫儒釋之交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爲蠹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俟而鉤黨於林閒之人哉其爲法門不幸有若二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瀘州潘楫字濟川號不動居士委漕使攝郡事別僚佐具衣冠望闕再拜著僧衣升座橫柱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問道於杲佛日頼悟心旨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闕楫以奉資奉詔重修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世以華嚴涅槃寶積大集爲四大部

大都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爲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寓衢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揩襲封衍聖公是爲五十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僧三傳采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三卷元豐間尚書王古增補新聞通爲四卷是年錢唐陸師哥續集往生淨土者爲八卷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溫州九成謫南安軍十四年寓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斥秉信爲黨人乃歸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久之棺相亡乃爲禮部侍郎時國用匱乏秉信請貲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檜爭彼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既而復彼召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

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令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爲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聖政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牒將抑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爲國蠹可謂知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爲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或迫於兄弟之衆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閒民也深山蛇虎之鄉邊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家之士率衆力溝志願率而可開爲畝皆天下之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爲農病也矧今爲農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少而寺院之產常自定不令閒民爲僧則農益多農多而常思農始病矣去而爲南賈爲百工爲遊乞爲倡優趨末者紛紛然又不能爲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爲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爲政之權道也可不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坐而化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於東谷謚曰宏智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

利者皆如其意細細下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泐住徑山○七月起居舍人詣道論爲賦未及額上論大臣令民間銅器以屯物代之乃出御府銅器送鑄錢司大斂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鐘磬並令置籍每斤收算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住持牒不以此爲利而且征僧道免丁算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使後世指爲作古蓋小臣詹叔義以財賦之稅根人主之心而當時輔相不能開陳爲利之輕重耳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行度牒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以使佛斥之罷歸田里○七月金虜主元顏亮徙居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號百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禪悟易屢對禁中至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十月下詔親征浙西總管李寶舟師敗之密州中書舍人龔允文权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瓜洲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苦其虐夜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皇太子○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于上

竺燎煙始升曉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貶壽成太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

孝宗敕朝二十二日詣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僊爲嘉興丞妻張氏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遂娠初封晉安郡王○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答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檐大事不尋常後在建邸遣內知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悉取向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已賜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湯思退參政李邴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楫皆問道有悟入（四公張浚出）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爲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爲要道又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猶恐受○二月以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娶孿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符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備榜曉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據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聞住山於

訥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迭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旦修光明懺之意師曰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爲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爲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後賜鈸即道場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三月敕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晨縮莫敢應命樓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典甲國問文何足爲疑即撰太守襖封疾讀以爪指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不無踈謬遂一一爲析之使慚懼而退宇迦羅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頌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自是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疋修舉佛事（永樂北藏之增編）

○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曰科舉之文不可用佛老語若自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科場恐妨政事（中興事略同）

遂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

旦絕去至若窮理之妙盡性之奧高出世表而無所不容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際易其範中庸大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泛乎佛經語意則自違其宗而放辟無歸矣大哉　孝廟之戒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羣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上曰朕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首亂成法繼之以章子厚趙鼎蔡京之徒至靖康輔臣率皆庸懦以致大壞蔡京謫死湖湘四十二年還葬之日皮肉銷盡獨於口上隱起五字若鐫刻然案佛經如來具三十二相曾題五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相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晦令京相如此豈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物爲生民之禍乎（輔相章疑脫三章）○十一月選德殿親灑靈感觀音之寺及靈感觀音寶殿以賜上竺（疑脫六字）

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如何是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見上曰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對曰說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賜賚有加○八月召天竺訥法師徑山即禪師訓師歸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復令遠禪師獨對東問賜坐問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教誰分別上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十月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野雲）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雖對○魏公）史浩佚老于四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連法師問法要（號曉雲）嘗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冰淨瓊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

（上）

嫉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公聆然有省及帥閩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補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　德壽殿書潮音洞以為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智者教（舊號乾峰）初是公攝昌國鹽監借都陽程林甫汎海謁補陀山忽一僧指巖頂有（上聲）寶可以下瞰方瞻佇聞公與衆見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後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玉喜尉作禮而退暨歸寺日已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歷官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潞公也它日入相主上欲用兵須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公會於越語畢遂去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

迫人自稱蒼素先生與公有舊亟命延之索識大書曰鼻頭搰相重增萬里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情話歸尊兜率公大驚因追思補陀寧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太士示現相距正二十年云我祖始脩脰觀心躰相一法門述曰趙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覩大士聞長身僧之言許屯日爲師相且囑其諫君上勿用兵其後張魏公出果勸　孝宗北征趙王諫之不從及符離兵敗汲歸見上上迎謂汲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大士預知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與諫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退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報恩度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爲普度大齋匪幹俎豆之器繁縟折衷皆蹈唄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剎莫不視此爲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爲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指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一夕厲聲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引之西行以休爲淨土文行於世嘗爲之說云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肖而輕老

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婬儒釋未嘗不同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於世間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世而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爲儒也固嘗爲六經作訓傳矣潛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其學而學佛必有一定之見今人爲儒未及於龍舒而欲以泥泥口舌效韓歐排佛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道本不悖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佛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公誠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時有排斥然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榜○四月召瓢山靈峯中仁禪師入對禁中（明圓悟語錄）○五月召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奉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證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內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忽日復見如水晶者敕迎往

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寶珞若水晶貫珠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若金珠者敕內侍奉塔遍山具齋以謝靈貺○敕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教部付開元東禪鏤版入藏先是慈雲式法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選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卻上說賜號佛照禪師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禪師入卧內跌坐談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昧者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瞑目而逝公與機同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召靈隱光禪師入內殿進宗門直指上問漸東名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國護聖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名對○唐梵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風城雪月大師大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通關之法以授後人　本朝淳熙開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甬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

是有閑法爲能通其閑則百三卷之文皆可背誦承璋欣然願受教既通復教其妻子奴婢閭門皆能通誦乃刻板行閑法以化世人

（舊印本有淳熙丁酉印施者是）

述曰嘗考經閑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教卷諸文稱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皆通般若然不知回向淨土其沒也生日本爲國主皆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人說若此（爲末月被囚在牢日能閑通此時衆有發求受者乃歸用沃本列題閑一卷以勸世人因叙承璋本事云）

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注山了朴禪師（師號）

七年召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展意當作此見上又問曰若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

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永樂北藏文）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召對內殿賜妙勝之殺四字爲釋迦舍利殿額八年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法相混三教相絀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理迂耳若揆之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形骸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不婬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婬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爲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樂）

十九

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楊雄謂老氏棄仁義絕禮樂今迹老氏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

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温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爲大老氏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所貴者清卑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未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絶念無爲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秉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鐘政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刊行於世

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録若訥劄子洪惟聖朝遵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于南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羣生之宗趣衆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與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胎厥令典雖下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朝而甚詳如文瑩湘山録載　國初潭州僧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録載執政

宋設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額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廟國用者則將對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為試經之擬即以千牒之資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格於財者亦得求度厥今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　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為

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竺訥法師屢以疾求閒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復彼此作閑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至是以賜師為佚老授兩街都僧錄東宮為書歸隱扁其室

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退養重華宮稽壽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嶺日披覽益有省發

光宗紹熙四年三月慧光法師入寂諡宗教慶慈法師塔曰普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沉坐浴冠服就寢石

化將殮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沉毓省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每晨起誦法華日一過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爲詩見志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大藏誦佛號凡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第陸溪林氏捐墓誌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寧宗（尤宗子母曰慈懿皇后李氏永茂陵）慶元三年荆門軍申忠翊郎趙善荃狀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爲隋智者禪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關王奉智者爲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敕宜賜靈惠大師

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賜敕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墮不逞嘯聚事魔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爲羣挾持妖欵蠱惑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爲名或效誦經

焚香爲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遇有諍訟合謀并力厚啖胥吏志在必勝假名興造自豐囊橐創置私菴以爲逋逃淵藪智元倫民之魁在道惑衆授之國法罪不勝誅張相卿京之日屢與鄰寺互論已判道人私菴合毀前降指揮拆除今智元又敢矣叩天閽玩侮朝廷若此爲甚昔傳五斗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其後數十萬衆同日竊發漢室遂微今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智元等重行編竄籍其物業以爲傳習魔法玩視典憲者之戒寄居勢家認爲已産蓋庇執

占者臺諫指名以奏制可

述曰嘗考喪堅志云奧萊專魔三山九戒爲首者紫綃寬衫婦人黑寇白服稱爲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來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又名末摩尼梁化胡經梁白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玉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見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覓蘇鄰傳摩尼道可

肅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為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絜志釋子好齋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

嘉定四年閏二月丞相鐵象祖薨於天台里第象祖之守金陵嘗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後於卿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談道之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末終之前郡人子融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遣宮為慈壽善薩

理宗諡之曰純正（四年詔以皇叔太祖下十一世孫封展國公受遺詔即位正月五日天基節即）

寶慶二年敕天申萬壽圓覺寺改為天台教以師贊法師主之

淳佑六年十一月臨安明慶開忠律師奏南山澄照律師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七十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鏤板省部下諸郡經坊鏤板須行

淳佑十年三月臣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勳大臣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

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額故大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充守墳功德及紹興新書不許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甲凡勳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免科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寺院與之迩年士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指射名刹改充功德侵奪田產如置一莊子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為住持米鹽薪炭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為汙辱祖宗多矣況宰執之家所在為多若人占數寺則國家名刹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均諸人户豈不重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舊制應指占敕額寺院並與追正仍從官司請僧住以杜絶私家交通寺院賄貨之弊制可

天台沙門思靡致書於杜清獻公曰佛囑國君大臣讚持佛法而反破壞佛法者有一事最為要朝廷立法許大臣為祖父以家財造寺乞額所以薦福為先亡也今昧者為之則不然以祖父玉體之重不能捐財買山既已奪取僧藍之地以為墳而又欲影占數寺稱為功德舉寺中所有諸物而有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筍又明日發柴炭又明日發竹木甚至於月奉水陸之

珍一有亡僧則必掩取其物歸之私帑嘗聞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鍼一草皆我家之物哀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僧財物皆屬三寶侵奪之者若主若僕必招苦報其於安厝祖父之體鬼寧不貽三塗之惡報乎吁占奪伽藍猶君也葬父僧地陷父也自爲不法賊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人也欺君者不忠陷父者不孝賊已者不智累人者不仁如此以爲人是誠何人哉今名勝道場效尤而奪取者幾徧諸郡一屬功德則使庸繆之輩以居之方竭力奉承之不暇又寧能辦清供以安廣衆乎以

故尋師問道者翩翩南北但能嗟時事之不然而已區區愚衷欲望大丞相明察精弊檢準舊法凡寺觀之家除四明大慈七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有額舊寺者專令臺部置司行下諸郡從實供析悉與拘田並從所屬州郡給帖住持仍舊正在前侵占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有敢與住持交通如前侵占者許雜人容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刺號令住持勤令罷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誠有在於大丞相奉行之力不爲物論動搖爲可耳云云

端平元年臺山守愚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

大師中興天台一家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大藏頒行制可

端平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修陸師壽寶珠集續集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志磐刪為淨土立教志凡三卷入此中最為簡要）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碼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一

維智者以斯道盛行當世古今名賢贊德之文如柳顧言國清碑皇甫毗玉泉碑（二文見國清百錄碑是再刻之文曾棄置本）碼七唐梁肅荊溪大師碑宋張商英開王祠堂記胡昉法智法師碑晁說之明智法師碑皆摭取要事參入紀傳不復別錄全文至若自唐迄今翻澈大教碑記論序何其多乎今錄其尤著者為名文光教志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發修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缺名云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曷名禪林乃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顗（字德安號智者）其先頻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

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誰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舍開闔默語高步海宇爲兩國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而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緇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溺其實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

（缺七）

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傳緇雲威威傳東陽東陽緇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緇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

（二）

之後来資之以崇德辯感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聚衆人是賴汝吾徒也盍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与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奥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寂新盡火滅山空道行

五世之後開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靜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感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絶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

多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盡玄之門可窺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生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祕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弥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遺橐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寫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

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它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弄也音奄蓋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衆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洩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嘆止觀其教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絶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

從而釋之又何疑焉獨鄙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藏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冰（曾曾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五）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遠覺與凡境天絕歟（遠絕之義）是唯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踣音蒲北反顛墜落也）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禀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阱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游（音暴木大皃）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竊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爲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結祖爲冢互經非聖昧者不覺仲

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靖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荊溪湛然公頂公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勘矣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旅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為之釋校（音教限也捨鉏沃反手也）足也蔡（古外反）絕句為之斷臻眯目（眯莫礼反目不明）也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喝七）予常感戚於是整其宏綱（大）撮其樞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雜除之或潤色之凡浮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它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

甲子首事筆削三　歲竣在折木之津功畢云耳

智者大師傳論　唐安定梁肅敬之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紊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它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攝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拯拯於文字（拯自貿反拯救拔也沃手拔）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務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發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

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圓鑒括萬物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徃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奉舒於普門示現降德於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德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徃徵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遊遊而不已者數斯人也雖曰末譬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佛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墜致焦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子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一名天台法門議）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閨里宗

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姓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姓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姓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爲之門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

吾與之成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圖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訣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禁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防州龍興寺中能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山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白崖山葵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顒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葵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衆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奚從我師無忘真宅寫是昭銘刻茲真石

無姓碑陰記　龍城柳　宗元

碑七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碩開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莘辨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蔵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遏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浮屠書毒音篤即天竺也）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昭大也）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三十年廢隳毀頹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柏堂余學事陵重營之基）始復理焉上人

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逗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其衆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莊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繪蓋（憧）旛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俾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清獻公趙抃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是父母禱佛求息夜

受神僧摘一章遣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師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受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得有次第邪座無語幾一月自謂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常代通師講入文銷義益闇所學出住承天慶昭孤山智圓爲書詮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悉傳於世嘗偕十僧修法華懺三年約共焚身以起精進輸林學士楊億聞而嘉尚李遵勗薦以紫服師號心尤敬仰知欲自焚致書勸止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至明面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庚密戒隣社常察之師顧既莫遂乃復築十僧修大悲懺三年同修金光明懺以爲禱三日雨未降徹席伏地自誓以告曰茲會佛事儻未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爲書詮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

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方五日趺坐而逝實天曆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七經月發龕以視顏膚如生爪髮俱長既毗茶毗舌根不壞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尊事講懺四十餘年腳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如崇知仁弁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人當時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多暇自衡抵溫法明院忠法師者頃嘗遊衡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欽械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木鐸也繼忠實爲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達官之士言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既而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塵一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旦繁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華它人莫得見耳之有鼻它人莫得聞欲其自降乃心而求復初本也其後導師繼繼而興聘智慧之辯談真實之理不離當念以超最上乘不離文字以示解脫相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一字以與人法智師已達乎此則何假於人

言而後傳者哉姑闕其所紀衆所共聞者爲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懇也復讚之以文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磅礴日月周亂坤智者才辯窮化元時爲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紜紜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志堅氣真貌且溫少而敏悟老益勤或饑或講忘晡昕中興教觀真軼羣縱橫言論妙入神遠文察若可計論辭淳理正道不煩迹遐學徒日駿奔冀茲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弥加尊如流欲清必濬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國國天子遣使來中閫賢蒙勳威固所忻命服錫號回天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願棄舍甘趣焚素願莫遒仍修熏衆生嗜好隨貪嗔三塗轉徙如車輪有能頓悟報施因罪福苦樂岐以分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了所風教言能觀忘寧非真身雖云亡寧非存江浙蕃蕃其子孫詔德萬世觀斯文

止觀坐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瓘瓌中

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今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

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俊作方便使嘗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漚見全潮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嗚呼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去鏤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三千有門頌　陳璿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否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照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爲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祇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遮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

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絶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唯一具字顯令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與明智法師書　陳　瓘

瓘頓首再拜上啓南湖廻慶堂上謙主明智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祛愚蔽深佩提奬之意感德無已有門須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論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爲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相若有門爲法累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累也若論法性因緣則菓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召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惑亡則有門諮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恐則

有之一門絶妙無待具足舊善豈非三千之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尒故乃古師論具之觀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永易解此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復即即而復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一切一切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尒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尒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爲妙有於無爲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尒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絶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絶令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爲巧度之所訶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一作間）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衆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

念外無一豪法可得法外攝一豪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爲念其壽無量非得命根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國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共具如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衆生具乎若有能知具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遲來機熟緣深定須成辦此瓔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瓔屏誕丹丘老病待盡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攝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嚮之切瓔頓首再拜上啓

鈐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眞蹟及與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秖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

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歷百譴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尔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珣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

士大夫當悉誰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南湖淨土院記　陳　瓘

明州延慶寺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師行學俱高聽徒心燭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聞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堅而不耿以三年爲期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擾一室成此脇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令寺之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孫內爲禪觀

之所依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勒等同辭以答之曰以無作往還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爲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成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練綱解情志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它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以倩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它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連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

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愚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讚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脉劣則以偏勸往生爲最脉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强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熬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閒觀世音如毋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毋古聖執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覩無量光親覩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娑刹撲心于此宝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脉利豈有窮哉比丘仝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若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今教主明智大師法智之曾孫也

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月一日延平陳瓘記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碑八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二

仁王般若經疏序　待制晁　說之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　碑八

理應納　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唐室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景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復杭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師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意遽投斯疏以尉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誦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至元豐初遊賈乃持二卷來四明有沙門如詢因緣得之云云智者慈霪盡法性爲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永異它家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異乎

明智法師碑論　晁　說之

世尊鶴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二十八傳至于達磨磨在梁時始來東土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雖云頓示豈無方便雖云不立文字初傳則有楞伽後五六葉則尚般若覽教照心不在茲乎自迦葉十三傳曰龍樹著大智度論譯傳震旦則有北齊文禪師一覽斯文即悟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之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拓義門定而三止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其所歸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融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華佛慧之道暨傳之章安縉雲東陽左溪至于荊溪於是智者

之教悉載於書而一歸於正矣荊溪傳邃邃傳脩（[illegible]）脩傳外外傳琇琇傳竦竦傳寂寂傳通通傳禮是爲四明于時此教將廢異同亦多龍象重望未易柔服一言之辯動乎十返如不觀眞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爲是後世何爲而欲異其說乎仰惟智者之爲智也大矣哉三觀單複之旨實著乎圓覺十境互發之論方見乎楞嚴智者先言之於隋此經後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臺（[illegible]）所謂臺山親聞者此亦其躅歟故其教東

及日本西逈天竺來之與抗也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別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以何者爲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導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尊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韶壽諸師（韶國師壽禪師）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真覺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基師唯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爲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員乎罔昏放乎淫荒吾將合馬鳴龍樹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辨於彼將自屈服我言則光顏子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缺八字）言曰它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果遇明智獲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證禪師文字法師乘壞驅車無力以止之則不敢不自勉

南湖法智大師像贊　真隱居士史浩

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後生奇才唱道四明講肆宏開溥海聲聞茲茲雲雷喜聖

在鄉中使鼎来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拾令後學咸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莢鳴呼是爲法宇之柱石教鼎之盤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水心先生葉適

茲寺是昔忠法師之所居師行業至高願力强果矢言以致道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師建兩序師祖師崇殿堂於是院落始成祖師尤精苦衣屢穿損食不累合諸生雲赴應荅泉涌東掖天竺之盛誠足相埒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爲說者益以蔓衍而忠祖二師尤多論述今其徒妙真善濟欲集諸家學爲教藏院中率道俗修念佛三昧以旌祖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圖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祖祖亦不知所以然也

重刊刪定止觀序　鎧庵吳克已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搢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詆排使啓禪關者能讀此書其肯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分別名相自困乎矧欲使薄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開通

了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脫者乎是皆内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辨乳道以明孟子巖巖功堪繼禹斯言槩之誰曰不信

與喻貢元書　鎚庵吳　克已

佛道來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擅斤甚力者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知堅執周孔垂教者以訾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詆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有老莊也苟以祖推堅拂謗誕之談而疑經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豈可哉去佛愈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拗子厚我朝晁以道陳瓘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爲足下言惟足下它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昨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援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

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眞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況乃見者乎今足下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諄諄而僕邈然不聽也

始終心要　荊溪大師　灌頂

始終心要（永嘉沙門在國名地理異爲題目異題端詳德無別國頌上乘冒時于此所以別淺立于心要上句標指下句發）

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歎天然者如天之覆亦名自然用此異外道所說已爲三藏所破那忽闇同圓頓理復次應知若據建諦所須蓋自銀計聊爾理少自然是則自行乃造執情隨緣妨作聊由三藏說自行生本具扶敵不圓也下文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亦應準今斜簡顯示舉一例諦德皆爾）

中諦者統一切法眞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泯則示偏邪三諦相也中者不偏二邊之謂也諦者實而能審也真者無虛也實者無僞也審者能察也）

非前後也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舉一即三（舉一即三者舉一切法者百界之法也舉即是舉也三無倫別而不雜也若據建諦說理而言一中一切中一一中具一切中一一具真一一真一切真一一俗一切俗一一俗一切俗而不真則三諦俱不俗則三諦並虛立而宛然也舉一切相也一一中具一切中一一具真一一真一切真一一俗一切俗而不俗則三諦並虛立而宛然也）

即三有可知三界一一有三種一三一三不可思議會之則一為三分為三不雜不亂開而為三合而為一非三非一豈不明乎圓頓之旨哉中論偈言諸佛說真實義亦說世俗諦第一義諦不依世俗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不能到涅槃此偈正明三諦圓融之義也

觀蓋三惑之所覆也悲夫祕藏不明翳乎法性塵沙障乎化導見思阻乎空寂故無能返也由是立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

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空觀者破見思塵沙惑證一切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智成法身德一念無相之空無法不得一切智之空無智不知十法界中諸種種法上上別異是故須臾觀一心中得三智一念而種三德一念而具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非異時也天然之理具諸法故

具緣山門最勝永異諸家超過衆說良在於此然此三諦性之自尒非作所成迷茲三諦轉成三惑惑破藉乎三觀觀成證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自迷之悟由悟之修性無不具修無不圓是一法佛說種種名謂佛母法藏号譬珠海無量文中三祇是一三祇是一念頃復圓果理同說之次第理非次第言不頓頭故有前後若論其理則一念不異千歷劫行異千在剎那其理不異千三諦者何三千大綱如此綱目可尋矣法界名法無量深廣多号譬綱目舉緊名海珠海無量方言寶相類若稱佛母法藏号譬珠海無量而名異諸論智者得之以開扣劑漢傳之爲心要悟之者不知乎諸德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即衆即不能衆重故曰大綱諸法廣多号譬綱目舉緊名海珠海無量方言寶相類若稱佛母法藏号譬珠海無量而名異諸論智者得之以開扣劑漢傳之爲心要悟之者不知乎諸德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即衆即不能衆重是則十方大覺諸祖所傳莫不歸乎諸德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即衆即不能衆重歟像末情漪信心寡篤如斯法門不能衆重而更別求心異之術良由於此代習大象者論證故也

四十二章經疏序

孤山法師　智圓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從羣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混而爲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羣彙率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祕藏者可勝言哉逮乎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說三焉原夫仲尼之爲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復其王而企於帝也伯陽之爲訓也揚三皇朴略之道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也矧茲二者談性命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則未臻於三世乎然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之矣美乎哉其可教乎域中也明矣若

天釋尊之爲訓也指虛空世界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有以見伯陽仲尼雖欲謂之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尊之訓歟其可教乎域外也又已明矣域內則詳乎治身而尚略乎治心故謂之外教域外則善乎治身而極乎治心故謂之內教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爲不誣矣世人有謂三者能混同焉或幾乎失或謂三者碩異焉亦未爲得也何哉篾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則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而遠罪賞殛則去殺則不得不同也（出李公文集序）

與駱御史書（名偃）　孤山法師

浮圖之法非古也其來於東漢乎其爲體也清淨其爲用也仁恕由是七六家十九流焉爲利於上下救弊於孔老其亦至矣請揚搉而陳之夫秦火六經漢興雜霸民淳俗漓爭奪方熾禮讓寖微則仲尼之仁義伯陽之道德或幾乎息矣賴我淨圖之爲訓也既以三世報應制其事復明一心空寂窮其理民有聞報應之說者雖貪殘鄙吝之夫亦庶乎振之周急矣民有聞空寂之說者雖矜功用壯

之夫亦庶乎守雌保弱矣能周振則惸濟之道行善保守則朴素之風還惸濟行則禮讓著朴素還則刑罰措以斯而利天民則丹尼所謂安敬曰為利於上下其譬於孔老為治之道不違四事神五好之失其旨方抱拿之書其定失其旨則節制不行違其道則寂默不守乃以厭咬輪奐而奢夸乃以輕肥溫飽而煒燁徒以多為貴則壞其道者衆矣言以怪為美則惑其聽焉矣遞相沿襲寖以成俗使夫清淨仁恕之風無乃蕩盡於是蠶食蠹耕之謗自茲而生斯乃好之者事之者之不善耳非教之罪也而往世君民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不肖而遷怒於善人教法者有焉往往造毀佛之律行挾釋之誅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堯因商均而咎舜服藥過度而歸過於神農縱大致焚而反怨於嫉人也邪

南岳止觀後序　慈雲大師　遵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紙分而不分紙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次強名為萬法之性體德無住強名為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為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照照生

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捏目空華豈是它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為心隨緣不變名之為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即明而為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為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

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為圓頓是為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為示物指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點如天三日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謂不思議三德是為大般涅槃也嗚呼此法自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以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淮河慧文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即復于性發六根清淨住鄭乎聖斯止觀之用驗矣我大師惜之無聞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數萬言目為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為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遷而

運到清涼之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皆扶桑採訪諸夏既登鄧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尊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綝冠首序出奉錢參百貫以旌其勤皆模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西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

書紳　慈雲法師

知白汝知白日之所為害善之法偏宜遠之（宋善口無自伐）損惡之道益其用之（宋善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內熱（包藏禍心）勿揚外儀（如木有蟲）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始陷禍（或增）之基（宋善口無自伐）自恃其德必有餘謀（宋善口無自伐）自務其速必有餘非（多讒之了遠來毛而自）眷屬集樹汝宜去之（宋善口無自伐）利養毛繩（非之）汝宜畏之（汝於眷屬則多增當用一衲一鉢今身遠客水草隨緣）急自行之（宋善口無自伐）際擇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

端八

（欲從自行當擇思惟一事也既如此思何法頓來大乘也此即開卷自下文可見）清香一柱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它想（淨土經增安禪禮像其則勿虧（專修觀門三昧淨土增）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章如佛誡之說人長短如法謹之從對賓侶口勿多酬頻驚光景坐勿銷時（十惡）芭蕉虛質非汝久期

觀心十法界圖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曰託事唯三而已今觀心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準夫止觀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十境為正修者固非於此能備若其日用之際以十界德過非況鑑我心曲雖絲髮不能自逃其遷善改過之要乎慈雲法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

砌入　十二

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乃復命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於師志也　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王欽若序

其廣不可涯高不可蓋長不可尋將盈而虛將晦而明雖過而中微妙深絶叵得而思議

者惟心也天台師聞之於靈山證之於三昧知其寂默非數所求而強以數數於非數依法華作十界百界三千權實以明諸性非合也非散也自然而然曰諸法實相使人易領也然後示之一念空三千皆空一念假三千皆假一念中三千皆中成圓三觀觀圓三諦以明諸修大智也大行也不運而速曰白牛大車使人頓入也故得自因至果不移一念坐道場成正覺降魔說法度衆生入涅槃而能事畢矣用龍樹偈因緣即空即假即中會而同之十法界者何也十統諸法也三諦為界也何者謂佛以中為法界者也菩薩以俗為法界者也緣覺聲聞同以空為法界者也地獄鬼畜修羅人天同以因緣生法為法界者也空假中者雖三而一也十界者亦一而十也故使互含一復具九如帝珠交映成百法界也一因緣一切因緣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良由於此三千者復何謂也成界之法者也有其十謂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斯揔也十法在佛為中為實為常為三智為五眼為十力為四無畏為不共法在菩薩為假為權為榮為常為萬行為四攝在二乘為空為權為三

脫為四枯為無陋為涅槃在凡夫為倒為惑為陋為蓋為纏為集惱為生死斯別也統彼百界乃成千法復播諸百界為三世間成三千法耳百界三千一也與夫一念非前後也非相合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必歸乎不思議三諦無量三法三德密藏矣噫一念心法

既然引而同之彼彼佛法彼彼衆生法咸然也經曰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斯之謂歟既知是已當觀日用凡起一念必屬一界即照此界為九為佛九則隨情偏起謂之無明佛則稱理圓觀謂之大慧九界之念并佛非佛界之心方是是非鑑矣非則照之令是是則讚令成行經曰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行於非道能達佛道斯之謂也然則目雖在面反瞎鑑以正容心實由中要藉緣以薰慮神靈潛密照之或難識想糸馳檢之非易故今引心千外繪彼非沉之像存志於中觀我是非之變然後策心內照正道由明題為圓頓觀心十法界圖於一心宇派出十界復引墨迭貫方之照珠表一法界展轉具九成百法界仍以日起行相書之左右覽者欲深於性請詳諸序欲熟於修當觀諸圖狀

佛界若人因讀圓滿修多羅及聞善知識所

說起淨信心信已一念三道之性即三德性苦道即法身煩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法身究竟般若清淨解脫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法身解脫亦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法身般若亦自在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縱非橫亦非一異

法身常住餘亦常住樂我淨亦如是是則常樂四德祕密之藏徧一切處一切諸法悉是佛法既信是已以境繫心以心繫境心境念念相續不斷必見法性設未相應當依一實無作四諦起四大誓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依前苦道即苦諦發一誓願未度者令度煩惱又業即集諦發一誓願未解者令解苦道即法身即是滅諦發一誓願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煩惱即菩提即是道諦發一誓願未安者令安四弘不入當巧安心如是次第具修十法必入五品六根及分證位名佛法界○菩薩界若觀根塵一念為迷解本迷故則有十界苦集悟故則有四聖道滅緣此無量四諦起無量誓願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善巧度生隨眼視物所集福業與衆生共如是起一念者名菩薩法界○緣覺界若根塵念起則了之從無明生生故有行行招名色乃至老死三

世相續如舞火輪因緣本空幻化不實求自然慧樂獨善寂觀空心重躭住疲定雖得道果不慕化人復有觀物策落悟世非常闇空得道名爲獨覺如是行者名緣覺法界○聲聞界若根塵因緣隨有一念依色心故苦由煩惱故集厭苦斷集非對治如何遂依四諦修十六觀三十七道品如救頭然由四善根得入無漏四沙門果證二涅槃會偏眞理不得佛法不慕化人如麝獨跳不顧後羣如此一念名聲聞法界○天界若其念起多忻天樂篤其善心希於來報齋戒純淨飯食沙門造立塔寺及佛形像書寫大乘濟惠貧病於十善法止作具修自然成性或開禁六根使六情不蕩六塵不入得欲界禪及色無色定身心寂靜三業調良如此一念名天法界○人界若其念念以五常立德五戒脩身於國惟忠於家惟孝謙損居衆中正存誠推德於人引咎向已尊上恤下給孤濟貧慚愧是懷

惡和爲性深信因果崇重三寶脩齋戒建立塔寺但希世樂無升出心貪惜自身戀著眷屬如此一念名人法界○阿修羅界若其念念雖好修善布施齋戒而多猜嫌猶疑進退所修福業多爲勝屯見人修善情多嫉忌貢高我慢珍已輕人欲彼歸從不耐謙損如

瑜言飛下視外揚仁義內無實德衆前談論引長於我不循理正不媿賢能如此行心是阿脩羅法界○餓鬼界若其念念無慚無愧貪求無足慳惜鄙惜不施一毛尅削於人衰歸於我見人布施傍起遮障見人得利心生熱惱性多諂曲常起邪見人前正容屏處放逸破齋犯戒恣貪飲食不信罪福不信因果不信三寶不孝所親是名餓鬼法界○畜生界若其念念貪多眷屬日增月甚而無厭足曲理枉物斷不以公非法取財動不由義秖圖利已不恥孤貧明負他財曾尾抵突市易負直公行劫奪不忠不孝無賢無愚不信因果不信三寶癡騃無恥現同畜生是名畜生法界○地獄界若人親近邪惡友及性自作惡起增上心念念相續造上品十惡謂殺盜婬妄言綺語兩舌惡罵貪嗔邪見及五逆罪犯四重禁汙梵行人沽酒醉亂不思君父師長恩德橫生熱惱挫抑賢能嘗比不肖破塔壞寺燒毀經像謗毀大乘斷學般若謗無諸佛破戒受施用三寶物偷僧祇物起於外道斷常諸見破正因果三世之法習十二種惡律儀法（一殺見二見倒三衰結四癡九見蓋十纏五指蓋大煩者七細癡十八隨煩九見蓋十纏平十一蓋如上等輩十二品正衆結纏及衰蓋等衆）如上等輩死墮阿鼻大熱大寒諸大地獄是名地獄界

宗門尊祖議　沙門　志磐

如来聖人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化天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爲世宗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尔故如来之將息化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以付商那下而至於十三世曰龍樹始以文字般若著所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暨譯傳東夏於是北齊以宿悟已證立爲觀法以授南岳南岳承其旨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張八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載爲疏論其道遂大明法華天宮繼世講演嗣其法者唯左溪左溪門學獨荆溪能承正統述諸記以贊祖諟則清涼異議爲之寢息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則莫若茲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龍樹至例爲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荆溪以來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興道師至行講道不絶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高論外移三法師三世唯傳止觀之論迨乎螺溪法運將泰師天假吳越忠懿王求遺書于海東於是教籍復還實雲嗣興敷揚二紀而四明法智以佛所生子繼迹海隅一家教部毗陵師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入所難行者悉

行之斯慈雲之枉言也當是時有爲異說者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爲山外而法智獨擅中興教觀之名自興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隆正統而顯揚大教者有在於是是宜等而上之用陪位於九祖以尊大其道爲可尒然則今之宗門列刹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爲十七祖以並爲之位誠有見於後學尊祖重道之心也譏議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碼八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之五十三　　編九

宋咸淳四明船泉沙門志磐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一

自有佛法以來所以知三教之並興諸宗之互立興夫世變之不常固已繁之編年至欲考一事之本末則歲月散漫莫之可尋今故開張衆目會其事要俾討論典故者識某事於某朝某年之下茲但舉略以指廣云耳

君上奉法　　慶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禮高行　　沙門著書

君上奉法

漢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出世何不及此答曰佛雖不往然光明及處千年五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

吳主皓問佛法於闕澤答曰孔老法天諸天奉佛

晉元帝召潛法師講經著履登殿○明帝幸興皇寺集義學沙門講道○成帝召義法師入禁中授五戒○召潛法師講般若經○召支遁法師入禁中講經○簡文幸尼官聽沐法師講放光般若經

宋高祖設齋內殿沙門道照陳詞帝歎善。文帝率公卿日集祇洹寺聽求那跋摩講菩薩十地品。帝與侍中何尚之論佛理。帝聞生法師佛性義詔求沙門述生法師頓悟義。孝武召猷法師內殿說法。四月八日內殿灌佛齋僧。

齊高帝幸莊嚴寺聽遠法師講維摩經。○武帝華林園受八關齋戒。○帝不豫詔諸沙門祈佛七日天香滿殿。

梁武帝重雲殿講經沙門法彪為都講。○召昙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帝集諸沙門製文永斷酒肉。○帝服田衣禮婁約法師受具足戒。公卿道俗受戒者四萬八千人。○召雲光法師內殿講經。天雨寶華。○帝幸同泰寺捨身。○京城大疫。為百姓設救苦齋。幸同泰寺行清淨大捨。開涅槃經題。設道俗大齋五萬人。○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聽法者三十萬人。○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簡文帝四月八日建齋度人。親為願文。

陳武帝迎佛牙於杜姥宅。設四部無遮大會。○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幸大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敕大內設仁王齋。○召瓊法師於重雲殿講大品般若經。○太

極殿設無礙大會行捨身法。集沙門行方等懺法華懺金光明懺。宣帝召曇法師為七廟講大品般若經。後主召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詔顗禪師赴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詔顗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詔顗禪師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

北魏孝文詔德法師一月三入殿說法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法。幸白塔寺聽曇法師講成實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寺佛像入閶闔宮受散花禮敬。宣武御式乾殿講維摩經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

北齊文宣幸遮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教非暫國大事不得聞。武成詔藏法師赴太極殿講法華經

隋文帝詔興法師太興殿授菩薩戒。晉王迎顗禪師至揚州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唐太宗詔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太子授菩薩戒。奘法師譯瑜伽師地論敕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管。武后詔藏法師講新譯華嚴經師指殿隅金師子為譬集其言為金師子章。中宗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召藏法師入殿授菩薩戒。召北宗秀禪師居內道場禮為國師。玄宗召淨禪師至闕

問道。肅宗召不空三藏灌頂授戒　詔南陽忠禪師問道○召鄜法師入禁中講經代宗詔建盂蘭盆會設七廟神座迎行香道○詔徑山欽禪師入見陽號國一禪師　德宗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順宗詔仁利禪師杏問禪理○憲宗問觀法師華嚴法界路然有得封大統清涼國師○召鄧湖義禪師問佛性○召章敬禪禪師杏問禪法○召宣禪師杏問禪要○穆宗遣兩街迎請汾陽業禪師中夜說法端坐而逝○敬宗幸興福寺觀仗法師講經

文宗詔圭峰密禪師問佛法○宣宗遣使以師禮召鹽官安禪師力辭勅所居爲齊豐寺○召辯禪師入見問道○懿宗於禁中延名僧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設萬僧齋自升座爲讚唄長眉僧來應供凌空而去

五代唐莊宗召三聖然禪師問法

大宋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溫法師講演○詔超法師等入內誦金字大藏經○上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謂趙普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讀兵書○太宗召赤脚道者入見問南方禪律如何化物云○幸開寶塔問僧何人曰塔主上曰朕塔因何卿作主○上問僧何來荅曰廬山卧雲菴上曰

臥雲深處不朝天○詔兩街僧錄省才進五蘊盆儀○眞宗召浮石矩法師講四十二章經○仁宗頂玉冠觀音像以朝百官○勅詔州迎六祖衣鉢入京供養○詔左街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召舜禪師入對便殿賜紫衣銀鉢○乾元節勅福聖塔院建大齋施袈裟

神宗勅大內設千僧齋施金剛經袈裟○詔淨慈本禪師住京師慧林入對延和殿○徽宗嘉州奏古樹有定僧詔與至禁中日我遠法師弟慧持也上令圖形製讚○欽宗高宗即位遣八輩召金山勤禪師詣行在說法○高宗幸上竺大士殿炷香賜萬歲香山爲大士供○孝宗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靈山琳法師入見問道○幸上竺問訥法師哉旦光明懺之旨賜錢建十六觀堂內翰樓鑰作記○勅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佛生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賜帛五十匹歲以爲常○召靈隱遠禪師入對選德殿○召天竺靈隱徑山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問大士靈迹法華經旨○召屬山中仁禪師入對禁中○幸上竺禮大士賜白雲堂印令三學諸宗並請白雲堂公舉用印○召靈隱光禪師入

對賜號佛照○召靈隱光禪師入對進宗門直指○召雪竇印禪師入見奏對大說卽日住徑山○上稱壽皇召訥法師入內殿注念剛經

屢朝拜佛

漢武帝幸甘泉宮禮祭天金人（漢人未知佛故謂之金人）五

明帝拜洛陽聖冢佛舍利塔○吳王孫皓拜沙門僧康會受戒○梁武帝北面禮遣約法師受戒○陳武帝率羣臣拜佛牙○後主三命智者請講仁王經○北魏太祖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孝文迎洛京諸像入宮禮敬○北齊文宣命三藏譯經帝躬禮梵文

隋文帝詔延法師升御座拜跪受戒○唐高宗迎鳳翔佛骨入內禮敬○肅宗禁中立道場禮敬講讚○代宗鑄金像成率百僚致拜○德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禮敬○憲宗迎佛骨入禁中禮敬○懿宗迎拜佛骨

大宋眞宗上元幸寺觀百拜已上○徽宗迎佛牙入內敬禮製讚○孝宗幸上竺大士殿問訥法師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上忻然致拜

天書御製

梁武帝製水陸儀文於金山修供○亮法師撰涅槃疏帝親製序○帝親製涅槃大品淨

名二慈諸經義記○唐太宗奘法師新譯經論御製聖教序○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武后御製華嚴經序○中宗淨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睿宗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御製聖教序○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一代宗不空三藏重譯仁王經御製序○憲宗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御製序○穆宗御製南山律師讀主今商用此號

宋太宗天息灾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詔以御製秘藏詮緣識論消搖詠命兩街箋注入藏頒行○眞宗法賢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御製崇釋論○登封泰山御製重修佛像記○詔趙安仁編修太平祥符法寶録御製序○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入大藏○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右街秘演請以御製法音集箋注入藏○仁宗御製三寶讚賜宰輔譯經院○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御製景祐法寶錄序○高宗幸太學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讚○孝宗御書靈感觀音之寺賜上竺山○御書太白名山賜天竺朴禪師○佛照光禪師住阿育王山賜御書妙勝之殿爲舍利殿額○御製原道論○御注圓覺經賜徑山印禪師

聖君護法

隋文帝勅有毀佛天尊像者大逆不道論○詔諸有佛像碎身舍利所在官檢送寺莊嚴（時當周武滅法之後）

唐德宗京兆尹宇文炫乞以廢寺爲學舍材勅不許○勅寺觀嚴潔不得容外客居住○宣宗裴休言寺觀多爲官僚寓客踐踏詔今後不得在寺居止

宋太祖詔寺院經周朝未毀者聽存已毀寺佛像許移置存留○詔諸郡銅像依舊存○詔如聞道場夜集上女無益修持並加禁止○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向爲中竺佛金剛座令蘇易簡作碑指佛爲夷遂別命爲之○詔嶺南僧置妻孥所在長吏深宜戒厲○真宗侍讀孫奭請省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安可卽廢○詔京城酤酒肉者去寺觀百步外酤市於僧者重論其罪○臣僚言愚民佞佛蠹害國政上曰佛教使人遷善安可禁止○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祖露坐卧（明九）○詔新譯頻那夜迦經葷血爲祀不許入藏○祥符勅品官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勅停見任庶民流千里○徽宗宣和勅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三年指揮○孝宗鄭國公主出家勅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宣和

勅旨僧尼犯官司不得理行須奏聞取旨

試經度僧

唐中宗景龍初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靈隱僧童大義誦法華試中第一　肅宗勅白衣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爲僧時僧標試中第一○代宗勅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敬宗勅僧背經百五十紙尼百紙許制度　宣宗勅每歲度僧依戒定慧三學擇有道性通法門者

梁末帝勅天下僧尼入京城北試經業

唐末帝誕節度僧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諸論爲四科

周世宗勅男子十五誦經百紙女子十一紙郡考試聞祠部給牒

宋太祖詔沙門般試經律論義十條全中者賜紫服○太宗雍熙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方許係帳　至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爲合格

眞宗詔釋道歲度十人特放一人不試經業

○詔天下童行試經業剃度○仁宗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恭政末殺夏竦監試○孝宗上竺訥僧錄乞行試經度僧特恩度僧

漢明帝五岳道士角法不勝司空劉峻士庶張子尚後宮陰夫人道士呂惠通等並求出家

隋文帝勅士庶出家是歲度僧五十萬〇煬帝詔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唐太宗正觀元年度天下僧尼三千人〇九（昭九）年詔度僧尼三千人務取德業精明者〇二十二年裝法師請弘法須人度僧爲冀乃詔每寺度五人凡一萬七千人〇玄宗不空三藏建灌頂壇度人千萬數〇勅每郡度異行童子三人〇睿宗普度僧道三萬人〇文宗勅僧尼非正度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七（八）十萬人

後唐明宗閔王度僧二萬人

宋太祖長春節度童行八千人〇太宗普慶童子十七萬人〇眞宗登封泰山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〇以吳國大長公主出家詔童子十人度一人〇詔僧道係帳童行普與剃度是歲度僧尼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人道士女冠七千一百七十人〇仁宗判都省馬亮請無得收趙眞刑文身者〇神宗勅錢塘天竺觀音院歲度一人以奉香火

進納度僧

唐肅宗至德初宰相裴冕請濟度牒謂之香水錢○聽白衣誦經賜出身或納錢百緡請牒剃度

宋神宗司諫錢公輔言遇凶飢河決乞濟度牒○高宗勅賣四字師號　自治平末始賣度牒舊以黃紙僞爲者多至是戶部朱異奏令僧道用勅綾牒○唐叔義上表乞任賣度牒○勅僧道始令納免丁錢謂之清閑錢

士夫出家

漢明帝司空劉㮚陰夫人等皆出家

梁武帝通事舍人劉勰表求出家賜名慧地○敬帝補闕宗殆棄官出家號無名有忘心銘行於世

北魏孝文京兆王太子興表求出家賜名僧懿○太后馮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宣武太后高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度支尚書裴植母夏侯氏年七十出家爲尼入嵩高山○孝莊太后胡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

唐太祖釋智岩初爲中郎將棄官爲僧異僧謂之曰卿八十世出家矣○高宗武后生皇子賜名佛光王踰月詔於裝法師寺出家落髮○武后初爲宮人出家業感寺爲尼高宗見之納後宮○代宗宰相杜鴻漸臨終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鬚髮別衆而逝依沙門法焚

貌○穆宗幽州節度劉總剃髮爲僧封大覺師賜服五十○宣宗初封光王武宗忌之遣去作沙彌至鹽官爲書記武宗崩百官迎王卽位

梁太祖吳越王幼子令因爲僧伽同三十餘唐莊宗騎將史銀鎗悟禪道出家名契澄

宋眞宗吳國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宰相王旦薨遺令請大德施戒剃髮著三衣火葬揚億與其子議但以三衣置棺中○高宗給事中知滄州馮楫別僚佐著僧衣升座說偈而化

沙門封爵　卍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爲壽先殿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爲宜城子加封安城公謚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爲四大師封朝散大夫○高宗時勅惠威爲四大師封朝散大夫（師法華天宮二師法成法師也）○武后封法朗九人爲縣公賜袈裟銀龜袋○中宗封萬回法雲公○勅慧範封正議大夫上庸郡公惠珍九人並朝散大夫封縣公　勅惠範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朝散大夫封縣公廣清殿中監充功德使○睿宗萬回卒贈司徒鄴國公○法藏法師卒贈鴻臚卿○玄宗菩提流志卒贈鴻臚卿○

詔宗沙門通平爲金吾大將軍破安祿山反
滅之代宗沙門不空封特進鴻臚卿加開府
儀同三司進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贈司
空○德宗沙門圓照充內供奉鴻臚卿○僖
宗沙門如行誦經見佛大士羣號常精進菩
薩爵開國公

宋太宗譯經三藏天息災試光祿卿法天施
護並試鴻臚卿月給酥酪錢○仁宗譯經銀
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法護卒○欽宗東京
留守宗澤承制命沙門法道補宣教郎參謀
軍事

師號僧職

晉安帝秦主以僧䂮爲國僧正法欽爲僧錄
宋文帝勅尼寶賢爲京邑尼僧正○孝武敕
道猷爲新安寺法主○敕道溫爲都邑僧正
○順帝勅法持爲天下僧正
齊高帝詔法頴爲京邑僧主○武帝敕玄暢
法獻爲僧主分任江南北事

梁武帝詔雲光法師爲大僧正
陳文帝勅寶瓊爲京邑大僧統○宣帝敕曇
瑗爲國僧正○後主勅惠暅爲京邑大僧正
北魏文成勅師賢爲沙門統○勅曇曜爲昭
玄沙門都統
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爲國師○敕曇延法

師為昭玄上統○置昭玄十統以沙門法上為大統等為國師
隋文帝勅僧猛為隋國大統○詔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
唐太宗詔杜順和尚入見錫號帝心○武后敕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
○玄宗沙門一行號稱天師○敕辯才為朔方管內教授○肅宗召南陽惠忠禪師入見號稱國師○代宗詔南岳法照為國師○德宗賜澄觀清涼法師教授和上○憲宗賜沙門知玄悟達國師○封澄觀大統清涼國師○敕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靈邃錄右街僧事○穆宗敕沙門惟英充兩街僧統○文宗敕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師大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滅○敕沙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宣宗敕紫晏充左右街僧錄○敕知玄法師充三教首座○敕三教首座辯章充左街僧錄僧澈充右街僧錄○懿宗延慶節敕左街僧錄惠昭大師清蘭右街僧錄明徹大師者楚講論佛法○敕沙門覺暉充左右街副僧錄○

漢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韶為國師

宋太宗吳越國僧統贊寧入見賜號通惠大師○真宗史館編修贊寧遷右街僧錄○

四明延慶知禮法智大師○賜天台東山主
如神照大師○仁宗賜三藏法護普明慈覺
傳梵大師○神宗天竺海月大師惠辯補都
師○高宗賜法道寶覺圓通法濟大師○賜
徑山宗果大惠禪師○孝宗賜靈山子琳慈
受大師○賜上竺若訥右街僧錄○賜上竺
若訥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賜靈隱惠遠佛
海禪師○賜靈隱德光佛照禪師
不拜君父
晉成帝相國庾冰議令沙門盡敬三者何充
抗論不行○安帝桓玄議令沙門盡敬三者
廬山遠法師抗辨不行
宋孝武制沙門盡敬君上前廢帝制停致敬
隋煬帝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抗
詔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
唐太宗詔僧道致敬父母逾年停致敬○高
宗敕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玄宗敕僧
道致敬父母逾月罷致敬
不稱臣僧
睿武帝沙門僧鑑見上稱貧道上以問王俭
對曰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使預焉
唐肅宗敕僧尼朝會表奏毋得稱臣朕於天下不事諸侯況
臣僧仲見光武報書不臣
崇禮高行

宋明帝詔猛法師月給錢三萬車輿吏力僧珪賜法拔一部

梁武帝惠約法師每入朝必設特榻帝座居其側○敕法雲法師為大僧正官給吏力

陳宣帝詔割始豐縣調以奉顗禪師

隋文帝置藏律師居大興善寺敕左右僕射（碼九）兩旦參問起居○曇延法師升御座（十三）南面授法

唐太宗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就賜珍綵以旌其道○代宗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鑊國一敕杭州長吏月至候問

宋太宗吳越僧統贊寧入見一日七宣賜號通慧

沙門著書

梁武帝沙門慧皎撰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永平盡梁天監開德業為十科

隋文帝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

唐高宗沙門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盡唐正觀○沙門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卷總括大藏分門類事○德宗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殿

梁末帝沙門明歸序進經論會要詔入大藏頒演教大師

晉天福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

卷
周世宗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勅付史館賜紫衣繼幣
宋太祖吳越壽禪師著宗鏡録一百卷○沙門文勝奉敕脩大藏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太宗翰林李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録佛法者三十卷○通慧大師贊寧進續高僧傳三十卷起唐正觀勅入大藏又撰鷲嶺聖賢録五十卷僧史略三卷○真宗沙門道原進景德傳燈録三十卷○譯經潤文官趙安仁脩藏經録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録○沙門道誠著釋氏要覽三卷○益州進沙門仁贊釋氏會要四十卷○仁宗三藏惟淨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三藏惟淨進新譯大藏目録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録賜光梵大師紫衣○參政王隨進刪脩景德傳灯録十五卷○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賜名天聖廣燈録○沙門契嵩進輔教編定祖畫正宗記敕入大藏賜明教大師紫衣繼幣○徽宗沙門惟白進續燈録勅入大藏佛國禪師金襴衣○尚書王古閲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石門恵洪撰禪林僧寶傳三十卷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新舊宋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宿命前身　盛

晉武帝羊祜前身造武當山寺今供給僧童云云

梁武帝岳陽王蕭詧鎮越知前身是許詢與曇斐造塔云云

北齊文宣使人乘馳出城奄然如夢至山腳寺取經函群沙彌曰高洋馳來引見老僧問曰高洋作天子何如云云唐太宗威禪師前身是陳徐陵聽智者講經立五願後生縉雲朱氏投章安爲師○栽松道者託生周氏女遇四祖出家是爲五祖忍○玄宗房琯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入廢寺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婆師德與永禪師書悅然悟前身爲永○沙門法秀有異僧引入終南山見朱門榜曰回向老宿指宮房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曰向居此好聲樂請爲人間主

○德宗西川節度韋皐初生有梵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

○憲宗齋君佐梵僧與一棗食之即悟前身是請經僧乃投靈隱出家名鑑空

○僖宗知玄國師見一珠入左股痛甚上有鼠錯二字玄知宿業即右脇而逝世稱玄是袁盎後身云云

宋仁宗參政張方平出知滁州至僧舍見楞伽經手迹宛然知前身爲書經僧○宰相魯公亮前身是禪門青草堂○潁州官妓口作蓮華香蜀僧曰此女前爲尼誦法華三十年○哲宗蘇軾前身五祖戒禪師

放生禁殺

隋文帝詔天下正五九月及六齋日不得殺生命○智者禪師至岳州講金光明經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捨漁捕

梁武帝勑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用蔬果

北魏獻文敕祭天地宗社勿用牲啟活七萬五千牲命

北齊文宣受戒不食肉禁境內屠殺

唐高祖詔正五九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武后敕斷天下屠釣○肅宗詔天下立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頒真卿撰碑

宋太祖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採捕彈射著于令○真宗詔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

復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五里並禁漁捕○諸暨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捕江湖間魚及奉詔還關夢魚爲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烹矣云○天竺慈雲法師奏請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爲主上祝壽

仁宗四明延慶法智法師每歲佛生日放魚鳥祝聖壽郡以上聞敕樞密劉筠撰碑立于寺門

祈禱灾異

晉簡文有烏巢太極殿召尼道容授八關齋戒烏還巢而去○妖星爲變召沙門法曠行懺星爲之沒○孝武西天涉公至長安常呪龍致雨秦主尊事之

齊武帝不豫召諸沙門祈佛感天香滿殿聖僧振錫

北魏節閔國子博士盧景祐通佛法從兄作亂累及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亢旱曇延法師升御座帝及群臣受八關齋戒俄而雨注

唐太宗詔京城諸郡僧道轉經行道七日夜祈保秋成每歲正七月爲式○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爲國祈福

詔淨禪師至京祈雨感白虹晝見大雨通濟

○中宗詔菩提流志結壇祈雨三日大澍
玄宗康居入寇安西詔不空誦仁王咒感北
天王子神兵現五國奔潰○代宗吐蕃過京
師內出仁王經詔不空置百高座講經寇平
○敕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
頂咒　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行法星為殞
春夏不雨建壇祈禱大雨沾足○當陽節度
張昭請沙門自覺曰聞龍神依師聽經忘其
行雨頓起大悲師焚香遙祝雲起大雨
宋太祖幸相國寺祈雨設千僧齋○上幸相
國寺祈雨進蔬食雨大濟○將郊天雨不止
遣使禱無畏真身塔及期而霽○真宗亢旱
梵僧於金明池立壇咒龍須臾雨至○神宗
夏旱上於禁中齋禱夢神僧空中吐霧覺而
大雨敕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
漢○哲宗昇法師居興福趙清獻公師越亢
旱大疫迎大士懇禱一夕雨注疫病亦愈因
奏所居曰圓通○高宗孟后去國南向奉摩
利支天像以護身○李玨避虜過乘車人教
持摩利支天尊號獲免兵厄○金虜入犯上
親詣上竺大士殿茶禱為戰沒者修水陸供
有亡戰死者相屬得生善趣○大旱詔遣法
師祈雨師咒四鮮鄉投諸江雨大洽○淫雨
不止遣內侍禱上竺大士施玉鼠七寶冠

國朝典故　聖節　內道場　功德院　開讲

北魏太武誕生之節始詔天下佛寺建祝壽道場

唐玄宗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

敕僧道過千秋節開元寺行道散齋○德宗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〻文宗詔聖節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齋○昭宗聖節敕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景宗聖節敕寺觀設齋禁屠釣

梁太祖大　明節敕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唐莊宗聖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談論

周太祖聖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宋太祖長春節宰相范質製祝壽齋疏云云

長春節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欽宗詔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一依祖宗舊法

晉孝武內殿奉佛召沙門居中行道

唐代宗敕百沙門於禁中念誦謂之內道場

○敕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

宋太宗賛寧僧統入見滋福殿其處安佛像經藏立剎置鍾即內道場〻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孝宗建內觀堂詔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修金光明懺敕以為常

唐睿宗敕貴妃公主始建功德院○代宗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
宋徽宗敕照祖宗舊法應勳臣戚里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止賜額闔免科敷聽本家請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高宗司諫陳公輔上疏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乞照祖宗成法並與改正○理宗臣僚言乞將宰執指占有額寺院並與追正
宋孝武敕文帝忌日於中興寺建八關齋從之
臣表敏孫更進魚肉帝怒免官
唐太宗敕先朝忌辰於寺設齋
中宗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玄宗敕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宣宗敕列聖忌辰並詣僧寺行香如曰興時宋沙汰武之後○敕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携酒肉入寺
晉天福敕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
宋太宗詔國忌宰相已下詣寺觀行香禁屠酒

諸國朝貢 卷九

晉武帝扶南國遣使進金佛象牙塔○安帝師子國進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宋文帝迦毗羅國師子國訶羅陀國訶羅單國闍婆國五國咸遣使入貢
齊東昏侯扶桑國僧惠深來京師

梁武帝于陀利國入貢云東土有聖王出扶南國沙門進瑠璃佛像○盤盤國遣使進佛牙○丹丹國遣使進佛像○扶南國遣使朝貢請佛像經論○百濟國遣使貢玉佛像

唐太宗高麗三國沙門僧頴入中國學佛法○德宗吐蕃遣使乞賜沙門善講佛理者上令良琇往赴

宋太祖高麗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中國謁螺溪法師○高麗國君遣三十六僧來中國學永明壽禪師至今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西天沙門可智等來朝○西天沙門蘇葛陀來貢佛舍利文殊華○西天沙門弥羅來貢梵經○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高昌國遣僧法淵貢辟支佛牙○太宗西天沙門吉祥來進梵經○沙門繼從自西天還貢梵經舍利塔○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貢舍利塔○天竺沙門護羅來貢梵經○沙門光遠遊西天還進西竺王子表貢釋迦舍利○沙門法遇自西天還貢佛頂舍利梵經○沙門重達自西天還進佛舍利梵經○中天竺沙門補陀來進舍利梵經○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貢金銅鈴杵○高麗國王遣使乞賜大藏經御製佛乘文集詔給○日本國沙門奝

然來朝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隋開皇中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唐永徽四年遣僧道照入中國從裝法師傳法（已云僧在奮然歸國乞賜藏經詔給○日本國法濟大師奮然遣弟子嘉因祈乾來朝○真宗祥符九年北天竺沙門天覺南天竺沙門妙德西天竺沙門（昭九）（二十）等各進舍利梵經中天竺沙門童壽來進梵經東天竺沙門普積來進梵經一藏之中五竺咸貢○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中天竺沙門你尾捉來進舍利梵經○西天竺沙門佛護來進梵經西天三藏法護來進舍利梵經○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迦溫弥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梵經○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中天竺沙門覺稱法戒來進舍利梵經金剛座真容○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西天沙門知賢來進舍利梵經○東女真國入貢乞賜藏經○西天沙門愛賢進舍利梵經○西天沙門智吉祥來進梵經○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藏經○神宗日本國沙門尊成來朝○哲宗高麗王子僧統義天來朝蘇軾館伴敕楊傑送往錢唐受法於源法師傳天台教於天竺諫法師傳律於靈芝照律師

○孝宗日本國遣使致書四明郡庭揆心維
那對使宣讀斤其文義繆者几七處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碣十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鄭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目僧數
天台傳教　禪苑傳燈　律宗垂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國

北天佛牙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佛牙上於師。代宗敕問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宜詣右門進上副朕瞻禮

宋太宗建啓聖禪寺奉優填聖瑞像釋迦佛牙大祖親緘銀塔中初太祖起佛牙非真取自洛以火煆之色不變遂製發願文太宗復驗以火親製偈讚真宗迎供瞻禮神光洞燄遂製讚仁宗以三朝敬事迎置禁中於宂中得一舍利因為製讚慶歷三年久旱迎佛牙入內殿祈禱須臾雨大注復製發願文。英宗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學士王珪撰文。徽宗敕迎三朝御讚佛牙入內

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南因為製讚

鄭山舍利

周厲王佛滅後百年中天竺阿育王取釋迦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勅鬼神於閻浮提城邑湫一億家為立一塔

漢明帝問摩騰曰白馬寺東有兒啼民呼鑿冢騰曰昔阿育王藏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俱往禮拜詔造塔其上九層二百尺

晉武帝劉薩訶入地獄見觀音大士謂曰可往洛陽聖眾舍利臨淄建鄴諸處長干塔鄭陰岭舍利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頂禮悔罪既蘇出家名惠達至鄭縣為石山聞鍾聲斷土求之得舍利寶塔飛至一山乃即其地建剎奉塔阿育王山舍利殿即其處也○安帝敕鄭山造塔亭禪室度二七僧住持守護

宋文帝遣僧道祐廣興創建鑿基得大石函頗黎鍾金合銀罌安三法身舍利

梁武帝敕造木浮屠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岳陽王蕭詧修木浮屠為五層鑄金銅像五百軀

陳宣帝遣敬寶塔度二七僧

唐中宗敬仰寶塔敕送供施委沙門捷曠如法香火○國清智晞至寺禮八萬四千拜忽

感紫文印右臂終身不没○肅宗内供奉子璘母亡岳神令往鄭山禮塔可免母罪璘至寺禮至四萬拜母現身塔前曰吾承汝力已生忉利○宣宗四明道俗八千人於育王寺供舍利塔天花紛墜放五色光○懿宗觀察使楊嚴奏舍利寶塔靈異敕度三七僧嚴奉香火

梁末帝吳越王錢鏐遣弟鏐往迎育王山舍利塔夜放光明浙江如晝

周世宗勑翰林承旨陶穀入寺禮敬見舍利紅色

宋太宗吳越王入朝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滋福殿○高宗親洒宸翰賜佛頂光明之塔○孝宗遣内侍李裕文至育王山迎佛舍利塔詣行在所奉安觀堂焚香瞻禮見塔上有月輪相及水晶珠皇太子請至東宮瞻禮見相輪纍纍然如水晶珠上書妙勝之殿以安塔所○皇子魏王來鎮四明往寺瞻禮寶塔見豪光青赤交眩因造金塔奉安舍利塔於中作贊四章刻于塔之四旁○寺東一里有聖井靈鰻欲出則有二紅蟹若前驅者錢武肅王迎塔至錢唐夢一菩薩首戴結綬華冠兩掖挾蟹云是育王聖井靈鰻來讃塔耳已上並見宋僧紀所作舍利塔銘及鰻讃

鳳翔佛骨

唐高宗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塔釋迦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以金函九重舍宣律師送還岐山。肅宗詔迎法門寺佛骨至禁中禮敬傳至諸寺瞻禮。德宗詔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敬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開則歲豐人安韓愈上表諫貶潮州。文宗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懿宗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上降樓迎拜

陳留佛指

宋仁宗敕迎陳留佛指入內試以烈火擊以金鎚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出乃製發願文送還本寺初是有梵僧來陳留開敎寺施天竺佛指瑞光屢發。徽宗方士盛言陳留佛指乃海狗骨詔取驗之火焚鐵搥十餘日色不變乃加禮送還

瑞像應世

晉愍帝吳朱膺於松江得二石像銘曰維衛佛迎葉佛迎至逼玄後漁者得二石鉢見佛像在鉢際遂送寺中。明帝海上網得文殊金像陶侃迎至江州溺水中後達法師起東林神運閣至江濤之得其像。成帝高悝望江浦五色光得金像置長干寺後網得銅華

跌梵書云阿育王第四女造○齊武沙門曇
興見江陵城北五色光得一銅像題云阿育
王造
宋高祖司徒王謐見東掖門地有光得金佛
高七尺二寸○文帝都人孫秀曾妻王惠稱
見江淵有光得金佛一軀○孝武廬陵太守
周灌造金像高九尺三寸言僧猛均至三曲
江見光浮水面因獲此像
梁武帝夢釋迦檀像入國乃遣郝騫等西行
求像至舍衛國天監十年負像東還帝率百
僚迎入太極殿○西天沙門自畫形干異中
靈岩寺像夜起行道梵僧云是智積菩薩

唐宣宗會昌毀寺二僧負東林文殊像藏錦
繡谷峯頂寺復訪像不獲忽圓光涌於空表
自是峯頂天池常見聖灯百千文殊出沒
宋太宗陸澤人王緒見白兔逐之入穴見石
佛五十身敕就邑寺奉之○通判軍建城掘
地得大石佛十身詔建淳化寺奉其像○真
宗詔送金襴加沙往羅淳中閣寺奉釋迦瑞
像此像來自西天○神宗詔迎衛州玉塔入
京師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哲宗袁州仰
山舍利石塔自然出現○袁州木平山舍利
石塔出現夏旱太守王古禱于木平塔白衣
大士出現復往仰山塔泗州大士維摩居士

出現○表州東山羅漢像出現○徹宗金州秦獲石羅漢大放光明

梁

聖賢出化

室利房秦始皇時自西域齎佛經來化帝以異俗囚之云○摩騰竺法蘭漢明帝時以白馬馱經自天竺來（一本有經來白馬寺之句）○宋真宗勝

五

摩騰真身製讚○康僧會魏齊王時自西域至吳（一本有僧到吳赤烏年之句）唐高宗時云○祇域晉武帝自西域至洛陽○佛圖澄晉懷帝時自西竺至洛陽石勒奉之○單道開晉穆帝時杯渡宋文帝時○誌公觀音化身始宋明帝十一年終梁武天監十三年○達磨觀音化身梁武大通元年自南天竺來○北魏文帝大統元年自梁入魏○傅大士弥勒化身出婺州烏傷縣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云大同元年云○陳文帝天嘉二年云○宣帝大建年間云○陸法和梁武太清云○北齊天保云○獨禪師北齊天保云○法喜隋煬帝云

豐干弥陀化現寒山文殊化現捨得普賢化現唐太宗正觀七年云○杜順文殊化現唐正觀年云○寶掌高宗顯慶○萬回觀音化身高宗咸亨○中宗神龍○睿宗景雲○泗州觀音化身中宗神龍○代宗大歷○僖宗四年○宋太宗僧伽塔放光○眞宗證普照

明覺大師○徽宗京師大水僧伽立空中步侍慈岸水又一白衣跪于前既而水退○一行玄宗開元三年九年○方山李長者玄宗開元七年○宋哲宗張商英至方山昭化院得華嚴決疑論○無畏玄宗開元四年○宋真宗賜無畏塔製讚○金剛智玄宗開元七年○不空玄宗開元八年○韋老師玄宗開元八年○馬郎婦憲宗元和普賢化身○隋洪大聖文宗太和○宋仁宗祈雨加封○草衣德宗建中○懶殘德宗貞元○傳大士宣宗曾志願開塔○晉少帝吳越王問塔○湘山無量壽懿宗八年湘山全真禪師阿弥陀佛化身○龜洋二真身僖宗三年泉州無了禪師及弟子惠忠二塔○鯽子昭宗天復○岳林布袋弥勒化現五代梁○道賢五代唐○扣冰古佛五代唐○麻衣周太祖廣順○宋太祖建隆○婁道者宋太宗淳化蹈寶華佛化身○真宗召見○四世婁道者云是日光菩薩化身言法華宋太宗○仁宗默祝請齋○峨眉茂貞真宗召見○南安岩主真宗時定光佛化身○鳥山智悟真宗時祈雨斷臂云是五百羅漢中一○戒香庵女仁宗時四明戒香維衛古佛○李士寧仁宗時於洛陽謂衛開曰戒香庵女是維衛佛○蔡君

謨病目夢龍樹○潘盎神宗時言法華云是日光佛○趙崇神宗時從潘盎遊○佛陀波利晉宗時頴州太守蘇軾乞賜塔院額曰光梵

立壇受戒

漢明帝司空劉峻等並求出家此時但名二師

魏齊王西天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律立大僧羯磨受戒○高貴鄉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爲受戒之始此後受具方是戒始晉康帝尼淨檢於本法得戒此初依僧受戒此女

宋文帝僧伽跋摩至建康爲沙門惠照等於舡中再受具戒此開重受戒之始○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爲僧尼受戒尼惠果等於戒壇依二衆重受具戒爲尼僧十尼二衆

寧僧統僧史略云漢度阿潘受三歸也晉度淨檢從一衆也二衆得戒慧果始也

梁武帝從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此應受菩薩戒等沙門著艾亦重受戒法此受具足戒

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盆滑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代宗敕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穆宗中書令王智興於泗州建方等戒壇請遇聖誕度僧○敬宗敕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宣

宗以會昌沙汰敕上都荊揚汴益立方等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懿宗敕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

宋太祖以僧尼無聞敕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真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別立大乘戒壇

設像置經

周穆王子於沁水石窟造迦葉佛像

秦繆公造佛銅像

漢桓帝鑄黃金浮圖老子像

晉武帝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十二○孝武安法師於檀溪寺造銅像能自起行放光燭天○處士戴逵自造無量壽佛像置靈曜寺郡超操香作禮勃然烟上○安帝江夷託戴顒造觀音夜夢人令改造弥勒觸手成妙○恭帝詔瓦官寺鑄丈六金像放光滿寺

宋文帝徐州造丈六金佛有冠難則像身流汗○孝武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

梁武帝韋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

北魏獻文敕為太祖下五帝鑄丈六釋迦佛五軀○孝明為太后胡氏建永寧寺丈六金像浮圖九層高九十丈詔諸郡立五級浮圖○孝莊孟仲暉造夾紵佛每夜遶座行道○

孝武於平等寺建浮圖設萬僧齋石佛俯首終日

唐高祖為太祖下造等身佛三身○太宗夢廣世南敕造佛像一軀以資冥福○高宗敕洛陽龍門山鐫石龕盧舍那佛高八十五尺沙門智運於龍門山鑿石佛一萬五千身

武后敕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坂○玄宗勅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鑿石為弥勒佛高三百六十尺覆閣九層

晉天福天竺沙門道翊獲奇木造觀音像持古佛舍利置衆相中白光煥發○宣徽將朱崇掘地得大石佛舍家為寺○開運初敕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漢高祖上柱國郭令威立石碑金剛經于壽昌

宋太祖敕益州雕大藏經板○敕往峨眉山妝飾佛像○真宗封泰山詔修衆像三十二身御製修像記○敕沙門梵演脩龍門山石龕佛一萬七千身○哲宗敕往東林妝神運五髻佛像○蘇軾繪水陸像作贊十六篇○蘇軾得張氏畫十八羅漢為贊以授弟轍○

高宗給事中馮楫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建寺造塔

周穆王子於敝山建竹林寺
漢明帝始造白馬寺維陽京城內外十寺白馬寺東造佛舍利塔
魏吳王孫權武昌造昌樂寺潘夫人造惠寶寺尚書令闞澤舍宅為德潤寺 今昌樂寺是
晉惠帝會稽諸葛氏造靈寶寺○成帝尚書令李邈以句容宅靈耀寺王羲之廬山寺為歸宗寺○許詢建塔四層之相輪一朝風雨輪盤自備○康帝中書令何充舍宅為建福寺○哀帝詔建龍官寺○廢帝詔為支遁法師建沃州寺○簡文帝詔為尼道容建新林寺敕長干寺造三級塔○孝武帝潯陽刺史陶範舍所居為永法師建西林寺九江刺史桓伊為遠法師建東林寺○荊州牧桓冲為曇翼法師建東西二寺常及萬僧
宋高祖范泰建祇洹寺謝靈運建招提寺○文帝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道祐往鄮縣建淨土三級○沙門曇摩密多於鄮縣建阿育王塔
齊高帝沙門玄暢建齊隆寺感青衣神人遠山守護○武帝居士明僧紹以攝山宅為棲霞寺
梁武帝曰宅七夜放光敕建光宅寺○詔修長干塔得琉璃瓶盛舍利不壞○同泰寺淨

畜灾更建十二層浮圖○華陽真人陶弘景於三茅山建浮圖白塔○岳陽王蕭詧鎮越州重修觀木二塔知前身是許詢

北魏文成大復佛法詔郡縣各建浮圖一區○敕建廣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孝文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曰居草堂

建三級浮圖○宣武洛陽殿輝聞地下鍾聲得金佛一菩薩二遂舍宅為寺

北周常念寺藏舍利光明自瓶出建浮圖奉安之

隋文帝詔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藍福○幸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張元神遊天上見一堂天人曰幸刺史當居此○詔天下名藩建靈塔奉藏舍利凡百十一塔靈瑞之迹備在僧傳○唐公李淵舍宅為清禪寺○詔建禪定寺召曇遷法師集名德百二十人居之○智者禪師至玉泉感閻王役神兵造寺○真觀禪師於虎林山建天竺寺○場帝智者遺言於天台山造國清寺

唐高祖為沙門景暉立勝業寺為沙門曇獻立慈悲寺為并州起義立義興寺○太宗詔以皇家曰宅為興聖寺○詔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建寺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碑云云寺○詔以慶善宮為稽太

后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詔以洛陽旧宅為天宮寺○詔為穆太后建弘福寺○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高宗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睿宗詔以沙門惠雲所造汴州建國寺為大相國寺（睿宗潛邸龍飛以為名）○玄宗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弥勒殿○敕天下諸郡建開元寺龍興寺○肅宗上皇幸成都沙門英幹施粥救貧餓願國還再清敕建大聖慈寺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尚書右丞王維與弟縉奉佛母喪以輞川第為寺○代宗夢遊山寺翌日鄠邪山建刹進畫賜名寶應寺○帝夢牛首山辟支佛來見敕山中建七級浮圖○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賜名寶應○宣宗敕天下諸寺脩治諸祖師塔○昭宗敕羅什譯經處重建草堂寺

晉曹山有梵僧群集山頂飛行而去敕建荷玉禪寺

宋太祖吳越王俶造金銅八萬四千塔布散國內○太宗周廢龍興寺為官倉寺僧擊鼓求復敕復為寺○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敕往五臺造金銅文殊普薩像○詔建開聖禪寺奉天竺梓檀瑞像迎佛牙誌公真身○敕往天台山重建壽昌

寺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開寶寺建塔十一層三十六丈上手藏舍利塔放光照天地○真宗詔賜金修峨眉普賢寺○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揚州○勅江寧府長干寺塔賜名聖感○詔并州建資聖院為將士戰亡追福○仁宗勅京師建慈化寺為先帝薦福○勅再建靈感塔○內侍李允寧奏以第宅創十方淨因寺詔璉禪師居之英宗敕天下私造寺院並賜壽聖之額○神宗勅開寶寺靈感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哲宗四明延慶沙門介然創十六觀堂陳瓘為記○徽宗雲居祐禪師作三塔白雲端禪師建祖堂洪覺範論之曰雲居白雲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高宗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寺為徽宗追嚴○敕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孝宗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敕賜錢於上竺建十六觀堂內輸樓鑰記○勅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西天求法

魏高貴鄉公沙門朱士行西遊于闐得放光般若

晉安帝沙門法顯自西域往五天竺得經像泛南海而還

宋高祖曇無竭往西竺三十年還揚都譯經

○後廢帝沙門法獻西遊于闐得提婆品
梁沙門智宣往西竺得梵經還
陳宣帝沙門智圓往西竺隋文帝時得梵經還
北魏孝明遣使者宋雲沙門法力往西天得梵經百七十部還
北齊後主沙門寶暹等往西天得梵本還
隋文帝陳朝沙門智周等西竺求經還
唐太宗勅李義表王元策使西竺登耆山刻碑紀唐威德○玄奘三藏自西天求經還召見詔撰西域記○武后初義淨三藏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法至是將梵本寄佛逝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玄宗沙門惠日往西天還召見說法賜歸慈愍三藏法師
梁太祖沙門智宣往西竺求經還進佛骨梵經
宋太祖沙門道圓遊五天竺還進舍利梵經○沙門行勤等應詔往西竺求法所經諸國並賜詔書令達人前導○沙門建盛自西竺還進貝葉梵經○真宗開封府陳恕言沙門往西天取經者宜察人材○仁宗沙門懷問乞往西竺為今上建塔于佛金剛座側○沙門懷問得濟永定等自中天竺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西天碑十九本

東土譯經

漢明帝摩騰竺法蘭至始譯四十二章經法蘭又譯佛本行經五部○桓帝支識譯般舟三昧經等二十一部○靈帝竺佛朔譯道行般若經終漢之世譯經三百餘部○信士嚴佛調譯古維摩經

魏齊王曇摩迦羅譯僧祇律曇無德譯四分戒本○康僧鎧譯無量壽經○高貴鄉公沙門帛延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沙門朱士行至于闐得放光般若經

晉武帝竺法護譯正法華涅槃經等○孝武鳩摩羅什至秦譯大品般若經○安帝羅什在秦譯妙法華經遺教經維摩經大智度論○曇無讖至涼譯悲華經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佛陀耶舍在秦譯四分律○佛陀跋陀羅於建康譯華嚴經（六十卷）惠嚴惠觀筆受

宋少帝佛陀什譯五分律○文帝曇摩密多譯普賢行法經畺良耶舍譯無量壽佛經

齊高帝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

梁武帝沙門眾善譯文殊般若經帝親筆受○真諦譯金光明經○簡文帝真諦譯起信論俱舍論

北魏宣武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筆受

陳文帝閣那崛多譯佛本行經三十二部學士費長房華受
隋文帝笈多崛多重譯法華經（八卷者品）
唐太宗玄奘三藏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奘法師譯瑜伽地師論敕頒賜九道總管御製聖教序○高宗佛陀多羅譯圓覺經勅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筆譯經潤文○詔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沙門會寧泛海至訶陵國遇智賢對譯涅槃後分經二卷○敕三藏日照杜行顗共譯佛頂尊勝咒勅不避國諱○武后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至東都重譯華嚴經八十卷（此次譯第二）○中宗宰相房融至南海遇般剌密諦譯首楞嚴經融親筆受○詔義淨三藏譯藥師七佛經上親筆受百條侍坐○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親筆受○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僧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等潤文○菩提流志進新譯經賜齋（十四）林光殿敕畫工畫翻經大德于殿壁○睿宗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宰相張說侍郎陸象先博士賀知章等潤文○德宗菩提流志進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般若三藏譯烏茶國進本華嚴淨行品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般若三藏澄觀法師進新譯華嚴經

四十卷北梵譯第三○憲宗勅諫議孟簡等於醴泉宮監護譯經潤文

宋太祖天竺沙門法天譯聖無量壽經王龜從潤文○太宗召法天入京師始興譯事○三藏天息災施護至敕赴闕召見○詔建譯經院令天息災等居之述譯經儀式自譯主至潤文凡九位車駕親幸賜坐尉諭○真宗上幸譯經院觀譯經○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宰相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宰相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仁宗三藏惟淨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曰典焉敢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夏竦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奉詔脩法寶録○宰相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徽宗譯經三藏金總持南遊江浙目僧數

唐玄宗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録凡五千四十八卷

宋仁宗三藏惟淨進天聖釋教録凡六千一

百九十七卷
北魏孝靜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所
北齊文宣僧尼四百萬人寺四萬所
宋真宗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仁宗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神宗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高宗僧二十萬

天台傳教

北齊河南文禪師悟龍樹一心三智之旨為思禪師說三觀口決
陳文帝思禪師於大蘇山為顗禪師說四安樂行示普賢道場○廢帝思禪師來居南岳為岳君授戒法○宣帝顗禪師於金陵瓦官寺為儀同沈君理等開法華經題○少帝詔瓦官禪師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詔瓦官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光宅禪師講法華經章安頂禪師預聽

隋文帝晉王廣於揚州迎禪師授菩薩戒師歸曰智者○智者禪師於玉泉山為關王父子授菩薩戒○智者於玉泉山說法華玄義章安預聽○智者於泉玉山說摩訶止觀章安預聽○恭帝章安於天台國清為法華威

禪師說止觀
唐高宗法華為天宮威禪師說止觀○武后天官為左溪朗禪師說止觀○玄宗左溪為荊溪然禪師說止觀○代宗荊溪於佛隴為湛法師說止觀○德宗湛法師於國清為脩法師說止觀○文宗脩法師於禪林為外法師說止觀○僖宗外法師於國清為琇法師說心觀○昭宗琇法師於國清為竦法師說止觀
晉高祖竦法師於國清為寀法師說止觀
宋太祖寀法師於螺溪為通法師說止觀諸法門○太宗通法師於寶雲為禮法師說止觀諸法門○真宗禮法師於南湖保恩荅曰本源信法師問目賜保恩額為延慶同異聞師作誡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教法之地○禮法師結十僧脩法華懺三年焚身供法翰林楊億貽書勸請住世○詔賜東掖山智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都尉李遵勗奏四明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賜號法智○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領衆修懺祈福為述修懺要旨○章懿太后還使詣天竺請式法師為國行懺師上金光明護國儀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仁宗敕內侍楊懷古詣天竺為國祈福式法師復

乞天台教文入藏○延慶法智於佛生日縱魚為述放生文郡守曾會以聞敕樞密劉筠撰文立石寺門○延慶法智策試生徒名開幃四十二章至今為法○詔賜天台教文入藏飯靈山千粮○東掖山如法師集百僧脩長懺都尉馬遵勗聞于朝賜號神照與郡守

十七

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神宗海月大師惠辨居天竺靈山郡補都僧正凡管內寺院虛席會諸刹英俊開問義科塲餬名考校○孝宗敕福州東禪依天聖二年降旨天台教部鏤板入藏○寧宗荆門軍乞加封玉泉智者敕賜靈惠大師○理宗靈山守愚奏法智大師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藏制可

禪苑傳燈

梁武帝大通元年菩提達磨泛海至廣州詔入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渡江入魏

北魏孝明武泰元年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山少林面壁三祖不至○文帝大統元年達磨傳法及袈裟於惠可端坐示滅葬熊耳山定林寺

隋文帝二祖惠可先傳法於僧粲往正教寺說法有和法師謗于邑加以非法先謂粲曰

吾有宿累今當償之○煬帝三祖僧粲居皖公山傳法於沙弥道信儼立而化
唐太宗四祖道信居黃梅山四徵不起○四祖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寄生周氏女見四祖令出家是為弘忍○四祖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忍曰莫是和上它日橫出一枝佛法冗祖曰如是○高宗五祖弘忍見行者惠能壁間書偈夜召能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通夕南邁明上座追至庾嶺能擲衣鉢於石上明舉之不動云云○高宗牛頭融禪師得法於五祖應橫出一枝佛法之記○慧能至廣州值印宗禪師為其落髮受戒大開東山法門明年歸曹溪○中宗遣使迎六祖入京行道表辭以疾○肅宗敕使往韶州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代宗夢六祖請衣鉢還山敕劉景頂戴送還○詔忠國師入見問太白山人識山識地識字（注十）善笑云云○憲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常禪師如何是芥子納須弥（十八）云云○居士龐蘊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云云○龐公謂州牧于頔曰但頔空諸所有誼勿實諸所無○百丈海禪師始創禪居称長老上堂升座主賓問酬云云後世廣之名禪苑清規○穆宗

侍郎白居易見歸宗值師泥壁云○白居易知杭州問道烏窠禪師云○文宗觀察使陸亘請南泉入郡問道云○宣宗敕鹽官齊安禪師以師禮召力辭○召弘辯禪師入見問道○懿宗雪峯存禪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寵天下云○昭宗仰山寂禪師稟法於溈山世稱溈仰宗○趙王見趙州諗禪師云梁太祖玄沙備禪師閩王待以師礼唐莊宗召三聖惠然禪師入內殿問禪法云周世宗江南唐後主以師礼待益禪師謚大法眼宋太祖敕韶州開視雲門塔真身如生迎赴闕供養○仁宗眉山蘇洵謁祖印訥禪師問法○大覺璉禪師乞歸老山中進頌云○英宗璉禪師乞歸育王山建宏釜閣奉先朝聖製蘇軾作記○神宗詔華藏山東林為禪席令揔禪師居之應遠公七百年之讖○哲宗詔陽南華重辯請蘇軾書柳宗元六祖碑云

北十九

○四明大梅山英禪師稱照律師分慈愍三藏集謗禪宗為異見著空作解謗以詰之徽宗知和禪師至四明正言陳禾招居東湖二靈山一庵為侍者云

律宗垂範

梁武帝度律師衆聖點記

陳宣帝文律師上書免僧侶轉輸之役○瑗律師勅總知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北魏孝文法聰律師專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錄為義疏

隋文帝雲蔵律師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由是度人至數萬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足跡有聖者扶其足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令來衛及獻佛師與天人廣問律相西天勝迹作天人感通傳○智光律師於廣州與行者惠能授滿分戒○中宗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詔道岸律師入宮為妃主授歸戒會畫形

林光宮製御讚○玄宗日本國沙門榮睿至揚州律師鑒真與睿附舶而去王迎勞之館毘盧殿請授歸戒日本律學始此

肅仁宗杭州允堪律師述會正記釋南山律文○徽宗杭州元照律師約法華開顯作資持記釋南山律文○理宗明慶思律師奏南山大智律文乞入藏制可

神足異行

晉康帝比丘尼淨捨於本法得戒有天女下庭忻然捧手踊光升天○廢帝洛陽東寺尼道馨說法華維摩聽者如市○簡文帝召烏江寺尼道容授八關齋戒○孝武帝桓溫在

姑熱有異尼來見求浴以刀破腹斷兩足謂
温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云
宋文帝尼道壽誦法華有寶蓋垂覆頂上
明帝尼淨秀感龍王諸天驅使
梁武帝剡川尼法宣誦法華見帳蓋覆其上
郡守請為越城母師

陳武帝高鄔尼誦法華十不生華歸華手尼 二十
隋文帝始生般若寺尼智仙視育之及長容
告之曰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
唐武后絳州二女亡旦詣墳號哭忽生蓮花
五莖后聞召一女親為落髮○德宗安國寺
二尼持法惠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歸空
姑來止宿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

名山勝迹

阿育王山晉武帝時劉薩訶至鄮山求舍利
塔始建精舍因歸阿育王山○太白山晉惠
帝沙門義興廬於山中太白化童子給侍因
歸天童太白山○唐玄宗高僧法庾案故迹
立精舍誦法華太白化童子送供因歸太白
禪師名其山曰天童○天竺山晉咸帝沙門
竺惠理至靈林山唐時建請為武林驚曰中天竺靈
鷲小嶺何年飛來因名天竺山飛來峯靈隱
寺○石城山齊武帝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
山鑿石造彌勒佛後有僧淑僧祐相繼鑿成

高十一丈天神謂宣律師即護淋祐後身世稱為三生石佛○唐昭宗吳越王建瑞相寺以奉石像○羅浮山唐玄宗勅羅浮山是華首菩薩住處特立迎祥寺○五臺山記云山形五峙周五百里中臺高四十里上有文殊弥勒石像東南有清涼寺文殊所居（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丙子引）唐高宗敕沙門會賾詣五臺見金光滿殿空聲善哉○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遇老人令還西土取佛頂尊勝咒云○代宗沙門法照謁五臺見金門樓觀文殊普賢分座說法因建竹林寺○寇宗無著禪師入五臺見山翁牽牛隨入一寺呼均提童子進玳瑁盂對飲酥酪○穆宗裴度奏五臺文殊見從者萬衆○宋太宗敕內侍往五臺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重脩真容華嚴十寺○大洪山唐文宗善信大師斷足而化張武陵父子侍立亦解化人稱大聖二聖云○峨眉山志云昔蒲翁入山見普賢大士真相自茲顯迹宋太祖敕往峨眉山莊嚴佛像因嘉州奏普賢見相○太宗勅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安峨眉山白水寺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為震旦第一山○通判王袞往峨眉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有普賢○敕送寶冠袈裟往峨眉普賢寺見大士乘紫雲行空中○鷹蕩山

山頂大池相傳為鷹蕩下二潭為龍湫諸妬羅尊者所居（見真宗祥符初）○補陀山唐宣宗補陀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山有潮音洞洞前石橋瞻禮者或見大士善財淨瓶頻（加云天下名山不止於此今伽云但取通途而引始尔）

望教感通

魏正始康居沙門康僧會入吳吳主令求舍利潔齋懇求三七日鏗然有声（云云）

晋成帝蘇峻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所畫釋迦像不壞

宋文帝將軍王玄謨將形夢人教念十句觀音經遂得免

北齊武成孫敬德有罪當死夢僧教誦經千徧臨刑刀三折宋嘉祐龍學梅摯妻失目夢白衣教誦十句觀音經雙目復明（此經前後三譯）

齊武帝劉霽母疾誦觀音數萬夢僧曰夫人算盡當為申延六十日○竟陵王夢中作繼（碼平）摩一契詠之群鶴飛舞○普安王七歲母病請僧行道銅盤蓮花鮮紅七日○明帝膝蠆（ㄘㄞˋ）恭五歲母病思瓜俄有僧遺一瓜

北魏文成疏勒國進佛袈裟長二丈帝令焚試終日不然○孝莊永寧寺浮圖災東萊人見在海中

隋煬帝爲智者設千僧齋覩溢一人咸謂化身來受國供開視靈塔唯空牀虛帳

唐高祖李淵事亡往餘法師處聽法與人言曰人頭以上便是思神諸天充滿○高宗英禪師修設梁武水陸感秦莊襄王張儀等致謝云○憲宗法師智詮炊飯散郊外視之曰食吾飯者顛爲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座下千衆皆年少○官軍與吳元濟戰鄧隱峯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懿宗禁中設萬僧齋有長眉僧來應供受覩畢陵空而去○昭宗文矩禪師謁西院時五百僧俱染時疾師以杖點之隨杖而起

宋太祖至相國寺見僧醉臥窗令小璫取吐物則真乳香○上親征揚州以固拒欲阬之有沙門秫清範来乞恩宥翌日幸龍興寺見殺上羅漢手擎草表○真宗開寶寺金色光見上幸敬觀地上獲舍利五千粒○仁宗夢龍蟠景德寺地遣使視之僧道隆卧門外召見爲建院云○相州發塔基得佛髮舍利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神宗雷峯才法師爲靈芝元照等授菩薩戒見觀音像放光○朱壽昌刺血書經求母五十年得於同州○哲宗張商英遊五臺見文殊在金光中○楊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自轉○登封令

搜异修少林道場產芝草十二本雨甘露夜有光屬天○徽宗揚州奏泗州大聖見于普慧塔○詔移釋迦像至御容殿像俛首過橫梁又持紙度像足○道法師流道州郡守尊佛像荷枷入城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孝宗魏公史浩初攝昌國鹽監謁補陀山見大士金色雙齒有長身僧來見語公歷官至太師持誦功深

晉安帝沙門曇翼誦法華感普賢來試云云○沙門法莊誦法華房門神兵衛護○沙門曇遜赴曰塢神祠請講法華九十日

宋孝武沙門僧瑜常持法華是年入寂龕焚身所居生雙桐樹○沙門惠益誦法華焚身帝駕往勸止不從詔焚處建藥王寺

梁武帝度訖誦法華舉家聞上行先生已生淨土○元帝琰法師誦般若經獲延年

北魏博士盧景祐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沙門惠盈講法華五道大神請授戒法

唐高祖書生荀倩空中書金剛經曰擬諸天讀誦後大雨其地丈餘不濕異僧曰此地空中有經諸天以寶蓋覆之○太宗岑文本常念普門品乘舟吳江舟覆隨波至岸後於家設齋一僧曰天下方亂君辜不預災終至富

貞太宗朝爲中書令○玄宗沙門楚金誦法華經至寶塔品塔忽現前○遂州任善病亡同一僧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即令放還連水趙璧路逢亡妻言今受苦可取衣裝造金剛經一部將畢因過墓所老人云汝妻已生天○蘇珪合家常誦金剛經妾崔氏以瘦悴竊食肉爲骨骾氣絕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汝何爲食肉賴有誦經功延壽二十年遂蘇○肅宗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口出五色光云云○代宗沙門道遵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梵僧自稱須菩提謂曰汝誦經何不斷肉伯達竦懼即蔬素祥感屢見○文宗尚食厨烹雞子忽群卵呼觀音菩薩教不得用雞子又一日食蛤蜊有聲不開者俄變爲大士形因詔天下寺院皆立觀音像

宋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沙門崇蘊入內講演○孝宗四明沃承璋行雪乃大師般若經閔云云○光宗都官陸沅日誦法華三部及殁蓮華香氣自口鼻而出

西遊樂園

晉廬山東林遠法師與西林永法師劉遺民

宗炳雷次宗十八賢結社念佛
梁武帝庾詵家人聞空聲云上行先生已生
淨土
北魏太武縱沙門玄高惠崇殺之弟子法進
號哭即見高於空中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
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崇公已歸淨土

唐太宗善導法師至京師造彌陀經十餘萬
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
化云〇德宗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
念佛帝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
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〇沙門
少康往新定化郡人念佛每外座唱佛衆見
一佛從口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後放異光
數遍而逝〇宣宗白居易畫西方淨土一部
晝夜供養一夕念佛而化〇懿宗湘山全真
禪師坐亡世稱無量壽佛化現
宋太祖吳越王錢氏請壽禪師居永明日慕
徒別掌念佛後焚香告衆加趺而化〇仁宗
文彥博在京師與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
佛〇哲宗楊傑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感佛來迎〇蘇軾常揭阿彌陀佛一軸曰此
軾往生西方公據也〇高宗金虜破四明遍
湖心肇律師北行至京口謂人曰吾西歸矣
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

而化○侍郎吳秉信被召至蕭山驛舍聞天樂声即曰金臺已至言訖而化○孝宗龍舒王日休念佛日千拜一夕云佛来接我也屹然立化為淨土文行於世（若欲知士大夫往生淨土事迹當參觀龍舒淨土文卷四卷五）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聖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爭運　三教訛偽

三教談論　僧道角法　僧先道後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　褒恤終亡　瞑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三教出興　釋　道　儒

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佛從母夫人右脇而出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四月八日五色光氣入貫紫微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佛生在周昭王二十五年○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佛在俱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二月十五日西方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山川震動太史扈多曰西方聖人終亡之相○穆王時文殊目連西來化王於終南山造三會道場王子造迦葉佛像○襄王三年秦繆公獲石像由余曰佛神也

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持經至帝因之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

漢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討匈奴得祭天金

人長丈餘帝列於甘泉宮焚香禮敬○成帝鴻嘉二年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哀帝元壽元年景憲使月氏得浮屠經還○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飛行殿庭傍徨西方聖人其名曰佛帝乃遣蔡愔等於西域於月氏遇摩騰竺法蘭得佛像梵經載以白馬達于洛陽（此時三寶具足）

列子著書稱孔子荅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文中子或問佛曰聖人也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已上卿教出興）

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老子生於楚陳郡（在孔子前五十四年）○簡王四年老子為周守藏吏十三年為柱下史○敬王元年入函谷關為尹令著道德經西之流沙

漢靈帝光和二年老君降天台山以大洞靈寶經并三籙感應篇授仙人葛玄

北魏太武延和二年嵩山道士寇謙之遇太上老君命為天師又遇老子玄孫李普文授圖籙真經

唐高宗乾封元年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遣使得其像置興慶宮

令畫真容置諸郡開元觀詔諸郡立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老君降丹鳳門令田同秀奏住尹令曰宅掘取金匱靈符以鎮國改元天寶○二年上老君號曰聖祖玄元皇帝○七載上老君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上老君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僖宗詔成都老君玄中觀改名青羊宮近官田地多植葱蒜臭穢熏蒸賜錢買歸靖廬（靶此飄）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魯陬邑○景王十年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敬王十九年為魯中都宰二十一年為司空二十二年為大司寇誅少正卯墮三都魯定公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適衛三十六年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魯參考為作孝經三十九年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傷麟出非時遂絕筆於春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孔子卒葬泗水上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

宋孝武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天下立孔子廟

北魏孝文太和三年謚孔子為文宣公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曰制釋奠以周公為先

聖孔子為先師至是房玄齡建議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陪饗詔可○高宗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武后追謚孔子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嚮坐弟子封公侯伯

宋真宗祥符元年幸曲阜謁孔子廟特拜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避聖祖諱改至聖文宣王○仁宗敕賜兗州先聖廟飛帛御書殿額祭文○神宗封孟子鄒國公陪饗文宣王廟○哲宗賜先聖廟田百頃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陪饗文宣王廟五年詔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政和元年勅先聖廟用二十四戟賜禮大成新樂○欽宗勅毀王安石陪饗已上係出興地紀勝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敕兩京諸郡立齊太公廟○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為武成王祭典同文宣王

宋真宗祥符元年封太公昭烈武成王○哲宗幸武成王廟肅揖附於像

三教先運　儒　道　釋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以詩書百家語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三十五年以諸生誹謗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阬之咸

陽
漢桓帝延熹八年宦官告司隸校尉李膺交結生徒詔捕黨人辭及二百餘人皆天下名賢父之赦黨人禁錮終身○靈帝建寧元年宦官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捕宗親賓客悉誅之李膺詣獄考死黨人死者百餘人天下儒學有行死徙廢禁六七百人
唐景宗天祐二年朱全忠入長安殺宰相裴樞朝士三十餘人殺之投屍于河
宋哲宗紹聖三年詔文彥博三十七人為元祐黨人○徽宗崇寧三年置元祐黨籍司馬光三百九人刻石文德殿門五年彗出西方詔毀文德殿黨籍已上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請與西竺摩騰角法不勝貴叔才自戮而死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並令出家
梁武帝天監二年率群臣士庶發菩提心永棄道教十六年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請與釋角法不勝詔道士並從剃度自是齊境並無道士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并罷釋道二教已上道教
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輔政詔沙汰僧尼廬山遠法師上書力辨遂寢
陳後主至德三年朝議令僧尼無業者皆休

道智禪師即停搜簡
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帝信司徒崔浩說
累誅天下沙門焚毀經像後崔浩以罪腰斬
族誅帝為常侍宗愛所弒文成即位大復佛
法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信衛元嵩說并罷釋
道二教並令還俗宣帝即位詔復佛法○靜
帝大定元年詔復釋道二教社祈入冥見周
武在鐵獄受苦
隋文帝詔周朝廢寺咸興脩營戶口出錢建
立經像○煬帝大業五年詔僧徒無德業者
並令罷道智者弟子大志上表然臂乞興三
寶詔竟不行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乞廢佛法凡
七上疏詔僧道戒行虧闕者悉令罷道月餘
停前沙汰奕惡病死有人入冥聞已付越州
泥黎○玄宗開元二年宰相姚崇奏沙汰僧
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禁度僧建寺
鑄佛寫經○開元十五年勅天下村坊佛堂
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公私望風凡
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文宗太和九年翰林
李訓請沙汰僧尼毀大內靈像夜大風壞殿
屋城門帝懼敕停沙汰○武宗會昌五年用
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謀毀拆天下寺院

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人長安人夜見穆王冢吏云李炎奪壽去位宣宗即位捕趙歸真等十三人誅之李德裕貶死崖州

周世宗顯德七年勅民間銅像輪官鑄錢廢寺院三千三百所不許私度僧尼有武將周百牒入寘見世宗卧鉄牀受罪本朝太祖大復佛法

宋徽宗詔釋氏水陸道塲不當設三清等位天帝不應與鬼神同列道法師曰毀佛之禍北於此矣○宣和元年用道士林靈素言詔改佛服天尊服僧尼巾冠執簡称徳士高僧曰華嚴等不奉詔開封尹盛章捕七人杖殺之

左街永道法師上書諫上怒流道州臺臣言靈素妄議遷都改除釋教上寖放死温州二年詔大復僧尼○高宗紹興十二年詹叔義上表乞住賣度牒十五年敕僧道納免丁錢侍郎吳秉信請賣度牒被論而出靈隱道昌禪師乞行度牒不報侍郎吳子才乞行度牒罷歸田里二十年大斂民間銅罷寺觀佛像鐘磬並令置籍每斤收笑二十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虐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三教訣偽　儒　道　釋

秦李斯初學于荀卿及為秦相請以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

漢靈帝中平初鉅鹿張角專黃老以符水療病號太平道十餘年間衆數十萬時號黃巾賊皇甫嵩討平之

北魏孝莊時冀州沙門法慶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自號大乘佛斬害僧尼焚燒經卷元遹討破之

唐武后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召見時大安禪師至問曰聞汝善觀心我心何在三問皆驗師復問之女辭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三教談論

宋明帝韋莊嚴寺觀三教談論

唐高祖幸國學命博士徐曠沙門惠乘道士劉進善講說○太宗詔祭酒孔頴達沙門惠淨道士蔡晃入弘文談論三教○德宗聖節勅給事中徐岳沙門覃延道士鳥參成講論三教○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

敬宗敕沙門道士四百人於大明宮談論設齋○文宗曜節詔秘書監白居易沙門義林道士楊弘元談論三教○宣宗勅諫議李貽孫國師知玄同道士談論三教

僧道角法

漢明帝五岳八山道士乞與西竺寶勝並法

爾焚經角法不勝呂惠通等並令出家
宋明帝逸士顧懽作夷夏論意黨道教司徒袁粲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釋氏出世當侍何鎮之亦以書抵懽言道家經籍簡陋
陳宣帝南岳思禪師降伏道士歐陽正則十四人敕貸罪給事僧服
北齊文宣道士陸脩靜等乞與釋氏角法不勝並令剃度不從者殺四人
北周武帝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三十六篇
隋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唐高宗詔沙門義褒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理屈語塞令黃門引榮退席○玄宗道士吳筠造論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神邕法師面決邪正筠竟敗北○代宗沙門崇惠與道士角法告勝賜紫衣
僧先道後
宋明帝顧懽作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達化
北齊魏收撰魏書作佛老志
唐太宗詔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宜在佛先沙門智實詣闕申理不許○上謂弘福寺主道基曰佛老尊卑道人自鑑朕宗　柱下

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太原舊第尒以奉佛未嘗創道觀也云○高宗敕道士緑宗正寺班在諸王次○武后敕僧尼依曰位在道士上

宋太祖詔令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疑建僧東道西若遇郊天道左僧右（宰僧統志）

○徽宗勅道士位居僧上○高宗廬山道法師申剳都省崇觀之後道士叨視資品林靈素革視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院衆會猶敢傲然居上今欲復正祖宗舊制云續援太常寺稽古禮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嘉祐編勅紹興新書並以僧道寺觀立文政和條内道在僧上並已刪去尋蒙朝旨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紹興十三年臨安府道正劉若譲申省乞道士位僧上都僧正善達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狀繼蒙朝旨依祖宗曰制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譲取知委

内律分財

唐德宗勅亡僧資財曰例送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緑擾害今仰依曰一準律文分財法官司仍前拘收者以違制論

僧制治罰

翌武帝制僧尼犯過依佛律行罰
北魏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付昭玄都統
以內律判之
唐太宗詔僧徒有過準內律明為條制詔頒
遷教經付京官刺史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
公私勸勉○高宗葬法師奏二事一者正觀
以老子位在佛上二者僧道有過同俗推勘
屢辱法門上曰僧用俗法即遣停罷○玄宗
詔僧尼有過一依佛律處分州縣不得擅行
決罰○代宗詔天下官司毋得擅辱僧尼
宋真宗詔僧道有犯公罪聽用贖法敕品官
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
流千里
宣和八年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
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
揮施行○孝宗乾道元年鄭國公主出家敕
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符
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
軍編榜曉諭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擅理須
奏取指揮施行
僧籍免丁
唐武后延載元年勅僧尼曰隸司賓卿寺今
改隸祠部○玄宗開元十七年詔天下僧尼
三歲一造籍○二十四年勅僧尼隸鴻臚寺

明年仍舊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也○天寶六載勅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綾紙○德宗建中三年勅僧尼事故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京於祠部納告○憲宗元和二年詔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文宗太和五年敕州郡造僧尼籍

梁太祖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

晉天福二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屬焉

宋太祖勅僧道隸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試經業關祠部給牒○高宗紹興十五年勅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

寺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免

賜謚封塔

晉孝武曆法師亡詔賜錢建塔

唐太宗化度寺僧邕亡上故悼賜帛勅李百藥撰碑歐陽詢書○中宗神秀國師亡賜謚大通○玄宗金剛智三藏亡賜謚灌頂○清墨

源思禪師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南岳讓禪師亡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憲宗勅曹溪六祖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撰碑○穆宗汾陽業禪師賜謚大達國師○宣宗敕重建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溈山祐禪師亡賜謚大圓○黃檗運禪師亡

賜諡斷際○諡宗德山鑒禪師亡賜諡見性○臨濟玄禪師亡賜諡慧照○洞山玠禪師亡賜諡悟本○追諡南山宣律曰澄照○趙州諗禪師亡諡真際○雲居膺禪師亡諡弘覺○曹山寂禪師亡諡元證

唐莊宗問道於三聖惠然及亡諡廣濟大師

通寂之塔

傳

宋太祖永明壽禪師亡賜諡智覺○太宗追諡東林遠法師曰圓悟西林永法師曰覺寐○明教大師天息災亡諡惠辯○傳教大師法賢亡諡玄覺○徽宗崇寧元年赦書節文天下名德未有諡號者仰所屬以聞唐宣律師賜諡法海慈雲式法師諡法寶南屏臻法師諡寶相狐山圓法師諡法惠○摩騰三藏諡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諡開教捺持法師得大士等空紹覺大士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高宗天童覺禪師亡諡宏智塔曰妙光○徑山杲禪師亡諡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藏

○光宗惠光訥禪師亡諡宗廣慈塔曰普照

襄恤終亡

宋文帝惠嚴法師亡詔賜錢五萬布五十疋

齊武帝僧遠法師亡帝致書慰弟子法獻

隋文帝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往臨

唐太宗僧邕法師亡賜帛敕李百藥撰碑歐

陽詢書○玄琬法師亡遺表僧有過乞以內律治之上嘉納遣皇太子臨弔勅給葬具
高宗裝法師亡帝哭之慟廢朝五日勅用金棺銀槨五詔襲恤○文宗清涼國師澄觀亡上輟視朝三日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
勅宰相裴休撰碑

宋真宗天息災三藏亡勅有司具礼送終○
法賢三藏亡勅送終如 天息災禮
臨終瑞相
宋仁宗天鉢无禪師別文彥博曰入滅去焚
龕烟白彥博手執瓶烟入瓶中舍利填
滿○神宗明教嵩禪師亡火浴臭舌眼睛耳
豪數珠五物不壞○歐陽脩居潁上屏酒肴
臨終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化○文與可謂
崔公度曰經言不妄語舌覆面上即吐舌至
眉三摺之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趙抃從
晁元禪師問心要開靜歷聲豁然大省是年有
大星殞于庭趺坐而化○徽宗蘇軾卒於毗
陵錢濟明問曰公平生學佛如何軾曰此語
亦不受遂化○高宗韋太后建延祥觀邀圓
法師于馬腦坡陶罷舍利無算○孝宗參政
錢端礼問道於元禪師後微疾謂撰禪師曰
地水火風暫時湊泊遂致目而化

周襄王蔡繆公獲石像棄為坊中夢天帝責誡以問由余往視像曰佛神也

魏吳主孫皓得金像灌以不潔俄得腫疾請康僧會受戒疾愈

齊東昏侯取瓦官玉像為潘貴妃作釵釧

唐高宗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駁之有旨令公卿領才就法師禮悔○宣宗京城進士孫樵上書言武宗毀二十七萬僧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之後帝怒不納

宋太祖河南進士李韜造滅邪集以毀佛竊藏經以為衒事聞勅流沙門島○徽宗勅左街道楷賜紫衣師號楷表辭上怒流溫州○

筠州惠洪坐交張商英流崖州○詔改佛法永道上書諫上怒流道州○高宗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為張九成黨流衡州

韓歐排佛

唐憲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本夷狄之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帝大怒貶潮州刺史愈至潮聞大顛禪師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尚書孟簡聞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簡復報之曰釋氏之教大明善惡之異路毀天下神道報應之徵為廣其道柰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婦之情見待之邪云柳宗元送浮屠浩初序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屠者及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李扎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韓退之作原道云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女孚壙文云愈為少秩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可一掃去云云王荊公非韓云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莊子所謂夏虫者斯人之謂乎云云蘇子瞻非韓云退之於聖人之道知好其名而未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云云明教嵩禪師作非韓三十篇云云祖印訥禪師與歐陽公論退之排佛老道志十二卷

宋仁宗諫議歐陽脩著本論謂佛法為中國患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云脩左遷滁州將歸廬陵遊廬山謁祖印訥禪師與之論道爾然心服平時排佛為之內銷祖印謂曰退之倡排佛老是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足下所著本論救攻以毀佛為務以蒐狩喪祭鄉飲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追之原道實未知道脩大驚赧師復為說悟心之旨自此頗有省發及入參大政每謁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出知揚州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三處要義關注詔問脩不知荅仿使者往問祖印師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以其言應詔

歐陽外傳云歐子撰新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正觀為戰士建寺之文並與削去司馬君實云永叔不喜佛曰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　孝宗御製原道論云朕觀韓愈原道論徒文繁而理迂耳云

化胡偽經

晉成帝道士王符偽撰老子化胡經墮地獄

受苦
北魏孝昭道士姜斌引開天經說老子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言佛生昭王時後三百四十五年定王時老子始生太尉蕭綜勃奏開天偽經罪當惑衆詔流斌馬邑
唐高宗詔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曰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偽造乃勅令搜聚偽本一處禁棄○武后沙門惠澄乞依前朝毀化胡經勅八學士議○中宗敕毀化胡經及畫壁變相違者科罪
事魔邪黨
末尼火祆火又旭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祆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何祿詣闕進祆教勅京師建大秦寺○武后延載元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玄宗開元二十年敕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天寶四年敕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名大秦○大曆三年敕回紇及荊揚等州奉末尼各建大雲光明寺六年回紇請荊揚洪越等州置摩邪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敕天下末尼寺並廢京城女末尼七十二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五年敕大秦穆護火祆等二千人並勒還俗○梁貞明六年

陳州未尼反立毋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會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衣服婚娶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白雲菜者徽宗大觀間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杭之白雲菴立四果十地造論數萬歙於流俗亦曰十地菜覺海愚禪師辨之有司流恩州嘉泰二年白雲菴沈智元自稱道民進狀乞額臣察言道民者喫菜事魔所謂姦民者也既非僧道輒行自植黨與千百為群挾持妖教聲撼俗或以脩橋砌路斂率民財創立私菴為逋逃淵藪乞將智元長流遠地拆除菴宇以為傳習魔法之戒奏可

白蓮菜者高宗紹興初吳郡延祥院僧弟子元依倣天台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礼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男女修淨業戒護生為尤誕稱為白蓮導師有以事魔論于有司者流之江州其徒展轉相教至今為盛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誑愚俗猶五行之有沴氣也今摩尼尚扇於三山而白蓮白雲霧霧有習之者大氐不事葷酒故易於裕足不殺物命故近於為善愚民無知皆樂趨之故其黨不勸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為魔女所誘入其狠中以脩懺念佛為名而實通姦穢有識士夫宜加禁

止

毀法惡報

魏高貴鄉公嘉平中國王宮師子尊者白扎酒高數尺王臂尋墮七日命終

晉安帝曇無讖在涼譯經後西歸涼王遣人刺於路王見神人以劒刺之遂卒

宋沙門惠琳著黑白論與佛理相違後感疾膚肉糜爛竟死時以為叛教之報○簡靜寺尼用書經絹為兒衣身瘡白蟲蠕叫而死

梁武帝沙門智稜值寇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為黃冠引佛教潤色諸道經暮年為道士講西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委頓而死：望蘇令殺牛飲啖臥佛堂上白癩病死

宋真宗慈照聰禪師郡守笪之師曰教它平地起骨堆守全家死○神宗王安石子雱嘗性險惡既亡荷鐵枷告父安石請以江寧園廬為僧寺（即半山寺）○徽宗宣和廢佛法楊戩議嚴太平興國寺瘞佛像於毀基已而戩病胸腹潰裂而死○詔天下建神霄宮太平州將拆承天寺主議者石儼曹一子為金甲神納于火曰石某絕嗣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